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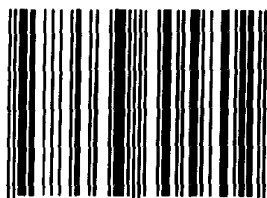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261/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八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貫十四卷首四卷

〔清〕張敘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 一

詩義記講四卷

〔清〕楊名時 夏宗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閻茂溶刻本

..... 二八七

詩經提要錄三十一卷首一卷

〔清〕徐鐸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 三三六

詩貫十四卷首四卷

〔清〕張敘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貫十八

卷》提要

詩道性情要惟貫通主文誦諫咏嘆涵濡之大旨斯於聖人思至邪之義明而說詩自成一以異行世而垂後明陳氏言詩疑有曰正變存乎感哀樂存乎音美刺勸戒存乎意理亂存乎時是四言者誠貫通詩學之要術乎吾友鳳岡先生學綜墳典徵文獻稟廷訓其潛心詩學三十餘年于序
托物引喻必究其情於鳥獸草木必疏其義字句中察興亡治亂之機至言靈會發端鏡形之妙是猶從來說詩者之所嘗及而獨其用心之最苦者有二曰朱傳漢唐以來詩家悉本小序自夾漈著辨妄朱子遵之集傳行而序幾與趙賓之易張霸書等乃近人漫左袒毛鄭互執讀詩記詩輯

思与朱子抗衡不知漢儒近古雖有師承而附會不少宗儒明理疑臺曲說而矯枉太過鳳岡謂朱子亦就字句疑似多有未定之詞李文貞公詩所固朱子之功臣而按文索義究亦未盡帖然講論總期至當不易要以化其偏見之私而已一曰叶韻詩必有韻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

序

二

叶習而不察其所從來者衆也朱傳用吳才老韻譜但韻譜不知三聲四聲通轉之法顧亭林詩本音分為十部李文貞譏其于協律同文之奉尚有未明書中詩音古音二說實足發明先儒而補從前之所未備者已陳氏言又有言曰得其意則時可見得其感則音可審得其音則改可知于

是乎詩義貫通而可自成一家行世而垂後焉嗚呼鳳岡之說詩誠無愧于是數言矣余向讀先生孝經精義竊嘆其得朱黃許吳粹精海內學者固已奉若珙璧今談是書折衷傳注旁叅訓詁薈萃宗允名家講解實与孔聖思無邪之大義默相印合乃唐氏汝諤毛詩微言而後所僅見豈若

序

三

寫官記主客說詩之札詩說駁義之逞一已臆見而与宗儒爭勝于筆墨間者哉乾隆丙子孟冬朔年眷同學弟王延年譔



鳳岡先生主講潞河著孝經精義識者謂
剖疑抉奧劃然開明前此所未有也余得
而讀之信然刺潞時先生適在都門因復
延登講席公餘接聞緒論每能破從來沿
襲之謬而實深得乎人心之所不言而同
然故彌可寶爾乙丑歲乃移講保陽之蓮
池余旋亦歷官兩浙隔闊者六七年所及

詩貫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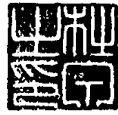
調守瀛洲以事赴省得快晤於荷香槐蔭
間則羣經皆有述造而詩貫易貫且已勒
為定本矣因倩人先錄其詩貫歸其確鑿
不刊與孝經解畧同而簡當粹精徵其所
養益邃已夫詩自三家亡而毛獨存說經
者無能出鄭孔之範圍紫陽集傳作始脫
去詁訓曰窠遊於道德間與遂為葩經不

桃之宗然五百年来攻之者固妄而尊之
者亦僅掠其皮毛是編融會儒先而能獨
開生面發朱子之所未發其心得者深矣
要其大義微言與集傳相備而不相悖則
正紫陽之功臣爾豈與世之畧有一知半
解輒欲別構戶牖以自外於聖人之門者
比哉瀛洲本毛公傳詩地余既叔立書院

詩貫

序

諸生多欣然索抄詩貫者爰命工鐫木用
廣厥傳惜未及錄其易貫而並刻之云
乾隆乙亥仲秋朔日邗上同學弟杜甲序



詩賈自述

六經言性詩獨言情情非性也而非情則性亦枯槁而不靈寂滅而無有矣子思子原性而其實卽驗之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從此而上達於天性命之所以合一也從此而下通於人道教之所以流行也故情乃天德王道之橐籥而爲人倫庶物之總持宇宙間苟一民一物之失其所而鬱於情卽已沴陰陽而澀精稊尚以何者謂之性命道教哉惟然而詩爲言情之作者不獨十五國風也二雅三頌之播朔廷達郊廟格天祖和神人皆此一情之曲曲而旁通潛孚而昭揭也故言情而性命道

詩賈

自述

教在其中卽六經之理一以貫矣詩之用其神矣乎顧其體主於咏歌非如他經之顯唱而直書則其情每有溢於篇章字句之外者徒以詰訓求之不得也專以義理求之亦不得也此詩之一經比他經爲尤難讀歎然而無難也我亦自有其情也天不變則情不滅人不絕則情不隔詩人止此一情爲之往復我何難就此一情與之委蛇孟子謂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者以情求情之謂也夫以情求情則前而千古後有萬年近自一室之中遠而至於六合之外果且有二情乎哉漢唐以來惟朱子集傳爲能除荒剔蠹使人遊於康莊然

詩賈

自述

二

於詩人之情蓋亦未盡得之宋元而下不論也榕村李氏作詩所獨多創解能補朱傳所未備矣而變風變雅仍屬皮相魯頌美僖不免失實其正風雅頌得者爲多而文義節奏之間不皆符合於自然焉其韻叶則据顧寧人詩本音較朱傳用吳才老韻譜者爲勝然詩主咏歌卽未有無韻者顧氏乃以唐韻律古音而謂詩有無韻之篇其然豈其然乎敘自弱冠有詩義發微及詩音集成之作後隨棄去四十年來已三易稿矣今夏無事反覆之而別有會心爰取戊辰所定詩賈舊本改訂之凡七閱月而竣亦期不失詩人之情云爾非故爲立異也過此以往未

識更有所進而煩刪動否然竊意既以情而求情究亦不能離形而索影也則其詩在卽其情在耳詩人雖有未言之情不已悉貢於低徊唱歎之餘而莫之遁隱也哉

乾隆十八年癸酉長至後五日婁江張敘題於蓮池書院

詩貫總目

卷首上

詩說一卷

卷首中

詩本旨一卷

卷首下

詩音表一 詩音表二

卷一

周南 召南

卷二

邶風 鄘風 衛風

卷三

王風 鄭風

卷四

齊風 魏風 唐風 秦風 陳風 檜風 曹風

卷五

豳風

詩貫

總目

卷六

鹿鳴二十二篇

卷七

六月十四篇

卷八

節南山十八篇

卷九

楚茨十篇

卷十

青蠅十六篇

卷十一

文王十八篇

卷十二

民勞十三篇

卷十三

清廟二十四篇

卷十四

載芣七篇 魯頌 商頌

詩貫卷首上

婁江張敘著

詩說

詩貫既成第循次讀之而三百篇之義理意趣可以豁然言下矣然經之大概綱領與夫舊說之離合異同當先見端倪以扼其要爰就平日與學者講論所及條而列之得十二篇錄之於首以當是書之凡例可也

周詩說

詩樂一也論依永和聲之序則必先有詩而後有樂然樂至虔延而已獨隆千古詩則至周而始太備者何也樂非天子不敢

詩貫

卷首上 詩說

作詩則人人可以自言其情然樂作於上而僅以托之器器一成而不變有一大聖人出焉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遂已應律協呂入神出天立極於前而茂以加詩通於下而必委曲反覆以善其詞詞千變而不窮非更閱賢聖文明漸啓末由驟一世而風雅之惟周家積累千年縣歷夏商二代至文王而一門三聖壽考作人成康繼之純熙累洽內自闔閭朝廟達之鄉黨邦國凡光天之下海隅蒼生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吐納太和涵濡浸潤故謳吟作而詩教大興乃跨越夏商而與中天並迨流極既衰矣而中興賢主勃然一奮其時尹召甫申之徒即

復鑿鐸陶冶德詠仁重慶文武成康之餘韻至厲幽之世東
遷之初變風變雅迭作亦都賢人君子陳善刺淫憂時病俗之
所爲使人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不流於邪故樂至簫韶九成
而不能有二者詩至周詩三百而亦逸乎難繼也已顧南陔六
篇爲笙吹肆夏九篇爲金奏則又不得其詞始聲律與篇章有
互爲顯晦者乎此亦可爲詩樂不能並盛之一證也然韶樂旣
作自令人咨嗟尋味於無窮卽如讀其詩周詩旣成長令人歌
吟舞蹈之無已卽如奏其樂是詩樂雖各居其勝要未嘗兩有
所偏者也且夫三百篇雖有周一代之作然亦非有周一代之

詩頁

卷首上 詩說

二

所能獨成爾虞夏已來文章漸盛如四時之運寒暑積而歲功
乃成故太和之氣一聚於中天而韶鈞鳴再聚於成周而風雅
備也讀者誠能低徊往復觸類旁通卽四代之詠歌亦可彷彿
其一二唐魏乃堯舜故都讀蟋蟀彼汾而唐虞之遺風可想讀
七月而夏時之正風可追讀汝墳而商人之變風可識推此而
厥初生民非唐虞之雅乎篤公劉非卽夏雅乎緜緜瓜瓞非卽
商雅乎則思文后稷亦可謂唐虞之頌載芟良耜亦夏頌天作
高山亦商頌固不但猗那五篇爲獨存其前代之詩也然自虞
廷褒歌外如康衢之謠薰風之操明是唐虞之詩遊豫之謠洛

汭之歌明是夏代之詩而不采附於後者文少不成帙亦體裁
未稱也是以詩獨係之周非謂唐虞夏商之無詩也猶之樂獨
歸於虞非謂雲咸濩武之非樂也各極其至以立教焉爾然樂
已亡而不復詩至今而猶存則金石之壽顧不如簡策之功之
遞傳不朽也歟

詩史說

西周無史尙書所載多文武成康開國時事昭穆而下平桓而
上數百年行事無史可稽不知三百篇存而西周之實錄尙矣
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千古第一善讀詩之人也今觀十

詩頁

卷首上 詩說

三

五國風貞淫治亂之篇而尙書黜陟之義彰矣大小雅中禮樂
征伐之什而尙書命討之義著矣迨天子不巡狩而風亡則黜
陟之義微諸侯不述職而雅亡則命討之義廢故孔子據魯史
以修春秋具列國昏明興滅之迹而是非明是十五國貞淫治
亂黜陟之義也詳列國會盟爭戰之端而褒貶寓是大小雅禮
樂征伐命討之義也故尙書者周初之史春秋者東周之史而
三百篇者西周之史也詩不亡則春秋不作可也而詩旣存則
尙書雖不載亦無虞其缺矣蓋春秋者所以繼詩而詩者又所
以繼書也書兼四代以堯舜爲之祖詩述三王則以文周爲之

宗四詩皆始文王者魯文王也周公之志也而以三豳終四詩又以魯頌終三豳者親周公也是孔子之志也三百年中繼世莫賢於周宣諸侯莫聖於衛武宣王之功大小雅載之纂詳武公之德國風二雅三體具備此皆尙書之所未錄而費誓秦誓之所不逮也是三百篇以文周爲之主者又以宣武爲之輔也西畿三百餘年聖主明君賢侯碩輔赫赫在人耳目而一時亂臣賊子淫女狂且亦不能掩其迹者詩之力也故春秋以繼詩也詩以繼書也詩也卽史也史也而實經也王仲淹曰聖人述史三焉三史者詩書春秋三經之謂也

詩賈

卷首上 詩說

四

思無邪說

韓子曰詩正而葩正者經所同葩則詩所獨然詩之葩猶人所易見而詩之正則人所難明夫子特提思無邪之一言蔽三百蓋專以詩之正示人也使詩皆有正而無邪則何用贅此一言使詩果有邪而不皆正則亦何能受此一言故搜其根於詩人之思明乎詩雖不能有正而無邪其思則固無邪而一出於正云爾夫詩猶史也史不能有善而無惡詩亦不能有貞而無淫然史惟記於史官之手故書善而足以寓褒書惡而足以寓貶作史者之思固甚正也詩惟述之詩人之筆故錄貞而可以爲

勸錄淫而可以爲懲作詩者之思亦甚正也苟亂臣賊子自作而自書之則褒貶安能公而其史不可存矣豈淫女狂且自爲而自咏之則勸懲反大著而其詩獨可誦乎故論語此條特爲拔本塞源之論聖人若豫知後世必將有疑詩之不出於正者乃爲之原其無邪於思以破其惑也後儒不知此義惟曲諱狎邪之名淫汚之迹而欲求其無邪於詩雖靜女狡童褰裳蔓草亦必被以美詞轉爲別解固失詩人之本義矣朱子乃一掃其支離牽挽之習直斥爲淫奔自作而惟求其無邪於我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我則以無邪之思讀之然以無邪之思而

詩賈

卷首上 詩說

五

讀有邪之詩此可爲成德之士道爾初學小生其識未定而其心易流雖日以正言格論薰貼於前而一念之邪且有狂蕩而不知自斂者今懸淫奔自作之邪詩示之而曰爾須以無邪之思讀之則是導濁源而求其流之清樹曲表而責其影之直聖人有此教人之法乎且孔子此言原非指讀者之思言也孔子論詩最詳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誦詩三百不學詩無以言此皆爲讀詩者言也今直曰詩三百而蔽之以一言則所謂思無邪者乃專論作詩者之思而已矣原朱子之意必謂淫者自作而不許詩人述之者以作詩刺淫有傷忠厚

耳然欲避刻薄之名而反登淫邪之作是所全甚小而所傷不更多乎不知人有曖昧而形之筆墨雖嫌其薄然實出於疾惡之公心則或顯刺或隱諷而其思總無邪也若本人自述則以淫入而唱淫詞其詩既邪而其思不更邪也乎此三百一大部固不得曲徇先儒而不深究其指歸之所存也故鄭衛諸詩若本文實有淫証而為朱子所斥者原不可改評但須知其為出於風人之筆而非淫者自作則詩雖淫而思不淫與聖人思無邪之本旨固表裏相符而不相違礙也已

倫物說

詩貫

卷首上 詩說

六

人生萬古不磨者惟此倫常之性耳卽至窮髮不毛之野無雷恒晝之方而此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必不能掃蕩而漸滅之也惟然而詩人之情所以欣戚悲愉流連往復而不能已者正於倫常之地有所感發奮興而欲維持調護以鞏固之也而其立言也每不直致其情往往比物連類反復引况於鳥獸草木之名者非以助詞而借采也人物雖殊而天命之性從一源中流出者未嘗或異宇宙間凡鳥獸之鳴號吟嘯草木之榮落翻反皆與人心之喜怒哀樂脉脉相關而切切相感者爾而不特此也風首夫婦而二雅達之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

倫至頌而遂郊焉享帝廟焉享親亦祇此義倫之理之極其至焉而已而此義倫之理豈生人之所獨耶無論鴛鴦夫婦鳩鳩父子麟鳳君臣眷令兄弟嚶鳴朋友為物中之尤異第統觀之莫不雌雄相耦卽有夫婦之性孔子哺雛卽有父子之性雄長屈伏卽有君臣之性同巢共產卽有兄弟之性出入羣遊卽有朋友之性是其倫理之無異於人者也草木之性則稍滯矣然發乎春應天之仁長乎夏應天之禮成乎秋應天之義藏乎冬應天之智與天命之原何嘗少隔宜其亦有牝牡是其夫婦有根種是其父子有喬夭是其君臣有叢生是其兄弟有行列是

詩貫

卷首上 詩說

七

其朋友而於五倫之理亦未嘗偏此而缺彼也是以情一發而百感通倫一篤而萬物服教美而鵲鳥好音歲荒而泔羊墳首地肥而革茶皆甘世衰而栗梅盡變蓋同在高天厚地之中譬之一家之內一人笑而十人啼則一人斷不能獨遂其樂卽十人笑而一人啼此十人亦豈能大暢於懷耶乃知聖人既盡其性必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直至參贊化育而與天地並者同自一源中來故立不獨立成必俱成驗之三百篇而不惟得其實理且可以得其實事也已因是而推之六經亦何往不然者然尚書但紀物之常春秋但書物之異周禮則立物之官太易則

取物之象若夫統其常異官象而畢著之并其性情倫理而貫通之者惟詩人之言尤爲親切而詳備也是以六經皆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書而明物察倫之學則自三百篇始

編詩說

詩書皆古人之作書乃四代流傳之散文詩則有周一代之韻語自夫子選定而序次之遂爲不刊之典韓子所謂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者也當時作詩之人原一篇各自一義彼此不相照管然聖人既分類編之而按部就班各居其次則先後位置必非無故也今觀經之本文已分

詩

卷首上 詩說

八

風雅頌三體矣又於雅分大小於頌分周魯商而風則先之以二南間之以三衛然後次王而自鄭以及於曹反以幽風居後此豈可謂別無意義隨手錄入者乎其部分既然則各篇之次第連屬自然亦非亂附者故書兼四代而順時次之可以逐篇逐節玩索其文而自得詩雖一代而分類編之非全篇通部會合而研究之不能窺見聖人之用心也且夫矢之生人也哲命賦於其始明命鑒於其終皆正命也中間氣數雜錯則人事感而天心應得失判焉吉凶分焉此卽聖人所以編詩之義也二南爲風始鹿鳴二十二篇爲小雅始文王十八篇爲大雅始清

詩

卷首上 詩說

九

廟二十篇爲頌始此詩之正經如天之以哲命賦於生初也幽風以終國風幽雅以終小雅幽頌以終周頌商頌以終三頌亦詩之正經如天之以明命鑒於其後也中間則人事紛錯國運變更貞淫別焉興衰著焉如天有氣數之命雖非命之正理而正理未嘗不寓於其間故就國風之中而亦邪正互形美刺消列有對待之義焉有流行之序焉二南於相對中有相承之序對待而流行也邶鄘於相承中有相對之義流行而對待也三衛與二南爲次又以正反相對而相承也王次以鄭亦猶二南之相對相承也王道衰而霸功起齊晉迭興霸國之相對相承也魏唐卽晉也霸功再降而天下歸於秦小國先受其弊故次以陳檜曹而檜終思王曹終思伯人厭亂而天悔禍則剝而復否而泰天心人理之所以不窮故終以幽風明變之可正此如天之始終皆正命中間雖氣數紛錯而正命未嘗不行乎其中也由是以推之三雅三頌益無往不合者故聖人編詩之心乃上天所以生人之心也

詩序逆推說

易逆數也詩之序亦逆推也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始詩者禮之節而樂之章故逆而推之也雅尊於風大雅尊於小雅

詩貫

卷首上 詩說

十

頌又尊於大雅乃編詩之次自風而達雅自小雅而達大雅然後及於頌則既逆推而上矣故四詩之中亦都據父以親祖由文武而上及太王王季據祖以親始祖由太王王季而上及后稷公劉此所以四詩皆始文王而反以三幽終四詩即商頌之不先魯頌亦由此而推也蓋天地萬物之理皆自本及末從源至流者順也人則每務末而忘其本溯流而昧其源聖人教人必由末而反本溯流以窮源乃能以逆而得順也親親之禮以三為五以五為九由父母而上追高曾由高曾而上追始祖極之生民之初則形化盡而氣化彰天地乃我之大父母而萬物皆一源也故自仁率親自義率祖逆推而制為禘嘗郊社則仁人享帝孝子享親而四海九州百物庶類無不各得其所而王道畢此之謂以逆而得順也則幽風幽雅幽頌固宜各居於風雅頌之後已此義自朱子啟之至榕村定之而今篤信之者其理至精至確也且考之於經其文原自鑿鑿周禮篇章迎寒迎暑與七月合不待言矣又曰凡國祈年於田祖畝幽雅以樂田畯祭蜡畝幽頌以息老物而今雅中以御田祖田祖有神一則曰田畯至喜再則曰田畯至喜非祈年田祖以樂田畯之明徵乎頌中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非年穀順成八蜡乃通而為祭蜡

詩貫

卷首上 詩說

十二

幽字而非夫子削之也已

中葉無詩說

周詩前有文武成康之作後有厲宣幽平之篇而中間列王寂寂者何也風雅美刺之章即春秋褒貶之義也非有大善大惡則美刺不興而勸懲之效不著故聖人略之也聖人錄詩止取其有關於生民之故以扶天常達王事而已矣非如後世選家必代錄其篇人登其作以諧世故而悅人情也故或一時而備載或曠代而缺然以其無與於勸懲之效也周初開治聖化流行成康繼之太和翔洽故涵濡浸潤而謳吟作及乎王綱解紐

宗國播遷則人心厭亂民志鬱紆而美刺生故西周之初東遷之始其詩獨多而中葉諸王不過承祀守府蹈常襲故非有大惡而亦未有大善宜乎人生其間悠忽因循而美刺少也鄭康成極善搜羅而詩譜所列只有懿夷二王三五篇而亦未有確據可知其詩本略聖人亦從而略之卽有遺篇或亦不足示勸懲而昭法戒聖人自無容備錄之也然風有王風而雅無王雅者何也非無王雅也節南山以下十八篇皆東遷之雅而序詩者失之也其曰國既卒斬周宗既滅褒姒威之謂爾遷于王都經文明明注出東遷尙不謂之平王之雅乎惟小弁四篇尙在

詩貫

卷首上 詩說

三

幽王之世然小弁既平王之作巧言三詩亦卽爲斥后廢子而受讒此本一事之始終乃西周所以東遷之由也故序詩者追原亂本而統附於王雅之中耳孟子謂詩亡者謂風雅俱亡也平王之初風雅二體俱在及乎末年則國事日非人心厭怠而風雅始亡故詩亡然後春秋作者平王四十九年之後而風雅俱亡也先儒之論乃多頗詞不足據也厲宣幽則有雅而無風者何也非無風也今小雅泐水以下八篇角弓以下十二篇卽厲宣幽三王之風也宣雖中興賢王猶未逮文武成康之盛旣不可附於南厲幽雖暴猶是西周之世又不可入於王故分附

於小雅中蓋小雅固猶近於風也大雅則并無平王詩者何也大雅之作皆聖賢之徒其陳戒也皆稱天述祖洞達於天人性命之際平王之雅雖正月諸篇體近於桑柔板蕩而其義猶遜此則本無大雅也亦非本大而降爲小雅也明矣頌有文武成康而并無厲宣幽者何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有美而無刺厲幽固無德可美矣宣王雖可頌而繼之者幽也論譏其先人德美以播爲頌非後嗣之賢不能此宣王之頌所以闕如歟魯商之有頌何也魯者周公之後父母之邦也商者有宋之先淵源之自也據魯以親周故錄魯頌於前也存商以反本故錄商頌

詩貫

卷首上 詩說

三

於後也

六義說

詩有六義風者一國之作也故雖王者之風而亦以國別雅者天下之作也但有小大之分而無封域之判頌者神明之作也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天地鬼神者也賦者實言之朱子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也比者喻言之朱子謂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配言之朱子謂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詞也風雅頌者分部而別居故謂之三經經者直布者也賦比興者錯綜而迭用故謂之三緯緯者橫非者也此六義之體也朱子語

類中有倒說者乃記錄之訛須改正也然朱子說三經而視風則太淺謂婦人小夫之作只可略觀大意故於重章申咏者每卽以前文解之夫如是則削去後章單存首章足矣何煩如此駢拇枝指乎朱子說三緯而視興亦太粗謂只取其字句相呼應不必有義理誠如是也作詩竟可率意綴詞移甲換乙而鳥獸草木之名都成剩語矣豈其然乎不知風雅頌者作詩之體格不同而非有精粗之別今人於歌行長韻全力注之豈以律絕短篇便可隨口亂道乎且詩之難讀尤在風以立言微婉含意深長不比雅頌之敷陳明白又雖托之婦人小夫之口而實

詩實

卷首上 詩說

古

不皆婦人小夫之辭於此失之宜乎淫奔之內才女太多而體懋不著反啟聖經爲錄淫詞之疑也至賦比之外而有興尤是風人之妙雖寄興無端亦必先有所興之意詩人既以其意命夫物後人正當卽於其物通夫意往往詩之大旨難明而於開端一興已將全神領出會得此義卽詩人欲言不言之隱一如相告語而不終秘矣如朱子之說則是詩之托興竟有無意之句無義之字以湊綴成章者尚可尊之爲聖經而令人吟咏不輟乎故說詩者但不可鑿空杜撰生吞活剝以蹈於附會牽紐之病耳若夫風之篇章與之名物正宜沉潛反覆以玩索其

言中之意而領會其言外之神乃爲得之蓋六義皆然不可判爲二體而岐視也且融會貫通之後卽於一義中而六義之體可以觸處而得則更不必分疆絕界如冰炭之不相入爾

大小序說

詩小序不可信卽大序先儒謂出自聖筆亦未可信愚則謂聖人自有詩大序詩小序日在人耳目而人自不識爾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全詩三百五篇之大序乎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非二南之大序乎曰鄭聲淫非鄭風之

詩實

卷首上 詩說

古

大序乎曰雅頌各得其所非二雅三頌之次序乎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乃關雎篇之小序也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是緇衣巷伯二篇之小序也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是緇衣篇之小序也經書傳說如此等比不一而足然則千古序詩亦就有過於孔子者而待毛公衛宏綴輯語言而別爲之序也乎然且著其經世之大用則曰授之以政不違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然且摘其切己之實修則曰不學詩無以言然且總其立教之本旨則曰思無邪尤是

正本清源之論可以釋萬世貞淫並錄之狂惑也至於讀蒸民之詩而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乃詳示人以天人性命之奧焉讀桑土之詩而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乃顯示人以經邦圖治之要焉子貢因論學而知詩曰始可與言詩已矣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曰始可與言詩已矣則又示人以比物連類觸處旁通之妙焉南容一日三復白圭既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路終身欲誦雄雉又謂是道何足以臧則更示人以因材而施隨時激勸之教焉得此意以讀詩有何義之不精何物之不格乃執漢人摭拾補奏之序奉爲不刊而不能自出心靈宗經師聖真所謂

卷首上 詩說

其失也愚固哉高叟也乎

詩傳說

詩無達詁而亦有定解無達詁者通變無方而得其精義也有定解者至當不易而得其本義也朱泗言詩大抵斷章取義不拘故常則以雅言首詩親承聖訓其本義久已昭明無煩瑣綴惟在旁參妙旨領會神理以博其趣以廣其用而已然至孟子時想已流傳失真異說紛出如咸五聲之引北山高叟之論小弁可徵故曰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頌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以意逆志知人論世

詩貫 卷首上 詩說

七

則歸於得其本義至當不易斯可矣本義未得遽欲探其精義不至於鹵莽滅裂穿鑿牽挽不止也況今去古更遠可不字求其訓句逆其情待其融會貫通而自然開悟也乎是以說詩雖貴起諸而章句訓詁名物音韻俱不可忽略也然當先於部分大界審明而後逐篇細讀則綱領既已秩然而條理之細乃可釐然各得其所爾漢唐人解經只逐字逐句解宜乎大體未堂而言多窒及朱子集傳乃逐節逐篇解已自大義分明劃然不紊矣然未能數篇通部會合以貫之故全詩之層次聯絡尙多遺漏至若黍離降風之沿舊而未正其謬幽雅幽頌之開端而未竟其緒節南山以下之爲東遷而未定其篇屬頌只闕宮頌傷而混及駟駟泮水烈文爲殆祭太廟振鷺爲釋莫學宮而誤爲獻助祭諸侯此等關係甚大朱子蓋甫經開闢而未能破盡舊說也且也鄭聲之淫聖有明訓宣姜文姜夏姬之淫經有明文無可掩也若王風之弱齊風之褻陳風之巫則非淫也今於其中有味之思賢木瓜之報德東方之日之蒼禮東門之池之安分東門之楊之感遇防巢之憂讒澤陂之守節而亦概目爲淫似聖經之專遺錄淫詞也諸儒何但袒護鄭女之淫而不爲他國之女洗冤耶然此猶其淺焉者朱子亦就字句疑似以爲

說乃未定之詞居多耳關雎爲后妃求賢何等正大確實而依
匡衡改爲官人頌美后妃先令眉目不清標有梅爲男女及時
而傷離父母何等深厚得體而訛爲女子時晚思婚成何風教
此何異朱子論春秋而譏開首春王正月便不了然者耶而皆
習以爲常而不生一疑何也榕村詩所能徧析其要可爲朱子
之功臣矣然淫奔自作尚仍其訛沔水六篇角弓四篇俱刺宣
巧言三篇俱刺平魚藻刺厲魯頌美僖亦皆失其實其餘大概
得之而按文索義究未盡帖然蓋經非一世之書其說亦非一
人所能盡後人不妨各出其見以互相補備總期得其本義之

詩貫

卷首上詩說

大

至當不易云爾

詩音說

六經古書多韻語然主於言理徵事則韻非所重也詩爲樂章
主於咏歌則斷須讀韻方得其音調節奏之妙朱子集傳用吳
才老韻譜已爲得體但韻譜一書只據今韻以讀古韻不知古
人三聲四聲通轉之法字字用叶反改古韻以從今韻故有本
屬一韻而亦另加反切則杜撰無據亦復煩瑣支離而不便於
讀矣不知平聲三十韻古人只分五部喉音東冬江陽庚青蒸
七韻爲宮聲一部轉音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爲商聲一部舌音

魚虞歌麻蕭肴豪尤八韻爲角聲一部齒音支微齊佳灰五韻
爲徵聲一部唇音侵覃鹽咸四韻爲羽聲一部上去二聲卽照
此合併惟入聲屋沃覺藥陌錫職七韻爲宮聲之入質物月曷
黠屑六韻爲商聲之入緝合葉洽四韻爲羽聲之入而角徵二
聲缺蓋古無入聲今西北人猶然故只有平上去三聲通轉齊
梁間人雖區爲平上去入四聲然亦只宮商羽三聲有入角徵
二聲仍無之要之宮商羽三聲之入古人卽分別於平上去聲
之中仍亦備有五音如屋之讀烏曲之讀區莫之讀模續之讀
緒是宮轉爲角也室之讀世恤之讀細一之讀意質之讀至是

詩貫

卷首上詩說

主

商轉爲徵也惟分爲入聲反若角徵二聲之缺耳顧寧人詩本
音得之但又區爲十部而榕村李氏譏其於聲氣之元歌樂之
用古人所以協律同文之本亦尙未明者良允今詩所中仍全
用其音者想大概已得未暇再加整理之也按角木屬仁角聲
一部乃各部之根凡字之生音起韻皆從此而得故通入韻爲
一部然欲其源派分明故又析而爲三魚虞也歌麻也蕭肴豪
尤也則五部又分爲七部矣雖分七部而此三部者仍可通韻
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魚肴通唐棣之華王姬之車職盜爲
寇旣作爾歌之虞麻尤歌通是也而顧氏必分裂之不使通不

亦固哉至屋沃七音爲東冬七音之入乃於東冬七音亦區爲三及屋沃七音則又混而爲一豈非自亂其例而不悟其非也乎顧氏平生以韻學獨步於時尚未免得此失彼之病所以學貴立大本而有心得專務博考而旁稽終未免泥古之失耳

古音說

參今亦可以通古而據後則不可以正前古人協律同文之典至嚴極重當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其象形轉注會意諧聲之法雖婦人小子亦皆目擊而意解口誦而心通惜未有專集一書如今人韻府之類得以流傳於後然而三百篇存正三代之

詩

卷首一詩說

三

遺音而古人之韻府備於是矣漢魏六朝之音去之已遠至唐音則更遠故究心韻學者當據三百篇以正漢魏六朝唐人之離合是非豈可反執唐韻而區三百篇之音謂某字可通某字出韻乎顧氏詩本音之作不多用反切如吳氏韻譜誠爲簡當然專以唐韻爲主而條分縷析之因而有無韻不叶之篇此何異觀宋昌孫曾分門析戶之狀而反疑其上世祖先何以同居而共繫也歟然則詩中有似無韻而不叶歷來皆不能通者何也此亦後人之自不能得其韻而非古人之原可無韻而不叶也夫變風變雅尚皆依永和聲大雅周頌乃朝廷郊廟之樂章

而謂卷有無韻之篇篇有無韻之章可乎然別無三代韻書可

考則將何自而得其韻也曰是不難卽以詩証之兼以人聲驗之而已矣三百篇中音諧韻暢者已什之九其難通而未叶者才十之一耳學貴舉一而反三曾是已據其九而尙不能以互証其一也哉且也文風代變字音亦可遞更惟人之聲乃天生而有者雖千百年之遠斷不別換一種口舌音響但南北之水土各殊故燕吳之語音有異其叶之歌曲也南音則輕清而北音則重濁然及其呼字也則南音反疾促而北音反悠長如屋曲白玉石墨樂岳諸字南人以入聲讀之則崛然而止寂無餘

詩

卷首一詩說

三

音北人則讀屋爲烏曲爲區白爲排玉爲裕石爲樹墨爲枚樂爲滂岳爲耀故轉覺舒徐而不傷急迫此卽天地自然之聲至今而不改者也三百篇皆西北人之作南音絕少今雅頌中見爲無韻而不叶者大抵以南音而讀北音故平入字不相通者爲多如瞻洛起二句舊謂無韻然洛轉平爲郎卽與決叶矣思齊後兩章亦謂無韻然入轉去爲樹卽與瑕之讀胡叶矣德轉平爲兜卽與造叶數轉法爲異卽與土叶矣以此例之周頌凡舊謂無韻不叶者豈非只据南音及唐韻拘之而自不得其讀也哉故古音雖亡卽以全詩証之兼有人聲驗之乃知三百篇

固無一篇一章之無韻者而今而後三百篇之音韻始全真可
密咏高歌而被之管絃也已

詩貫

卷首上 詩說

圭

詩貫卷首中

婁江張敘著

詩本旨

古詩無題學者一開卷時未免茫然莫辨小序每以一語提
明其旨使人心目朗然體製本佳惜其說之支離牽挽而不
得詩人之本旨也余既統論其義於各篇之首因復總撮其
大概於卷端如三百篇之目次然以便學者之尋討云爾非
敢謂別作一篇小序也

風

周南

詩貫

卷首中 詩本旨

關雎后妃求淑女以供內職也四始皆向賢關雎后妃求賢於
內也鹿鳴文王求賢於外也故大雅頌之首皆曰濟濟多士
文王之德之至尤驗於作人造士之無盡也讀關雎而知文
王之刑于有素矣

葛覃后妃率嬪御以成締紉也言告師氏對嬪御言也

卷耳后妃懷文王也此三篇皆后妃作

樛木宮人美文王也樂只君子蓋指文王非后妃也

采芣宮人美后妃也此二篇皆宮人作

桃夭文王后妃化行於國而于歸多賢女也

免置文王立賢之無方也

芣苢文王取材之克盡也二篇美文王得賢之盛已與后妃求

賢內外相應也此三篇皆國人作

漢廣化行於江漢而游女皆秉禮也

汝墳化被於汝旁而婦人亦知義也此二篇皆侯國作

麟之趾化成而麟至詩人推其瑞不在麟而在人也說者以爲

關雎之應焉

召南

鵲巢夫人廣德仁下也文王后妃化行南國故于歸之始卽能

詩貴

卷首中 詩本旨

二

以不專爲義猶周南之關雎也維鳩蓋與姪娣非指夫人

采芣夫人躬勤蠶事也猶周南之葛覃

草蟲室家感懷於時物之變也猶周南之卷耳

采蘋季女能敬於教成之祭也采芣所以成祭衣采蘋所以共

祭品故樂歌三終越草蟲而用此此四篇皆文王時詩

甘棠思召伯也已非文王之世故此下雜有武成康王時作

行露貞女矢志也猶漢廣之意

羔羊大夫稱職也猶兔置之意

殷其雷君子未歸而婦人深懷其信厚也猶汝墳之意

標有梅婚禮及時而女子傷離其父母也猶桃夭之意

小星夫人惠下而衆妾安命也

江有汜夫人悔過而衆妾無怨也此二篇蓋鵲巢之應

野有死麕貞女懷春而表其無沾穢也

何彼穠矣王姬下嫁而美其能肅雖也此已收轉文王后妃之

化蓋肅雖之德本文德也以平王目文王咏歌之體類然

騶虞仁及庶類而仁獸來文王之化深矣猶麟趾也

邶

栢舟衛莊姜傷不遇也

詩貴

卷首中 詩本旨

三

綠衣莊姜憂失位也

燕燕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莊姜惡州吁也

終風莊姜憫州吁也此五篇皆莊姜之作以反對后妃之三作

也故超冠變風之首

擊鼓衛人怨州吁也雖軍士之作而關係軍國大事故以類附

於宮壺之詩之後

凱風古孝子自責以安其母也此下則民俗之詩故自西周時

序起焉

雄雉古賢婦勗德以勉其夫也

匏有苦葉古賢人自重也

谷風古棄婦自傷也

式微黎臣勉君也

旄丘黎人責衛也已上皆西周時風也黎非本國故附於後

簡兮賢伶思盛也曰西方之人明其已在東周時矣

泉水衛女思歸也

北門忠臣安命也

北風智士去亂也

靜女

卷首中 詩本旨

四

靜女著淫奔之期會也

新臺刺宣公之亂倫也

二子乘舟悲及壽也衛國至此而憂倫教矣與篇首州吁相反

對也

鄘

柏舟共姜守義也共姜貞女莊姜賢婦故對居鄘鄘之首亦如

鵲巢之與關雎對也

牆有茨刺公子頑也此與下三篇皆宣姜淫亂之事承鄘風末

而究言之

君子偕老刺宣姜也

桑中著宣姜之穢迹也曰姜孟姜斥宣姜也弋庸蓋其娣姒

鴉之奔奔並刺義類也為惠公之言以刺之兼刺惠公也

定之方中文公城楚正而復衛也下三篇皆文公復國之效

蝦蟆刺淫奔也知刺淫奔則能止奔矣

相鼠刺無禮也知刺無禮則能秉禮矣

千旄美下賢也大夫下賢而文公授方任能敬教勸學之效著

矣則不但富庶已也

載馳許穆夫人思復衛也事在定中前非本國詩故附後而亦

詩旨

卷首中 詩本旨

三

隱與篇首共姜對也

衛

淇奧美武公之盛德至善也衛乃本封故首以西周正風焉

考槃美隱士之寬廣自得也亦在東遷前故先於碩人

碩人莊姜美而無子也

氓淫女自悔不終也

竹竿衛女思歸以寫憂也

芄蘭衛女刺朔不足君也

河廣宋襄公母思其子也三篇皆衛女之作故以類次

伯兮賢女思夫貞而知義也

有狐鰥夫求匹貧而無禮也

木瓜衛人懷齊桓之德而思報也亦與篇首武公相對焉

王

黍離行役之大夫閔宗周也

君子于役行役之室家思君子也

君子陽陽下位之賢人聊共樂也

揚之水戍申之軍士怨不均也

中谷有蓷凶年女子泣此離也

詩實

卷首中 詩本旨

六

免爰失刑衰世不樂生也

葛藟羈旅失所悲無聊也

采芣良朋遠別愁不見也

大車威嚴之大夫治私邑也

王中有麻養民之循吏留遺愛也錄此二篇以終王風東周其

猶可爲歟

鄭

緇衣周人美鄭桓公也兼及其子武公焉此西周時孔子曰好

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將仲子爲莊公陽拒祭仲之詞以隱刺公也此下東遷後矣

叔于田陳叔段馳馬試劍沉湎狎蕩之習譏失教也

大叔于田段狃於故習而戒其傷女明公之志成於殺也

清人刺文公也春秋書曰鄭棄其師

羔裘美賢大夫也

遵大路大夫將去而留之也此上皆朝士之作

女曰鷄鳴賢夫婦相警戒也此下多民俗之詩矣

有女同車美賢女之德音也二篇皆賢女詩故居民俗之首

山有扶蘇刺淫女之耦非其耦也以下彙大刺淫之作而以顯

詩實

卷首中 詩本旨

七

刺者先之猶春秋之先斷而後案也

褻兮述男女之相悅欲及時唱和以爲樂也

狡童述淫女之詞彼狡童兮卽扶蘇所刺之狡童也

褻褻亦述淫女之詞狂童之狂也且卽扶蘇所刺之狂且也

丰述淫女之失所期而他圖也

東門之墠述淫者之識所歡而追憶也此六篇當是貴家大族

之女故彙編於前

風雨思君子也前六篇皆淫詩刺極而復故錄其思君子之作

此下三篇皆非淫詩也

子矜思學士也

揚之水閔忽之無臣也揚水凡三一刺周平一刺晉昭則此篇爲閔忽也諒矣

出其東門貞士疾淫也

野有蔓草著男女之苟合也

溱洧陳士女之淫諛也二篇卽東門所刺之雲茶亦先斷而後案也然當是間閭士庶之女故另編於後

齊

雞鳴賢妃警其君也爲齊之正風

詩賁

卷首中

詩本旨

八

還相從田獵也亦所謂洋洋大國之風也歟

著親迎得禮也美其得禮則其時有失禮者矣

東方之日與著相蒼也卽者相見所就之位發者導引而行之路也此上皆西周時

東方未明朝期失中也前有雞鳴戒旦之賢後乃有東方未明之刺矯枉常過正也此下皆東遷時矣故又自朝寢序起

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也而魯桓之非夫亦交刺焉

甫田刺人之好大而躐等也齊俗急功利喜夸詐此其對病之藥歟舊說刺襄者無据亦於情事不合

盧令賢人行獵也有還詩作於前則有盧令和於後矣

敝笱刺文姜因以刺魯莊也

載驅刺文姜也

猗嗟刺莊公也此三篇蓋魯風也故別附於後不與南山連而不編於魯者殆爲國諱歟然不沒其實直在其中矣

魏

葛屨刺褊也爲縫女之詞以刺之

汾沮如刺不稱其位也

園有桃賢者憂時也

詩賁

卷首中

詩本旨

九

陟岵孝子謹身也

十畝之閒達人招隱也

伐檀貞士厲志也

碩鼠國人離心也魏滅於東遷之初其詩蓋皆西周之風也

唐

蟋蟀樂不忘愛時相警也

山有樞憂不能樂互相寬也二篇憂深思遠唐之正風也

揚之水忠於晉者陰懷曲沃之情以告昭侯也

椒聊有遠識者逆料曲沃之勢以警昭侯也二篇尙在東遷之

初大義猶明人心直晉故曲沃雖強而未能篡也

綢繆晚婚得遂悲喜集也

杜孤生無助勸親親也

羔裘不忘故舊永相守也

鴇羽孝子行役念父母也此上六篇尙是唐晉之風揚水椒聊

君臣之義猶在而綢繆夫婦杜兄弟羔裘朋友鴇羽父子

義倫俱能篤也

無衣曲沃至此而篡成矣述此詩者正以誅亂賊之罪也而東

周之無王亦以見矣

詩貫

卷首中 詩本旨

十

有杜之杜好賢之誠也

葛生思夫之壹也二篇雖在沃晉亦比他國之風爲厚也

采芣刺聽讒也或指佞諸聽驪姬之譖而殺世子申生亦通此

四篇當爲沃晉之風

秦

車鄰秦仲開國也耕戰有資而接人坦易可親此西周時也

邶賦襄公田獵也從獵者美之而不掩其驕侈之漸焉

小戎襄公復仇也蓋能以義與師雖婦人亦知先公義而後私

恩矣

蒹葭懷遺賢也秦棄周禮而無王周之遺賢遠逝而其友懷之

其友殆亦周之遺老歟此詩當爲王風之逸篇也

終南美秦君也秦取周地而啓霸國人悅之而猶未忍忘周之

賜也此上皆初秦之詩

黃鳥刺穆公也以人從死貽謀之不臧也况用其良乎

晨風秦婦思夫也時蓋有壯士游仕不反者而其婦怨思之

無衣秦人從王也晉文既定王室每會秦亦與焉故樂於從王

而歌此詩此三篇皆穆公時晨風女子無衣軍士故次於黃

鳥後

詩貫

卷首中 詩本旨

十一

渭陽康公念母也送舅而思母人子之至情也而穆公存亡繼

絕之善因以見矣

權輿刺康公也穆公好賢而康公不能繼此異日逐客坑儒之

漸歟此二篇皆康公詩

陳

宛丘刺其上之遊蕩無節也

東門之粉述其俗之歌舞媚神也此二篇班史謂之巫風

衡門賢者隱居自得而無求也

東門之池隨分自足也若與衡門唱和者亦賢者之作也淑姬

非妖麗之稱晤歌無謔浪之態舊解非是

東門之楊有期不遂也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改路同斯歎

也豈男女之詞乎此三篇一類皆賢者之詩尙在西周時

墓門警惡也或謂刺陳佗此下皆東遷後矣

防有鵲巢憂讒也或謂刺宣公

月出刺好色也蓋株林之先聲巫風一變而爲淫風矣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而不止也

澤陂貞婦悼亡也鷄皮三少者愧死矣

檜

詩賁

卷第十

詩本旨

七

羔裘傷其君之逍遙盛服而無政也

素冠思見古之布衣帛冠以挽俗也舊說義亦正而文未帖

隰有萋楚民不樂生也

匪風人猶望治也檜亡於東遷之始其詩皆西周之風也

曹

蜉蝣刺其君之玩目前而忘歸宿也

候人刺其君之遠君子而用小人也

鵲鳩思淑人也

下泉懷邵伯也亂極當治檜終所以思王曹終所以思伯歟

幽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以成王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

劉風化之厚以訓戒王也此篇爲幽風小雅楚茨四篇爲幽

雅周頌載芣三篇爲幽頌及定周禮遂以三幽爲迎寒暑祈

田祖祭蜡養老之樂章焉

鴟鵂勤王室也管蔡誘於武庚而作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成王

之疑未釋公爲鳥言自比以曉王也

東山勞歸士也周公東征三年及歸在途而勞從征之士也此

二篇亦周公自作故附於七月後

詩賁

卷第十

詩本旨

三

破斧荅東山也從征之士能深識公之心其亦聖賢之徒歟本

與東山酬和故以相次

伐柯東人美成王周公始睽而終合也蓋因王有惟朕小子其

親迎之語而取類以比焉此下皆東人作故彙存於後

九罭東人願留周公也

狼跋美周公也公遭疑謗而不失其常盛德之至也

雅

小雅一

鹿鳴燕嘉賓也本文王與賢臣修德論道之作後乃定爲燕享

賓客之樂歌而上下可以通用焉

四牡勞使臣也故伸其將母之情以勸孝

皇皇者華遣使臣也故述其盡職之義以教忠此三篇俱文王作鹿鳴尊賢而賢莫大於忠孝故鹿鳴之三其用甚廣始入學者亦宥雅肄三欲其早識尊賢之義而篤忠孝之經也常棣燕兄弟也中及妻子蓋刑于寡妻而後至于兄弟者文王之教也故首五篇不言夫婦而夫婦之道已具於斯

伐木燕朋友也仍及諸父兄弟蓋友誼當敦則天親益篤也此二篇俱周公作合上共五篇以尊賢爲首而父子君臣夫婦

詩貫

卷首中 詩本旨

一

兄弟朋友之倫備矣

天保祝君也君以前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以答之

采芣遺戍役也本行者所自作後乃采爲遺戍樂歌先王之政

所以能深入人心也歌

出車勞還率也篇中直出大將之名蓋僚友所作以勞南仲者

後乃移而用之爲樂歌也

杕杜勞還役也亦本室家相勞之詩而采爲樂章而

南陔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序曰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序曰時和年豐宜黍稷也朱子曰此三篇皆笙詩也有聲

而無詞鄭氏謂本有詞而亡之未甚確也

魚麗優賓也此下三詩皆燕享通用之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采芣以下治外故能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而享太平也

由庚序曰萬物得由其道也朱子曰亦笙詩

南有嘉魚樂賓也

崇正序曰萬物得極其高大也朱子曰亦笙詩

南山有臺尊主也蓋若所以答魚麗嘉魚者如天保之例

由儀序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朱子曰亦笙詩此三詩乃間

詩貫

卷首中 詩本旨

五

歌魚麗三終之樂故以相次但亦已俱闕耳

蓼蕭燕來朝諸侯也此下當爲成康之雅

湛露亦燕諸侯也前篇乃正燕此篇其加燕歎或曰前篇燕同

姓諸侯此燕異姓諸侯亦通

彤弓饗有功諸侯也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三篇之氣象可

想見矣

菁菁者莪美君子也序之於此亦若所以答三篇者然

小雅一之二

六月宣王北伐也此下皆宣王之雅

采芑宣王南征也此二篇者外攘也

車攻宣王東狩也

吉日宣王西田也此二篇者內修也

鴻鴈宣王撫民也

庭燎宣王勤政也此二篇者尤內修外攘之本所以能成中興之功也已上皆朝廷之作

汙水憂亂懼譏也此下皆西畿民俗之詩大約昭穆以下厲宣

以上之風謠也不可別爲聲部故附於小雅國風好色而不

注小雅怨辨而不亂小雅猶與風近故可附也

詩

卷中

詩本旨

六

鶴鳴陳善納誨也

祈父軍士久役而不能養也

白駒賢人將去而不可留也

黃鳥刺薄同姓也

我行其野刺薄異姓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此二篇乃宣王民俗之作故別附於後

小雅二

節南山家父刺平王國亡而仍用尹氏也此下十八篇皆東遷

之雅

正月大夫憂平王政亂而終棄良輔也

十月之交刺皇父亂政也艷妻者泛詞也

雨無正責離居大夫也篇名未詳或曰正大夫離居則大夫雨

散而無正者矣故名

小旻平王惑於邪謀而不能斷以從善也

小宛大夫遭時之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也

小弁平王爲太子時被廢而作也出奔於申則不在宮中矣

故次於後以領下三篇被廢之作

詩

卷中

詩本旨

七

巧言大夫傷讒而因以刺王也王嘗指幽王大夫卽蘇公

何人斯大夫被譖而因以絕友也亦蘇公作其友卽暴公也

巷伯寺人疾讒也此三篇俱在幽王世當爲平王被廢而受禍

者乃西周所以東遷之由也故次小弁而同編於此

谷風朋友道衰也

蓼莪孝子思親也

大東東人告病也或曰譚大夫作

四月大夫告哀也

北山賢者獨勞也

無將大車役者遺憂也

小明大夫久役而念僚友也

鼓鐘賢人傷俗而思古樂也東遷之雅亂以思古樂其猶列國之風亂以思王道歟

小雅三

楚茨幽公力農以奉祭也此幽雅之首篇幽雅祈年于田祖以樂田畯而前二篇皆言內祭祀之事先內後外其序當然

信南山與楚茨同但彼詳於祀事此詳於田事互相足也

詩

卷首中 詩本旨

二

甫田祈年于田祖擊土鼓以樂田畯也乃幽雅之正篇

大田終甫田之意亦詳略互見也此四篇乃幽雅也

瞻彼洛矣周王朝會諸侯於東都而講武事也

裳裳者華朝會畢而見諸侯也

桑扈朝會畢而燕諸侯也

鴛鴦諸侯答天子也此四篇與蓼蕭四詩相類但彼歌于西畿此咏於東都爾

頌弁燕兄弟親戚也猶常棣之意

車牽燕嘉賓賢友也猶伐木之意孔子曰詩之好仁如此此二篇其亦周公之作歟故與瞻洛四篇俱附於幽雅猶鴟鴞東

山之附幽風蓋篤同姓勤吐握皆周公之志也

小雅三之二

青蠅東諸侯刺厲王之信讒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既以自箴而亦因以諷王也此二

篇乃厲王時作

魚藻東諸侯美宣王之中興也王在在鎬對厲王在彘言也

采芣宣王燕諸侯於東都也此二篇宣王時東都之作已上皆

朝廷之雅也東都小雅止此

角弓刺厲王仁讓之化不行而俗益薄也此下皆東都民俗之

詩

卷首中 詩本旨

尤

詩故又自厲王時序起

苑柳刺厲王暴虐之威難近而人不附也舊謂刺宣王者尤謬

宣王名靖而曰俾予靖之有如是觸諱者乎

都人士東人念周京而行願歸也當在共和輔政時

采芣周人答前篇而激其行也此四篇厲王時東都人作

黍苗宣王命召伯營謝功成而從役者美之也

隰桑士大夫得見賢公卿之詩也此二篇宣王時東都人作

白華申后被斥居申時作也故曰之子之遠此下皆幽王時

縣蠻賢人行道之切也

瓠葉賢主禮賓之誠也

漸漸之石困於東征也

若之華迫於饑饉也

何草不黃苦於久役也存此三詩西周之所以亡也

大雅一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也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

會之樂章文王之德在敬天其驗尤在多士克生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前篇由武王而上推王季此又由文

詩

卷首口 詩本旨

三

王而上推太王周家所以追王惟太王王季也此所謂文王之三蓋皆周公作也

棫樸咏歌文王之德而美其能官人故助祭行師皆得人也

旱麓亦歌文王之德而美其祭則受福也

思齊文王之所以聖也蓋求福不同之實曰譽聖斯士仍不外

豈弟作人之德焉

皇矣述三后安民之功而總歸明德以爲格天之本也未詳文

王伐密伐崇者美其以戰則克也

靈臺美文王之敬天作人也靈臺者欽若昊天之所辟雖者立

教育才之區也

下武上文也武王惟續三后之緒以成其孝雖有武功而非所

上也蓋卽武成偃武修文之意故篇名下武

文王有聲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周之王業成於文武前

尙分咏之此乃總束之也

生民周公尊后稷以配天樂歌則思文也此乃郊祀後受釐所

歌而推本其始生之祥以著其粒食配天之功也

行葦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也

既醉父兄所以答行葦也

詩

卷首中 詩本旨

圭

鳧鷖祭之明日饗而賓尸之樂也

假樂公尸所以答鳧鷖也

公劉召公詠公劉之事以戒成王也公劉不在七廟之中時祭

所不及故生民後又越行葦四篇而始及之然周報公劉其

諸報祭後受釐所歌者歟抑亦可以補幽大雅之缺也

洞酌召公戒王體豈弟之德以安民也

卷阿召公從游而廣歌勉王彌性以固德之基親賢以廣德之

助也此三篇皆召公作

大雅二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爲同列相戒之詞以刺之

板凡伯刺厲王也詞似警同寮而實因以戒王

蕩詩人知厲王之將亡託之文王歎紂以傷之也

抑衛武公自儆而亦因以戒王也此篇言修德之事其備武公

作聖之功可考矣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已在流彘之後故前八章刺王後八章責

相以交譏之已上皆厲王時雅

雲漢宣王憂旱也至誠惻怛爲民請命於天乃中興之本也

崧高宣王命申伯以式是南邦也

詩

卷首

三

烝民宣王命仲山甫以城彼東方也

韓奕宣王命韓侯以奄受北國也

江漢宣王命召虎伐淮夷也

常武宣王自將以征徐國也此五篇中興次第分明如繪蓋先

定三方然後攻瑕擣堅而淮徐平此中興之略也

瞻卬幽王寵褒姒以亂政賢人憂周室之將亡也

召旻幽王任小人以蹙國賢人惜舊德之不用也二篇皆幽王

雅而篇末歸於敬天法祖圖任舊人亂極思治此文武周召

之烈所以不可忘也

頌

周頌一

清廟祭文王也此其方祭之時

維天之命既祭而受福也

維清祭畢而送神也樂歌南雅皆以三終此其升歌清廟之三

終

烈文祭太廟也故先公先王威在焉而時祫大祫皆歌之

天作文王祔祭於太王也禮入廟以昭穆祔故孫祔于祖也

昊天有成命成王祔祭於文王也

詩

卷首

詩本

三

我將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

時邁武王巡狩而行告祭柴望之禮也後王亦通用之

執競康王祔祭于武王也祔祖則亦告考前成王祔廟亦及武

王矣故兼言成康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冬至元日皆歌此詩據父以親祖據

祖以親始祖由始祖而上及于天故宜次此而以下皆外祭

祀之作也

臣工耕藉而祭社稷也

噫嘻康王祈穀後祭社稷也

振鷺釋奠於太學也

豐年秋冬報賽田事也周報公劉其歌此詩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於寢廟也

雝王祭於文王廟徹而歌此詩後遂用爲祭徹之樂也

載見成王時諸侯助祭於太廟也其用當與雝同

有客微子助祭於祖廟而王遣之也

武周公象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也蓋與舞相應當在升歌

下管之後且羣祭皆用之故序於此以上皆頌之正體首以

詩

卷首中

詩本旨

首

文德之歌而終以武功之舞也

閔予小子武王耐祭于王季也武王易侯而王其禮應稍殊又

成王所自作故類序於此但文王與成康乃喪畢而耐此其

卒哭而耐歟

訪落祀武王于新廟而延訪羣臣也

敬之成王自儆以進學也後世于成王廟亦歌之

小毖成王悲家難而推已懲艾也此四篇乃成王自作頌之變

體但變而不失其正爾

周頌二

載芣幽頌之首章也兼祭蜡養老而言之

良耜幽頌之二章也專言祭蜡之事

絲衣幽頌之三章也專言養老之事此三篇乃幽頌正篇

酌東都祭文王廟也

桓東都祭武王廟也東都但有文武二廟

賚武王克商而大賚也後於武王廟歌之

般武王因般遊而望嶽瞻河有定都於洛之志故作此詩此四

篇皆東都之頌亦猶東都之雅之附於幽雅也

魯頌

詩

卷首中

詩本旨

首

駟魯公牧事之成也魯公伯禽也開國之君故以居首

有駟魯公燕飲之樂也

泮水魯侯作泮宮以興學也魯侯或謂孝公稱者近是

閔宮僖公新寢廟以承祀也傳謂史克作頌者此一篇耳舊謂

前三篇俱頌僖公者非是

商頌

那祭成湯也此其方祭之詩

烈祖祭畢受福而送神也此二篇猶周頌之清廟三終也

玄鳥時禘太廟也

長發大禘大廟也大禘兼毀廟之主故及相土惟大禘爲大享
故及阿衡之元功配享焉舊謂大禘者未合此二篇猶周頌
之烈文也

殷武祀高宗爲百世不遷之廟也

詩貫

卷首中 詩本旨

美

詩貫卷首下

婁江張敘著

詩音表

古無韻書三百篇卽古來流傳之韻譜也第古今之音韻既
乖南北之聲口亦別後人讀之而齟齬不安者在當日正如
今時通用之韻府諸書雖婦人小子亦能耳順而心識也敘
自幼學嘗質諸師友而茫無以應比弱冠時始撰詩音集成
四卷廣徵博引反切分明亦似鏗鏘可聽吾鄉前輩唐東江
先生深許之然未出吳才老範圍亦以今韻讀古經而已因
復棄去後見顧寧人詩易本音竊喜其寬通簡易漸近自然

詩貫

卷首下 詩音表

一

然亦有過於膠滯處且於雅頌中舊疑無韻之篇而亦未能
盡破其說反謂詩原有無韻者豈非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
之詞也歟迨壯而反覆於韻部諸書及前人緒論乃知顧氏
於聲氣之元合樂之用古人所以協律同文之本亦未能深
探其源故爾因復諷咏周環將全詩互相印証又南浮江漢
北抵幽燕與四方君子酬接得悉其聲韻之異同而於平仄
通轉之法別有會心始信詩本無無韻之篇後人自不通其
讀爾然今韻所不通固當專用古韻若今韻已自可通則亦
不必執古例今而盡改其讀因成詩音表二卷庶去古人之

音響固猶未遠而讀之今人之口亦不至舌擗而不下也夫

總論

古韻甚寬第翻轉於唇舌齒鼻間而成宮商角徵羽五音雖其中字音亦有參差然其音之元本自一氣所生用以歌曲其收聲必同故部以五音而韻自諧無所謂叶也後人細別其陰陽清濁而區五音爲三十部乃爲時俗律詩之用爾以讀古詩便多抵牾於是韻既窄而始用叶此如談天家分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已自顯明乃又由度而析爲分由分而析爲秒則界限太密踰越反多而差益甚不如古人止約其虛寬

詩韻

卷首下 詩音表

二

大數爲相去不遠也故今分部只以五音爲綱獨於角音析而爲三者以此固生聲起韻之根欲其源派分明而畫一也而於宮音亦暗分爲三者七韻本通就詩中所用則似東冬江連用陽獨用庚青蒸連用者爲多故合中有分以便於讀非如角音之竟析爲三也亦有不在本部而入韻者一則古今之音響不同今人見爲出韻古人則原屬本音如麻韻之入虞家讀姑虞之類韻之入尤乎讀浮之類尤韻之入支仇讀其之類支韻之入歌宜讀俄之類是也一則其字原有兩音當時自可兩讀如興本蒸韻而在侵明七臨本侵韻而又在東雲漢一章贈本覃韻而在陽桑采一章行本陽韻

而又在元質延三章是也顧以今韻準之已非本音則謂不可直通

而用叶音也亦宜其餘則直用本音而已得何待另加反切而稱叶哉

大抵古韻之難諸多在入聲一部耳平聲悠揚入聲疾速由平轉上去二聲如東董送冬腫宋音韻易調口舌亦順故三聲之通但合併之而自得不再加反切若由平轉入如東轉屋冬轉沃則從高墜下霎然而止了無餘音故當仍用反切始得聲諧韻合蓋古無入聲只平上去三聲通轉而入聲即分散於三聲中六朝而後始分四聲既分之後則已家喻戶曉而習以爲

詩韻

卷首下 詩音表

三

常矣一旦於數千載下欲一一將入聲仍收在三聲內而合爲一部則勢有所難且亦易駭人聽抑又思之春有芽者冬必先有其根家可析者父必先有其產使古人實但有三聲後人亦豈能無端而分爲四哉今西北人雖無入聲然遇急遽疾呼之時其聲亦便似入但少耳然則三百篇中入聲亦另叶者爲多如葛覃二章及麟趾三章之類未必非當時原與三聲有別但不比三聲之多後人忽而不察惟一概視之而直謂其本無入聲也故今表三聲雖依古韻合編而入聲仍另立一部以酌今古之中如樂之叶芼則轉音滂牧之叶來則轉音枚以入於三

聲之韻韻譜反叶毛來以就其通章無平聲字相叶者則歸於入聲云

入聲云

詩中用韻大抵兩句一連四句一截首句或韻或不韻俱可長章則接續

說去或轉韻或不轉韻皆正格也至其變化錯綜則不可一定

或三句一韻如葛覃首章妻嗜或句句用韻如卷耳後三章或

四句一韻如生民末章四句又或隔句用韻如兔置一三句置

葛覃首章三句為連而谷木亦隔韻抑六章四句逝本與七八

友子為韻而二句荷字亦與五六警報隔韻桑采末章可歌為

韻而一四戾晉二五寇又或頭尾用韻而中不用韻如車攻五

音苦與子亦隔韻更奇或通章一韻而中間以別韻亦句句相叶如七月首

柴叶而中或通章一韻而中間以別韻亦句句相叶如七月首

二句無韻或通章一韻而中間以別韻亦句句相叶如七月首

紙韻而間以發烈揭三字自相叶若潛之三四又或起立二韻

五句已轉紙韻末句福讀甫仍叶起韻亦此類

下二節分承之如有警起二句警字庭字或韻轉而意未轉如

千四章第四句轉飛字而或意轉而韻未轉如七月四章一之

意則仍與上文作四叠句或前幾章用韻後幾章即分頂而申之如魚

仍與上文為叶或前幾章用韻後幾章即分頂而申之如魚

四句意盡下又叠上尾韻而咏歎之更不用別韻如榛苓又或

獨韻起如東山或獨韻結如麟趾或只以一字成韻如哲夫成

城或只以一韻成章如斯干七古人用韻之法出奇無窮三百

篇中已無所不備熟讀自知不可枚舉也

詩貫

卷首下

詩音表

四

詩貫

卷首下

詩音表

五

既久則亦能辨其本末源流之異同得失處政如東坡論畫竹雖未能然而心識其所以然也大抵通韻之法莫妙乎即以詩証詩已可十得其五六此外惟易韻與三百為合孔子象象文言雜卦之韻與風雅之音無二文王周公卦爻之韻稍覺艱奧今周頌節短而詞古其用韻亦較艱奧於國風二雅矣故易詩二書亦可互証則古韻之妙更十得其八九焉他若莊屈左國管荀諸書其源流亦尚相去未甚遠至漢魏六朝樂府古詩則已沿而愈遠論古音者當據詩易二書以正之則是非離合之迹可以較若列眉然讀經畢竟以研窮義理為本此等煩瑣紛

錯用力苦而獲益淺余固未皇以彼易此而反荒其本原之地爾昔在金陵曾與江都李衡山兄同寓其人精於反切著有成書然其呼字也幾無一字與今人同者即未免好奇泥古之失矣今之去古已遠審音正謬於讀書考古中得之終未能親見古人而聆其聲響也惟顯然背戾者不得不從而訂正之豈可膠柱鼓瑟至此耶至愚此編又專為讀詩之便使人易於拾誦而已故一切新奇之論俱未采錄焉

詩音表一

宮音部

平聲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

上聲董腫講養梗迥六韻

去聲送宋絳漾敬徑六韻

此三聲十九韻通爲一部非叶也惟一二古今字音不同者略加反切以便於讀爾

中宮 采葉 僅公三章 蟲蟲仲降 胡攻反草 庸訟 舊叶平聲不知

今如本音 行露 三章 縫總公 羔羊 東公同 小星 一 章 一 三 讀餘放此訟從 三章 句星征乃隔韻

詩音表

卷首下

六

蓬從 虞 二 章 舊叶 仲宋仲 擊鼓 冬窮 谷風 躬中 式微

戎東同 施正 三章 中宮上 桑中章末 封東庸 二 章 中宮 定中 東蓬

容伯兮 二章 疊庸凶聰 免爰 控送 大叔于 松龍充童 扶蘇 二章 豐

巷 舊叶胡貢 送 丰 一 雙庸庸從 南山 二章 一 三 兩 封東從 采

三 同功縱公 四章 同功 七 章 冲陰 八章 容反 東蒙 東山起 二句 無

此體 有 蟲蟲仲降 戎 五章 出車 牆務 轉音達 朋戎 常東 三韻 通也

舊叶戎爲 濃冲 離同 四章 顯公 三章 六月 攻同 麗東 一 章 攻

聰 義 三章 備凶 節南山 誦訥 邦 十章 東江 本通 從用 卬 小 旻

共 巧言 三章 東空 二章 離重 三章 同邦 三章 同功 一 章

蓬邦同從 采菽 四章 中降 二章 公桐 邦 思齊 二章 恭邦共 皇

五 衝墉 七章 從鏞鍾離鍾離逢公 靈臺 後 功崇 聖 有聲 離東 六

融終 既醉 三章 深宗 宗降 崇 見 四章 蟲宮 宗臨 中反 躬 二章 邦

功 崧高 邦庸 三章 戎國 轉古 紅反 同功 六章 訂共 邦 召 二章 頻 葉

中 弘 通庚 躬 六章 邦崇 功皇 通 陽 韻 烈 工 公 臣 工 首 離容 振

一 懲 蒸 韻 通入 蜂螫 轉 式 容 反 蟲 意 轉 小 恭 訥 功 六章 公

東庸 三章 蒙東 邦同 從功 六章 邦從 七章 共履 反 龍 龍 勇 動 疎 總

長發 三章 蒙東 邦同 從功 六章 邦從 七章 共履 反 龍 龍 勇 動 疎 總

五章 反 蒙東 邦同 從功 六章 邦從 七章 共履 反 龍 龍 勇 動 疎 總

篴行 戶耶 反 後 放 岡黃 旼 音 傷 三章 荒將 二章 廣泳 反 方 漢

詩音表

卷首下

七

章末 方將 二章 陽邊 一 章 裳亡 二章 頌將 二章 方良

忘 日月 三章 鏗兵 必良 反 行 擊鼓 行臧 四章 涼勞 行 一 章 景

通梗 韻 養 舟 一 章 襄詳 詳長 二章 唐鄉 姜 桑中 一 章 中 宮 上

於 兩 反 養 舟 一 章 襄詳 詳長 二章 唐鄉 姜 桑中 一 章 中 宮 上

韻 一 疆 良 兄 奔 一 章 堂京 通庚 韻 桑 臧 二章 庭 音 行 狂 載

三 湯裳 爽 行 二章 杭望 一 章 梁裳 一 章 陽 實 房 若 子 陽

章 牆桑 兄 將 仲 子 黃襄 行 揚 田 二章 彭 旁 英 通庚 韻 翔 清

一 行英 翔 將 姜 忘 二章 昌堂 將 二章 裳行 三章 裳揚 臧 二章

章 明 通庚 韻 昌明 光 二章 昌陽 狼 臧 三章 堂黃 英 三章 明

裝 東方 未 湯彭 蕩 翔 三章 昌長 揚 揚 臧 一 章 霜 裳 一 章

○方桑英英行汾沮如○岡兄陟岵○行桑梁營常鳥羽○桑楊
資亡車鄰○蒼霜方長央兼葭○堂裳將忘終南○桑行行防黃
○裳兵行無衣○陽黃渭陽○湯上望宛丘○紡姜衡門
楊牂煌東門之○翔堂傷羔裘○稂京下泉○陽庚國風○行桑七月
二桑斯楊桑黃陽裳霜○霜楊楊羊堂航疆八○場行東山○斯皇
將破斧九○觴裳九○觴將行鹿鳴○享嘗王疆天保○剛陽采芣
三○方彭央方襄出車○陽傷邊秋杜○桑楊光疆南山有○濃
光爽忘蓼蕭○藏脫囊彤弓○方陽章央行六月○鄉央衡反○桑
瑋皇玗戶郎反○央光將庭燎○湯揚行忘汜水○桑梁明兄
詩音表
八

○仇將行經七○王璋棧橫○王璋相王方五○兄慶光喪方皇矣
京疆岡陽將方王六○王方七○王京下武○王京文王有○將明
既醉二○皇王忘章假樂○疆綱三○康疆倉糧囊光張揚行公劉
京三長岡陽糧陽荒五○長康常卷阿○印璋望綱六○陽九
○康方良明王民勞○明王板八○塘羹音○喪行方六○王刑
胡光反尚亡○章兵方四○章章○將往桑采○章資疑王○荒荒蒼七
抑三章尚亡○章兵方四○章章○將往桑采○章資疑王○荒荒蒼七
亦隔韻瞻○相臧腸狂八○疆根行六○將明四○彭鏘方
七○張王章衡錫韓奕○彭鏘光四○湯洗方王二○喪亡荒召
章一○刑忘烈文○荒康行天○方王享二○王烈武可互証康
詩音表
九

庭青堂章二○名清成正甥狗嗟二章○升朋椒聊一章○青晨姓

○鷹弓騰興音伐木三章○鳴萃笙鹿鳴一章○平寧生常棣五章○

丁嚶鳴聲聲生平伐木一章○興陵增天保三章○恒升朋承六章○陵朋

青莪三章○鳴驚旌盈七章○征聲成八章○陵懲敬興汙水三章○庭楹正真

寧五章○興夢六章○蒸雄反陵○兢崩肱升三章○定生寧醒成政姓

節南山五章○領騁七章○平寧正九章○林通入○蒸夢定勝憎正月四章○陵懲夢聖

雄五章○令騰崩陵懲交三章○程經聽爭成小旻四章○兢水六章○令鳴

征生四章○兢水六章○冥頌無將二章○領屏桑扈二章○弓繩采芣三章○營

成黍苗四章○平清成寧五章○青生若之華二章○生楨寧文王三章○陟薨登馮

詩賈

卷首下 詩音表

十

興勝縣六章○成生九章○營成靈臺一章○聲聲寧成文王有聲一章○正成丞七章

○靈寧生民二章○登升八章○本以飲今八章○涇寧清馨成鳧鷖一章○寧城七章

章明此詩○卿蕩三章○刑聽傾七章○今通入○政抑三章○繩承六章○盈成十章

○競梗桑柔三章○性聽雲漢一章○星羸成正寧八章○營城成四章○

平定爭寧江漢二章○靈驚常武三章○平庭六章○城城瞻卬三章○成頑維清一章○

聲鳴聽成有聲三章○此承起處庭○庭敬二節○聲寧今城交五

獨盈寧人○良相三節○定命○齊章末○崩騰朋陵○乘騰弓

綬增磨懲承五章○成聲平聲聲那二章○成羹本平爭疆○祖二節

○勝乘承三章○聲靈寧生殷武五章○以上音

宮音部二

入聲屋沃覺藥陌錫職七韻通為一部

得服舊讀蒲北反○側關雎二章○谷木葛覃一章○莫莫獲穀敦二章○角音

錄亦族麟趾二章○角屋獄獄足行露二章○革絨食羔羊三章○側息殷雷二章

不必鹿東玉○野麋二章○鞠覆育毒五章○箭翟爵簡兮四章○適益適北門二章

○側特惡鄘柏舟二章○束讀讀辱三章○麥北弋桑中二章○祝六告

千施三章○麥極載馳四章○簣錫璧緯較譴虐淇奧三章○陸軸宿告考

○落若三章○極德四章○側服有狐三章○麥國國食正麻二章○席作細

○飾力直羔裘二章○食息狡童二章○樂譴藥漆洧一章○告鞠南山三章○克得

詩賈

卷首下 詩音表

十

得極四章○薄鄰夕載驅一章○裨服葛屨一章○曲賈玉玉族汾沮洳三章○棘

食國極二章○輻不必○側直穉億特食伐檀三章○麥德國國直碩鼠二章

○鑿穉沃樂揚之水一章○篤矧二章○翼棘稷食極二章○六煥無

章棘域息○碩獲二章○玉屋曲小戎一章○棘息息二章

章棘域息○碩獲二章○玉屋曲小戎一章○棘息息二章

章棘域息○碩獲二章○玉屋曲小戎一章○棘息息二章

章棘域息○碩獲二章○玉屋曲小戎一章○棘息息二章

章棘域息○碩獲二章○玉屋曲小戎一章○棘息息二章

章棘域息○碩獲二章○玉屋曲小戎一章○棘息息二章

翼服服國三章○翼爽服革一章○奕鳥釋車攻○澤作宅鴻雁二章○
蘆石錯鶴鳴一章○穀石玉二章○霍夕客二章○谷東玉四章○穀粟穀族黃
一○遂宿畜復我其行其苗反○特章○閭葉斯午翼革棘四章○祿
僕祿屋三章局反○踏吞蜴章特克則得力七章屋穀祿祿獨十三
○德國雨無正夕惡二章○粟獄卜穀小宛木谷六章○作莫度獲巧
四○蠅得目極側何人斯八章○食北巷伯六章○鞠畜育復腹德極四章
○濁穀四月○息國北山四章○與蹙蹙戚宿覆小明息直福五章○棘
稷翼億食福一章○踏碩炙獲格福醉三章中問庶錯度韻另叶食福式稷救極
億章○霖渥足穀二章信南山翼或反○稽食章○穀碩若一章○滕賊
詩貫
卷首下 詩音表
主
二章黑稷福四章○白駱駝若三章○翼福二章○栢奕憚穎弁一章○棘
極國二章○的都略爵一○福德五章○息疆音極菴柳一章○綠綢局
沐一章○沃樂二章○束獨白華一章○翼德七章○側極絲續一章○炙酢
三章○翼國文上三章○億服四章○德福六章○翼福國三章○直翼五章○備
蒲北福五章○赫莫國獲國度廓宅皇矣一章○德色革則七章○伏濯鬻
躍二章○式則三章○德服四章○減匹有聲三章入績辟五章○北服六章○
夙育稷一章○旬疑食四章○炙膝粿行革二章翼福四章○德福既醉
俶告三章祿僕七章○福億二章○翼德翼則五章○息國極恩德民
三章○懌莫板二章○虐諸踣諸樂四章○益易辟辟六章○辟音辟蕩一克

服德力二章國德德側四章○告叶抑二格度射七章賊則八國武
德棘三章○削爵淑溺濯五章○稽食六章鹿穀谷九章○迪復毒十一
穀垢之音此四聲通作獲赫章極克間韻力章○伯宅二章
執伯踣濯四章德直國碩伯八章○則德一○德則色翼式力二章○易
辟一章○懷厄章○貊國伯壑籍六章○棘極三章○德德六章○翼克國武
五章○貳極愚識織瞻印四章○相轉音昔與德字清廟前○稷極
前四句天○柞澤載艾○角續良邦三○路維維敦敦作三○德
民乃問韻○柞澤載艾○角續良邦三○路維維敦敦作三○德
則四章○德服賦五章博敦逆獲七章○稷福穆麥國稽閣宮二○稷三諾
若七章○栢度尺為碩奕作碩若九章○數奕容憚那三昔作夕恪四○
詩貫
卷首下 詩音表
主
續適殷武三國福四章翼極五章
商音部
平聲真文元寒刪先六韻
上聲軫吻阮旱潛銑六韻
去聲震問願翰諫霰六韻
此三聲十八韻通為一部
訖振三章○秦人三章○蘋濱一章○麋春野屬一○緡孫彼稷
○轉卷選三章○淵身人四章○洵信五章○薪人凱風○榛谷
力珍人人簡今四章三章○千言三章○泉欺四章○門殷貧艱門
反人字咏歎奇格

○鑲管二章○酒免音○新臺二章○天人杓舟○展神顏○媛子
○奔君○零力珍○人田人淵○千定中○人烟信命○音民
○偶宣○潤寬○言談○倩盼○人垣○關關○連連
○言言○遷二章○墮貧○怨岸○宴旦○反六○天人○薪申
○乾歎○歎歎○難有○潛昆○昆昆○噶瑞○奔大○館館
○細衣○園檀○言將○仲子○田人○人仁○叔子○慢罕○田三○章章
○晏晏○彥彥○旦爛○鴈女○順問○言餐○寮寮○人人○章章
○墮阪○遠東○門之○薪人○信揚○水水○門雲○雲存○巾員○出其○東東
○薄婉○願一○渙蘭○一章○還間○肩僂○還一○顛令○明東○方方○未未○變變
詩貴
卷首下
詩音表
齒

○無羊○年年○泰泰○四四○親信○節節○山山○鄰云○慙慙○正月○十十○電令○力力○震震○反反
○交三○章章○若若○讀讀○本本○音音○天天○人人○章章○天天○信信○臻臻○身身○天天○雨雨○無無○正正○天天○人人○人人○一一○章章
○先瑾○忍忍○墮墮○小小○升升○山山○泉泉○言言○垣垣○人人○艱艱○門門○云云○何何○人人○斯斯○陳陳○身身○人人○天天○章章
○翻人○信信○巷巷○伯伯○幡幡○言言○遷遷○天天○人人○人人○五五○泉泉○新新○人人○三三○章章○為為○天天○淵淵○月月
○濱臣○均均○賢賢○北北○山山○塵塵○痕痕○無無○將將○大大○車車○一一○章章○痕痕○熒熒○衍衍○孫孫○楚楚○天天○章章
○引六○山山○甸甸○一一○信信○南南○山山○雲雲○霧霧○寶寶○年年○三三○田田○千千○陳陳○人人○年年○一一○章章○翰翰
○憲桑○尾尾○霞霞○見見○宴宴○頻頻○升升○樊樊○言言○青青○蠅蠅○寮寮○人人○三三○筵筵○秩秩○音音○傳傳○賓賓○筵筵○恭恭
○音音○消消○反反○幡幡○還還○僂僂○三三○泉泉○芹芹○旂旂○二二○章章○命命○申申○三三○反反○遠遠○一一○章章○遠遠○然然○二二○章章
○天天○臻臻○矜矜○柳柳○三三○章章○田田○人人○一一○章章○燔燔○獻獻○二二○章章○玄玄○矜矜○同同○民民○不不○黃黃
詩貴
卷首下
詩音表
圭

漢人田命命年五章○彈翰漢五章○天人三章○天承三章○
人清廟○命已轉音顯純命首節○典禋章首○人訓三節○簡
反反執競○年人臣工二○渙難身訪落章末三字○耘畛載芟
○年天間桓章末與起二○對轉音命般章○駟燕有駟三章○芹旂
泮水一章○山九遷虔挺閑安六章

商音部二

入聲質物月曷黠屑六韻通爲一部

實室桃夭三章○撥捋二章○祐禎三章○厥懷說二章○伐芟甘棠一章○七
吉一梅一章○出卒述四章○濶說擊鼓濶活五章○葛節日旄正一章○日
詩賁一卷首下詩音表

六

室栗漆瑟一章○活歲發揭孽竭四章○說說三章○場築伯兮
日疾三章○實噎三章○役月佶桀括役渴君于二章○葛月采芣一章○
室穴日三章○栗室卽東門之章○達闕月三章○日室室卽東方
章月闕闕發二章○桀恒甫田二章○漆栗瑟日室三章○七吉無衣一章○
日室葛生五章○漆栗瑟二章○穴慄黃鳥中句○鞞結一三章○實室
三章○發傷恒匪風一章○閱雪說三章○祓芾候人一章○七一結鴈
章○發烈禍七月一章○垤室東山三章○實日秋杜一章○徹逸月
之交○血疾室雨無正一章○烈發害五章○律弗卒六章○烈發害四章
八章○血疾室七章○渴括車恭一章○設逸賓筵抑必秩三章○撮髮說士二

章實吉結三章○卒沒出漸漸之石二章○陟漆穴室章○弗佗忽拂皇
八章○月達害生民二章○副音廢○栗室五章○輒烈七章○抑秋匹
假樂三章○密卽六章○揭撥世私烈反八章○舌發三章○奪說二章○
達傑載芟三章○捥栗櫛室二章○撥達達越發烈截二章○鉞烈遏藥
達截伐桀六章

詩賁

卷首下

詩音表

七

詩音表二

角音部上

平聲魚虞二韻

上聲虞語二韻

去聲御遇二韻

此三聲六韻通爲一部

硃瘡痛吁

卷耳四章○華家音姑桃天一章華家今在麻韻○豈夫

免置章隔

○楚馬二章後反漢廣○驍駒三章○居御鵲巢○管金一章

下音戶後

女三章○牙音家行露三章○華車一章○葭音犯伯吾虞

詩賈

卷首下 詩音表

大

騶虞一章

然下章虞仍獨韻○茹據愬愬二章○羽野音清後雨

則此虞犯

即讀今音亦可○處馬下三章○下苦三章○羽阻一章○

雨怒一章

○故露一章○處與施止二章○舞處簡今○候舞虎組一章○

虛邪音徐

且北風一章○狐鳥車三章○妹隅闕靜女一章○虛楚定中○雨

母蟻蠅二章

惟章未○旗都組五子二章○瓜音孤瑤一章○楚南揚之水二

章○許三章

○汧父父顧葛藟一章○野馬馬武叔子田○馬組舞舉虎

所女大叔

射御三章○濡侯音胡淪一章○路祛惡故遵大路○

車華瑤都

一章○蘇華都且扶蘇一章○楚女女揚之水○閨茶茶且

隱娛門二章

○乎且乎漆洧一章○著素華章一○團瞿夜音莫東方

三章○鯢雨二章○如莫度度路汾沮如○咭父陸咭

女土土所頌鼠○莫除居居○樞榆葉音驅愉山樞○芻隅

迨胡故迨二章○楚戶者音者三章○杜涓踞父一章○祛居故

○羽羽監悉怙所鴉羽一章○楚野處葛生一章○夜居三章○苦下與

驅續詞屢鼻下四句玉屋曲可轉平聲叶○楚虎虎禦黃鳥○平

渠餘乎與權輿一章○鼓下夏音宛正二章○羽下粉東門之○紵語東門

○顧子墓門二章○馬野駒株二章○楚華家二章○羽楚處蟬

○股羽野字下鼠戶處七月五章九十兩瓜壺直樗夫六章圃稼

古夫穆麥亦間韻○雨土戶子二章鴉鴉二章据茶租瘡家三章○野下

詩賈

卷首下 詩音表

克

宇戶二章羽馬四章○渚所處九章○胡膚瑕音胡很跋二章而○馬

鹽處四章壯下羽鹽父三章○華夫皇華一駒濡驅諏二章○豆反故

具孺六章常棣家祭圖乎八章○許冀野父顧二章伐木涓酤鼓舞暇音涓

○固厚音除庶天保一章○作音莫家故居故二章五章考音知後音

車四章○華塗居書四章○枸櫞焉後戶然二字讀今音亦可○涓

寫音語處蓼蕭一章○茹獲音說六章○鼓旅采芑三章○午馬慶所吉

羽野寡音古鴻一章○野渚鶴鳴一章○牙居祈父一章○羽黍處父黃鳥

居家行野一章○祖堵戶處語斯千章○除去芋三章○餽胡具無羊魚旗

○瘡後口音口愈侮二章正月雨輔子九輔輔十章○徒夫馬處四章

○圖章鋪一章無正 夫夜二都家七○土沮小旻一章且辜懽懽辜巧
一怒沮樹數口厚五音○舍舒暑想三音舒車肝何人斯○者謀
音虎巷伯○雨懼女子一章○夏暑子四月○下土北山○土野
模六章
暑苦雨罟一章除莫庶暇顧怒二處與女四章○庶錯度錯七故反
亦屬奏則故祿去聲六章○廬瓜沮祖祐信南山○鼓祖雨黍女甫田
間韻奏反六章
○涓寫寫處一章○扈羽胥祐桑扈一章○譽射音孫車二章女舞三涓寫
四○楚旅賓筵一章鼓奏祖二語殺五章○蒲居三章○管子予馬予黼
章救股下紓予三章○裕瘡三章駒後軀取五附屬六章○餘旗肝
都人士一章○鯁鯁者四章○御旅處三章○隅趨二章○虎野夫暇
詩貫 卷首下 詩音表 三

何草不孤車四章○昇祖五章○旅野女興明七章父馬濟下女宇
黃三章徒家五附後奏音祖侮九章○瑕胡入舊謂無韻者非四章○据
柘注音路固二章皇矣怒旅旅祐下五附禡姥音侮八章○許武祐下武
呱訐路三章○御聲音古行音本侯樹侮三主齏四章○渚處滑脯
下三章○野處旅語三章○厚主三章○怒豫淪驅板八章○呼夜
章○偶愚抑一章皮虞五章○宇怒處圍四章○沮所顧助予四章
去故莫虞怒二章○馬居土五章○下甫一章若遇反賦二茹吐甫
茹吐寡禦五章舉圖舉助補六章○祖屠壺魚蒲車且胥韓奕三章士許甫
嘆虎居譽五章○車旃舒鋪一章○許虎土三章○祖父章常武一章父旅浦

王處緒二章武怒虎虜浦所四章○後鞏音祖後瞻叩七章○福音保音補
一○岨保天作○牟模音裕轉音夏章思文○茹求渠音禽臣工○夫
穀音耦四句一韻○惡敦音夜譽振驚二節○虞羽鼓圍奏舉有音
分承首○黍稌自為韻○沮魚福乃間韻也○祐福瑕音古載○
句替韻○黍稌自為韻○沮魚福乃間韻也○祐福瑕音古載○
馬且旅繫主音馬兩節○後劉音功大武○下家訪落節○穀活
音襲載一節○穀活女笱黍一節○駟音胡魚祛邪音徂四○下舞有
章○武祖祐四章○黍稌土緒一節武緒野虞女旅功音父魯宇
輔二祖女三章蝦魯許宇八章○與鼓祖那篇一節首句若○祖祐所
烈祖一節○武楚阻旅所緒一節武
詩貫 卷首下 詩音表 三

角音部中
平聲歌麻二韻
上聲寄馬二韻
去聲箇禡二韻
此三聲六韻通為一部

皮音淞純蛇音陀羔一章○沱過過歌三章江有汜○葭貳騶虞一章○離音施式
反新臺三章○河儀音他栢舟一章○珈佗河宜反何老一子偕○皮
讀本音亦可○猗儀音他栢舟一章○珈佗河宜反何老一子偕○皮
儀為音鶴相鼠一章○猗儀音他栢舟一章○珈佗河宜反何老一子偕○皮
嗟儻三章○羅為囉音吡免爰一章○麻嗟嗟施麻一章○宜為細衣一章

今人支韻○加宜女日雞鳴二章○吹昌戈反和一章○左我有秋杜一章○何多風
末章○差音麻娑東門之粉二章○池音沱音麻歌東門之一章○陂音荷何爲沱澤
一魚麗多嘉四章○綺儀綺音羅東山四章若○綺渠禾反叱嘉破斧二章○黼多
一章○綺多嘉四章○椅於戈反離儀湛露四章然○莪阿儀菁義一章○駕猗
馳音陀車攻六章○何醯波音蛇斯于瓦儀魚賀反罹九章○阿池訛無羊二章
○猗何瘳多嘉嗟節南山二章○河他小旻六章○拵居我反拖徒可反佗七章
○禍我可何人斯二章○議爲北山六章○左宜裳華四章○難乃多反那桑扈三章
羅宜鴛鴦一章○何嘉他頽升一章○俄傥嘉儀賓筵四章○阿難何關桑一章○阿
縣蠻一章○波沱他漸漸之石三章○戕宜械模二章○阿池皇矣六章○賀佐下武六章
詩賁
卷首下
詩音表
三

一 皎僚糾情月出 皓慟受慳二 照燎紹慘當作燥 巢茗切防有
 一 蓬朝切羔裘 膏曜悼三 飄飄道弔匪風 味媾侯人 蕭
 二 下泉苗勞 四 蓼蝟七月 棗稻酒壽六 菜綯七 蚤韭八 譙
 脩翹搖鳴鵲 四 鈇道休破谷 蒿昭恍倣教 二 哀求常棣
 二 埽簋牡鼻咎伐木 二 柔憂采薇 郊旄旄出車 單酒樂南有
 二 考杻壽茂南山 四 草考淇露 昭囊好形弓 舟浮休
 四 營猶醜采芑 四 好阜草狩車攻 苗巖旄三 戊音禱好
 阜阜醜吉日 一 啓勞驕鴻雁 三 苗朝遙白駒 苞茂好猶斯 一 章
 矛醜南山 一 沼樂紹慘虐 泥效反 一 章 酒殺十二 交卯醜之
 詩貫 卷首下 詩音表 音
 一 勞鬱七 憂休八 流休五 猶集轉音就韓 咎謀道小 旻
 一 道草擣老首二 醕究七 荀後八 盜暴巧言 好草巷伯 受
 昊六 蒿勞一 葵洲如猶鼓鐘 三 飽首考楚茨 酒牡考刀
 毛骨信南山 一 阜好葵二 觥柔放求桑扈 四 首阜舅類 三 章
 鶴教車恭 二 藻首鎬酒魚藻 一 漉消驕角弓 浮流髦憂八 苗膏
 勞黍苗 一 幽膠三 茅猶白華 二 炮醕瓠葉 四 高勞朝漸漸 一 章
 一 首醫飽茗華 三 草道何草不 四 臭孚音浮 文 一 概趣舍九 反 械
 一 燎勞早麓 五 廟保思齊 三 德音 造五 求孚下武 二 欲音 猶禮 孝
 有聲 三 道草茂苞衰秀 好生民 揄蹂吳 七 斗考行章 四 子
 三 章

音 走德音兜假 一 舟瑤刀公劉 曹牢匏四 游休首二 休速攸
 憂勞休民勞 二 寮驚笑堯板 七 祝側 究蕩 三 酒紹抑 三 荀
 響報六 漏觀七 昭樂慘貌教虐 七 章 一 寶好桑柔 六 寶保崧高 五 章
 一 道考韓奕 一 章 到樂五 浮滔游求江漢 一 章 首休考壽六 子游騷武
 三 苞流五 章 收瘳瞻印 一 章 有收二 隔韻 優憂六 章 受密轉音穆 昊 子
 周登迺 音 嶽音 效音 后時 過前 一 章 后後 離 三 章 考壽保載 三 節 造疾考
 孝閔 子 小 烏蓼小 末 一 章 苗庶載 三 節 糾趙蓼良邦 一 節 朽茂節 二 章 紕
 依觥柔教 休絲衣 中 一 章 受造酌 章 中 句 周嶽般 章 前 半 牡酒有 二 章 藻
 躋躋昭笑教 三 章 菲酒酒老道醜三 陶囚五 章 觥搜七 章 球旒休紕
 詩貫 卷首下 詩音表 音
 柔優道長發 四 章
 以上皆角音也而當分爲三部雖分三部而古音亦多相通者
 則末異而本同故也角部獨無入聲亦非無入聲也角音平上
 三聲轉爲入聲則統在宮部入聲內而不另爲部徵音亦然
 徵音部
 平聲支微齊佳灰五韻
 上聲紙尾霽蟹賄五韻
 去聲真未霽泰卦隊六韻
 此三聲十六韻通爲一部

采友音以關○萋萋葛覃一章此三句氏歸私衣否反房以母音米
○崑嶺懷卷耳二章○繫綬繆木一章○達仇渠之反免○采有音以
○枚飢汝墳一章○肄棄二章○尾燬燬邶三章○趾子麟趾一章○止事采繁一章○祈歸
○薇悲夷草蟲三章○敗憇甘棠二章○拜說三章○子哉殷雷末同○堅
謂標梅三章○汜以以悔江汜一章○脫聲悅吹三章○李子彼襮二章○微矣
衣之飛五章○衣裏矣已練衣三章○綵治說羽其反三章○靈來來思終風二章
瞻瞻寐嘆三章○思來雄雉三章○厲揭苦菜一章○子否否友四章
菲體違死谷風一章○遲遲邇邇齊弟二章○止以三章○濟肆堅六章○微歸式微一章
○久音以施二章○尾子耳四章○水淇衛思姬謀音煤泉一章○涕爾弟弟二章
詩貫
華邁衛害三章○哉之哉北門敦反○遺摧三章○咥罪歸北風二章○燁
美靜女二章○夷美貽三章○泚濁鮮音卑新○逝子害二章○玼翟
轉徒豳豳三章○倒反帝老二章○指弟煥燦一章○齒止止俟相鼠體禮
禮死三章○紕四子昇干旄一章○濟閼載馳二章○去其懷三章○子尤其
反思四章○頎衣子妻妹姨私頎人一章○夷脂躋犀眉二章○出絲絲謀
淇工期媒期氓一章○婦房以反○寐遂知思五章○思哉六章○淇思之一竹竿一章
右音以○支鵬鵬知遂悸芄蘭一章○背海伯兮四章○綬屬矣帶二章
○李玖音几木○離靡黍離各章○期哉塘矣來思君于子
○懷歸揚水一章○末而章葛藟二章○而章首葛弟亦
○懷歸首水子亦○涖母母有隔韻此類甚多今不盡釋

艾歲采芣三章○李子子玖三章○子里杞母將仲子一章○懷畏三章○消
士二章○衣歸半四○淒淒子夷風雨一章○晦已子喜三章○佩思來音
○晞衣東方未二章○崔綏歸歸懷南山一章○每母音三章○每思盧令三章
唯止水三章○濟滿弟二章○提辟掃刺二章○哉其知知思有
桃章○吧母二章○已止一章○寐棄二章○偕死三章○而各章子○外泄逝
末○二章○逝邇外蹶蟋蟀二章○比弟飲秋杜一章○淒淒渭躋一草
已浹石止三章○梅止裘渠之反○終南一章○棣棣醉晨風三章○氏思之佩
渭陽○逝邇三章○遲飢衡門一章○鯉子三章○肺哲音制東門二章○斯
知已矣一章○梅萃訊二章○衣悲歸素冠二章○枝知一章○蔚隣飢
詩貫
候人四章○梅絲絲驥二章○著師下泉三章○火音○衣歲報趾子歌喜七
一遲祈悲歸二章○火華三章○狸裘四章○子歲五章○歸悲衣東山一章○畏懷
二室音至三章○子室賜鴉一章○衣悲歸九章○尾几一章○駢遲歸
悲四章○止杞母四章○驥絲謀皇華三章○華弟一章○威懷二章○薇歸采
隔一音○來三驥依腓五章○矣依思罪遲飢悲哀六章○牧轉音○來載平
棘轉紀其反旆旆二章○遲妻音○祁歸夷六章○妻悲妻悲歸秋杜二章○來
至恤音○偕近音○通章四章○鱧旨魚麗二章○鯉有三音○有時六章○桑綏
嘉魚三章○來又音○臺萊基期南山一章○杞李母已三章○泥弟弟豈蓼
章三章○晞歸湛露一章○載喜右形弓二章○止喜音○里子二章○喜祉久

友鯉矣友章六○芭畝泣試采芭止止試三肅威章四○伏柴
作學車章五○有俟友右子吉日三章矢兕醜章四○其艾斯音止嘯庭燎二章
攻五章○水海隼止弟友母汚水一章○士止新父二章○來期思白駒三章○富反二章
行野三章○飛躋斯干四章子地九章禡禡地為陀者非○師氏縶毗逆節三章
章仕子已殆仕四惠戾屈塊夷違五載意正月十章○徵徵哀月
之交時謀萊矣章五里八戾勸兩無正二章退遂瘁子訊退四出音
瘁章五仕殆使子使友章六○哀違依底小見二章止否謀艾敗章五○知富
儀又小宛二章采子房以子似三章○斯提羅伊之一章梓止母裏在
章三嘽淠屈寐章四伎雌枝知章五○威罪巧言一章社已二章斯虞階伊幾章
詩貴章四下詩音表
然未四句何○易知來祇何人斯笺知斯章七○箕謀巷伯二章工子詩
多何亦可韻○頽懷遺谷風二章鬼怨三章○蔚瘁夢我二章恥久恃恤至三章
之七○七砥矢履視涕大東一章來疾章載息去聲三章來服古音勃裘試章四
淒腓矣歸四月二章卉梅尤章四紀仕有章六徽棖哀章七○杞子事母北山一章
○啗音悲同二章○祀音伯音以楚茨備戒位止起尸歸遲私章五
理畝信南山一章○畝音耕音疑止士南田一章止畝喜右否畝有敏音每章○
戒事和畝一章大田二章種火章二妻祁私穉穉利章三止子畝喜章四○止茨
師瞻落一章○右有有似裳華四章○秣音艾音鴛鴦音摧綬章四○期時來類并
○牽逝友喜車聲一章幾幾章三○旨偕賓筵一章又時章二止傲郵羽其反史

恥謂息識又五章二句○尾豈魚藻二章○淠音駟屈采菽二章維葵脆哉
戾章五○惕察過苑柳二章○厲音萬過都人士四章○牛音疑音哉黍苗二章○愛謂桑
章四○外邁白華五章早底八章○食誨載縣蠻○時右文王一章已子子世士
世章二止子章四帝易六章○淚止子大明四章子妹渭五章○飴謀龜時茲絲
章止右理畝事章四拔兌駟象章八○濟子弟旱麓一章藹枚同章六○母婦
房以反思章二妻弟問韻數音異音士音無音韻音者音非○駢音樹音皇音矣音拔兌對季季
齊一章類比悔社子章四○亟音來音靈音臺音○芭仕謀子有八章○祀子止
生民章二副方二章害祀子章二字翼音異音施音穉音四章音芭音秬音秬音芭音負音祀音惟
脂歲章七時祀悔問韻八章○葦履體泥弟爾行葦一章○時子匱類音五章
詩貴章四下詩音表
士子子章八○紀友士子位假樂四章○依濟公劉理有章六○茲
館子母音酌音茲音疊音子歸音茲音既音子音暨音○飛止士使子卷阿妻
啗章九○惕泄屬敗子民勞四章○蹶泄音板音二章○濟毗迷尸尿葵音資音師音五
笺圭音搗音壞音畏音七章○類音懟音對內音三章○式音止音晦音時音舊音七章○疾
聲音戾音抑音逝友子章六李子章八絲基音九子否事耳知子音十子止謀悔
章十二○驟夷音黎音哀音章音隔音韻音資音疑音維音階音三章優音逮音六章里喜忌音十章隧音類
對醉悖音十三○推雷遺遺音推音三章紀音宰音氏音右止里音七章○事式音二章
邁音都音歸音六章○驟音啗音齊音歸音八章○解位音韓音奕音妻子止里音四章皮音黑音六章
理海音三章子似社章四子已章六○士師音常音武音塞音來同歸章六○惠屬

卷下 詩音表
士七○辟解去聲 辟解 三章 入聲與角音同
羽音部
平聲侵重鹽咸四韻
上聲寢感琰賺四韻
去聲沁勘艷陷四韻
此三聲十二韻通為一部
林心免置 三章○三今標梅 二章○風反方情 四章○音南心 三章○南心燕燕 三章
風心三章○音心雄雉 二章○甚耽氓 三章○檻莢敢大車 一章○矜心音十矜 一章
風林欽晨風 一章○林南林南株林 一章○舊儼枕澤陂 三章○鬻音匪 一章

卷下 詩音表
四章三句一韻舊叶殊聲
羽音部二
入聲緝合葉洽四韻通為一部
揖螫螫斯 三章○及泣燕燕 二章○葉涉苦葉 一章○葉膝膝甲 二章○濕泣濕泣 二章
及有有雅 三章○駢合駢合 二章○葉非今當 四章○葉捷采薇 四章○葉集集大 四章
及皇皇華 一章○合翕常棣 七章○葉捷采薇 四章○葉集集大 四章
○揖及棣樸 三章○輯洽板二 一章○業捷采薇 四章○葉集集大 四章

詩貫卷一

婁江張欽著

國風一

詩首國風者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雅頌乃朝廷郊廟之樂章原性情而序人倫必自此始也當分三卷一卷二南居首而邶鄘衛次之南北之部分興亡之軌著矣二卷王風繼以畿內之鄭與二南對下乃序外侯之國也豳風在後者反其所自始以明變之可正故周公居東時之詩附焉

周南

周召皆地名也南南方也其時紂都河北而文王之化漸被

詩貫

卷一 國風

一

於東南六州故詩以南名近表文王之化亦以遠紹大舜之音南風薰和乃生育之方故文王樂名亦曰南也其詩得之國中者編於周南而漢廣汝墳亦及侯國之詩見天下已有可平之象得之侯國者編於召南而自甘棠以下則武成康西周盛時之詩附焉騶虞之篇仍以文王詩終之蓋二南之詩皆以文王為主故也餘說則未傳詳矣

關雎后妃求淑女以共內職也四始皆尚賢關雎后妃求賢於內也鹿鳴文王求賢于外也故大雅頌之首皆曰濟濟多士文王之德之至尤驗於作人造士之無方也讀關雎而知文

王之刑于有素矣○此篇仍當爲后妃求賢之作序義本精

但立文拙耳朱傳改爲宮人頌美后妃雖本匡衡然按之本文未見明確窈窕二字自騷賦古詩以來皆作形容虛活字今欲於此句中包盡后妃聖德不免費力推廓而究竟未有頓著處也何如作求賢解則此詩句句是求賢之誠好賢之篤而后妃之賢自見試思堯舜三代聖治之盛聖德之大有出於求賢之外否內官九御準外官九品其貴得一人也且女愿莫如后妃不妬忌卽此便可爲聖女然求之於詩皆所謂不妬忌之效而非其實也惟以此爲求賢則聖女之德宏矣而不妬忌之實亦見焉且於情事又極熨貼蓋惟后妃求女則雖極言哀樂而自無淫傷之嫌不然而輾轉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以爲出之文王固非禮卽出之宮人亦爲不類耳又此下二篇皆后妃自作斷無反以宮人所作起冠篇首之理則朱傳雖佳未可爲定論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和鳴相應也雎鳩狀類鳬鷖卽俗所稱水鴛鴦也兩雨羣飛而不亂故以興淑女淑善也如邶風所歌寒淵溫惠而淑慎其身者斯可謂之淑女矣窈窕幽遠之意逮聚也大雅以爲民

詩貫

卷一 國風

二

迷同好亦善也羣居和壹而不爭貫魚順序而無拂此之謂善
聚也言有關關然之好鳥羣集於河洲之上矣則豈無窈窕深
居之善女可與君子善聚者乎此章蓋先明欲求之故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北蒲
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音以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力到反

二章言未得而憂也三章言既得而樂也荇菜生於深澤而可
薦鬼神以芳潔也故以興淑水流者順流求之也悠遠也寤寐

詩實

卷一 國風

三

思維其所係有甚深遠者故歎其悠哉悠哉不詳言而包蘊多
少情事也采求而得之也芼得而擇之也琴瑟者堂上始奏升
歌之時也友者如琴瑟之同調則始合而和矣鐘鼓者堂下交
作合樂之時也樂則如鐘鼓之宣暢是既和而歡也未得而勞
思寤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既得而不勝喜豫所謂樂而不淫
者也從來惟此爲不淫不傷外此而言閨中之哀樂未有不流
淫傷者夫子之所以歎也其斯爲螽斯麟趾之本乎

關雎三章

詩以言情情之至者性命道德在其中矣十五國之情不

出哀樂二端惟此爲哀之正而樂之和故以爲風詩之冠
而十五國風之或合或離皆準此爲斷也以爲頌美后妃
則須於哀樂外另推出不淫不傷來何如照舊說爲后妃
求賢則所謂不淫不傷者卽於哀樂得之而有餘哉

葛覃后妃率嬪御以勤葛事也日言告師氏對嬪御言也○此
詩勤儉孝敬是后妃之四德序詩者不以爲首而次于關雎
則以四德雖美備猶未若求賢之德爲更大也然自是婦德
之純而爲興周之本故卽次於此焉序謂后妃之本者得之
然須知后妃何以作此也則固所以訓示嬪御者爾蓋求賢

詩實

卷一 國風

四

若渴以共內職及其得之則親蠶親葛相率以敬修其職也
親蠶事煩葛事稍簡言簡以該煩躬桑自有常典可知已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與木隔韻維葉萋萋與諧叶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
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穫爲紵爲絺服之無數
一章追序葛生之初也二章乃言葛成之候也黃鳥三句景中
有情含蓄不盡此時蠶工甫畢嬪御羣處又觀黃鳥之飛集欣
和聲之遠聞能無興懷所事乎先刈之後黃之擇其精備其粗
以供君子朝廷夏服不止后妃自服也然皆服之無數焉非但

惜福惜財其以慰勞嬪御者亦已至矣

言告師氏言告歸薄汚我私薄滌我衣害澣害否房以歸寧父母滿以反

此則萬事成而將歸寧也古者夫婦之禮甚謹有不自言而使
人將命者歸寧之事亦使嬪御告師氏以達于君子閨門之內
儼若朝廷后妃之守禮嚴而文王之刑于至矣深治其私服而
淺治其禮衣事之宜也然亦舉大綱耳細別其或澣或否汝嬪
御可自酌之蓋我將歸寧父母而不及親視之矣

葛覃三章

詩

卷一 國風

五

卷耳后妃懷文王也此三篇皆后妃作○此詩序說始於左氏

曰嗟我懷人能官人也朱子則斷爲后妃懷文王以婦人不
預外事且嗟我懷人其言亦太親暱非后妃所得施于臣下
之詞最爲正當矣但下三章解義略滯須融去之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音杭

后妃以文王行役而思念之託言欲采卷耳而意不存也我所
懷之人者謂文王也蓋已自標題目此千古閨思之祖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音維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首章之我后妃自我也此三章之我爲文王我也詩中我字變
化無窮此處則對彼字而言彼目殷商故我指文王猶曰我家
云耳時文王行役在外以服事殷故所陟者乃彼之崔嵬彼之
高岡與彼之砠而我家之馬已不免虺隤玄黃而卒瘡且我僕
亦已告病矣身旣在彼不得過歸則何不且酌彼之金罍兕觥
以舒抱而消憂乎卒乃如聞其歎息之聲而設問其爲何知其
必有所懷傷而不能自己矣此詩其作于美里拘囚之日也歎
然惟致已懷思勸其善處而初無怨詞雖哀而非所謂傷也

詩

卷一 國風

六

卷耳四章

合三篇觀之關雎求賢舍弘光大故曰后妃之德葛覃訓
功勤儉孝敬故曰后妃之本卷耳懷人真切深至故曰后
妃之志是皆后妃聖德而可以著明文王刑于之化者也
以爲風首不亦宜乎而合樂則先歌鹿鳴三終然後亂以
關雎三終者風自近以及遠樂則由末而反本也

樛木宮人美文王也樂只君子蓋指文王非后妃也○觀易云
其君之袂君可稱亦何疑于君子然妻道無成則福履成之
豈可專其美于后妃哉不若仍照舊說以君子目文王也蓋

逮下雖由后妃而福履則歸君子立言方爲有體且朱子每
議說詩者知有后妃而不知有文王故常補文王於言外何
反忘文王於言中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樛木下垂葛藟乃得上附君子普樂福履自然來同易曰視履

考祥其旋元吉福履二字該之矣彙者繫也荒則繫而掩之繫

則掩而重之綬者安之于始也將則大之於繼成則永之於終

詩

卷一 國風

七

雖只一義而自有淺深樂只君子亦正與君子好逑遙應也

樛木三章

螽斯宮人美后妃也此二篇皆宮人作○頌有太姒嗣徽音則

百斯男句此詩專之后妃可也然專之后妃而文王刑于之

化自可見猶前篇歸福君子而后妃逮下之德自可徵也螽

斯卽七月篇之斯螽非螽也春秋書螽以其爲民之災雖比

物託喻原可不拘然以蝗螽比后妃無乃太不擇乎故螽斯

二字須連舉乃得也

螽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將化其羽比次而起故說說羣生而有振振然振起之勢

已化而齊飛有聲故薨薨羣飛而有繩繩相繼之音旣飛復斂

羽而聚故揖揖羣集而有蟄蟄和合之情歷言衆多之狀總見

羣聚和諧皆由於不妬忌也

螽斯三章

此宮人卽所求淑女之類前篇先美文王此篇乃美后妃

立言有序如此益以知關雎不可云宮人美后妃也

詩

卷一 國風

八

桃夭文王后妃化行於國而于歸多賢女也○霜降逆女冰泮

殺止自九月至二月皆可昏也而周禮乃曰仲春令會男女

者言至其極不是過也然則賦桃夭者雖託物以興亦適符

其時矣至是而于歸禮成所謂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者而男

女之正可知也

桃之天天灼灼其華

音敷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音姑華家今在六麻如本音讀亦可

桃之天天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始進不正後烏能正詩人安知之子之必能宜家哉蓋有驗之

於先者六禮既成于歸及令所謂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而宜家可卜矣故就其時春和景明士女靜好而印物以興之凡桃皆先開華次結實而後放葉故以華之少好興其初歸時實之充盈與其既歸後遂以葉之繁茂興其成家日焉初歸必先得於夫故宜室而曰家女以男爲家也既歸而生育必與其類相和故宜家而曰室乃能安其室也自是而中饋貞吉至于富家大吉家之尊卑長幼無不得其懽心矣故統言一家之人宜也

桃夭三章

免置文王立賢之無方也○墨子書文王舉閭天太顛於置網

詩貫

卷一 國風

九

之中授之政西土服蓋與免置所賦符合雖不可據以實之然此詩之作必因其人既經登用故追述其微時之事以美之也則不特見人材之盛而文王之立賢無方亦顯矣大雅所歌禦侮奔走之臣其亦此類是乎

肅肅免置

與夫隔韻 桼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免置

施于中達赴赴武夫公侯好仇

渠之反

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肅肅者敬其事也丁丁人所聞中達人所見中林則聞見所不及而猶不收其度此豈免置中人也哉而曰桼之丁丁則有其

具矣故興其才之可爲干城施于中達則正其道矣故興其德之可爲民匹施于中林則入之深矣故興其忠之上合而可爲腹心嘉耦曰匹怨耦曰仇然曰好仇卽是嘉匹矣君臣泰交猶男女之匹合故曰公侯好仇與君子好逑不同

免置三章

茅苒文王取材之無盡也二篇美文王得賢之盛已與后妃求賢內外相應也此三篇皆國人作○序謂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取義甚大然只從車前子治產難想出耳何爲如此瑣序不置也朱傳似爲高渾然說來好聽而不中情實至治之

詩貫

卷一 國風

十

世男效耕耘女勤紡織親蠶親葛內職可風乃婦人女子無故羣遊采此茅苒以相樂是豈聖化所宜哉故當純作比說則義無不該而於取材能盡之意尤爲親切可據也

采采茅苒薄言采之采采茅苒薄言有之

采采茅苒薄言掇之采采茅苒薄言將之

采采茅苒薄言結之采采茅苒薄言頌之

三章只用六字分帖實亦奇格初至則采之有者采而得之也掇則左右取之欲其得之多將則連彙收之欲其掇之盡結者以衣貯之懼其將者之或失續者以帶繫之恐其結者之不牢

也只此一物而自始至終分六層寫之曲盡一事之理以之進德而無善不出以之取材而無美不收矣然其次在免置後則編詩者皆以類相從故宜比文王取才之克廣耳舊作婦人之詩實未允協也

茅苴三章

以上三篇文王修身齊家之效及於國人矣桃夭少女而宜其家則俗無不正免置野人而登於國則賢無不升而文王搜揚岩穴之意尚如采掇茅苴之惟恐有遺也其斯與關雎苕菜之意內外相應者夫

詩賈

卷一

國風

士

漢廣化行江漢而游女皆秉禮也○小序德廣所及句極為朱子所訛然玩漢之廣矣四句實有悠然無盡之神故以江漢為比而唱歎王化之廣長也序意甚佳但詞未達耳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俗本誤作息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

泳于向反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以喬木之高不可攀與游女之貞不可犯不可求思乃秉禮守義望而自知其難求非欲求而始知其不可也美游女者一句已足下乃推開說風人於此已觸目見王化之廣薄會心覺聖澤之悠長真有若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者反覆長

歌風人之致也粘定游女說則神味頓減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莫補反

漢之廣矣不可泳

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蕝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以錯薪反興也言游女之難犯者惟其為喬木耳若錯薪中或楚或蕝雖亦翹翹秀起然可刈而取之矣則豈可與喬木比哉當游女于歸之時僅可以之飼其馬駒而已言無能為役也朱傳以秣馬句為悅其人則是開筆不得不以末四句作轉合

詩賈

卷一

國風

主

試思一女子耳既以漢水比其廣又以江水比其長不太濶乎今如此解則可與首章一例作推開說矣

漢廣三章

汝墳化被汝旁而婦人亦知義也此二篇皆侯國作○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實於此詩見之惟其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故其民既知尊王之義而又念父母之恩文王之心雖婦人女子亦共知之矣

遵彼汝墳伐其條校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江漢合流在荊州地今湖廣省也汝水分流在豫州地今河南省也君子曰其夫也怒如調飢者慮其行役之憂虞雖因未見君子然有虐使之者矣不我遐棄者喜其得歸而歡聚雖因既見君子然有撫恤之者矣起下王室與父母也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魚勞則尾赤如游沸釜之中此王室之如燬也出烈焰而轉之清波則真生我之父母矣前兩章虛舍不露此乃注出總結之章法亦妙父母孔邇頌文王只一語已足後世諛上之詞雖累千百何以加之

汝墳三章

漢廣作於荊州汝墳歌於豫州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已由國而達之天下矣

麟之趾化成而麟至詩人推其瑞不在麟而在人也說者以為關雎之應焉○麟趾固關雎之應而亦益斯之推也而不次於益斯者先儒以為必有郊數之瑞焉作者道其實而序者大其事以其為王者之瑞故以之終篇見文王修身刑家由國而達之天下則王道既成故天錫以非常之瑞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音振振族于嗟麟兮

此以麟美文王非美公子也然既無不仁厚則公子公姓公族實乃一體而分形耳故末句單收麟字言自其一家之中而麟已全不必求之外也額在趾上角又在額上公子自身以下者也故與趾公姓與我同祖者也故與額公族同遠祖者也故與角其屬愈疏則其系愈尊其系愈尊則其人亦愈眾矣

麟之趾三章

周南十一篇

詩賁

卷一 國風

西

關雎樂不淫而哀不傷中和之極則也葛覃則樂之不淫者卷耳則哀之不傷者樛木以下皆和樂之應聖化流行則樂長而哀消也末三篇則漢廣之樂不淫汝墳之哀不傷已溥及天下故咸歸中和之極而靈獸至也其序則關雎之三皆后妃作乃文王修身之符也樛木益斯皆宮人作文王齊家之始也桃夭兔置芣苢皆國人作文王治國之效也漢廣汝墳則侯國作而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故以麟趾終之為關雎之應而王道之成也與堯典大學之旨實相表裏召南則皆侯國之詩

且有成康以後之作然次序亦復相近鵲巢至采蘋猶
關雎至螽斯之義也甘棠至何彼穠兮猶桃夭至汝墳
之義也騶虞則麟趾之義蓋二南於對待中有相承之
意於相承內有對待之規故程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
而夫子專舉以訓伯魚也歟

召南

周召固地名而實二公之采地目地亦以著人也二公分陝
雖在武王時其受采已在文王世二南之詩固主於美文王
然實二公錄之以成編而播於樂者也但召公宣政於侯國

詩賞

卷一 國風

五

則月遠日而明生故甘棠之篇斥其人周公爲政於國中則
月近日而光掩故周南之風無其作然左右厥辟實惟二公
則二南目其地而其人亦以著矣如謂必不可目其人則又
說者之固是楚齊之得失耳二南固如易之首乾坤亦如書
之先二典學者宜細繹聖師所訓不學何以遂至面牆之故
則於性情倫理有實益於以措之家國天下而有實際矣此
等紛然聚訟徒費筆墨願一切空之

鵲巢夫人廣德仁下也文王后妃化行南國故于歸之始卽知
夫人能以不專爲義猶周南之關雎也維鳩蓋興姪娣非興

夫人○此詩舊解已似可安然熟玩之乃以維鳩句興之子
于歸反以鵲巢句興百兩將迎矣如此則盈之句尤礙理以
朱傳固云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也今惟以夫人能廣德
仁下與關雎后妃求賢對照則彼以維鳩興淑女此以維鳩
興百兩而鵲巢恰好興夫人興意乃分外清切矣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叶本之音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性不淫而又知歲所在架巢最爲堅固可以見夫人之德故

詩賞

卷一 國風

六

興之子鳩拙而安如女子之德貴乎靜安淑慎故興姪娣國君
之禮夫人自乘其家車故百兩將迎乃著其姪娣之多也言巢
者鵲之巢也鳩且居之有之而至於盈焉是鵲之能容也女以
男爲家今之子于歸則家實夫人之家耳乃諸娣從之而以百
兩迎之送之而成其禮焉則將亦以爲家矣是夫人之能逮下
也陽以大生爲功陰以不專爲義是女德之首也文王太妃之
德南國化之其夫人皆能廣德仁下如此猶之關雎之志也故
詩人美之

鵲巢三章

采蘋夫人躬勤蠶事也猶周南之葛覃。○祭祀親蠶俱屬大禮
朱傳二說並存極是但後采蘋已主祭祀則此可不必復出
況二南遙對則后妃親葛夫人親蠶天然相照今考夫人助
祭既不應配被而解在公爲視濯還歸爲祭畢皆非正祭故
得服次尤可見主祭說之牽強不自然矣若以告桑服編受
繭服副亦非服次而指爲享先蠶之祭則亦太泥蓋既主親
蠶則或編或次俱可又何必纏繞祭祀說哉然雖主親蠶而
后夫人之所以必躬爲者何也將以備君子之祭服也則祭
祀意亦未嘗不兼在其中矣

詩賁

卷一 國風

七

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此兩章言采蘋共蠶事之用乃未蠶時事也繫以生蠶本毛傳
七月篇今時未聞以白蒿覆蠶種也或曰蠶之未出者采此以
洗之令其易出則是奉種浴川之時耳事蠶事也宮所謂公桑
蠶室也祭取備物無于沼于汙只取一繫之理故當爲親
蠶之用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此乃正言其治蠶之事被首服之次也可以常服公所謂公桑

也蠶事最勞朝暮飼之不得稍怠故不脫首服而夙夜在焉又
喜淨潔不可褻污故僮僮竦敬不寧此正親蠶之時也及蠶畢
而歸尚祁祁徐行而有餘愛辛勤其事則未忍遽忘猶服之無
斁之意耳

采蘋三章

草蟲室家感懷於時物之變也猶周南之卷耳故以次此。○此
詩以君子行役未歸而感懷之作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
之意所以被文王之化者深矣文義甚明而說者文離膠固
輾轉穿鑿俱宜一掃而空也

詩賁

卷一 國風

大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降

戶工反

草蟲阜螽是深秋時候也秋光清切最易感懷故嘒嘒聞其聲
趨趨睹其狀不能不言念遠人而忡忡然突提在心庶幾見而
覯之此心乃可放下而降乎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夷

采薇采蘇乃季夏之時也自去秋至此已歷一載道里悠遠而登山遙望時物既變而未卜歸期是以用憂豈感物而興男女之思乎殷殷則聯綴不斷非但忡忡乍動也傷悲則惻然哀痛非但惻惻難忘也既降則喜自生故悅既悅則心已平故夷

草蟲三章

此三篇與關雎之三相對編詩之序也至合樂乃去草蟲而登采蘋所取不同各自一義非錯文也

采蘋季女能敬於教成之祭也采蘋所以成祭衣采蘋所以共祭品故樂歌三終則越草蟲而用此○序謂大夫妻能循法

詩

卷一 國風

九

度以共祭祀朱子既據以為傳矣但有齊季女句却是未嫁之稱則毛鄭主教成之祭言亦非無據且經文宗室牖下既與教于宗室合采蘋采藻亦與芼以蘋藻合則此義可從今融會為一則是此女將嫁為大夫妻故行教成之祭曰大夫妻者小序預言之曰季女者經文質言之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鋙及金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音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逐層順序而末句却是倒點章法同芼苢而又加變化水萍有

三種蘋可茹而浮萍不可茹藻有二種皆可食聚藻其一也祭不厭多品采蘋又采藻廣取以為蒞也既采而盛而烹而奠有序有常而主之者乃有齊之季女少女能敬而文王后妃之化益深矣孔疏昏義云教于宗室此言牖下故知是大宗之廟知非宗子之女者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于宗室乎又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助祭夫氏何故言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為宗子也

采蘋三章

此上四篇皆文王時作

詩

卷一 國風

十

甘棠思召伯也已非文王之世矣故此下繼有武成康王時詩焉○召公輔相四朝享年最久而此篇已屬後人追思其非文王之世明矣孔氏謂詩美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總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愚謂雖專美召伯而實後人之追思則編詩者已將詩之時世注明以示人矣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左氏云思其人猶愛其樹最為簡妙然而非樹也其人也其人

爲誰則召伯也詩人乃言之有餘慕矣收輕于伐拜又輕于敗物之可珍雖至輕而不敢動憇暫於及說又暫於憇人之可愛雖至暫而不忍忘千古去思此爲至矣

甘棠三章

行露貞女矢志也猶漢廣之意○此當與野麋同編而乃在甘棠後則序謂召伯聽訟者亦非無因然而不可泥也或疑教行於女何以反格於男則又太固偶有此詩此事故錄之以見貞女之潔行堅志爲可風耳豈一國之丈夫皆然哉從來貞良以奸穢相形而著雖堯舜之世不能保天下之無一莠

詩黃

卷一 國風

圭

民也列女傳謂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是原已許嫁而未能全備六禮則訟亦有根非全然誣妄惟其如是則女子之不從允見皎皎獨出故詩人高其品而錄之耳傳又謂中人女許嫁于鄆鑿定其人則不可据矣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音豫謂行多露

以浥露之沾衣比無禮之染人自表其冰霜之潔也

誰謂雀無角音錄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音姑何以速我獄雖速我

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音音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音音何以速我訟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

此則直斥其人之詞室家不足尙是婉訴徐申亦不女從則已斬釘截鐵矣雀角鼠牙乃必無之事汝之無家尙非毫無也然旣不足則猶之無耳以此反詰起興此女筆舌亦克畏矣哉

行露三章

羔羊大夫稱職也猶免置之意○文王作人之化直如春風和氣披物薰人驗諸野而免置之士奮其光驗諸朝而羔羊之臣著其度真太和在成周宇宙間矣

羔羊之皮音素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詩黃

卷一 國風

圭

委蛇者從容而有度雖由於朝廷無事亦由於臣職無虧不然而覆餗形渥能無自失其度乎此章總言食於家從於公而無不委蛇自得也正直二字卽從委蛇看出節儉二字則由首二句得之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此承首章來言其委蛇之度自其從公以退食而已然不以私居而失其儀也其委蛇之度自其退食至從公而無不然不以大廷而改其素也故將委蛇句顛在上非便文以叶韻已也

羔羊三章

殷其雷君子未歸而婦人深懷其信厚也猶汝墳之意○此詩情義深至音節和平反復哦吟其味自出不必曲爲深解蓋亦草蟲之亞其間卷耳之風而興者乎然后妃反罹其變此只是行役之常則是文王之德有以撫寧之而復其常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雷聲自遠而近無定在者而有定矣此人去此而不遑寧居本

詩貫

卷一 國風

韋

殷其雷三章

標有梅婚禮及時而女子傷離其父母也猶桃夭之意○小序本云男女及時也正與周南桃夭對桃夭之女人美其宜家家標梅之女自傷其離父母其婚姻之及時同而人歌與自言之體則不同也然惟自傷其離父母乃能共信其宜室家

則異體而實同情所以爲王化之行也若如舊說則正是男女不及時矣不及時而求及時乃欲殺禮而苟合尙可謂被文王之化者耶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攀而取之也梅乃佳卉故以興女人有攀取此梅者則梅將

離其本根人有求取此女者則女將離其父母矣求我庶士言

庶士求我耳婚姻之禮無以女求男者蓋倒句法與周頌駿惠

詩貫

卷一 國風

韋

我文王同亦謂文王駿惠我耳吉納吉也今納幣也謂告期也言梅而見取則始而存七繼而存三終而暨之將辭其故枝矣我而見求則始而納吉繼而納幣終而告期豈能仍居母家乎此與飭風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者同意所以爲風俗之厚而文王后妃之化深也

標梅三章

小星夫人患下而衆妾安命也○此爲衆妾美夫人之詞則亦周南樛木螽斯之意或謂小星一詩有三益焉后夫人聞之則知恩宜逮下天子諸侯聞之則知嬖寵不可並嫡女御聞

之亦知才色不足恃而義命所當安然末句殊有道氣學者終身誦之消却多少怨尤矣豈徒爲益之三也哉

嚳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嚳彼小星維參與昴音肅肅宵征抱衾與綢寔命不猶

嚳明貌三五望也禮運三五而盈謂望月也月朔後在西望時在東三五在東光滿極盛而小星隨之亦嚳然而有光月能分照而不奪其光也參星大昴星微較之於月則皆謂之小星而星又自有大小此定分之秩然者卽天之所命非人之所能爲也故衆妾如小星之無名者幸夙夜在公得效其侍御之勤是

詩貫

卷一 國風

壹

天命之不同大分原當如是也其如參昴之有名者則抱衾與綢而得邀侍寢之寵是天命之不猶隨人又各相懸也文王后妃之化行而南國夫人皆能惠下至使妾御知以義命自安乃如是嗚呼至矣

小星二章

江有汜夫人悔過而衆妾無怨也此二篇蓋鵲巢之應○此詩作於已悔而迎之時與上小星同爲樛木螽斯之對已有性反安勉之殊就二詩觀之而江汜又愈降矣然悔乃改過遷善之機固大易之所貴而春秋之所予也是以君子取之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沚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猶有決出之汜岐出之渚別流之沚不獨成一江也奈何子歸而不我偕欲獨成其家哉然始雖棄我而悔心旋生猶決出而已復入也且有以處我猶岐出而仍安流也于是與已往來而嘯且歌猶別流而且並行無礙也嘯承悔字歌承處字末句蓋雙收上兩章也以用也與偕也過相過也

江有汜三章

詩貫

卷一 國風

美

野有死麕貞女懷春而表其無沾穢也○此詩美貞女之堅白如玉而深表其無可誘也以誘字訓導者毛鄭孔呂皆然不免牽強費力我者詩人爲貞女我之非貞女之自我也古詞如陌上桑後人所擬作不必羅敷自道也注疏未安朱傳亦未允今當作一章疑詞二章決詞三章乃申明其如玉之實則文義俱順帖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樛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死獸無知者也有知者也故以反興言野有死麕而欲取以

遺人亦須藉之以白茅尙有禮也豈有女當懷春之時而吉士可以無禮誘之耶蓋疑而詰之之詞然而林有樸檉小木之中見有死鹿焉而白茅包之甚固固以禮致也今此女潔白無瑕而抱如玉之德焉則信乎其不可誘矣懷春當春而有懷不過明慧有知之意與死獸無知反對耳不必別添注脚也

舒而脫脫去聲兮無感我悅兮無使憂也

何以見如玉之堅貞而不可誘也蓋此女體度安舒而脫脫然蠅蛻於穢濁之中其容止莊重而悅巾亦不動搖其閨門靜肅而守大曾不夜暉潔清如此此之謂白玉無瑕豈復爲無禮誘

詩貴

卷一 國風

毛

哉脫脫者脫然而無穢者也我者詩人爲貞女我之無感悅所謂坐不動裙行不動塵者也無吠虻亦即古詩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之意乃詩人描寫其潔清無玷舊解殊謬

野有死麕三章

何彼穠矣王姬下嫁而美其能肅雝也此已收轉文王后妃之化蓋肅雝之德本文德也斯稱其爲文王之孫也以平王目文王咏歌之體類然耳○此詩平王者平正之王謂文王也召南雖不專文王詩然止附入武成康王西周之作豈可闌入東周以亂南與王風之部也古人咏歌之文每不直斥如

詩書所稱寧王辟王汾王玄王之類是也以平王目文王亦惟在平王之前耳詩人烏知後日之有平王宜曰而預避之哉齊却只是齊侯以齊乃國名不可別稱也或說齊侯即襄公則其子非桓公若是桓公則齊侯是僖公然平王既是文王則齊侯非襄亦非僖矣春秋以前王姬之嫁齊者固非一人也何諸兒小白之斷斷哉

何彼穠俗本從禾者非矣唐棣之華音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此兩章先序王姬下嫁之禮昏禮無以女先男者惟王姬下嫁

詩貴

卷一 國風

毛

則男不可以先女故歸妹全卦俱不吉獨五爻爲帝乙歸妹而吉也春秋書法先日築王姬之館見其將有行也即此曷不肅雝而先陳王姬之車是也既行而後書曰王姬歸于某者其所適之國配也即此平王之孫下於齊侯之子是也兩興亦不苟唐棣移也與常棣異其華乃開而反合者王姬之嫁不言來逆者而先目王姬亦反合意也既嫁則得其配而相合矣故以桃李二木興之此王姬下嫁之禮也諸侯之禮則必先男後女如韓奕先日韓侯取妻而後曰汾王之甥蹇父之子也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此章乃正其夫婦之禮也。釣絲之合而爲綸，猶壻家之來逆而
成婚也。故齊侯之子得尙於平王之孫，猶泰二之得尙於中行
也。上章先平王孫於齊侯子者，尊王也。此乃先齊侯子於平王
孫者，從夫也。然而王姬之可美者，尤在茲。肅雝之德耳。肅雝之
德，文德也。故以著文王大妣之化，而與關雎鵲巢之德相應。以
終龜斯麟趾之祥。不然文武而下王姬之下嫁者，不少矣。其可
殫述也哉。

何彼穠矣三章

自甘棠至此皆武成康王時作西周盛時之風也

詩貴

卷一 國風

无

騶虞仁及庶類而仁獸來文王之化深矣。猶麟趾也。○騶虞之
解不同。歐陽公謂騶益馬御虞爲山澤之官，與賈誼以騶爲
文王間名虞爲圃之司獸者又別。然太公淮南子等書皆曰
文王拘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則以爲獸名。毛傳不爲無
据。且編二南者，每每相對則召南之騶虞與周南之麟趾恰
相符合。總以見文王之德化深而感嘉祥於經之大旨爲得
又何必好爲異說哉。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乎字一頓
卽與虞叶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文王化洽六州仁被草木恩及禽獸故其春田之際葭蓬蕃茂
豝豮肥碩而其仁心爲質取之有節射惟一發而虞人翼五豝
以待之所以戰禽獸之命而曲致其不忍之心此卽成湯解網
之恩大易失前禽之意也其時適有騶虞之瑞詩人因推其所
以感之者故曰其仁如此此之謂騶虞矣與周南吁嗟於麟趾
者同意故編之於此以亂篇以示王道成而嘉祥應也舊解一
發而中五豝必無此事亦不見仁愛之心矣

騶虞二章

召南十四篇

詩貴

卷一 國風

无

鵲巢之德上應關雎亦性情中和之則也以下采芣采
蘋之樂不淫草蟲之哀不傷甘棠行露羔羊殷雷皆一
樂一哀相對而標梅宜樂而哀其哀既不傷其樂自不
淫亦中和之則也小星江汜其哀俱不傷野鷹彼穠其
樂俱不淫故亂以騶虞中和洽而仁獸來與周南如合
璧也其序則亦自宮寢以及朝廷邦國而化天下故二
南之詩與堯典大學相表裏也周南舍兔置麟趾召南
舍甘棠羔羊騶虞而外皆婦德也天下之難化者婦人
而士大夫多以家自累至聖庭訓孜孜於此蓋修身刑

家自天子至庶人與有責焉故中庸論君子之道必造
端夫婦而後察乎天地也然則人而不爲周南召南豈
非正牆面而立也歟○二南共二十五篇俱文王后妃
之德化所及風之正經也故論四詩者或謂之南幽雅
頌南風溫和北風勁厲天地之氣固殊而殷周之際德
化又偏故詩以南名其時紂都河北北鄙之音淫靡哀
厲特甚而仁暴之風予以分矣下遂次以三衛固卽殷
紂舊都也編詩之意豈非明著興亡之軌以詔後世哉

詩貫

卷一 國風

三

詩貫卷二

婁江張敘著

國風一之二

邶

邶鄘衛三國皆殷舊都之地也武王滅殷分其北鄙爲邶南
鄘東衛而封康叔於衛其後兼有邶鄘之地故邶鄘之詩皆
言衛事三國直一國也文王化洽六州獨此三國系紂都不
蒙文王之化雖以武王周公之聖康叔武公之德而漸染於
紂之汚俗者深其淫靡之習卒未能盡革也故二南後次以
三衛之詩一以著被文王之化者如此其深一以著不被文

詩貫

卷二 國風

一

王之化者如彼其薄則南北之部分而興亡之軌判矣張子
曰周之興也商民後革及其衰也衛風先變斯言得之三國
之詩大抵皆夫婦之道乖與二南之化反而其被之以邶音
者其哀傷慘感尤非所語於南風之和也故以首三國焉季
札請觀周樂魯人爲之歌邶鄘衛本合并不分編詩則仍
分隸三國者元城劉氏謂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朱子
則云詩有邶音者係邶有邶音者係邶二說兼之可也
栢舟衛莊姜傷不遇也○序謂仁人不遇朱子則以爲婦人不
得於夫又疑爲莊姜詩今案下綠衣燕燕日月終風序本謂

莊姜詩擊鼓則州吁詩朱子未以爲信而定燕燕爲莊姜詩擊鼓爲州吁詩然燕燕之爲莊姜詩可信則栢舟綠衣亦可信矣擊鼓之爲州吁詩可徵則日月終風亦可徵矣惟格村則悉空其人而不指實欲以存西周之風然詩之編次聖人蓋自有深意不專以世次歲月作編年紀事體也風首關雎而以二南爲正經若在後人定以王風次之矣今反係以三衛與二南作反對豈拘拘年月世次之謂哉則以栢舟及下四篇俱作莊姜詩有何不可蓋周初女德莫聖於太姒以後女德莫賢於莊姜乃一則德福兼隆一則德厚福薄旣以此

詩貫

卷二 國風

二

反對實以見太姒遇文王則刑于化治莊姜遇衛莊故家國亂亡益以著明修身齊家之效雖由內助實由人君耳故特以莊姜五詩反對太姒之三作而居變風之首也此皆宮壺之詩以下采自民間者仍從西周序起正自無嫌凌亂至末又以宣姜二詩終焉與麟趾爲關雎之應者反對也下鄘風連接宣姜四篇而特以共姜貞烈之詩居首不使淫亂之篇加於上正如召南鵲巢之與關雎對也而繼以衛文公四篇又以見否極則泰亂極可治之理焉載馳非本國詩故附於後而亦隱與栢舟之貞女相首尾也衛風則自武公西周正

風起而終之以木瓜美桓春秋無王錄伯以志感而亦隱與武公栢首尾見衛人不能如武公之自強則方伯之功屬齊所以另成東周之局而下遂繼以王風詎非編詩深意哉則首篇朱子謂婦人不得於夫者此婦人卽莊姜無疑也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游以栢舟自比芳而貞也亦汎其流則如無有矣本有憂也憂來無端不知所起故曰如有此之謂隱憂也隱憂則非酒之可消矣此虛虛領起全篇之意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溥言往愬逢彼之怒

詩貫

卷二 國風

三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兩章乃反身自省之意茹納也明鏡照人妍媸悉納我則善惡分明不能忍爲容受人有兄弟可據爲重我恐往愬而反逢其怒則亦無可忍矣或尚有可動搖屈折以相就者乎而我心旣非石非席而不可也卽至禮儀酬接之間欲少變以徇人而亦無可擇而去取焉則固無負我心之素而無可罪也憂心情悄愴于羣小觀閔旣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懷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潛飛此兩章乃正言隱憂之事上章切言之下章隱言之胡迭而微

喻君心之暗故呼日月以擬之不能奮飛非欲去也正安於義命而無可逃耳

栢舟五章

綠衣莊姜憂失位也○非果失位也妾上僭而公不見答雖正位中宮猶之失位矣末乃思古人則能憂而不怨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憂心而不能已憂心而不能忘雖止發於情然人倫之變理當如此不然則是愈疎矣比意自淺而深極爲清切

詩實

卷二 國風

四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怡音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字音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前一章憂所宜憂情之當然而已此二章并思古人以善其處之道無訛尚就事上言以求無過獲心則就心上言與古人默相符契直中心安仁而不憂矣此中具有學問在莊姜其賢矣哉綠兮絲兮二句不過言治之不可紊亂耳箋說固支離朱傳亦太盡一說女者莊姜自汝也則意理更勝

綠衣四章

燕燕莊姜送歸妾也○戴媽陳女衛侯完之生母也完被弑故

戴媽大歸於陳他日石碣討賊卒用陳人之方此時莊姜越禮遠送豈無意乎則固非尋常婦人女子離別之情可比也朱子云遠送於南此可爲送戴媽之驗則餘說可廢已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音渚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燕燕非一燕並與歸者送者之兩人也一章猶見其羽未遠也

二章但見其飛之勢漸遠也三章但聞其鳴之音去而愈遠矣故臨別而泣涕以相將既別而佇立不忍歸別遠而勞心不能

詩實

卷二 國風

五

釋言之序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戴媽乃厲媽之娣故稱仲氏言平日以恩相信其心既誠實而淵深其行終溫和而惠順惟自修飭而淑慎其身既去而猶勉我以先君之思我心安能忘之哉末二句含蓄無盡非淺衷能道亦非淺衷能識也兩人深心其更在石碣之先乎朱子云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雅義理精密如此每深誦歎之

燕燕四章

日月莊姜惡州吁也○此及下篇皆明斥其人之過惡與栢舟

綠衣大相遼絕恐施之州吁則可施之莊公則所謂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者謂何而如是耶小序亦原指州吁之暴但下又轉到傷已不見答於先君則欲和會其說而不免支離矣左傳石厚問定君於石子蓋州吁雖立而卒未能定篇中四稱胡能有定則莊姜之明識遠矣故可據爲惡州吁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栢舟呼日月卽以比莊公也此之呼日月則但窮極呼天以訴之乃如之人斥州吁也不古處則悖先王而溺於流也不相好

詩貫

卷二 國風

六

則蔑天顯而動於惡也完與吁皆非莊姜所出而爲母子一也故譏其不顧母子之情不報覆日之德如此之人豈能居位而有定者哉蓋已一眼看破矣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白出父兮母兮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此分承上兩章而申之口不道忠信之言是德音之無良也頌照如此直視我爲可忘之人何知顧母子之情哉於是既呼日月而訴之終呼父母而痛之謂此人忘親之甚若望其報我覆冒之德則已不堪道述也故此詩爲母惡子不失賢母爲婦怨

夫則傷於怒矣豈所謂先君之思也耶

日月四章

終風莊姜憫州吁也○此詩比上章嫉之更甚並將州吁性情形狀一齊摹畫出來如此之人豈能君衛也哉宜其卒見誅於石子也然在莊姜終屬母子石碣之忠隱而未露彼此不相照管而此時愛子已亡諸子中未見有可者此子乃狂暴幽昏終不能有定則先君之宗社將何如哉是固有萬難爲懷者非爲州吁也其憫吁者正以寄其先君之思云爾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詩貫

卷二 國風

七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亦暗承前篇不顧不報之意來暴者暴戾是阻兵安忍之本性故時或顧我則謔浪笑敖已爾霾者昏霾是卒不能定位之本質故時或我報而莫往莫來之時多也暴悍而昏憤如此國家亂亡之禍正未有艾能不且悼而且思乎悼者悼所遭之不幸思者思先君之未安也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嚏嚏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此乃深致其憫惜之意往來顧笑尚是頑驕驕情之常至于嚏

而又瞻陰而且雷則幽暗之極政令無常如此之人必不能君衛矣此子亦復何足惜而先君之宗社在焉不知作何究竟是以前言者乃無思之時則惟不寐而已願言者正有思之時則至氣塞于外有如噤然憂填于中若有懷然而不能暫釋也此正先君之思所以駢集而難忘者乎

終風四章

此上五篇皆莊姜之作以反對周南后妃之三作也故超冠變風之首焉

擊鼓衛人怨州吁也雖軍士之作以其關係軍國大事故附此

詩貫

卷二 國風

八

以爲胡能有定之驗也○朱子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未爲久而衛人怨之如此蓋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耳王肅謂第三章乃從軍者與室家訣別之詞然細玩之乃通篇皆是寄內之作惟其如是故首兩章先言其征戍之苦而下三章可突指其家人言也仲宣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公孫文仲之非將帥才可知矣然此詩大義尤在州吁之身爲大逆而人不從耳左氏所謂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州吁未能和其民者此詩正道其實也

擊鼓其鏜鏜躍用兵必良反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音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音宅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音戶

此三章先述其事一章言南行之獨苦也二章言不歸之可憂也三章言留此之必死也蓋對家人言師無紀律士卒離散我將死此女其求我尸於林木之下已爾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此兩章乃序其情蓋追念昔有成說執手而訂偕老之期言猶

詩貫

卷二 國風

九

在耳也因歎息言今則契濶矣恐其不能生還雖有偕老之信豈能伸哉士心如此州吁之不能定其位也決矣

擊鼓五章

以上皆作於東周之初者也以冠於邶風之首者莊姜五篇反對后妃之三作同是賢女而遭遇不同故各居正風變風之首使人知內助雖貴得人尤以反身修德爲刑于之本文王可師則莊公宜鑒也此篇雖軍士之詞而關係衛國治亂存亡之機故以類附入與螽斯蚳蚳反對也此下則皆民俗之詩另從西周編起以存其舊云

凱風古孝子自責以安其母也。序曰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云爾箋曰母有嫁志孝子自責以安母心母遂不嫁夫惟能感動其母卒於不嫁故以爲孝耳朱子雖不詳其母之不嫁要可見之言外者然當補明之更醒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此二章自責不能成才以報親也南風吹煦此棘之心人子少受劬勞之恩也大矣長僅足供柴薪之用則豈美才哉是母聖善而子不肖也先加痛責所謂幹母之蠱不可疾貞者也文王

詩賞

卷二 國風

十

拘幽操正從末二句脫出耳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音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現曉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此二章自責不能順志以成孝也至此乃微見其母不能安室之意蓋必七子嘗有不從之事幾諫之言致母怒而加譴焉故言寒泉猶在浚之下以安流我乃激而不能與母相安乎又言黃鳥猶現曉其色以好音悅人我乃不能愉色柔聲以慰親乎孝子苦心善詞如此宜乎其母之感動而復安也

凱風四章

此篇已下皆西周時民俗之詩

雄雉古賢婦勗德以勉其夫也。此詩爲賢婦思夫而勉其修德之作明曉無疑而序以爲刺遂致康成生出謬解當以朱傳爲得觀自詒句知非征戍之役乃自有所圖而遠出耳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專目雄雉則無雌也不言雌之無雄而言雄之無雌立言之體也言雉無雌雄之耦者反泄泄安飛而好音自送今人有夫婦之情則牽于懷而勞我心雖明知中之相阻本屬自詒終不能

詩賞

卷二 國風

十一

不勞心懷思也唐人詩悔教夫壻覓封侯卽自詒伊阻之謂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音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承上勞心意而言日月既久我之勞心以思蓋甚深長矣道遠不來則又無從面語乃不得不寄聲遙囑百凡皆在爾君子豈平素德行而不自知乎人能以學問涉世則不忤不求人皆相孚於德行而可以無患矣則亦何所處而不善哉百爾君子謂凡百事皆爾君子自主之卽指其夫與展矣君子一也在行役而勉以德行此婦識見卓矣辛憲英勗其子曰吾聞軍旅之聞

克濟者其惟仁恕乎見地不愧詩人矣

雄雉四章

匏有苦葉古賢人自重也。此賢人自重者刺時之作猶鄭風之出其東門以刺風俗之淫而自表其志也但彼則專於刺淫此則自表其行止之義進退之禮而明其同道棄征之志總歸於自重而不苟於出處也通篇比興錯出觀者所由五色目迷不知所取於涉水者外度其時也所取於牝牡男女者內度其身也時之不可固無可行之義而身之不自重亦非難進之禮禮義者持身之本也而其幾尤決於同道之去

詩賁

卷二 國風

七

來蓋孔孟一生汲汲皇皇欲仕而又難仕者正此義也然則詩人之所見卓矣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彌濟盈有薦雉鳴濟盈不濡軌音雉鳴求其牡

一章言君子之道當量其可否二章言世俗之情急進而妄求濟水名即禹貢濟水也言匏有葉則未可佩也濟水深則未可涉也即可涉矣而亦有淺深之不同當度其可厲而厲之可揭而揭之未可一概施也濡滯也濟水方盈則當滯其軌而不前雖雉鳴必俟其雄之雉而來求奈何水方盈而不知滯軌

以俟雉先鳴而反求其牡以合乎犯時失義如此世俗之情大異於君子之道矣雌雄牝牡可通稱傳箋說殊謬不可從

雌雉鳴雉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音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此兩章乃申喻君子之道三章即承雉鳴求牡轉下也四章即承濟盈濡軌轉出也親迎之禮男下女也然猶必先時預事而不苟合如此况可自我而先求之乎始言徒涉當度繼言車涉當慎今有舟焉似可涉矣然而猶否者君子之行必以其彙我友未至則猶不之涉也出處進退之節審慎如此君子哉

詩賁

卷二 國風

七

匏有苦葉四章

此篇如易之取象通體皆比與小雅鶴鳴類但以爲刺淫則狹矣况鑿空曰刺宣乎逸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亦即此詩末章之意

谷風古葉婦自傷也○朱子曰皆述逐婦之詞也此朱子舊說可知是他人代述不必逐婦自作也古來詩如秋胡羅敷焦仲卿妻皆詩人序其情事何嘗是本人自作然則淫奔期會不必皆淫者自述亦可知矣此詩則當爲古葉婦之作自述固賢代述亦惜其賢也指定宣姜有寵而夷姜繼其民化之

則同於序說之鑿是朱子舊說之不可從者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一章先陳夫婦偕老之常采葑菲者無以下體不因一疵而棄其全美也此婦非果有疵乃先反躬自責之意忠厚之至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淫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詩實

卷一 國風

南

此兩章乃言厭故而喜新是以遭棄而自傷也行道遲遲者不忍於其行也是以其心甚苦更甚於荼反視荼為甘如薺也薄送我畿者愁然於其去也是以其甚歡人合之好直如兄弟天合之親矣物以相形而絀淫固以渭形之而益濁矣然當其止而為沚亦嘗湜湜然其清也今乃以新昏而不屑留我耳豈真我之全濁哉然如此人者信行不常非可永保新昏亦宜善持之無蹈我之覆轍如魚之仍遊我之梁仍躍我之笱也苟非吾身之親為閨歷豈暇為後人憂哉此理勢之常非過計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龜勉求之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

此章乃自述其德之實承上章德音莫違起下章既阻我德也深淺隨方斟酌有無龜勉圖求治家之德也民有喪而匍匐救恤鄰之德也德兼內外如此萬無可棄之理矣

不我能慍反以我為讐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此兩章乃言其棄德弗售窮苦相依而安樂相捐是以彼則忽

詩實

卷二 國風

豳

挾今情我則仍追昔歎以責之也洗潰驕奢滿溢之貌言今日之遂其驕盈者亦我勞肆成家之所詒耳不思昔者我來息汝家之初乎謂其時窮窘不能如今日所謂以我御窮也細玩此詩大抵德美而色未必美其夫慕色而背德薄亦甚矣

谷風六章

式微黎臣勉君也○序曰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按黎侯既出而其臣勸之以歸必其時其勢尚有可歸之機特其君有所激而不肯反爾如榮成伯之勸魯襄公子家羈之勸魯昭公也不然其國已亡尚何歸乎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失國之初必有奔走祈救之事所謂控於大邦者故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謂犯霜露而行也及乎救斷望絕則與其君相守坐困而已故曰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則辱在泥塗而已矣始不辭勞終無貳志可不謂忠乎黎在上黨壺關亦堯後

式微二章

施正黎人資衛也○式微初失國也尙可以歸故勸之自歸至此久淹於外不能自入矣故獨責望於鄰國焉夫衛失國而

詩賈

卷二 國風

夫

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故讀木瓜而知齊之所以伯也讀

施正而知衛之所以不振也

施正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音也必有以也

一章正詞詰之二章設詞解之叔伯謂兄弟之國也以如春秋

以某師之以與以皆言其或待他國而與之俱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裊如充耳

三章始直言責之四章又苦言動之葛節暑候也狐裘寒候也

歲序更易豈諸侯之車不東來與衛相助乎衛初不與同約故

耳於是羈寓既久卑末而流離無依何怪兄弟與國徒裊然盛服竟如充耳以填而呼之不聞也耶朱傳韓人多笑本鄭箋恐近於謔也

施正四章

式微處困而思奮施正責人而不刻其人亦賢矣二篇非本國詩故附於後自凱風至此皆西周時詩也柏舟六篇雖東周詩以事在宮闈故居首凱風以下則民俗作也式微二篇則侯國作也其序亦與周南相近是編詩體也

詩賈

卷二 國風

士

簡兮賢伶思盛也曰西方之人明其已在東遷時矣○此人亦可謂大隱隱朝市者故多玩世不恭之意而全神則注定末

章榛苓美人離騷之所自出可想見其性情品格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俱俱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一章自譽其位處二章自譽其材藝三章自譽其榮寵以碩人而得此自譽之中句句是自嘲也簡略也言凡事且簡略乎凡事且簡略乎蓋我方將供萬舞之職而不暇乎他爾與昌黎記

文子方有公事子姑去同意日之方中有目共見也在前上處無可退避也碩人俱俱非細民也公庭萬舞執賤役也實則有力如虎材甚武也執轡如組藝甚精也然而執箭秉翟不敢辭也赫如渥赭貌徒偉也公言錫爵蒙餘歷也此之謂玩世不恭也

山有榛隰有苓

力珍反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至是乃吐其所志曰山何有乎有供籩實之榛也隰何有乎有出汗泥之蓮也我何思乎則在西方之美人也然美人而在西方非今世之人也我寧退居萬舞之列而已矣苓即蓮也

詩賁

卷一

國風

大

簡兮四章

此篇以後皆東周之詩西方之人句可證

泉水衛女思歸也○輔氏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娣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于正雖賢士且難之况婦人乎按禮以閑情情之過而溢于禮者非也然禮之止而遂忘其情焉亦薄也惟轉轅欲歸以深致其情卒於不歸以自範于禮所以思至義盡而爲美也

瑟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音媒以百泉之流淇興懷思之歸衛因即姪娣而與謀焉

出宿于沛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適臻于衛不瑕有害

此兩章申言與謀之實也沛即濟水禰大禰溝皆衛地也干山言山在邢州古邢國也此女蓋衛女而嫁于邢國者二章言初嫁而出宿飲餞於衛地已知當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乎然上有諸姑下有伯姊欲歸問其安否不比兄弟之有嫌也于是可出宿飲餞于邢國之地回車疾馳以至於衛焉於情則得矣稽之于禮不致瑕疵而有害否乎則未可歸矣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詩賁

卷二

國風

尤

然而我之思衛則終不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我憂乎不以禮不當歸遂若是其愆然不念也此之謂情禮之至也歸異出同曰肥肥泉在朝歌城亦東南注於淇水須漕皆衛邑名

泉水四章

蘇氏曰凡詩皆係於所作之國泉水與載馳竹竿皆異國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皆衛聲雖衛女思衛而作衛音固宜猶莊舄之病而越吟也

北門忠臣安命也○此衛之賢臣不得其志而作也雖不得志能順乎天所以爲賢詩說乃以北門北風二篇皆邠人作或

遂據此以為邶風本篇鑿矣竹書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則康叔之兼有邶鄘當在此時而邶之亡也久矣安得泥兩北字鑿說而以為邶風之證乎

出自北門愛心殷殷終寔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一章歎其貧窶而自安於命也南門向陽北門向陰雖賦其事而必指出北門故非無意但不可過於穿鑿耳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詩貫

卷二 國風

辛

王事敦反都回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此兩章歎其勞瘁而卒安于命也出門而莫知我艱者入門而

又室人責沮總由於貧窶耳然王事國事皆歸于己是責而能

貧也知有王事國事而不顧室家則公而忘私也雖歎其莫知

而終安于天命不亦君子乎連疊我字句法本之伐木蓼莪

北門三章

北風賢人去亂也○衛國至此亂亡之象已成故賢人相招以

去亂所謂見幾而作以其彙貞者乎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杭其虛其邪叶音既亟

只且子餘反下同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春風自東則生物夏風自南則養物秋風自西則成物冬風自

北則殺物北風而加以雨雪乃窮冬之候歲運之終也故以比

國運之將終而招同志以去焉末二句以虛為寬以邪為徐米

傳說得文情婉曲但于字義未見的確榕村以虛為朔虛邪為

歸邪於終之歲餘以比餘分閏位之意終嫌太巧而傷鑿不如

即以虛為國之空虛邪為人之姦邪指出亂亡之本為確實

詩貫

卷二 國風

圭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不必見狐而赤者莫非狐不必聞烏而黑者莫非烏是尙可與

同羣乎同行同歸猶緩詞同車則直命駕以待矣

北風三章

王魯齋曰自古出仕者大略有二端處衰世不擇而仕近

於玩侮不恭如簡兮是也亦有盡心竭力不計貧窶歸於

天而不怨如北門是也知禍亂之將作相呼而遠遁如北

風是也簡兮難學也非自度果有不磷不淄之操其可苟

哉北門北風在人審時量力而為之未可輕相詆訾也

靜女著男女之期會也○舊說陳古諷今殊為牽合玩其詞義

祇是男女相為慕悅耳何必曲為之諱但必非淫者自作乃

風人述之以著其迹而隱為刺也熟玩其詞自可見矣

靜女其妹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音美

女已淫而目為靜其妹其變適以增其醜耳城隅幽曠豈女子

俟人之地乎授受不親而可以物貽人乎直陳之而其迹著矣

彤管女史所需以紀成法者物非不佳而人自不貞不能掩也

我詩人為其人我之女宜作汝指彤管言

詩貫

卷二 國風

三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牧乃野外之地益非女子所當自也自牧歸荑即贈以芍藥之

類耳匪女之為美并悅懌女美句一齊翻轉文筆則妙矣其事

固不可聞於人也此之謂隱刺也

靜女三章

邶風淫詩頗少此篇則潦洩之比矣但不至如鄭人之蕩

然無忌耳以前人俱為之目迷也今當以宋傳正之

新臺刺宣公之亂倫也○衛宣公作新臺于河上要其子伋之

妻而納焉國人惡而刺之籛條戚施醜詆不遺餘力疾惡之

正也以此為教猶有如楚平之於建妻唐明之於壽妃者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籛條不鮮音卑

新臺有酒音河水浼浼音燕婉之求籛條不殄

新臺臨河泚與酒乃水中臺影鮮明高峻之貌詩人言此見如

此光天化日之下而作此非人類之事乎宣姜後日亦不可云

燕婉之求矣此時則首惡在宣公也既無人道亦非人形故目

以籛條不鮮鄙之之詞言其臭穢不潔也不殄惡之之詞猶言

胡不造死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詩貫

卷二 國風

三

鴻非魚偶此正名其亂倫之罪也籛條不能俯仰何以對皇天

也戚施不能仰俯何以見厚地乎

新臺三章

新臺或以為在鄆城北岸或以為魏州黃縣或以為開德

府觀城縣是豈足稱勝跡而彼此爭之

二子乘舟悲伋壽之爭死也衛國至此而喪倫教矣與篇首州

吁亦相反相對也○子伋與宣姜所生之子壽兄弟爭死而

國人傷之也水經注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

縣東二十里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於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不忍斥言其死但曰汎汎者其影也其往也然始曰中心養養繼曰不瑕有害則疑之而已知之矣不瑕句與泉水同文異義彼疑其瑕疵而有害於理此疑其瑕纇而有害於身也二子之死不可謂非孝但律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義則為過耳國

人傷之而聖人錄之低徊惋惜之意深矣

二子乘舟二章

始禍於新臺終禍於乘舟宣公與姜之惡著矣

詩貫

卷二 國風

邶風十九篇

首六篇雖東周詩以在宮闈故冠於首自凱風以至旄工則屬西周民俗詩故以式微二篇他國之詩附焉簡兮以下則仍是東周詩觀西方之人句可知矣

鄘

說具邶風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里有鄘城即鄘國也孔疏妹邦於詩國屬鄘故桑中詩曰沫之鄉矣

栢舟共姜守義也共姜貞女莊姜賢婦故對居邶鄘二風之首○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作此以

自誓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矢死靡他鄘風首此可謂一貞解千穢遠而彌芳矣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儀音俄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栢舟不能離於河與我之不可適於他夫者婦之天今夫死而所天亡矣然父母本人子之天也豈猶未能信我之志乎如此自矢所以能回親意而保其幽貞也兩髦者子事父母之飾玩

詩貫

卷二 國風

章

髡彼兩髦句知共伯之為早死也諒矣若謂武公襲攻於釐侯美中而死則共伯已當脫髦何向以是目之且被弑而亡則武公乃大惡而共姜亦當勵復仇之志而明討賊之義豈但如此立言已乎則亦不待東萊之辨而知史記之誣實甚矣

栢舟二章

邶風之末次以宣姜二詩此下又繼以牆茨四詩皆宣姜事也二國之風如相為首尾者然乃獨以共姜貞烈之詩冠於上如西北純陰之地而位以純乾之卦所以戰伏羣陰而繼續大命者也此人心之所以不死天理之所以常

存乎聖人之意深矣

牆有茨刺公子頑也下三篇皆宣姜事承邶風末而究言之○

序云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按宣公亂倫

始惡其禍至于殺其二子而身已亡矣不料遺毒未盡而宣

姜遂通於頑直至遠兆狄禍而後已是宣公一世之惡而宣

姜成其兩世之惡也嗚呼尚忍道哉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詩貫

卷二 國風

美

疾藜當去而懼傷牆中葍可言而懼傷教疾惡至此一言而當

千言無言而勝有言矣

牆有茨三章

君子偕老刺宣姜也○此詩刺姜俱意在言外但於首章微露

其旨二三章章末曲致其情與猗嗟同法最為深遠含蓄

君子偕老副并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魚河反子之不

淑云如之何

首章以正義諷之明其見刺之意言夫人之義當與君子偕老

則同生同死而無二心故其服飾容貌之盛適為宜稱耳今越

禮犯義而不淑則如之何哉象服總言法度之服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去聲也鬢髮如雲不屑鬢也玉之瑱也象之揄也

揚且之皙息例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綈是繼袿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二章翟衣乃交神明之服也故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胡以

質諸帝天而無愧乎三章展衣即翟衣乃見賓客之服也故曰

邦之媛言徒以美色論邦人原以為媛也而德之不將豈能對

賓客而稱媛乎象服總言之此翟衣展衣分言之其刺訕歎息

詩貫

卷二 國風

毛

之意皆在言外益嬉笑之屬甚於裂眚也

君子偕老三章

桑中著宣姜之穢跡也曰美孟姜者斥宣姜也弋庸蓋其娣姒

耳○此詩歷來聚訟俱失其旨反覆玩味直當為宣姜而作

耳前後三篇俱指宣姜事斷無忽間以他人之作篇中明日

美孟姜矣非宣姜而誰哉宣姜之惡不可殫述始而失節宣

公既上亂繼而惑志子頑又下通於是肆無忌憚蕩無廉恥

中葍之醜不可言外淫之迹遂大著雖似狂且悅其事而道

之實則詩人疾其事而述之也故聖人存之而不刪况先之

以墻茨借老二詩爲斷則此篇爲案也繼之以鶉奔則此篇爲案而彼又爲斷也惟其然故淫如桑中而可存者有前後之斷案在耳不特此也列國之詩大抵貞者居前淫者居後則白黑不渝以昭法戒卽連篇淫奔亦必刺詩在前直述在後蓋先斷後案義取春秋或先案後斷例合史法則何嫌於淫詞之並錄也哉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與中宮乃東陽平上通韻矣

沫卽妹邦紂故都今屬衛也詩人言有人采唐於沫而叩其所

詩貫

卷一 國風

美

思者爲誰則惟此孟姜耳孟姜卽宣姜之字也前者醜辱猶爲中菁之事此乃於桑中而相約於上宮而相會又至淇上而相送顯然言之而無忌與魯文姜同而又加甚矣我字蓋承上答詞而詩人爲其人我之非淫者之自我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弋乃夏后氏之後庸卽鄘國之姓鄘爲衛所并其後亦有仕於

衛者孟弋孟庸蓋卽宣姜之媵侍君母倡之又禁媵侍之不效尤哉則宣姜之惡益著矣

桑中三章

鶉之奔奔兼刺姜頑也爲惠公之言以刺之並刺惠公也○淫亂至桑中而極矣所以國人極惡之而旣刺姜頑亦刺惠公是疾惡之正也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虛王反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鶉不亂其匹奔奔然喜鬪者恐其亂匹也鶉不淫其匹疆疆然

詩貫

卷二 國風

美

難偶者傳枝授卵而不淫也奈何人之無良而不如鳥乎然曰我以爲兄則是安然爲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爲君則是安然爲子而不知閑也一詩而三人交刺焉是立文之妙也

鶉之奔奔二章

此詩爲惠公之言四牡皇華爲使臣之言東山爲軍士之言鳴鶉並爲鳥言詩人筆舌之妙乃如此然則淫奔之作何必坐定淫者之自言乎朱子駁東萊說曰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亦作一詩刺之答者詞窮愚謂此亦只據一面假令婺州人自作一篇淫詩先生肯錄之爲經以詔

後世否蓋作詩刺淫雖傷忠厚然出於惡惡之公其思固無邪也若淫奔自述則以淫思而賦淫詩其穢語醜情豈可供人吟誦乎乃以是垂教而又禁人之無邪是樹曲表而求直影何聖人之拙於計耶其必不然也審矣

定之方中衛文公城楚丘而復興也下三篇皆文公復興之效

○衛爲狄滅文公立而復興係此詩於鶉奔後者一以見狄之入衛宜姜實爲其介狄一以見禍亂之作天又所以開聖賢也此亦追美之詞文公經營規畫能使康叔建國氣象復見於播遷之餘而詩人推本自塞淵中來可見一心爲萬事

詩賁

卷二 國風

手

根本也然因此詩之存則齊桓城衛之功亦以不泯矣衛遭狄人之禍而正當齊桓伯業之盛城衛復興取之如掇此康叔武公之澤未應斬也不然雖有明作之君如文公者衛之遺民且已將盡其亦何從藉手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此章正言建都之事宮牆垣也凡作室者先環其垣之址故以營室中而興工卽唐虞昏星之占也旣而構造室則必定其東西南北之位故測景以度之卽周官晷測之法也十年之計

樹木將爲久住之基也而榛栗供籩實四木中琴瑟則禮樂之材旣具不但生聚富強之謀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音降觀于桑卜云其吉

終然照石允臧

靈雨既零力珍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淵騶牝三千

二章追言其將建都時三章終言其旣建都後升虛望楚狄禍宛然在目明是遷都非特建也升高旣望地勢視景又相陰陽觀桑而察土宜問卜以占天意宜其終之允臧也于是及春雨

詩賁

卷二 國風

三

而命倌人乘天時以勤人事也說駕桑田農蠶之務急也數騶牝而已三千畜牧之資饒也百年之計樹人千年之計樹德秉心塞淵者實德也故非直樹人而已樹德矣一詩之中占天時審地利盡人力規模宏遠經理周詳與公劉太王之遷豳與岐異用而同功文公亦賢矣哉

定之方中三章

朱子曰宣姜生衛文公壽子及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由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

蝦蟇刺淫奔也知刺淫奔則能止奔矣○新都旣建風俗維新

迥非莊宣時氣象此謂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也

蝮螫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隋于西崇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本音

此兩章喻言以賤惡之陰陽和則雨虹見而雨止者不正之交有害於陰陽之和也是以暮則在東而人莫敢指比暗昧之事不可道也朝則在西而雨僅崇朝比苟合之交將不終也重言女子有行者于歸正禮原當遠其父母與兄弟但交有禮而昏有期非可汲汲然奔之耳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詩賈

卷二 國風

三

此乃正言以深責之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以制之君子不謂性也乃若此人但懷昏姻之欲而思急遽其父母與兄弟且又背成約而別有圖是既無信義又不能抑性以安命也豈非天地淫惡之氣使人不敢指而有害於正者哉

蝮螫三章

相鼠刺無禮也知刺無禮則能秉禮矣○衛俗淫靡已甚乃一經患難之後有明作之君興於上民遂思懼而知戒蝮螫詩人深知命相鼠詩人樂循禮信乎民秉之藝不可滅上之化下也捷於桴鼓影响乃如是夫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今韻本叶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關尹子曰聖人師拱鼠制禮蓋此鼠別一種見八則前兩足捧頭而立昌黎詩禮鼠拱而立是也皮在外故以與儀齒常止故與容止體全體也故以與禮禮者體也

相鼠三章

干旄美下賢也大夫下賢而文公授方任能敬教勸學之效著矣○合前二篇觀之彼方有以恥不善此遂有以至於善也

詩賈

卷二 國風

三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旌旄大夫之常禮以其建之而枉駕浚郊以就見賢人故為美耳素絲束帛也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大夫之意厚矣受此禮者將何以答之乎好賢之誠使旁觀者代為感激則身受者何如漢制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者乃益右驂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五之六之雖以叶韻亦非空言也

干旄三章

鄘風一編除首末二篇連著宣姜四詩否剝極矣文公一遷都而其下惡淫秉禮好賢樂善乃如此蓋否終則傾剝盡而復天道人事所以不窮也然滅衛者宣姜而文公復衛卽宣姜之子其幹蠱之烈不更可嘉哉

載馳許穆夫人思復衛也事在定中前非本國詩故附後而亦隱與篇首共姜對照也○夫人思歸非徒歸也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復其父母之國而托歸唁爲詞耳其與泉水女子之思歸者深淺不同矣其後齊桓公卒救而存之然後信夫人之有卓見而此詩之作不爲無助也朱子曰聖人錄泉水於

詩賈

卷二 國風

詩

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于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亡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旣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夫人亦賢矣哉案此亦許國之小而力不能許人之怯而心不同耳不然或遣一旅之師或糾同盟之國自可復衛如反掌夫人安處宮中而有餘矣何必作此歸唁之計也誦詩論世可以想見此女大不得已之苦心矣

載馳載驅音工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旣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閱

此兩章先明欲歸而大夫勸止之義直曰歸唁衛侯乃弔宗邦之失國不比尋常之歸寧也時衛侯廬漕故欲驅馬至之終以大夫來勸而中止故不能旋反而濟乎漕水也然我思則豈遂爲之遠忘而闕止也哉已起下二章意

陟彼阿音止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音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此兩章乃申不歸而我思不止之情我思如何淺言之則欲陟彼阿止采蟲以療鬱結之疾是女子雖稱善懷而所懷亦各有

詩賈

卷二 國風

詩

道非無謂也許人尤我直皆稗弱而狂惑耳不特此也我思更有進焉者以時方國滅君亡麥秀滿野我將親行其野觀其芃芃之麥而爲之控告於大邦計其何人可因何國可至耳豈真爲采蟲哉爾大夫雖百方思維以寬慰我終不如我所親往之爲愈也大邦者齊也夫人本與齊子同母而文公久處於齊能定衛者舍桓公而誰作此詩者正欲使聞於大邦以激之爾齊侯果使公子無虧帥師伐之而城楚丘以遷衛焉夫人之計誠審矣而齊桓之爲德亦大矣則以此詩爲復衛之功臣可也

載馳四章

鄘風十篇

按滅衛者宣姜也復衛者文公也墻茨四詩皆宣姜事
定中四詩皆文公時而首以極貞潔之共姜與鄘風篇
首之莊姜對如鵲巢之與關雎對也鄘風終以宣姜殺
子事昭與州吁相照是麟趾之反也此以許穆夫人之
詩殿蓋與共姜相照是亦騶虞之對也鄘二風與二
南反對已明下衛風乃衛之本稱故另爲編次云

衛

二南後次以三衛詩明以南北貞淫不同正與變相對也衛

詩貫

卷二 國風

美

乃正封故以武公詩居首衛君之賢莫過武公也抑又思之
衛之淫亂宣姜爲甚其詩連篇累牘皆在鄘而不入於衛
雖其音則然顧編詩者豈無微意與莊姜遭亂既首鄘風而
碩人篇仍錄于衛則知宣姜之不入於衛者殆與文姜詩之
附齊不附魯者同也

淇與美武公之盛德至善也衛乃本封故首以西周正風焉○
孔叢子曰於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蓋此詩形容武公
之盛德條理縝密而興寄遐暢非君子亦不能道宜大學取
以爲至善之本而立師文王之則也衛始康叔以明德慎罰

垂其刑又得睿聖武公以盛德至善立其極中遭狄禍而有
文公秉心塞淵明作有功以振其靡故風雖變乎二南卒能
傳世久遠獨後諸國至九百餘年而後亡也

瞻彼淇與綠竹猗猗於戈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一章以綠竹之始生興其學問之進益無盡有匪君子本成德
之稱而詩人必推本其學問切磋琢磨其工夫也瑟個赫咺其
效驗也工夫則自粗而精效驗則自微而著終乃至於使人不
能忘則君子之德已畧具始末矣故大學專釋此章以爲盛德

詩貫

卷二 國風

毛

至善之本焉

瞻彼淇與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個兮赫
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與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
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此兩章乃承首章之意而逐層形容其成德之淺深次第可謂
善言德行矣二章蓋以竹之茂美興其德之充實而光輝故畧
其切磋琢磨而不言非無工夫也所詣已熟雖有切磋琢磨而
不露其迹也故但稱其服飾之盛以著其德容之莊而瑟個赫

喧則無改其度焉三章則以竹之密比興其德之純全而和粹則已矜持盡化併其光輝發越之迹亦俱泯矣故但見其寬綽善謔而已所謂瑟僖赫喧者亦不可得而擬諸其形容已詩故云如金如錫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能員能方也登車而倚重較易於矜嚴也武公則寬綽其容歡宴而至戲謔易於陵侮也武公則以禮自檢是皆剛柔方員之相濟者也

淇奥三章

語類問淇奥一篇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朱子曰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

詩貫

卷二 國風

美

近氣象自是不同按武公三詩分三體其作聖之功全在抑篇賓筵乃其一端奢聖氣象則於此篇見之

考槃美隱士之寬廣自得也此亦在東遷前故先於碩人○朱傳以爲美隱者之詩榕村以爲隱者自作實則二說皆通古詩美此人者何嘗不有似乎自作者乎惟序以爲刺莊則失之耳孔叢子云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也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槃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槃朱傳二說皆通然一室而旣云在澗又云在阿在陸終覺費解反似後說爲長寬承澗字來水流心不競故寬廣自如也惟其心之寬廣自如故能無入而不自得焉此句最重適軸意實字活用與寬字同亦殊費解或皆指物而言亦可適者阿中之草也軸者陸地之車也心迹高遠則所有之物皆形其幽勝故連碩人言猶云王孫之芳草君子之車馬也弗諼者若將終身也弗過者不求贏餘也弗告者欲辨忘言也到此始爲隱德之全所謂確乎不拔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詩貫

卷二 國風

美

考槃三章

碩人莊姜美而無子也○榕村謂似其初來時宮中人之詩然据左氏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則所賦者雖多初嫁時事而詩實作于旣嫁後不見荅之時也通篇雖無顯斥不見荅之語然末章咏物產之豐盈而忽結以庶姜庶士二句則非無故庶姜者明多嬖妾也庶士則隱指嬖人之子州吁也孽者孽妾亦是媒孽下此二字以見庶孽之多而莊公狂蕩易惑已見於言外竭武貺州吁之有寵而好兵亦不掩矣方於衛人爲之賦碩人句有關合而全詩乃有收煞也但不可

句句穿鑿如姚承菴則得之矣

碩人其碩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

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螬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一章稱其族類之貴二章形其容貌之美反不著其德者莊公狂惑德非所知也然其貴如此固當珍重其美如此亦宜親愛矣且起二句德美亦已包在其中而容亦女子四德之一立言固不失體也特著東宮之妹貴其爲正嫡所出也而眼光已注

詩賞

卷二 國風

早

定篇末兩度字矣故左氏亦特提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也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鮪發發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三章乃述其初嫁時臣民喜幸之情以寓不宜疎遠之意四章乃極陳齊地之富而惜其庶姜多而庶男武則莊姜之無子意已不言而喻矣大夫夙退二句微見其意而語甚深婉風人之致也然庶姜二句則其意顯然蓋孽妾既衆庶子好兵宜乎正

嫡疎而反無子也左傳可采爲此篇正序

碩人四章

氓淫女自悔不終也○此亦棄婦詩也與谷風同而始合不正則貞淫之相去遠矣雖能自悔亦何及哉但尚愈於恬不知恥者耳觀氓之蚩蚩句則亦非婦人自作也然卽以爲自作此婦有如是之才筆而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乃至是豈不足爲千秋炯戒哉故惟此篇雖淫女自作而可錄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音媒送我涉淇至于頓止

詩賞

卷二 國風

望

乘彼塹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此兩章追述其始初相遇相誘率爾苟合之情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杭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兩章乃述其中間色衰愛弛始合終乖之苦士耽猶可說女耽不可說悔恨失身賤行之非也一語包盡實無可別說則亦

何怪士之二三其德哉

三歲爲婦易以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

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

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兩章則詳其見棄受侮之傷而憶其少奔老背之恨反覆悼

悔以結之三歲爲婦特指其食貧之歲耳此女固自總角晏私

至老而始棄也相舟兄弟之怒怒所不當怒此詩兄弟之笑笑

其所當笑也不思其反不能永終而知其敝也凡事如是後雖

詩貴

卷一 國風

聖

欲悔而何及哉

氓六章

此女才筆明爽條達可與東漢蔡文姬相埒然文姬尚可

原其所遭之不幸此女難解於失身之無良則直自詒之

感適增其醜而已此之謂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竹竿衛女思歸以寫憂也○此卽泉水之縮調也而雍容和緩

述其昔日之樂不言今日之恨思而能以禮自閑者也序謂

不見答則未有据夫父母之國人情所戀必不見答而後思

豈見答者卽可以不思乎衛女思歸凡三作泉水之情深故

其詞曲載馳之情悲故其辭激竹竿之情暇故其詞和皆體

原於葛覃歸寧而能各稱其情以立言故能各當於可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音以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託言釣淇以寓歸衛意而惜其道遠莫致也然而非遠也淇泉

宛在特以旣嫁原當遠其父母兄弟耳已揭明正旨呂與叔云

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游以爲我憂

詩貴

卷二 國風

聖

身雖當遠然而我思不置也思二水之間衛女之在其國者巧

笑嗟然而有致佩玉儺然而有度是可樂也且也淇水悠悠舟

楫完備一水可達也安得駕之以出游其間而寫我之憂哉旣

止乎禮仍致吾情以父母之邦爲不若是慙也

竹竿四章

凡蘭衛女刺嬀不足君也○序謂刺惠公而不得其人則以童

子目君非體也今按前後兩篇皆衛女詩則此篇亦是衛女

之作以衛女而憂其兄弟之不能當國則不妨以童子目之

矣惠公之卽位也蓋年十五六雖幼而兩兄之死職惠之由

則驕而無禮可知衛人以伋壽之死深不直之故衛女嫁於他國者憂其不堪君衛而刺之也

凡蘭之支童子佩黼雖則佩黼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凡蘭之葉童子佩黼雖則佩黼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悸恐怖而心動也凡蘭柔弱者也而有支有葉矣童子穉幼者也而佩黼佩黼矣雖則如此而其能不足以知于人而甲於衆

則雖飾容以自遂必將內不自安而悸然恐動耳更始升前殿

羞作刮席不敢視即悸恐心動之謂也其不足爲君可知黼有

決與杏二解鄭解爲長黼字從章杏固以章爲之也兩兄俱死

詩

卷二 國風

國

遂其本謀雖踞民上能無內懼乎末句實誅意之筆

凡蘭二章

河廣宋襄公母思其子也○宋襄公母出歸於衛及襄公立而

其母思之蓋出而廟絕桓公在無可復往亦不當思若夫母

子之性則天性也故襄公立而思之則不忘其子之愛於禮

爲無嫌矣文姬悲憤詩只云念我出腹子天屬綴人心而不

及其子之父其通乎河廣之義者乎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是時衛已遷河南則不待渡河而可達于宋矣故以河廣起興言一葦可杭而小船不容甚狹也宋國跂立可望而崇朝可至甚近也然而我不往者則豈廣遠之謂乎縮住一半不說出最爲含蘊有神玩味不盡

河廣二章

竹竿至此三篇皆衛女之作故以類相次

伯兮賢女思夫貞而知義也○鄭箋以爲王前驅句指爲春秋

所書從王伐鄭事而鄭在衛西與之東句不合或謂莊六年

王人子突救衛而以之東爲從王人與齊戰亦屬牽合也此

詩

卷二 國風

國

詩要見女子性情之正而首章並可想見尊王大義耳不必

曲求其事以實之也此思婦自作亦並無刺時之意也

伯兮揚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一章美其夫之才武而爲王官也二章因其夫之東行而自歎

束也周禮選國之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車則執戈

前驅其夫蓋出仕於王朝也故以爲邦之傑之東者或奉王命

而使于東也女爲悅已容夫不在而不爲容守禮自閑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謾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痾

此兩章乃深致其思伯之情望而反得日望未諧也然而仍願望也雖至首疾而甘心焉謾草可忘憂草難得也然亦不假草也雖至心痾而何害焉思伯之情如此亦善於言情矣

伯兮四章

有狐綏綏夫求匹貧而無禮也○欲嫁其人必不目之爲狐此亦詩人之筆耳或謂國人憫繇夫則勝於彰寡婦之淫然不如旁刺之穩當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詩貫

卷二 國風

果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蒲北反

綏綏獨行求匹之貌刺意正在首句下仍有憫之之意以其原自失耦也妻子如衣服故以比之先施裳乃束帶然後加服其言之序應如是

有狐三章

木瓜衛人懷齊桓之德而思報也亦與篇首武公相照焉○序

曰衛國有狄人之難出處於漕濟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按此序說之不得不

從者也朱子疑爲男女贈答如靜女之類門人輔廣亦已疑

之以靜女之爲男女贈答詩文可徵此篇則全不見有男女之詞也則何必別生一解哉鄙風終載馳所以錄齊桓之功也衛風終木瓜所以報齊桓之德也王道廢而伯功興雖不足法然桓之伯績至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與滅繼絕乃孔子所稱正而不譎者存此二詩正朱子所謂春秋序績之意也附於篇末則載馳非本國詩此亦非美本國之君故也序說美桓其固有所受之也與

投我以木瓜音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詩貫

卷二 國風

芎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瓊瑤瓊瑤瓊玖重于木瓜木桃木李多矣雖施輕而報重尚不足以爲報聊以致不忘永好之情耳況施之厚重有什伯千萬於此者乎衛人戴桓之德實有難爲報稱者故作此詩以致其意正以不說出而有餘思也詩乃詠歌之文非紀事之史也安得盡著實迹于篇中哉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乃抑詩中語此本之而翻進一層詩人之善脫化也於男女贈答了無涉矣

木瓜三章

衛風十篇

三衛詩共三十九篇朱公遯曰衛多君子於詩可見如淇奥之武公固非他國所有而文公與衛亦卓卓可稱餘如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者干旄之賢大夫簡兮之賢伶官考槃之隱君子豈不特然於變風時卽乘舟之爭死者亦有可閔之一節也又如賢婦人六人則莊姜共姜許穆宋桓二夫人泉水竹竿二女子也若仲氏之全淑慎伯兮之守專壹雄雉之知德行谷風被棄而有德音又在六婦詩之外衛不但多君子亦

詩貫

卷二 國風

吳

可謂多賢婦人矣按如苦葉之刺時蝦蟆之刺奔相鼠之刺無禮黎臣之一於所事亦皆非碌碌者是則三衛之地雖不親被文王之化卒賴武王周公規度而經營之康叔武公鼓舞而作新之共姜莊姜之賢貞亦有以感動而風厲焉故遲之又久君子多而賢女興爲能高出于變風之中與

詩貫卷三

婁江張鑑著

國風二

王

王卽東都王城亦地名也自平至景都王城者十二世敬王避王子朝亂始徙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且正可著其王號而不夷於列侯也本屬風體先儒降風之說殊謬其雅體自節南山以下十八篇固已附於小雅後矣二南者西周盛時之風也王風者東周之風也西周之變風則編於小雅今汙水以下八篇及角弓以下十二篇是也王道盛則諸侯

詩貫

卷三 國風

一

無正風非無正風也詩之美者都編入二南而諸侯不得自有其風也其後王綱既弛天子不巡狩太師不陳詩於是列國乃各歸其所部今三衛及鄭齊諸國是也三衛列於王風前者二南侯國皆在南方三衛乃紂故都皆在河北風以國次故南北以正變相對或曰恐王之混於南故以三衛間之或又謂尊殷都者皆不確也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乃是風雅俱亡非專謂雅亡也然亦不亡於東遷之初而亡於四十九年之後耳平王初年臣民猶有念亂思治之心規諷刺訕之作風雅二體俱在迨其末年而直言者受禍無辜者

罹罪大夫庶幾於捫舌灰心於是風雅不作而詩亡此春秋所以繼之而維王迹也

黍離行役之大夫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其地蓋已昇秦見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而秦人之魄兆漸強故興懷而作此詩音節蒼涼與箕子麥秀之歌同痛而章末語多含蓄非如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之顯斥故是風人之體然曰此何人哉一人字何所不包故明言不如隱言之更盡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貫

卷三 國風

二

黍稷一耳何以黍衰而稷獨興洵非無故漫云者家語黍爲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爲上盛故可以此周稷則差小於黍乃其亞也故可以比秦詩人觸物興懷固有百端交集而難以出之口者惟徘徊故宮禾黍之間以爲不知已者詬詈也而知我者誰哉因呼天而追問其人雖曰天命而實人事也而當日驕君淫辟之措置乖方邪臣譏妄之紛紜亂政一時已指數不盡故但曰此何人哉雖含蘊深遠而實包括無遺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則仍離離也而稷已自苗而穗且自穗而實矣以此周世既衰舊京已爲秦有而日漸強盛也故中心搖搖者遂至如醉而如噎焉蓋蓋此二章不但意足而行役之久勞於外而未得返亦因以見矣而彼尹氏皇甫之徒方縱淫樂於新都一時附會連結者惟燕雀處堂之爲安孰知詩人之心憂而久困也哉

黍離三章

君子于役行役之室家思君子也○此篇乃閨思之正幾與草

詩貫

卷三 國風

三

蟲殷雷相近然而不知其期王章何在苟無飢渴王澤無餘故爲變也存此詩而東遷之政令已可知矣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佖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不知其期原有期但不知耳故問其何時至不日不月直是無其期矣故嘆其何能有相會之時也禽畜尙及時而歸則君子不歸情理不得不思但萬里之外以身爲本且冀其得免飢渴

尙可有待云爾雄雉之君子爲已事而行役也故勉其進德以成善此乃奉上命而行役也則恐軍中之異苦樂故以得免飢渴已爲幸矣牛羊有欄括者其關局也太元四馬就括卽此

君子于役二章

君子陽陽下位之賢人聊共樂也○朱子雖疑爲前篇婦人所作而仍以序說爲通則序謂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者可從然簡兮詩人猶有西方美人之思此詩則但寫其樂王風不競亦可知矣季札故嘆爲思而不懼也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詩實

卷三 國風

四

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房房中之樂二南之詩是也敖舞位也先吹簧用以歌二南之詩然後執翫翫以就舞者之位作樂之序也朱子初解云君子知道之不行爲貧而仕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於此者雖非出處之正然比於不量其力貪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按古賢多隱伶官如簡兮之詩及魯論所記太師摯等七人是也樂有平心養性之益賢人司之則亦樂得其道云爾故仕雖爲貧而道未嘗不存比之抱關擊柝尙爲優矣但爲之上者不知其賢而使之樂此則其國可知矣

君子陽陽二章

揚之水戍申之軍士怨不均也○此詩但刺其遣戍之不均耳實則申侯與周乃不共戴天之仇平王不思方以其立已之私恩而遣兵戍之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大義昧而彛倫敦矣軍士未必不知而不敢言也故但以役使之不均刺之然存此詩而平王忘親之罪亦因以不掩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詩實

卷三 國風

五

一與而戍周之狀宛然在目彼其者外之之詞蓋指列國之人與已更番者也朱傳從古注謂戍人指其室家而言室家豈有同戍之理詩人不乃情近於癡乎然或謂至末二句始指室家亦未得理體也北山陟岵諸篇大抵懷我二人爲多曰彼其之子者有父母之稱詩人憾其在家得盡子職我獨戍申而不得歸故懷念父母不知當以何月乃還歸耳懷父母則妻子未嘗不在其中然而立言固不可以失理體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哉

甫許與申皆同姓之國申卽今信陽州許卽今許州並隸河南省甫國應亦不遠平王以申侯故而並戍之也

揚之水三章

中谷有雉凶年女子泣此離也○同一早也讀俾彼雲漢知宜王之所以中興讀中谷有雉知東周之所以遂衰詩可以觀其詩史歎序曰閔周亦爲得之謝枋得曰夫婦人之大倫飢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

靜賞

卷三 國風

六

道矣

中谷有雉曠其乾矣有女化離曠其嘆矣曠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雉曠其脩矣有女化離曠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雉曠其濕矣有女化離曠其泣矣曠其泣矣何嗟及矣

自乾及脩并及濕曠勢一節急一節也自嘆而歎而泣民苦亦一節深一節也然而始曰遇人之艱難諒其窮窘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憐其遭凶禍也終曰何嗟及矣則亦事已無及安之若

命而無可歸咎也此婦人之所以爲厚也然誰司民牧使之化離如此而莫之收恤也則固無所逃其責矣

中谷有雉三章

兔爰爰刑哀世不樂生也○此詩以朱傳爲至序意亦不甚相遠但附會桓王則鑿矣或曰興者毛氏說也然作比爲切矣得中山千日酒瞑然直到太平時與末句同痛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音我生之後逢此百罹音尙寐無叱

有兔爰爰雉離于罌步廟反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靜賞

卷三 國風

七

尙寐無覺去聲

有兔爰爰雉離于罌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免則始終狡脫而爰爰雉乃離羅而又或罌或罌之俱離矣被禍非一端也罹者患也憂甚於患凶甚於憂叱者醒而起也覺者未起而醒也聰者耳神未醒而聞聲能覺者也言之益加痛心矣中谷及此二詩哀音刺骨若華長楚之悲不是過矣東遷伊始而國勢民心至此雖欲不變爲春秋之世其可得哉

兔爰三章

葛藟羈旅失所悲無聊也○此與小雅黃鳥我行其野二詩略同而彼猶可復我邦家言歸思復此則但言終遠兄弟而無可歸矣蓋彼乃西周之衰王澤未竭故不旋踵而宣王中興此則東遷之初而周禮已亡民之流離失所已甚其卽正月之篇所謂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者乎雖賢主亦難驟興況平王之庸弱乎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縣縣葛藟在河之浹終遠兄弟謂他人母音米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以音

詩賁

卷三 國風

八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觀三稱終遠兄弟則此乃離其兄弟而結異姓之兄弟者末章是其本旨也然必先父後母先母後昆而顧深於有有深於聞則言之序也又岸上高於水涯水涯高於灑下興意亦略有次第焉詩中無尤人意只是自傷之詞然卽此而知周禮三物八刑之教已衰下之爲俗如此則上之所風者安在乎

葛藟三章

采芣良朋遠別愁不見也○序以爲懼讒以采芣采苦例之也朱傳以爲淫奔以采唐采麥例之也然玩下二句俱未見其

然則首句託興豈可穿鑿生解乎恐只是懷人之作或賢或友俱可通情到至處語足千古不必強自立說也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懷人而曰我懷云何則已淺露無餘矣只此三句一章三章一篇諷咏再四却有無限欲說不說如吐如含者此風人之妙也積月成時積時成歲由少而多故以月秋歲爲次而葛生於初夏采於盛夏故承以三月蕭采於秋後故承以三秋艾必三年

詩賁

卷三 國風

九

之久爲佳故承以三歲亦非但趁韻而已

采蕭三章

大車嚴明之大夫治私邑也○序以爲陳古刺今者殊謬蓋民有奔心風已不古矣安見東周必無能吏乎若并此而無之東周卽可以亡不但衰弱而已故以朱傳爲確列女傳以爲息國夫人作尤爲無稽之說不足辯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綈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嘽嘽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大夫能以刑政治其私邑其人明察有斷廉公有威故聞其大

車革路之音望其覩冕服章之盛已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雖不及甘棠羔羊之盛抑亦可以激揚頹俗也已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皁日

至此乃謝絕其人而思堅所約於沒後則必不能奔所好於生前可知矣使民畏服刑政至於沒身大夫之治邑不亦善乎

大車三章

工中有麻養民之循吏留遺愛也○序以爲思賢者可從周之衰也以弱不聞以淫也此詩與大車相次蓋周德雖衰猶有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存焉所以東周尙可爲傳國至數百年

詩貴

卷三 國風

十

之遠也但以留子嗟爲人姓名子國爲其父之子爲其子則應說耳留者其人之氏或曰地名卽今之陳留蓋卽以地爲氏也嗟是歎詞國乃指其地之子則斥其人其人之治此邑必能勸農桑教樹藝如循吏傳所稱桑麻滿野麥秀兩岐桃李垂街者蓋賢大夫之有惠愛者也故去而國人思之

工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式何反

工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此兩章望其復來也言今日工中尙有麻彼留子已去而可嗟也何時復來施其教乎且工中之有麥者昔日留子之國也何

時復來食此邑乎

工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音几

此章則知其不來而思其遺愛也言今工中之有李者豈非由彼留子貽我者李耳我視之則如佩玖然而何日忘也前篇尙是子產治鄭規模此篇直與召伯甘棠比績可謂淫奔乎

工中有麻三章

王風十篇

黍離之廟社爲墟揚水之征戍壞制免爰則刑罰不中葛藟有穠則羹倫放廢其義皆非淺小乃不在雅而在

詩貴

卷三 國風

士

風其體祇成爲風也于役采葛不足補入二南君子陽陽亦僅同於簡兮考槃惟大車工中二篇尙有流風善政故系之於後猶有望於變之可正其卽匪風下泉之意也歟

鄭

鄭之開國最後其地本在畿內故王風之下卽次之亦猶召南之次於周南也以後則自齊晉大國序起焉舊說謂淫者其聲非其詩也朱子則謂未有詩不淫而聲淫者至哉言乎然聲與詩亦原有辨論其合則自言志至於和聲一也語其

分則詩直述情事而人能辨其非樂則飾之音容而惑焉者多矣故淫樂必放而淫詩可存然所謂淫詩亦非淫者自作乃風人述之以著其醜或明刺或隱刺則詩雖有淫而思摠無淫耳今雅鄭之辨雖宗朱子而本詩並無確証者不必盡斥爲淫其有淫詩亦出風人之筆則與思無邪之旨合矣

緇衣周人美鄭桓公也兼及其子武公焉此西周時○孔子曰奸賢如緇衣賢指桓公武公而好之者周人也然改衣授祭非國人所以施於卿士則是其同列之詞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詩貫

卷三 國風

圭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宜者德與服稱也好者服因德美也蕭者德服相安也此詩蓋作於鄭武嗣位司徒之初首句美桓也敝而又改則桓公沒而更受命服也適館授粢則親愛以結殷勤之意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於王室還乃司徒退食而還於館也彼非無粢而我適其館而授之者致其好之無已之情耳

緇衣三章

此西周之時乃鄭之正風也至子莊公不克肖其德周人

遂昇號公政而緇衣之好乃替耳

將仲子爲莊公陽拒祭仲之詞以刺公也此下東遷後矣○呂東萊曰詞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公於段非有所不忍也特迫於父母宗族國人之議論耳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朱子則以爲淫奔之詞今考國風之例多以關於君卿大夫者居前民俗居後民間淫奔之詩不應次此且朱子於後二篇既從序說則此篇亦一時事也故姑仍舊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音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詩貫

卷三 國風二

圭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虛王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仲子祭仲也我里墻園喻言家庭之事也樹杞桑檀喻言同枝共本之兄弟也此蓋設爲莊公之意以爲汝無侵我家庭之事無殘我兄弟之親我非溺愛但上有父母諸兄下有人言仲之深計雖甚可懷我不得有所畏忌耳作此詩以隱破祭仲之謀明著莊公之僞其所以拒者乃迫於名義人言未敢遽發而

非真有天性之愛於其叔段也此之謂主文而誦諫者歟

將仲子三章

叔于田陳叔段馳馬試劍沈湎狎蕩之習訊失教也○或謂段以國君介弟受封大邑不得出居閭巷下維民伍恐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耳此朱子初說卽集傳後一說也亦太泥矣段惟如此不脫鬪雞走狗狎遊酣酒之習所以卒至於及禍耳則此詩正以肖其情狀也直陳無隱而莊公平日失教以養成其惡之罪亦以見矣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詩貫

卷三 國風二

酉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音巷無服馬音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段不義而得衆故設爲其衆昵比之詞細人何知以其私恩及我爲有德耳故三章皆深美之仁者恩惠也故承居人言居人無如叔之有恩惠也好者歡愛也故承飲酒言飲酒無如叔之相歡愛也武者技勇也故承服馬言服馬無如叔之有技勇也美叔段者不過如此此豈可以成事者而莊公之養成其惡不爲檢衛之迹亦不可掩矣蓋亦詩人設爲之詞非出之其衆之口也觀鄭伯命子封伐京而京人叛之則得衆者亦僞合耳豈

真有愛戴叔段之心也哉

叔于田三章

大叔于田慮叔段之狃於故習而戒其傷女明莊公之志成於殺也○此篇似專於刺莊而有愛段之意然段之飛揚輕淺如此豈堪君國子民者段不弟莊不友詩人俱不滿之故直陳其事而兩人之罪俱不掩矣鄭之叔段猶衛之州吁事成而人知惡之段事不成而人或反不知惡此頗詞也但莊公處之實不善故君子訊其惡養天倫耳

叔于田乘乘馬音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與狂火烈具舉韻

詩貫

卷三 國風

五

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讀本戒其傷女

鷙鳥將擊先匿其形叔段多材好勇而淺露輕脫如此不但無成勢必及禍耳故詩人作此以諷之意在言外特於首章微露其端蓋因暴虎獻公而戒其狃此將傷傷於虎乎非虎也公卽虎也然都使人不覺此立言之妙也而公之志成於殺亦因之以見矣序謂專刺莊公者亦未然蓋兩者交訊之云爾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馬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音射

忌又良御忌抑轡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馮從集韻改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今本誤馮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咆弓肱音忌

二章正言田獵之驅騁三章終言田畢之安閒極其形容不過射御之精材藝之美乃皆技勇之末求所謂君人之德者亦何有哉故文似美之而意實戒之然戒在叔段則刺在莊公亦可知矣

大叔于田三章

清人刺文公也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序說可從故朱傳亦因之但節去公子素作之文最爲精當也

清人在彭音旁騶介旁音央二矛重英音央河上乎翱翔

詩貫

卷三 國風

六

清人在消騶介麋鹿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此二章先陳鄭師淹久河上兵疲士玩之狀與衛風擊鼓三章同意清人乃清邑之人補傳謂高克好利不顧其君而詩人以清人目之殊堪發榮也彭消及軸皆河上地名鄭在河南狄入衛恐其侵鄭故使高克禦之於河上任之實以遠之也

清人在軸轉音騶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此章乃言高克中軍亦空爲容好以見其師必散之意孔疏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高克自居

車中以此一車所爲之事爲軍之容好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者不在左也

清人三章

羔裘美賢大夫也○如此美詩而序亦以爲刺尙可信乎然當是美其國初之臣蓋首五篇自桓公以及文公皆國君之事此及下篇乃大夫之詩故又自國初序起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音胡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首句言其服次句言其服此服之人也侯與夫同古人美其人則曰夫也舍命不渝則見危授命臨難而能不變節矣是社稷

詩貫

卷三 國風

七

之臣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二章承洵直之意而言三章承且侯之意而言三英之義未詳恐言所美者之三德也舍命不渝忠也孔武有力勇也邦之司直正也故曰邦之彥兮彥美士此之謂侯也

羔裘三章

遵大路大夫欲去而留之也此上皆朝士之作○朱傳定爲淫婦留其人之詞引宋玉賦爲証然左氏所引詩朱子每以爲

斷章之取非其本義况賦家浮靡而宋玉單詞遂可執爲淫女之証乎余觀編詩大概以類相從而此篇次於羔裘美其大夫之後則序以爲思其君子者可從况國風之例多以貞者居前淫者居後宣姜之醜鄙風特首以柏舟之貞鄭女之貞無過雞鳴之婦此詩若淫何反次於其前乎故姑仍舊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寢故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觀兮不寢好也

大路蕩平非狹邪之徑也執手握別乃留行之常也不我觀惡詞之謙也敦其故好情之厚也何所見而以爲淫也朱子初解

詩賈

卷三

國風

大

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祛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遽絕也反勝於定本矣先祛後手其情漸親不至絕裾而去矣

遵大路三章

自緇衣至此七篇皆國君卿大夫詩其詞未有男女之事也故不當以淫詩廁於其間矣

女曰雞鳴賢夫婦相警戒也此下多民俗之詩矣○讀此詩勝閱孟德曜樂羊妻諸傳朱子亦曰此詩意思甚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然則序說真不知所謂矣鄭風有此亦

可謂一薰蕕百蕕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鳬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牛何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此詩乃賢婦之作首二句特雙提序起以見其同心也其居必近水濱故晨起助夫弋取水鳥以爲飲酒之般耳非真弋獵之人也琴瑟靜好說盡閨中之樂含蘊正復無盡而大意則一章不留宴昵之情也二章不慕富貴之樂也

知子之來古能字有來音來字亦有能音此當讀能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

詩賈

卷三

國風

尤

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此章更勉其夫尊賢而取友也尤爲婦德之難陰性吝嗇每有丈夫好客而室人沮止者此婦不惟不沮而勸之且解雜佩以助之此豈巾幗中所多得者哉

女曰雞鳴三章

有女同車美賢女之德音也○序謂刺忽然左傳載忽辭昏其言甚壯人君立國豈無他道而必藉婦翁之勢大國之援始爲得乎况忽初辭之女爲文姜既屬禍水再辭之女雖無考亦莫稽其賢也詩人以此爲刺其識既鄙其說亦迂矣故朱

子謂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至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而以此詩未必爲忽而作其論極爲正大也但以其在鄭風而曰疑亦淫奔之詩則詩中亦未有淫奔實証今按此詩明指孟姜不比他作之藏頭露尾若刺淫奔必不如此顯斥又與雞鳴緊相連接蓋前篇賢女自作此篇乃詩人之美賢女耳甫呂申許皆姜姓孟姜不必盡齊女雞鳴之作喧傳人口故曰德音不忘明美其詩也彼美孟姜正表其姓氏以顯其賢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音敷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詩賁 卷三 國風 午
有女同行杭顏如舜英音央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詩人以前篇賢婦所作皆婦德所難而可貴故作此以美之同車同行追美其始嫁時親迎于歸之禮不然即指其夫婦偕隱如鹿車同挽之意亦可也將翔將翔即承前篇弋取鳬鴈之事兩言佩玉即前篇解佩助夫以贈友也舜華舜英乃女子四德之一洵美且都則關於禮法也德音不忘正美其所作之詩也詩意如是而以爲淫奔之刺可乎或曰此詩另一賢女不泥定雞鳴之女亦可惟以爲淫奔則無据以爲刺忽則尤謬也

有女同車二章

此上二篇皆賢女詩故居民俗之首

山有扶蘇刺淫女之耦非其耦也以下隸次淫奔之作而以明刺者先之猶春秋之先斷而後案也○舊說以此下三詩皆爲刺忽實乖情理故朱子不從然以爲皆淫女自作則亦未確如此章末二句猶新臺之詩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云爾狂且狡童醜詆已極尙不謂之顯刺而曰淫女戲其所私者乎宜馬端臨有聖經非錄淫詞之疑也今遂正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音敷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詩賁 卷三 國風 丑
山有橋松隔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扶蘇橋松大小不同皆美木也荷華游龍貴賤不同皆佳卉也奈何不偶于都子充之美人而見此狂且狡童之醜類也哉妍媸顛倒善惡混淆刺義顯然所以發人是非羞惡之本心也此如春秋書法之先爲斷定以下彙存淫詩五篇乃著其所刺之實以存其案爾

山有扶蘇一章

蘼兮述男女之相悅欲及時倡和以爲樂也○序說旣乖東萊雖極力疏解終屬牽挽當以朱傳爲定但不必淫者自作乃

善爲詞章者摹寫之以顯其情而已

蓀兮蓀兮風其吹昌文反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蓀兮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此男女相悅而有人老不如花之慮故以木落懼風高喻容衰恐時暮乃呼叔伯而要之曰何不及時倡和以相樂乎或謂倡予和女何必非朋友之詩然朋友以先施爲道乃望其爲倡而此爲和所謂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云爾儻俛從人真婦人聲口也要女云者亦謂予不信有如皁日之意而已

蓀兮二章

詩

卷三

三

狡童述淫女之詞彼狡童兮卽扶蘇所刺之狡童也○序以狡

童目君背理甚矣况詞意又不類乎當從朱傳然明斥爲狡

童則是詩人代述可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合之不正每易乖離此中情緒不足致詰也末二句未必思之

專壹也猶云因爾見遠遂使我真不能食息乎

狡童三章

褰裳亦述淫女之詞狂童之狂之旦卽扶蘇所刺之狂且也○

此詩豈無他人句實似人盡夫也之意祭仲妻可對女言之

此女何難自口出之然正是詩人欲顯其醜故述其無禮之

言示人耳舊說支離固無可据必謂淫女自述則又非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涉溱涉洧乃使彼褰裳而來不當云我褰裳而往也他人他士

則索性道破矣前篇末二句卽是此意但尙含蓄此乃顯露彼

對狡童故以狡詞答之此對狂童故以狂詞應之似各隨人應

付真乃蕩無廉恥矣此皆詩人筆舌之可畏也

詩

卷三

三

褰裳二章

丰述淫女失所期而他圖也○此篇之淫直可爲河間婦人前

身矣舊說侯巷侯堂尙曲曲附會親迎之禮迂腐而不中情

實亦以朱傳爲允然正是詩人之善於爲詞耳若淫女自述

則有此文筆必略知隱諱斷不顯露其醜至於如是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胡貢反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俟巷俟堂已成其苟合之私矣但悔不親身遠送不就之而奔

耳將猶就也若親迎先歸之俟只當悔不就不當悔不送也

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杭

裳錦褻衣裳錦褻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前人既失徒悔無及乃顧影自喜先自上而下以至於裳謂叔伯豈無駕予者我將與之行耳又自下而上以至於衣謂叔伯應有駕予者我將與之歸耳行承裳字歸承衣字亦即豈無他人之意但淫情妖態更加邪媚此詩人鑄鼎象物之奇也

丰四章

東門之墠述淫者識所歡而相憶也○許白雲曰朱子謂凡若其自言者皆淫邪之人自賦然以後世觀之放淫之詞深能

詩貴

卷三 國風

風

道狎邪之情狀者未必皆其自作亦當時善爲詞章而深知風俗者爲之也故愚於此詩以爲詩人道其倡和淫邪之言而非其自作此類甚多非獨此篇亦非獨淫邪之詩爲然也按此論甚精詩人之妙在此所以淫邪之詩亦可錄惟如衛風氓篇之類雖淫女自作而可存耳其餘當如此論也

東門之墠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此當爲答前篇婦人之作茹蘆在阪即侯巷之處也有踐家室即侯堂之地也室邇人遠則中間離異也子不我即所謂悔予

不將者也彼此針鋒俱隱隱相對而錦衣錦裳亦非有踐家室之女子不能故此追憶其處而還念之也惟詩筆深婉不露使人迷離不覺或者尙因馬岌欲見宋纖而用室邇人遠句欲以此爲懷人之作毋乃爲詩人所愚乎

東門之墠二章

自扶蘇至此凡六篇皆淫奔之詩但扶蘇顯加疾刺先論斷於上然後以直述情事者次之而具案於下則足以昭法戒而無嫌於淫邪並錄矣

風雨思君子也此前六篇皆淫詩剥極矣剥盡而復故次以思

詩貴

卷三 國風

風

君子之作此下三篇皆非淫詩也○此詩前儒皆不以爲淫奔朱傳以首句爲賦故曰風雨晦冥正淫奔之時則失其意矣鄭風雖淫豈通國之人無一貞者但以詞句疑似盡舉而屬之淫奔以此斷獄不乃頗乎此當作興體風雨晦冥之中而喑喑之鳴不改其素此人所以思見君子如雄雞一聲天下白微陽之不亂於羣陰也且淫奔之詩未有稱其人爲君子者故當仍從舊說也

風雨淒淒雞鳴喑喑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此爲思君子則風雨雞鳴皆興起也鄭俗雖當昏亂之時猶有秉禮度義獨清獨醒而不失其操者如風雨晦冥早晚莫辨雞獨不昧其時而長鳴不已也淒淒風雨初至而寒涼也瀟瀟既至而作聲也如晦雨甚而晝暝也雞初鳴則喑喑然相和再鳴則膠膠然相雜三鳴而將旦則接續以鳴而不已矣一君子倡而衆君子嗣音以起正道不可復伸也乎夷如病之初退瘳如病之既愈喜則無病而且樂康所望於見君子者蓋亦一步進一步也

詩貫

卷三 國風

美

風雨三章

子衿思學士也○學校廢而子衿興刺此與魯頌之泮水相爲表裏小序能從大處立議所以朱子賦白鹿洞不嫌反已說而用之左傳鄭人遊學校以論執政鄭之有學校也舊矣此因大亂五世而廢之在子產前則不久旋亦復之耳但此時則猶未復也故詩人思學士而刺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青青學士之服也士佩瑤珉而青組綬故佩亦青青善歌者使

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此之謂嗣音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則我雖不往子可不來乎是以悠悠思之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此兩句指所見之輕浮士也末二句仍轉到所思之學士望其來而嗣音焉

子衿三章

揚之水閔忽之無臣也○序於淫詩每云刺忽實屬無据朱子駁去不從極快獨此篇之爲閔忽則信而有徵國風三揚之水其二既指周平與晉昭不應此獨指淫奔也鄭忽之有突

詩貫

卷三 國風

毛

猶晉昭之有曲沃其大逆者在突與曲沃忽與晉則何罪之有而序詩者每以刺忽刺晉爲文是以成敗爲是非而顛倒其順逆邪正也何以明大義而正人心乎此等宜痛削之此篇曰閔忽則命義亦得體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此忠臣閔忽之詞起與與王風同皆微弱不振之意所以閔之也終鮮兄弟非真無也突儀董雖兄弟而不相和洽適以生亂如司馬牛之有兄弟而云我獨無也惟我二人艱難共濟豈可

復受誑詞之欺詐也哉此則忽之卒於無助而失國者也

揚之水二章

此上三篇皆非淫詩蓋士大夫之作也

出其東門貞士刺淫也○扶蘇刺淫但就其人刺之此雖刺人而自表其定情安分之素故知爲貞士也然此士之貞既見而當時風俗之淫可對照而得矣故班固專舉此及溱洧二詩以証鄭俗之淫也此篇刺淫居前下蔓草二篇卽此詩所刺之如雲如荼者耳亦如春秋之先斷而後案者然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詩

卷三 國風

美

出其閭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如雲如荼一時接轂連騎招搖淫蕩之習豔然在目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定心者當正其思思所不存雖目中有雲荼而胸中無之矣此正本清心之學也荆布裙釵聊與偕樂則安分守己而已然樂天知命由之致焉此士亦賢矣哉

出其東門二章

野有蔓草述男女之苟合也○此爲刺淫本詩自有明証開端以草蔓露零起興卽召南行露以多露之沾濡喻無禮污人之意耳邂逅偕臧正是無媒而苟合也或者尙以賦於左傳

引於家語而以爲非淫不知賦詩斷章古人類然蓋賢易色好色之情原可以此好德若解詩則不可卽以色爲德而失作詩者之本意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雖是直述然起興卽是諷刺以草蔓而招露興其冶容而誨淫與蓼蕭湛露迥別也中二句始目其人末二句則著其迹若直謂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則是田野村人母雞公狗之類其人固不能塲管以序情詩人亦何屑污簡以述之也

詩

卷三 國風

美

野有蔓草二章

溱洧陳士女之諧謔也○孔疏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佚如是故陳之以刺亂蓋曰士曰女明是旁觀者代述之詞所謂直書其事而醜穢自見者也故詩雖淫而作詩者之思固自不淫也杜詩麗人行等篇正摹此種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三月上巳之溱洧二水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原是鄭之舊俗其後沿而日甚至於男女雜沓而淫蕩無忌則主持風俗者不能節之以禮故也尤可怪者士已告疲女猶未已且誘以洧外之樂而贈勺藥以結殷勤則此風蓋非他國之所有矣是正深知風俗者述之以刺亂必非淫亂者之自述也勺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勺藥有草本木本二種木勺藥卽今之牡丹

溱洧二章

此二篇卽東門所刺之如雲如茶者亦先斷而後案也鄭

詩賈

卷三 國風

三

之淫詩蓋分編扶蘇以下六篇貴顯之家也其東門而下三篇士庶之家也所謂其源自上而後其流及下也皆以顯刺者居先而隱刺者居後如春秋之法云

鄭風二十一篇

鄭詩除緇衣二叔于田清人羔裘雞鳴出其東門外如將仲子遵大路同車風雨青衿揚之水六篇斷乎非淫奔之作而其餘八篇依小序只丰與東門之墠溱洧三詩淫而已依朱傳則皆屬淫詩此歷來諸儒斷斷未了之公案也愚謂鄭風之淫原不在多只丰與溱洧二篇

詩賈

卷三 國風

三

已狂蕩之極况尙有餘篇哉顧如說者之意雖狡童蔓草亦將被以美詞誠爲失出如朱子之意雖青衿風雨亦盡予以淫名則又不免失入矣故今惟此八篇依朱傳定爲淫詩而不必牽連及他作也然詩則淫矣而作詩者之思則非淫也凡詩中賢貞之篇不必本人自述何淫奔而必謂其人之自述乎夫子以思無邪之一言蔽三百者正以其詩皆述之風人之筆則詞雖淫而思實不淫故曰思無邪耳此聖人援本塞源之論若預知後世有疑詩者而以此一言破其惑也蓋人有曖昧而作詩著之雖傷於厚然實出於疾惡之公心則非邪也若自淫而自述之津津樂道是詩既淫而思更淫矣聖人尙肯錄之於經以令人讀而又許其思無邪也耶如謂作詩者之思雖有邪但要讀詩者之思自無邪則更無此等迂拙難行之教法矣况論語本文但曰詩三百而蔽以一言則是專論作詩者而非謂讀詩之人也固不得曲徇先儒而反失聖人之本義也已

詩貫卷四

婁江張敘著

國風二之一

齊

齊乃太師之後東方之大國也故王鄭後序次外侯之國以此爲首五伯迭興桓公爲盛豈無歌咏之篇而齊風錄至襄公而止意者其詞夸大而夫子刪之歟然左國傳記亦不見有逸篇之存或亦本無其詩故爾惟木瓜美桓載馳思控定中遷衛三篇略著其績則亦可以附見而不沒其實矣

雞鳴賢妃警其君也爲齊之正風○此當在西周時風夜警戒

詩貫

卷四 國風

以成君德直與周宣姜后楚莊樊妃比烈矣朱子但云美古之賢妃而不從小序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之說決擇最精篇中述其言兼寫其心非宮中彤史不能傳此故朱傳亦謂詩人序其事而美之也然卽以爲賢妃自作亦無不可何注奔必當自作而賢妃獨倩詩人代述乎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此夏月之景且在下弦時也雞未鳴無蠅先鳴之理然人起驚觸則宿蠅亦起而作聲下弦之月故夜半東出而有光不必泥

首章之蠅聲改二章爲日出以就之也此二章摠形容先時儆告之意各末二句則敬中仍餘愛且不至流於東方未明之失矣一告再告之云不可鑿出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音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甘與子同夢者情也無庶予子憎者義也不曰君欲寢而曰已亦甘不曰君累我而曰予累君情義之至而立言之妙也上二章尙婉其詞此章直促之起矣

雞鳴三章

還相從田獵也亦所謂泱泱大國之風也歟○錄此詩以見齊

詩貫

卷四 國風

二

之風俗其來已久不必依序爲刺哀之作讀此而齊之泱泱表海富強莫敵者可見而其急功利喜夸詐之習亦不掩矣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狺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狺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狺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儂承還字輕利則亦便捷矣好承茂字技好則才亦美矣臧承昌字藝臧則力亦盛矣並驅相從工力悉敵相稱譽而相歡愛如此民之習也抑上之化也此正齊之所以爲風也

還三章

著親迎得禮也美其得禮則其時有失禮者矣○舊說謂刺不親迎者蓋篇中所陳但有婦至壻家之禮而缺前半壻至婦家親迎一截事也然禮莫雁而歸則佚於門烏知其非親迎乎且六禮不脩則女不當行既已行矣而新婦入門便作此屑屑瑣詞以刺其夫尚可爲婦道乎故以俗廢昏禮此人猶能行之故作此美之始不失體也但以是爲美則俗不親迎可知而刺意自在言外矣

佚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音華乎而

詩真

卷四 國風

三

佚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佚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音英乎而

親迎之禮御輪奠雁婦家所共屬目至先歸佚門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三節則婦家不及共見矣此人能始終無失故作此美之蓋有初不必有終而舉後可以包前也素青黃每變其色華瑩英每易其瑱非趣韻亦非示倭也行禮有節易服以應節古人盛服以將敬者每有此儀度也故細述以美之齊人濶達而亦重禮節於此可見但此亦昏禮之常至形之歌咏則必其時已不能盡行此禮云爾

著三章

東方之日與著相答也○此篇歷來皆作淫詩然篇中未見有淫奔之實卽者相見所就之位也發者導引而行之路也正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以後之事耳故榕村以爲與著相答者足正千古之訛夫鄭衛之淫聖有明訓文姜宣姜夏姬之淫經有明文此外安得許多閭閻淫褻之詞載之國風豈聖經真爲錄淫之冊耶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詩真

卷四 國風

四

毛氏本以下四句言昏姻之正禮可知非淫奔之迹也但以首句曰喻君月喻臣則鑿耳今當以東方日月喻姝子禮容之盛神女賦云其始來也皓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卽東方之日也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卽東方之月也始時不憚親迎之勞今姝子已在我宮室之中房闥之內且履我相見所就之位履我導引而行之路則已成夫婦之禮矣何幸如之

東方之日二章

已上皆西周之時首篇乃宮寢之作下三篇民俗之詩東方未明朝期失中也○早朝無可刺所以刺者在末句耳天

下之道惟中爲正。羣臣之朝以雞鳴辨色爲節。太早則過矣。

太暮又不及焉。齊有雞鳴戒旦之正風。而矯枉過正後遂有

東方未明之無節並存之亦可以觀矣。

東方未明音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珍反之

二章正言朝期之太早未晞則已漸明矣。然未明而來召者漸

明而已。發令焉。摠傷於早也。自公者斥言公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音不夙則莫。

此章并言其不夙又失之暮也。比意甚有味。儀文及數所以爲

詩賈

卷四 國風

五

禮義之大樊亦不過如此。辰時也。上二章直目公此言司晨夜

者不能時其早晚以致不夙則莫而踰其樊若爲公分過者然

立言所以深婉而不迫也。

東方未明三章

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也。而魯桓之非夫亦交刺焉。○此詩分

刺齊襄魯桓詩人更不稍加委婉。蓋亂倫之惡非比尋常過

愆而先襄後桓輕重亦不爽其衡焉。惡惡之公而正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旣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與陽冠綏書容反雙書容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旣曰庸止。曷

又從止

此兩章先刺齊襄君也。而斥之爲南山雄狐疾惡之嚴也。屢兩

綏雙各有匹偶也。魯道齊子不絕屬籍以正其名。而亂倫之惡

彰矣。末兩詰少似寬之。更使之無可置喙。而惋惜懲創兼矣。

旣麻如之何。橫從其訟音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音旣曰告止。曷

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旣曰得止。曷又極

止

此兩章並刺魯桓。執麻先治。訟析薪必資。斧物理不可違也。旣

詩賈

卷四 國風

六

告父母又通媒。苟昏禮得其正也。魯桓本無罪。乃旣告旣得而

又養其惡以窮其欲。而不爲之檢制。焉則謂之何哉。是亦不得

而無罪矣。故並刺之。鞠養也。極則窮也。訓鞠爲窮者非。

南山四章

甫田刺人之好大而躡等也。齊俗急功利。喜夸詐。此其對病之

藥。歟。或曰刺襄不可據也。○齊人功利夸詐之習。勝則厭小

驚大。忽近圖遠者。正其受病之根也。故特規而諷之。爲此詩

者。共知道乎。先民有言。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斯爲善讀

詩者。襄公鳥獸之行。尙足與語於斯乎。則詩人其失言矣。况

南山詩本與後敝笥三篇爲一事以其爲魯風而附於後故

以甫田盧令民俗之詩間之不欲與南山連也舊說非是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此兩章先指其病甫田非不可田也資本未足則徒長其莠而

田不可治矣遠人非不當思也道路無由則徒亂其心而思不

可通矣是驚大而先荒其小圖遠而并窒其近也

婉兮孌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此章乃示其方婉孌總角循循於幼學之儀也未幾冠弁戢戢

詩賈

卷四 國風

七

於成人之列矣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子思曰君子之

道辟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此之謂也此詩正如易之取

象小雅之鶴鳴以之進德可也以之修業可也

甫田三章

盧令田獵志美也有還詩作於前則有盧令繼於後矣○序亦

謂刺襄非也此只是民俗相美之詩且亦無刺意至謂陳古

以風首章猶可強通下二章且偃且舉明是目見而實指其

人矣豈陳古乎依集傳爲穩一國而既有還詩又有盧令斯

其爲齊風歟

盧令令力珍反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盧重鋠其人美且偃

此詩與還相似而有不同彼但相誇獵技之美此有得獸在大

發蹤指示在人之意田事而曰仁蓋不盡物而頒禽均則殺物

之中而有仁矣故下兩章且偃且舉遂美其人之品概偉傑而

爲鬢眉丈夫焉田獵雖其風俗而此人殆亦賢者歟

盧令三章

此上四篇東周之風也故東方南山二篇又自朝廷之詩

詩賈

卷四 國風

八

序起甫田盧令則民俗之詩也

敝笥刺文姜以及莊公也○舊以敝笥喻魯桓朱傳則以喻魯

莊蓋桓公在時文姜尚未狂縱觀爾雅發婦之笥則桓公不

在可知矣顧以敝笥喻莊公恐亦未當此卽以喻文姜耳淫

縱無防如笥之敝者然起齊子歸止句也其魚大小畢集肆

然出入起其從如雲句也而刺莊之意自在言外矣朱子推

衍趙氏說謂母不可制當制其僕從之人正從此看出

敝笥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笥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笱以取魚魚不得出者也敝則不但魴鰈與鱣大者難制眾魚皆唯唯然惟所出入而無忌矣齊子不當歸者也齊子而歸止其從不但如雲如雨而且如水之流行不息矣此當作與雲合未必雨也成雨則滂沱大澍矣雨細不成水也如水則溝澮皆盈矣所刺固在齊子然其僕從之衆多如此則是莊公之不能節制可知故並刺之也

敝笱三章

載驅刺文姜也○此篇專刺文姜既狀其急遽復寫其安舒摠

詩黃

卷四 國風

九

以形容其蕩無廉耻蓋已盡態極妍真風人之妙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滿轡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夫人何事而薄薄然疾驅此簟茀朱韞之車也然乘夜而發畢

竟略有自報之意既已上道則馬美轡柔而安然豈弟矣以豈

弟狀其肆意美惡不嫌同詞也然爲善而安其美益深爲惡而

安其醜更甚矣始終目齊子而不曰夫人著其亂倫之實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音旁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自魯至齊必渡汶水上未表其所適此揭而出之而亂倫之迹不掩矣又言行人衆多而彼乃翱翔從容而後去遊敖恣適而忘反羞惡之心既亡則亦何所不至哉

載驅四章

猗嗟刺魯莊公也○此篇專刺莊公而刺意皆在言外體裁與君子偕老同而文姜明刺莊公但隱刺則以惡在文姜莊公但失裁制之道耳詩人故不勝咨嗟惋惜之意焉

猗嗟昌兮碩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詩黃

卷四 國風

十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三章皆以猗嗟發歎起則極口贊美處皆是不足之詞耳蓋容

貌聲名之美儀文材藝之精本無關於君人之大德而於各章

末乃微其詞曰射則臧兮明射之外固不能臧也正其名曰展

我甥兮奈何人或以爲似我子也又隱其意曰以禦亂兮則是

外亂能禦內亂獨不能禦乎雖含蓄而未嘗不隱露也展我甥

句雖以隱刺然亦有別嫌之義時人蓋有以爲齊侯子者故春

秋桓公三年取姜後至六年九月特書子同生則莊公果非齊

侯子嫌疑之際聖人特筆以決之而萬世之惑釋矣詩人及此

其亦忠厚之意也歟

猗嗟三章

此上三篇皆文姜事乃魯風也以其爲齊子而附於後非本國故也魯禮義之國齊人猶知耻文姜之行曾魯人而無詞乎榕村曰此其所以爲禮義之國爾知諱尊者之惡故也出自齊人則直矣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也愚則謂本魯詩而不附於魯頌者非以隱之實以外之云爾况既編於齊風之末則仍不沒其實也而直在其中矣若果國惡當諱則春秋何故於莊公二年四年五年七年連書夫

詩實

卷四 國風

七

人姜氏會齊侯享齊侯如齊師之事不一而足也乎蓋文姜之惡非比泛常有不可塗飾萬世人耳目者此三代直道之公但微婉其詞而不加顯斥是卽忠厚之至而已矣豈能隱匿而終滅其迹也哉

齊風十一篇

首四篇西周時也次四篇東周時也末三篇則魯風也如式微黎風泉水邢風載馳許風河廣宋風之附衛也

魏

魏本周之同姓東遷後乃爲晉滅則其詩多西周時作也史

記各有世家小序得據以爲說魏則本無故序遂無述彼汾

何臣園桃何君陟岵之孝子十畝之達人伐檀之廉士竟莫得其姓名行蹟之一二而謂序乃子夏之作可乎蘇氏謂魏地入晉例同邶鄘則亦非也魏至魯閔元年始滅不許其西周以來之有詩乎惟公行公族疑爲晉官然齊有公行則亦未可泥也

葛屨刺褊也○末二句詩人直自標題目故不必另立詩柄褊與儉與儉本美德儉之失乃爲褊褊者瑣屑感迫之謂瑣屑之至則與民爭利汾沮洳之所以作也感迫之至則貪殘並

詩實

卷四 國風

三

進碩鼠之所以歌也瑣屑感迫而徒爲容好修飾威儀則有名無實此園有桃之所以憂也然比鄭衛之淫靡流蕩畢竟差勝故並稱唐魏之風焉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褊之好人服褊北反

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首章先爲褊心二字立影次章乃摘出之好人提提三句却反放開承上好人曲寫其飾爲容好之美然後一筆收轉直刺其褊心使人不堪此非縫裳之女所作應是詩人之筆故自無妨

雋刻葛屨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况履霜而可用
葛屨乎一興已極形容之肖女未廟見而已執婦功其褊迫急
促爲何如哉好人非大人謂容好之人也若毛謂好女手之人
則發繁矣偏是褊心之人飾爲容好故曰好人提提

葛屨二章

汾沮洳刺不稱其位也○序云刺儉非也儉無可刺此刺其瑣
屑不中禮耳於沮洳中而采物雖是託與然託物正以見意
言其同於庶民之行而不稱其位則瑣屑而不中禮矣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詩賈

卷四 國風

古

莫萊雖可爲羹然爲口腹之故而親行於沮洳下濕之區雖美
而無禮度矣何以稱其公路之位乎無度句正言其不中禮之
實也與下句如英如玉不同不必依舊解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音央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此兩章稍放寬一筆言若桑萊飼蠶澤鳥合藥之物偶在一方
一曲之間采此以適情尙不失其如英如玉之美乎然以大人
而親細務終與公行公族之位不稱爾此之謂儉而無禮也

汾沮洳三章

園有桃賢者憂時也○黍離大夫憂於王室已覆之後園桃賢
士憂於魏國將亡之前然憂於已覆而不我知則無可爲矣
故但追恨其何人憂於將亡而不我知不容已也故尙有望
其能思其纏綿委折之情則一而已矣

園有桃其實之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
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詩意極爲曲折深婉朱傳爲能盡之但所憂何指則不可知今

詩賈

卷四 國風

古

觀首篇之好人提提次篇之如英如玉大抵皆文多實少之意
而此之起興在園桃夫園之有桃非徒玩其華也蓋將以穀其
實耳維棘亦然棘雖棗之短者而亦有實可食也以喻國家禮
樂制度皆有實德及民今則有其文而無其實矣民何依而國
誰與立乎是以憂之而望其一致思也

園有桃二章

此三篇皆朝士之作

陟岵孝子謹身也○張南軒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不若思父
所以念已之心之爲深切也然不但述親念已之心而已慎

旃句并念所以勗已之意則何有不能謹身者哉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虛王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各首二句先述已瞻望之情下忽從對面轉出思已勗已之情此孝子悌弟一日九迴腸中苦心傳出者也其頃刻不忘父母

詩貴

卷四 國風

圭

可知而其如執玉奉盈以謹身亦可見矣父曰子無分長少母曰季尤憐其少子也則有兄可知下遂足以望兄一章三章乃直一片注出也止者止於他邑也棄者棄其故土也若作棄尸嫌與死義複或作無棄母而不來亦嫌太促迫也

陟岵三章

十畝之間達人歸隱也。此達人招隱之作陶元亮歸去來詞爲兩晉一作此只以六句盡之仲公理樂志論不足道矣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只言其小耳張子場圃之地家授十畝以毓草木之說尚不必泥也況可以兩宅各五畝合爲十畝解之乎問者已圃外者鄰圃耕田最苦桑者少逸故曰閑閑遊於鄰圃則更泄泄舒緩矣畫出一幅桑園圖還則歸其居逝則相來往也使賢者以此爲樂思與其友共則國事可知矣

十畝之間二章

伐檀君子厲志也。孔叢子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得也如序說刺貪則君子之廉者不見今依孔叢改爲美君子之不素餐則廉者見而俗之貪鄙亦不掩矣

詩貴

卷四 國風

圭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人發明賢者之志謂寧可伐木置之水涯勞力而未有用豈可不耕得禾不獵得獸無功而徒食祿乎君子之心如是真能先事後得而不尸位素餐者矣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飭兮

伐檀儲用未有用也此乃用爲車矣然輻欲其直但見河水之平直輪欲其圓但見河水之旋淪雖用猶不用耳然君子之志終不移也推此志也卽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謂矣

伐檀二章

碩鼠國人離心也○錄此詩見魏亡之由也與邶之北風鄘之哀憊情同而語較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

詩貫

卷四 國風

七

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非鼯鼠河東有大鼠食人禾黍亦有五技謂之雀鼠其性貪者也魏俗儉嗇之至反而爲貪蓋吝己之所有太甚必至貪人之所有而不忌也則其亡終以貪而非儉也篇首呼碩鼠可見然以目在位貪殘者而非斥君也自黍而麥而并及苗食之盡也三歲之久而曾不顧不德而不勞無可望也不得不思去女而適彼焉然亦念周京而懷西方之意云爾當時豈果有樂

土樂國樂郊也哉民情如此亦可悲矣國勢至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碩鼠三章

此四篇皆民俗之詩碩鼠或在東周餘俱西周時作也

魏風七篇

首三篇在位之人皆褊迫鄙瑣雖飾爲容好而皆文多實寡其朝無善政可知次三篇陟岵之孝十畝之達伐檀之廉則猶俗美於下也終以碩鼠而遂以亡矣

唐

詩貫

卷四 國風

八

書晉則不能該唐書唐則可以包晉猶之商既改號爲殷而仍稱商書商頌云爾序謂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此亦曲說也晉文繼齊桓而伯豈無咏篇今詩只序至獻公聽讒而止亦與齊風之不及桓公同也然桓猶略存其績於衛風三篇文公則自秦風渭陽送舅外絕無影響矣蓋春秋繼詩桓文之功罪具在詩本以載王迹於伯事固無與也

蟋蟀樂不忘憂時自警也○勤儉而憂深思遠蓋卽幽風之縮調也爲唐正風當在開國之初序曰刺僖謬甚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此詩雖憂深思遠要爲不過其則樂於歲暮能及其時也因於日月非溺其欲也無已太康不使少縱也職思其居不離本分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法古師賢歸於中正也据左傳晉用夏正按蟋蟀在堂乃九月十月之交而謂之歲暮是仍用周正耳竹書曲沃莊伯改用夏正蓋以前猶未改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詩賈

卷四 國風

九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此兩章卽前意而又進一層居者其本分也外則既盡其道於本分之中乃更周其慮於本分之外外者猶處常也憂則既莫其安於理勢之常乃更防其患於理勢之變至此始無餘思也瞿瞿者惕於其心蹶蹶則見於其事休休則得其所安矣始於憂勞終於安樂斯勤儉之成德也已

蟋蟀三章

山有樞憂不能樂互相寬也○此詩雖不如蟋蟀之深厚然其

儉嗇之風固猶不失乎憂深思遠之意也宋傳謂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者則不可泥此與前篇雖皆唐初之風然相去年歲已遠斷非同時作也則各就其詩解之可爾

山有樞隔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音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樞隔有柎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隔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詩賈

卷四 國風

十

此詩前一章先諷其不能爲樂至末章乃勸其及時尋樂大意極似達觀者然衣裳車馬皆不知乘服庭階鐘鼓皆不思整理酒食雖有而不及鼓瑟以娛直打筭到死生大故而後放懷一樂則樂處正是憂處其客嗇之意可掬其憂思之情益深矣比之前篇則彼爲適中此已太過相去時代已非一世然其勤儉可風而不流淫靡之習則固非他國可及焉耳樞卽刺榆葉可爲茹美於白榆榆類有十此其一也樗似樗亦類漆俗語云樗樗漆相似如一柎枝葉茂好葉如棟而細正名曰萬歲保深於愉入室又深於保一節悲於一節

山有樞三章

此二篇俱在西周之世憂深思遠爲唐之正風

揚之水曲沃不軌忠於晉者陰洩其情以告昭侯也○序云刺晉昭公已失詩意謂國人將叛而歸沃尤不合當日情勢據左傳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之敗歸曲沃後莊伯弑孝侯於翼翼人復攻之及武公誘殺小子侯晉復立哀侯弟緡豈當晉昭時而國人乃肯叛晉歸沃乎則此詩乃是忠於晉者微詞以洩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早爲之備耳序於鄭叔段之不弟而每云國人悅之鄭突之篡立而反云刺忽乃

詩實

卷四 國風

圭

於曲沃事亦然然則詩不爲錄淫之具反可爲獎篡之書乎朱子於無衣序辨明目張膽足誅亂賊於既死存天理而不亡乃於此下二詩未甚駁正今故定之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鵲去聲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此兩章設爲奸民爲沃黨煽惑欲去晉歸沃之言晉侯聞之當早爲之備也子當指潘父或其黨自相謂也君子則指桓叔也鵲曲沃之旁邑亦見所封之大故足以啓亂也以揚水比晉而巖石比沃君弱而臣強也至以諸侯素衣朱襮之服加於沃猶

黃袍加身而冠履易位矣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水清石見之貌則是其迹已露無可隱匿也我聞有命則是計筭已成不可中止也不敢告人而作此詩則既已告之矣傳尙謂爲之隱然既不敢告人何爲而聲之於詩哉詩緝云昭公時晉人之心尙未渙散其樂從沃者沃之黨耳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矣

揚之水三章

椒聊曲沃愈強有遠識者逆料其事以警昭侯也二篇皆在東

詩實

卷四 國風

圭

遷之初大義猶明人心直晉故曲沃雖盛而未能篡也○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彼而意在此也此嚴氏之解極爲得之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師服於成師命名卽知兆亂兄替椒聊遠識亦其儔歟而曰彼其之子彼之云者顯然外之也爾雅柞者聊謂木之糾曲者名聊也以椒之旁枝比曲沃最切故末乃歎椒之旁枝而其條漸遠則不可除得毋正榦本枝反因之衰落乎以聊爲語助非也

椒聊一章

綢繆晚昏得遂悲喜集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而於起興二句知其爲失時而晚遂者作之者志喜也錄之者志慨也故直推至國亂民貧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薪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胡故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音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詩實

卷四 國風

三

束薪束芻束楚皆喻夫婦匹合意小雅白華菅兮白茅束兮是也毛以三星爲參星鄭以爲心星凡三星不止心之一宿而知此爲心宿者春秋之初辰月末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過仲春之時而成昏故仰見心宿也朱子雖依鄭而下二章解不同傳箋遂章解集傳合通篇解則三章只一時之事但自初昏而夜久自夜久而夜分於文義爲順也一章婦謂夫二章夫婦相謂三章夫謂婦故朱子謂詩人所述然亦不可泥也

綢繆三章

杕杜孤生無助勸親親也○只作無兄弟者自傷其無助之詩

然與綢繆爲次則夫婦失時兄弟寡助亦因以見世教衰而風俗已弊耳本文則未嘗有刺意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憂憂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詩凡三言杕杜一以興朋友一以興夫婦而此以興兄弟俱是孤特無依之意此詩欲人厚於兄弟以篤親親之恩正與常棣頌升同義耳朱傳解末句未合既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矣

詩實

卷四 國風

三

又望行道之人相比助則誰肯助之哉當如東萊云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伙助蓋反言以申明不如同父之旨卽常棣所謂每有良朋况也永歎烝也無戒之意爾

杕杜二章

羔裘不忘故舊永相守也○今說以刺爲美甚悞金仁山作淫女之詞更非蓋是在位者不惜其民而民猶不忍背而去之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也此與鄭之遵大路相似仁山不據此詩以証遵大路之非淫反欲援遵大路以例此詩

之爲淫何其舛哉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袞自我人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豹祛大夫之服也居居猶倨倨慢也究究猶察察苛也言此羔裘而豹祛豹袖之大夫乃於我人如此倨倨然傲慢察察然苛刻乎我非無他人之可歸者特以念子之故舊而有交好故不忍耳較之北風碩鼠猶爲厚也

羔裘二章

鴛羽孝子行役念父母也○此孝子思親之作也與羔裘爲次

詩賁

卷四 國風

五

則彼不失故舊之誼而此深懷父母之恩其時可傷而其人可敬也忠孝不兩全而君親無二理爲人上者使民勞王事而無以養其父母何以勸孝卽何以作忠此四牡秋杜所以爲盛王之治而北山鴛羽所以爲衰世之風也

肅肅鴛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鴛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鴛行 杭 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

天曷其有常

鳥之不樹止者而集木以興子之不離親者而不得歸養皆失其性也然君親並重不可以家事而辭王事故但呼天以歎之而無所歸咎也一章言居處何時而可定二章言行役何時而可已三章侍養之常何時而可復左傳隱五年平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桓八年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於晉王事靡盬者其指此乎但必以爲刺某侯則不可耳

鴛羽三章

此上六篇在東周之初當爲唐晉之風揚水椒聊君臣之

詩賁

卷四 國風

美

義猶在而綱繆夫婦秋杜兄弟羔裘故舊鴛羽父子羹餼俱能篤焉一無淫靡之習也

無衣曲沃至此而篡成矣存此詩以正亂賊之罪也此下乃在東周之後矣○朱子曰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以爲美吾恐其獎奸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按此論甚正然是詩人所作非武公自述也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其請命於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

節者無以異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也他日三家分晉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君子是以知周之不振振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

此詩人述其賂王請命之意似恭而實倨以著其無王之心也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其與此詩語氣如出一轍也子不當指天子蓋斥其使臣也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則子之衣謂虢公以命服來也小

詩貫

卷四 國風

毛

國一軍衣亦降七爲六正是詩人微詞耳非謙言也

無衣二章

有杕之杜好賢之誠也○序謂刺武公固屬牽合詩說以美晉文好賢尤屬無稽此只是好賢之詩不必求其人以實之也與邶風干旌同但彼有良馬素絲之界此但有式飲式食之情所謂士之尊賢者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噫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噫肯來游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乃真好賢也以杕杜比己之寡弱非果寡

弱也好善而忘其勢卽有韓魏之家亦自視飲然而已矣此之謂中心好非外飾也曷飲食非不可冀望也賢者既來正謀所以飲食之者爾

有杕之杜二章

葛生思夫之壹也○二篇已是沃晉之風然比他國之風爲勝也程子謂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則尤見末章情義之深或

葛生蒙楚蒙于野音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蒙于域音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詩貫

卷四 國風

毛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此三章所謂發乎情也角枕錦衾二句偏着麗詞尤見獨旦之難爲情也玩此二句亦知其人蓋新昏未久而行役者

夏之日冬之夜音百歲之後音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此二章所謂止乎禮義也曰永夜長承獨旦之思來發乎情者於是爲尤切而要於生則異地死則同穴之正而已矣鄭衛之女可以聞此風而知愧矣

葛生五章

采芴刺聽讒也或指獻公聽驪姬之譖而殺其世子申生者亦

通○朱傳只作刺聽讒之詩極穩然雷首山夷齊所隱篇中

三呼首陽不爲無意朱子舊說亦云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

殺太子及逐羣公子可見是亦曾用序說也則以此詩爲刺

佞諸之信讒而易樹者其說固自可存

采芴采芴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

之爲言胡得焉

采芴采芴首陽之下戶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爲言胡得焉

詩實

卷四 國風

芻

采芴采芴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

之爲言胡得焉

夷齊兄弟讓國窮餓首陽此本晉地之名跡恰與申生兄弟相

反對者特表首陽而三稱之豈不可喚醒佞諸夜半聽讒之夢

乎芴本隰產苦菜與芴亦非山上所有人之爲言竟可反易高

下如此豈可苟信而與之且從之乎然天下事變無盡亦容有

出於意計之外者若不問虛實而謂卽當舍置之則亦無以問

執讒者之口矣故雖不可苟信而舍置之言亦未可苟以爲然

兩者俱不可苟則亦審其實而已矣必得其實則難欺雖有巧

譖何所施其技哉

采芴三章

唐風只至晉獻而止猶齊風只至襄公而止也桓文之功

罪自筆於春秋云爾

唐風十二篇

蟋蟀山樞俱西周之時蓋晉之舊俗所謂陶唐氏之遺

民者如此以下則東周之時矣揚水椒聊易晉之漸而

人心猶正綢繆以下四詩而夫婦兄弟故舊父子之倫

尙可觀焉此唐晉之風也無衣以下四詩則沃晉之風

詩實

卷四 國風

秦

矣而杜杜好賢葛生專壹亦較勝於他國惟無衣采芴

秦

秦仲居秦亭爲附庸後爲戎殺白雲許氏謂時無可樂詩語

不類平王封襄公爲諸侯始與列國通使聘享則以車隣爲

襄公詩庶幾近之或謂文公十三年初有史官以紀事恐襄

公詩亦當纂成於文世然此皆不足論也詩本天籟附庸時

亦何遽無詩且先代之詩縱或纂成於後嗣要其時之風俗

存焉卽以爲先代之詩可也後人但据其時以觀其事何如

爾爾風雅頌亦豈必盡作於公劉時哉況秦人乎

車鄰秦仲開國也耕戰有資而接人坦易可親此西周之時也

○朱子謂秦詩時世多不可考故集傳但謂秦君不目秦仲

然此詩實有開國氣象秦人之強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

此卽照舊說謂美秦仲可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顙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力珍反

一章先言秦仲之有車馬僕從也寺人之官前此未有故創見

而誇美之白顙的顙乃名馬亦特表焉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

詩實

卷四 國風

三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此兩章乃言其種植之盛情意之親也阪漆非徒興實指其所

樹之富以美之車馬既多種植又盛秦人耕戰之業爲之兆矣

乃未見而寺人傳令尊重有體者既見而仍竝坐鼓樂親厚無

間也于是歎逝者之不來喜今者之共樂既安其簡易相親之

俗遂暢其悲歌感慨之情開國規模於此可見求所謂溫厚和

平之風詩書道德之氣則固未之聞也

車鄰三章

駟騶襄公田獵也從獵者美之而不掩其驕侈之漸焉○此襄

公田獵之詩有百姓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皆欣欣色喜

之意亦與國氣象也然不及用賢養民之事則其流風亦習

乎是而已

駟騶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嬀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此先美其狩田之際車馬盛而侍從多獸獻時而射御善也然

車鄰咏寺人此又咏嬀子開創如此他年禍成趙高魄兆亦已

見矣公曰左之則驅禽于左以便射者之手勢卽五御所謂逐

禽左者乃古法也

詩實

卷四 國風

三

游于北園四馬旣閑輶車鸞轡載儉歌騶

此乃美其狩畢之時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逸見其從容整暇

之意而其已備園囿游觀之樂亦可見矣

駟騶三章

小戎襄公復仇也以義興師雖婦人亦知先公義而後私恩矣

○榕村曰襄公承天子命以伐西戎豈其真有善人之教悅

以先民哉亦以能自強於刑政講武厲戎錄功恤死風聲所

漸習以成俗其後卒兼六國盡以此道也然朱子曰聖人有

取於此亦春秋大復仇而與討賊之義則尤從大處立義蓋

秦之先世亦固忠於周者不以其後而沒其先世之美也

小戎侵收五檠梁駒游環脅驅陰軫鑿續辭屢反文茵暢轂音駕我

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音魚在其板屋音鳥亂我心曲音祛

一章雖略及馬而主言車也前六句誇軍容之盛以壯其氣後

四句乃及私情之厚以序其心立言之體也孔疏云國人夸兵

車之善云我戎車既淺短其軫矣又五節束縛以歷錄此梁駒

使有文章貫驂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衛至

軫當服馬之外脅則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

皮鞞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之茵蔀其車又是

詩賈

卷四 國風

書

長轂之戎車以駕我之騏驎與驎馬車馬備具如此又閔其君

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溫然如玉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

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之委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騏驎是驂與軾邑念平仄通韵龍盾之合鑿

以軫軾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伐駒孔羣與錚苑叶公矛鋈鏐蒙伐有苑虎韞鏐另與下叶交轅二弓音

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觀此謂使不通然者非也

此兩章俱從馬序起但二章馬詳而兵略三章馬略而兵詳也

孔疏云此四牡是何等毛色騏驎驎馬是其中謂爲中服也騏

馬驎馬是其驂謂爲外驂也其車上攻戰之具則畫龍於盾合

而載之以蔽車其驂馬之內轡則鑿金以爲軾係之於軾前三

章淺薄金甲以被四馬三隅之矛以白金爲其鏐繪畫維羽所

飾之盾其文章宛然而美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鏐

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二弓於轡之中以竹爲閉置於

弓隈然後以繩約之按朱傳亦本孔疏反覺瑣繁不如錄此之

簡明如畫也公矛鋈鏐利擊刺此敵人者也蒙伐有苑備矢石

此自衛者也或謂車馬制度今之老生尙多未了此婦人乃言

之詳明如是則目見耳聞之不同非也此豈尋常婦人哉蓋其

詩賈

卷四 國風

書

卿大夫爲將帥者之妻爾

小戎三章

兼葭懷遺賢也秦棄周禮而無王賢人遠引而其友懷之也○

此詩毛謂刺襄公不能行周禮鄭氏即以伊人爲知周禮之

人也至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呂氏謂伊人猶曰此理

近世更有以指東遷之王者惟朱傳一掃而空之最爲超絕

則但以爲思賢懷人咏可也然伊人品格甚高秦人以耕

戰刑殺爲事而無有才造士之風安得有此賢人哉反覆參

尋伊人當是西周之遺獻地既入秦乃抱道不仕潛深伏隩

於煙雲水草之交其友懷之而作此詩其友亦非常人殆亦周之遺民耳則此詩直當為王風之逸篇因作於秦地周太師無從采之故秦人編於其部而序詩者亦遂因之也試讀秦風一卷此篇神味音節獨高出羣豈秦人所能為哉既是周之遺獻自然深知周禮至秦人之不行周禮何待此詩而決然即此亦可為不能行周禮一証也舊說原不錯但釋義未帖無以發明其意耳餘說之鑿則可廢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詩貫

卷四 國風

壹

伊人隱於水草之濱故詩人即所目以喻之蒹葭當深秋時候猶蒼蒼然不改其色獨秉後凋之節者也然白露則既已為霜而惟嚴威以殺物矣秦之立國與三代聖王如陽春祈寒之相反斯時已露其端故詩人以霜威喻之伊人抱先王之道而非時所尚故遠遡於水涯逆其道以求之不可得近也順其道以求之亦未嘗不在焉其如霜威日盛雖蒼蒼不改亦將如彼大運何哉舊注大意亦得顧以蒹葭勁利喻秦反謂澤以周禮如用霜露以柔之則倒說而迂矣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濱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

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音以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為霜已於首章點明此二章但承白露言之而為霜意自在其中情之隱而詞之深也淒淒色愈老而堅也采采材已成而可采也然而白露之為霜者日出而猶未晞日高而猶未已也於是伊人或徘徊於水草之澹或徙倚於水涯之涘逆其道以從之者既不可攀而不相值順其道以從之者亦但見水波宕漾而未由親也詩意本明而詩筆超妙寫得伊人直如海上三神山飄渺迷離可望而不可即人固非秦人所有詩亦豈秦風所能哉其為周之遺獻無疑而其友亦固高士也

蒹葭三章

終南美其君也秦取周地而啟伯故美其有君道而未敢忘周賜也○序云戒襄公或謂據史襄公雖受王命未能實有岐地至文公十六年以兵破戎收周餘民而拓地至岐此詩當美文公按駟職小戎二篇氣象與此詩不侔則非襄公明矣以為美文公者其說可從然朱傳空之亦至穩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渠之反顏如渥丹其君也

詩貫

卷四 國風

美

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一名中南在鎬京之南西都賦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太華

在東不若終南在前故周多以南山言之是秦已盡有鎬京之

地也有條有梅則材木可用而我君又受此諸侯之顯服其容

貌之盛誠足以稱人君之位矣哉有紀有堂則形勢可居而我

君黻佩繡裳以臨蒞之其將永享壽考而不忘周王之賜可也

新受王命欣喜異常此時秦人固豈忍忘周賜哉

終南二章

詩貫

卷四 國風

三

黃鳥刺穆公也以人從死貽謀之不臧也况用其良乎○此詩

哀三良正以罪秦穆也或据括地志穆公冢與三良冢相去

二三里當從應劭酒酣邀死之說非生納壙中也然地志陵

墓多所附會此經本文其在何所復疑乎惟東坡謂穆公生

不誅孟明豈有死之口而忍用其良子由傳因有穆康交訖

之說亦爲平允但重以春秋責備之義則仍刺穆爲是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

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

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

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此詩之義朱傳至矣一說臨穴惴惴是詩人自寫其心非言三

良畏死也然如此則三良亦有罪矣然曰殲我良人非生納壙

中而何各以黃鳥之得止反與三良之死非其所曰交交則非

一鳥而三良並與矣百夫防禦猶云自壞汝萬里長城也

黃鳥三章

晨風婦人思夫也時蓋有壯夫游仕不歸者與展展之歌同意

詩貫

卷四 國風

三

也○序說迂迴朱傳以爲念其夫者似之榕村謂當日有游

士入秦取卿相者而家室諷之然三百篇中婦人思夫之作

大抵自序其思念之情未嘗直斥其君子之忘已此乃曰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則怨而且怒矣蓋秦人之俗也後世蘇伯

玉妻尚曰君忘妾未之知妾忘君罪當治可如此顯責其夫

之忘我哉則以爲秦婦思夫者得之

歌彼晨風

子情反

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

多

其夫必壯士而出游於他國者故以晨風之鶯鳥起興謂鷹鷂

之投北林如雄傑之依大國也奈何我心憂思欽欽然極相敬重而不敢忘汝獨一去不回而忘我實多乎易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蓋以陽應陽而失柔順之道也此婦其漸之九三乎然無淫佚之情則尙可利用禦寇慎相保也此之謂秦風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檟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又以山隰之有材喻君子之多藝而未得見之爲憂也靡樂而至於如醉則念之益深也

詩實

卷四 國風

无

晨風三章

無衣秦人從王也晉文既定王室每會秦亦與焉故喜於從王而厲同仇也○秦本周地山高土厚而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尚氣力周王以德化之故篤於義及秦人以武驅之而勇於力然周之餘澤在人心者終未漸滅淨盡也故與晉通好而得從於王事其民皆踴躍鼓舞而作此歌焉及申包胥乞師秦哀公賦之猶足以厲同仇之氣卽當時可知已序以爲康公時者因次於黃鳥則穆公已死也不知黃鳥作於君子此及晨風作於婦人軍士故序於後編詩例然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王于興師言以王命而興師也與子同仇有勇於公戰敵王所愾之意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氣象自非山東之國所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必良與子偕行

車上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步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然夷矛不設於步而弓矢則亦設於車

無衣三章

黃鳥至此三篇皆穆公時詩晨風婦人無衣軍士故反次

詩實

卷四 國風

无

於黃鳥後舊說皆未合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送舅而思母人子之至情也而穆公存亡繼絕之善亦見矣○序謂念母義甚精讀是詩者見其言有盡而意無窮康公之情既厚而昏姻之國能存亡繼絕穆公之德更不爲薄也後日之乖固未暇論焉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舅氏謂誰重耳也晉文名迹唐風缺然亦賴此詩而略見影响也曰至渭陽送之遠也悠悠我思則因舅憶母而思之長也何

以贈之則展其儀物而路車乘黃之重也又何贈之則加以玩好而瓊瑰玉佩之華也禮則物少而意多詩則情長而語短也秦時都雍在渭之南渡渭送之故至渭陽巾車有五路故諸侯之車曰路車

渭陽二章

權輿刺康公也穆公好賢而康公不能繼故賢人刺之○以此終秦風其異日逐客坑儒之漸也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音九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詩賈

卷四 國風

聖

夏屋鄭箋謂禮食大具升庵云卽魯頌之大房然法言震風零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居食等耳何必盡解爲食作車自輿始造量自權始故以權輿爲始然權之於物輕重不更輿之行也轍迹不改以不承權輿猶言不遵軌度者義更濶也禮食宰夫設黍稷六簋每食四簋謂燕食

權輿二章

此上二篇皆康公詩

秦風十篇

車鄰者秦之始興西周時詩也駟騶則秦已漸侈小戎

則秦之盛烈兼葭則棄周禮而無王終南則取周地而啟伯自篇首至此五篇皆初秦之風也黃鳥以下三篇則穆公時渭陽二篇則康公詩秦風除兼葭而外皆雄聲急調其聲雄故興也勃焉其調急故亡也忽焉此直據理論之耳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自莫之能違者也或乃推衍邵子意謂書錄秦誓詩錄秦風孔子預知秦之將繼周者母乃流於譏緯之說歟

陳

媽滿本大舜之後而太姬又武王之元女乃不崇先世韶武

詩賈

卷四 國風

聖

之音而好巫覡歌舞之樂沿流而下遂至宛正擊鼓子仲迎神上自君卿下及民俗雖後嗣之不振抑亦貽厥之不臧也是以班史謂之巫風然巫也而非淫也若如舊說則陳風十詩九淫過於鄭衛亦已甚矣今故玩文索義參合古今之說而別有會心以還陳風之本來面目

宛正諷其上之遊蕩無節也○序說刺幽洵屬無据陳之封國舊矣豈西周三百餘年獨無遺篇而首刺東遷以後之君乎此篇但可知爲刺其君上之作而實在西周之時不可求其人以實之也

子之湯兮宛工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子者目其人或君或卿大夫古人皆可通稱宛工蓋陳之勝壤故遊蕩於此而詩人訊其雖可適情而不叶民望也

坎其擊鼓宛工之下音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在宛工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此兩章乃直陳其事以諷之古者春秋禮樂而冬夏詩書今無冬無夏而惟擊鼓擊在值羽值翻是所謂恒舞酣歌矣子固萬民所望者而徒如是乎蓋亦朝士之作而非民俗之詩也

宛工三章

詩賈

卷四 國風

豳

東門之枌述其俗之歌舞猶神也○漢志以宛工及此二詩為

巫風極是顏注婆娑歌舞以娛神也東漢曹娥碑亦云盱能

撫節安歌婆娑樂神不然末章之詞情濃於桑中語艷於溱

洧何但稱鄭衛之淫乎然巫之去淫亦所爭無幾耳但受病

各有症候固不可混而一之則舊說殊未允也

東門之枌宛工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枌柳社神之所棲也古者樹木棲神謂之神叢如漢有枌榆社是也子仲之子神巫之有名者本大家之子而習為巫也婆娑其下即所謂撫節安歌而婆娑以樂神是習俗之陋也

穀旦于差音礎與麻婆叶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驪邁視爾如莪貽我握椒

此兩章細述其擇吉迎神士女聚觀之樂以刺之也穀旦于差猶九歌之吉日兮辰良也不績其麻舍業以嬉也市也婆娑衆巫競作也越以驪邁猶九歌之滿堂兮美人也視爾如莪所謂目眇眇兮愁予也貽我握椒所謂播芳椒兮成堂也以此意觀之蓋皆迎神賽社士女游觀之習此之謂巫覡歌舞之遺風雖實惡俗然不可竟指為淫奔也莪即今之錦葵花或謂蕎麥

東門之枌二章

詩賈

卷四 國風

豳

衛門賢者隱居自得而無求也○序云誘僖公者後人雖極力

推行終屬牽合此詩本文自明尙何疑議乎說經責使暗者

明何為反使明者暗也衛之考槃鄭之出其東門此可兼之

人能三復此詩可以貧而能樂矣

衛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此一章所謂素其位而行也則樂亦在其中矣泌水名飢非可

樂乃樂而忘飢也石經依鄭本作樂飢者非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此二章所謂不願乎其外也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衡門二章

東門之池安分自足也若與衡門相答者然○序謂刺時固鑿朱傳以淫詩例之則亦失實也淑姬非妖麗之稱晤歌亦無諱浪褻狎之態何所據而謂之淫乎

東門之池與姬叶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麻紵菅皆非物之貴者然漚治之則亦可以供用矣淑德之姬

詩真

卷四 國風

璽

不必家之富者然晤對焉則亦可與偕老矣皆循分自安無慕乎外之意與前篇直如彼倡而此和者亦賢士之作也例以淫詩殊失之矣

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楊有求不遂也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改路同斯歎也豈男女之詞乎○此詩之意是有寄托或君臣或朋友皆可篇中無淫嫖之態流蕩之言不比鄭之手實指其人後二章又露雉鳴求牡之意未可援之而例爲男女之私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皙皙音制

親迎以昏故曰昏以爲期乃期以昏者而見微明之星煌煌皙皙是所期不遂矣然是乃托詞耳言在昏期而意不在昏期也淫奔之私必不行親迎之禮既備六禮而至於親迎則女必不能中道逸去故凡言昏期不遂者皆寄托之詞楚詞曰黃昏以爲期正全用此詩意爾勿爲古人所愚也此篇但曰明星煌煌并不直露不遇之意則更見含蓄深婉之妙

東門之楊二章

此上五篇皆在西周時也首二篇皆朝士之作下三篇則

詩實

卷四 國風

吳

民俗之詩

墓門警惡也或謂刺陳佗○朱子初解亦謂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傳以至於此也而集傳空其入者以陳事無他籍可考也然業有古序可據不比他序之礙理而牽挽則何妨采之以補陳史之缺也若列女傳以陳辯女爲說楚詞天問注以爲解居父聘吳事而引之則無稽矣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咎然矣墓門有梅有鴟止夫也不良歌以詆息惺反字亦本作諱之詆諆不顧顛倒思乎

墓門先君之墓也時桓公已亡故指此起興棘者惡木也有棘則斧必伐之人惡則通國必共知之乃知而不爲已之是縱其爲惡而不加禁止豈非自昔而已然乎桓公蓋亦不能辭其責矣梅者美木也而有鵲萃焉以鵲之故將惡及梅矣故我懼其禍之及身也而歌以諷之既諷而猶不予顧殆至顛倒而後思予則已無及而予將徒獲知言之名不亦悲乎以是刺惡其亦警切之至矣如其不醒何

墓門二章

防有鵲巢憂譏也或謂刺宣公○箋云予美謂宣公也簡兮詩

詩實

卷四 國風

哭

人以美人目盛王故自無妨以君爲予美宜公欲立嬖姬子歎而殺太子禦寇其事與衛急子晉申生無異惜乎陳國文獻無徵賴此一詩猶存詎可指忠良爲淫慝乎或謂但照程子以予美爲心所賢者而此爲懼譏之詩更穩然既謂懼譏則譏間之害莫大於宣公此事其說固當並存也

防有鵲巢印有旨君誰侑予美心焉怵怵

中唐有鵲印有旨君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舊訓印爲正然兩起句換而印有不易則當以印爲主而仍訓爲我也君卽今之爲常者防有鵲巢則我有旨君可爲巢之材

鵲細草如綬中堂有甃則我有旨鵲可直甃之隙言已有善可用所以固汝之室家彌汝之間隙也侑張誑也誰誑予美者將使室家不固而間隙頓生能不心焉怵惕乎殺嫡立庶兄弟相戕此正毀巢破壁之禍也故隱刺之

防有鵲巢二章

月出刺好色也蓋株林之先聲巫風一變而爲淫風矣○此及下二篇蓋皆靈公之詩也靈公淫縱必有清夜羣遊之事故詩人述而著之篇中用字聲牙應是方言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詩實

卷四 國風

哭

月出皓兮佼人慍兮舒憂受兮勞心慍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當作憯七邪反兮

一句一轉悽惋纏綿絕妙風致然明著佼人二字正以刺其不好德而好色也佼人者美色之人也皎初出也皓當空也照斜暎也僚者羣行慍者作態燎者增光月初出而已羣行月當空而共作態月斜暎而更增光月下美人情景如畫而徹夜淫遊之迹著矣窈窕幽遠而凝結也憂受憂思而遙嬾也天紹促急而連續也悄則隱憂慍則憤氣慘則悽懷也

月出三章

株林刺靈公之淫夏姬也○此詩明刺夏姬之事矣却不言夏

姬而言夏南已吐仍含婉約得體唐人惟杜甫每得此意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音姥說于株野音姥乘我乘車朝食于株

突然一詰逼人太甚矣隨答之曰從其子夏南耳因解之曰匪

適株林也只是從夏南也則下文便當不言株林矣乃又稅于

株食于株朝朝暮暮在株林之下又胡爲哉然上但言從其子

而不言所從之人下又不言其人而但言所從之地則絞而婉

顯而微固是妙於立言後代詞人當爲欽手

詩賞

卷四 國風

吳

株林二章

澤陂廢婦哀死也雞皮三少者可以愧矣○此詩但有哀傷之

語而無昵嫖之情亦并無生歸之望其爲貞婦悼亡之作無

疑序以爲淫固無其据但謂夫婦相念者亦未確帖也夫夏

姬亦廢也而淫亂如彼聞此婦之風其何施眉目哉以此殷

陳風人心其猶不死乎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沱音波

波爲音謫俱可叶然不必

言彼澤畔之陂有蒲又有荷可以二也予所美者則惟此一人

耳今既不在而傷痛將如之何哉惟寤寐不忘別無所爲涕泗

交頤而已矣有美一人亦可作泛詞此以蒲荷一物反興起則

寓從一而終意寤寐無爲不生餘念也若動於邪淫則夢魂且

有爲之顛倒者安能寤寐無爲也哉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悵悵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二章乃憶其夫之容三章并表其夫之德澤陂有蒲又有蘭要

皆柔脆之材也予所美之一人則碩大而儼然豈非須眉丈夫

哉澤陂有蒲且有荷華亦第綽約之態耳予所美之一人則碩

詩賞

卷四 國風

手

大而且儼然是又端莊正士也詩義如是安得淫乎

澤陂三章

此上五篇則東遷後詩墓門刺陳佗防巢刺宣公月出二

篇刺靈公澤陂則廢婦悼亡之詩也

陳風十篇

開編無雞鳴蟋蟀之勤而有擊鼓婆娑之樂此之謂巫

風其來已久不可知其何君之世也然而衡門之賢者

安分樂飢東門之處士晤歌淑德不隨俗而靡也東門

之楊有期不遂其失志於時者之所托乎自是而墓門

之刺惡防果之愛護說者以爲桓宣之世尙有正人焉
月出艷情株林亂分則巫風一變爲淫風而陳靈于是
亡其身以及國矣故以貞婦悼亡之作終雞皮三少者
能無愧死歟陳風淫亂已極故宜先亡然序詩皆先淫
而後貞已起檜終思王曹終思伯之義聖人轉世之心
隨在而形不肯使人道之窮無復之也

檜或作飾亦作會

檜君妘姓祝融後陸終第四子會人是也武王封於濟洛河
潁之間爲檜子鄭桓公雖用史伯之言欲滅之未及而死至

詩賈

卷四 國風

三

子武公始滅之而遷國焉是檜亡於東遷之初其詩蓋皆西
周之風也朱子誤引子由說以爲檜風皆爲鄭作如邶鄘於
衛者子由本無此說乃錯記也檜曹皆小國故次於陳後以
其先亡於曹也故列於曹風之先

羔裘傷其君之道遙盛服而無政也○序謂大夫以道去其君
篇中並無去證也榕村兼言檜之君臣夫君倡則臣自從然
君爲重則亦何暇責臣哉但兼言之亦不礙於情勢耳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翔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以緇衣羔裘之朝服而服於私是下褻也以錦衣狐裘朝王之
服而服於朝是上僭也下褻故惟以翔翔游宴上僭故見其安
然在堂其不遵軌度可知我雖思愛無已能不忉忉而憂傷乎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不特此也一裘之美必用意求精十分鮮潔可與日光爭耀其
無心政治可知是以思之而不勝悼歎也

羔裘三章

素冠思見古之布衣帛冠以挽俗也舊說義雖大而文未帖○

此詩傷時人不行三年之喪舊說皆同三百篇無言喪服者

詩賈

卷四 國風

三

此義亦大有關係然熟玩經文則喪服能行雖可美終爲凶
禮何消說到與子同歸如一耶使父母在堂則嫌於豫凶事
有類於齊孝昭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而犯古人欲母
早死而悲哭之訃如父母已不在則喪事有進而無退亦何
能追服而與之同歸與之如一哉榕村獨因與上章相次而
看出思見樸素之風是正千古相沿不覺之譌矣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轉轉兮

素冠如臺笠緇撮母追章甫之類也棘人作者自謂言憂心孔
棘之人也庶見此風而不可得是以憂心拳曲而不舒勞心團

結而不散也以棘人目居喪者牽附耳且喪服不聞有鞞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先冠而及衣與鞞言之序也衣冠素朴如衛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卽其人也豈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之人所能及哉故庶見此人以解我之傷悲蘊結且欲與子同歸而如一焉蓋檜君奢靡其流及下故賢人憂之思復古以救俗如此

素冠三章

此上二篇相對自奢而反於儉也

詩貫

卷四 國風

薑

隰有萋楚民不樂生也○序說支離朱傳爲確民困而音哀至此已極檜欲無亡其可得乎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沃音烏與楚爲隔韻與華俱本音亦可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與華俱本音亦可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羊桃引蔓而柔弱故賦以見志草木有心未嘗無知枝未含葩則生意猶未發故曰樂子之無知華如含笑則有知矣而未成實如女之未嫁故曰樂子之無家實已成房如有家矣而未作種如子未受室故曰樂子之無室分帖故非率爾

隰有萋楚三章

匪風人猶望治也○周室將危賢者有憂國之心不能自達故作此詩非但爲檜之一國也然文武之道可復則大不凌小強不侵弱而檜國亦自可安矣是詩人之遠識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言風發車敗而心怛風飄車蕩而心弔者常也而今非此之謂也我瞻此周道而中心不能寧耳顧瞻周道文似言適周之道意實指文武之道也

詩貫

卷四 國風

薑

誰能亨魚慨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此乃吐其所抱老子謂治大國如烹小鮮者務安靜也故烹魚數動則魚爛治民數勞則民疲乃曰誰有能烹魚者我亦略知烹飪之法亦可助慨釜鬻使水火調而不失其性也則誰將西歸宗周者我將遺之以善言或可得聞於上乎此人蓋有抱負而欲抒其忠欵於周以復文武之道也懷遠也

匪風三章

此上二篇相對由亂而望其治也

檜風四篇

衰亂之世小國疲於奔命故其思治尤深檜詩僅四篇而羔裘傷逍遙之君素冠卽有反素朴之願楚悲不聊生之民匪風卽有將西歸之望變風之終以檜曹編詩之所以寓義者深矣

曹

振鐸始封西周三百餘年豈無風謠但以國小無文可考然序以首篇刺昭次篇刺共者終未敢信也惟檜爵更微而曹反次後則謂檜亡於西周皆東遷以前詩曹亡於東周皆東遷後詩或者然歟陳止齋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

詩貫

卷四 國風

重

終也夫子刪詩系二國於風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則其說固可存焉

蜉蝣刺其君之玩目前而忘歸宿也○此刺其君之無遠慮不必其爲昭公也宋傳并不指君而但刺時人則又太瑣不當以此冠風首矣然觀麻衣如雪句當是因故君念新君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滿北反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渠略或謂卽今之飛蟻雖朝生暮死而其羽翼能飛如衣

裳之楚楚華身衣服之采采有色以比人之修飾耳目偷安旦夕也然吾心之憂正不知於我歸宿之處將何如耳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者掘然而飛僅閱朝暮正朝生暮死之謂也麻衣者喪服也蜉蝣已死其初生者羽翼尙白如執喪者之服麻衣而如雪也舊君旣亡新君未立我不知何所稅駕乎此必新故之際有所未寧故前二章憶故君此章乃憂新君也素衣非喪服必曲解爲祥禪之服麻衣實喪服必巧指爲深衣之布此固按文索義而可定者也或欲据此以爲曹羈奔陳赤歸于衛之証則又

詩貫

卷四 國風

重

未可信耳

蜉蝣三章

候人刺其君之遠君子而近小人也○据左傳乘軒三百人與三百赤芾合序說刺共公不爲無因然國語楚成引曹詩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豈有曹之新詩楚君已成誦在口而且公然援引爲据乎則此詩之刺共與蜉蝣之刺昭皆難信也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之職在夏官毛氏謂賢者之官不過候人而不賢者佩赤芾乃三百人序所謂遠君子而近小人也則此章作賦爲確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蒲北反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此二章斥小人也媾遇也不遂其媾言不稱其所遇耳翼者身之文故以興服蒙上赤芾之文也味者食之主故以興媾反照斯飢之意也

舊兮蔚兮南山朝隴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此章乃閔君子也起二句景色絕佳不當比小人乃即賢人所隱之處以起興言蔚蒼雲霞之中大山嶽岩之下乃有婉變不字之季女不遇而飢困於斯也然則寶所賤而棄所貴捺用舍

詩賈

卷四 國風

毛

之柄者胡不知哉季女句風人善於引況開楚騷無限文心

候人四章

此二篇皆傷今也

鵲鳩思淑人也。此詩序以爲刺不壹者朱子以爲美淑人君子但不知其何所指或謂曹無令君可當此詩意必開國正風毛公說其篇次耳然詩止曰篇此篇又甚明白何至訛其次而不知正哉今玩本詩所歌古來明君諠辟何以遠過曹有此君當與衛文鄭桓並著何竟堙沒無聞不得其名謚踪跡也又編於候人下泉之間則非開國之君可知凡詩稱君

子者單言已足淑人與君子並稱惟小雅鼓鍾與此篇耳蓋

非實指其人故連舉淑人君子以寓其懷念之情則當定爲

思古人之作而非現在也蓋於首末二章結句已隱露其意

曰心如結兮者非實見其人故我心蘊結而不忘也曰胡不

萬年者如此之人胡不萬年長在以正是國人也故詩文雖

美而不以爲首熱玩經文其意脉原自可見惟定爲思淑人

之作則非美非刺而即美即刺兩可兼之而群疑亡矣

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衰亂之世大抵法度參差而不能均一故以鵲鳩起興鵲鳩之

詩賈

卷四 國風

毛

飼子也且自上下暮自下上則固無不均一者也儀法也我思

淑人君子儀法之均一而不得見是以中心如有所繫結而不

可解焉則固非實有其人也

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然所謂儀法之一者豈混而一之者哉治國者進君子退小人

患良懲惡其施之不一者正所以爲法之壹若混而施之則善

惡不分賢愚莫辨其與倒而置之亦何以異乎故鵲鳩常在桑

其用心均壹而其子則有在梅在棘在榛之不一梅者美木也君於善人則當榮以爵命帶有絲焉并有騏馮大夫士之服也是賞善之法原自一也棘者惡木也君於惡人而加惠焉則其法僭忒矣法不僭忒故能使枉者直有以正是四國也榛木之叢生者猶國人之羣雜也隨其智愚賢否而皆有以正之則君之法固無不一也如此之人胡不萬年長在使我得目見之有大慰萬民之望也哉詩祝君子曰萬壽無疆曰君子萬年皆直致其詞今加胡不二字明已不能萬年長在故思之而心如結與首章末句相照以明其思慕之情焉耳

詩賁

卷四 國風

美

鵲鳩四章

下泉懷郇伯也亂極當治檜終所以思王曹終所以思伯歟○

此時曹國將亡賞罰無章政荒民困大國不加撫恤而反以凌之故思古之賢方伯焉或曰思郇伯者罪晉文公也曹國可罪而文於曹虐矣以下泉對木瓜故曰晉文公禍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謫二伯之優劣亦可於此判也其說亦通

列彼下泉浸彼苞蘼我寤歎念彼京師

音驅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我寤歎念彼京周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我寤歎念彼京師

下泉泉之下流者易曰井冽寒泉食下泉之澤原足以惠人而潤物豈有反以害物之理直以不浸嘉禾而浸彼苞蘼與蕭者則徒以惠奸而反無以安良矣故愾然而念宗周之盛時也根莠害苗之草蕭艾離騷以比小人著亦蓬蒿之屬皆惠及小人之意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念周京者謂何蓋人有黍苗天又降陰雨以膏之物無不蒙其澤也四國知尊王矣王又命郇伯以勞之則國無不被其休焉而今安有郇伯其人者耶黍苗者根蕭著之反也陰雨即下泉

詩賁

卷四 國風

卒

之類以其諸侯之澤則曰下泉以其王者之澤故曰陰雨使陰雨而不潤黍苗亦何美之有與前三章反對看則字字有味矣左傳畢原鄭郇文之昭也郇伯出於文王竹書昭王六年王錫郇伯命蓋繼召伯爲西伯也召伯甘棠郇伯陰雨並美千古

下泉四章

此二篇皆思古也傷今而因以思古物不可以終否剥盡則當來復也此天心人事之所以不窮乎檜終則思王曹終乃思伯者檜亡於西周之終王澤未竭故賢人思復文武之道而興西歸之望曹終於春秋之末則王澤微矣而

伯主迭興小國不堪其命果得一賢方伯如郇伯其人者則亦可以惠下國而安萬民矣此各據時勢以立言皆賢人之作非尋行數墨者所能識也

曹風四篇

以上國風之分爲二編者皆以周首列國也三衛之次於二南則是南北相對列國皆統於二南中故南貞而北淫南治而北亂是以正變反對也齊魏七國之次於王鄭者東西分列而王鄭居中故齊魏唐秦自東以至西而陳檜曹乃返於南北之中也皆爲變風故先畿內

詩賈

卷四 國風

李

次伯國而附小國於後焉大國皆先貞後淫先正後變獨三小國則自淫以反於貞自變以反於正此則物不可窮貞下起元之意故第三編恰好系之以豳風與二南相首尾則皆治世之風矣先儒但指檜曹末篇者猶未盡也系澤陂於株林後自陳風而已然矣

詩賈卷五

婁江張敘著

國風三

豳

周公以成王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作豳風一篇以陳戒則非公劉時果有此詩也然必稽於史乘之遺文父祖所傳訓而後隲括以成篇則其時之風俗具存焉是卽豳公之實錄也周之王業基於太王周之發祥始於后稷故有追王配天之典而公劉則無處也然后稷之業實賴修之太王以上十世實能開之故雖七廟所不及而於大禘外定爲報祭以崇焉

詩賈

卷五 國風

一

今公又特作豳風一篇以訓王後遂更作豳雅豳頌合爲三豳之詩以分播爲秩祭之樂章而豳公之德美乃巍巍皇皇充滿天地豈徒訓戒成王哉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而凡有國家者皆當時存此意庶不流於驕奢淫逸之漸矣本但有七月一篇編詩者以鴟鴞東山亦周公作而破斧四篇則爲公而作者故並附於後以成編固無悖乎周公之志也豳雅則小雅後楚茨四篇豳頌則周頌後載芣三篇而瞻洛以下酌桓而後諸篇亦如鴟鴞諸詩之附入者耳周禮仲春吹豳詩以迎暑仲秋迎寒亦如之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以樂田畯

詩貫

卷五 國風

二

國大蜡吹曲頌以息老物三曲之爲樂章禮經明著其義而康成不知既以曲詩爲卽曲風之七月合於迎寒迎暑之義又謂曲雅曲頌亦卽此篇但分取其詞義之相近者而爲雅頌則牽挽穿鑿之甚矣今楚茨四篇明有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及田峻至喜之文尙不謂是祈年之曲雅乎載芣三詩明有以洽百禮及胡考之靈胡考之休之文尙不謂是大蜡之曲頌乎其雅頌之不目曲者蓋風以國別故可題曲雅頌皆周詩自不當別標其目也今故據經文以定之亦幸生朱子後得因其疑而有以決之也至一詩而隨事變其音節之說

卽竊取康成意而小變其詞若本有曲雅曲頌而今已亡之之說直是遁詞之窮而逃於空虛者耳亦不足辨矣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以成王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厚以訓戒王也此篇爲曲風小雅楚茨四篇爲曲雅周頌載芣三篇爲曲頌及定周禮遂以三曲爲迎寒暑祈田祖祭蜡養老之樂章焉○此周公推本公劉舊俗述民間終年作苦謂之曲風爲王陳誦立此一篇耳魯齊韓三家皆無之則篇什且不傳矣宜乎三家亡而毛獨行也衣食者生民之命也天下之務莫切實於此孟子論王道只是五畝宅

詩貫

卷五 國風

三

百畝田深耕易耨食時用禮便可王天下蓋深有得於曲風之義者矣故七月一篇乃一部周禮之根也張子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每於半年前提擬故頻舉七月爲言
七月流火音毀九月授衣一之日臧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此三韻皆入聲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音田峻至喜

此章總提衣食之事也先衣於食者曲地苦寒衣褐尤急且食乃終歲之常衣則按時而授也從七月流火起者歲過中而將暮卒歲禦寒之計已迫也故言建申之月始肅卽當謀衣乃言建寅之月始和又將謀食蓋衣食二端乃通篇之綱也此詩凡言月者夏正之月也凡言日者周正之日也凡言春者則夏之春古者三正迭用故詩書月日不拘而公劉時方在夏世則專記時王之春也自子以後言日陽也自午以後言月陰也而惟已言月以推陰氣之始辰言春以著時王之令也或謂正可改春不可改反使春王正月之義晦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音同女執懿筐遵彼微行杭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崔嵬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

月鳴鵪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秀蓂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曰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渠之二之曰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粃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音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戶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

二句間韻入此室處

二章三章言蠶績之事四章言裘褐之事五章言入室改歲之

事皆以申首章前六句之義也時候至秋而始變女功當春而

已興且述其時風俗之厚采桑之女將配公家者依戀父母乃

詩賁

卷五 國風

四

以貽及歸期爲傷悲此風延至召南標梅而猶未改也八月萑

葦者追去秋爲曲薄之具八月載績者承今春成布帛之功不

曰爲公子衣而曰裳者讓也此篇不著三月蠶月乃蠶盛之時

正建辰之月也凡此蠶績者皆衣之事也衣可禦輕寒故八月

績九月授而其序候自七月始寒之輕者推之近也又言于貉

者裘褐之事也裘褐以禦盛寒故一之曰二之曰皆有事焉而

其序候自四月始寒之重者推之遠也蓂即夏枯草也陽月宜

言曰四月正陽而蓂秀則陰已生故亦言月以起下一陰四陰

以至純陰之月也貉賤而狐狸貴取貴者爲裘亦獻粃意也夫

有衣有裘可以禦寒矣然威發栗烈之威非室處不足當之故

又自一陰始生驗其候蟲之變化而言改歲入室之計以終卒

歲之事也首章卒歲者夏正之歲此之改歲則周正之歲也莎

雞頭小而羽大有青褐二種今人謂之絡絲娘固非斯螽亦非

蟋蟀謂一物隨時變化者未確也七月在野四句則皆言蟋蟀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

介眉壽七月食瓜音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音與夫下黍稷重穋禾麻苽麥二句嗟我

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

詩賁

卷五 國風

五

播百穀

二之曰鑿冰沖沖三之曰納于凌陰於容反四之曰其蚤獻羔祭韭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音

萬壽無疆

六章言果疏之事七章言禾稼之事八章言祭祀燕享之事皆

以申首章後五句之義也先以圃事者農事以歲爲期圃則月

有種穫先其輕者後其重者亦前言衣裘之意也而少長有差

豐儉有節一疏果而禮義在其中矣及農事之成而急於公役

又以餘力速治私家以爲來春寬然耕作之地先言農事之終

以起農事之始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蓋農事之重歲歲如此無間冬春故逆序以與首章相首尾也斯時也外有于貉之役上有公旬之功私有乘屋之事預有播穀之心然則雖入室處而亦何有寧居哉唐風云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無以大康職思其憂猶此意也上入者入邑居之宅執官功則先執官府之役所謂歲不過三日者于是乘屋乃治私家之屋蓋前之穹窒熏風塞向墮戶但治屋下之事而損於風雨屋上之蓋障則至此始畢也司寒之神藏冰時先以黑牡秬黍享之至開冰而祭以羔韭則先薦寢廟而祭祀燕享之禮起矣就其滌場之時而又

詩實

卷五 國風

六

朋酒羔羊躋堂稱祝與爲袞獻耕同一尊君親上也大雅公劉篇執家用匏食飲君宗爾時君民一體正可與此參觀是則一農圃耕穫之事而禮樂教化已無不行于其間矣朱傳載蘇氏藏冰之說殊未當雖本左氏然納冰地中不過儲以爲來年之用耳聖人扶陽抑陰不聞反畏陽之盛而抑之其開冰也亦豈懼陰之絕而扶之也哉

七月八章

孔疏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言衣服飲食首章爲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爲

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爲男功之正萊果則其助養蠶時節易過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爰耨耘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惟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卒章之初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關於政事然後享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

詩實

卷五 國風

七

此疏亦甚詳明然程子曰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運人事當及時耳則尤領得陳戒之意出矣

鴟鴞勸王室也管蔡誘於武庚而作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成王之疑未釋公爲鳥言自比以曉王也○此詩朱傳事本金滕說從孔氏故以居東爲東征以詩爲作於致辟管蔡之後至蔡氏書傳乃朱子晚年之說則與此又不同朱子曰弗辟之辟只從鄭氏讀避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與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

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詠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觀此則集傳尙沿舊說而未及改正斷當更定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室上聲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首三句言殷之畔人既陷管蔡又將危王室乃一篇大指下二句先申取子之意取誘取以陷之也時武庚逆謀雖露而跡未顯然公雖已得流言之主名有未能直已以行事者故但喻邦家新造之危宜爲綢繆風雨之計若流言之罪人則於取子句而飲泣耳

詩貫

卷五 國風

八

微示其意思斯勤斯傷管蔡也誰非文考文母之毛裏而忍陷於逆黨乎是詩詎惟感動成王令管蔡而稍有人心亦當自悔而飲泣耳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將蓁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姑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翬翬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噍噍

此三章皆申無毀我室之意一章序其初營巢時先時預備急於補苴懼陰雨之猝來下民或有侮予者也三章序其正營巢時多所將取以爲之材多所蓄積以爲之備手攬不足繼以口

銜拮据勞瘁惟慮室家之未成也四章承之手口既勞故羽毛爲之散亂巢方垂成而高懸果有風雨漂搖之至此噍噍哀鳴所以不能自止者乎流言既無主名公亦何容置辨但因其有不利孺子之言故惟陳其國家新造而已勤勞王室之艱辛王試思之以爲利在公平利在孺子乎釋疑雖在上天之風雷而此詩誠懇惻怛之哀音固已足以上孚明主矣

鴟鴞四章

尙書金縢弗辟之辟孔安國作刑辟之辟鄭康成則作遜避之避詩集傳尙公孔氏之說後蒼蔡仲默乃謂當依鄭

詩貫

卷五 國風

九

氏作避去解其發明大義極爲正當矣故蔡氏書傳從鄭解正朱子意也但詩傳未及改定耳今彙纂於書既主鄭氏而又載孔說於後於詩又主孔氏而仍附鄭說於下徒爾騎牆尙未有折中詩所似主孔氏矣然其解陳思王詩又以待罪居東國句爲得經旨則亦主鄭氏也或者又過信詩所竟偏主孔說而以詩之編次伐柯在東山破斧後是東征之後王始迎公非迎公之後公始東征則非也爾風前三篇皆周公作故彙編於前而破斧與東山酬答故卽繼之伐柯三篇則皆東人作故別附於後耳今按流言

者無所主名之言猶今之無頭榜匾名帖也周公雖聖豈能一聞而卽疑出自我兄遂勒兵誅之耶故心雖可對天地而跡實無可自明自應避去其位以俟王心之感悟此狼跋所謂公孫碩膚者也則避居畿東之說深合情理及因居東後而三監叛亂乃始知流言之所從來故曰罪人斯得者得其流言罪人之主名耳而後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其時二叔與武庚俱在也玩詩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則知武庚未戮管蔡自亦未誅若既誅戮之矣又何煩呼死而告之曰無毀我哉取者誘取之取不曰二叔取武庚

詩賈

卷五 國風

十

而曰武庚取二叔則立言之體親親之情而其事亦實如此向非武庚二叔亦何端而啟其亂心乎是則聖人心事青天白日而行止進退自有一定之義不可以後世權臣之作用擬聖人亦豈可以後世智士謀略萬全之術謂聖人亦不出此乎或者之說乃俱在禍福利害上計較豈可以是以論聖人哉且周公當日以朝廷之事託之太公召公既可無誤而洛陽當天下之中據形勢之勝以制頹畔實屬兩得是義盡而利亦兼之更不須爲古人擔憂也已東山勞歸士也周公東征三年及歸在途而勞從征之士也。

周公東征忠誠貫於金石此其勞歸士之詩但序其久役之苦室家之情而計所以撫安之直如家人父子之切切絮語者至其所以東征之故曾不一字提起聖人天地之量本不屑自明其從征者久已如四體之不言而喻亦何待公之自明哉其情詞並美比四牡秋杜更加纏綿切至洵非周公不能作序說推論亦得但以爲大夫美之而作則非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下二句連韻故此二句不用叶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音清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詩賈

卷五 國風

十一

此序其在途時也身東歸而心西悲不惟寫盡久客苦衷蓋已攝起中兩章之意士不必作事勿士行枚亦倒句法言自今爲平民可不爲行枚士矣蜎蜎微虫滿於桑野而士卒之獨宿者亦在車下則與微虫襍處正閱勞之詞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蠋蛸在戶叮嚀鹿場熠燿宵行杭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灋婦穹窒我征逮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兩章皆言其至家時也久役將歸又逢零雨最苦之况故起

四句各章俱不換所以深閔之也二章乃士之無妻者故其歸也空房無人荒涼滿目三章則士之有妻者故其歸也灑掃堂戶觀物序情此正所謂身東歸而心西悲者閨房瑣屑亦倩聖筆繪出也宵行如蠶吳地處處有之但光在尾非喉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音姥親結其綯音羅九十其儀音微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言至後之事也倉庚于飛與首章桑野合正仲春昏姻時也可知是公居東歸後乃始東征及歸則在春也若先致辟而歸

詩貫

卷五 國風

三

則當在秋矣其新孔嘉結第二章也其舊如之何結第三章也則已皆非獨宿矣并結首章也王道本於人情聖人之言體貼人情之至也

東山四章

此二篇亦自作故編於七月後

破斧答東山也從征之士能深識公之心其亦聖賢之徒歟故以相次○朱子曰周公東征乃是正義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也非為先王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又曰聖人這般心詩人直是形容得出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

而不辭今人計較利害四國不安也得不得只是護了我新我斧莫待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今傳中推行此二義直使破斧一詩與大語多士多方相表裏嗚呼至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周公勤勞王室其公誠之心明白正天下後世皆得見之况從征之士固親炙其休光者乎故作此詩以答之曰我斧既破我斨又缺如此勤勞而一無所避者周公之東征固非為一身一家也乃欲正一方以正四國耳則其哀恤我也亦非私我也天地生成之德固如是其無不正大而已矣東山所歌軍

詩貫

卷五 國風

三

士之至情也軍士不自言而周公言之此篇所咏周公之心也公不自言而軍士言之各忘乎已也匡四國為主哀我人乃以亦字承之不以撫我為私感也此之謂草不謝榮於春風子不感生於父母亦安之若素而已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渠禾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

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斯亦孔之休斨釜也錄獨頭斧也東征非尙殺戮故無亡矢遺鏃之事不過除道樵蘇則斧斨錄錄之用為多故歷時久而有破缺也此兩

章蓋承上言之惟其周公之心在一匡四國故四國感之而化也則其哀我人之大德亦甚嘉美矣及四國已化則已無不安固今來歸矣而其哀我也亦甚優游而得所焉以介冑之士且深知周公之心如此豈非至誠所感上下交孚而無間哉

破斧三章

此雖軍士之作乃與東山相答者故先編於此○范氏曰以臣伐君湯武不辭者以其民墜於塗炭之中也知湯武之征伐則知周公之誅管蔡矣有可誅而不誅則是周公安坐而視斯民之困是亦管蔡也後之人不能全其兄弟

詩貫

卷五 國風

五

而以周公藉口此則不可也此說極能抉摘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之義朱傳僅錄前半故並錄之

伐柯東人美成王周公始睽而終合也蓋因王有惟朕小子其親迎之語而取類以比焉此下皆東人作故彙存於後不與上篇爲次也○毛傳引而未發鄭箋失之朱傳巧矣然於取妻之喻畢竟不倫或謂破斧美周公之武功伐柯美周公之禮教者亦就文生解而未得其意當以榕村之說爲精蓋成王既疑公固非二公所能釋而因信任二公所以卒知周公也然方其未悟之時二公不爲無力及感於風雷而大悟焉

則又非二公之力而實成王之明矣故因王言親迎而借婚禮反覆明之古者君臣相遇每取象於夫婦配合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籩豆有踐

言伐柯者必以斧非斧無以成後來之柯取妻者必以媒非媒無以聯二姓之好以比君臣之交其離也必有間之者其合也必有先之者焉然伐柯者斧而執斧者人也人能視所執之柯則可得所伐之柯矣取成於心非斧之所能爲也取妻由媒而用媒者我也我既信媒而行親迎之禮則自可相遇而陳籩豆

詩貫

卷五 國風

五

之儀矣乎合於志其權亦非媒所能揜也蓋比成周君臣之間始睽終合不能無藉於二公之助亦非全藉於二公之助則周公之忠益以顯而成王之明亦以彰矣詩人亦善於形容哉

伐柯二章

九戩東人願留周公也○此周公將歸而東人思慕不能舍也其情詞最爲深至朱子曰此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句說者委曲附會費多少詞語到底鶻突自看來直是盡見得聖人之心

九戩之魚鱗飭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首章喜周公之在東也以九戩細網而得鱗魴之大魚與東方下國而見衮衣繡裳之大望也我觀與前篇之觀不同彼宜訓遇而此宜訓見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此兩章惜周公之將歸也渚陸非鴻所安暫寄跡耳故以興公居東不過信宿於斯而已無所猶言豈無所乎蓋將在王之所也不復猶言豈不復乎蓋將復公之位也詩人語每如此於此不解強將二章分裂程呂之說皆未當也

詩賁

卷五 國風

六

是以有衾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此章知其終不久留乃深致其纏綿無已之情惻惻然如赤子之依戀於慈母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固應如是

九戩四章

狼跋美周公也公遭疑謗而不失其常盛德之至也○讀此詩而周公大聖人之氣象萬世而下如皆親見之矣凡人當事變之來非促迫以儻其机即退縮以私其計君父臣子之間常至疑貳而不可合禍且中於天下國家而不可為也周公惟安重周詳不失其素既不置之度外要不存諸胸中雖有

大美曾不以之自居惟極誠盡敬而因時順理以處之既無改乎安土樂天之常自無玷乎仁至義盡之美也詩人誠善言德行者矣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

狼蹇其尾載蹇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音胡

此反興也老狼領下有胡進而蹇其胡則為所牽退而貽於尾則為所曳以其性貪而有欲故也周公聖者無所欲於天下雖有大美亦遜而不居况肯與人爭利哉是以雖遭變故而毀譽不以動其心赤烏几几而舉止甚安也謗謗卒難棄其陳德音

詩賁

卷五 國風

七

不瑕而令聞益著也其公忠之節與日月而爭光純白之心質鬼神而無愧故能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天下若忘其有變故之迹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之

狼跋二章

此上三篇皆東人為公而作者故以相附

幽風七篇

首篇乃幽風之正篇鴟鴞東山亦公自作故以附之破斧所以答東山也故即次焉此下三篇則皆東人之作故彙存於後周之王業始於幽至文武而後盛然成文

武之德者公也公未嘗居魯故不可錄於魯頌周南爲王者之風則公詩亦不得自名焉惟與幽風同編而王業之始終具矣其所以係於列國後者由末而反本詩之編次每如此故幽雅以終小雅幽頌以終周頌卽商頌之終三頌亦此義也張子曰始於二南終於幽聖人所以爲無窮也朱公遷曰幽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幽先而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爲治世矣此皆善於發明者也

詩貫卷六

婁江張敘著

小雅一

雅頌無諸國別而以什計此不惟無益而反有大害蓋詩有數篇相連者限之以什而橫分焉則各失其所矣白華爲什長而割去南陔使別居是其明徵也今直當削之而分三卷第一卷正小雅也而以宣王雅及西都謠俗之詩附之第二卷東遷之詩變小雅也第三卷幽雅也而東都正雅附焉後更益之以變者與幽風之例同也先儒因黍離降風之說而疑平王無雅故節南山以下俱爲刺幽雖楚茨諸篇並無刺

意者亦謂之陳古以刺今支離附會不堪着眼朱子絕識疑節南山以下爲東遷詩楚茨數篇爲幽雅旣已鑿破混沌而尙牽於舊說未敢質言之愚謂今古相同者理耳此理旣灼見無疑雖千百年已定之案未可徇也况因此一疑而宋元以來立說者頗多榕村詩所亦遂因之則豈可違心所以從心所非也今故定爲此編以正後之君子

鹿鳴燕嘉賓也本文王與賢臣講道修德之作後乃定爲燕享賓客之樂歌而上下可以通用焉○箋云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按四詩皆言文王則此篇非文

王不能作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易稱尚賢九經先尊賢
尊尚之故賓師之賓師之故燕樂之斯時內有后妃求淑女
而文王之禮嘉賓者又如此是以琴瑟鐘鼓之音朝寢相應
其尊德樂道之風雖千載下猶使人鼓舞無已焉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

音杭

文王既作靈臺立辟雖以大興文教故時與賢臣燕飲講論于
其間俯有鹿鹿仰有白鳥作者多因物起興此及振驚之篇是
也鹿性善羣一鹿聲呼則羣鹿皆至以興賢者同聲相應遭時

詩

卷六 小雅

二

而食於朝焉鼓瑟堂上樂也吹笙堂下樂也承筐所以酬賓作
賓也言人苟有愛於我則示我以周行之大路因燕會而欲聞
善言所以爲講道修德而非徒飲食醉飽已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
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芹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
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初筵雖有酒主於行禮而已故首章樂具幣陳而不言酒至此
則有加爵以盡賓歡更有無算爵而令賓醉故兩章皆言旨酒

然初筵而乞其言者中燕而不徒美其言也謂嘉賓之德音既
甚昭矣而又令儀令德可以示民不忮凡君子皆當則其言而
效其行也故更進旨酒以其游敖不欲嘉賓之遽去也此加爵
時也而溫克如故故對衆賓言而有君子則效之文于是畢燕
而觴行無算堂下之樂不作不以笙管亂人聲獨鼓瑟以盡
賓主之歡使賓不徒享其儀而有以娛其心焉比之乞言憲德
而更深也通篇音節之和意味之厚道德之純情文之至洵聖
人之筆宜爲小雅壓卷也

鹿鳴三章

詩

卷六 小雅

三

小雅陳政事而首重敬養倫乃必先之以鹿鳴求賢此義
在四子六經中率不作第二義蓋聖德莫大於求賢也文
王一生精神命脉尤在斯故大雅歌其豈弟作人周頌猶
稱濟濟多士周室人才之盛直與唐虞媲美焉下四牡皇
華旣皆文王作則此篇亦斷非他人筆也故鹿鳴之三與
關雎之三各爲南雅之冠

四牡勞使臣也故申其將母之情以勸孝。序云勞使臣之來
也然是使臣猶在行而遺勞之詩雖以序情爲主而仍先之
以公義然若使臣自言不過先公後私之常耳惟君代之言

則不獨能恤臣下之私並其急公奉上所以懷父母而不敢
違言之隱亦曲體而周知之此為深入人心也歟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駢駢嘽嘽駢駢音姥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此兩章先序其勤王事之苦倭遲回遠也故曰我心傷悲嘽嘽
馬勞而喘息也故曰不遑啟處古者席地啟即跪處即坐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音戶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音大

此兩章乃申其念父母之情騅祝鳩孝鳥也以孝鳥反興將父

詩賁 卷六 小雅 四

將母尤為警切枸櫞即枸杞一名西王母杖其根名地骨

駕彼四騮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

總束前文首二句仍勗其急公義也末三句乃通其念私思也

四騮即承嘽嘽之馬言勞喘而馳驟如此爾心豈不懷歸乎我

是以作歌勞汝若有將母之事則來告我也蓋非徒知之實身

任之以寧其家也獨言將母固是因上文然父可自通母則不

能故連言則父母並切單言則情深將母者多若無此章尚似

虛為勞者且竟似使臣自言非君勞之也宋傳尚混

四牡五章

按采薇三詩先遣後勞者分用之也此及下篇先勞後遣

者合用之也且三詩亦未必同時並作後序詩者編鹿鳴

之三為升歌之用則何妨先序其情以勞之而後正陳其

義以遣之也子由聲有先後之說尚屬臆測耳

皇皇者華遣使臣也故述其盡職之意以教忠○序曰君遣使

臣也此篇乃正使臣之事故內外傳以為君教使臣也則豈

徒遣之已哉首章述其心下四章詳其事君之所以教之者

至矣可不殫心博訪以盡其職乎

皇皇者華音敷與夫叶于彼原隰騂騂征夫每懷靡及

詩賁 卷六 小雅 五

此舉其綱也古者邦交使臣最重而臣之奉命出使苟有利社

稷而安國家者雖專之亦可苟非常懷靡及之憂寧免不及事

之咎乎然妙在代臣自言而非君言故以皇華之偏于原隰興

其光榮之溢于道路所以報稱益難而懷思益切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緹載馳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駒六轡如緹載馳驅周爰咨謀音媒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驅周爰咨詢

此著其目也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

度咨親爲詢則各有義不徒變文以叶韻也然尚略解之榕村謂詠有訪問意謀有計議意度有審處意詢有廣問意如濡溫采也故興輒如絲條理也故興謀沃若和洽也故興度既均齊調也故興詢日周又曰詢者周以事言詢以人言也則更密矣觀周禮小行人各爲一書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非周咨博訪如此固未易副其任也

皇皇者華五章

此上三篇俱文王作鹿鳴尊賢而賢莫大乎忠孝故鹿鳴之三其用甚廣始入學者亦肄之欲其早識尊賢之義而

詩真

卷六

小雅

六

篤忠孝之經也

常棣燕兄弟也後及妻子蓋刑于寡妻而後至于兄弟者文王之教也小雅前五篇不言夫婦而夫婦之道備於此矣○疏云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飲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也愚謂管蔡之事乃人倫之大變聖人不幸遭之豈可以是以爲樂章形諸歌咏且篇中所言亦與管蔡無涉傳謂弔二叔之不咸者指夏商之叔世非管蔡也故朱子亦只主燕兄弟說次章注偶沿其謬乃刪除未淨耳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全篇大指末句已盡下文皆反覆之以申明其意爾常棣今王李也鄂華蒂也以華鄂之相附喻兄弟之共本而生也召南之唐棣與論語之所舉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之常華爾雅所謂棣也移開而反合者與此乃二本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兄弟閔于牆外禦其務

作侮扶容反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二章正言兄弟休戚之相關三章四章又以朋友相校而徵其莫如也脊令水鳥俗呼雪姑在原則失所故與急難小宛取其

詩真

卷六

小雅

七

飛則鳴此取行則搖也况悅通雖愴悅不寧徒付之長歎而已不能身與其難也烝盛氣貌戎兵也雖憤於橫逆而無不反兵之禮則亦無能與戎以禦之也急難者好兄弟也閔牆者惡兄弟也兄弟不論好惡而皆勝於朋友謂之良朋亦非朋友之薄也義合之分只得如此雖患難死生之際亦有可托以濟者要不可爲常也故曰每有良朋亦不相礙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此通篇轉軸反應莫如兄弟句以喚醒之非謂其人實以兄弟爲不如友生也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夫以境

則喪亂難而安寧易也以人則友生多而兄弟少也今既能處其難豈反不能處其易乎則能爲其多豈反不能爲其少乎疑而問之雖至愚亦應覺悟矣

饋爾籩豆田故反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與翁反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音姑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此乃正言宜兄弟之道也孺字湛字俱下得妙兄弟少時同案而食自然相愛長而各爨則漸疎能常陳酒肴以燕集其樂也且如童孺之相依而不捨矣骨肉之親本固結不解也多以妻

詩貫

卷六 小雅

八

子問之而中乖若能好合如琴瑟之同調而無異聲則我之所愛亦愛之我之所敬亦敬之兄弟自然翕聚不散其樂也且如湛戀之癖嗜而莫可間矣夫室家之不宜多由兄弟不和而傷父母心友兄弟則父母順而室家無不宜矣然欲宜爾室家者又在乎樂爾妻帑耳妻帑不樂雖欲饋爾籩豆而德色諄語兄弟其能相安哉此理雖庸愚亦共知之特以蔽於私意俗見而昧其原誠能反覆究圖豈不信其誠然乎嗚呼至矣

常棣八章

此與管蔡之事雖無涉然及下篇皆周公作也故能委曲

懇到天理人情之極如是

伐木燕朋友也仍及諸父昆弟蓋友誼當敦則天親益篤也○

前篇言朋友不如兄弟似乎朋友之誼可緩矣故復作此以

燕朋友爲主也後二章又及諸父兄弟者家庭燕樂不必輒

及朋友若良朋好會則父舅兄弟不可不與也未俗忘親交

遊徧海內而骨肉反棄捐故補此以發明之既未嘗輕朋友

亦何至遠兄弟則親疏內外之倫不相掩而適相資聖人察

於倫者精故敦其倫者厚也舊謂父舅兄弟即朋友中同異

姓之尊與卑者夫隨俗相呼或亦可通播諸樂章則亂其名

詩貫

卷六 小雅

九

實矣烏乎可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問韻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朋友之義盡於此章伐木者衆人共力將斲削以成材朋友之

交彼此相資將切磋以成德故三章皆以爲興此又以鳥喻之

鳥鳴相呼可以出卑暗而就高明人不求友何由聞善言而勸

德業乎然朋友之患始雖易合終亦易離故斷金之心如蘭之

臭必質之神明而不欺乃能終竟其和平之雅耳彼利盡交踈

反眼不識者固爲不終即聲氣應援背公死黨者亦非和平也

其惟道交神契正直是與乎

伐木許許醴酒有英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

祭酒埽陳饋八簋音九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醴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

酒滑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迫我暇音豫矣飲此滑矣

此兩章乃因燕友而兼召父舅兄弟也言伐木者舉重勸力則

有酒以相勞今既燕朋友而具此肥牲矣豈可忘我之諸父諸

舅而不逮其畢至也縱彼或有故而不得來我何敢弗顧而開

咎乎又言伐木者既下于阪則有酒以相寬今既燕朋友而陳

詩實

卷六 小雅

丁

此籩豆則兄弟尤不可相遠也諸父諸舅非具牲俎不敢速

兄弟之親則籩豆可共有酒無酒或鼓或舞可適情焉惟迫於

政事或不得暇耳苟有餘閒即可共飲以合歡也明此席非爲

父舅兄弟專設故立文如此若以父舅兄弟爲朋友則特爲彼

設燕矣可曰適不來而迫我暇如是簡夷不恭乎何氏曰禮有

饗食燕此詩肥羜肥牡是用太牢則同於饗陳饋八簋籩豆有

踐是有飯有穀則同於食有酒滑無酒醑是無算爵坎坎鼓蹲

蹲舞是無算樂則同於燕兼是三者而備之禮之盛也

伐木三章

此二篇皆周公作合文王三作共五篇鹿鳴本禮賢之詩

下列序四牡皇華常棣伐木而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倫

篤矣不特舉夫婦者人倫之始已具於二南且友兄弟而

推本妻子好合夫婦之道已在其中也入學而宵雅肄三

不及常棣伐木者將有治國平天下之責故欲其早識君

臣之義惟孝爲百行之原故於君臣之義而提撕及之取

其尤大且切者爲先也而實五篇之義上之所以教下之

所以學莫不由之西河氏論學而首曰賢賢易色者鹿鳴

求賢之義也日事父母能竭其力則四牡之義也事君能

詩實

卷六 小雅

士

致其身卽皇華之義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卽伐木之義

也孝自可該友故不特舉兄弟而夫婦亦已可兼於易色

中矣子夏長於詩此論其深有得於五篇之教者歟

天保祝君也君以前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皆可歌此詩以答

之○序謂下報上孔疏謂上五詩非一人之作又作彼者不

與此計議何報之有然編詩者意則存焉是詩所由用也非

詩所由作也三百篇皆然讀者勿泥焉可也試取前五詩分

賦之各以此篇爲答亦可見一時君臣篤厚殷勤之意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戢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此三章言天之福君也天之福君尤在親賢之多助而以譬喻
束之言天之安定爾也亦甚鞏固矣既使爾有專壹淳厚之德
以爲受福之基又使爾有賢親之廣益亦濟濟克生而莫不蕃
庶焉以是知天之安定爾也下章承之躬至德之厚得忠益之
多故能戢穀戢穀如何忠益多則事無不宜可受百祿矣至德
厚則誕降遐福與日俱長矣山阜岡陵自其德之單厚者言也
川流增長自其益之弘多者言也則信乎其莫不興矣單厚多

詩賁

卷六 小雅

三

益舊俱指福言不但複疊無味亦且諛諂膚慙也

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方墨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

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
或承

此三章言神之福君也神之福君尤在民俗之還淳亦以譬喻
收之直如兩比文字然先言祖考享之而卜其福公后稷以下
也先王太王以下也先公於王者自尊及親猶左傳言后稷親

而先帝伯姊親而先姑也可知烈文之先辟公而後及王其序
亦然當爲禘祭太廟詩也又言庶民化之而成其福人者神所
依故神之詒福于庶民驗之盛世無驩虞之治不識不知鑿飲
耕食而已文貌之盛乃忠實之衰也爲不必訓助共在太和之
中民之德卽君之德也故曰徧爲爾德夫祖考寧民風厚豈非
百世之基乎故曰升月恒方昌而未艾也山壽不崩歷久而長
存也松柏茂承則子孫繼繼承承而勿絕也其斯爲善頌善禱
也歟

天保六章

詩賁

卷六 小雅

三

先儒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夫首五篇皆尊賢德而篤
義倫之詩也以是治內而班朝出政之本厚矣豈不足以
感天神而裕祖考乎故以天保次之而其歸乃在民之質
矣日用飲食則由文反質而去僞還淳此成周太和之氣
所以翔洽宇內而縣八百年之緒也不其深乎
采薇遣戍役也本行者所自作後乃采爲遣戍樂歌先王之政
所以能深入人心也歟○此篇方遣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
之勞苦下二篇當還歸之後而追憶其已往之勞苦故上下
一心其極至於忘勞忘死而鼓舞不倦也

采薇采薇與歸薇亦作音止日歸日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音始

可音猷抗之故不遑啟居猷抗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日歸日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

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日歸日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

心孔疚音我行不來

三章皆言其春出而冬乃得歸而一章示以公義二三章兼及

私情先言薇始生中言生而弱終言弱而堅以見天時之變也

戍人之情始則離其家室既則不遑啟居行則饑渴難免居則

詩貴

卷六 小雅

南

使信難通故首兩章備言之又曰憂心孔疚切於仁也至我行

不來則安於義矣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音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音

豈不日戒猷抗孔棘

言師行戰則務捷居則日戒應首章猷抗之故也爾說文作藹

華盛貌周禮注兵車設五戎謂戎路廣車闕車屏車輕車也古

者用兵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車則動足以衝突止足以營

衛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裝有所齎其利大矣合六月小戎觀之

可以識古車戰之法此兩章雖設言其情已隱然教以克敵致

果臨事戒嚴以無負斯役矣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

心傷悲莫知我哀

此乃言其歸途之苦以與二三章憂思之意相應戍畢而歸向

不免道途之雨雪饑渴之傷悲况未歸乎故曰莫知我哀然君

代之歌則既已知之矣兵事以哀為主老子尙知抗兵相加哀

者勝或疑此詩如無病呻吟非盛周之作何其謬哉

詩貴

卷六 小雅

五

采薇六章

首章先言此行以猷抗之故不得不離室家而不遑寧處

二章則既行而還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不念其家

矣四章五章則正言勤於王事而勉其成功卒章乃言事

成來歸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以憫之也凡先王遺勞之

作皆如是與文王四牡周公東山同義洵盛世之詩也

出車勞還率也篇中直出大將之名蓋僚友所作以勞南仲者

後乃移而用之為樂歌也○此詩前三章皆本於公義以勞

之後三章乃及其私情也然前半皆備猷抗後乃兼伐西戎

而結句仍單收獵狁者意重獵狁蓋北狄尤強西戎則兵不勞而已服也亦以乘勝而往先聲足以奪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轉音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

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紀其反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彼旆旄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音旁旆旆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赫赫南仲獵狁于襄

首二章序其受命出車之初三章乃著其築城平狄之績是時

詩賈

卷六 小雅

六

獵狁擾邊西戎亦已蠢動故總括之曰王事多難然北狄首禍故先往襲之也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表其奉詞伐暴之嚴也憂心悄悄僕夫况瘁著其臨事而懼之敬也往城于方非朔方也兵難遙度但命往城于要害之方耳及至軍中乃定其地於朔方則仍歸功廟算而曰天子命我也獵狁于襄則制其要害已不戰而屈人之兵矣朔方屬雍州漢衛青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使蘇建築之即此地至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自此朔方無寇善用詩人之策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音數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嘒嘒草蟲趨趨音趨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攻乎

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獵狁于夷

此三章紀其既歸而移師西伐功成而慰勞之也築城南畢又

事西征故再提王事多難句簡書即此西伐之命也北狄最強城朔方以制北狄之憑陵伐西戎亦以披北狄之支黨故結句

仍美其平獵狁也采薇之昔往今來乃到家時此之昔往今來

詩賈

卷六 小雅

七

則半道時而又奉此西伐之簡書一役而兼兩事其勞苦已倍常故兼序其室家之懸念益形其春歸之快心文情無不入妙草蟲六句同召南末章亦雜用幽風語古人作詩但取音律諧和達意而止不必詞皆已出漢魏樂府猶多此體也

出車六章

此詩毛氏謂在文王時漢書謂懿王時皆未足據朱子闕其時世是也宣王卿士以南仲為太祖則亦宣王以前數世之人耳或竟以此為宣王之雅抑何讀經之鹵莽乎

秋杜勞還役也亦本室家相勞之詩後乃采之為樂章爾○此

詩始終言室家思望待小人之道固貴於近情切事然亦兼示以公義非專序其私情也至於念君子之貽愛父母則其義尤大不獨室家離別之私矣正與四牡相首尾且可以補

卷首夫婦之詩之缺也

有杕之杜

與鹽叶

有眈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月陽止女心傷

止征夫遄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杕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戌畢之期也故念其當暇杕

詩貫

卷六 小雅

大

杜有葉是今年二月春之將暮至家之期也故念其當歸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米檀車憚憚四牡瘡瘡

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音几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去聲

卜筮偕止會言近

止征夫遄止

曰憂我父母乃知前兩章之傷且悲者正爲此爾故車勞馬病

謂其將歸不遠也乃猶不裝載而來多貽父母之憂恤焉于是

多方卜筮合言已近而征夫果已遄止矣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軍士所以自厲也故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室家所以憂恤也

杕杜四章

采薇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故知是將卒同時並遣蓋欲其三軍一心而聯之以情也及振旅而還則宜辨上下而殊尊卑故出車杕杜分而勞之則示之以禮也先儒謂文武以采薇以下治外此三篇出師振旅所以治外者如是宜其固國勢於苞桑揚軍威於疆外也歟

南陔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序曰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序曰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詞。此三篇所

詩貫

卷六 小雅

九

謂笙入三終者皆笙詩也朱子據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知本無其詞但亡其譜耳或謂玩尙書依永和聲之序則必先有詞而後有譜如笛色譜亦無其詞其初却据一詩乃按爲譜則旣曰笙詩豈有無詞之詩乎然如此者亦但指作譜之初言耳旣作譜後則惟傳其聲而不歌其詞矣笙鏞以間自虞廷已然非至周而始有也故歌則隨時更作譜第依古以來亦未可定若果有詞則笙詩凡六何至一時盡亡而不留其一乎仍以朱傳爲正

魚麗優賓也。此下三篇皆間歌之詩而此篇者必其薦魚寢

廟後因而燕飲之詩後乃通用之也序謂美萬物之盛多可

以告於神明者此義亦以想像得之

魚麗于鬐與酒鱸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鰓與酒鱸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膺與酒鱸君子有酒旨且有

魚之爲物非人力所及必陰陽和而後能衆多故夢魚爲豐年之兆多魚爲降福之徵而此三章亦盛道魚富以優賓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備矣

詩貫

卷六 小雅

三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後三章卽疊上三章作轉咏歎淫泆又是一格極音節頓挫之妙多旨有三字顛倒相承而以嘉偕時三字互申之俱有意義須細推之但上文說酒此泛言物則不專謂酒也字雖同而義則廣矣一說上文雖承酒說且字一拓實已兼有羞在內故後三章以物字總括之

魚麗六章

由庚序曰萬物得由其道也朱子曰亦笙詩。按堂上歌魚麗堂下吹由庚以間之此間歌之一終也

南有嘉魚樂賓也。○前篇是以魚享賓此言嘉魚只是起興而

意中言外實有樂與賢意序說不爲無據

南有嘉魚與酒鱸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與酒鱸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此兩章以名魚興嘉賓之名望也與酒然盛貌單單者以單單之也汕汕同嘉魚蜀郡處處有之雲南雅州亦有丙穴嘉魚嶺表錄異梧州戎城亦有皆因詩而爭此美名從而泥之是嘉賓必微子嘉樹必甘棠也而可乎朱傳嘉魚下當爲鯉質鱗鱗肌肉甚美今譌爲鱗鯽肌三字

詩貫

卷六 小雅

三

南有樛木甘瓠與酒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與酒之

翩翩者騅與酒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與酒又思

三章以瓠之甘者興嘉賓之有美才四章以鳥之孝者興嘉賓之有至行也又再也望嘉賓之再來也或曰謂加爵

南有嘉魚四章

崇正序曰萬物得極其高大也朱子曰亦笙詩。○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吹崇正以間之此間歌之再終也

南山有臺尊主也蓋若所以答魚麗嘉魚者如天保之例也。○

按萬壽之詞古人雖可上下通稱然此詩氣象恐非凡爲賓

客可同則以爲下頌上若天保之荅君者爲確益三篇雖一時並用然總入歌工口中則先以前兩詩美賓後以此一詩頌主固是合於情事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此詩雙興雙承又是一格首兩章爲綱邦家之基邦家之光美其德也萬壽無期萬壽無疆祝其壽也而通篇以南山北山之所有爲興則先儒以爲盛世廣育賢材之意以德凝福之實也臺可爲筮萊可爲茹桑宜蠶食楊亦丹資

詩賈

卷六 小雅

三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米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此章承美其德之意作民父母所以能立邦家之基也德音不已所以能顯邦家之光也杞枝作杖李實供籩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音戶然與考

本音亦可叶

此兩章承祝其壽之意故將遐不作壽遐不作壽各顯在前然一日德音是茂則所以爲邦家光者益盛一日保艾爾後則所以爲邦家基者益固矣頌德可不言壽祝壽則不離德見德爲

壽本立言之不苟也栲爲車輪杻爲弓榦栲名木蜜栲乃屋材共十物者皆有用之物故以興育材之盛也

南山有臺五章

由儀序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朱子曰亦笙詩○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吹由儀以問之此則問歌之三終也自南陔至此六笙詩皆有聲而無詞序之於此以備笙入三終間歌三終之節而爲上下通用之樂也此上皆文武時燕享勞遣之作此下宜爲成康時之詩矣

蓼蕭天子燕來朝諸侯也○此諸侯來朝而天子燕以示慈惠

詩賈

卷六 小雅

三

也既見君子正美其來朝也左傳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賦此詩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各以一句括一章極爲明畫足見當時經學之精矣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想羽寫反分燕笑語兮是以有

譽處兮

此章總序其來朝錫燕之意露零於蓼蕭天子心寫於諸侯上下和同從容笑語所以成泰交之盛也故曰譽處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條草沖沖和鸞雖離萬福攸同

此三章則專美諸侯而警戒之意自在言外蓋喜其寵光而要
之以其德不爽樂其豈弟而實之以令德壽豈然後錫之車馬
而祝其萬福攸同則福豈易同者哉然讀去殊使人不覺惟是
一片欣喜和豫之神流露紙上此所以為盛世交泰之象也興
意六疊字由露零而蕃由蕃而濡由濡而厚各章全神已俱領
出大學引此詩兄弟只作一家之兄弟此篇本義自宜指兄弟
之邦說而一家之兄弟何嘗不該於內乎壽豈二字連上章一

詩貫

卷六 小雅

蕭

齊收結或謂亦為韻所縛字法有牽合者妄矣

蓼蕭四章

或謂此當燕同姓之諸侯

湛露亦燕來朝諸侯也前篇乃正燕此篇其加燕歟○古人說
恩情未有不歸之德者篇中情意稠疊十分美滿矣其歸乃
在令德令儀所以寬而有制懷而生畏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晡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此兩章注明燕飲之時地以示恩情之無已興意字字清切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今韻已諧不必另叶

此兩章要歸令善之德儀以明禮法之無愆杞棘堅木故與德
桐椅桑木故與儀兩木並興故曰莫不然令德指平日言令儀
則就燕飲時說莫不令儀一語可該賓筵全篇遙想當日諸侯
威儀雍肅不假劉章軍令自無失禮者猗歟休哉朱子曰文義
也只如此更須諷咏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

湛露四章

或謂此當指異姓諸侯蓋二篇如常棣伐木之意但彼則

詩貫

卷六 小雅

重

親王朝此乃懷侯國耳然不可泥也

彤弓天子饗有功諸侯也○前二篇燕以示慈惠此則饗以訓

恭儉也燕禮主愛其詞纏綿反覆享禮主敬其詞簡重深嚴

讀其辭如見其容如聞其聲矣古人之稱情立文如是夫

彤弓詔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悅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詔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詔兮受言樂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醕之

諸侯有功德者始賜弓矢是以大饗備鍾鼓之奏鍾鼓既設隆
其禮也東萊三義亦好然尚漏此宜補之燕以親之不妨至夜

餐以尊之而畢於崇朝不棄以為敬也藏載葉鄭指諸侯說於本句文順今作平日受之王府則於下四句文順而義亦較深載重於藏葉重於載喜誠於貺好誠於喜右厚于饗酬厚於右大抵意盡首章下二章俱咏歎以足之而義則進而愈深也

彤弓三章

天保以上親王朝也以采薇三詩繼之寥蕭湛露視諸侯也以彤弓繼之而文武之道備矣

菁菁者莪美君子也○此詩本為樂育才而作後乃采為燕享通用之樂歌而序之於此則若諸侯所以答前三篇者如天

菁菁

卷六 小雅

美

保之例也而亦隱與鹿鳴相照應以是為正雅之首尾焉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音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三章當從集傳或曰一說俱作比為長益以菁莪在山川而無不茂比人材在學校而無不成皆蒙君子之德也下遂直接君子以今日得見而喜樂尊美之無已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韓子解載作實字言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以比人材之並進

極妙但詩中此等句法皆以載為虛字則比人材未有依歸而浮沈未定既見君子乃皆登用故休休然安樂於義為優也蓋上三章皆正比此用反比以跌宕結之文情更曲折也

菁菁者莪四章

小雅一凡二十二篇

此四畿正雅也亡者六篇皆笙詩止共十六篇合而觀之首重敦倫以為政本於是治內治外文武並興賓主賡歌燕享稠疊而必始以鹿鳴終以菁莪首尾皆尊賢育才講道修德乃文武成康之盛所謂歡欣和悅以盡

詩實

卷六 小雅

毛

羣下之情者太和之氣在成周宇宙間矣故為小雅之正經

詩貫卷七

婁江張敘著

小雅一之二

大雅無平王詩又皆朝廷之作故正雅後以厲宣幽之詩順次之此節南山下有東遷變雅河水以下又附以西周謠俗之詩故正雅後即直接宣王雅六篇以皆朝廷之作故也厲王詩或在河水六篇內然不可考矣空之可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詩詞雖美吉甫而其義却是歸美宣王能命將出師以成中興之功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蒲北反玁狁孔熾我是用

詩貫

卷七 小雅

十

急與棘通鹽鐵論作戒叶紀力反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蒲北反我服既成于三十

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奉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蒲北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此三章序其奉命出師而盛言車馬之盛紀律之嚴卜其在天子以安王國也兩提六月志非常也兩目王于尊王命也玁狁孔熾非驥武也比物四驪馬有餘也閑之維則教有素也既成我服應變速也于三十里有常度也薄伐奏功勉其進也有嚴

有翼敬其事也蓋方整卒治戎已有折衝萬里之勢矣未出吉甫名者意重申明王命歸美宣王也而共武之服者非一八如方叔輩俱在行間故渾言括之大將之體但總其成而已

玁狁匪茹整居焦獲去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杭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音几飲御諸友音以禦魘

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詩貫

卷七 小雅

二

此三章乃數其罪著其功以及凱旋燕飲之樂也玁狁匪茹不度義也整居焦獲敢久屯也焦河外地名獲即獲澤在析城山西北此玁狁之本部盤踞於晉地者也其別部則從西北來欲直侵鎬京已及朔方遂至涇陽矣鎬即鎬京涇陽今之平涼府也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邊鋒而進先擊其別部之肆掠掠者彼動而我以勦乘之也然後全師安行而進戎陣齊整車馬精良以聲罪致討彼靜而我亦以靜制之也於是其本部之整居晉地者乃遁故遂逐北至于太原然亦至此而止不窮追也太原即晉之太原至是而吉甫功成多受福祉公燕既畢許歸私邑

以寧家故自鎬京來歸也我行永久憫其勞也飲御諸友會故交也賓歌孝友主可知也此之謂文武吉甫也爾雅深入犯順如此而第兩言薄伐以序其績所謂天子之師有征無戰後世露布鋪張殺敵之多適自小耳宣王戰功六月第一征伐將帥亦以吉甫爲最篇末并及其朋友幕下多才可知而所謂友者特表孝友之張仲豈後世用兵者所能知乎

六月六章

六月之功成於吉甫然至五章始出前半鋪陳喧赫直如

王自親征毛公不知詩人立言之妙竟分上四章王實親

詩貫

卷七 小雅

三

征然曰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尙可強解曰王于出征以佐

天子則天子又是誰耶故當從鄭箋也杜甫北征詩序馬

嵬事竟如出自明皇乾斷者後乃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

激烈仍不沒其實其亦竊取斯義者歟然此詩亦大概脫

化於采薇出車至韓子平淮碑則又脫化於此

采芑宣王南征也此二篇者外攘也○二篇皆班師之時作六

月之詞迨采芑之詞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然

二詩雖美主兵將帥而實以著宣王命帥得人坐致中興之

烈序可謂能從大處立義矣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與千于此舊畝音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音單弗魚服音鉤膺條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

叔率止約軼錯衡音八鸞瑯瑯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珌音蔥珩音杭

此兩章啟行在道時也新田在彼舊田在此師衆如彼練習如

此語正相應中鄉則其田尤治央央則威尤整肅其序然也涖

止則布其行陣率止則作而用之其行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

重也六月采芑兩役而實一機南北交侵儼然最暴故始北伐

詩貫

卷七 小雅

四

吉甫實將羣帥以行此役則方叔一人將之而有餘矣故吉甫

至五章始出重王命也方叔則開章已出專其任也不但篇法

能變其亦稱情立文義當然耳

駛彼飛隼之水其飛戾天與千亦集爰止方叔戾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

闐闐

蠶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

車嘽嘽嘽嘽嘽嘽他屯反如霆如雷與威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

此兩章則序其戰而獲勝乃總其成功而結之其車三千二句雖同首章然前之衆且練者但言其整頓此則言其征行也故以鳥之急疾興其禦敵猛鷲以亦集爰止興其進退有節也下六句正有節之實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材之全而任之重也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材之武而任之專也方叔蓋與於北伐之功者以吉甫爲帥故不言此行則方叔爲帥矣故并前北伐之功而總結之也

采芑四章

詩貴

卷七 小雅

五

凡詩序兵事只言軍容之盛紀律之嚴將帥之武至於殺

敵致果之事則略而不詳此立言有大體也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豈無戰勝殺敵之事詩人不序耳此役亦只執訊獲醜一語括之采薇亦然意可知矣

車攻宣王東狩也。此詩雖言田獵當以會同爲主下篇乃專言田獵耳諸儒以爲東都之詩榕村則謂或是西畿之東不必定是東都然甫草教山明是東都地豈可欲成已說而一概空之蓋田獵實在東都既畢事而作詩之地之人則仍在西都故與西都之詩爲次以見南征北伐之後此篇東狩下篇又復西田合而成中興之烈不必嫌其東都而故虛擬爲

西境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前選徒囂囂建旆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前四章先言其往東行狩而正行朝會之禮也甫草鄭圃田也在東都時未屬鄭之子謂有司不敢斥王也後于征同時田在夏故曰于苗惟數車徒者聲聲囂囂而車徒未嘗有聲也此卽有聞無聲之見端教東都之山平曠可以陳師騎射可以設伏也

詩貴

卷七 小雅

六

天子巡狩同軌畢至故先行會同之禮然先後不同遠近或異故奕奕然連絡而布散及會也五等以爵兩階以班故繹如焉陳列而聯屬

決拾既次

與柴首尾爲叶

弓矢既調

射夫既同

助我舉柴

說文作孽

四黃既駕

兩驂不猗

反戈

不失其馳

音陀

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哉

後四章始序其田獵射御之精有以成會同巡狩之禮也射夫卽來會之諸侯諸侯既會因率之以行獵見其人心之同射御

之善也四黃兼兩服只云兩驂者驂馬在外難制故特表之蕭蕭四句直寫出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氣象來從容靜謐如此卽所謂有聞無聲也然尙就田獵說末章已不言田獵直歸結到治軍之善故曰之子于征夫以不驚者而用之于征則必不見險而警聞警而駭矣以不盈者而用之于征則必不貪利妄動窮追多殺矣蒐狩以習軍旅此之謂也大成者會同與田獵之禮俱成故大也卽此一詩凡物力之備射御之精法度之整齊人心之歸向已具見矣妙又寫得偃靜知其有學問根柢其實有聞無聲豈獨田獵萬事皆要如此一有聲便債事故田獵

詩真

卷七 小雅

七

詩以此爲最然圓讀召南騶虞又覺希夷簡淡無所不舍別有王民皞皞氣象則美大之與聖神境界又自懸殊爾

車攻八章

唐虞夏商建都冀州皆在河北南面以臨天下四方朝貢道里適均聲勢自順周自先世遷徙以來不出西土武王有天下亦遂因之雖河山之固土地之雄畢竟偏近戎狄僻處西陲東方供億維艱所以周公與召公經營洛邑以建王國未嘗不望成王都之也顧以因循舊京成王亦未能遷但時一朝會以均勞逸如瞻洛之詩是也至厲王流

徙而諸侯皆叛戎狄交侵則大事幾去矣宣王中興所以田獵講武必先會同列辟于此庶幾東方之聲援可通四方之民志自定此車攻所以先於吉日也然北狄最強逼近內地不先薄伐獫狁則蠻荆不可威門庭之寇不除雖欲號召諸侯而豈可得哉故中興次第北伐爲先而後乘勝南征蠻荆自服于是而講武東都會同列辟人心響應斯文武之烈可振耳四篇次第自宜如此至洛邑之議以爲建國土中無河山之固使後世子孫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爲聖人大公之心雖理誠有之究非事實也洛陽

詩真

卷七 小雅

八

東阻成臯西抵嶠函背伊面洛其固亦足恃若謂聖人大公全不用險則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謂何大抵常人惟計利害而理之是非則反之聖人惟爭是非而事之利害自因之故多一舉兩得所謂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斯爲大公之極論耳他日平王東遷卒賴洛邑之建復延數百年之衰祚其流澤長矣議者徒咎其棄鎬京而遷東都不知當時形勢與宣王不同內無吉甫仲山老成外無方叔召虎之武略而欲守死舊京徒供犬戎魚肉之資耳欲如宣王之中興其可得乎

吉日宣王西田也此二篇者內修也○此詩則專言田獵以講

武事雖與上篇相似而車攻會諸侯於東都其禮大此專田

獵不出西都畿內其禮差小要爲中興復古則一

吉日維古音戊卷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

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音獸之所同鹿麋麋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一章祭禱戒行二章差馬擇地皆未獵時事也伯乃馬祖之神

故即以伯名其祭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

祭馬步馬祖常祭在春此以將用馬力而用其禮以禱之漆沮

詩賁

卷七 小雅

九

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大雅自土沮漆者別正職方所謂雍

州之浸又非河南之洛也禹貢云漆沮既從言二水從渭而東

也則此當是漆沮入渭處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音儻儻俟俟或羣或友以悉率左右以燕

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三章正行狩獵四章獲禽供用皆既獵時事也田獵之法限作

圍場南開二門天子六軍分爲左右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

右門不得越離部伍故曰悉率左右毛鄭訓禽之左右固非朱

傳又大略也既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

子見得君臣一體上下相親人心歸向如此所以能立功立事

前詩終於頒禽此則終於酌醴王者之田豈爲口腹計哉

吉日四章

車攻體大曰之子于苗之子于征不敢斥王所以尊之吉

日事專曰天子之所以燕天子直目宣王所以親之二篇

之氣象可識矣

鴻雁宣王撫民也○此詩之作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也

雖托於流民自言却非流民所作應是董役大臣歌之以慰

詩賁

卷七 小雅

十

勞其民者如四牡杜杜雖若使臣與役妻之言何嘗是民間

所作哉故前二章既序其事末章乃明其作歌之意如四牡

之是用作歌云云也諸家皆本序說指之子爲使臣然三言

劬勞而一指使臣一指流民末章又或指使臣或指流民皆

未的當不如朱傳均指流民之穩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神與爰及矜人哀此鰥

寡音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此兩章以鴻雁引起之子故屬興首章追言離散之苦鴻雁飛

而有聲亦有行役不息之意故興在野劬勞也大章言今還集之樂鴻雁水禽集于中澤則得其所故興作者安宅也矜人即指鰥寡可矜之人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此章言鴻鴈而不目之子故屬比鴻鴈之鳴哀比其作歌告哀而悲喜交集也哲人愚人極盡反覆低徊之致

鴻鴈三章

庭燎宣王勤政也此二篇者尤內修外攘之本所以能成中興之功也○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

詩

卷七 小雅

士

宣王感悟于是勤於政治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君以此證之序謂美宣王者可信餘說則又蛇足也三章一節緊一節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警惕可與齊風鷄鳴並讀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鸛鳴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鸛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

音輝 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庭燎之光始然而有光也晰晰則其光漸小有輝則煙光雜而

天欲明矣將將者未至君門鸛聲大而遠聞噦噦則行而漸近其聲徐而有節言觀其旂則晨光已白辨色而朝矣情景如畫

唐人早朝詩能出其右否

庭燎三章

以上六篇六月北伐采芑南征車攻東狩吉日西田所以外攘而成中興之功也鴻雁無民庭燎勤政無非至誠惻怛之心屬精圖治之志尤所以內修而立中興之本也直接正雅以繼文武成康之烈為宣王詩無可疑者以下八篇則不可知其何王之代矣惟以此上為朝廷之作沔水以下為西畿民俗之詩而附於小雅後者近是今從之

沔水憂亂懼讒也○朱子以為憂亂發興有朝宗句則所謂亂

詩

卷七 小雅

士

者應指列國不朝而言雖與上篇同編要不與上篇為次小序混為刺宣非也或以為刺懿王詩引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周烹哀公事殊屬附會晉語公子賦河水韋注河當作沔亦屬牽合魯詩世學末章添沔彼流水東灌于瀛句則更偽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駁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音米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駁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

音杭

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首章言人皆不知憂亂次章言已獨憂人之致亂夫水必朝宗

于海隼必飛集所止人而不知念亂則不能王室是依且將憂及父母而忠孝兩虧何以安其身也是以水未得所歸而其流無定隼未得所止而飛揚不寧人不循於道我念之而起行無常則憂不可弭也不蹟者致亂之由故念之而深用爲憂也

賦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謠言其興

此乃勉人之敬以自持或可止謔而息亂也鳥之率然而至中陵必有彈射之者故舍流水而單言飛隼以興亂世訛言之衆將有謔言以中傷人者然則我友可不以敬持乎蓋訛言不懲而謔言其將興矣身不循道爲不蹟言不順理爲訛言而訛言

詩實

卷七 小雅

三

可以惑人謔言且將誣善矣三者皆致亂之本而由漸以深惟敬或可止之而猶不敢必甚懼而深憂之也

沔水三章

此下皆西畿民俗之詩大抵昭穆而下厲宣以上之風謠也不可別爲聲部故附於小雅之後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小雅固猶近於風也故可相附

鶴鳴陳善納誨也○此詩如易之取象含潛無盡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通天下之理如序說則狹矣或以爲諷厲王詩因王監謗人不敢言故爲隱語以諷之亦臆測之耳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神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藹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朱傳誠不可掉理無定在好當知惡憎當知美四語就一章言之也今合兩章觀之近則聞于野遠則聞于天泛言之則可以爲錯切言之則可以攻玉以漸而進也在淵矣而或在渚不可以爲深遠而應之也在渚矣而或在淵不可以爲淺近而忽之也維藹以榮悴言則思亂防危之道其可怠乎維穀以美惡言

詩實

卷七 小雅

四

則燭奸遠佞之意其可疎乎由斯以推而天下之理得矣

鶴鳴二章

祈父軍士久役而不能養也○此軍士怨詩呼祈父者不敢斥王也然舊說刺宣王則未見其然或以爲刺穆王者亦因左傳祈招之詩而附會之耳固當察之也

祈父子王之爪牙音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此兩章言自戕其上之衛也子六軍之士曰予也朱傳或曰一說乃鄭箋如箋說則王之爪牙句似較着實然細按之謂以司

石虎賁之屬而久從戎役卽厲幽亦無此軍制則朱傳爲穩

祈父豈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養

此章乃言不體其下之情其序亦先公而後私也將母來諭下情所以通也有母尸養上澤所以壅也曰祈父豈不聰責之尤切所謂下塞上聾邦其傾矣爲人上者可不警乎

祈父三章

白駒賢人將去而不可留也。此賢者歸隱而其友贈之之詩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前二章是將行而暫款之詞後二章直作招隱之詞可也

詩貴

卷七 小雅

五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此兩章就其人之將去未去而致其眷戀之情敬愛之意藿者

菽之少或以爲豆葉嘉客二字妙甚實字虛用虛而仍實朱傳

太物通篇駒取其白芻取其生苗藿亦取其嫩字字鮮潔亦可

謂一字百情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爾優游勉爾道思

此章意義甚深舊解公侯句引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之例終嫌

太淺陋格付本之楊升庵謂設若以爾爲公以爾爲侯則逸豫

反不可期又嫌其太決絕愚謂此有仍望其來之意曰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詩人正是深惜其去謂爲爾之公與侯者方日不暇給矣爾今竟欲優游泉石亦當小心謹慎以善其去而勉成爾之逕思可也則於上惜國家下愛朋友兩不相背似爲得體而味長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至此乃不可留而聽其去矣在彼空谷與賁然來思句作開合生芻一束以飼其駒耳而非以其駒也以其人之如玉也人雖如玉而音又不可如金玉之貴重難得而有遠我之心焉人不

詩貴

卷七 小雅

二

可卽猶望其音之常通多少層折玩味不盡空谷伊人直與秋水伊人並美而其友亦皆賢矣哉

白駒四章

黃鳥刺薄同姓也。序說刺宣未詳顛末朱傳空之爲穩或乃

謂共伯歸國之作更臆度無据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

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復我諸兄

反

黃鳥黃鳥無集于羽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不我肯穀不以善道相與也不可與明乃屈抑之而不容表明焉不可與處則不可一朝居矣故始言復我邦族而已中則諸兄終則諸父人情困苦之極益思其親且厚者焉

黃鳥三章

我行其野刺薄異姓也○此二篇夫子存之以爲世教不可知

其何王之世以爲刺宣者固非或謂刺幽者亦鑿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音姑

詩黃

卷七小雅

七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此兩章自決以義而其意顯樗雖惡木枝葉猶蔽芾然可藉其

蔭故承以居遂雖惡卉猶可淪爲茹以療疾故承以宿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方墨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爾今誤作我依石經改正誠不

以富方反亦祇以異

此章責人以怨而其意微菑雖野菜可以療飢不富承菑言也

蓋自責其來之詞鄉黨有舊姻今我舍之而來求爾新特意能

恤我貧也今如是乃不足以富祇自覺去故就新之可異耳故

曰責人以怨而其意微也

我行其野三章

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自美宮室族墳墓之外而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同衣服又於比閭族黨州鄉之中使之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賔是以貧富不耀強弱無凌民各安其井疆樂其田里烏有如此二詩之所云者哉存此以見王澤之既微而在上之君子當監之以施政教在下之君子亦當念之而維風俗也然反復玩之雖曰適異國而不得所抑猶有邦族之可歸邦家之可復是故鄉之井里依然本宗之族黨無恙王澤雖微而未竭周禮

詩黃

卷七小雅

七

雖廢而猶存比於葛藟之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而無邦家

邦族之言歸思復者遠矣此西京之末俗尚勝於東遷之

初年而先王之流風善政猶可想見其大概也歟更合都

人士觀之而故家遺俗未衰宜宣王之勃然中興也乎

斯干宣王考室也○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

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歌之蘇氏曰厲王之世亂而宮室

敗壞宣王築之可謂得禮不失之侈而亦不失之陋也按沔

水以下六篇舊說俱爲刺宣朱子非之是也此及下篇恐非

宣王不足當之榕村欲其說之盡一以爲當時公卿大夫有

成室者而僚友落之奈室家君王句有礙故解為家之嚴君然君字尚可通王字必不可昌或引王父王母而解為室家中之君王不免支離牽挽仍依舊說為妥但所歌者宣王考室事而作詩之人非朝廷在位者故編於此耳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此章乃總冒也前四句提起作室事後三句提起居室事二章

至五章申作室之事六章至九章申居室之事居室而首及兄

弟者人家居室父子相傳何有嫌隙惟兄弟同居則各相離異

詩賞

卷七 小雅

尤

而不安者多矣至帝王家適庶不寧互生嫌孽啟釁召禍尤不勝言首頌及之能扼要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壘斯飛意未轉而韻轉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嘖嘖其冥君子攸寧

此四章詳言作室之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從似續妣

祖起乃及築室于是由外而內由墻垣而堂而寢而作室之事

畢矣妣先祖者非越韻也指姜嫄后稷以下之廟周人制度每

如此其為宣王考室可知卑者之居東房西室戶皆在東西南

無戶也尊貴者有東西兩房則西南亦有戶古人作室先築墻

垣為基今北方尚然故詳言築墻之事草盛為芋君子居此亦

所以蕃盛統言之也堂者所升以聽事故曰攸躋室者所息以

便安故曰攸寧分言之也正陽室也冥陰室也曰正則冥是偏

曰冥則正是明互文也堂乃人所共見故細摹其大勢廉隅棟

宇簷阿之狀室則人不盡見略言其庭楹正冥之概而已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音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音波維虺維蛇音陀

詩賞

卷七 小雅

三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音波男子之祥維虺維蛇音陀女子之祥兩祥為叶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嚶嚶音皇朱芾斯皇

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意未轉而韻轉無非無儀音唯

酒食是議魚反無父母詒音羅

此四章詳言居室之事宮室既成遂由寢而夢而生男而育女

而居室之事備矣室以安寢寢而見夢吉祥朕兆有開必先此

實感通常理其歸乃在生男育女尤男女居室之常耳易貴男

子象之以三陽卦詩貴男子別之以牀裳璋三物易卑女子象

之以三陰卦詩卑女子別之以地陽瓦三物然所以貴之者以其泣嗶嗶將來朱帶在身有室有家爲君爲王則非徒貴之也所以卑之者欲其兩無非儀酒食貞吉不詒親憂則非故卑之也乾男坤女道宜如是且亦辨其初生時耳後世狃於奢靡反疑不似帝王家氣象此夏蟲之見也

斯十九章

無羊宣王考牧也此二篇乃宣王時民俗所歌故別錄於後以爲西京變雅曲終之奏○考牧考室二詩奇情麗藻卓絕千古靈光景福羽獵長楊不足道矣然考室篇主居比之鴻雁

詩實

卷七 小雅

羊

定民居則本末殊矣考牧盛牛羊比之車攻足車馬則緩急分矣故彼超接正雅此仍附於西畿民俗之中序詩者不無深意非錯簡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濇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音或寢或訕爾牧來思何貧何等或負其餼

爾三十維物爾牲則具音與儵平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音于陵

崩靡之以肱畢來既升

詩實

卷七 小雅

羊

此三章正寫牧事之盛一章統舉牛羊之蕃其生而不疾癯瘠也二章細狀牛羊之安其所而備脂成有也三章乃言牧人之閑適而人物各若其天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此惟言牛羊者馬則祭之所用者少犬豕雞則比牛羊爲卑故不言也物謂毛物如比物四驪之物一說卽上殺中殺下殺之三等而每等得十故曰三十維物單舉羊者羊善耗敗羊不羣崩則牛可知矣末二句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咸若之象也傳載宣王之牧正梁鸞語毛止園曰夫血氣之性順則喜逆則怒吾豈逆之使怒亦不順之使喜鳥獸之視我猶其儕也故在吾庭

不思高林曠澤雖雄在前羣尾成羣可與此詩相證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濔濔

此因牧事既成忽跳出題外就牧人一夢顯出年豐人樂物阜民安之象此之謂宣王考牧非貨殖傳中僑姚一輩人可擬衆維魚謂衆多者有魚非人乃是魚也旒旒旒謂建旒之處又有旒非旒乃是旒也前三章尙是書景此章更入神境矣然周初淳朴之氣則已發洩殆盡此宣王之雅尙遜於文武成康也若以占夢爲詎則高宗夢說文王夢齡曾子夢狸宋元夢龜見於

經傳者不一而足周禮設官分屬有自來矣二詩結以二夢實是感通正理豈可以後世惑志禍祥之妄并疑先王之訓欲懲噎而廢食乎

無羊四章

西京變雅自此而終此二篇者變而能正者也雖以出於謠俗故附後然聖人序詩每示亂之可治衰之必興則此編不終於黃鳥行野而終以此者其卽剝盡而復貞下起元之意也歟

小雅一之二凡十四篇

詩貫

卷七 小雅

章

首六篇皆宣王之雅而朝廷之作也後八篇則民俗之詩不可知其何王之世惟考牧考室仍當爲宣王詩

詩貫卷八

婁江張敘著

小雅二

此東遷以後詩也先儒黍離降爲國風之說無論分義至嚴聖人不得而降之且風雅各自有體豈可亂其名實乎且果如是則是詩降而非亡不然則亦雅亡而不當概曰詩也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乃風雅俱亡耳然亦不亡於東遷之初而亡於平王四十九年之後也東遷之初人心厭亂猶有憂傷思治之情規諷刺諷之語故太師采之以存風雅二體風則王風一卷是也雅則此節南山以下十八篇是也風以國別故可目王雅則皆周詩不可別之爲王雅也然師尹冢父等明是東遷之人作都于向亦明係東都之邑至國旣卒斬周宗旣滅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俱是亡國後語其爲平王之雅無可疑者但俱是四十九年以前之詩至作春秋時并此等詩亦不作耳先儒局於詩亡之說遂皆集矢於幽王之一人支離牽合展轉迷謬辨之亦不勝辨也朱子已發其疑後來亦多有信之者今遂據之以定此編

節南山家父刺平王國亡而仍用尹氏也○此篇自韋昭毛詩荅雜問已定爲平王時作安成劉氏亦謂似東遷以後語蓋

詩貫

卷八 小雅

一

此固熟玩經文而自悟者則亦不待旁引曲証而義已明以爲刺幽則愈說而愈不得通矣前六章但言尹氏之傷政虐民任用小人以致亂後四章家父自歎其遭始追原亂本而刺王之用尹氏也一片忠君愛國之心其立言又從容有序乃如是

節通作 節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同斬何用不監

節 彼南山有實石字同其猗於戈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

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詩

卷八 小雅

二

此兩章言尹氏之怙勢而虐民偏倚而害政也南山泛言國之南山是洛陽之南山非終南山也憂心如惓四句見西京既亡故爲憂時正論欲人敬而聽之非畏禍也何用不監連平王在內以示作詩本意不專指尹氏矣實榕村作石猗偏倚也石之偏倚其常也政之不平則豈可哉蓋從首章維石字悟出朱傳三說原不甚通也夫用心不平而至於召天災致民怨如此而曾不知懲戒是可嗟歎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廋仕

此分承上兩章來三章先列其具瞻之勢而責其虐民四章乃指其不平之實而責其害政也尹氏既爲太師是乃周室之根氏則當秉國之均而爲四方之綱維也是以天子倚毗之必使民既富方穀而不迷其性方稱此位今既不弔於昊天而國亡矣豈宜久在其位日以空乏生民之衆乎又言汝之臨政而弗躬自爲之則弗能親其民耆而庶民且弗信矣則汝之用人而謂弗加訪問即弗使仕宦者皆虛語耳豈可以是我王哉君

詩

卷八 小雅

三

子指王下章同爲汝謀者惟用式以平其政又皆式之於已則不爲委任之小人所殆而此姻亞之瑣瑣者何至弗加訪問而廋仕之乎兩仕字相應不必一作事已舊作已止之已不如作已身之已與躬字應也詩人於尹氏曰弗躬弗親又曰不自爲政若責其不事事者其實尹氏雖躬親亦何能爲哉此詩人之厚耳然亦可見小人得志之後即荒淫驕情如此已盡出蔡京嚴嵩一輩人面目矣

昊天不弔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苦反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此乃推原致亂之由以總申前意而反覆悼歎之備庸也常也君子卽承上文來言此亦昊天失其常而不加惠故降此凶戾而君子不悟耳使天爛王衷而君子能用其極則不受弗問弗仕之問而民心息矣君子親平於上則不任弗躬弗親之臣而怨怒違矣無如不弔昊天而天方薦瘥故亂生如月之漸生而庶民無寧息之期也則不得專望君子而還問爾之秉國成者何委任小人而不自爲政以安此百姓耶憂心如快者憂其國

詩

卷八 小雅

四

勢之日危憂心如醒者迷於國是之已亂也尹氏無可復言故望君子之如屆如夷而又托之天不悔禍以還責尹氏反覆低徊詩人忠愛之情如揭而已隱露其刺王之意矣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才矣既夷既憚如相酬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訖爾心以畜萬邦

此四章家父先述所遇之窮然後申明刺王之意妙在仍不顯露只如責尹氏者然言我駕四牡而瞻四方則既昏亂如彼矣

今爾之在朝則又喜怒無常如此將何所往而可哉蓋尹氏不平昊天亦爲之不平也况俾民不寧我王獨能自寧乎何曾不自懲其心而反怨人之正已也所謂憎莫懲嗟者益信矣是以我家父不得不作誦以深究之王訕者亂王政之人也爾心卽上章之其心專指尹氏故曰其家父對言則曰爾能畜萬邦則不空我師而四方不至蹙蹙矣夫致亂者尹氏用尹氏者王也則其心爾心卽是王心而已分其心爲尹氏爾心爲王固未受或俱直指王心則又太顯露也

節南山十章

詩

卷八 小雅

五

春秋尹氏卒於隱之三年而家父於桓八年十五年尙見經去幽王已七八十年則其爲平王時人信矣或謂來聘求車者乃家父之子孫猶皇父卿士是太師皇父之子孫然古人賜姓別族雖以王父之字爲氏然曰某氏者爲子孫之通稱曰某父者乃本人之自稱則皇父家父俱非前後兩人矣故皇父卽常武所歌之太師而尹氏則吉甫之後也中興君臣豈曰非賢然宣王末年有不藉千畝殺諫臣諸失吉甫亦有聽後妻殺賢子之過至皇父孔聖威福自擅更不足言矣宜乎一傳其子西周遂亡而平王播遷

尙安受世卿執政之盛也

正月大夫憂平王政亂而終棄良輔也○此平王政亂國危賢

人見棄大夫致其獨憂之詩蓋一時譏佞以訛言蔽錮君心

雖或羈縻君子而不一行其言以收其用也全篇以獨憂意

為主訛言致亂所以憂也賢人廢棄所以獨也而以天變人

禍政亂國危夾寫其間最爲反覆沉痛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音姜

哀我小心痛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音好言自口下同憂言

壽黃 卷八 小雅

六

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

烏爰止于誰之屋

首三章一截全篇大指已盡以下反覆申明之耳一章起二句

言天變也次二句言人禍也又四句乃作詩之故見衆人偷安

一切已乃廢棄而獨憂也次章承前四句父母生我不先不後

適逢此變天變意已含在內好言壽言即訛言也憂而見侮所

以傷也三章承後四句意惻惻也獨憂故無祿到得無辜臣僕

則受禍不獨矣可哀孰甚焉欲求可止之地而于何所哉訛言

所興未有不流禍無已者所謂言妖也汚水已及此矣瘋憂如

鼠之伏於穴中誰知之者所以獨而成病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音萌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詢之占夢音萌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音于陵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音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

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此三章又分承首章意爲一截瞻彼中林章發興引起申天變

意也既克有定二句見天道之不忒有皇上帝二句明天心之

至仁詩人於夢夢之時乃能鑒然言之可謂理明而識定矣謂

山蓋卑章中人禍意也本山之卑者而以爲岡陵正猶昏亂之

朝而誇爲明聖此之謂訛言無實有時亦召故老乃不訪以政

事而但訊之占夢因遂自詡其明聖其實賢奸莫辨如烏之雌

雄尙不知也人不知烏故烏亦回翔而未有定乎謂天蓋高章

反對訛言爲已之獨憂中煩憂以痒意也日維號斯言明與訛

言不同則彼乃言之無倫脊者何今人反用彼以毒螫人乎我

不得不幽憂而成疾矣

壽黃 卷八 小雅

七

瞻彼阪日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力傑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音屢顧爾僕不輪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此四章再申首章之意言天變人禍總因用人不常政事暴厲

故宗周既亡猶未能鑒而不知求賢自輔也尤是一篇精要處

瞻彼阪田發興起意承天變轉下刺其不能實力任賢徒掣我

詩

卷八 小雅

八

肘而無從用力也心之憂矣章承之不能任賢因不能善政故

特指陳西周之亡禍由褒姒以為前車之鑒褒姒威周雖燎火

可滅已如陰雨之覆車矣故望平王永懷此鑒孰知不能用賢

改政是將又寤于陰雨耳此兩章俱以行車相譬輔比眾賢僕

比宰相眾賢作輔而良相御之一心委任眷顧維殷方為未雨

綢繆可以履險如夷也王會不以是為意乎則必不能終此永

懷矣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力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

為虐讀去聲舊俱門入聲者非

彼有旨酒與殺平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此此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哥矣富人哀此悍獨

此三章乃暢寫獨憂之苦言其禍機伏而必發但小人得志而

良民受禍以終全篇意魚在于沼賦物另起言處於亡國之餘

如魚遊沼中無江湖之樂且無潛伏之所是可憂也然我憂乃

非為一身也正恐為國家之虐害耳彼有旨酒章正寫小人之

樂憂以收足念我獨意也末章見小人在位而賢人廢棄天天

詩

卷八 小雅

九

句兼收天變意末二句收人禍意富人即指有屋粟者悍獨即

指無祿者而不用賢人意亦該於其中矣詩人可謂以天下之

憂為憂者歟

正月十三章

觀七章所云詩人非竟爾廢棄者乃雖居高位而不用其

言不行其道者也自古衰庸之君每多此病徒以爵祿羈

縶天下士而不能用賢改政天下所以委靡頹惰而卒無

可為也此正月詩人所以發憤與歎者乎

十月之交天變人禍而平王不能裁抑皇父也豔妻者泛詞○

此因日食天變而刺皇父亂政之詩而平王不能遇災思懼
除暴安良之失自見矣舊說刺幽以豔妻句為斥褒姒然姒
雖有罪王既后之豈有斥君母為豔妻者且若刺幽則褒姒
乃亂本當如瞻卬篇探本言之不應反序於諸臣之後而通
篇責臣下之詞多亦與刺幽者不切意皇父之徒女譴縱橫
妻黨連結詩故歷序諸臣而總結一語蓋即皇父諸人之妻
而非褒姒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
此下民亦孔之哀

詩

卷八 小雅

十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杭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煌煌震電不寧不令力珍反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

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

首三章陳天變也天災地眚怪異相仍而以日食為重昔人以
歷推之十月之交當在幽王之六年然古史殘缺年月多不可
信安知平王五十餘年中不亦有十月日食事乎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雖言天變已側重人事為下三章伏脉也日食後每多
陰雨煌煌震電章依傳只作一時事者為是今此下民亦孔之

哀君弱臣強王室將衰也哀今之人胡憚莫懲則不敢斥王故
隱言之○朱子曰橫渠云天左旋日月五星亦左旋此說極是
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按古人非不知七政亦左旋
但順行難算故据其退度與天度相直處算之其數亦適相符
也又日食以數言之則甚常以理言之則非常矣精於數而不
知理算得十分精確如後來西洋人歷法或反啓人天變不足
畏之意耳不如舊說之足以垂戒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音曉
惲維師氏與士宰史隔韻豔妻嬭方處

詩

卷八 小雅

十一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卽我謀音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懲遺一老俾啗我王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此三章言人禍也小人參會女謁相煽而以皇父為宗皇父即
宣王時立功淮徐者時為卿士功高權重老而耄及故盲目之
番韓詩作繁音瞻漢有繁延壽家伯冢父之族宰冢宰也蹶即
蹶父之後耦漢書作萬游俠萬章即其後也豔妻妖豔之妻統
指皇父諸人之妻非褒姒也雲漢詩冢宰趣馬師氏膳夫等與

詩

卷八 小雅

主

言三事者俱指此

龜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譖讒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

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

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此兩章乃自述也前六章分言天人之事此下民之孽四句已

撤去天變專歸人事恰好收束前文而天命不徹二句則又仍

兼天變但責重人事耳勞苦不息歸之於命而安於所遇詩人

之地位高矣

十月之交八章

詩人必皇父之僚屬雖龜勉從事而意在從王故作詩以刺之而皇父驕蹇不忠之罪著矣其言尤能洞達天人之際平王不能委而任之周室安得不衰乎

兩無正替御之臣責離居大夫也篇名未詳或曰正大夫離居則大夫兩散而無正者矣故名○此平王時在位者相贊之詩篇中明言周宗既滅是道已然事而非慮其將然但末章遷于王都未有室家之云則是初遷而未安定之時也安成劉氏曰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遷于

詩

卷八 小雅

主

王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問或者詩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節南山詩猶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風作於下春秋于是託始於隱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吳今本誤作曼依石經改正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勦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音與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為惡

一章言天降災於上也二章言人離散於下也有罪伏辜昔時

亂政虐民之人皆死於犬戎之難是伏其辜也無罪淪胥今此無罪之人復死於降喪饑饉是淪胥以鋪矣周宗既滅明是西都已亡也靡所止戾犬戎雖退而新遷未定也正大夫正卿也三事大夫三卿之貳也邦君諸侯畿內五等之爵也庶曰二句承邦君諸侯言其自遠於王如此或者其爲善於外乎然出視所爲不惟無能補救於王而反至於惡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戒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惛惛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同詩
詩實
卷八
小雅
南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三章申天降災意而示以敬身之學四章中人離散意而責以事君之義此上四章爲一截所以責在位者至矣辟言如古語迪吉逆凶之類天既降喪則無罪與有罪者同禍而法言若不足信矣卒乃歸之敬身而畏天則法言豈真不信哉而詩人之學問根底見矣又言兵戎既成而勢不能退饑饉既成而生不能遂我爲誓御尙甚憂之何諸臣惟聽王之言則聊且答焉一有譖言則奉身以退苟自遠害以爲身圖而莫肯忠言入告乎此所以離居而莫肯夙夜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去聲維躬是瘁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音姑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此承譖言則退句而總申之先若代爲自解之詞似乎曲體其情者未乃深責其畏禍託詞莫克從王也曰可哀哉我非不知當今之世發言出仕甚有所難也將爲其不能言不可使者歟

詩實
卷八
小雅
五
則既瘁其躬且或得罪將爲其能言而可使者歟則躬雖處休

而朋友交怨矣兩難適從則甘心於莫肯用訊莫肯夙夜亦非得已也然爾之離居却非爲是也我謂爾當從遷爾但云未有室家而幽思暗泣言之痛心耳然則昨者爾之離散出居又何從而室乎可見未有室家之云非其實情矣匪舌是出所謂喃喃焉如不出諸口故曰不能言與巧言如流句對看便明云不可使即匪舌是出者也亦云可使即巧言如流者也
雨無正七章

此四篇皆親近大臣之作替御雖卑然朝夕從王亦親信

之臣也皆有忠君愛國之心陳善納誨之意蓋在東遷之初其時尚可有爲惜乎平王之庸弱不振也

小旻平王惑於邪謀而不能斷以從善也○此時西周已亡東遷漸定而謀國者每多失策不能定計用賢詩人所以深爲憂也前四章言謀猶不善聽者與爲者交訊之後兩章乃言國家宜保恤善類善類亦宜敬謹保身以待蓋詩人知目前已不可挽思保護衆賢以爲後日計矣

旻天疾威數于下土謀猶罔通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耶

詩書 卷八 小雅

六

淪淪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此兩章皆言聽謀猶者不善而一章指王二章指小人指王言故稱天以隱之指小人則直摘其同而不和之情態也君子視之不覺可憎反覺孔哀而已叔世黑白混淆從違顛倒此二章直已寫盡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轉音就韓詩本作就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

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此兩章皆言爲謀猶者不善而三章則煩言亂聽而身不任咎如不行而坐計程也四章則事不師古而所爭者細如築室而謀諸路也龜厭不告卜筮不協從也謀多不集詢謀不僉同也上以是聽下以是爭知其小者近者而不務其大者遠者也蓋惟聽之者不明故爲之者益不善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音民雖靡盬或哲或謀音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詩書 卷八 小雅

七

履薄冰

此兩章懼善類之及於害而七章望謀國者善保之八章勉守身者自保之也洪範五事言理此分言其人則聖字較高故配言於國下四者則別言於民範主修身故先肅又此主聽言故先哲謀亦如四勿之先視聽九思之先明聰也東以戰兢三句尤得敬用之本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暴虎馮河以殞身者固不知苟且避禍以全身者亦不知也含蘊多少意思此人能傳箕子之學而所見亦極深遠矣裕村曰後世如東漢之末其君子可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矣身之既燼而國從之故郭泰有

珍瘠之傷重卓曹操無顧忌之意嗚呼知此意者則知小旻小宛戰兢兢兢之心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道矣

小旻六章

小宛大夫遭時之亂兄弟相戒以勉禍也。此詩之意朱傳獨得之君子遇險則修德顛沛必於仁別無僥幸苟免之術凡其孳孳修省斃而後已者不敢以先父母之身行殆也讀此詩而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

宛彼鳴鵒轉去聲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方二反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

命不又言

卷八 小雅

大

首兩章提起全篇大旨一章相勉以思親也二章相勗以敬身也思親則知身者親之支而不可不敬敬身愈知親者身之本而不可或忘矣鳴鵒小鳥羣飛而可至于天我心憂傷可不同念我之先人哉我先人何如者每當明發便已不寐而有懷於父母二人矣以孝思貽謀我家素風如此敢不念乎既念先人則當各敬其身矣威儀者身之所以定命者也而伐德喪儀莫甚於酒不知天命無常一去不可又來敢不敬乎此章可該抑戒賓筵全義

中原有故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房以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兩章申思親意也受教誨宜思穀似奮邁征必求無忝則真能念親者矣中原之菽蕃其種也螟蠃之子肖其類也是我先人所以教誨爾人子者可不善似之乎舊作教誨其子孫然子孫尚在後日現在兄弟相戒則以善似勉兄弟為切也下章曰邁月征以期無忝正求其善似之也夙興夜寐不失明發不寐之意而無忝之實于此得矣

命不又言

卷八 小雅

九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兩章申敬身意也出卜而求善道戰兢以法恭人則真能敬身者矣夫竊脂者而啄粟鰥寡者而犴獄民物失所甚矣然問卜惟求善身之道而非求幸免亦并不計天命之又不及也溫恭之人即飲酒溫克者也溫溫不足而惴惴惴惴不足而戰戰而兢兢故集木矣而臨谷臨谷矣而履冰形容敬字曲盡此其所以能守身而即所以不辱親者歟

小宛六章

此二篇者亦賢大夫之作小旻因用違之顛倒而勉善類
保身以俟時小宛因罪辜之不測而戒兄弟勤修以自淑
蓋東遷已久而禍亂不寧卒無望於平王之改紀其政故
惟以戰兢臨履之心時之不敢猝投於禍患以重吾君之
過此忠臣孝子不得已之苦心也夫

小弁平王為太子時被廢而作也斥居於申則已失位故編于
此以領下三篇疾謔之詩○此平王為太子時作則東遷以
前詩也孟子論小弁親之過大宜怨而許其有親親之仁則
固有可取者故以次小宛明發有懷之篇而以作於奔申之

詩

卷八 小雅

平

時已不在闕廷之上故反後於小宛也而亦恰好與下三篇
為類焉序謂太子傳作或然趙岐注孟謂尹伯奇詩謬甚矣
弁彼鷽斯歸飛提提莫不殺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
之憂矣云如之何兩何自叶然伊之本與斯提提一韻也

踽踽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
之憂矣疾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音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首三章為一截一章空冒起二章先憂宗社之存亡三章乃及

父子之離異也鷽鷽屬能孝其親故以起興美其歸飛之安舒
正見已之奔申而不得歸也此章即含怨慕之意說者進之大
舜號泣旻天在何辜于天四句也周道非大路乃文武之道關
係宗社存亡者指路言而意不在路孟子謂親之過大者正在
此也三章始指點后廢子事言起二句或謂猶商子所云山陽
之橋高高而上父道也山陰之梓晉晉而循子道也然不如以
故鄉之桑梓必恭敬反與已之在申而不得歸依其親也辰生
時所值之辰謂歲時日月星辰六物之吉凶也

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漙萋萋泂泂彼舟流不知所屆心

詩

卷八 小雅

圭

之憂矣不遘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向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
之憂矣實莫之知

相彼投免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
之憂矣涕既隕之

此三章反覆比興其所處之窮而致其憂思之切又為一截興
意一層深一層始以鳴蜩萋萋反興已之無所依庇故比之舟
流無定而不能寐也繼以鹿奔雉雉反興已之離其羣匹故比
之壞木無枝而人莫知也至於投免死人則反興君子之忍心

太甚不覺言之而隕涕矣上兩興說已而渾言之此則已明指
君子矣然尚未露信讒意則言之序也心之憂矣凡五稱首曰
云如之何尙屬緩詞次曰疚如疾首則切身矣次曰不遑假寐
則傷心矣次曰寧莫之知雖欲告訴於人而不得是以終曰涕
既隕之惟有呼天號泣而已

君子信讒如或醕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居我反矣析薪施徒可反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
筍我躬不閱邊恤我後

詩賁

卷八 小雅

三

此兩章乃承上君子而垂涕泣以道之君子皆指王不必分爲
二也之適也佗卽他言他方也怨王信讒如飲甘本有偏嗜之
意聽言不緩察遂無昭雪之情如伐木者不顧其傾析薪者不
顧其理是以舍有罪者而親近之反使其子適於他方也他方
卽申國也訓佗爲加固未醒或以佗爲他人亦未帖也莫高匪
山四句朱傳尙嫌添注當云莫高者非山也莫浚者非泉也惟
言語之取禍爲高深而不可輕洩於人也上章明指君子之信
讒怨思已露此又寬寬追溯致禍之由乃因君子漏言之故則
斥逐原非本懷信讒亦非無謂言之愈寬而怨益深慕益切立

言乃爲得體末四句同邯鄲風蓋并以戒伯服詩人之厚也

小弁八章

平王母子親遭讒慝之害後半言之痛心如此何至旣爲
天子而卽甘受佞人如後三篇所刺者乎編詩多以類從
後三篇之疾讒當俱爲此一事而發凡太子以被讒廢者
其大夫每多同受其禍則皆爲幽王時詩可也

巧言大夫傷讒而因以刺王也○前篇歸咎於君子信讒此篇
亦深刺君子信讒必非兩君子應俱指幽王之一人耳蓋太
子之廢必不獨受其禍讒人交構其間每牽致多人乃可愾

詩賁

卷八 小雅

三

煉成獄此大夫必身與其難者故發憤而作此詩開口云亂
如此憮又曰亂之初生又生云云若不過一身讒廢何至說
得如此惟因太子國本而爲讒人動搖則詩言不爲過耳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吳
天秦憮子慎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
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彌耶反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
餓匪其止共維王之卬

前三章刺聽讒者爲一截尊爲昊天而實親爲父母則不當悠悠然隔絕而離異也此明指廢太子事言首四句先爲太子白其無罪下四句乃言子亦謹慎而無罪也撫猶撫然也傷心之貌不當作大字解僭如字讀太史公曰僭端見矣卽僭始之謂涵容也祉福也於讒人能不容而遽怒絕之則亂機庶可沮止若於所讒者更加祉福焉則亂原庶可永絕耳蓋仍望復太子之位也讒言之行也始於涵而成於信君子屢盟則又是涵僭信讒之根也止共之止或作旨難據當仍作止盜臣何足信以其言甚甘而令之共職亂故隨之進耳若非力止其共於我之

詩賈

卷八 小雅

諫

害猶小恐惟以爲王之病矣自古國本動搖而王有不與俱亡者乎蓋刺王信讒而俱隱指太子廢斥事雖懷痛窮天非爲一身之私憂故爲忠臣之言耳舊解殊未合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免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尫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後三章又一截則刺讒人也然亦深明國本之不可動搖然後指讒言之已露而當覺悟之也末則并斥其人而顯其情狀焉興義甚大朱傳未得榕村之說亦別成一段名論施之此經向隔也太子爲樹子所以繼承宗廟如木之有根而當樹立之者也故奕奕然之寢廟君子作之以垂後此固秩秩然之大猷惟聖人能定之以安堂構也今甘言非大猷不過善匿其心以作僞耳何必聖人子亦能忖度而得之不見狡兔之遇犬而即獲乎又言柔木之生尙弱君子宜建樹之以固其本此雖行道之人往來傳言然實有至心存焉而當比較之也今甘言而又貌

詩賈

卷八 小雅

諫

爲大言者非其本心也不過徒出之口雖有如簧之巧其實自覺其顏之厚矣又何足比數乎末章乃直斥其人形容曲盡如披畫圖但少一姓氏耳河之麋者其居近水濱也拳勇以喻勢力微尫以喻病敗爾之勢力本微爾之病敗不少汝能讒人人亦不難謀汝爾所居之徒衆有幾何哉鄙瑣不堪如此不知有何可取而主聽信之乎

巧言六章

何人斯大夫遭讒而因以刺友也○舊說蘇公刺讒之作蓋爲暴公所譖故也朱傳謂與前篇文義相似疑出一手則上篇

所謂彼何人斯者卽是暴公也彼既顯斥里居故反沒其人此則陰刺反側故明著其氏耳然則平王之廢暴公實陰構其間而蘇公乃因之受禍則暴公之罪大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字惜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前四章一截一章微露其端二章還追昔好三四章始疑其迹

詩實

卷八 小雅

美

也曰維暴之云明指暴公矣却云是從者又似隱之下乃合二人言之因追始之以我爲可者詰之則是暴公乎是從者乎應自知之矣梁對筍言則是魚梁此對門言則是橋梁彼旣居河之廢此亦近在河濱也逝陳則至堂之塗又近之矣然聞聲不見身全是鬼蜮行徑知其有內愧也然有天在更可畏耳又以飄風之無定比之故前已自梁及陳此又自陳而反於梁也爾之安行亦不遑舍音舒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簫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此四章一截其人必以亟行爲詞者故五章卽以是詰之六章更就歸時駁之七章乃以故舊之情責之卒章遂以鬼蜮之奸窮之也壹者之來尙望其一來猶未忍遽絕之也否字一逗還又不入爾心已否隔而難知也貫親貫也伯仲者如昆弟之好則及爾如親貫矣豈誠不知我乎大抵譏者自文不曰其人實有罪則曰我實不相知耳以爲實有可罪二章之所詰是也以爲我實不知此章之所責是也視者羞澁之貌終身抱此消沮之態以對人故曰視人罔極此怨詞也詩人自謂好歌愈難堪

詩實

卷八 小雅

毛

矣以極反側直是自品其詩乎

何人斯八章

前篇以彼何人斯章作結此篇卽承彼何人斯作起編次如此其爲一人之作可信初疑暴固背友不忠蘇亦責人太刻今知惟爲譏廢太子構此大亂則暴公罪大惡極而不可道矣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詩人之言未爲過矣

巷伯寺人傷譏也○前二篇皆疾譏之甚然峻刻之中亦尙多含蓄語此則直云投畀豺虎有北且不食不受蓋深惡痛疾之甚矣故孔子獨云惡惡如巷伯然寺人雖卑出入王宮最

爲親近之臣何至亦受讒譖之禍自古惟爲王后太子之事則左右宦寺往往身與其難則此寺人孟子亦必因平王被廢之時而禍井及之可知矣故篇名巷伯正以見身爲巷伯而亦遭讒譖言之禍不已烈乎舊解俱失之也

妻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音煤

此兩章變提起貝錦本非錦以是斐斐小文而飾成之比其言之羅織以成章而挾已甚之毒也南箕本非箕以是哆侈張大而擬成之比其言之巧構於形似而極陰詭之謀也

詩貴

卷八 小雅

美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文遷

此分承斐斐哆侈意緝緝翩翩者往來文致所以羅織成章而成是貝錦也捷捷幡幡者僥利反覆所以巧構形似而成是南箕也然亦豈能獨利哉謂爾不信但有時不售耳既其女遷則亦以身嘗之矣此理數之常所謂習坎入坎出爾反爾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滿補反與虎叶則非美文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此分承太甚誰適意小人害人而愈驕受害者自勞苦而無告惟天爲我監視之此又言其太甚之狀也有陰謀者必有陰禍鬼神猶將害之固宜爲萬物所共惡天地所不容此極言陰謀之惡也再舉彼譖人二句深惡其陰詭之謀非美文也投有昊亦猶之呼蒼天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音欺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此乃結明作詩之故與節南山同河水云我友敬矣譏言其與

此云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可知止謗自修道惟一敬楊園起與

費解且從朱傳但當云以興譖始於微者其漸將及於大臣也

詩貴

卷八 小雅

美

蓋楊園雖卑下之地既有徑路可通由此加於畝之高地不

難矣故寺人作詩願凡百君子敬持之

巷伯七章

此四篇者皆疾讒之作讒言之禍始於宮闈後及朝右而下逮寺人讒之爲禍烈矣雖在幽王之世因小弁本平王之作下三篇皆爲平王而受禍者乃實一事故合而編於東遷變雅之中詩以類編每多如此以上十篇皆朝廷在位之作此下則家居行役者所歌故另編於後云

谷風朋友道衰也○此爲朋友隙末之詩與伐木對看則知淡

如水者君子之交所以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也甜如蜜者小人之交所以實子于懷棄子如遺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棄子轉棄子則風雨好東西一別長不見矣頽從天而下者夏風也風頽則異形而實同體以興實子于懷如一人棄子如遺則進若加諸膝退若墜諸淵矣此統言始合終乖之迹大抵交以情而非以道故合離易而離不難也

詩

卷八 小雅

手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音此乃指其所以隙末之故草木枯萎者秋冬之風也維山崔嵬山既高而風愈烈草木不生生人之志滿而勢盛者親故引却矣德易忘而怨易思者小人之常情乃忘大而思小則甚焉此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不以一眚掩大德者所以爲仁人也

谷風三章

蓼莪孝子思親也○此父母既沒而孝子思念之詩序但云民人勞苦不得終養同於陟岵鵲羽者尚隔一層通篇念生我之可哀思棄我之可痛反覆悼歎總歸於引咎自責故爲孝

子之詩真令人不忍多讀

蓼蓼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先言父母生我之可哀也我比父母蒿蔚自比傷其不能克肖所生也莪莖可生食蒸尤香美至秋變爲蒿蔚實一物也子於父母本一身也親賢而子不肖與蒿蔚何異蒿猶有子蔚則并無子然而生我之勞瘁則一耳是可哀也

餅之馨矣維蟲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音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詩

卷八 小雅

手

此言棄我之可痛也餅小而蟲大餅馨則蟲恥子不肖則貽父母羞也鮮民寡德之民言不肖也朱傳比類似倒說矣寡德之民生不如死况又父母既逝出入銜哀其可痛爲何如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申生我可哀之意九我字一叫一痛真千秋絕調揚子雲曰父母人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夫生者本其氣也鞠者成其形也拊以手撫循之也畜以恩容畜之也長以食長養之也有以身覆育之也顧去而反顧也復還而又顧也腹則懷而實

之懷之出懷之入又不但去而顧還而復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殺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殺我獨不卒

申棄我可痛之意南山而遇飄風與父母之凋零也何害者云

何權此害也不卒者不得終其養也傷其不能早自樹立以逮

親年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者此兩章之志歟

蓼莪六章

大東東人告病也或曰譚大夫作○此平王東遷不能修復舊

政使民困於役而傷於財故東人苦之而作詩以告病宜乎

詩

卷八 小雅

三

周轍不復西而日失其序也

有稊蓋殄有捄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

焉顧之潛焉出涕

小東大東并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杭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几音

首章渾言之蓋殄雖滿而捄然之棘七則取之有度以興先王

之道取諸民者有節其道甚平而直也是以君子行之小人視

焉今則不然能不顧之而悲傷乎二章乃分言之小東四句傷

於財之無節也佻佻四句困於役之無節也此通篇之線也

有冽洌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

我憚人亦可息去聲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古音勃轉音排舟人之子能熊

是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此兩章申困於役也先言東人勞苦望其少為休息無使其民

如東濕然故以無浸穫薪起興而曰哀我憚人也下乃從東人

之勞苦轉出西人之逸樂以見苦樂不均失周道平直之舊西

人從王而遷者也舟人二句不獨奢侈之患品服亦無章矣私

人二句不獨服章之素官爵亦冒濫矣與史所稱爛羊頭關內

詩

卷八 小雅

三

侯寬下養中郎將者何異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跋

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音芒西有長庚

岡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杭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

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此三章申傷于財也饋以酒而不以為樂遺以佩而不以為長

求索無厭而又輕賤物力益失平直之道也庶乎雲漢在天監

視亦有光耀知織女之勞於杼柚晨暮之間七度經緯而不休
乎然織女雖勞而不能成報功之文章猶所謂不以其長也相
對又有牽牛而亦曾不念其服箱之苦猶所謂不以其獎也則
天漢亦無如何矣乃望啟明長庚之先後於日者使挾然主雨
之畢宿沛恩施以下行也乎然天星多有各無實南箕象箕而
實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象斗而實不可以挹酌酒漿則畢雖
象畢而主雨亦何能果有恩施之下行也不特此也南箕而翕
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於下者北斗而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
取於東者是天星亦若助西人為虐矣我復何所告訴哉蓋從

詩貫

卷八 小雅

香

窮極呼天中憑空結撰一天星辰俱供其揮斥然歷舉星辰而
不斥言天日益以諷切內外諸臣而不敢怨王是詩人之厚也
後來盧仝月蝕詩亦從此出則太色相矣織女星在雲漢之間
故先云天漢襄者經緯聯綿之意啟明長庚金水二星不論或
金或水但先日而出則曰啟明後日而入則曰長庚

大東七章

西京既亡遷都洛邑正當懷柔東國以愛養民力而得其
歡心方可亨屯而濟難今此詩之所咏乃如是則東人之
離心離德也可知矣讀大東而知東周之亡乃文武成

康之遺澤未衰而非平王之力能存周也

四月大夫告哀也○此大夫傷亂而行役不息之詩所遭如此
而曰維以告哀則非果欲潛逃也此忠臣也過時缺祭而首
念先祖則亦孝子也

四月維夏

音

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

古本作爰朱子依家語改

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換冬二字便與蓼莪別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音

歷序夏秋冬三時見其氣候之愈變而獨不言春春乃和煦發

詩貫

卷八 小雅

毒

生治世之象也亂離如此安得春乎果者耐寒之木梅又始春
之華乃百卉中之尤嘉者今不但具腓而且化為殘賊之類所
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也則益復無望矣自四月至
六月已過一時而缺一祭故念我之先祖獨非人情乎寧肯忍
予而不望歸祭也乃亂離為病而予直無所適歸耳是以民莫
不穀我獨何為罹此害也况善類亦已盡變亦無可歸咎矣此
四章一截總言所遭之困而孤立無助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殺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音

匪鵠匪鷩翰飛戾天匪鱣匪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棣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既以泉水之猶有清時與政事之混而不清又以江漢之能爲國紀與政事之亂而無紀然則天高任飛我非鳥也而欲翰飛戾天乎海濶從躍我非魚也而能潛逃于淵乎是以山有蕨薇而常依於山隰有杞棣而常滯於隰無可遷移也所以作歌者惟以告哀而已蓋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其自目爲君子豈虛哉此四章又一截先言國政之失而自明其志也

四月八章

詩真 卷八 小雅

棄

北山賢者獨勞也○此大夫行役而歎不均也前三章不敢爲

慰君之詞若上之知我而厚任之者立言之妙也後三章始

露其意然敷陳其狀而不加一語則亦令人自悟而已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 音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

四牡彭彭 音 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此先序其行役之勞也勤王事而憂父母不忘忠孝立身之本也歎其不均而歸之大夫者不敢斥王也又原不均之故其以

我之從事有獨賢乎下乃寫其獨賢之意嘉未老鮮方將丈夫

志在四方少壯原當努力也若甘於獨任其勞者然則其平日

竭力報國之心見於引分自安之內矣謂之獨賢不亦宜乎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杭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 魚質 或靡事不爲 音 譌

此平列其不均之狀也相反相對一線穿去一層又進一層妙

在只是兩平開說總不着下斷語蓋有各行其志各成其是之

意雖不均而無怨焉此其所以爲賢也連用或字實亦奇格昌

詩真 卷八 小雅

棄

黎南山詩句法祖此

北山六章

無將大車役者遣憂也○此詩與意極活并不必泥定行役勞

苦蓋憫王室不靖有大夏將傾一木難支意然曰無將者非

不將也正將之費力而心憂也說者擬之齊風無田甫田失

其旨矣序謂悔將小人更不成文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痕 舊作我因磨兮 人避諱政誤兮

無將大車維塵實真無思百憂不出于頤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疵從民方是病字意不但叶韻也頗明也塵起則昏心憂反明者不出於所明之一路則此外俱不明矣是惟明故昏也重字讀去聲思得其要則輕省易舉百憂攢集故重滯不靈徒自累墜而已夫事有千百言而不能了者貴以不言了之詩人既百憂駢心當從何處說起故曰無思者思之至也乃詩人之善言百憂者歟

無將大車三章

小明大夫久役而念僚友也○此詩前三章序已行役之苦而不得歸因致念共人後二章之君子即所念之共人也玩念

詩貴

卷八 小雅

美

共人意不惟行者苦而處者亦不安矣而後半乃戒以靖共正直則待友既厚其人之品格亦更高矣君子哉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玆野音清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

之憂矣憚我不暇音豫念彼共人瞻瞻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愆音愆歲聿云莫采蕭穫救心

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首章但言寒暑之毒苦尚淺次章則事孔庶而憚其不暇三章

則事愈蹙而悔戚之自詒愈益甚矣而曾無怨上之詞也其念共人也始畏罪罟繼畏譴怒卒畏反覆亦由淺而深譴怒輕於罪罟然罪罟即免尚畏譴怒則可畏益多淺而愈深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爾君子即指所念之共人也觀兩云靖共爾位可見詩律與下

鼓鍾同妙而意理尤正大深厚上文所言猶四月北山詩人所

能道者此兩章則未之或逮矣榕村作自廣之詞然不如作勉

共人既使上文念共人意有收煞且戒僚友即自廣意亦包在

詩貴

卷八 小雅

美

內豈有不以自處而可以處人者乎夫子刪詩每段俱寓變之可正意下鼓鍾篇固如是而此處式穀景福語已說向好處來

矣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所以勗友也此言靖共正直亦兩

歌神之聽之殆欲嗣首伐木乎亦可為勉僚友之一証矣

小明五章

自四月至此四篇詩意略同編詩者大抵以類相從也

鼓鍾賢人傷俗而思古樂也○此東都賢人思反古樂以正俗

樂之詩箋謂昭王時作王氏謂幽王時皆非也或以哀淑人

為淑人君子之証而云穆王詩益整矣既曰淑人又曰君子

蓋思古人而不定之詞與曹風鳴鳩同東遷之後禮壞樂崩
非復雅聲之舊其時淮水之上有鼓鍾爲樂者賢者聞而悲
之首三章憂思古之君子而未章不言則所思之君子如是
也詩格同小明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鍾噭噭淮水湑湑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同

鼓鍾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俗樂之陋大抵多淫哀傷人故聞有鼓鍾於淮水之上者而憂

心且傷焉因思善人君子之懷其誠信而不忘者性情既正鳥

詩

卷八 小雅

聖

有是淫哀之聲哉此渾言之也下乃析言之噭噭者嗶緩之聲
比於淫也惟善人君子德之無邪則聲不淫矣同邪也伐鼗者
急疾之音失之傷也惟善人君子德之無尤則聲不傷矣猶與
尤通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此則先王之古樂乃淑人君子之所操者也欽欽者敬也惟敬
乃和樂以禮爲本也先鼓鍾者金聲之也磬在後者玉振之也
鼓瑟鼓琴堂上樂也笙磬同音堂下樂也以雅者歌鹿鳴三終
魚麗三終笙南陔三終由庚三終之類是也以南者合樂之時

亂以關雎三終鵲巢三終之類是也以籥者樂終而舞左手執
籥右手秉翟以爲文舞是也陳雅樂次第無如此之明備者而
其始終條理歌舞音容皆無奪倫而不僭忒非有淑人君子誠
信恭敬之德者不能故首以懷允不忘此亦先以欽欽之敬而
後總束以同音不僭之美則雅樂于以大成豈有令人聞之而
憂心且傷者哉

鼓鍾四章

東遷之雅亂以思古樂其猶列國之風亂以思王道歟故
風繼以幽風而雅亦繼以幽雅意可見矣

詩

卷八 小雅

聖

小雅二凡十八篇

前十篇乃朝廷在位者之作而首六篇則東遷之初忠
臣匡君憂國之詞次四篇則平王遭讒被廢之事彙存
之亦以爲鑒而警王也以下八篇則東遷已久而禍亂
相尋乃賢士大夫憂時病俗之作國勢已不可爲矣然
小明之靖共正直鼓鍾之淑人君子猶有思善復古之
情與王風之亂以大車工麻二篇同義此固文武成康
之餘澤未斲所以尚能絃延於數百載之遠也夫

詩貫卷九

婁江張紱著

小雅三

小雅編次與國風相對首卷西周之雅與二南對也二卷東遷之雅與王風對也三卷則幽雅與幽風對也然亦止楚茨四篇耳瞻洛以下則成康時東畿朝會燕享之作青蠅以下則厲宣幽時東畿之作如鴟鴞以下之附幽風也東畿無文武之雅者作洛乃周公事在成王時故但有成康之雅幽頌仍有文武詩者東畿有文武二廟頌乃祭祀樂章故宜亦有文武之詩也

詩貫

卷九 小雅

一

楚茨幽公力農以奉祭祀也此幽雅之首篇幽雅祈年于田祖以樂田畯而首二篇皆內祭祀之事先內後外其序當然○朱子曰楚茨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又疑楚茨以下十篇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然不應十篇相屬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此論極是而集傳創爲公卿有田祿者奉祭之詩則不合矣今定此下四篇爲幽雅而東畿之雅附焉雖異集傳實以成朱子之本意云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莠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

會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音以二句同韻以介景福方墨反仍叶食字

一章統言親耕以共祭也茨棘分言亦互文自昔者溯后稷以來之舊俗也幽人以農事開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力田固祭祀之本也我公劉自我也我莠黍稷親耕藉田在其中矣享祀祭先也妥侑寧尸也神與尸雙提起總一祭言之也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音耶反或肆或將祝祭于

祊音音祀事孔明音音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音音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詩貫

卷九 小雅

二

執爨階階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如字爲賓爲客獻酬交錯反七故禮儀卒度如字讀與庶錯爲叶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二章始祭而求神也三章正祭而薦神也特牲主人初獻酌尸後主婦亞獻賓三獻始與賓客行獻酬禮則二章正主人初獻求神之事三章乃亞獻三獻主婦賓客薦神之事也濟濟五句備薦牲之事穀食爲生民之本未祭而先言黍稷及祭而始言牛羊或剥者內饗也或烹者烹人也或肆者外饗也或將者小子職也祝祭三句乃求神之事不知神之所在而更求于祊其

祀事已甚明著先祖于是儼然君臨之矣皇君也初獻爵尸主人親之故曰神保享而孝孫慶也執爨而婦爨在俎有司之職也維人執饗饗之事豆實旅百內蓋房中之羞也其饗則饗何羊豕膳人執饗饗之事主婦之供也曰君姑則爾公之婦也獻酬而禮儀合度賓客之敬也笑語祖考之笑語也祭祀主敬賓客無笑語之理記曰祭之日思其笑語故笑語獲而神保格所謂賚我思成者也受嘏事在下章此兩章俱曰報以介福蓋祭祀必能獲福乃徵孝子祭祀之誠故預卜之

詩賁

卷九 小雅

三

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飭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四章畢獻而受嘏也祭禮極煩非強有力者弗勝故筋力竭矣而禮不愆見其孝敬之至也于是祝致神意使受嘏以嘏之物往賚孝孫焉賚之云何以爾飲食芳潔而報以福祿之盛也以爾禮容莊敬而報以極善之多也此章專陳飲福受祚之事以徵其祭祀之誠卜福而繼以錫極德尤福之本也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側故以綏後祿去聲爾穀既將莫怨具慶光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五章禮畢而送神也六章燕寢而祝君也告成而後送尸送尸而遂徹祖徹祖而卽燕私末章卽終言燕私之事以總結全詩也四章致告是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此則祝傳尸意而告利成也神具醉止則利養成矣于是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既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卽歸賓俎于其家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燕族人于堂主婦燕內兄弟于房所以親親也祭在廟而燕在寢不敢褻神也故將燕而祭時之樂皆

詩賁

卷九 小雅

四

入奏於寢前正祭之時未言樂可互見之也四章神嗜飲食工祝言之此則族人共信之也莫怨具慶感其敦族之意而悅之使君壽考服其禮神之誠而必之也自昔何爲者意在承先勿替引之則且以裕後矣惟能甚順甚時而內外交盡故也

楚茨六章

詩咏祭祀未有始終詳備如此者一詩而可以見神人之合焉見君臣之敬焉見夫婦之肅焉見賓客之隆焉見親族之歡焉見子孫之盛焉無非仁孝誠敬之至而一本于力穡務本中來此幽公厚德之所積而開八百年太平之

基者也故以三廟之詩編于後欲人思初而反本焉此實
周公之志也

信南山亦歌力田奉祭之事也上篇詳于祀事此篇詳于田事
互相足也○此與楚茨同意而其言祭祀也彼則詳于後而
以前則以祀事孔明一句括之此則詳于前而以後亦以祀
事孔明一句括之文不複出而義自該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米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一章闡地之利也二章承天之施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以後

詩實

卷九 小雅

五

言曾孫者皆斥公劉而子孫之修其業者亦以此概之后稷教
民稼穡而畝濬溝洫之事皆禹治之公劉去禹未遠又后稷之
曾孫故言治田之事猶推本禹功南山即公劉篇之乃陟南岡
者非終南山也疆理南東亦即度其隰原徹田爲糧之事也雪
欲其盛又欲其浸漬之周優渥承雪言也雨欲其微又欲其膏
潤之厚霑足承雨言也百穀兼黍稷瓜瓠已總提下二章矣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于通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
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音是刺是道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三章言田中之穡可以爲祭祀之盛也四章言田畔之瓜可以
爲祭祀之道也界尸賓獻皇祖亦互文此兩章皆言田事以分
承生我百穀句而章末皆已收到祭祀矣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是絜是享必苾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五章言灌獻迎牲之事祭之始也六章言薦神受福之事祭之
終也先言田圃之所得而後及于騂牡猶楚茨先言黍稷而後
言絜爾牛羊也彼言祭事極詳祭初以前則略此特補出鬱鬯
騂牡主人親殺一節詳其所略以互見也

詩實

卷九 小雅

六

信南山六章

或謂前篇特祭此篇獨絜祭用之玩其詞意亦爲近是
甫田祈年於田祖擊土鼓以樂田畯也乃幽雅之正篇○幽雅
非專爲祈年而作乃是道幽雅俗以示後人及制禮樂時因
詩內有御田祖祈甘雨及田畯至喜之文故祈年之祭用之
則惟此及下大田二篇爲祈年之樂歌也

俎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米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絜我鬯士

以我齊明音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光琴瑟擊

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一章力田也二章奉祭也歲取十千見公田什一之常耳不必指定一成之田也歲入有常而取陳穀以食農人者自古有年故也今耘耔勤而黍稷茂則將又有年矣于是助力止于中田者有髦士焉衆人敬之而別其食以所得之新穀蒸而進之蓋衣食足而禮義即興矣社方之祭報也故曰田既臧而農夫慶田祖之祭祈也故曰以介我而以穀我然報者未必不祈祈者未必不報亦互文也田祖無壇壝之制蓋于田間行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米田畯至喜攘其左右以嘗其旨

詩賈

卷九 小雅

七

否七永易長畝終善且有以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每音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姜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堯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三章申力農之意也四章申奉祭之意也曾孫來則田畯之官從至矣田畯者人也以樂田畯者神也然人心喜而神意亦樂乎此即以樂田畯之証也攘有強取之意小民敬君不敢進其租糶曾孫若強取而嘗之也怒督責也此來懋勞而非督責而農夫自克敏之也曾孫之稼四句言公田所獲之多即所謂歲取十千者而曾孫不自喜也乃爲民間求千倉萬箱之獲於

神焉俾黍稷稻粱無穀不登以爲農夫之慶也曾孫之愛民如此宜乎神降之福而萬壽無疆焉朱傳未能清出語脉也

甫田四章

大田終甫田之意亦詳略互見也○此與前篇同意然甫田就曾孫言之以祈于神此篇設爲百姓之詞以祈于神則甫田乃祈年之祭之上篇大田乃祈年之祭之下篇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米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一章言農夫預事及時以順曾孫之意則人力已無不勤也

詩賈

卷九 小雅

八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穡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音

有滄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此兩章皆禱于神先祈去其害苗者後祈沛其興苗者蓋人力既勤則神功爲急此正祈年于田祖之本文也而首之有序惠之不私又可見尊君親上睦鄰任卹之風已普於下國民俗之厚而幽公之教養實兼至矣○草書蟲害人力所勝者而幽民仍望神除之雨澤後先非人力所能者而幽民偏用意區之須

知天人一理亦一氣本呼吸可通誠至可以動天地况鬼神乎
若無實心實事而欲邀福于天固不可然或專欲以人力私智
勝天亦斷不能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米田峻至喜來方禮祀以其騂黑
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方墨反

此章乃總前三章之意首四句同上篇但上篇來止是勸耕時
此之來止則觀獲時矣收穫之後又禋祀四方以報以祈以興
來歲之利與上篇社方相首尾而亦收應篇首既種既戒先事
預圖之意也

詩賁

卷九 小雅

九

大田四章

此上四篇朱子本以為幽雅者極確後未能堅持其說而
別創為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之詩又添一說反與篇
中稱君公稱君婦之詞不合且使維禹甸曾孫田等句都
成泛語故詩傳遺說所載問者本極確當而答語反覺支
離也彙纂雖采之而未加論定亦似主康成之說今細玩
之則本經自有實事可据周禮又有明文可援固當定此
四篇為幽雅而七月一篇之裂而為三康成解經未有陋
劣過此者何足復存乎

瞻彼洛矣周王朝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也○此東都既成

朝會諸侯因而講武之詩也朱傳以為諸侯美天子無可改

評榕村以蓼蕭諸篇比例則君子指諸侯然君子萬年既與

駕鵞相混以作六師尤不似諸侯氣象也作洛者武王之志

也而周公成之維時洛邑新建不惟河山之固而宅中圖大

四方之道里又均天子以時會同於此因而田獵講武以出

政治戎實億萬年無疆之慶也因成于周公故編于幽雅之

後而此有瞻洛之文正可以別幽雅而領下東畿之雅焉

瞻彼洛

轉平聲音
即與決叶

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

詩賁

卷九 小雅

十

作六師

洛水出於上洛西山亦為雍州之浸然其流尚微至豫州之境
合伊瀍澗之水入河而後大故曰維水泱泱蓋洛邑既成河
山實亦雄固據天下之上游足以集四海朝宗之勢也天子乃
以時會同而巡行至此福祿豈不如茨之日積乎君行師從天
子至而六師咸集因而田獵講武御幸弁兵事之服以作起之
人人有敵愾之心而奮其義勇之氣矣此章蓋總序其事以美
之君子應指成王而後王時巡亦可歌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韎韐有奭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工反

二章承駉駉有頌之意而詳言之三章承福祿如茨之意而決言之各末二句則照章首瞻洛意見洛邑既建天位常安天子以天下為家室而萬年長治可以假武修文矣

瞻彼洛矣三章

周人尚文其弊也弱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畢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每注意于此前雅之天保後繼以采薇出車蓼蕭湛露後繼以彤弓亦此意也此詩言天子至洛水

詩

卷九 小雅

士

之上親御戎服以作六師則據地利以合人心遵國典以承天祿是固有周一代之宏規周召二公孜孜圖治之深意也宣王中興復古如車攻之詩正復此瞻洛之舊典而已或遂以此為宣王詩則謬矣

裳裳者華朝會畢而見諸侯也○此篇繼瞻洛而作乃美來朝之諸侯也上篇之嚴肅而次以此篇之雍容嚴肅者臣子之朝儀雍容者天子之文德也然通篇贊美雖極其至而三着是以句作結見得惟其如彼是以如此則苟不如彼未必如此矣頌不忘規美中即有戒意在此之謂仁至而義盡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_音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_羌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一章統言之惟其能使我心之傾寫所以有是譽處也二章美其德容之有章三章美其馳驅之有節皆所以使我心寫處也此與蓼蕭略同首章濔義亦同皆以物能被天之澤與諸侯能傾天子之心也二章亦蓼蕭為龍為光之意以裳華之采色可

詩

卷九 小雅

士

愛與之子之光儀有章也三章亦蓼蕭條華和鸞之意以裳華之黃白交加與之子之車馬駢集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_音之右之右之君子有_音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此章總束前文而又推進一層既美其用之咸宜才之悉有更探原於實德之有諸中而後才用之形于外者悉肖其中以出是固有心得而非可以襲於外也宜乎天子亦寫于心而非飾於貌也歟大致亦蓼蕭其德不與宜見宜弟之意却翻覆變化意味更深乃知通篇以心寫二字作骨之子惟心有之故能使

天子心寫之也首章全用蓼蕭語但疊此我心寫兮一句詩人
卽從此變化出一篇好詩遂乃同工而異曲

裳裳者華四章

桑扈朝會畢而燕諸侯也○此所燕者非一人蓋方岳羣牧咸

在焉故曰萬邦之屏百辟爲憲興意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則

亦非一桑扈矣末章彼交匪敖亦當指邦交言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羽翰也文彩外著與爲天子之羽翰也故曰受天之祜領頸也

詩實

卷九 小雅

三

引吭先鳴與爲諸侯之統領也故曰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乃多反受福不那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之屏承二章言也之翰承首章言也垂憲百辟其功大矣而能

制節謹度常懷欽懼心愈小者福愈多也此就其平日侯度之

謹美之觥觶酒旨其情洽矣而能往來交錯無放從康不求福

者福來求也此就其燕時交際之恭言之此與湛露相似彼之

厭厭夜飲而歸于令德令儀此之君子樂胥而稱其戢難匪敖

美中卽含戒意也

桑扈四章

鴛鴦諸侯答天子也○君歌桑扈以美其臣臣歌鴛鴦以祝其

君觀君子萬年句自非諸侯所可當與瞻洛篇可互證也或

又以鴛鴦匹鳥比夫婦引白華爲証而謂此篇乃天子大昏

之詩則房中之樂豈可雜于朝會之章亦不足辨矣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俄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房墨反

鴛鴦匹鳥也周南武夫可爲公侯好仇豈天下賢士而不可爲

天子之匹配乎故以起興一章于飛而畢羅與天子下交賢士

詩實

卷九 小雅

四

而設天網以羅之也其受福也不亦宜乎二章在梁而戢翼與

天子既得賢才故翔集于朝而成羽翼也則其凝福也益以遠

矣卷阿以鳳凰比尊之也此以鴛鴦與親之也皆指求賢說

乘馬在廐摧之秣去聲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直以乘馬與天子無乃太不倫乎此當與天子之惠養羣臣也

摧斬芻也秣飼粟也芻粟並用養馬之厚也然惟預養於在廐

之時故能盡力於馳驅之際天子高爵厚祿素與羣臣一體休

戚宜多干城腹心之助而福祿于以久安也艾久也綏安也人

臣頌君雖若不敢僣議其德然亦豈可徒爾獻諛空言福祿乎故託物起興中正當究悉其意義之所歸也

駕鸞四章

此四篇皆東都朝會燕享之詩與前雅蓼蕭諸篇文義略相似蓋皆成康之雅也瞻洛二篇則臣歌而君荅者朝會之禮臣當先致其敬也此與桑扈乃君歌而臣荅者燕享之禮主當先普其恩也不必援天保諸詩皆君歌臣荅而獻其疑矣

頌弁燕兄弟親戚也猶常棣之意○此仍是燕者之作非受燕

詩實

卷九 小雅

圭

者之作也特以樂章多託于歌工之口故曰爾酒爾殽而下文又設爲兄弟親戚之言耳因此而疑爲受燕者之詩豈雅樂必主人自歌者乎亦太泥矣

有頌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焉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既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焉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忼忼音誘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實維伊何設問此皮弁者何人也故以兄弟匪他荅之實維何期又問期以何時來也故以兄弟具來荅之于是兄弟相與言

曰骨肉緣枝葉如草木之相比附以得見親近爲幸故未見憂而既見樂也此東都之兄弟不能如西畿之常見故爲此言

有頌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頌然之弁總不離于首也此豈有異人亦不出兄弟與甥舅耳兄弟同儕兼甥舅言則老少不齊矣故老者曰霰先集則雪遂零老既來則死將至相見之日能有幾哉何幸歡飲今夕君子且以宴樂而忘憂可耳末俗忘親與之講道理論事情未必遂悟惟說到死喪之日未有不感然心動者故常棣之詩亦多以

詩實

卷九 小雅

圭

死喪原隔爲言也妙又托之受燕者自言則何待君子頌稱以告哉然此亦東都之甥舅故亦有無幾相見之云耳若西都則不當如此立文矣

頌弁三章

車牽燕嘉賓賢友也猶伐木之意孔子曰詩之好仁如此○舊謂新昏之詩者特皮相爾雅歌皆朝廷之作若房中之奏不宜列于此也故以孔子之言証之以伐木次於常棣之例推之其爲好賢之詩無疑矣子夏曰賢賢易色以新昏喻得賢最爲切至若執觀爾新昏一句爲疑端此直里巷之俚歌爾

如昇係新詩人必不贅此臬語矣

開關車之華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音以式燕且喜

此借新昏親迎之禮以比前日未遇而聘求之誠親迎乘車故言開關然設此華者為思變然之季女而往也中心飢渴之甚而實非飢也非渴也惟望季女德音之來曾耳以其懷美深藏而不字故謂之季女曹風季女斯飢同乃謙言我雖德美不足非汝之好友然願季女之聊且燕喜也若果新昏不當用雖無好友之詞矣此亦東都之賢故以開關車華比其遠道來求耳

詩賈

卷九 小雅

七

尋文細讀即此一章已可信其為求賢之咏矣

依彼平林有集維鵠長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喜音射好爾無射雖無旨酒與彼隔韻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兩幾為叶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此兩章乃借成婚合鵠之燕以比今日既遇而欣慰之至鵠維之大者文明而俊傑者也辰時也山梁之雉時哉時哉翔而後集者也以其懷抱大美而不羣故謂之碩女碩女已應時而來肯以令德來教則德音果來括矣故既燕且喜而好之無厭也則又謙言酒薄殽粗惟祈不吐棄之德不若汝之令則亦且廢

歌而迭舞為勿虛此今日之良會也唐風中心好之為飲食之

正渾括此章之意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朱傳叶音裏

析其柞薪其葉清兮鮮我覯爾我心

寫音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杭

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此兩章乃總承前意而申之析薪喻泛常之求賢也析其柞薪所謂刈載而歸者其葉何嘗不渥然可觀然少有如我今日之覯爾者蓋我心實已傾瀉而無餘也然則爾其為高山乎我則欽仰之而不忘也爾其為大道乎我則循行之而不倦也因思

詩賈

卷九 小雅

六

前日間關之初車馳馬驟而不怠者正為欲覯爾為新昏以大慰我之心也今果然矣何喜如之咏歎淫佚有旨哉○古人賢賢易色以此為好賢確不可易矣何舊解之憤憤也然愚欲轉一說曰孔子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則亦未見好色如好德者耳若以今人好色之情去好德恐褻瀆高賢而不受也故以此詩為好德然後可謂之如好色者若以此詩為好色則亦可謂之如好德者矣正恐皆不得而見之也已

車華五章

此二篇其亦周公之作歟故與瞻洛四篇俱編于幽雅後

猶鴟鴞東山之附幽風蓋篤同姓動吐握尤周公之所倦

倦也故不憚丁寧反覆以遺後人焉

小雅三九十篇

首四篇幽雅也次六篇成康時東都之雅也

詩實

卷九 小雅

九

詩實卷十

婁江張敘著

小雅三之二

此下乃厲宣時東都之雅也角弓以下十二篇則東都諺俗之詩自厲宣以迄于幽王而止如汙水八篇附于西京小雅之後云

青蠅東諸侯刺厲王之信讒也○此厲王時變小雅也以作於東國故編于此觀構我二人及交亂四國之云則非微者之詞以衛巫監謗觀之則厲王之信讒可據矣以賓筵魚藻例之則爲東諸侯之作有徵矣

詩實

卷十 小雅

一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上言青蠅下卽直接君子故知以蠅聲亂聽比讒言樊所以蔽內而拒于外者止于此則尙可不納故望君子之勿信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此以青蠅與讒人對說故屬興棘榛已在樊內則無所蔽拒矣故直刺其交構也曰亂四國我二人則皆有國家而居寵任者讒言之害大矣青蠅能變白黑而其聲尤足亂聽故比讒言然亦偶爾寄興耳乃昌邑信讒遂夢蠅矢積階明皇友愛鶴令千

數栖集殿樹物以類應乃如是然則詩人之比興豈可不究悉之

青蠅三章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而自儆亦因以儆王也○榕村曰韓序謂衛武公飲酒悔過之作是也然雖自箴而亦因以諷上與大雅抑同意以二雅之序觀之兩詩皆當爲厲王之世則言武公作卿士在此時者近是其又言仕于幽王者非也古史年月多不可信矣按此論極是觀抑詩其在于今與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明指厲王則此篇戒酒亦有諷

詩貫

卷十 小雅

二

王之意可知但詞則自警亦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耳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轉音傳與籩豆有楚穀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

發功發彼有的都略反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側故反烝衍列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

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湛日樂各奏爾能叶音賓載于仇室人

入又肄音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一章言因射而飲酒二章言因祭而飲酒但射則先飲而後射

故舉其全而從初筵飲酒說起祭則既祭而始飲故舉其半而

從合樂舞入序起也飲酒孔偕未射而先行燕禮也舉醕逸逸

遷樂而行旅酬禮也以祈爾爵射畢而飲豐上之殽也射者三

次飲酒皆禮飲而不亂也籥舞笙鼓所謂合樂而舞入也烝衍

烈祖畢獻以醉神也錫爾純嘏飲福而受祚也各奏爾能子孫

各酌以獻尸也賓載手仇賓長加爵以獻尸也室人入又佐食

亦爲加爵以獻尸也凡此皆酌彼玷上之爵以行禮者蓋奏爾

以時思之之意而非爲飲酒也則亦禮飲而不亂矣此兩章言

射祭之酒皆以成禮而不妨飲也

詩貫

卷十 小雅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音居員反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日既醉止威儀

詩貫

卷十 小雅

三

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日既醉止威儀

忸忸日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與微叶載號載呶與豆爲韻亂我籩豆屢舞飲飲是日既醉不

知其郵音怡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反醉而不

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音俄

三章言凡飲酒者皆始乎治而卒乎亂也四章遂詳陳終亂之

情而勗其令儀也溫溫其恭能常若是卽是德將之妙而飲酒

溫克者也不然則必伐德而喪儀矣反反者其旋之吉抑抑者

尙能抑志以弭節也幡幡輕數但不自重忸忸嫫嫫則極其放

肆矣載號載嘯則言語之失也僊僊軒舉已難自正傲傲傾側則竟不正矣僊僊不已則不但不正且無有窮極矣其病尤在既醉不知而不肯出也此兩章乃言不以禮飲皆始於終亂而不宜飲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音肄

此乃總結上文而深傲之或醉者三四兩章也或者首兩章也故飲酒者必立之監史而代為深恥之惜無從舉我此言以

詩賁

卷十

小雅

四

謂之而傲其太怠也此句正是諷王之意固非徒自嚴矣威儀因酒易亂言語尤因醉易出上文言威儀之失多此故又以失言為戒蓋謹言慎儀為修德之要與抑詩同義者也○酒誥言父母慶克羞考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亦若此首兩章言射而飲祭而飲也以後三章亦從德將無醉及在今後嗣王酣身意翻出而此詩言德者一言威儀者五詰則言德者八言威儀者一詳略互見武公誠有得于武王康叔之家法者歟

賁之初筵五章

此二篇皆厲王時東都之雅也

魚藻東諸侯美宣王之中興也王在在鎬對厲王之在虢言爾

○序謂刺幽王因詩中無刺意而謂思古之武王固支離牽紐榕村以有飲酒句而與賓筵相接謂皆屬衛武公作乃厲王時者亦附會難据也按厲王流彘以後宣王始中興而致太平下采菽既為宣王朝諸侯之詩則此篇宜為東諸侯美宣王之作三言王在在鎬者固為東侯之詞而亦正與流彘對照也言王何在乎今王則在鎬京而非同在彘之王矣是可進太平之觴以奠王居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詩賁

卷十

小雅

五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此東都諸侯過視之詞周雖兩京並建而鎬京乃根本之地也故美宣王之光復舊典而高拱於鎬京焉一章言樂而飲酒樂不在酒也二章言飲酒而樂酒不妨樂也君民猶魚水也魚非水不安君非民不立故以魚在起興然古人君臣亦猶魚水也先主謂關張曰孤得孔明如魚之得水就在燕而言則取君臣意亦切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變頌首莘尾為依蒲以興王之那居也此有居重御輕四海之

內安於覆孟氣象易曰王居无咎正位也在鎬那居正中興濟
渙之象乎其爲美宣王也無疑矣

魚藻三章

采菽宣王朝會諸侯於東都也○車攻亦東都之詩然是中興
之始發揚威武雖會同而以田獵爲重故與六月采芑同編
西都之雅以著明中興之烈也此詩則中興已久坐享太平
第循時巡舊典而朝會燕享之歌也故仍編於東都云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音
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詩實

卷十 小雅

六

一章正言其來朝而錫予之事以筐筥二物與錫予之重疊車
馬衮黼注明錫予之物也作三層轉折極深婉頓挫之致此卽
裳華心寫譽處之注疏也

威洙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音其旂淠淠鸞聲嘒嘒

載駟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戶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音

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二章追序其來朝時車馬旂章之盛三章乃因其朝禮之恭而
有此申重之命也蓋觀其旂鸞駟知君子原有車馬及入觀

時亦邪邪幅知君子原有章服是彼之交于天子者素無怠緩
此車馬服章皆昔時天子所予也今以其有樂只之德故又有
此新命以申重其福祿爾此兩章申首章之意是來朝錫予之
常固已無不盡矣第二章亦卽裳華四駟六轡之意樂只之德
亦卽君子有之之意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卜樂只君子萬福
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緇緇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麗之優
哉游哉亦是戾矣

詩實

卷十 小雅

七

四章以其功之大而燕賜及其左右五章以其心之誠而欸留
以共優游此典之加厚非復錫予之常矣蓋以終首章雖無又
何欣喜不盡之意殿天子之邦能爲國家重鎮可以奠定四方
是其功之大也君子一意從王如葵心之向日故天子亦如太
陽下照而葵之鑒其心之誠也葵如字不必作揆以柞木枝葉
之盛與君子從來之人之多是必惠及其羣下也以舟之繫維
而汎汎則與諸侯之欸留于天子而優游也曰亦是率從君子
來而其左右亦來也曰亦是戾矣天子至而諸侯亦至也則其
爲朝會于東都可知

采菽五章

此二篇皆宣王時東都之雅亦如瞻洛裳華之臣歌而君
荅者然蓋亦燕享之樂歌也此上皆朝廷之作蓋東都之
雅于此而終

角弓刺厲王仁讓之化不行而國將亡也○此下皆東都民俗
之詩故又自厲王時序起訖於幽王而止其平王詩則已另
編爲王風也先儒因此謂黍離降爲國風非也原是風體但
幽王以上猶是西周全局故不別爲部而附於雅如汜水八
篇之附於西京之雅也平王東遷則西周已亡故節南山十

詩貫

卷十 小雅

八

八篇之雅體者存於雅黍離十篇之風體者存於風耳此篇

厲王已將流彘時矣

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遺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

此三章刺親睦之化不行由上倡之也一章以角弓之翻反爲

興極切而末句尙寬說二章乃切責之三章又寬說言雖胥然

胥傲而民之秉彜豈能盡滅此之令善兄弟原綽然有餘裕耳

但不令者則已交相惡而不可解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得不讓至于已斯亡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音如食宜餒如酌孔取

母教猥升木去聲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

此三章刺廉讓之風不著由上導之也相怨一方執其一隅之

見而不能虛公乃不讓之根也至于已斯亡亦倒句千古小人

結局如此包一部全史在內老馬爲駒不量力也宜餒孔取乃

互文言不知足也教猥兩喻俱責其上人性本善君子苟有善

道卽同心從善聯屬如一體矣而何反教之以不善乎

雨雪瀼瀼見晁日消莫肯下遺式居宴屢驕

詩貫

卷十 小雅

九

雨雪浮浮見晁日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此分承上文而結之七章結廉讓不與也雨雪見日而即消立

見其亡矣尙不肯安分下遺以相讓乃居然屢作此驕態乎八

章結親睦不行也雨雪見日而即流不知何底矣骨月尙不能

暫忍相安直如殘暴無親之蠻髦焉我是以深爲憂也觀章首

兩興流彘之禍已如在目前矣

角弓八章

范柳刺厲王暴虐之威難近而人不附也前篇乃親戚離心此

篇則諸侯灰志矣○舊謂刺宣王者殊謬宣王名靖而曰俾

予靖之可乎計稱臨文不諱者他有所述耳若指其人必無直犯其名之理序謂刺幽則更犯前王廟諱矣故當爲厲王詩反覆其詞蓋已流于疏諸侯欲救而不救也

有苑者桺不尙惕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有苑者桺不尙惕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苑桺可蔭以比王雖流彘而金甌無損國勢尙有可爲故有人靖其難之意無如王之蹈藉其下儼如上帝而不可親近使往靖之後仍求索無厭耳蹈本義自通不必作悼與神也上帝甚蹈猶大雅歌上帝板板疾威上帝者形容厲王之虐極肖息久

詩貫

卷十 小雅

十

而惕暫暱始而瘵終極彼之欲則適我之分矣亦略有淺深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音

所謂上帝甚蹈者何如鳥雖高飛不過附天而止彼人之心且不知其何所至也尙謂俾予靖者今予曷能靖哉以彼之居心惟以凶威矜暴而必不能改故爾此厲王之所以終于蕝而不能復位也然國勢之尙可中興亦即于此見焉

苑柳三章

都人士東人思周京而行願歸也○此東都賢人之作當在共和輔政之時蓋厲王既流彘則民怨已平而文武之澤未竭

于是人心又復思周此人曾親見周京之盛雖遭厲王之亂而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存故慨然興懷舊之蓄念而作此詩以寄其友焉曰彼者對此之稱非今之視昔也曰行歸曰民望則其人尙在曰不見曰從邁亦非隔世也若周轍已東則兵戎之後西都陸沉向之高冠長袖巨室世家都化爲荒烟蔓草矣詩人將麥秀黍離是歎何足生其羨慕哉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在東都而目鎬京故曰彼都其時共和輔政周室未至淪亡故慨想鎬京而言彼中有人焉服法服行法言言足以興復

詩貫

卷十 小雅

十二

周室還其舊規行願歸之此萬民所望非予一人之私也狐裘色黃者常服也容有法故不改言有則故成章周卽鎬京故行將歸之左氏之解不可泥也此人屬意尤在首章蓋指其友而言下四章乃敷陳彼都之美以見志爾三家皆缺此章惟毛氏有之其功不可沒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寶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二章言民俗之安儉素也三章言大家之有禮法也蓋不獨願歸民望之一人其中在野在朝自士及女亦多循分守禮各有

可觀者我久不見而心不快也以臺草爲笠以緇布爲撮髻昭其儉也縹密端直如其本髮不加飾也充耳實之以瑇瑁一端也謂之尹吉有家法也吉與姑同此言其女耳吉甫厥父二氏之曰胥後果爲中興之佐則尹姑之爲大家可知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我不見兮云何旰矣

此兩章則言學士之家尙寬徐而貴嚴重有褒衣博帶高冠危

髻之風焉鄭箋言非士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非女

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旗也旗揚起也旰張目望也此與

詩貫

卷十

小雅

三

首章所望之人臭味爲近故獨重章以申之而寄殷勤之意曰

從之邁卽行願歸也云何旰卽民所望也風俗如此人心如此

是固文武成康之遺澤長也宣王雖欲不中興也得乎

都人士五章

采綠都人荅前篇而促其來也○舊爲婦人念君子之詩然其

意味甚淺且前二章作婦人思夫尙可通後二章則文義不

免牽強矣薄言觀者尤難說婦人觀漁豈可訓哉必非不出

閨門之女則矣榕村以易象通之作鶴鳴之類已妙然尙未

有下落今以次於都人士後思之當卽周人之作以荅前篇

者爾以其曰行歸曰從邁而猶未見其來恐其不果故反言激之以速其行也兩人有志與周必皆賢者細味其詩自見此雖西畿人作以與東都人相荅故彙編于此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此兩章諷其欲爲而不果也綠卽藁本賤草而無用者也終朝

采之尙未盈掬托言髮亂而歸沐猶之可也藍可染色則有用

者矣采之亦未盈襜又更期以五日焉孰知六日而尙不一視

也則何故哉前寄詩時應已審訂其期故還詰之

詩貫

卷十

小雅

三

之子于狩言輟其弓姑弘反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者音

此兩章諷其志大而不爲也綠藍原不足采或者欲行特耶然

既發藏其弓則不狩矣意其欲坐釣耶則已整理此繩而果欲

釣焉問所欲釣者何物則魴鱣之大魚也夫魴鱣大魚正我所

拭目願觀者則何不及期而至以慰我望哉歸周壯志如釣之

得大魚故以爲此采綠采藍蓋荅前篇二章三章之意此則荅

其首章及末兩章之意也輟弓不發不求立武功於疆外也綸

繩欲釣乃願佐經綸於中朝也兩人乃密友正言勸駕恐濡滯

故反言相諷以激之行爾

采綠四章

此四篇皆厲王時東都諸俗之詩然惟角弓爲厲王在位時苑柳則已流彘都人士二篇正共和輔政時矣衛之亡也許國夫人思爲控告厲王之亡也東都賢士行願歸周故文公自此復衛宣王卒以中興人心即天意二詩以文字之功可比于武烈者歟

黍苗宜王命召伯營謝功成而從役者美之也○此與松高爲一事而分大小二雅者彼則卿士作于朝廷此則徒役歌于

詩貫

卷十 小雅

古

下國且是在東將歸時故不編于西畿之雅也經文甚明而序尙以爲刺幽真病入膏肓而不可爲矣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言召伯能惠恤軍士所以人忘其勞也然須知上有王在蓋黍苗則天降陰雨以膏潤之南行則王命召伯以勞來之補出王字後王心則寧句乃有根此孔疏意道理亦極大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音疑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此兩章言徒役之安歸與大役動大衆而任輦車牛徒御師旅

已秩然就理不動聲色而安歸此便是古人經緯也輦人輓

者車駕馬者牛則任載大車三者皆車而以車字互見兩頭也師旅非徒君行卿行之謂謝乃荆徐要衝此番城築豈可無備此中具有部署方略在觀下章自見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四章先歸功於召伯五章乃上慰夫王心立言之大體得矣肅肅謝功說得從容靜審此立事之本烈烈征師則發揚威武而弭患于未形此防衛之嚴也城築營建事不序末乃言原隰泉

詩貫

卷十 小雅

蓋

流之治則既疆其土田復理其溝洫此固建國規模非一城一邑之事也如此而方爲有成王心豈易寶乎謝城因水得名水經注泚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即今信陽州其地水利通而禾稻盛婦女皆能插蒔予曾過之猶想見既平既清之遺烈也

黍苗五章

隰桑士大夫喜見賢公卿之詩也○詩意與菁莪相類而又次於黍苗詩後其非厲幽時可知但語意欵密而不若菁莪之莊重則君子大約指賢公卿而非王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子產賦隰桑有以夫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亦可謂一言盡其妙矣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難者葉之茂沃者葉之潤幽者葉之黑茂則多多故欲樂而不能指數也潤則美美故不樂而不能遏抑也黑則肥肥故其樂美滿如以膠投漆之不可解矣指出德音則所樂之實下章之誠愛即根于此亦由淺而深也

詩貫

卷十 小雅

夫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一章四句耳而層折無窮則有愛之而急欲謂之意焉則有愛之深而反不能遽謂之意焉則有雖不謂而心不能忘之意焉則又有不能忘而反若欲忘之意焉曲折深雋真千古善於言情者此之謂德音孔膠也然而淳朴之氣則已漸散如斯干無羊二詩奇妙絕倫然去文武成康之風則遠矣周家元氣至宣王而發洩已盡及其子幽王遂一蹶而不可復振也夫

隰桑四章

此兩篇皆宣王時東都諠俗之詩

白華中后被黜居申之作也故曰之子之遠此下皆幽王時詩矣○居申則不在鎬京之宮矣故編於東都然猶以其故后也故以冠於諠俗之首且以別上篇之爲宣王時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漭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叩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前四章委之天運而微露其端言白華爲菅而白茅爲束兩者相依而不可離也奈何之子遠我而俾獨居于此乎此蓋有天

詩貫

卷十 小雅

七

命焉菅茅之盛賴白雲之露而並蒙其澤也今我國家天運方難故之子不及圖乎然亦何嘗無膏澤也但申國在南而漭池惟北流以浸彼之田耳是以嘯歌傷懷而徒遙念之也乃不但蒙其澤也直以桑薪之美材而供烘燎之用則碩人之故不得不憂勞我心矣水經注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漭池水合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于鎬則漭乃水名也熤三隅竈也孔疏止以燃火照物若今火爐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惓惓視我邁邁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哉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疾作疾者非兮

後四章反身自省而始著其事言誠之必感猶聲之必聞也豈

我之誠猶未至乎何以念子甚憂而視我仍邁然不顧哉下三

章鴛鴦以此嫡妾鴛鴦以此夫婦履扁以此斥廢乃露當日事

實而亦隱含不盡鴛鴦水鳥而清濁有品今鴛在梁而鶴在林

是素其品矣故再念碩人而愈勞我心也鴛鴦匹鳥而戢翼有

常今二三其德則失其常矣始正言以斥其無良也扁者戶額

之名以石爲之則上配而尊今履之子足則下棄而卑矣是以

詩貫

卷十 小雅

大

之子遠我將爲人踐踏不但俾我獨而且使我疾也迴應首章

以結之舊解扁然而卑之石履之者亦卑無論不切事情於物

理亦不合也石雖扁豈有履其上而反卑者乎通篇俱用此顯

而能微隱而不露申后亦賢矣哉長門賦乃不足道矣

白華八章

此與綠衣不同綠衣但不見蒼猶未失位也此則身既廢

黜而且易樹矣故彼詞尙和平而此不得不哀怨也

縣蠻賢入行道之切也○此賢者咏懷之作其人必有抱負而

不得施故托言行道之難而自憂自樂之末四句極平實而

極精微以爲舉王道之要可也以爲求聖功之實亦可也若

謂微賤勞苦而思資助收恤之人是得其云而不得其所以

云也豈夫子說詩之意亦未嘗一致思乎

縣蠻黃鳥止于正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

彼後車謂之載之

玩夫子說詩之意當以黃鳥起興初非爲鳥言以自比也言彼

黃鳥而止于正阿則得所止矣今我人也而未得所止則道遠

而勞將如之何哉如何二字幾許沉吟乃躍然而起曰夫我有

不勞而道無遠當飲食者飲之食之而已矣當教誨者教之誨

詩貫

卷十 小雅

九

之而已矣當禮命者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而已矣因物以付各

得所止而道斯在夫何遠之有此賢者自命之詞而其言實亦

有物自古聖賢濟世安民之實着有能出此四語否

縣蠻黃鳥止于正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

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黃鳥止于正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

彼後車謂之載之

又言黃鳥誠得所止矣今我豈敢憚勞而不行但懼不能疾趨

以極之於所止耳趨者知至至之而及時以赴事也極者知終

終之而要歸于至善也然亦非有他也只此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謂之載之之道不憚趨之以造其極焉而各得其所止矣四語蓋熟讀于胸而日懸于目者故反覆道之而不厭及其至即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志亦不出此六之字中也豈敢憚行二句亦檢身不及望道未見之意耳故夫子讀而贊之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蓋欲人細玩其下半章也若徒美鳥之得止則人固不如之矣

縣蠻三章

瓠葉實主禮賓之誠也○朱傳此亦燕飲之詩格村說太牽合

詩貫

卷十 小雅

手

也夫豐以享賓者魚鼈是也易所謂大亨以養聖賢也儉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所謂二簋可用享也或豐或儉惟其時而已矣

幡幡瓠葉采之亨音郎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采之烹之者釀以爲飲酒之菹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嘗之者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酢酬之禮所以敬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炮之燔之者煮以爲飲酒之菹也一物而三舉之而獻酢酬之禮已備見主人之儉于物而厚于禮耳瓠葉兔首特引以起興席間非止此二物也且數兔以首有兔斯首乃一兔非謂兔之首也後漢劉昆教授弟子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蓬矢以射兔首何異繁露所云人有聞射狸首之樂者乃斷狸首懸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讀詩而如此取用與其失也愚矣

瓠葉四章

漸漸之石武人東征也○此苦於征役者之作武人東征詩人
已自標題目也犬戎在西而久東征可謂失策詩人未必無

詩貫

卷十 小雅

三

意然必求其事以實之則又枉費心力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一章言兵行在道無休息之期二章言懸軍深入而無出險之

計漸漸猶嶮峻卒同舉沒入也與出字對

有豕自蹢蹢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此章乃更遭雨淋水漂之苦也俱爲將雨之徵則豕不當先月

蓋豕足白而衆涉波是已遭水滂之後而見月離于畢則又將

大雨而未有晴期也師行逢雨尤苦故勞瘁而不皇他耳畢星

好雨月乃水之精離畢而雨一氣相感也大嘉雪馬喜風豕喜
雨物性如是

漸漸之石三章

苕之華憂民飢也○此雖困于飢饉却非飢者所作乃賢者托
身于國目擊時艱知國祚之將變而深憂之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陵苕附於木華又附于陵苕猶國依民而立民依食而生也今
芸黃則華將落青青則華已落而葉僅存葉亦豈長久之物哉

詩實

卷十 小雅

重

心之憂矣固為此民惟其傷則不專在民也民生迫感則國運
將更故日不如無生比尙寐無咎更加顯斥矣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舉羊而陸產盡舉罍而水產空在我人亦非遂無食也然雖食
而不下咽何能飽哉張橫渠見餓莩者食便不美正處此意朱

子曰周之初興周原膺膺莖荼如飴苦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
墳首三星在罍直恁地蕭索

苕之華三章

何草不黃苦久役也存此三詩西周之所以亡也○雅之初也

四牡皇華君歌于上而臣不言及其終也草黃漸石民歌於
下而君不聞上下之情乖隔如此國安得不亡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杭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吟同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一章行役不息也二章家室遠離也草衰則黃衰極則黃轉而
玄將枯槁而死矣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音哀我征夫朝夕不暇音

有芘者狐在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三章申行役不息也四章申室家遠離也在幽草則雌雄相偶

詩實

卷十 小雅

重

行周道則夫婦各居物之不如豈獨匪民乎○讀三百篇見古
來苦于征役如此唐詩亦然今則略鮮此患矣蓋差役雇役王
介甫新法所變獨此一條似酌於古今之宜者所以司馬公欲
復差役而二蘇力爭之也

何草不黃四章

小雅三之二凡十六篇

四詩編次國風大雅頌俱易尋討惟小雅最爲錯雜舊
說固混朱子亦但就文生義遂篇疏注而全體未融熔
村舍而考之分鹿鳴以下爲西周之雅節南山以下爲

東遷之雅楚茨以下爲幽雅而附以西周時東都之雅其大致則得矣然厲宣幽三王之分亦未秩然也序說刺詩有歸之宣王者餘則多集矢於幽王固不足信今分厲宣幽平而汚水以下六篇角弓以下四篇竟歸之宣王雖據國語自我先王厲宣幽平之說以爲宣之晚年必武競而志衰故周人以爲貪天禍者非過然經文並無實証恐宣王實中興賢主二雅所歌實能續文武成康之烈未可以欲成已說遂煅煉而周內夷于厲幽也按小雅所編原有兩體有作于朝廷者有作于謠俗

詩貫

卷十 小雅

重

者作于朝廷者在前作于謠俗者在後此定例也故文武成康時謠俗之詩入于二南東遷謠俗入于王風昭穆而下宣幽而上不復分部而皆附于小雅則六月六篇宣王之正雅直接文武成康者也汚水六篇雖不知何王之世大約昭穆至夷厲時西畿謠俗之詩也斯于無羊則宣王謠俗之詩也以此例之幽雅則青蠅賓筵厲王時也魚藻采芣宣王時也已上皆作於東都侯牧卿士者亦朝廷之作也以下則皆謠俗之詩矣角弓四篇又自厲王時起黍苗一篇則宣王時白華以下則幽

王時東都所得者止此及平王東遷其時謠俗則入於王風矣東遷小雅十八篇谷風以下雖有似謠俗者要皆卿大夫之作不可謂之謠俗也小弁四篇雖在東遷變雅中然尙是幽王時詩以小弁乃平王之作巧言何人斯巷伯俱爲平王而被禍者則四篇乃一時之事故彙存於平王小雅中也榕村于此亦復蒙混不清且謂此編亦始于朝廷之制作終于里巷之歌謠則小雅王風何自而分無乃自亂其例乎

詩貫

卷十 小雅

重

詩貫卷十一

婁江張敘著

大雅一

當分二卷一卷文武成康之雅下則厲宣幽之雅次序最爲分明大雅之別於小雅者或以政或以人或以體或以義抑知其直以精於言理耳不但文武之篇深純淵粹卽厲宣而下亦皆正大卓越周頌詞簡而節古正如太羹元酒之味若夫其體廣大其旨精深洞達天人之奧深探性命之微必如大雅之章斯極黼黻明廷之盛而六經四子一以貫之矣班固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爲平易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一

明白正大光昌皆確論也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也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歌焉○此詩本以戒成王後遂爲朝會之樂所以廣文德於天下也周家之德莫盛于文王王業之成實由于此全詩言天人相通處一部中庸道理在內而所以法祖監殷者只要修德配命修德配命之本在敬止而其實事則在賢育才此天人合一之機惟儀型文王而已矣詩意朱傳已明榕村又提出作人尙賢之義深得古今治亂興亡之要所謂四始皆尊賢者而其義益加詳備矣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以

以一章言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爲一以一篇言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爲一而細分之則此章是提起全神爲通篇之綱也文王性與天一德與天配既沒而其神上合于天此是實理此是實事周公實是見得故親切言之非虛托神明以立教也自古忠孝義烈之氣皆能昭明三光同壽天地況聖人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乎八句兩截却是一反一覆以相承蓋五六兩句申三四句末兩句申首二句也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二

暨臺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此兩章言法祖也故以暨臺文王領起暨臺者修德之勤也其德不已故其令聞至今不已所謂純亦不已也陳錫所錫者多如物之陳列之也文王身不受命而令聞無窮故天廣賜在其孫子而其餘澤并及其多士焉翼翼者文王之德也而多士之猷亦承之故頌曰秉文之德也生此與克生異生此者天也克

生者人也登用其已成樂育其未就不虛上天生此之意乃爲克生君之養士如養禾禾養于人及成而還以養人矣故曰爲周楨而文王寧所謂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者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格音故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祿將于京音姜厥作祿將常服黜辱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此兩章言鑒殷也而鑒殷總歸于法祖故亦以穆穆文王頌起穆穆者成性之存也性體常存而匪懈故性光常覺而不昏所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三

以聖敬日躋者也夫穆穆不已於敬豈有圖度天命之心哉而德之昭格天實有命于商之孫子矣不但其本支臣服于周其多士之世顯者亦來助祭于京則王之蓋臣可不思天命之靡常而還念爾祖文王之德乎呼蓋臣者正欲聞言者鑒其忠蓋之心且使忠蓋者不得不共陳此言以相敬也非但不敢斥王而已尊尊者用力之勤穆穆者存心之審自外而內蔽以緝熙敬止一言而聖學無餘蘊矣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音殷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音易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音不叶亦自然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音

上章由法祖而及鑒殷下章又由鑒殷而歸法祖恰好繳轉首章以收束通篇也夫所謂念祖則惟修德而已德常修則命常

眷配命之實亦惟修德以自求多福也若以配命爲可恃彼殷未喪師時亦何嘗不克配乎可見命之不易配慎毋過絕爾躬

惟修德於躬而義聞宜昭則令聞亦能不已而其德可以光昭且時時虞其若紂之自絕于天則於配命之道幾矣然而天載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四

天心而與之合一其作人之化自能孚乃化邦矣文王之與天合者德也德何以修敬而已矣臺臺穆穆而緝熙于敬蓋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六經言敬不一而足此詩尤精詳遠密二程每挈出敬字以詔人其有得於文王之學者歟

文王七章

朱子曰文王德業固美此詩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詞尤粹於此盡心焉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前篇推本文王此篇歸重武王文王造周故大雅以文武開篇正如乾坤二卦之首

易義舜二典之首書也篇中曰王季大任文王大妣而及武王并及尙父共鋪陳夫婦父子祖孫婦姑君臣之同德極其盛矣而皆以天人合一之理提撥喚醒其間起句卽揭出上下感通之故又特下天位殷適二句危言以惕之其爲戒不亦深乎或乃謂惟文王篇戒義獨顯未爲允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音姜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五

此三章述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也前篇單述文王故從文王直起此述周家三代事故言有明明之德在下斯有赫赫之命在上作一總冒天難二句承前篇之意以申戒因歸結在武王又特提天位二句直照末二章着一使字說得威靈顯赫以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摯仲氏任對夫之稱係其子言則曰大任也自彼殷商者見殷適不使挾四方此已自殷時來嫁而爲毓聖之母也維德之行以成德爲行不必遽有天位也一句該王季夫婦王季之德明類長君是也大任之德思齊思媚是也小心翼翼文王緝熙敬止之神也厥德不回克肖乎維德之行也

以受方國不踐天位而爲方伯也文王有事君之小心有君民之大德此文王之明明在下而赫赫在上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與幸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姜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此三章述文王大妣之德以及武王也又提天命昌起者赫赫在上則天監固在下之明德而有命既集於文王矣將以照下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六

武王之保佑命爾爲有命之既集而又集也初載猶言初生也嘉止昏姻之時也倪天之妹如天帝之少女蓋天作之合則倪天之妹矣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親迎于渭者至莘之界也諸侯無出境親迎之禮文王時爲世子故不嫌且洽陽亦尙在境內也曰天妹者崇其稱曰長子者紀其實曰有子者係其父母言曰纘女則對姑之稱著其纘大任維德之行也此段正是文王大昏之詩述之于此以繼王季大任之緒見吾周世有女德直至篤生武王而開八百年之統所係非一家一國之故載之大雅而不復出于周南國風也周公東征下一哀字武王伐

商下一變字聖人用兵之心乃如此此武王之明明在下而赫赫在上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音旁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芒

此兩章乃承上伐商之事而詳之以終天位殷適二句之意見天位已在武王則惟我周世有明德而武王乃受天命也未特揭出鷹揚之尚父雖以著其元功之大然變伐則歸武王肆伐乃稱尚父立言之義微矣矢誓也女武王自汝也維予侯與三

詩實

卷十一 大雅

七

句正曠括武王誓師之詞曰侯與者言予以侯服而與也變伐順也肆伐威也然昧爽會師一戎衣而天下清明非威之競實順之極也榕村曰大武之舞有所謂總干山立者有所謂發揚蹈厲者夫子推明其意一以為武王之事一以為太公之志蓋屹然不動者正以傳其無貳之心赫然盛威者所以象其鷹揚之烈信乎聞其樂知其德觀其舞知其行也

大明六章

此篇雖歸重武王然由文王而上推王季親親以三為五之禮自此始也

縣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前篇由武王而上推王季此又由文

王而上推太王周家所以追王太王王季也三篇皆周公作

○此篇直是太王本紀也詩中不見戒成王意然追述避狄遷岐艱難締造文王雖受方國猶必求輔四臣乃陳戒之最切者矣縣縣瓜瓞一句作領已下絕不糾纏然自幽而岐漸次開闢始則艱難戎馬繼乃創業肇基規模宏遠皆由小而大之義直至祖孫繼起文王誕生而縣縣不絕遂乃大成則一句實已包盡全篇之意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父夏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詩實

卷十一 大雅

八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音姥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戶爰及姜女事來胥

字

首一句冒通篇此兩章述其自幽遷岐之初乃近本初生尙小之時也厥初生民自后稷始而不留失官竄於戎狄則幽民已散至公劉遷幽而後復聚故曰民之初生又自于幽土之沮漆也公劉于幽斯館已有室家而十世至古公盛衰不一地近戎狄民俗猶多穴居之舊故曰未有家室言未盛也下乃述其避狄去幽之事走馬至岐將定厥居而其妃姜女者亦來助古公相宅拮据戎馬而夫婦同勞開創辛勤宛然在目不惟著太姜

之賢亦以示後人之無忘締造也

周原膳膳董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以迺疆迺理迺直迺畝音自西徂東周爰執

事

此兩章言至岐而相土卜宅居民授田之事國以民爲本故君

之家室未立先爲之築室于以居民而授其田也董非鳥頭內

則云董壹粉榆是皆常食之物本自甘者茶則苦菜也周原廣

大董甘與茶之苦者皆甘則地力之肥美可知此與公劉之相

陰陽觀流泉皆可爲相土之法于是始謀於衆復決於龜詢謀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九

僉同龜策協從皆曰可以止矣宜及時矣乃爲之築室焉始慰

安而居止之而分列其左右之鄰比居民之事也繼乃疆其外

而理其內宜其泉而畝其地則授田之事也岐在西以東爲表

自西以徂東徧執其事而民功修矣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音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球之陲陲度之音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馨鼓弗勝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此三章乃述太王之自立室家也俾立室家句總領三章末

有家室應而對上築室于茲看見先民後已太王經理得序也

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建朝社周制左宗廟右

社稷俱在朝門之內以宗廟宜先故先言作廟至廟之既成則

社稷可統于宮室之中故序於立門後亦以戎醜攸行句包軍

禮在內可以起下服昆夷事也召司空者度地也召司徒者聚

役也繩直以正其左右縮版以齊其上下此言作廟也然作室

亦須先築垣墻故挾之陲陲二句仍根繩直言築之登登二句

仍根縮版言百堵皆興二句則申明作室之意也既將築而盛

土于器陲陲然衆矣又度之而繩聲薨薨然則繩直者至此而

無不正也既築之而登登然高矣又屨削之而削聲馮馮然縮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十

載者至此而無不齊也作廟立門無不然故錯序於中鄭箋謂

諸侯有皋應路三門天子則加以庫雉是太王所立本諸侯之

禮然考之經傳皆不合還依朱傳爲允太王在殷時固不得以

周禮核之也二門既立而大社遂建于是大衆攸行出軍獻捷

無不由之其勢浸盛而莫能禦矣自周原膳膳至此共五章序

其經營締造之事乃開花引蔓由小而大之時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隳

矣

虞萬實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戶予曰有奔

秦叶左 子曰有禦侮

八章收足太王之事九章前及文王之事而總結之周之王業
基乎太王而成于文王文王正以終太王之事此兩章祖孫
雙結如瓜之成實而又傳種其大乃以無窮矣蓋太王遷岐之
後而木拔道通勢日強盛昆夷遂皆寘息故能傳子及孫而成
王業不然我能往寇亦能往安能縣延不絕以待文王之興哉
皇矣篇弗夷載路可証又曰柞棫斯拔云云則泰伯王季亦包
在此章之內要以太王為主耳故下章遂承昆夷寘息直接虞
芮質成竟若一人事者乃始倒黜文王以不沒其實總以歸重

詩賈

卷十一

大雅

十一

太王也子曰四句似專指文王然此篇述太王事不比大明篇
王季之略則此四句當并結太王為得觀自幽至岐既有賢妃
胥宇而其爰始爰謀廣咨博訪司空司徒共效贊襄則太王之
疏附後先奔走禦侮者亦各得人可知矣故周公特變文起義
連排四個子曰以表其獨見明祖宗創業垂統德澤罔長要無
不資此四臣以助理者則敬天法祖修德愛民之要咸在此矣
可不作人造士以求輔理之臣乎

縣九章

周自文武開基而追王大王王季故首篇述文王次篇述

武王即上溯王季此篇又追本太王此周公戒成王欲其
常念祖宗之德而不忘也其後用之於朝會之時及兩君
相見亦得歌之則益廣祖宗之德於天下後世矣三篇以
文王始仍以文王終王歌文王之三以文王統此三篇也
是周公之志也

楓樸追咏文王之德而美其能官人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文
王能官人則助祭行師皆得人矣○文王是追王詩中所稱
大概明著其謚此直曰辟王又曰周王况武王牧誓猶用三
軍此云六師及之似乎失實故或疑此篇是美武王則證之

詩賈

卷十一

大雅

三

武成周頌甚合然後半詩意却與武王氣象不侔則仍是咏
歌文德耳孔疏詩為大雅莫非王制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
之春秋之兵雖累萬之眾皆以師言之軍之言師乃是常稱
則亦可以釋稱辟王稱六師之疑矣故仍從舊說

凡凡楓樸薪之類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九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戕髦士攸宜魚何反

淠彼淠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一章總言文王之得人二章言其助祭得人三章言其行師得
人也此文王沒後而其臣歌美之作故稱辟王稱六師以尊大

之也鄭箋曰松栢屬而生者豫祈爲薪至祭上帝三辰則積聚以燎之是首章卽指祭言然且寬說只是就所見以與左右之趨向于王而已二章乃就祭祀內事以証其人心之趨向三章乃就行師外事以証其人心之趨向也蓋助祭多賢故禮儀卒度而無不得宜至王涉涇有所征伐則衆徒鼓楫六軍輯和而不相失是文王能盡文武之用故祭則受福而戰則克也所謂踴附先後奔走禦侮者是可見矣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三

此兩章乃推其所以得人之故在文王之德化深而陶鑄廣也作人綱紀不正言其德而其德正于此著也天在穆清之表而自有雲漢爲章以煥天文于上也王享壽考之年而久道作人未艾以煥人文於下也夫雲漢之章不爲之爲也人文之章豈自然而然哉此皆作養人材者爲之綱紀耳作之如何有工師以追之琢之成其華美之章乃能爲金玉而顯其貴重之質也有我王以勉之又勉一人盡其激勸之心故能綱之紀之而四方俱在網羅之內也兩章字相應一擬人文之顯于朝一擬德器之成於學舊以爲章喻文王則天字反落空其章亦擬文

王則勉勉字亦非所以言生知大聖也此當俱指人才說則上天引文王下以工師引文王乃爲得體文王之德其本在緝熙敬止其精在思齊皇矣此只承上四臣意而美其得人之盛耳然作人之盛如此卽是其聖德之不可及處也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故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堯舜之仁不獨爲天下得人夫子之教不倦正是其學不厭也

棧棧五章

早麓亦咏文王之德而美其能受福也。此詩前三章言豈弟之德自然受福後三章言受福之事仍本豈弟也而豈弟之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甫

實總不外于作人與上篇非同時作特以皆有遐不作人句故承繇末章予曰有四臣之意而類編之此篇似文王在時作前篇乃追王以後作也而反編于前者彼兼祭祀師田說得較濶又專歌其德美此乃由德而受福其序當然也

瞻彼早麓棧棧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此三章言君子有德故自然獲福而歸于作人乃格天受福之本也首章起與卽合作人意棧可爲籓棧可爲矢由早麓之麓

高平潤澤而文武之材盛矣卽此爲千祿之本是皆君子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故能育材如此其備是其千祿以豈弟異乎人之千之也二章卽申千祿豈弟之意有非常之德疑于下自有非常之福降于上故以玉璫黃流起興此豈尋常德福之應所能比哉而究其豈弟之德之厚莫大于作人之化之神也在上唯天篤率其性以乘其氣不至于天不止矣在下唯淵魚率其性以動其機不躍于淵不樂矣在中惟人君子樂育之性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不盡人類而作興之不已矣易曰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韓子曰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皆有自然而不知其然而然者君子豈弟作人之德於是爲至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五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

滿北反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同

此三章言君子受福故神人協應而要以不同乃格天受福之正也以享以祀兩以字宜玩易言享于西山享于帝則克享神明莫有大于人者此承上章作人來則載酒備牲乃以其人享之祀之而介福耳蓋以人而非以物也植木之性火附麗之而

不去豈弟之德神憑依之而不離然葛藟蔓生未必皆直附于條枚則無不直矣凡人獲福未必皆正自求多福則正而無邪矣此兩章承介福意而歸於不同卽所謂千祿豈弟云爾亦可謂善頌善禱者歟

早麓六章

思齊文王之所以聖也蓋求福不同之實曰譽髦斯士仍不外豈弟作人之德焉○歌文王之德者緝熙敬止小心翼翼是其根本處也誕先登岸順帝之則是其深微處也而莫精詳美備于此篇首三章由盡倫而歸之盡性末兩章由盡性而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五

驗之盡道也熟讀精思而文王作聖之功具在于斯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

米

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易以反

大姒嗣徽音則

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兩章言文王盡倫之事也文王父作子述夫子稱其無憂豈知上又有聖母而胚胎聖德之有源內又有賢妃而承事內職之有助故推本言之述母教而并及太姜則祖宗之德澤長矣本內助而下及百男則子孫之家邦遠矣下章承之則又歸本文王言母教自先世來實文王有以順之故能享帝享親而神

人格其仁孝也內助先兄弟翁實文王有以刑之故能化家化國而萬邦于以作孚也是文王雖秉母教以成德而其德自能惠於宗公雖賴內助以成德而其德自能刑于寡妻則文之德有藉于此而非專藉于此乃立言之密也思齊者母道也思媚者婦道也宗公內神也神外神也

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此章亦承上文來由倫常之地推之密微之中蓋盡倫由于盡性乃直內之功德之本也言刑于寡妻則必能離離在宮矣惠于宗公則必能肅肅在廟矣然雖離在宮非但和也雖暗室而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七

未嘗憂慢是不顯而亦臨也肅肅在廟非徒敬也雖恪恭而尚懼有失是無射而亦保也文王緝熙敬止之純至于如此是聖性而又加以聖學斯其為聖德之至也已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音胡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音去聲

肆成人有德

轉音

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

轉音

舉髦斯士

音樹

此兩章又承上章來由德性之微達乎事為之著蓋盡性自能

盡道乃方外之事德之用也戎疾不殄謂有大疾之者而不能殘害如崇侯譖美里囚是也烈假不瑕謂功業光大而無可瑕疵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是也蓋其性焉安焉而即身為度不

待有所聞而後依于法是不聞而亦式也即聲為律不待有所

誠而自入于善是不諫而亦入也蓋即于事功中見德性也起

二句與下二句俱分開平說不比繇八章不殄不愠有亦字故

串說也卒章又以作人言之盛德未有不作人者作人乃盛德

之符而無斁二字尤見文王以生安而勤聖聖勉勉之功所謂

至誠無息而純亦不已者即于教育中見德性也亦恰好承上

二篇作人意而總結之德造者成就其材也舉髦者彰顯其身

也

思齊五章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太

此上三篇專美文王之德而俱歸重作人以申縣詩予曰有四臣之意也太姜太任太姒前分序于三后詩中下皇矣篇專序三后故此先類序于篇首焉

皇矣合序三后安民之功而皆本明德以為格天之基也未詳

文王伐崇伐密者微其以戰則克也○此詩詳述三后之功

德以明王業之所由成并泰伯讓德之光亦俱表出最為明

備要惟一本於天心之公而已曰帝喆帝遷帝省帝度帝作

帝謂各章俱從天人一理中發出究其所以合天心者曰帝

遷明德其德克明予懷明德而已則是三后相承而守一德

安民在此格天亦在此天心之公豈有一毫私于我周哉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畱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樹啟之闢之其櫟其栢攘之剔之其屨其柘音帝遷明德弗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此兩章言天命太王也而起四句却總貫通篇如大明首章之例求民之莫尤重王業雖成于天而天意惟在于民莫能莫民者斯可爲君此湯武所以無嫌于放伐也二國仍指夏商或依鄭注作紂與崇侯固非或作商奄及竟指密與崇者皆未安也

詩賈

卷十一

大雅

尤

耆同嗜愛也帝愛之故眷顧之也二章詳其莫民之事畱翳木之枯蕪者則拔除之灌栢木之叢雜者則疏治之櫟栢木之可用者則開出之屨栢木之尤美者則芟之此其經理之密也天立厥配猶克配上帝之配與作邦作對同帝遷明德于此向之昆夷滿路而去是配天受命已于是而固其基也若指賢妃太姜爲厥配則下王季文王亦應重序內助矣不知思齊首章三世賢配已類序詩人豈肯復出也縣詩述太王事甚詳此處獨序其平夷險阻之略以爲昆夷逃遁之由恰如縣八章之注疏然蓋詳略互見之法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白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以則友其兄音則篤其慶光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貽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與此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兩章言天命王季也承上文來叢木既芟治則省其山者惟見柞棫挺擢而松栢疏通矣觀此乃知縣八章亦不專指太王已暗括太伯王季在內也作對亦立配之意今日之作邦也即異日之作對也太伯高風無稱者民耳詩人固已發其光矣然

詩賈

卷十一

大雅

手

只一語已足所難爲者在王季也故下文但爲王季洗發一番自是立言之體天命自度帝度其心也吉人詞寡莫其德音也太王帝遷明德而王季其德克明一德相承也合而言之則一明字已盡析而言之則有明類長君順比之六德於克明獨重一句義理圓足不但文有頓挫也既受帝祉下卽緊接施于孫子句已包武王在內又以明文之未嘗及身而王也大明篇序王季事甚略此獨詳之補作王季世紀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

下戶

依其在京使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此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此二章天命文王伐密也帝者帝遷帝省帝度已見天人之合

此下更頻呼帝謂直如諄諄命之者然蓋伐密伐崇本非常之

事雖文王志在安民詩人尙恐形迹之嫌淺人未喻故特探本

帝命洗發一番義理乃極精微透到岸者天理人欲之界也畔

此而援彼飲物而美入四者皆人欲之私也溺于其流則沉沒

而不能自濟矣又何能濟人登岸則拔出人欲超立于天理之

詩賞

卷十一 大雅

圭

上既不自溺又可拯人之溺憑高而處乃能肆應而威宜矣言

此以起伐密之事也以岸爲道岸原不錯但以爲造道之極至

則太深於此章文義反不帖也先字對後而言到得伐密作程

萬邦歸往則人亦可脫離沉溺而同登于岸矣依其在京只是

整衆待之不暴師遠關而出偏師自阮疆以侵之蓋客人本侵

阮而祖共今祖共之旅已過之還從阮疆以侵密以逸待勞兵

之善術也于是義聲既著師律又精密人已望風降伏乃度鮮

原而作程邑焉無非天理當然怒所當怒取所當取而一無畔

援飲羹之私留于心者也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音假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

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音暴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臨衝第第崇墉仇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

拂

此二章天命文王伐崇也則者天理當然之極也道之岸卽帝

之則彼對物欲之私言之故曰岸所以障堤人欲者也此對意

見之私言之故曰則所以範圍天理者也夏革對聲色句法一

詩賞

卷十一 大雅

圭

倒毛鄭程張東萊之解俱未確榕村則幾矣然不長中夏以兵

革以字倒下與上句戾亦未允也古者夏楚一物夏卽朴作教

刑也木末垂革革卽鞭作官刑也長尙也言不尙威刑耳聲色

者暴著之迹夏革者威刑之粗皆易流于識知意見之偏則拂

乎天則矣伐密所以抑強扶弱其義易明故但言其非物欲之

私崇人則與文王有譖害之仇恐其涉于意見之偏然而文王

不識不知一無私意惟應天而動以順乎命德討罪之帝則而

已非報仇也下又明着詢爾仇方句以明天命如此以直報怨

云爾伐密不勞餘力伐崇則再舉而始服一以見崇人之惡特

其來歸而負固不服則天誅不可久稽也一以見文王之仁盡銳以攻則殺人必多故退師而以文德綏之也文王伐崇之後大邦畏其義故四方以無侮也小邦懷其德故四方以無拂也禱宇從馬祭馬祖也謂祭黃帝及蚩尤者非

皇矣八章

文王之三由文王武王而上推王季以及太王棧樸三篇則專美文王然思齊以及太姜太任太姒此遂合太王王季文王而述之中並補出太伯至德而三世四聖之功德傳矣蓋皆以文王為主故上推止此至下文靈臺三篇歸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三

結到武王然後上推及於后稷郊天其義深矣陸堂曰讀首二章當知民心之外無所謂真漢讀三四章而知庸行之外無所謂神奇至後四章則內聖外王揆文奮武一以貫之矣說理皆精不但鋪張勳伐因歎德功言三者升則俱升降則俱降非人力所及也

靈臺咏文王之敬天作人也靈臺者飲若昊天之所辟雍者育材立教之區也○此詩即文王敬天作人之實事作靈臺以迎日月望禮氣即所以欽天順時也立辟雍以肄樂行禮養老觀射即所以育才造士也而朝野歡騰人物得所宜乎君

民同樂而頌聲作也文王之詩止此故將敬天作人兩大事作末篇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音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叔魚躍

此二章咏文王之作靈臺上章言民情之樂下章言物性之遂非文王之德入人者深鳥能上及飛鳥下及游魚中及走獸物各得所如斯孟子雖斷章然以証與民同樂實得此二章言外之神但靈臺之制即周官毘祿馮相保章氏之所司也臺高可以望遠靈則以其占候天道察知祲祥而取名爾孟子以為百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音

姓之所謂乃啟牖時君非正訓也然靈臺可以占驗天時靈囿即可以射獵講武靈沼即可以壅水周圍則辟離鐘鼓行禮育材之事已相繼而起非判然兩地也今地志亦然雖不可盡信然三靈與辟離大概同處依豐水以建則可知也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離

於論鼓鐘於樂辟離音工朦朧奏公

此二章咏文王之立辟離辟離學名也古人立學以樂為主虞之典樂夏殷之樂正周之太司樂皆學職也文王既作靈臺即立辟離修古制而肄樂于其中虞業崇牙既設鐘鼓咸備鼓之

考之無相奪倫士人欣喜故歎美而謂其可樂也而鼓鐘之得其倫者又由于矇瞶之不失職故亦序而美之鏞特鐘也大鐘特懸夏小正云剝鼉以爲鼓然非特有取于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以其異而著之考輶人之職仍以牛革冒鼓文王諸篇其節目之大不出敬天作人之二端此篇之靈臺卽其昭事上帝對時而省驗之事也辟雖則其舉髦斯士建官以有成之事也周自太王已備廟社之制此二者則至文王始興不獨著其文武既修禮樂明備而首篇所謂陟降左右思皇濟濟者知文王之無一日而不動其心也文王于伐崇後而作豈此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靈

二者皆作豈時所立也故次于此

靈臺四章

此篇專美文王

下武咏武王之承先裕後也下武者上文也武王惟續三后之緒以成其孝而昭嗣服雖有武功而非所上也蓋卽武成偃武修文之意故篇名下武○此武王在位時詩美其能續三后之緒以成其孝也前此諸篇雖有及武王者尙非專咏武王故特編于此以繼靈臺下篇乃好文武兼收以著有周一代之王業也讀此乃知中庸續緒達孝章正本此而發也美武王之詩全不及其勝殷過劉之武功只寫其世德作求孝

思維則所以有善繼善述達孝至孝之論豈非括盡此篇之精蘊乎故篇以下武名其意固以文德爲上云爾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姜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浮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此三章美武王承先之孝也言我王以武定亂人知我周武功之可尙耳不知能下武者惟我周也其累世皆修德行仁是務世有哲王如太王王季文王之三后者德當天心其神既已在天今王方受命而在京德美實與之配也德何以配由其有世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靈

德而能奮起以求合之也配三王卽可以配天命天祖二者永言不忘參前倚衡常有見而凝成爲王者之孚也孚者誠之積于中而凝爲象有孚則可以化邦而爲下土之式也式之如何孝本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者今王惟永言孝思而不忘故人皆篤于天地之經而維王是則也武王武定天下而篇中所述只是世德配命孝思垂後之文德無一言及于武功故表其獨見曰下武者維周也如改下爲文則文武維周矣下三后又是誰哉且下武本篇名何至于錯也是誰哉且下武本篇名何至于錯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此三章美武王裕後之仁也夫孝者百順之本也下土既則而式之則所以應一人者皆順德矣不特此也孝既有以通神明光四海則所謂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即是可以推而有以光昭其後來之嗣服矣而所以昭茲來世之嗣服者非有他惟使祖宗之跡繼承於勿替而已豈不萬年長治而受天之福乎受福如何四方之朝賀者踵至是也臣民者君之輔萬年而親附不衰豈不遠有此輔也乎佐輔也此皆武王裕後之仁然裕後不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愛

在承先之外適以完其承先之孝而已此孝之至也

下武六章 此篇專美武王

文王有聲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周之王業成于文武上二篇已分咏之此篇乃並述之也○大雅著文武受命武又統于文故咏文王獨多然大概則以文武為綱故首篇述文王也次篇述武王也靈臺咏文也下武咏武也此篇則合美文武也蓋前四章咏文王之遷豐後四章咏武王之遷鎬收束全什最為整齊而下遂上追生民之詩以次之亦猶首一篇由王季及太王而結以緜絳樸三篇推及太姜太任太姒

結以皇矣也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瀋作豐伊匹匪棘其欲讀作猶通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此四章歌文王遷豐之事而一章言其遷豐之由二三四章乃詳其事也文王乃追王者故首章言先稱文王以著祖考之尊號實則諸侯而追尊者耳故後兩章曰王后見非及身而王者也烝舊解為君然云王后君哉皇王君哉畢竟欠穩則以美盛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愛

意解之為得文王令聞不已故其有聲也乃實大而聲洪者也其實如何惟切寧民之心而收觀成之效焉耳是以順帝則而受天命不得已而有此武功其伐崇者所以求寧此民也因而作豐者乃以觀寧民之成也匹謂制度所比擬如諸侯不得僭天子之類也築城則盡制而有洫作豐實循分而有匹非急於所欲乃繼前人之緒追從來之孝思耳蓋後來者曰來所由來者亦曰來也然而功業之赫濯實在此豐垣之既築以文王能盡方伯之職故四方同心歸向而以文王為模範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姜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此四章歌武王遷鎬之事而五章原其遷鎬之由六七八章乃

詳其事也武王則及身而王矣故五六兩章先曰皇王著其爲

天子非追王之比也末兩章乃曰武王言此之爲武王以別於

成康諸王也鎬京卽在豐東二十五里故承上文王遷豐而言

豐水又東注因而遺思禹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以寧

民者也四方攸同雖自文王而已然然文王大邦維翰以服事

詩

卷十一 大雅

五

殷至武王始革命而爲天下君故功可配禹而正其稱曰皇王

維辟也文王作辟靡于靈臺武王復修之于鎬故曰鎬京辟靡

明文王有武功而武王有文德也其遷鎬也非一己之私也考

正于龜卜而天人協應武王乃起而成之耳且其設辟靡也如

豐水之澤深而生有芑穀則武王之養育人材而豈不可官仕

之乎蓋能保我子孫黎民故欲得人以燕安之也仕如字解不

必作事子孫互文也文王以文德著而詩咏其武功甚顯武王

以武功著而詩咏其文德居多猶稷主農事疑于不文而頌反

稱爲思文契主教化疑于不武而頌反稱爲桓撥古人文章往

往互見表微必無以水濟水疊牀架屋之陋也亦益信美武王

之詩而反曰下武

文王有聲八章此篇雙美文武

生民周人尊后稷以配天也頌之思文是其樂章此則郊祀後

受釐所歌故推本其始生之詳以著其粒食配天之功也○

此周人發祥之始而序於後者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從

父母而上推於祖由祖而上推於始祖故前十篇歌述文王

武王先追本太王王季至此而始及后稷又因后稷而推本

姜嫄則帝嚳爲所自出之帝在其中是卽禘祭之所由定也

詩

卷十一 大雅

五

周頌編次亦然然彼不及姜嫄則但爲后稷配天之歌此當

兼郊禘二祭言之可也○禮諸侯不敢祖天子高辛之嫡惟

陶唐故周人推后稷爲始祖以配天而不敢祖帝嚳也然周

人禘嚳而郊稷則大禘之祭仍得及之與不敢祖天子之禮

並行不悖也此詩追所自出止及姜嫄又特爲姜嫄立廟皆

敬慎循禮而不敢踰越之意然曰履帝武敏歆明指帝嚳言

矣故此詩雖爲郊後所歌而實大禘之祭卽因之以起而可

同歌與商頌長發但咏有娥者不同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

攸介攸止載震載風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方二反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

寧不康禮祀居然生子

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真之寒水鳥

覆翼去聲與字爲韻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藐之荏菹荏菹旃旃禾役穰穰麻

麥幪幪瓜瓞嗒嗒

此四章述后稷始生少時靈異之事皆未爲農師時事也諸侯

不得祖天子故追本周人之始生而但曰姜嫄以著其所出也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生

然曰帝者即帝嚳也敏速也歆與末章居歆之歆同姜嫄當日

從帝嚳而行故曰履帝武誠敬之至而祿神速享之故曰敏歆

介與同御者參也止者其所居也夙早也就所介所止之處非

有人道之感而震動有身之甚早遂生育此後稷焉誕彌厥月

四句詩人本是序其祥瑞然父母則終以赫異其靈而疑前者

禮祀出行之時豈上帝之不寧而不康我之禮祀乎故使我無

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于是乃欲棄之及棄之而叠致嘉祥乃

始收養之而其容貌清峻性好種植自其幼稚之時而已表見

不凡明后稷之于種植亦天生而知不由學習以終首章之

腓者以足暖之字者以乳食之覆者羣從上覆之翼者羣自下

藉之也○履帝武句毛鄭不同朱子斷從康成以史記亦云見

大人跡故也老泉則謂遷疑詩而鄭信遷推原極爲明了無奈

有棄之之事故引莊公寤生驚姜氏爲例然姜氏亦弟惡之耳

未至棄之也母子天性即謂首生太易何至滅絕天性而真之

隘巷平林寒水必欲殺之乎然謂帝武爲大人跡則詩亦未有

明文蓋古初生人固有氣化無人道而生子即此類耳張子說

甚當不得以緤氏仙人跡東萊大人跡公孫卿之愚漢武帝者

而上誣聖經也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生

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弗厥厭重種之黃茂音茂實方實苞實種實

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邇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稂米恒之糜芑

是任是負房以反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麥烝烝之浮浮載謀載惟

取蕭祭脂取粢以軋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與今韻胡臭亶時后稷肇

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此四章乃既爲農師以後著其粒食之功肇祀之禮所以大其

配天之烈也有相之道言有相助上帝之道所謂克配彼天者也方苞言其漬種時種稷言其始苗時發秀言其始穠時堅好言其始實時穎粟言其既熟而收成時也后稷以前雖有黍稷而未別其爲秬秠糜已至此始別之以教民種故言后稷降此嘉種于民也秬秠可以供饗也糜已可以供粢盛養于田棲于畝任于肩負于背歸而供祭祀之用自其始封邠時言也恒如字讀則教民長久植之作亘字讀則教民廣播種之俱可通七章遂承肇祀之事而詳之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舂之或使人簸揚其糠而去之或使人蹂禾取穀以繼之釋則

詩

卷十一

大雅

章

水洫之烝則火炊之皆爲酒醴及簠簋之用祭以地產爲本故承上章先詳之將祭而卜日擇士以謀之齋戒具修以惟之及祭而取蕭合脂蕤之以求神又取羝羊爲軼壤以祭行而于諸牲之內或傳火以燔或加火而烈以爲尸羞蓋在烝祭之時故以興來歲而嗣往歲也上兩章皆教民稼穡之事此章已極祭祀禮儀之備後來周公制禮皆本此而潤色之耳頌歌陳常時夏而目以思文者此之謂也殷人尙聲則人尙臭聲臭皆氣而聲陽臭陰求神固宜以陰致陰孰知已始于后稷之取蕭祭脂也已上皆言后稷之祀末章始言尊后稷以配天之祀各章皆

用誕字起此獨變文以印字起印我也明指我今日郊祀之祭言之矣下四句則仍承后稷來以結到今日也蓋諸侯不得祭天而有上帝居歆之文故當指周人之郊祀爲穩且阜門應門或欲依鄭氏作諸侯之門謂太王賢君無僭制之事何於郊天大典反爲天子祭天是周制古或可通之說而欲以曲成其后稷郊天之禮乎

生民八章

聖人之德雖同而位有崇卑則所及有近遠文王未嘗及身而王故文王之三以文王爲主棫櫟三篇則專歌文王

詩

卷十一

大雅

章

而繼以皇矣只推至太王王季而止此上靈靈文王下武王武王有聲則先咏文王後咏武王故以生民繼之而遂遠及后稷也周禘無詩此因后稷而及姜嫄之禋祀曰履帝武敏歆則帝即帝嚳豈非始祖所自出之帝乎愚故謂此雖郊後所歌然于禘後亦可歌之也則以帝武爲大人迹者實史遷之讀詩不得其解而非其本義也行葦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也○此詩本文似不見祭畢意然觀四章會孫惟主句其爲祭畢之燕可徵矣况下篇實接既醉既飽爲起首明是繫承上篇而中間尙有公尸嘉告之文以

爲荅行葦者確不可易則行葦之爲祭畢而燕又何疑哉或又疑祭畢之燕而射以爲樂三禮無明文可考然射者男子之事古人用之甚廣飲酒時每以此爲樂祭畢而燕既亦有無算爵無算樂則何妨以射爲節不愈于沉湎流失者哉禮無全經三禮正多載不到處可据此以補其缺爾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_音_古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嘏

詩

卷十一 大雅

章

此兩章未射而飲乃燕之始也故傳言其禮樂之盛一章言其情之親也二章言其儀之備也行葦叢生駢聚猶不使牛羊得踐履况兄弟同本連枝而可踈遠不親邇乎少者爲之設筵老者加之几尊卑不同同歸于親厚猶之布體不同同歸于澤潤而已于是燕飲之時肆筵者必設席以坐之授几者則有緝續侍御之人焉先行獻酢之禮則洗爵者當飲者也奠_音者不飲者也飲者爲親不飲者爲敬周曰爵殷曰_音尊前代也繼行薦醢醢之禮然後燔肉炙肝加以脾臠既飲既食或歌或鼓無非親厚和樂之至也

敦_音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鍤

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鍤古皆讀胡則三鍤字宜同音

曾孫維主酒醴維醑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

考維祺以介景福

此兩章既射而飲乃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既燕而射所以勸飲非正行射禮也然射以爲勸亦以爲節且可觀德焉先序其賢多者傳也繼序其不侮敬者優也在燕雖同姓亦曰賓故下文曾孫曰主曾孫應指成王蒙祭而言故稱曾孫古者燕會其終有無算爵之禮此祭後燕私專留諸父兄弟尤宜極

詩

卷十一 大雅

章

飲盡歡故射後再飲所謂不醉無歸者所以敦親親之誼也酌大斗而祈黃耆者通言之也其黃耆台背者則緝御之人且引之翼之以其壽考爲邦家之祺故更祝之以受大福焉卽此一燕而親親賢賢老老之事無不至矣引翼句舊作成王親爲引翼恐無此體統若老人自相引翼又太覺寒竅不如卽指緝御之人爲近取卽是又有照應也始燕所謂賓之初筵也故設席授几先行獻酬之禮乃薦脯醢而嘉肴厭飫歌以爲樂射以爲歡然後大斗極飲其言之有序如此至其情意之厚禮備而樂和仁至而義篤則有溢于言語之外者矣

行葦四章

既醉父兄所以答行葦也○序說支離朱子斷爲父兄答行葦極確觀既醉二句直起不是對照上文何故以兩既字突接乎上篇末以介景福此曰介爾景福緊相呼應而添出爾字以指王明父兄以是爲酬答也前三章一截正序父兄之祝詞後五章竟託之公尸嘏詞以致其頌禱之意章法亦奇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明令終令終有倬公尸嘉告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七

一章照上篇飲食恩義之厚故括以既醉既飽二句於是王欲介父兄之福者父兄還以介爾之福也飽德之義極精德乃福之本故二章承之而言介爾之昭明焉昭明者明德也昭明之極至于融然透徹則高明無疆而可以令終矣令終只在善始公尸之嘏詞其豫告汝以先兆者乎此三章皆正面祝詞也而介福只渾括一句昭明高明極形其明明德于無窮焉古人言福未有不歸諸德者下乃詳序其因德致福則托之公尸嘏詞立言最有地步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此兩章乃直述公尸之嘏詞也言公尸之所告云何謂爾祭物潔美而禮儀卒度故神享之也朋友攸攝指相禮之人攝有檢佐二義然攝者朋友之力威儀則王之威儀也故下章承之而言爾之威儀既孔時矣又有孝子以舉奠焉孝子之後又生孝子以孝繼孝源源不匱如此故神永錫爾善以各從其類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七

此三章細述其福詩人亦祇就嘏詞中尋繹出來若以注明中兩章者然不別起一意立言之妙也蓋推言神意謂所云類者非他乃起化宮中故室家清肅之地有以祚其胤嗣於不絕也所謂胤嗣之祚者如何受天之祿而景命如僕之附屬而不散也然則命之附屬於何見之爲擇女士以爲賢配而所生孫子從之皆賢是則天神明德無疆之實也觀周家太姜太任以來之事可知矣此章直包得周南一卷首尾要之室家之壺釐爾女士不出籩豆靜嘉攝以威儀之外景命有僕從以孫子正是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實則此三章只是疏解四五兩章公尸

之告詞也舊說皆謂既醉備五福者謂萬年者壽被祿者福室家之盛康寧昭明有融攸好德令終有假考終命也然豈特五福而已哉方且子孫賢賢相繼不絕而皆本于自昭明德之無窮焉則德尤福本非徒貢諛詞已也

既醉八章

鳧鷖釋祭而賓尸之樂也○祭畢而鼓鐘送尸則公尸已歸故祭畢而燕族人公尸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轉爲明日之釋祭以賓尸而燕之也釋又祭也夏曰復胙殷曰彤周曰釋是以行葦在前鳧鷖在後其序當然朱子以福祿成爲成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兼

就公尸則似未當凡祭祀之詩言福者皆美主祭之誠敬而獲福無歸神貺於公尸者當依毛鄭以受福祿指成王也格村井以來寧來宜來處來宗熏熏俱指神說惟來燕來止則斥公尸尤爲層折清楚而詞無複疊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音俄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音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

下尸

此三章言公尸始燕而酒殽豐美神之福王者可必也鳧水鴨也鷖鷖也鳧好沒鷖好浮水鳥之謹愿者爲公尸者必謹愿忘機乃與神近故取以興焉尸以象神公尸來則神與俱來矣故來燕者尸而來寧者神也本水鳥而在涇水中故興來寧寧安也神安則福祿亦成而安矣沙則出水可以翔集故興來宜神宜則福祿亦爲爾宜之矣渚則水中高地可居者故興來處神處則福祿亦下而不去矣爾者歌工目王也爾以酒殽燕飲公尸故神以福祿來成爾爲爾下爾如此也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卑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壺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此兩章言公尸終燕而情意酣適神之福王者無窮也涇衆水所會有朝宗之意故興來宗向也祭而在廟既以妥以侑而燕于宗神已降之福祿矣今釋而在寢又酒清殽馨以燕飲焉其視前日之福有不益高以大而來崇爾乎壺則水流峽中兩岸如門境尤佳勝故以興熏熏然和悅也于是旨酒屢進而欣欣

樂康燔炙錯陳而芬芬馥郁神心和悅之至福祿可以永保而無有後艱矣此已在卒燕之時故語意比前皆又進一層也如此推出次序分清段落乃為確切如鄭箋強分五等之尸之配五章則鑿矣宜歐陽本義力斥之也

鳧鷖五章

假樂公尸所以答鳧鷖也○小序謂嘉成王大意亦得然若無所為而鋪陳一番毋乃貢諛乎即謂祝中有規已是勸百而諷一矣固不如朱傳公尸答鳧鷖者之為有着落也

假樂君子音走顯顯令德音堯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音之自天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聖

申之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首章為綱因申重之義尙虛故次章先以子孫之事實之兩章相承如一章也言惟有嘉樂之令德故能宜于民人既聚民人之和氣故克享於天心既受祿矣天又保佑之而使不失申重之而使益加也千祿百福所謂自求多福千祿豈弟者也子孫千億則多之至穆穆皇皇則賢之至多而且賢所以本支百世而宜君宜王昭茲來許而率由舊章也天之申重之者豈有盡哉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以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此兩章申首章上四句之意而分詳之也前兩章由德而推之福此又由福而本之德可嘉可樂宜民宜人者皆德也今容貌則抑抑然謙和言語則秩秩然順從人無怨故可樂人無惡故可嘉而又聽納虛受視同德者而順從之所以成此顯顯之令德也宜乎受福無疆而為四方之綱矣惟其綱之無不張故亦紀之無不理先安及於有位之朋友使外而百辟內而卿士皆忠愛于其君可謂宜人矣由是君臣益不懈于位則羣黎百姓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聖

假樂四章

輔氏曰自行羣至此四詩若如序說而不明所用則皆奉上之諛詞耳按此益知朱傳之精矣燕寢乃本日事故先行羣既醉賓尸乃明日事故後鳧鷖假樂其序宜然此皆成王詩也大雅無康王詩然既醉曰君子有孝子此詩曰子孫千億則康王已在其中矣

詩實

卷十一 大雅

璧

公下而公劉綜理之密亦可見矣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裏饌糧于棗于藟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杭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珌鞞奉容力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覲于京姜京師之野清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此三章乃初遷時規模營度之事也公劉曰篤者猶后稷稱思文也書云公劉克篤前烈言其力本勤農風流篤厚也皆言其

詩實

卷十一 大雅

璧

地於是即其野處而暫處之爲廬舍而旅居之出就宣令詢謀集議皆于是焉蓋家室未備而草次驛寓之時也處處未是居室廬旅亦非是廬其賓旅因初到幽且于此處住下且于此爲廬作客居蓋暫居而非久者曰處曰旅易曰旅于處是也如此布置有條有理直可按本子做去而公劉匪居匪康之神亦以見矣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躋躋俾筵俾几既登迺依迺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二句以四之字爲韻不別用叶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同影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

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邇理爰衆爰有以夾

其皇淵邇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鞠之卽

此三章乃既遷後經理創造之事也四章言始定都於京師之事依朝宁位也就此草創之時設爲朝宁之位肆筵登依殺豕酌匏以會臣民而飲食之卽爲之立君以統之立宗以屬之古者人民上統于君下統于宗是以民固結而不解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卽此所謂君之也五曰宗以族得民卽此所謂宗之也五章言既定都而立

詩賈

卷十一 大雅

景

制之事既薄既長定其廣袤也既定國土之疆界於是登岡測景以視其山川方位之向背天道得矣觀流泉之曲折往來爲溝洫以限戎馬而制其軍人數得矣度原隰之高下肥磽以徹法治田而徵其糧地利得矣西土負山見夕陽者少則居人寒苦故又度其有夕陽者以定民居而幽居于是大治起下章作室之事也三單義舊解俱未熨貼或曰諸侯三郊三遂雖曰三軍而實複也公劉初遷民戶未衆單有三郊而已故曰三單然人少而止有三是人盡爲軍也惡乎可周禮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

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進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是三人中不止一人爲軍也公劉務在足民三人之中只抽一人爲兵而已故曰

三單比盛周時其用民力尤輕矣公劉定都之後先立官長次築城邑次定軍制次理田賦然後闢土立居治幽之本末具矣六章承上幽居允荒而詳言之君宗既立都邑既建軍賦既定民居既安廬旅不可以久處於是修築宮室以爲恒居亂流以取厲石鍛石用爲築削且資軍械田器也館謂宮室也鍛石石可燒爲金鐵者也止基既理人居稠衆或夾皇水之澗而相向或邇過水之澗而相屬又不能容則就芮水之外而家焉公劉

詩賈

卷十一 大雅

景

一篇而天文地理禮樂制度田賦兵法物曲人官無不具悉所以能繼統垂休而思輯用光也然何一不從匪居匪康中經營規度而出也哉

公劉六章

太王王季文王之事自文王至有聲備矣而後上推及于后稷公劉焉然又更越行葦四篇者凡咏歌祖德之詩不特陳戒亦受釐之所歌也公劉已祧則時祭所不及而行葦四篇乃祭畢受釐之事也特以能修后稷之業爲報祭所及則報後亦可歌之考其篇次固宜在此矣

洞酌召康公戒王體豈弟之德以安民也○此康公戒成王蓋

欲體豈弟之德以有材則無類立賢則無方也而編于卷阿之前者起興行潦皆就祭祀濯濯之事為言應亦受釐時所陳或祭畢而燕之時所作故就現前指點以敎肅時王修德而用賢乃可以安民也則與卷阿游歌之作不同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米

行潦之水未必清也然遠酌之以寘于大器中俟其澄清又挹而注之小器則皆可為祭祀之用矣况君子體豈弟之德以強教而悅安之則變化人材咸歸有用民孰不有父之尊有母之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吳

親而仰之為父母乎夫豈弟君子惟文王為然故周南歌其父母孔邇康公以是戒王其意遠矣饒饒沃水以系之也饒酒食也此章蓋統言之欲王盡父母斯民之職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濯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濯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壘者貴器也可以濯濯尊是上者而貴用之也濯濯泛言滌物之用也可以滌器物是次者而泛用之也人君造就人材使上者登庸顯擢是人心之所歸也次者亦備用器使是人類之所依也此兩章分言之所以盡作民父母之道也

洞酌三章

卷阿召康公從游而康歌勉王彌性以親賢也此上三篇皆召公作○舊說召康公戒成王蓋因燕游而康歌也寓規於頌實即頌為規召公三朝元老入告幼君其道隆望重只從容諷諭而使人之意也消不必如草茅新進之激切敷陳也亦以時際昇平君臣交泰但以異言婉導而有餘思明主自能虛受而自省直與虞廷康歌並光千古當於六章為截首章即景入題虛舍冒起二章三章四章勉王彌性以固德之基也五章六章勉王親賢以廣德之助也以上大旨已盡此下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吳

因當日有鳳皇之瑞召公乃歸其應于賢人之集故七章八章以鳳皇發興喻賢人之多照應親賢以廣德之助也然鳳皇非梧桐不棲賢人非有道不仕故九章要于羣羣之盛斯致雖嗒之鳴收轉彌性以固德之基也蓋彌性又為親賢之本矣末章則游畢而歸結明康歌之意恰好收繳首章

有卷者阿

與歌

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以為興鄭以為比不如朱傳言從王游歌而為賦者得文義之安也但曲阿來風而取其自南則有長養萬物之意欲與風之擦比烈君子而仍稱豈弟則洞酌之戒在前已寓作人之

意於中固非漫上微稱也

伴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畝章亦孔之厚音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伴魚優游承上游歌而言其有太平無事之樂也彌性者盡性

也能盡其性故彌密而充塞也酋終也欲其彌性而似先公之

令終性者命之根也畝章版圖也由今日之宴安而推念及于

所守之重必彌性以爲天地山川社稷之主人者神之依也受

命長言自文武受天之命至爾而已久也受命久故福祿安此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聖

已然事能彌性則將來可永以常之矣德者福之本也此三章

勉王彌性以固德之基也彌性句極重豈可泛泛觀之乎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願願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馮忠信可仗者翼莊敬自持者孝本行純篤者德道術得心者

有此四臣以爲導引以爲輔翼則四方皆以爲則矣則者師道

也願願孚信外著也卬卬尊嚴可仰也璋判而圭合如孝德之

相成也與馮翼者游則有願卬之令望矣與孝德者居則有圭

璋之令聞矣故四方皆以爲綱綱者君道也此兩章勉王親賢

以廣德之助也德基既固德助又多斯不愧爲豈弟之君子而
長享福祿于無窮其所以勉王者至矣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謁謁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

子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謁謁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

人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蓁蓁萋萋離離皆皆

鳳皇應有德者而至此賢人也其初飛而來集也如賢之始至

故謂之士始至則使之而其忠愛形于上矣其高飛而傳天也

詩賁

卷十一 大雅

聖

如賢之升用故謂之人升用則命之而其惠澤下於民矣然鳳

皇非梧桐不棲賢人非明君不附鳳皇之鳴于高岡也由梧桐

之生於朝陽耳故有蓁蓁萋萋之盛自有離離皆皆之應矣彌

爾性而馮翼孝德從之亦猶是也是彌性尤爲親賢之本親賢

亦皆彌性之資首六章分言之此乃總結之也竹書成王十八

年鳳皇見三十三年成王游卷阿此篇三昧鳳皇蓋非無因古

今樂錄載成王作神鳳摛云云則附會矣然太和在成周宇宙

其有鳳來儀却可信也人以爲其靈在鳳召公乃引而歸之吉

士吉人則人中之鳳其祥莫大焉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音既詩不多維以遂歌

車馬既集蓋游而將歸矣故言陳詩不能多也聊以繼王之歌

而已與首章相應作結也然言外却有車馬既多賢人可不多乎

馬既閑德性可不閑乎之意且此詩十章亦不爲少矣而猶曰

不多則是言有盡而意無窮欲王反覆尋味其不言之意也

卷第十章

大雅一凡十八篇

以上十八篇乃文武成三王時正大雅也自文王大明

以下皆成王在位周召之徒納誨之所作多稱述祖德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至

之詩亦有述文武在時臣下頌美之篇焉惟行葦四篇

似爲成王作者然亦緣于宗廟之事故以洞酌卷阿終

爲其專于陳戒也文武諸詩之義理淵深不待言矣中

間生民公劉及緜詩直可作三祖本紀讀後代所稱詩

史者能如是之廣大而精純乎卷阿一篇亦約二典三

謨之旨以成文嗚呼至矣

詩貫卷十二

婁江張敘著

大雅二

此皆厲宣幽三王之變雅也雖非前雅之盛而宣王詩尙與

開幽荒岐作豐宅鎬比烈爲變而能正厲幽諸篇亦多稱天

述祖陳善閉邪之義爲能洞達天人憂時正俗則亦未遠於

文王大明洞酌卷阿之遺意是文武成康之風教未湮也故

直以時代相次而不分正變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爲同列相戒之詞以刺之○朱子曰古

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爲戒按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一

此則何必執爲同列相戒也直當爲意實刺王而託言戒同

列耳此詩前八句順文讀去以爲刺王亦可以爲戒同列亦

可惟至末句乃似戒同列耳此立文之妙也然以定我王以

爲王休則王之未定未休可知慎儀近德則更雙關說矣小

子式大王之職任不更大乎王欲王汝王獨不當自玉乎然

都使人不覺故曰言之無罪聞足以戒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

過寇虐慝不畏明亡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遂無縱詭隨以謹懃歛式

過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此兩章專望其恤民而閉奸以為定王休王之本也民已勞而不康息之是竭澤而漁也吾恐國中亂而四方不安民心不能遂聚矣欲恤其民其要尤在去邪內有詭隨之臣而縱之既已心無良而事謹諱則外有寇虐之臣而不遏之又且不畏法而遺民憂矣柔遠自邇始庶幾王可定也前勞不可棄何不休我王乎厲王流彘由國人之逐而國人之亂由用衛巫榮夷諸小人故各章俱從民勞起而歸到詭隨寇虐諸臣也其亂在內故柔遠當先能邇其人亦有微勞故以無棄誘勸之

詩實

卷十二 大雅

二十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

過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

過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繇繇式

過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王女是用大諫

此三章又推其閉奸之本在於敬身親賢則不使正人或敗或反乃可勝大任而王於成也京師即中國變文以避下國字耳夫詭隨之人心既不良事又謹愼則將無所不至而罔極矣到

此已醜厲不堪究其惑人之術猶自繇繇無已也於是寇虐之人不但貌法病民已也公然作慝無忌勢必至於敗壞正人且可使正者反為不正所謂昔日之芳草今直為此蕭艾矣故欲去邪必先崇正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此修身尊賢之道乃去邪之本也故能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則可與之定王而休王矣式法也汝雖小子而為法者大柔遠能邇之責在汝也王欲王汝於成而可自棄爾勞乎鄭將王字讀斷曰王乎我惟欲令汝如玉故作是詩用大諫正汝則太露矣

民勞五章

詩實

卷十二 大雅

三

召虎乃中興賢佐也而此詩諷諫厲王能對病發藥句句

中窾如此他日厲王卒為國人所攻則民勞之驗也故不

必稱天述祖而以冠於板蕩之前恰與卷阿相次以著其

祖孫世賢也江漢之詩曰召公是似有以夫

板凡伯刺厲王也詞似警同寮而實以戒王焉○此篇明是儆

同寮而亦因以戒王也其發明天人之理洞極矣與凡伯亦

聖賢之徒哉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或曰即共和之周定

公也定公齒長於召穆故宣王初年致政而去隱七年天王

使凡伯來聘則其後人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直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憚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囁囁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此三章爲一截一章言天人隔絕而下民病所以發端而明其作詩之故二章望盡人以合天也三章言所以大諫者望其能聽也上帝與蕩之上帝皆謂王然意雖指王口仍說天方得詩

詩貫

卷之二十一 大雅

四

人語妙板板當爲隔絕之貌天人呼吸立應今板隔不通則反其常矣直訓爲反終未允也靡蔑也蔑視聖言所見直如管窺故曰管管出話爲猶二句乃一篇之線靡聖二句承出話句猶之未遠承爲猶句言汝爲猶則苦於不遠今爲汝猶之則尙幸其未遠也卽下文我卽爾謀勿以爲笑之意大諫句民勞收在篇終此提明於起首法稍變無然憲憲泄泄告以謀之遠也辭輯辭憚告以話之然也則亦無懼乎天之發難而蹶動矣此章又一篇之骨也三章上四句承爲猶不遠來下四句承出話不然來先民有言而不師古卽所云靡聖管管者服猶寤寐思服

之服言其可懷而思則弗宜笑也

天之方虐無然譖譖老夫灌灌小子矯矯匪我言耄爾用憂譖多將煇煇不可救藥

天之方憊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殷屎則莫我敢揆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堦如蹕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此三章又申前義爲一截天之方虐章申天之方難二句也由發難而至於虐害此天之赫怒時也譖譖矯矯而用憂譖則憲

詩貫

卷之二十一 大雅

五

憲之甚卽末章所謂戲豫也旣已耄視我言自將不可救藥矣天之方憊章申天之方蹶二句也由蹶動而至於憊怒正天之變淪時也夸毗卒迷而不敢揆則泄泄之極卽末章所謂馳驅也旣已善人閉口宜其莫惠我師矣蔑無也資藉也善人國之寶也如尸則喪亂無所藉賴何以惠我民哉天之牖民章乃繳轉上帝板板二句也天人板隔而民盡病似天之無意下民矣不知牖民者本亦至易如堦如蹕此倡則彼和也如璋與圭此目則彼合也故如取與攜往取卽來攜也要其攜而來者非天有以益之也所取如是適滿其分量而止則天之啟牖下民豈

不易哉今民心既多邪僻矣汝當先正其志以表正下民豈可自立邪僻以導之也前數章反覆於天人之際者此直探本言之明天人之呼吸可通而不可板板以隔絕之也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此兩章乃告以修德回天之實以收繳全篇而戒王之意顯然矣七章舊解俱未明確病在宗子句錯說耳人皆天地之子大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六

君則天之宗子也宗子守社稷之重如城然凡藩垣屏翰皆所以護衛其城者耳然惟能懷之以德則四者安而城亦安不然雖有藩垣屏翰而衆畔親離則城壞而宗子亦成獨夫矣至此斯畏豈有及哉觀宗子句隔在懷德後不與四者並序可見矣然則德何以修亦敬天而已矣君爲宗子天乃宗子之父母也父母發怒變淪之時人子惟畏敬不寧憂憂齋慄而父母之怒可解而變乃復常其敢以戲豫馳驅承之哉且亦何待變怒時也天體物而不遺一出王一游衍而昊天之明且無不及之矣是則宗子之寧惟在修德而修德之本惟在無時不敬以昭事

上帝而已矣以此儆同寮而戒王之意不已灼然無隱哉介人

所謂元勳碩輔威望及遠如一層藩籬然故曰維藩師即殷末喪師之師民也民爲邦本如城之有牆然無牆即無城矣故曰維垣大邦列侯樹之於外以爲障礙者故曰維屏大宗強族立之於內以爲楨幹者故曰維翰而宗子則兼統之故曰城也

板八章

胡氏曰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寮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撓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耶可見二公之忠愛矣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七

蕩詩人知厲王之將亡託之文王歎紂以傷之也○序謂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按此詩專刺厲王耳以爲亦召穆公作則未可據也首章昌起通篇却以天目君已是含蘊下七章指斥其任用姦同昏亂棄舊而俱託之文王歎紂所謂與亂同道罔不亡也漢人借秦爲喻唐人以漢武飛燕比明皇貴妃構法之奇皆從此開出誰謂今人巧而古人拙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蒸民其命匪誥市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耳今此疾威之上帝則其命多僻而不成君矣然天之生衆民也本命善不命惡其命非可信者乎特以人之有初而鮮終則人自無常故天命亦無常所以其命多僻而難誥也孔疏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首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爲下章總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北天降滔德女與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溫禦多愆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韻侯祝靡屆靡究

詩貫 卷十一 大雅

八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和休于中國敘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亦可音美與明

此三章言用非其人凶德參會由於自昏其德非真降自上天以應首章也不敢斥王而上陳文王咨紂以切刺之亦以動其念祖之思也強禦掎克此似天降之滔德以害民者然曾是如此之人自能在位而在服乎實汝與起而專力用之耳強禦掎克如監謗專利之衛巫榮夷是也又言汝所兼用者非無義類奈強禦者多懟憾之而造流言以誦害之是以反用掎克如寇攘者在內也何怪民生怨詛而無所窮極哉而汝曾不省悟

然如故是不能爲德反以敘怨爲德也爾德之不明如此宜乎前後左右乃無一義類之人也乎日知錄云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汭爾以酒不義從式去聲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音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杭內與于中國軍及鬼方

此二章言酗酒亂政召怒遠近由於自式不義非真天之汭爾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九

以應首章也言爾汭於酒若天所使然非天之故汝自欲從不義之式耳容止既愆惟式其呼號遂至無晦明而反易晝夜焉於是昏亂百度如蟬鳴羹沸而尙行之不改既已小大交喪亦且遠近皆怒矣內與於中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是也軍及鬼方諸侯不享而荆楚寇南淮夷寇東西戎反王室是也鬼方今貴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音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私列反

此兩章乃歎其大命既傾徒垂鑒萬世故總斷通篇之意深致其太息咨嗟焉不時猶不辰也程子曰自是無人不是無時語意同此此兩句結首章也無老成人者指克強禦用事安得有老成人哉結二三四章也尚有典刑無奈酗酒昏亂而不聽結五六兩章也則是流風善政雖存不過枝葉未有害耳身為極惡以自昏其德久已本實先撥也殷鑒在夏以切今之宜鑒於殷也其所以儆王者在末二句其旨不亦深乎

蕩八章

詩真

卷十二 大雅

十

刺厲五篇前後四篇皆得其人此獨未詳以文義編次按之恐亦是凡伯作此人洞達天人之理首章所言與板詩符合前篇托之同寮此篇托之殷商其亦善於為詞矣抑衛武公自儆而亦因以戒王也此篇言修德之事甚備武公作聖之功可考矣○小序謂刺王朱傳謂自儆篇中呼小子者自不可云刺王然章之首末顯以時事言是亦不徒自儆也且上繼板蕩下屬桑柔以類相從故二說當兼用也史記武公卽位在宣王三十六年乃序以賓筵為刺幽又以抑戒為刺厲鄭氏亦分屬二王大雅編次最明此之兼戒厲王可

信則彼之為刺幽乃自相矛盾矣或又因史記有平王命武

公為公之說而謂此詩戒平王棄經而信史益加舛矣古史

年代多不可信史記譌錯甚多經文可據不必攬引雜說也

當於首四章一截次四章一截末四章一截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去聲

哲人之愚亦維斯臯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謫定命遠猶辰告

音谷與則通韻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於今與迷亂於正音箴與今叶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女雖湛樂從

詩真

卷十二 大雅

七

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胡光反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

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必反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武公修德之要在敬慎威儀一句威儀兼容貌詞氣而自靜有

所存動有所察皆於威儀驗之也起首二句已領一篇之要抑

抑者不敢放溢縱肆正敬慎之容也靡哲不愚猶所謂弄巧反

成拙者不能敬慎之故也能以抑抑為心則必無自賢知之事

矣首章已圖盡通篇警戒之意次章乃提出骨子莫強於人自

強則四方法而效之矣德行必覺者而能修有覺則四國順而

從之矣自強者持敬之本有覺者謹幾之先也此修德之要也
下乃及政事訏謨定命以立制言如聖賢經典之文斯古人之
訏謨也準是以定爲成命所謂于帝其訓者四方所以訓而行
之也遠猶辰告以行政言有老成經國之計斯今人之遠猶也
用之以及時播告所謂令順民心者四國所以順而從之也而
其要總在敬慎威儀以表正萬邦而立民則民乃則而象之矣
蓋莊敬則日強故能宏此訏謨以定命也慎幾則先覺故能播
此遠猶以辰告也三章警其不能自強也其在於今斥厲王時
事也迷亂於政顛覆其德惟酒之就不競甚矣汝欲從之就樂

詩賈

卷十二 大雅

三

豈不念紹繼之重乎無亦求先王之明法如所謂訏謨者而敬
守之乎四章警其不能有覺也皇天弗尚亦斥厲王時事也天
之所棄則危亡及之汝豈可與之胥淪以亡乎夫危亡之幾敵
國外患猶在後正惟夙夜之間庭除之近寢與灑掃之細當先
謹其威儀皆足以爲民之章表然後修其車馬戎兵以防猝而
服遠此則思亡保存之適今之爲遠猶者豈能外此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首無不柔嘉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音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

與讎報叶長
隔句讀亦奇

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與友
子叶矣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以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無曰
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音思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音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前四章言修德之事已略備此四章乃承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二句以繳轉首章起二句意而詳之也質爾人民三句領起而
雙提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爲線出話卽在威儀中而其幾尤要
故統言則在威儀中析言則與威儀對五六兩章承慎爾出話

詩賈

卷十二 大雅

三

言也七八兩章承敬爾威儀言也言質爾人民以謹侯度者所謂
本諸身徵諸庶民斯無不虞之患矣其道不外於言行之間而
言尤行之先發之於身則瑕玷者莫可補矣是旣言之後雖覺
已無及也又言莫捫朕舌是當言之時發之甚易而苦於不及
覺也况加之於人又無不讎報者可不慎之又慎自朋友以至
庶民小子皆順以施之乎其必質爾人民者以此此兩章皆申
慎爾出話之意而並及感應之理以驗之與易繫同義也七章
言汝友於君子之時和柔其顏而不遠有過愆威儀亦能敬矣
然非敬之至也必也視爾在幽室之中庶幾不愧於屋漏之神

不以地非明顯真能見之而或弛其敬焉蓋神之來也無時無處猶不可準擬以致恭也况可怠慢而不敬乎此中庸所謂不動而敬自強不息之至修德之極功也八章乃言爾之為德如此則無不臧嘉矣淑慎則不僭不愆則不賊皆威儀之克敬也鮮不為則所以維民之則也投桃報李實德之符如此彼重而角二句又反言以決其必然此兩章皆申敬爾威儀之意而亦及感應之理以驗其實也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庚訓叶入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詩賁

卷十二 大雅

古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力到反視爾夢夢我心慘慘當作憫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土聲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與遠同曰喪厥

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同適其德俾民大棘

已上八章修德之要已盡此四章又丁寧反覆以總結通篇之意雖以自儆而儆王之意亦已至矣九章發興引起以綴首章

哲人德隅之意此柔木當指桑與小雅異威儀為德之隅者溫

恭為德之基有是基乃能立此隅也哲人愚人別白言之比首章加詳也十章乃呼小子以儆之言我之警戒切且至矣汝既抱子而猶未之知乎惟虛以受人不自盈滿則知之早者成之易必能如哲人順德之行矣何至自哲而成愚乎十一章言天道昭明民生於憂勤而死於逸樂奈何夢夢其心藐藐其聽反以教汝者為虐也况轉眼即既耄矣而猶未之知乎申前章覆謂我僭之意并繳第三章迷亂於政耽樂是從之云也卒章又呼小子以自警舊止者前人之所行所謂訏謨也遠猶也先王之明刑也天方艱難四句又以時事言申皇天弗尙三句意也不能順德之行而至同適其德則德基既圯德隅亦傾矣俾民大危急如此烏能四方訓四國順而為民之則也哉

詩賁

卷十二 大雅

五

抑十二章

武公三詩分隸三體淇與國風却是歌其成德實筵小雅

尙是據其一端惟此篇於修德之要作聖之功至詳至備

雖以意兼儆王故入大雅而實義理精深文武周召而後

聖學淵源為能紹而述之也謂之虞聖不亦宜乎

桑柔芮良夫刺厲王也然已在流彘之後故前八章刺王後八

章責相以交譏之也已上皆厲王時作○此時厲王已失位

故反覆沉痛既已刺王亦復責相上下交訕雖詞繁章雜而實一脈引伸本是一人一時之作詩所謂後八章爲僚友而發與前八章各爲一事感諷采詩者聯而屬之則太泥也小雅正月後五章亦與前八章變調詩人每有此體况此詩第三章誰生厲階已呼起小人誤國意以下考慎其相誨爾序爵一線相承則後八章所斥之朋友卽其人也至惟彼忍心是顧是復匪用其良等句又仍歸其咎於王則前後呼吸甚緊豈可割裂爲兩篇乎

楚彼桑柔其下侯旬持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

詩實

卷十二

大雅

夫

彼昊天寧不我矜

居頌反

四牡騤騤旐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民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其亮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古益反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

我觀瘠孔棘我圍

此四章多隔韻束字獨否

此四章言世亂而生民困苦流散無歸坐見滅亡之象也首章用比喻以虛含全意持采其劉形容曲盡西周全盛如桑葉之

繁蔭至厲王大亂而頽然不振也填塞也言愴怛塞胸也此下三章止摹寫生民流離播散之苦所謂瘼此下民者也已是亂亡景象不必泥定征役者之怨詞四牡騤騤臣吏奔走於道路也旐旐有翩庶民各集於兵役也泯字雖訓滅不必定是滅國所謂泯泯焚焚只是昏亂之意征伐力役之事皆壯者任之乃調發頻仍而壯者皆燼矣所以民靡有黎也度資與板同無所藉賴也將息也養也追原亂本而先自維曰秉心實無競也然則造此厲階者誰乎委婉得體蓋小人誤國其愚權恃寵大抵起於有競心後八章所刺朋友已譖覆背善言皆是也四章乃

詩實

卷十二

大雅

老

承爲至今爲梗之苦圍疆也生民播遷無有寧處豈不懷歸乎所觀多瘠亂而我圍亦孔棘爾杜詩家鄉旣蕩盡遠近理亦齊同此悲矣

爲謀爲茲亂兄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

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遘風

字指反

亦孔之僂民有肅心井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

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諸良反秉心宜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此四章言王不能憂國用賢使賢人遁去甘於飢餓維相彼不順之人而不恤民所以致此喪亂也此時王已奔彘故曰滅我立王而多哀歎慘怛之詞乃先代爲救亂之策言能謀能慈則亂雖滋而尚可削除也果能慈乎則吾將告爾以所當憂恤果能謀乎則吾將誨爾以所宜序爵蓋憂國用賢以濟亂如執熱之用濯也苟不能然則相胥以溺而不可救矣蘇解未是豈有既謀且慈而反以自削者乎優氣咆不通也當亂而進猶遡風

詩賁

卷十二 大雅

六

而行之之咆氣也拜與屏同民有肅敬之心能勤其事者反屏退之而云才力不逮焉是以竄伏田畝力耕以自養則上之不能愛恤而序爵可知矣于是天降喪亂不可弭既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旱蝗之災而稼穡盡病也則豈獨力耕代食者一身之不善哉哀此中國我君已如綴旒然而流於彘凡民又皆厄於旱而盡荒也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如杜詩無力正乾坤之意自痛力弱勢孤不能使王復天位也厲王流彘乃古今大變雖民心共憤王實自取然爲臣子者豈可竟忘其君哉於此見詩人忠愛之心也王之在彘連歲大旱故云降此蟲賊稼穡卒

痒也秉心宜猶慎擇輔相則相得其人矣若不能考相而用彼不順之人則自以爲是而不用賢自獨俾臧也樂其所亡而不

憂恤自有肺腸也俾民卒狂雖歸罪於上而於國人攻王者亦無怨詞焉以上刺王之意已盡此下八章因考慎其相句而分其責於所用之人然曰匪用其良則責相仍以責君無二義也瞻彼中林牡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迫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詩賁

卷十二 大雅

七

姓然並行而相善朋友而相譏譖則不能相善矣彼譖而退者固不得自安譖人而進者亦豈終無患哉此之謂進退皆谷會鹿之不如矣聖人見遠及百里愚人所喜在目前如王喜曰吾能弭謗是已吾非不能盡言以匡之奈虐焰如此不得不畏忌何哉所謂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也總因王之用舍倒置良人弗用而忍心是崇民之卒狂而貪亂者豈甘心爲此荼毒乎明知犯上作亂之必死有逼之不得不然者故忍死以爲之耳大風有隧有室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古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詩

卷十二

王

此兩章追述專利之事所刺者榮夷一輩人也風者天地之清氣可以蕩滌邪穢然其行也必於空虛之處若卑汚穢濁之地則不行矣故以與君子行之高明故無垢而式於穀小人則行於穢汙故中先自垢而難滌矣下章申之但以大風之行於清虛反與貪人之敗其善類上以二句與四句此以一句與一句貪人之心中垢者也則已括上四句在內矣前刺王之考相非人而曰維彼不順此之維彼不順正責其相之不順也指出忍心誅監謗飲怨之臣強禦多讎者也指出貪人誅專利無厭之臣培克寇攘者也聽言四句仍以刺王言聽此貪人之言則應之如響我若為王誦之則如沉醉不醒者然則是良人不用覆以我為逆於耳拂於心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過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與署職盜為寇音苦與涼曰不可與歌叶覆背善言雖

曰匪予既作爾歌

此二章總申監謗專利之害民而自述所以作詩之意也前感於中林之鹿而呼為朋友將責之故親之也繼而謂之愚人貪

詩

卷十二

王

人且摘其忍心斥其不順則道其實也此乃又呼為朋友而容嗟警惕之言我之作此詩也豈無所察知而然乎彼蟲雖善飛時離增繳以喻禍機之發非趨避所得施奈何我以密告于女而反以我為來相恐嚇乎民之罔極與同通指攻王者言也而實由於偽詐虐害之臣致之為民不利如云不克忍心之極也職競用力斥強禦之人也職盜為寇即所謂寇攘式內者斥培克之人也戾定也今民心猶未定實由於盜臣而為寇攘已甚故激成其貪亂卒狂之禍則已共信為不可矣隨反背之而晉其規已者所謂職涼善背也雖自以為非我之由然已窮極爾之反側而作此好歌也匪予者委其過於王也而詩人則兼刺之此上八章所以分責其臣也然曰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匪用其良覆俾我悻則仍是刺王蓋誤國者小人而用小人者誰哉此之謂本實先撥而已

桑柔十六章

刺厲王詩凡五篇民勞與板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尚有可救之時也至蕩而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則已不可為矣抑之天方艱難曰喪厥國此篇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則明係流疏之後乃共和輔政時矣次

序秩然不亂故下遂接以宣王憂旱詩

雲漢宣王憂旱也至誠惻怛爲民請命於天乃中興之本也○

舊說謂仍叔作詩以美之按此篇呼天哀籲纏綿反覆全從

一片至誠惻怛中流出恐是宣王所自作雖有王曰之語正

如漢武所云皇謂河公者而不嫌於自稱也當於前四章一

截後四章一截觀四章八章皆有大命近止語蓋兩截皆歸

於爲民請命之意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三

旱既大甚穡隆蟲蟲不殄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

稷不克上帝不臨力中反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競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

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予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

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一章望雲漢而呼天便見至誠哀痛之意史記漢者金之散氣

其本曰水蓋漢爲水精亦爲水祥故祈雨者望雲漢以占之何

辜今之人正自反我罪伊何耳非懟天也天降喪亂二句承屬

王流彘連歲大旱而言靡神不舉所謂索鬼神而祭之者也二

章卽承此句而詳之自郊徂宮外內祭之尊者上下奠瘗而山

川羣神之祀統之矣靡神不宗虞書之禮于六宗也后稷尊故

又抽出言之欲其由祖而達於天也末二句或說乃蘇氏說極

得詩意宋仁宗詔曰與其降疾於人孰若移災於朕是卽寧丁

我躬義疏可見宣王憂民之切矣三章四章外從昊天上帝及

羣公先正內則由先祖而歸於父母言昊天上帝將使我與黎

民同盡則亦已矣先祖無罪不相憂於殄其祀乎乃因上帝而

又及於羣公先正何不我助則惟垂涕泣以呼父母而上訴先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三

祖曰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寧忍使予至此乎蓋請命而不敢必

之之詞也羣公先正月令之雩祀百辟卿士是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

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旱惜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

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卽昊天云如何里

瞻卽昊天有嘽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

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五章又甚言旱勢之可畏旱魃之未除羣公先正不盡爲我上聞乎則昊天上帝胡不俾我得以遞去而避賢者路也不及父母者知父母先祖必相憂而無力耳六章龜勉畏去卽承上文言於大義又不可避去也又反而自求畢竟獲罪有故而不自知耳今日之祀已無不虔又追平時之祈年天宗以社以方者而亦未嘗怠緩則上帝雖不我虞宜亦不至悔怒也不及羣公先正者知其亦必相憂而無力也以上敬恭明神者至矣七章乃俯念羣臣之交忤祈昊天或將昭格也散無友紀言散而禱祈不及條紀本職庶正冢宰以下皆是也無不能止言既無人不可盡心力則宜無不能止早者矣里理三字古可通用云如何理言不知當如何變理之八章乃因羣臣之交修而又專其責於己身也無贏則不留餘力矣雖大命近止豈可以棄爾將成之功乎此當求在我之以召天災者而罪及爾大夫君子之庶正也戾罪也此卽成湯六事自責之意也然則昊天曷不施惠以寧此下民乎此二章三呼昊天極懇惻哀憫之情有響其星句恰應雲漢昭回句相爲首尾也

雲漢八章

詩真

卷十二 大雅

雷

自晉及隋雩祭皆歌雲漢東萊曰宣王之王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崧高宣王命申伯以式是南邦也○此詩與黍苗相表裏而彼則軍士作於役畢此則吉甫作於朝廷且彼則專美召伯此乃美申伯述王命源委詳悉體裁亦自不同或謂宣王於南北東三方爲備甚悉而大戎自西作實申侯召之也按此乃幽之涼德所致耳豈可以申伯之封謝比之王氏並侯乎前此申在王畿之內宣王始分封之以殿南服楚人經營北方

詩真

卷十二 大雅

重

大抵用申息之師其君多居於申合諸侯亦在焉秦漢之際南陽亦爲要地可知封此以制南邦宣王中興之略所係亦不小矣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稟臺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去聲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

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

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躋躋鈞膺濯濯

此四章王命城謝封申而申伯猶未行也首章推本申伯所生言崧高之山其大極矣在穆王時則生甫侯在今時則生申伯是二人者皆稟山川之秀而為周之屏翰四國則賴之以為蕃衛四方又賴之以宣布恩澤美申伯而及甫侯由上世俱出於四岳故連言之以起下續事之由也二章南國是式注明王命續事之本意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宅指宗廟城郭宮室之類其功即屏翰蕃宣之世功也三章承之而特言微申伯土田

詩賁

卷十二 大雅

美

韓奕言實貽實籍江漢言微我疆土蓋自厲王之亂而微法已壞宣王復古之烈此亦其最大者遷私人另命傅御不以統之召伯輕重有體也四章之功則專指營謝之功與世執其功不同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城則始作寢廟已先居宅而成之矣王乃賜以四牡之馬又賜以在首之金鈞在膺之繁纓將欲遣之故也金路鈞繁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雖異姓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姓我國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饒于郇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式迺其行杭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此四章王乃遣餞成禮而申伯于是至謝吉甫作詩送之也五章王方遣之介圭與韓奕以其介圭同乃諸侯之瑞圭孔疏謂桓圭九寸是也南國是式德足以為矜式也南土是保才足以

詩賁

卷十二 大雅

美

為保障也往近王舅往而使南土之人來近王舅也近字有意不必作語詞六章王又饒之自鎬適申途不經郇故申伯既受王饒還歸于鎬而後適申也信邁誠歸皆狀謝人望之之切以在地言曰土田界劃已定故曰土疆則稅法已定矣七章則申伯已至謝不獨謝人望之周人亦喜之相謂汝今有在外之良翰矣正應維周之翰句也八章乃言才既兼文武而實本于德之如斯乃不愧嶽降而生之品故能採萬邦而聞四國即所謂四國于蕃四方于宜也末四句吉甫乃自序作誦以送之意贈行詩以此為開山手崧高以功該德烝民以德兼功吉甫真大

雅之才也

崧高八章

烝民宣王命仲山甫以城彼東方也。○此山甫奉命城齊而吉甫贈行之作耳而稱道德美推原心曲較崧高獨深至山甫之賢可知矣吉甫亦善言德行矣哉詩之發端爲孔子所歎蓋性命之精微也篇中雖兼職業事功言之而主意在德其用意則保茲天子句極重蓋王躬是保者其職也以保其身者其本也補王之闕者其用也每懷永懷者當日之心也兩人同心輔政而山甫碩德尤以培養君德爲心今城齊之役

詩賁

卷十二 大雅

美

雖亦不輕然畢竟遠王而荒根本之地惟吉甫能深知其心故作詩以慰之敷詞極粹用意尤深送行詩絕唱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格于下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天子是若轉去聲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攢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芒之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一章探原天命之性以提冒通篇也二章言德之全三章言職之備四章總言其德與職以發明首章之意也起首與崧高皆極超卓而申伯元功故推本山嶽降神以異之山甫全德故探原上天篤生以尊之言天生衆民有物必有其則是乃天之則而爲民所秉之常性也故性發爲情無不好是懿德者今天監我周之明德在下而特生保輔君德之仲山甫焉其生篤生其德尤懿固天意人心所共好者非我一人之私也其德何如柔嘉而不過其則適符生初之天則也儀色外著小心內存敬義

詩賁

卷十二 大雅

美

夾持也古訓以明心威儀以淑身知行交盡也此其德之所以懿而不過其則者乎順天子而賦明命已由德推之事而兼其職言之蓋城齊之役亦是順命賦政中事故先及之以切題也下遂傳列其職攢戎祖考同韓奕知樊侯亦是世職也既總法紀爲諸侯師又布政令以發四方之事役既保王躬爲君德輔又司喉舌以酌政令之否臧德全而職亦備也于是王命肅肅能將之無愧於出納之職也邦國順否能明之賦政當而百辟式矣保其身者身無失德而反躬無玷也不保其身而能保王躬哉德之既修而又夙夜匪懈以盡其誠此所以王躬是保者

乎此句義重故終言之與首章保茲天子相應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音古不畏強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之茲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旁八鸞鏘鏘

四牡騤騤八鸞嚶嚶仲山甫徂齊式邁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子音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羊

五章申言其賦政以式邦國六章申言其修德以保王躬也七章始言其城齊之事八章乃望其速歸而明所以作詩之由也恩足以惠縲寡威足以制強禦剛柔不過其則而政平矣德之微細如毛此言其精深至極處固非天生眾民之所能舉也我亦嘗心儀而圖之矣然惟山甫克舉我不能同造其域而為之助也夫是以德深而誠格獨能補衮職而保王躬焉今受命以行四牡勞矣征夫速矣而猶常懷不及之心其賦政于外者如此其切也周都在西負海之邦最遠曰城彼東方明為要地然而其去朝廷亦遠矣是以身在行役心存王室未能適歸之時

則永懷而不忘其念王躬衮職者如此其至也于是欲速其歸期又寬其懷思蓋山甫之德雖不可離王左右然吉甫自度其力尙能維持匡救于數月之間故身任之而曰以慰其心則亦庶幾乎貽勉助之以相待矣但不可不早為歸計耳此一詩也不徒見兩人同心輔政之賢而宣王之分量亦出矣

烝民八章

韓奕宣王命韓侯以奄受北國也○此當為宣王錫命韓侯而顯父作詩以美之序亦謂尹吉甫者非也宣王命申伯者懷南方諸侯也命山甫者懷東方諸侯也命韓侯者懷北方諸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圭

侯也王都在西阻一面而三方星拱天下之大勢定矣三詩相次如此中興之略粲然可觀程子謂錫命褒賞天子之事文武時豈以是為盛此說固具論世之識然周之盛也鬱鬱湛露以享元侯彤弓以錫有功何嘗不形之歌咏哉則此諸篇正復古之烈况中興經營之略實具於斯正未可過為區別也其所以不及文武者本原之地仁厚之風別有可考者耳

奕奕梁山維禹甸與命之有倬其道與考韓侯受命彌客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與位夙夜匪解與叶虔共爾位朕命不易與叶

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紛章重葍錯衡杭玄衮赤舄鈎膺鏤錫軔軔淺幟倭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餞維何魚鼈鮮魚其款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一章言來朝而受命也二章言既朝而錫賚也三章言朝歸而祖餞也開章大指已盡韓侯受命三句詩人標出題目王親命之句尤重所以美宣王者在此無廢朕命三句命之共職於邦內也朕命不易三句命之申威於境外也而續我祖考已起末

詩賞

卷十二 大雅

圭

章開首三句已冒五章非寫景也于是乃序其執封圭以入覲而王錫以車馬衣服之盛焉淑旂紛章旂飾也重葍錯衡車飾也元衮赤舄服飾也鈎膺鏤錫馬飾也軔軔淺幟車軾飾也倭革金厄馬轡飾也既命且錫朝覲畢而將歸國矣王既使顯父餞之於屠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申伯之行王自餞之此則使顯父餞之禮有差等也然則此篇其即顯父之作乎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音旁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去聲孔樂韓土川澤訐

訐魴鱖甫甫鹿麋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薄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猷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熊

四章五章帶序其朝後迎娶之事因以著其人之美地之饒六章遂因韓國之壯而申述王命為北伯之重以繳轉首章繼戎祖考幹不庭方之意也蹶父周之卿士故嘗為王使黃帝之後百皞姑姓后稷妃家也於蹶父所居行親迎之禮蹶父采邑必在王城外也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所謂韓侯顧之也五章與碩人卒章同法各賦其所有齊近河韓多山也然一

詩賞

卷十二 大雅

圭

則惜其夫之不見答一則美其女之得所歸文同而意異矣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為女擇夫者孔疏謂男女長幼賢愚當量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然序此之意正以尊王朝之臣因以見韓侯之美耳爾雅虎豹毛謂之薺貓非今捕鼠之貓六章承首章之意而申之梁山則神禹治之韓城則燕師完之亦相映生色蓋韓之先祖當長是百蠻矣故令嗣其祖業而益以追貊之戎國凡北國皆長之使之皆有城垣溝洫田畝版籍而納其貢獻焉封建與井田乃並復其舊矣收結全篇極為整密

韓奕六章

左傳邶晉應韓武之穆也皆武王子地亦相近爾雅梁山晉之望也則是韓滅之後其地屬晉舊謂同州之韓城是也或謂在涿郡方城縣者不足據矣韓魏皆滅於晉而魏獨有風此詩可采以補韓風之缺

江漢宣王命召虎伐淮夷也○此詩乃召虎既伐淮夷還師奏凱後論功行封之作宣王厲志恢復始則北伐獫狁次則南征蠻荆至此及下常武而夷之居淮南北者悉已討定矣故召公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也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

詩真

卷十二 大雅

韓

定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故必淮夷平然後四方定乃篇終因賞功勒銘之時而卽諷以偃武修文之意則召公之所見遠而忠愛深矣此詩必召公所作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

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汎汎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

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

疆于理至于南海

此三章序其討平之事一章言伐叛之嚴蓋順水勢以行師者

來責其所不共耳猶所謂寡人是徵也又言盛軍容以成列者

來聲罪而致討耳猶所謂寡人是問也二章言成功之速蓋淮

夷望風而服不窮戰也然伐叛揚威儘可鋪序只如此略過者

正是用意深處不肯侈陳戰功啟王黷武之心觀其連稱武夫

已有鄙之之意眼光已注定文德二字矣三章言其善後之宜

自淮以南皆命啟闢而疆理之蓋召虎未歸而卽江汭命之也

封建井田互相維繫江漢平卽命闢四方之侵地以復封建之

舊徹四方之疆土以復井田之舊來極猶之歸極則壤視中國

詩真

卷十二 大雅

韓

以爲標準也於是疆之理之盡南海而止則雖瀕海之地無不復乎舊封而安於什一矣此所謂王道粲然復興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聲敎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

與人通謂

桓桓一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民自召

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

其文德洽此四國

此三章序其賞功之事也四章承上章以起下論功之意來旬

承經營四方言也來宣承疆理南海言也命韓侯樊侯皆告以
續我祖考命申侯亦曰王續之事今命召公亦以其祖訓之不
惟求忠于孝亦可見周多世臣而王之中興亦不過復其祖烈
耳五章乃詳其錫賚之厚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
則賜之必就其祖廟以命之者既欲召虎召公是似亦以自勉
爲儀刑文王也豈但寵異之哉落成謂之考六章言作召公考
者告成功于祖也始受命于祖廟而云天子萬年繼乃爲考祭
於祖廟而云天子萬壽本祖德而大君恩也末又祝君之嗣其
令聞而敷其文德蓋欲王不究武而且自卑功伐厚莫至焉嚴

詩賁

卷十二 大雅

美

德意虔遠矣

江漢六章

常武宣王自將以征徐國也此五篇中興次第分明如繪蓋先
定三方然後攻瑕擣堅而淮徐平故宣王大雅以是終焉○
此詩中興功成爲宣王用武之極盛武王之雅曰下武宣王
之雅曰常武一開業一中興勢不同也然曰惠此南國王曰
還歸則亦下武之意而將矢其文德也已此詩說盡兵法之
要敬戒惠者是其三本其方畧則具於各章當時徐方負遠

、僭號罪浮於楚然以其控制江淮逼迫齊兗謀之不可草草
故先命樊侯築城于齊以防其北突又命召公平淮南夷及
于江漢以剪其羽翼然後自將以伐之戎陣齊整先聲奪人
而徐人遂已喪氣矣如雷如霆只是令其畏服而止雷霆之
怒天地何嘗將惡人盡行摧擊哉如飛如翰六句千古行軍
之妙有加於此者否人若果能通經體用未有不備者但作
一場空語說過雖讀盡十三經廿一史亦何濟哉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與師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二句

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

與國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功

詩賁

卷十二 大雅

美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音王舒保作匪紹匪游徐方繹騷震驚徐方
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此三章未戰而命將部署方略之事一章命大將也二章命副
將也三章王乃自將也皇父爲卿士而兼太師周之三公往往
以六卿攝之也皇甫以南仲爲太祖亦如召虎以召公爲祖畿
內公卿視外公侯故皆得立太祖之廟敬者重其事也戒者厚
其備也惠則其興師之本心也三者括盡用兵之要仁義節制

兼而有之皇父大司馬職休父則小司馬職也天子行則具六軍故二司馬皆從三事句則並司徒司空之事而言之亦虛實互見也左右陳行二句陳師誓衆也率彼淮浦二句定其方略也不留不處二句師勿淹留成事而畢也首言赫赫明明者威明之遠加此言赫赫業業者威令之嚴肅故曰有嚴也舒安重也保作保護耕作也紹者繼續調發也游者游散不整也安重保護不續調不遊散王者之師也而徐方則已繹騷矣意在震驚之使伏其罪如雷霆之發未加於物而徐方則已震驚矣兵有先聲而後實者其威已足以奪人心也

詩賁

卷十二 大雅

美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虬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去聲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問王曰還歸

此三章進戰而服遠凱旋之事四章攻其瑕也五章擣其堅也六章不淹師也首以王奮厥武領起所以爲宣王自將而篇名常武也然謂之自將者特親至軍中以重其勢實則及淮而止

未嘗親至徐方也蓋進虎臣以清淮浦王師即屯駐于此以爲行在所下乃發兵征徐王不親往也曰鋪敦淮濱則亦嚴陣以待也仍執醜虜則惟以逸待勞也淮浦既清羽翼既披然後王師直下以討其渠魁如飛如翰言其疾也如江如漢言其盛也如山之苞其止不可動也如川之流其行不可禦也神速而又不可搖撼則翼翼然形之深密而誰能測之衆盛而又不可抵拒則縣縣然勢之奔屬而誰能克之總言王師之節制所以無敵也濯滌也一征而滌去徐人之宿惡故曰濯猶道也塞誠實也王師之節制如此究其所以無敵者本仁惠以興師王道誠

詩賁

卷十二 大雅

美

實不欺而天下信之所以成功也及其來庭而不問也師不淹留而還歸之速以終惠此南國之意所謂不留不處三事就緒之本旨原是如此豈有黷武貪功之心哉因以爲戒之意亦可見矣王謂尹氏不稱名故非吉甫作或謂召穆史繇者鑒也

常武六章

以上六篇皆宣王雅雲漢激切愛民中興之本也崧高黍民韓奕鎮撫三方中興之略也江漢常武平定淮徐而中興之功于是成矣

瞻卬幽王寵褒姒以亂政賢人憂周室之將亡也○此及下篇

皆幽王時作也序謂凡伯作者不足據此篇言褒姒亂政周
室將亡與前雅之首任姒嗣徽多士楨周者相反而相應序
詩之意可識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
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與收之與說人有民人女覆奪與說之此宜無罪女

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聖

鞠人伎忒背倍事始竟背宣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
無公事休其蠶織乃隔韻

一章二章言小人害民刑政失當三章四章則搜根褒姒亂政

而知厲階之在內也首呼天而訴之似因天之不惠而致邦危

民病者蠹賊四句則已歸咎於貪人虐政矣夷屆路平而止也

夷瘳病平而愈也小人剝民者則靡有止時刑罰陷民者則靡

有愈日下乃詳其事奪人土田人民所謂蠹賊不止者也顛倒

有罪無罪所謂罪罟不愈者也王政不綱則殃民者徧天下女

字是泛指其人不必專斥王也三章乃推亂本於褒姒言非天

之不惠而降此大厲婦人乃厲之階耳匪教匪誨當依蘇氏言

幽王不用教誨之言而維婦寺是聽也朱傳解稍迂詩所亦太

濶四章承之言王溺信婦寺方其窮人以伎害之心也雖譏諧

於始而終質其事乃大相反背而不然其為惡昭著豈曰未極

乎而王則胡肯以為慝也方與之出謀議而參朝政耳於是奪

取民人土田惟利是圖者此直商賈之行而今君子亦識之矣

婦人本不與外事者而今棄其蠶織之務惟招權竊政而刑政

因以放紛矣蓋後四句雙收上文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方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聖

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

之云亡心之悲矣

感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音

藐藐昊天無不克音鞏音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五章六章承婦寺用事來言女戎既成則賢人彫謝而國將亡

末章乃望其法祖以救亡也刺咎責也不我惠而降大厲此天

之咎責王也富福也邦靡定而士民瘵即神之不福王也介狄

指婦寺所謂女戎也收轉首章而問之言爾知天與神何以如

比乎正謂舍爾介狄而不誅惟予善人是忌耳國有介狄不祥莫大焉今不知哀弔之反惑志于彼至於喪亂威儀淫縱無已宜乎善人云亡而國將亡矣罔迷亂也舍介狄而狎不祥者女之罔也而實天所降以咎責爾也宜乎神不福女而善人亡我心能不深憂之乎末章乃承心憂之意而翻轉天之降罔意并照應昊天不惠言不惠而降罔者究非昊天之本心也天人呼吸可通苟能法祖以同天則保定孔固而亡可救矣儀型文王萬邦作孚大雅之所以爲首尾也變雅終而汲汲乎天人治亂之思此聖賢之救世切也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聖

瞻卬七章

召旻幽王任小人以威國賢人惜舊德之不用也○二篇皆幽王詩而篇末歸於敬天法祖圖任舊人亂極則思治此文武周召之烈所以愈久而不忘也此篇與瞻卬同但彼則專斥婦寺此則通言臣工耳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晷晷靡其潰潰回通實靖夷我邦泉泉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一章歎民生之大困也饑饉流亡荒亂之景象已極居圉者所

居之疆域猶所謂孔棘我國云爾二章推亂原於小人也小人在位是蠹賊內訌也昏放潰亂厥故同邪此等之人實當治平邦國之任者邦國安能治平乎三章乃探亂原於王身也泉泉訛訛者雖有疵玷而不知兢兢業業者反長使不安於位而且至於貶斥用舍乃如是之顛倒乎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音

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䟽斯裨胡不自替職兄斯

引轉音以謂無韻者非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轉音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聖

弘不裁我躬

四章申首章之意也民生之憔悴如歲旱之草枯稿無色其流亡也且如棲樹之苴飄零無依此邦皆然其亂甚矣五章申二章之意也舊說䟽糲也九章粟米之法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故糲粗而稗精然糲之與稗未甚懸絕當作䟽粗也言彼之粗惡斯實莫稗害苗之草也何以不自替而反登進乎乃由茲之引用之爾已歸到王躬也六章遂承此而申三章之意池竭而不知自其涯泉竭而不知自於中以今之害之溥也與池泉之竭何異小人壅塞上澤是其涯也王者不能濬其德心是其中

也是害之弘大由茲之弘之豈不災及其身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音

撫今而忽道昔多少感慨懷思大意與瞻卬末章同但彼望其法祖以同天與念祖配命相應此望其用舊人救亂則並作人造士積國寧文之義亦無不繳盡矣審如是也則危猶可安否猶可泰也豈至有犬戎之禍哉

召旻七章

大雅二凡十三篇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書

大雅三十一篇前十篇皆咏歌又武詩也周之王業備於文王而成於武王故咏二王獨多而文王尤多四始皆以文王爲主也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故由武而上及王季由文而上及太王然後及於太祖焉則生民是也行輩四篇皆祭畢而燕在成王時則謂成王詩者信矣公劉不在七廟之列故越此四篇而始及之行潦卷阿專以陳戒時王無及於祖宗事故又在後民勞五篇皆厲王詩也召穆凡伯之徒稱天述祖多精至之語雖盛衰不同要其陳善納誨之忠可與周召二公爭烈

也宣王雅六篇雲漢側身修行惻怛憂民乃中興之本

而後命中伯以式是南邦命山甫以城彼東方命韓侯以奄受北國部署已定乃命召虎先伐淮夷王則自將以征徐國而中興之業成矣末二篇則幽王詩瞻卬刺褒姒之亂政召旻統斥賞奸貶良而西周于是乎亡然曰無泰皇祖式救爾後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則法祖用賢亂可復治否可復通物不可以終窮也序詩者不無意焉六經四子皆言天人感通之理然猶分說散見惟詩全見此義而大雅尤詳三十一篇中無非是者言天

詩貫

卷十二

大雅

書

之精如無聲無臭言天之妙如帝謂文王言天之可畏如使不挾四方言天之可親如無不克鞏而敬天之怒如板末章挾天之粹如烝民首章則無以加矣故夫不能知天事天不可以讀大雅也人而不爲大雅亦不能知天事天也大雅其盡性至命之書乎後人作理學詩便覺腐氣大雅說理之精如此惟見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於昭于天穆如清風而已此所以爲大雅之章天文之麗也哉

詩貫卷十三

婁江張敘著

周頌一

雅分大小而不目周皆周詩也頌有魯商之不同故以周別之據父以親祖故清廟三詩居首四詩俱始文王也據祖以親始祖故烈文次之而後及於后稷配天以上皆內祭祀也先內而後外因次以耕藉祈穀社稷學宮及諸小祀之樂而後附以助祭三詩大武周舞也樂歌不同而舞惟一羣祀蓋皆用之故以為亂章焉成王四篇非常祭之詩故又繫於後載芟以下當別為廟頌如此編列乃與大雅次第俱秩然不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一

素斯為各得其所耳舊說不免蒙混也

清廟祭文王廟也此其方祭之詩仍咏多士者著文德之盛也

○首三篇皆祀文王之樂歌舊說不言其所用無乃複疊而

瀆陳乎今就經文釋之而知三篇祇一時所用但此篇為方

祭之時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轉音昔乃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與

人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通人無射於人斯舊無顯者不

清廟文王之廟也祀文王以配帝曰明堂法天尚明也祀文王

於世室曰清廟事神尚潔也顯相助祭者多士執事者二者皆

能肅敬雝和以秉持文王之德蓋文王一生精神志意全在培

育人才以之助祭執事而文王之克享也必矣夫文王在上於

昭于天平時對越其在天之神固無不至也今又駿奔走其在

廟之主而親事之文王之德不益光顯乎不如承奉乎信乎其

無斁於人心者乃至于是斯也夫對越句指平日是推開說然後

跌轉廟中之駿奔低徊唱歎斯字尤指點不盡信聖筆也

清廟一章

維天之命祭而受福也○此則祭而飲福受嘏之詩上篇已提

文王之德然猶旁見此乃正言之文王與天合一之德一言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二

而扼其要矣或謂升歌清廟後維天用以獻尸比之商頌清

廟那也維天之命則烈祖也然獻尸後即當受嘏則亦非截

然兩候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轉音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四句皆韻

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轉音之

上節言文王德與天配天命不已者於穆之中而純一不貳者

也文德之純者不顯之中而緝熙不已者也故子思曰純亦不

已蓋天命聖德通一無二也下節受福時事假大也溢有餘而

盈溢於後也謂文王之德既純而其澤乃大有以盈溢及我我

其敢不敬收之乎是則大惠愛我者惟文王也豈獨我當收之
凡我曾孫皆當篤厚之而不忘矣此節正言受福之事也假不
必讀何溢不必讀恤駿惠我文王乃倒句法舊解未合

維天之命一章

維清祭畢而送神也樂歌南雅皆以三終此其清廟之三終也
歟○序謂奏象舞者無据但當爲祭畢而送神之詩然舞入
則樂已終而祭將畢則言祭畢送神而象舞未嘗不該於其
內也三詩皆祭於文王廟者其後或於太廟亦用之蓋文德
之歌武功之舞周人崇之也至而用之也廣記曰升歌清廟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三

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德卽不顯之德事卽維清之典則
以爲該象舞於內亦是一說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與禮

肇禮句

迄用有成

與禎

維周之禎

典法也所謂儀式型文王之典是也書曰直哉維清大雅曰於
緝熙敬止言此直清而常明者豈非文王之垂典則以貽子孫
者乎故立此不祧之禮祀肇自文王始也乃迄於今而遂有成
功焉則何用別求禎祥哉文王之典實周之禎矣三篇舉祀事
之始中終遞奏於升歌之際先咏文德之無斁於人心繼咏文
德之無間於天命終咏文典之垂休於後嗣不誠足以發揚德

業之盛于無窮也哉世室之祀自文王始故曰肇禋

維清一章

朱傳以清廟之三皆爲祭文王而不言其所用則無着落
而徒然複沓且引尙書而指爲洛邑之文王廟尤與周頌
開篇之體不合今按周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爲不祧之
祖自其立廟之始而已定所謂肇禋者是也則清廟卽文
世室而在鎬京者耳故特祀之而作頌不當指洛邑之文
王廟矣至詩所分爲方祭受福送神之三節則三篇始各
有着落既不渙散亦不重複固可据經文而譯出也或疑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四

升歌之詩小雅鹿鳴三終大雅文王三終有明文矣清廟
之三則未知所据然古樂以三爲度鹿鳴文王及關雎鵲
巢莫不皆然則升歌清廟自可準此爲例或又疑升歌後
乃間歌間歌後乃合樂今於初祭時將受福送神詩一并
歌之則太驟若三次升歌則古不聞是又太泥矣詩爲樂
章本文如此用之則固不拘風雅之三終所用甚廣豈皆
按功本事而歌者耶故文德之歌周人用之也廣非獨文
王之廟爲然又安用致疑也哉

烈文祭太廟也故先公先王威在焉而時禋大禋皆用之○此

尚為祭太廟之詩朱傳依舊說謂獻助祭諸侯者以此辟公

與離之辟公例看也然于公先王先公亦稱公而加于先王

之上周禮每如此况烈文二字豈諸侯所敢嘗而通篇語氣

亦皆非對諸侯之詞則當為合祭先公先王之樂章太王文

武以及成康各有祭之之詩裕尤大祭豈反無頌乎此二千

年相沿不覺之謬斷不可不為之廓清者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轉音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此節先頌其先公也烈文者光昭文德猶后稷加思文二字乃

祖先之徽稱斷非以是稱諸侯也即載見之烈文辟公亦指其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五

先公言耳太王以上未追王之先公蓋皆以是稱之先公德澤

深厚故錫福以惠我而子孫皆當保之猶前言駿惠我文王曾

孫篤之諸侯何可當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

功皇乃東陽通韻

此節乃頌其先王也先王親而後於先公故自尊以及親也封

封殖也靡奢靡也王太王王季文王也繼序武王也周之先公

忠厚節儉故能不封殖專利不奢靡無度以保其邦土至太王

王季文王乃拓其基而益大之於是而業始崇矣乃念此創業

之大功至武王繼序遂奄有天下所謂皇王維辟者是繼序其

皇之也此節語尤非諸侯所可當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音黃與忘叶韻

之於乎前王

不忘

此節乃總申以結之分言則曰公曰王合言則統曰前王而已

言自先公以來至武王而成王業者非有圖度天命之私也奕

葉相承皆自強修德焉耳莫強於人是以四方服而訓之莫顯

於德是以百辟化而刑之天下歸心大命斯集因歎息而言此

我前王功德之所以歷久而難忘者也我子孫其可忘之乎

烈文一章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六

清廟三篇祭文王此篇乃合祭祖先猶大雅咏文王而遂

上追太王王季詩之編次大概如此豈有祖宗大祀未舉

而亟亟先次以助祭諸侯之詩者乎况按之經文多所抵

牾疏家費多少補苴而卒支離牽挽何憤憤也

天作文王祔祭於太王也禮入廟以昭穆相祔故孫當祔祖而

不祔禰也○此詩依古序則增詩中所無之先公依朱傳又

遺詩中本有之文王蓋不知為文王祔祭於太王故彼此俱

失也稱王者則是追王後而易之者耳或謂岐山有太王廟

則此為岐山太王廟祭之詩其及文王者猶縣之祖孫雙結

耳此亦曲說也然或本爲文王祔祖而作其後乃通用於岐

山之廟也歟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咀矣句岐有夷之行

子孫保音補與之

太王遷岐非得已也孰知王業之基正肇於此故詩人特稱天作以大之起二句已包縣詩前七章之意次二句亦該縣詩末二章之意又次二句將木拔道通氣象摹寫一筆然後結到子孫保來子謂王季孫則文王也縣詩九章不爲多此篇一章不爲少然後知周頌由文反質而實質有其文也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七

天作一章

昊天有成命成王祔祭於文王也○朱子曰此詩爲康王後祀成王之詩無疑毛鄭說定以頌爲成王時周公所作凡有成王及成康字皆曲爲之說夫周公之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後王廟樂自當隨時附益豈有周之後王獨不得褒顯其先王而必以改周公爲嫌耶按此論極確或尙疑郊祀大典何獨無詩不知天大難名故詩歌但頌配之者則我將思文卽郊祀天地之樂歌矣况細玩此詩何嘗有祭天地之意亦何嘗似祭天地口氣耶然但以爲祭成王尙未免懸

想無着惟以爲成王祔祭則與天作爲類且更有下落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轉音繆與受叶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與心叶之

德者命之基敬者德之聚言文武既受天之成命矣成王不敢康寧而夙夜極其嚴敬又能基天命於深密之中也故歎美其繼續光明以盡其心自勤於學也遂日靖四方以成其治克奏厥功也與王自作敬之諸詩無不一一脗合此成王之實錄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

此篇非周公所定蓋康王時以祔祭成王而依類編入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八

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明堂之制始於黃帝之合宮虞夏殷周繼之皆以爲聽政之所祀文王於此則周公制之也明堂雖以文配而所主者天其詞極爲嚴肅知此意者可與議郊祀之禮而子孫不得私其祖考人臣不得阿其君上矣故朱子謂只得以有功德之祖配之也

我將我享兩字一頓卽韻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牛右本音亦可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我其夙夜音畏天之威于時保音之

將者奉羊以告柴享者獻牛以共祀祭天先用羊實柴而後獻

故維羊文在維牛上也其者疑詞既者決詞天尊而不敢知故
奉此羊牛庶幾于天之右而享之而不敢必也文親而有可法
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者文王固有典
在也我能儀式刑之則錫嘏之文王可信其右享之矣文王享
庶幾天亦享之而猶不敢恃也惟夙夜不怠以畏天之威時時
保守其所以命我者而已聖人事天之誠敬乃如是苟功德不
如文王而謂子孫可漫以上配也哉

我將一章

此文王配帝之詩以非常祀故次於宗廟常祭之後

詩賁

卷十三 周頌

九

時邁武王巡守而行告祭柴望之禮也後王亦通用之歟○榕
村疑此爲成王之詩夫舊說之不可從者實於情理有乖不
得不別出一見以求真是如烈文之類是也若時邁之爲武
王巡守祭告則微之書傳而皆合繫之情事而皆安又何必
改立新義乎即非武王自作或周公述之而後王因以爲時
巡通用之樂歌如劉氏之說則成王亦未嘗不用此詩矣何
必奪彼予此乎或疑允王維后允王保之嫌于自稱不知樂
章皆可入歌工語氣亦自無傷況武王嫌于自稱何成王而
獨不嫌乎大抵此上二篇時邁在先我將在後而編詩則倒

之者我將文王宜在先時邁武王宜在後以人序而不以事
序也且配帝每歲常舉巡狩六年一行其序當然也故仍從
舊說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音走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音轉音懷柔百神及河喬嶽音去聲音效

北人允王維后與上節乃一韻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與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音戶允王保音補之

一節總言巡守之事二節言祭告百神之事三節言朝會黜陟

詩賁

卷十三 周頌

十

之事也其者虛擬而未敢自信之詞允者可信而不必自疑之
意首以其字呼起下兩節以實字轉接而未以兩允字結之書
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后作民
父母此以昊天其子一句包之通篇亦與武成相表裏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即告祭懷柔之事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即莫不
震疊之事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即式序在位之事也
偃武修文放牛歸馬非即戢櫜之事乎建官位事惇信明義則
懿德肆于時夏矣此實武王巡守祭告之事周公編爲樂歌則
爲常典而後王亦皆可循而用之也歟

時邁一章

此武王祭告之詩故與文王配帝類編於此九夏之詩已亡先儒以肆夏即時邁樊遏卽執競渠卽思文爲九夏之三者未知然否也或謂夏者大也謂大雅而非頌也王夏文王昭夏大明肆夏縣章夏棫樸納夏早麓齊夏思齊族夏行葦祓夏既醉驚夏假樂則更鑒矣

執競康王祔祭於武王也祔祖則亦告考故及成王前成王祔廟亦及武王矣○朱子初注此詩亦從毛鄭後從歐陽公之說定集傳乃以爲成康二王而不以爲成而安之極爲確當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七

但泛作祭武王成王康王則無此祭法於禮不合得榕村解而始有下落其不與昊天有成命相次者此昭王時詩也猶在思文前者此固內祭祀之作也惟武王始受天命其入廟之典當殊故無武王祔王季之詩然後有閔予小子正是武王祔廟之詩以成王自作故類編于後則亦非真無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當轉平聲音良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亡

鍾鼓嗥嗥音皇音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前二節頌三后功德因祔祖故以武王爲主而成王第連言執競者敬勝息則日強也武王會朝清明至成康禮樂明備則纖悉皆到故曰斤斤其明後二節言奉祭受福而鍾鼓節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末節承之言祭終禮慎無失故神具醉飽而福祿益反覆而無已也

執競一章

此昭王時所作故編於此而內祭祀之詩已備矣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冬至元日皆歌此詩據父以親祖由始祖而上及於天故宜次此與大雅合此下皆外祭祀也○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七

后稷周之太祖也既爲七廟之尊又爲社稷之主四時既有常祀矣此則又於冬至及元日之祭推而配天焉兩郊雖異而配天之歌則同用此詩也天大難名故不敢形容而惟頌其配之之人敬謹之至也

思文后稷與極克配彼天立粒我烝民二句莫匪爾極貽我來牟

音帝命率音育音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音戶

后稷專司農事疑於不文故以思文表其微然非虛美也民有常產乃有常心衣食既足而禮樂教化自此興故曰陳常于時夏此思文之實也獨提出來牟者麥熟最先可補春夏之乏故

尊之曰帝所命焉生民述事故詞詳而文備思文頌德故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所以不同

思文一章

以上皆大祭祀之詩后稷郊天更是大典故在後亦以推祖配天由內而外故領下外祭祀諸篇

臣工耕藉而祭社稷也○此當爲耕藉之詩何氏曰明堂朔覲我將載見諸詩是也耕藉何獨無詩耕藉禮三公五推卿九推此嗟臣工正指公卿之屬至嗟保介其義益顯按此解甚的序謂諸侯助祭遺於廟固支離牽紐朱傳戒農官則是雅

詩賁

卷十三 周頌

吉

而非頌矣榕村謂祈穀後祭農官亦未有據或謂祈年之詩者亦緣迄用康年句而隨文生解耳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二句連讀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與求音求嗟嗟保介維音求莫之春亦又何求音求如何新畲音求

臣工謂公卿大夫同耕藉田之人也保介助王耕藉者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卽此保介是也言嗟哉此耕藉之臣工無不敬爾大神而夙夜在公矣王今釐定祀典爾大神有常祭之成式焉宜來而閑惜臣工之勤來而歆納我王之祀也况嗟哉此保介之助王耕藉者時惟莫春又何所求於

爾神乎亦惟問我新畲之事如何耳此節先合臣工保介衆心之誠以祈請之也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與艾二句迄用康年命我衆人二句乃錢鏹觀鏹艾

此乃陳其所求之實言此新畲中百種皆備其時則麥秋已近將先受上帝明賜爾神固當明昭上帝之德矣不特此也又將使之卒歲皆豐則百種咸熟故命我助以終畝之衆人備此鏹鏹之器者正欲觀豐年之至而用以鏹刈耳此節蓋合春熟秋成之事而禱祝之也其爲耕藉詩又何疑哉

詩賁

卷十三 周頌

吉

臣工一章

噫嘻康王祈穀後祭社稷也○成王時元日祈穀與冬至祭天同歌思文而已惟耕藉祭稷乃另歌臣工一篇康王遵而行之不改但於祈穀之祭既歌思文又特作噫嘻一篇蓋周以積事開基補作此篇以示加意重農之至也序謂春夏祈穀上帝則混舉未清或謂康王祭稷則與臣工祭稷複疊又謂雩祭歌此亦太騎牆矣

噫嘻成王既昭格爾與里二句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音古與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音耜

古者一歲兩郊冬至之郊不卜而建寅之郊用卜家語所謂天子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是也此在康王時則成王主在禰宮元日祈穀當作龜於此而告成王故祈穀後祭稷即承此言之而曰噫嘻哉我皇考成王既昭格于爾大神矣今如何哉惟祈率是農夫以時播厥百穀耳此所以為祈穀後之祭也然人力不齊則地利有不盡故祈其默佑之而大發其私田以終此三十里萬夫之地則地利盡矣亦必佑之水旱無災各得服其耕事則每以萬夫十千人為耦而人力亦無不齊焉此與上篇本義應如是餘說可不必泥也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五

噫嘻一章

此與臣工二篇說最紛錯今參互衆解而定之似確當不易餘說皆得此而失彼未可為據也

振鷺釋奠於太學也○此篇舊作助祭詩則西離句將何下落且助祭詩當與載見有客相次不應錯列於此間矣教養相須篇章次此極為得所周室作人極盛豈獨無學校之詩乎又以我客句指為二王後助祭者不知鹿鳴尊賢文王且目之為嘉賓曾謂賓與之士而不可謂之為我客乎頌為郊廟樂歌以祭告鬼神為主詩文不明動云獻助祭者夫助祭原

當有詩然彙序在後共三篇已不為少此外又云助祭直是喧客而奪主矣何憤憤也韓子作學宮詩便用振鷺曉人不當如是耶

振鷺于飛于彼西離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在彼無惡在此無讟庶幾夙夜音裕以永終譽

此當為初立學宮而祭樂祖瞽宗之詩鷺水鳥而潔白無滓者也雖辟離也古者學宮都在西故曰西離我客賓與之賢士也辟離有水而振鷺羣飛文王辟離歌白鳥鷺鷥正指此也故以此賓與之士儀容修潔亦如是也在彼學者也學之而不厭故曰無惡在此教者也教之而不倦故曰無讟更期其夙夜不皇以令譽終焉所謂古之人無讟譽髦斯士者文王造士作人之精義不出此詩末四句之外也尚謂非學校之詩也哉

振鷺一章

豐年秋冬報賽田事也周報公劉其歌此詩歟○此詩舊說都同然因烝畀及百禮字諸儒各加推廓不免泛濫無歸不知百禮所該雖廣而各詩之所指不同就本詩之意只是報賽田事則朱傳專指田祖先農方社之屬為帖也一說周報公劉大雅公劉篇為報祭後受釐所歌則此篇烝畀祖妣當以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六

公劉為主正報祭之樂章也故篇次亦越思文後而及之其

說固自可存然或遂以此詩為幽頌則亦未帖

豐年多黍一多黍句自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黍稷皆多則高下咸熟矣所以為豐年而高廩至於不勝數也

祖妣內祭祀也當以公劉為主百禮外祭祀也當指田祖先農

方社之屬幽雅四篇皆始于祭祀先祖之事而後及田祖社方

是即烝祖妣而洽百禮之徵也其降福不亦甚備也乎

豐年一章

詩實

卷十三 周頌

七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此詩舊說皆同其編於此者禮成

則樂備故以次洽百禮之後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提起

設業設虛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饔既備乃奏音祖蕭管備舉

此承瞽字韻

聖皇厥聲蕭離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此承庭字韻

瞽者用以弦歌於堂上乃升歌之人也設樂縣及執磬祝饔之

屬而奏蕭管所謂下管者即笙入之時也蕭離和鳴則合人聲

八音相應克諧者言即所謂歌吹間作而間歌之時也先祖聽

之賓客亦至如虞書所謂祖考來格虞實在位者於是舞入而

樂將闋正合樂之時也故曰永觀厥成成即九成六成之成合

樂而後舞入觀舞則樂已終也古人作樂有此升歌笙入間歌

合樂之四節經文之密乃如此應田鼓執革也磬石也祝饔木

也乃奏金也蕭竹也管匏也和鳴琴瑟絲也此與書之益稷禮

之樂記皆止七音而無土而易之比坎離三卦言缶乃獨有土

詩書舉七音以見土推用以存體也易舉土缶以見七音言體

以該用也土者七音之主以不用為用者也

有瞽一章

詩實

卷十三 周頌

六

潛冬春薦魚於寢廟也○序謂季冬薦魚春獻鮪蓋只是薦新

如漢人原廟薦新之意乃薦獻而非祭也故更次於合樂之

後然備四時之異物以伸孝子追養之誠正有賴于斯故列

在祀典而以樂奏之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鰭鱣鰻鯉以享以祀三句亦以介是間韻

景福音甫仍與起叶

聖王之仁物也一歲三時止五取魚孟冬孟春春季春及季

秋也魚喜潛取者必求之深故云潛有多魚不必依毛氏以穆

訓潛謂積柴養魚也鱣鮪之大鰪鱓之長鯉形似偃鯉形則俯

舉其類之多可用薦事亦以徹萬物之繁育而樂其備物也而
孝子事亡如存以時思之之義甚以勿替杕

潛一章

自振厲至此不能比于郊廟之祭然皆列在祀典何以樂
歌者彙編於此而外祭祀詩亦無不備也已

離武王祭於文王廟徹而歌此詩後世遂用爲祭徹之樂也○

序以爲禘太祖朱子曰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今云
禘太祖則宜爲禘嘗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詞無及於嘗稷者
若以爲吉禘于文王廟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九

序之誤也此論極是孔疏以烈考爲武王則文母謂何介甫
東萊以皇考爲武王而烈考爲文王似已然稱太姒爲文母
於成王又義有未安迂仲集解謂皇考者尊之之詞烈考者
美之之詞可破一詩兩稱之疑故當從朱傳作武王之頌而
非成王也或曰魯禘文王于周公之廟必歌此詩以徹故其
後三家亦僭用焉序因以爲禘太祖是以魯禮當周禮於義
不合耳亦善於推測矣

有來雖離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以下四節皆隔句用韻最爲整齊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音未

前二節推勞助祭者後二節乃頌美文王也升歌清廟以肅離
顯相起此當徹時首節正收應升歌語也宗廟之祭主者爲尊
次節薦大牲宜歸天子而助予陳祀乃屬諸侯耳朱傳未合文
武維后或疑爲並祀文武然與宣哲維人對宣哲既無所屬知
文武非斥二王也昌字明犯考諱但謂廟中不諱者未盡則蘇
氏說極精審矣末節言安我以眉壽助我以多福者蓋孝子非
以多壽爲幸惟幸歲時常在考妣之前如見考妣成來右享得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十

多伸一日之慕於父母耳

離一章

載見成王時諸侯助祭於太廟也其用當與離同○序以爲諸
侯始見乎武王廟朱傳謂助祭於武王廟無論始見與助祭
皆無獨於武王廟之理也此當爲助祭太廟之詩耳率見句
是先率以見於武王之主据考以親祖然後以孝以享偏助
孝享於先公先王也烈文辟公正指周之先公先公尊于先
王故又以尊統親而祝釐之詞不及武王正與烈文篇相照
應離詩可歌於清廟之徹此篇可歌於烈文之徹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修革有鶴休有烈光

率見昭考與壽保叶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

思皇多祐與福報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音甫俾緝熙于純嘏音古

先言諸侯來朝天子以求王章則見天子將祭所陳旂鈴車馬

光華肅敬如此曰字亦詩人之詞不必諸侯自言也于是率之

以見於武王之廟得以徧助孝享於先公先王咸願為天子求

眉壽而永保無疆也蓋為天子祝釐之詞思皇多祐則美助祭

之諸侯也大雅思皇多士同義烈文辟公謂先公也上曰昭考

由禰以及祖此曰烈文辟公以祖而統禰也諸侯助祭合萬國

詩賁 卷十三 周頌 主

之歡心以事先故先公綏以多福俾君臣皆得繼續光明於純

嘏焉此當為太廟祭徹所歌無疑矣

載見一章

有客微子助祭於太廟而王遣之也○此正大雅所歌殷士膚

敏裸將于京者不惟見周德之盛亦足以徵時王之心及歸

而款留如此之誠微子之賢亦以見矣亦告於廟故皆為頌

以與離義見同編皆諸侯助祭故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音姥有妻有且敦琢其旅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繫音王以繫其馬音上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有妻言盛也卷阿華華萋萋同有且言多也韓奕籩豆有且同

始言其車馬服章不改其舊示客禮也其徒從亦皆選擇主可

知也繼言言宿流連眷之厚也猶款而留之未忍去也終乃言

留之不得追而送之又安而慰之淫威大罰也言紂與武庚既

自作其孽天所以有大罰也今則降福於微子而威已夷矣既

示以坦白之忱亦勉以象賢之意厚之至也

有客一章

此三篇皆助祭之詩故以類次

詩賁 卷十三 周頌 圭

武周公象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也蓋與舞相應當在升歌

下管之後且羣祭皆用之故序於後○此春秋傳所謂大武

之詩也但以此為首章而以賚為三章桓為六章則未可信

或因有過劉字又以此為過詩當九夏之一者似巧而益謬

矣夫大武之舞在于止戈大武之詩在於過劉義固大已然

於末句更見聖人不得已之苦心焉則義尤正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轉音良允文文王克開厥後音嗣武受之勝殷

過劉轉音耆定爾功轉音古閔宮同

歎美武王而贊其莫競之烈與執競同然非武王之意也實自

有文德之文王開之武王蓋嗣文王之志其勝殷也以除殘去殺而已是以至於耆艾之年而始定其功卽中庸所謂未受命者明其無取天下之心也此句尤可暴白其志於萬世爾耆字解如此爲精舊訓致太狃

武一章

以上皆頌之正體

閔予小子武王祔祭於王季也武王易侯而王其禮應稍不同又成王所自作故類序於此但前乃喪畢而祔此卒哭而祔也歌○朱傳謂成王免喪朝廟所作按大戴及家語成王朝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重

廟在元年武庚未叛不應有未堪多難之語竹書四年春初朝于廟則除喪已久不應有孺孺在疚之言故或以此篇爲三年喪畢祔祭用致武王之主訪落則祀武王于新廟之詩然發端三句似非免喪語非免喪亦不宜朝廟惟何氏以儀禮皇祖夙夜等語而斷爲卒哭祔祭之詩極爲確當矣前天作昊天執競三詩恐是喪畢而祔此則卒哭之祔故情詞慘怛異常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武王易侯而王卒哭之祔自武王始故殊其文於此而亦恰與大武次以終武王之烈也歌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孺孺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考武王也永世克孝所謂世德作求永言孝思者也皇祖文王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而亦近在家庭也皇王則兼指王季也祔祖而先告考然後以及於祖亦所謂殊其典者歟然皇祖亦可通稱爲武王言則季卽皇祖成王自言曾祖亦可稱皇祖也

閔予小子一章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重

訪落祀武王于新廟而延訪羣臣也○此篇則爲除喪朝廟之作或謂謁見爲訪廟成爲落此但祀武王於新廟曷嘗有延訪羣臣之意然祀新廟則初臨羣臣通篇語氣對羣臣言以爲兼有延訪之意亦何不可况除服朝廟卽新廟可知矣又何必另贅一說也

訪予落反止率時昭考於乎億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叛
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
即讀本音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仍叶渙難韻

宮室始成而落之落有始意亦有成意此因朝新廟對羣臣故

借此而言問我於何所作始而有成乎惟率是昭考之道爾然其道甚遽行之未能至也將以爲能就之矣繼猶覺其判渙而不合也况新經大難之後豈復堪家之多難乎惟是法武王之正朝廷者而紹庭上下法武王之寧家邦者而陟降厥家則庶幾賴我休美之皇考以保其身而無危亡之憂明其身而無昏蔽之患矣乎蓋幸武王之默佑以助修其身也成王之學有本末先後矣顧命之誕保文武大訓無敢昏逾猶此志也

訪落一章

敬之成王自倣以進學也後世於成王廟亦歌之○此成王自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章

倣之詩故以類附於朝廟之後下篇同夫堯舜相傳道惟一敬高宗命說學古有獲成王首以敬之自倣又知學有緝熙于光明不惟繼體守文近紹家烈直以探聖學之源遠宗百王以來之道脉矣周公成就君德之功不亦大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

茲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佛時仔肩示

我顯德行 杭

舊以上節爲述羣臣之言下節乃成王答之之詞詩中原有此

體然細玩理脉口氣通篇俱作成王自言亦更明了警切也成王之學大抵得力於敬此固敬止敬勝之家學亦周公及二公諸人輔導啟沃之功也此詩直字字實錄首言天之聰明明威敬之不可懈繼言聰以成敬學之不可輟卒乃歸功於仔肩輔弼者之勤成王學問本領于此可見

敬之一章

小毖成王悲家難而推已懲艾也○史記云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是小毖久已入頌而或謂敬之小毖乃雅誤入頌蓋不知成王既作此詩後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三

卽歌於成王廟之故也且雅亦無一章成篇之體又何疑焉然亦頌之變體但變而不失其正爾

予其懲 直隆反 而毖後患 莫予并 蜂自求辛螫 式容反 肇允彼桃

蟲 意轉而 拚飛維鳥 未堪家多難 予又集于蓼 平入通 肇允彼桃

成王初遭流言之變既已感悟乃察見情僞而深懲之非與屏

同驅逐之也游蜂集人未卽加螫有人驅之則無事矣乃莫有爲予并之者而急自驅之直自求其毒螫耳喻不任老成而自用之誤也肇始允信也桃虫小鳥原有拚飛而爲大鳥之時向猶未信乃今始信之喻不謹於小而積成大患也書云殷小腆

竊敢紀其敘者正指此則自今以後豈復堪家之多難而又重其苦乎此之謂也後思然當誌之於小故篇各小誌也

小誌一章

以上成王四詩閔予之思念文武訪落之紹述箕裘敬之勉於學問以敬天小誌懲於往事以謹後皆有皇皇不及之意焉不讀此四篇不知成王之賢能近承文武遠紹百王如是也以類編之序詩之意深矣

周頌一凡二十四篇

此編舊說絕無倫次見有文王字則曰祭文王見有太

詩貫

卷十三 周頌

事

王字便曰祭太王見有武成康字便曰祭武王成王康王獨太廟祫祭先公先王則寂爾無聞無論其豐于昵也且亦無此祭法矣又見有辟公我客字動曰獻助祭諸侯此何異國風之疑似者統歸之淫奔小雅之難明者俱謂之刺幽也哉今悉按據禮典玩索經文一一各循其次山父親祖推祖配天自內而外以及於社稷學宮而諸小祀亦以序而徧然後葉次助祭三詩而以大武之舞終可謂各得其所矣成王四篇自宜類編于末以非頌之正體故也

詩貫卷十四

婁江張敘著

周頌二

首三篇所謂幽頌也而酌桓桓般四篇則東都文武廟之詩故以附焉如幽風鴟鴞以下幽雅瞻洛以下諸詩之例不標其曰者幽即周也標之則夷於魯商矣故與幽雅同

載芟幽頌之首篇也兼祭蜡養老而言之○周禮國祭蜡則吹幽頌以息老物夫順成之方其蜡乃通篇中固無不脗合而胡考之寧明指養老亦即息老物之義也此篇蓋合言之下二篇乃分言之其為幽頌何疑然亦止此三篇耳朱子并思

詩貫

卷十四 周頌

二

文臣工噫嘻豐年言之則未為允蓋后稷配天之詞不可施於蜡祭而臣工噫嘻皆有時王名號非道幽舊俗也序以此為春藉田而祈社稷下篇為秋報社稷不比他篇之無端附會然如此則當類次於臣工噫嘻之後何為錯出於茲且連藉田言之尤屬牽合而細玩經文亦未見有所報之異也惟定為幽頌而經文語氣陳述事理與七月楚茨意味曲肖字帖合矣二千年不決之疑今日而可以豁然云朱子分此詩為九節則太瑣分為五節乃始確當焉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此第一節首二句提耕字次二句提耘字如七月首章之雙提衣食也

侯主侯伯補轉音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賔其儲思媚其婦易反以有

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音米

此第二節承言耕之事

播厥百穀音古實由斯活去聲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

庶

此第三節承言耘之事以上兩節分承首節如七月二章至五

章六章至八章之例也則庶與耘皆為去苗之章亦無礙矣其

詩貫

卷十四 周頌

二

解則朱傳甚精宜熟記之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此第四節正咏收穫之後為酒醴以奉祭祀乃此篇之主義前

三節乃追序耕耘之事以為緣起耳豐年所謂百禮者先農田

祖之類此則大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其名轉多也

有饒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與

叶可知蒸振古如茲單收不叶

此第五節蜡後則有養老之禮故此并言之而又述幽舊俗如

斯以見子孫勿替之意壽考者國之瑞故曰邦家之光寧者養

以安之也振古如茲言自后稷以來如此也即幽雅自昔何為自古有年之意

載芟一章

良耜幽頌之二篇也專言祭蜡之事○此詩與上篇相類而略

有不同文義不復如楚茨信南山之互有詳略也蓋前篇祭

蜡兼養老言之是統舉其全此篇但言祭蜡下篇但言養老

乃分承其一三篇次序一毫不亂朱傳分為八節則亦太瑣

當定為三節耳

畎畎良耜俶載南音古實畝音古實由斯活去聲或來瞻女載筐

詩貫

卷十四 周頌

三

及宮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錡斯趙以薦茶蓼

此第一節言耕耘之事前篇餉耕在播種之前此餉耘故在播

種後茶蓼皆苦菜可食此則辣茶之屬色紫為茶色青為蓼穢

草也燒之亦可糞田觀月令燒薙行水及此詩知火耕之法不

獨江南為然

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捃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止如櫛以

開百室

此第二節言收穫之事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捃其角音錄以似以續二句亦續

古之人仍叶起韻
蒸真通也

此第三節言祭祀之事此兩節起句皆承上文御星而下如文王篇體製以此分節方得其腠理前篇言酒醴而此節牲殺亦互相備續古之人者續其先祖妣洽百禮之祭也

夏耜一章

絲衣幽頌之三篇也專言養老之事○蜡祭息老物於是國亦養老焉此則養老之詩也序以為繹賓尸然大雅鳧鷖已具此不煩複出篇內亦全無賓尸之意又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靈星立於漢高益復不經趙岐注孟以高子即固哉之叟尙

詩真

卷十四 周頌

四

足道即何氏謂靈星即農星引據雖博終屬附會或謂即房宿龍星蠶為龍精是祈禱詩益鑿矣詩次於此為蜡祭後養老明有胡考之休可徵不必改立別義矣

絲衣其絰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音疑鼐鼎及鼐三句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爵弁士之祭服也幽俗朴祭後即服絲衣其養老之事前五句陳其養老之禮後四句正述其養老之詞也自堂至於塾者省其地以安坐次也自羊至於牛自鼐鼎以及鼐者省其牲與器以定品味也然後以兕觥酌酒而養老焉又能致其尊敬

無有喧譁怠慢者是以壽考之人不但受而安之且皆悅而美之也若天子之頌不當但述士之爵弁服起矣即賓尸亦不當云胡考之休也至以絲衣為蠶服更懸揣而無稽耳

絲衣一章

此上三篇皆幽頌之正篇與周禮篇章一一相符也

酌東都文王廟之詩也○此周公於東都祭文王廟也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則東都亦有文武二廟明矣朱子於清廟引之豈有周頌開篇不首西都之詩而首東都者乎今一轉

詩真

卷十四 周頌

五

移間以東都之頌附於幽頌與東都之雅附於幽雅同義乃可各得其所矣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二句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前四句一截後四句一截首言於鑠哉我文王昔日極盛之師眾也而惟遵法養德與時偕晦蓋毫無圖度天命之心公之至也然其德不可掩是以晦而愈明內有緝熙之德而純熙於是大介介如介以景福之介天命維新是純熙之大介也下乃言今我既龍受之而躋躋然成此王者之業矣然其所以嗣文王

之志者實維師爾大公之心而已文王公天下以爲心公旦之爲周亦豈私其一身一家之計者哉故曰文王我師也則家父子祖孫之相繼者惟此大公之心而已矣王仲淹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難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後世子孫有德者易以王無德者易以亡嗚呼此所爲師文王者乎

酌一章

詩賈

卷十四 周頌

大

桓東都武王廟之詩也東都但有文武二廟○此祭武王廟之詩而序以爲講武類禡之祭春秋傳以爲大武之六章者俱不知爲東都廟頌故也然本義如是後或移用於他事其亦可通也歟

綏萬邦屢豐年提起二韻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承邦韻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承年之韻

此詩文義甚明然當依韻爲轉折首二句一頓直頌其克商而時和年豐見天人之合也次四句承邦字韻乃推其致此之由蓋以天命之眷周者久而不懈故命此桓桓之武王能保有文

王之多士而用之於四方也末三句承年字韻乃言今既安定厥家使其家之先王皆克配上帝而於昭于天矣皇今不又間一位於廟中乎是以陟降左右而天命益爲之匪懈也將來邦罔年豐豈有既哉

桓一章

賈武王克商而大賚之詩也後於武王廟歌之○序謂大封功臣者詩中並無此意執定立說便齟齬不順矣此正是初得天下大賚於四海自白其意以示人耳本文自明標題亦合今人多以不用詩序爲朱子疑不知尙嫌其不盡翻案如此

詩賈

卷十四 周頌

七

類是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二句於間韻

釋思

敷普也普時謂普徧四時蓋無時而不然也此詩當與尙書相印證則意理自明起二句卽尙書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至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言文王創造辛勤已有成規予自當有以承其志我之爲此恐人以爲不繼我周徧尋思不得不出於此也且我之往非富天下也惟求天下之安定耳所謂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抑此非獨文王之志也實天之所以命周者而

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也因歎息言汝衆人宜共繹思之然乎不然乎卽所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者庶乎共有以諒我心矣當日聲情畢露讀之直如親聞其聲歎者舊解殊混也

賽一章

殷武王因般遊於洛有定都之志故作此詩其後亦於武王廟歌之也○序謂巡守而祀四岳河海未爲大謬然與詩題般字不合不惟複時邁篇且編次亦不倫也不知賽乃大賽之詩般卽遊般之意武王因般遊而望三塗嶽鄩顧瞻河洛之間有定都之志故述此詩其後成王與周召遂城洛邑爲東

詩賈

卷十四 周頌

八

都正以成武王之志爾後武王廟樂亦以此詩歌之云

於皇時周與嶽叶陟其高山音嶽瞻音喬音河與下本音爲叶敷天之

下哀時之對轉音時周之命

周謂新邑也皆蒙舊號稱周猶與由同翕合也河洛交流故曰翕河言大哉是周也陟其高山而望之則見醫山縣亘喬嶽聳臨有拱衛神京之勢而其下河洛交流更有朝宗萬國之規信乎由此翕河而可達之普天之下矣蓋其地居土之中朝貢之便凡列侯欲及時對揚殿陛者宜哀聚其間豈非天之所以命我周者哉故欲作周居於洛邑而後去焉篇中所咏正所謂南

望三塗北望嶽鄩顧瞻有河之意卽非武王自作亦周公述之以歌於洛邑武王廟者耳故以次此

般一章

此上四篇東都之頌亦猶東都之雅附於豳雅也

周頌二凡七篇

周頌三十一篇簡嚴肅括迥與風雅之體不同惟豳頌三篇稍加詳贍然比七月楚茨亦已簡矣周文最盛頌乃郊廟樂章而其詩古朴如是有由文反質之意也

魯頌

詩賈

卷十四 周頌

九

宋魯無風者先儒謂王尊宋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明黜陟所不加也宋魯皆用天子禮樂商頌宋人之廟樂也魯之所用或卽周頌清廟之類其國固不得私作矣及魯人欲爲僭公作頌而季孫行父請於周乃得爲之榕村曰此失禮之中又失禮者然宗國之詩天子所命固不得而刪也僖公魯之賢君故聖人取節焉按魯用天子禮樂者爲周公故也周公大聖亦百世師表當時用之諸儒疑其失禮然報德報功國家常典沒世而後尊師崇聖有加無已正天理人情之極卽如孔子布衣至今得用天子禮樂共以爲宜則成王之賜伯

禽之受未爲失禮也惟臣子自請之子孫僭用之則不可耳
夫子存而不刪亦所訓據實以書而是非自見者也豈以僭
公之賢而取節也乎

駟魯公牧政之成也魯公伯禽也開國之君故以居首○舊謂
頌僖公牧事有成朱傳亦謂僖公牧馬之盛按朱子於魯頌
說中既云獨闕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則前三篇俱非頌
僖之作明矣而於此篇解不自相矛盾乎或據莊公新延廐
而指莊公益複穿鑿愚謂周頌首清廟商頌首那以文王成
湯爲法也魯既請周作頌以則於周商之間體裁豈有不講

詩實

卷十四 魯頌

十

者則伯禽乃始封之君此篇當美伯禽也尙書費誓云淫舍
犂牛馬無敢傷犂馬牛其風勿敢越逐竊馬牛有常刑臨出
師尙丁寧於馬牛至再至三則平日之留心牧事可知故以
此篇爲伯禽詩事理既合體裁亦稱然則此下二篇亦必非
頌僖舊有此詩尙未名頌至史克作閟宮詩得請於周遂并
前三篇俱名爲頌耳今觀駟篇風體有駟泮水雅體與閟宮
手筆不類亦可悟矣閟宮繁後亦非頌體但主於頌美其君
耳朱鬱儀云堯土宜牧蓋伯禽時事此言實獲我心

駟駟壯馬在坵之野薄言駟者三句古今有駟有皇有騶有黃以

車彭彭音思無疆思馬斯臧

毛氏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疏云
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

駟駟壯馬在坵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騶有駟以車任任思
無期思馬斯才

二章言戎馬戎事尙力故云任任有力

駟駟壯馬在坵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騶有駟以車任任思
無期思馬斯作

三章言田馬田獵尙疾故云釋釋善走

詩實

卷十四 魯頌

十一

駟駟壯馬在坵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祛祛
思無邪音思馬斯徂

此章言駑馬主以給宮中之役貴其肥壯故云祛祛強健也○

衛文騶牝三千而追本於秉心塞淵伯禽駟駟壯馬而歸根於

心之善思蓋心者一身之主思又心君之官也精神之運一有

不到而百職荒矣然而貴畜食禽則又失之故言思之無疆無

期無斂而卒以無邪此尤立功立事之本也乃夫子取之以蔽

全詩則立德立言之本亦具在斯可謂善言思矣駟馬白踣曰

駟黃白曰皇純黑曰騶黃騶曰黃蒼白雜馬曰騶黃白雜毛曰

駉赤黃曰駉青黑曰駉青驪白驪曰驪白馬黑鬣曰駉赤身黑
鬣曰駉黑身白鬣曰維陰白維毛曰驪形白維毛曰駉毫駉白
曰驪二目白曰魚郭景純以駉爲桃花馬驪爲連錢驪駉爲赭
白馬

駉四章

有駉魯公燕飲羣臣也。此亦伯禽之詩前篇牧事有成可以
富國此篇燕飲有禮可以化民開國規模教養具備所以爲
東方望國也章首以乘黃起興可見卽承牧馬之盛而言此
本魯公大飲烝而燕羣臣之詩其地卽在學宮雖非爲視學

詩實

卷十四 魯頌

圭

而來亦可見教養兼至非截然兩事也

有駉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

音振振驚驚于下戶鼓

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驚驚于飛鼓咽咽

醉言歸于胥樂兮

禮十月農事畢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太學曰大飲烝學宮依澤

而建周頌振鷺于飛可徵則在公者在泮宮也醉言舞樂以成
之也醉言歸禮以節之也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而自能止
乎禮義猶有小雅盛時之風固非他國所有亦非羣公可及也

有駉有駉彼乘駉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音君
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

此章則羣臣頌禱之詞自今以始歲其有可徵月令大飲烝之
禮而鼓咽醉言舞穀貽孫子知凡燕射投壺可以通用而爲開國
氣象亦可想見矣朱傳但謂先公直當仍美魯公也

有駉三章

泮水魯侯修泮宮以興學也或謂美孝公稱者近是。此魯之
先君修立學校之詩魯爲望國周公魯公之雅化流爲文學
禮義之邦則興學乃其根本豈待至僖公而始作泮宮哉且

詩實

卷十四 魯頌

圭

四章曰敬明其德五章曰克明其德頌德處本末兼該精微
切至僖公何足以當之觀下篇極力鋪張繁富無比然有一
句着實語如是篇者否故當爲先君時興學之詩乃列國所
無宗邦所獨卽夫子大學亦從此權輿也王魯齋以爲頌伯
禽者甚有見但詩稱魯侯不曰魯公又有昭格烈祖句卽指
伯禽則未可云禽父詩矣據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
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
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則能遵伯禽之法者莫如孝公稱
耳此詩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與國語極合而靡有不孝自求

伊祐廟謚尤覺顯然後牛盛稱淮夷攸服當宣王時江漢常

武功成淮夷自然服屬於魯獻賦獻琛豈諛語失實耶則以

此詩美孝公者甚為帖合或以前篇三結樂字此篇三起樂

字謂與有駁相答者正不必泥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旗音其旗旌旌旌聲噦噦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

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願

詩貴

彼長上道屈此羣醜

此三章美魯侯視學行禮而服眾也魯有類官其來已久前篇

伯禽燕飲亦行禮於泮宮至孝公而益復興焉先王建學立教

之旨此詩最為明備鄒魯之於文學雖其天性而實魯先公鼓

舞作興之力也豈非周公禽父之雅化未墜哉一章先言多士

之樂從二章乃言魯侯之善誘三章乃言行禮之無違與學之

大義已具矣長道承養老言順此長長之道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

有不孝自求伊祐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蒲北矯矯虎臣在泮獻

敵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

告于訥在泮獻功

此三章美魯侯修德造士而服遠也明德乃大學之本四章曰

敬明其德而以穆穆形之五章曰克明其德而以明明贊之敬

者直內之功明德之本也克者方外之力明德之要也六章云

克廣德心則使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即是新民之道矣威儀者

德之著文武者材之全而更提出孝德言之尤是至德要道大

詩貴

學與孝經之旨合矣孟子謹庠序之教而申之以孝弟之義者

亦斯意也論德論學精切詳備如此蓋周公魯公以來相傳學

校之義孝公雖未必躬行心得而已彷彿近是故詩人以是美

之寓祝望之意云爾烈祖謂伯禽泮宮已立於伯禽此修而復

焉故曰昭格烈祖而泮宮曰作者興作為作修作亦為作也

角弓其觫求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

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黽懷我好音懷彼淮夷來獻其琛元

龜象齒大賂南金

此兩章遂承上服淮夷事而結之美其固謀革頑而成功也雖器械修整卒乘競勸必歸於式固爾猶淮夷卒獲非好謀無以成事也桑黹甘香鴟鴞革響故禮教興而淮夷服非文德無以來遠也此必淮平之後實有使命往來輸貨通好之事故鋪張言之非全然脫空而爲祝願之詞也此詩八章而學校之教無不詳備無小無大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載色載笑則而康而色之意匪怒伊教正循循善誘之方也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行養老之禮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各以齒讓而衆著於長長之道矣古者文武之事皆於學故允文允武而在泮獻賦獻

詩

卷十四 魯頌

六

泮水八章

春秋左國記魯事甚詳修泮宮事之最可褒者何以略而不書卽以恒事不書曲爲之解然左氏浮夸何以內外傳俱從脫漏也惟其爲孝公事在春秋以前則春秋自無緣而書之矣至淮夷徐戎世與魯爲難伯禽時淮徐並興而徐爲甚魯公時淮徐並事而淮夷爲多故費誓闕宮俱連

及之此詩則徐戎不言而但斥淮夷遂有獻賦獻琛之頌其非禽父與僖公詩明矣故以爲美孝公者與宣王平淮夷事相符或謂不必指實孝公但以美魯之先公亦可惟以美僖則不可也

闕宮頌僖公能新寢廟以承祀也傳謂史克作頌者此一篇耳舊謂前三篇俱頌僖公者非也○新廟者魯之羣廟也此詩之爲頌僖自無異說然亦是生頌耳至行父請周時則僖公已沒遂以此爲廟頌然繁富矜麗已闕後代詞人賦體但魯人所誇故以爲頌體因并先代所傳駉篇風體有駉小雅體

詩

卷十四 魯頌

七

泮水大雅體者而俱名爲頌直以四篇兼四詩之製以該括全經也此篇工於摹擬首章本生民二章本大明三章四章本烈祖六章七章本江漢末章本殷武合美並善體大聲洪非史克之流固不能作然而龍旂承祀郊帝配稷僭禮而顯爲鋪陳淮夷來同復周公字彥詞而不皆事實詩筆與時升降又非吉甫顯父匹矣顧其結構謹嚴詞義詳贍校之後人自是大手筆杜韓歌行長篇頗摹此種

闕宮有恤實實校校赫赫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稊稷薿麥稊有下國俾民

稼穡有稷有黍有稷有秬奄有下土繼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太王之緒

致天之居于牧之野音清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古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

此二章從作廟起而序自姜嫄后稷以及太王文武成周蓋周

公開魯之祖故遠溯生民以迄周公魯公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

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騂犧音步是饗是宜音俄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詩賈

卷十四 魯頌

大

秋而載嘗夏而禘音杭騂剛犧尊將將毛卣音豆豆大

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音差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大房下朱子疑脫一句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音肱公從三萬貝胄朱纁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方二反

黃髮台背壽考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

有害

此三章乃言僖公爲周公孫而承其祭祀因祝嘏而言其祭則

受福戰則克蓋一篇之主意也魯郊配稷故首章從姜嫄生后

稷以原其始魯祖周公故次章從太王文武說來以推其功第

三章乃雙承之龍旂四句廟祭也皇皇三句郊祭也是饗三句

郊祭獲福周公二句廟祭獲福下兩章皆祝嘏之詞而四章言

其祭祀之誠敬見其祭則受福承上章來也五章言其武烈之

奮揚見其以戰則克隱然與次章牧野敦商相映發文心亦甚

巧合矣自篇首至此共五章當爲一截春秋書郊始僖三十

年前此固無有也玩第三章可知魯僭郊禘皆自僖公始耳公

車千乘國賦之常數也公徒三萬則出軍之成數也荆舒是懲

此時桓伯方盛楚人直不足比數也壽考與試者黃髮台背乃

詩賈

卷十四 魯頌

无

壽徵惟壽者將一一試驗之三壽卽指公及母妻三人言

泰山巖巖魯邦所居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

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龜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與從叶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

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此兩章言僖公平淮夷定徐宅承五章戰克之意而指其實也

泰山之陽則魯龜蒙見釋四山俱在魯地荒定也淮夷來同十

五年會淮也遂荒徐宅是年公孫敖率師救徐也南夷率從則

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也其事非全虛但春秋記其實

而詩人則大其詞耳

天錫公純嘏

音古

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

壽母

音米

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音以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此章言僖公受嘏燕喜承四章受福之事而詳其目也許即許田常通棠亦作堂國語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是也母妻並舉不應母後於妻蓋公自祝其母又令其妻壽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局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奕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此章乃序其作廟之美照應首章作結點出作者之名亦如燕

詩實

卷十四 魯頌

辛

民崧高之側作者作廟也孔曼且碩却似品題其詩者故薛君章句以爲奚斯作頌而班揚皆承用之歟自泰山巖巖至此共四章當爲一截也

闕宮九章

此篇頌僖於平淮夷定徐宅津津道之而立學與教不一序及可知泮水非僖公事也榕村疑費誓在平王前三百年而與秦誓相次在後以爲亦是僖公之書不知秦與魯皆諸侯故以類同編乃先王朝而後侯國之義耳愚正因費誓而悟駒詩之美伯禽豈可反据魯頌而疑費誓之作

於僖公也哉此不可不辨

魯頌四篇

駒詩言牧事之成有駉言燕禮之樂泮水言興學之盛猶有先王之遺風可繼風雅之正也魯詩雖不隸於采風之官然實文學之邦禮義之國豈數百年間獨無名卿大夫作爲歌詩以流傳於後者乎故得請於周編詩者遂首列三詩以合稱爲頌也至於闕宮乃稱頌之本篇而郊僭不諱譽美過實此正頌之變耳豈可同於前三篇乎故以駒駉俱美魯公泮水則美孝公者爲可信

詩實

卷十四 魯頌

圭

而不得並謂之頌僖也詩凡三百五篇至此恰符三百之數餘五篇則商頌也韓子云周詩三百篇核甚王介甫曰周頌約約所以嚴德有餘也魯頌繁繁所以誇德不足也亦可謂篤論矣

商頌

武庚既敗周封微子於宋以存商祀得用其先代禮樂商頌者殷人之作雖亡其七而所存五篇如舊其詞於三百最古者也編次在此雖据魯親周故以異代之樂終然魯之有頌爲頌之變變不可以不正商頌乃先代盛世之詩駿厲嚴肅

以殿三百不惟變之可正且由文反質使人思初而惟始焉
其與三幽以終風雅頌者將無同

那祭湯廟之樂也此其方祭之詩。此祀成湯之廟猶周頌之
首以清廟也因言湯孫故說者謂是太甲然恐亦是通稱與
下篇正同清廟之三皆祀文那與烈祖皆祀湯可知周公制
禮皆監前代而精之者也序又以下篇爲太戊知不然者此
言鞀鼓馨管而不及酒食下言清酤和羹而不及樂聲所謂
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也

荷與那與置我鞀鼓奏簡簡衍我烈祖

詩貫

卷十四 商頌

圭

荷那美盛之意四字兩頓發端唱歎有神卽樂歌之音響至今
可聽也尙未迎牲而先奏樂以安神商人尙聲其禮如是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豐豐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
赫湯孫穆穆厥聲

此既迎牲而祭又作樂以行禮自升歌而至下管時也蓋奏假
以綏我所思而成之人則當搏拊琴瑟以詠歌其德故堂上之
玉磬其聲清越以節歌也至下管鞀鼓之時而其聲之和平猶
能依我堂上之玉磬故歎於赫之湯孫其敬靜之意穆穆然形
於其聲也管堂下之樂猶笙入之時也磬堂上玉磬卽升歌之

節也雖序於後然曰依我則磬聲在前下管乃從後而依之是
一層而含兩層古人序次錯綜變化之妙也

庸鼓有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爽悻

此則自間歌而至合樂時則舞入而樂已終祀事畢也庸卽頌
也與歌聲相應者鐘有頌鐘有笙鐘磬亦有頌磬有笙磬此庸
字亦當包鐘磬然乃在縣者與上玉磬別也敦間歌也間歌者
更迭而奏故有間歌而曰敦也以虞周之樂推之庸鼓有敦當
爲間歌萬舞有奕當爲合樂蓋間歌則笙鏞並舉合樂而萬舞
畢陳矣朱傳亦云上文言鞀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

詩貫

卷十四 商頌

圭

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此則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
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周制九獻尸未入前王
祿于與以降神一獻也
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周制九獻尸未入前王
祿于與以降神一獻也
后亞祿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
也后酌醴齊亞獻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盞齊獻尸五獻也后酌
經齊亞獻六獻也此二者卽饋獻也尸乃食訖更酌朝踐之泛
齊獻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經齊以亞酌所謂再
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爲賓者之一獻九獻也羣小祀一獻社稷
五祀三澤祀山川五祭先公七大享先王九商制應亦不殊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有作謂制禮者也言此禮自古昔先民以來已經有然今猶謹
而循之既溫恭於平日而又恪敬其事以承祭祀不敢失作者
之意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庶幾顧而享此烝嘗之祭乎蓋此固湯孫之所將而奉之者非他姓之所同也遵典禮而奉以湯孫一氣之感通者尤切也則所思而成之人豈不可如親見之也乎

那一章

記謂禘有樂而嘗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此殷禮也而嘗烝之祭皆有樂則其說非矣

烈祖祭畢受福而送神也蓋與前篇皆祭湯廟之樂歌。序以爲祀中宗朱子曰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

詩貫

卷十四 商頌

重

湯之詩序但不欲連篇重出而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贅之耳按商頌已亡其七而不全或可互證類推以立說不全則但玩索本文以核其實可也此與上篇皆首曰烈祖末歌湯孫其爲祭成湯何疑今以後篇祭及高宗而或謂商有三宗遂以那爲太甲祀湯此篇爲大戊祀湯以備三宗之目然尋文索義却似太宗但作樂中宗但進食又太宗則惟德是散中宗乃邀福是急不反以顯中宗之劣乎則不如依朱傳爲穩惟以前篇爲正祭此篇爲祭畢而受福送神則先後得所而章亦自然無重出之患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此祭畢之時故直從烈祖起將陳受福事故先言平日席祖之福祐以及於爾今王之所也

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饌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言壽黃耆無疆

陽庚本通不必用叶

言祭時之敬如此所以錫福以壽其身也凡祭酒先而羹後言之序也初祭故思成曰綏旣祭則神旣綏而有以賚我矣所謂徂賚孝孫者正錫嘏之時也旣戒旣平則敬之寓於物者無言無爭則敬之孚於人者宜其錫以無疆之壽也

詩貫

卷十四 商頌

重

約軼錯衡杭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又言助祭之盛如此所以錫福而及於天下也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故以假而果來假以享而果來享宜其時和歲豐而降福徧乎一世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庶幾萬歲千秋常顧予之烝嘗乎蓋此固湯孫之所將也故申錫無疆而于子孫孫勿替引之也已

烈祖一章

此二篇猶周頌之清廟三經也

玄鳥時禘太廟也○序謂祀高宗者固非鄭改祀為禘進之而未盡也殷人祖契而宗湯故序自始封受命而不及於羣廟功德但未及祧毀之主則為時禘而非太禘矣其詩則作於武丁時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它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先言契開基而湯受命也玄鳥生商猶云嶽降生申耳豈真有嶽神下降而誕生申伯哉簡狄吞鳳卵而生契本怪異不經因史記楚詞諸書多載其事故朱子信之其論雖亦鑿鑿然終不

詩貫

卷十四 商頌

五

如毛傳為正也蓋玄鳥至之日祈于郊禘而生契詩人記其所祈之時美其得天之命以為天命之而生商云爾語常不語怪固孔子之教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音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此乃由羣廟而及時王也方命厥后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猶書言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此中正域四方之事也商之先后則繼湯者而太甲太宗太戊中宗咸舉之矣皆能保天命而不危始以至于今武丁之為孫子則祭主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糒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肇域彼四海

武王即武湯也單舉之則曰武王言武丁能繼湯緒於武王之事無不克勝也故既以龍旂承祀而能光復舊業建極邦畿為萬民所歸向四海皆來同焉蓋自武湯正域四方至此而復一匡天下故曰肇域四海此之謂武王靡不勝也舊以武王為家其祖稱殊謬武丁豈如項梁輩之不學無術而號楚懷王之孫為懷王也耶邦畿三句亦宜合此為一節理脉方順也

四海來假讀本音即與河叶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反魚何百祿是何與荷通

詩貫

卷十四 商頌

五

景山在亳故曰景亳商所都也員與幅幅同言景山四周皆大河故四海來朝者皆可梯航以達也則殷之受命豈不咸宜而可永終天祿哉如此分節則後三節皆承上文邛尾而起如大雅文王下武之體舊所分者未得其腴理也

玄鳥一章

長發大禘太廟也大禘兼毀廟之主故及相土惟大禘為大事故末及阿衡之元功配享焉舊謂大禘者未合○時禘者每歲三行大禘則三歲一舉大禘雖毀廟之主亦合食於太廟中及相土是先公威在也又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大享即大禘故中及阿衡是元功亦與焉朱傳亦疑此詩爲大禘者是也與大禘之禮固不相及矣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起首二句已將太祖及羣廟毀廟之主俱包在內所以爲大禘也言商發祥而及禹者將起下章聲教遠達之意而不敢沒所自也魯頌及下武韓奕信南山皆然故禹之明德遠矣可以補夏頌之亡也有城國當在蒲州舊說在不周之北朱子謂不應絕續如此帝虞帝也立子生商謂立其文所生之與也

詩

卷十 商頌

文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視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載

玄王契也周於后稷惟武成言先王而詩未嘗稱王蓋子孫不敢位號其遠祖以爲恭殆周公損益殷禮而定之者歟契主文教而曰桓撥者表微也文教固非柔而無立者所能主也舜命之敷教而勉以在寬則其人可知矣率履不越者人遵其教也其教達於小大之國無不遵而循之不但身循之也更觀其心亦既感發興起以應之矣比及其孫相土又有烈烈之功雖至海外其聲教截然如一也左傳取於相土之東都其封域之廣

可知率履句即指人之從其教者言此朱傳爲緊切也○濬哲文明本虞帝之玄德也詩人以契之封商由舜故美其濬哲之德與舜同而因以玄德之王號之或謂以玄鳥降生故曰玄王鑒矣觀此知詩人實本舜典以立文今人疑典首二十八字爲僞者非也且以知國語商人禘舜而不云魯者讀詩不詳而訛焉者也至小序則又因禘舜之訛而以此詩爲禘祭者耳帝命不達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圖

詩

卷十 商頌

文

齊猶今人言齊全也蓋完備之意首句包相土以下先公存以言先公微盛不同皆於帝命未之有遽然聖乎湯而始得完備也聖敬日躋深得成湯日新又新之根本于聖傳心之要也湯降不遲而昭格則遲遲者雖應時而生會無覬覦之意也惟祇承上帝不懈益虔而已然帝已命式九圖矣所謂表正萬邦也以上三章一截相土毀廟之主亦及之大禘之正文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遘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虺莫工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懸不竦百祿是總

此兩章追序湯始爲方伯而天下已歸心如此伐夏事在下章
朱傳未合綴旒以旒喻言其爲四國繫屬也故美其敷政之平
所謂建中於民者乃聖敬之體也駿驅以馬喻言其爲四國維
長也故美其敷奏之勇所謂錫王勇智者乃聖敬之用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葉其遂莫違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音實左右

王

此兩章乃備言湯與伊尹伐桀救民之功有虔秉鉞驅而不

韋

卷十 商頌

畢

忘敬也救民雖如雨降伐暴當如火烈乃仁者之勇也三葉皆
祝融後豕鬲姓顧與昆吾已姓八姓之二也湯伐桀時昆吾
以兵助桀同日而亡故未句連桀言之中葉當指湯之中身言
謂夏臺之事也書云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有震且業之謂也頌湯而及阿衡大明詩正摹此篇古人文章
體製亦各有源流也以上四章一截詳序成湯受命之事而并
及伊尹配享大禘之禮乃周盡無遺矣

長發七章

此二篇猶周頌之烈文也○古者祫有二禘有三每歲三

時羣廟之主合食於太廟此時祫也每三歲羣廟之主并

毀廟之主合食於太廟此大禘也王制夏禘秋嘗此時禘也

周改夏禘爲禴而時禘之名已廢亦只有二禘一吉禘免

喪卽吉致新入廟之主於太廟也一大禘不王不禘禘其

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鄭以禘爲郊祭天固混其

典或又以文王於明堂配上帝禘從帝以宗祀爲禘仍是

祭天之說而小變之耳漢儒皆以大禘合祭羣廟而程子

從之趙伯循因大傳只云以其祖配之而無合食於前之

文故謂禘其始祖所自出者配惟始祖一人而不及羣廟

詩賁

卷十四 商頌

畢

此言是也蓋古祭各於其廟惟時祫大禘獨合食於太廟
故謂之祫若禘郊宗祖四大祭尤典禮之特隆者而可以
羣廟之主維其間乎故朱子從趙氏說允爲定論矣說此
詩者又因序有大禘之語乃以爲大禘原及羣廟而附和
之則愚更有一言破之曰所謂大禘者禘其所自出乎抑
禘其太祖與羣廟乎今無論配惟太祖一人與羣廟咸在
而此詩並不一語頌其所自出也如此而尙可証爲大禘
乎或引龜山云篇首長發其祥一語明指帝嘗而言未嘗
不及於所自出之帝也然此句只是通篇虛冒又在禘哲

維商下與生民明言履帝武指帝者異則仍推本於契而非帝嚳也以下玄王相土繫繫言之至湯則連章累幅并及伊尹元功此祭若本爲所自出乃如此若有若無而徒喧客奪主其非大禘明矣

殷武祀高宗爲百世不遷之廟也○此詩當依朱傳特爲高宗立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列既成始祔而祭之詩然或當未祧之時卽爲特立此廟如漢書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與漢亡極特文帝猶在已有此議也卽周之文武亦然蓋定謚稱宗則已宏建不援矣豈待六七世將祧而始紛

詩賈

卷十四 商頌

重

紛集議哉如漢之武帝本有未滿人意處故煩多說耳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尙有一句以與此同韻故誤押于末今移在下

此兩章頌其服荆楚之功首章振旅以伐荆楚也二章施命以告四方也先以兵臨而後以文告恩威並濟所以爲仁義之師也起得突然直如從天而下積衰之氣爲之立振而能深入以奪其險裒聚以安其衆于是各歸侵地截然得所非黷武也此卽正域四方之規湯孫所承之緒然也下遂承湯孫意而揚祖

烈以播告之雖氏羌之遠尙來享王况近在國南者乎又况更近於荆楚者乎言在此而意已在彼此文告之深意韓子平淮碑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僭倖同我太平正得此意

曰商是常日字領一章自當屬起句天命多辟讀去聲與解叶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

辟同上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三句皆韻舊叶殊謬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

此兩章頌其懷諸侯之德三章先述諸侯畏服之詞也四章乃

述高宗撫安之意也諸侯聞上所告而曰不但成湯時也是固

詩賈

卷十四 商頌

重

商之常典有然天之命商蓋久多賢辟矣故建都於禹甸之中而四方自當各以歲事來王庶勿使禍譴予如荆楚然惟保境寧民勤稼穡以謹侯度而已王因撫定之以爲此亦非予一人之汝威也天之降監下民其命固至嚴而刑賞不得僭濫也今惟不敢怠遑於王事則命爾得有下國而大建其福矣何禍譴之有乎語脉呼應如是舊解殊謬曰商是常所謂天下歸殷久矣也天命多辟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也以多辟爲諸侯則天命二字難說設都禹績卽下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意耳不當指侯邦也以上四章爲一截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北總述中興之功德以起立廟意也起語可與玄鳥篇互證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斯是虔松栢有挺旅楹有閑寢
成孔安

此專序立廟之始終以通結全篇也以上二章又為一截也。
闕宮卒章摹此今細玩之不但卒章也通篇結構意趣皆脫槩
於此詩但彼繁而此簡筆力不同要之彼自姜嫄后稷太王文
武以至周公魯公實稱周詩三百篇一齊結盡此自威遠起亦
將自湯至於武丁一代賢聖之君結盡也商之中興其盛於高

詩真

卷十四 商頌

書

宗周之中興惟一宣王詩人歌咏不置大抵文德武功並懋而
武烈為多蓋中衰之後不如此不足以振起積弊也而榕村於
宣王之詩有微詞恐非定論也已

殷武六章

古詩簡約大抵一章成篇至後求詳乃重章始備國風二
雅故無一章成篇者至周頌而古質簡嚴不用重章所以
反古也魯頌則已趨今矣商頌五篇而首三篇止是一章
末二篇則又七章六章之多自質而文在商已然何怪周
文之日勝也然編周頌於風雅後正是由文反質之意周

公與孔子之心千載下不猶可見乎

商頌五篇

三百篇分風雅頌先儒各主一說合采之自可互相補
備愚則又別有會心蓋三百雖皆言情之作分而觀之
則國風者言情之什也小雅者陳政之篇也大雅多性
命之文三頌尤典禮之作使人平其情以達於政由是
而通之性命由是而行乎典禮蓋興立成之效皆可於
詩得之故說性情者莫詳於詩而談道德立事功者亦
莫精於詩詩其可不學乎然其意味包含音節微妙不
比他經之顯唱直陳講說雖詳終難罄其遺蘊須時時
低徊反覆以尋繹之抑揚縱送以唱歎之有鑽仰沒身
而已矣

詩真

卷十四 商頌

書

詩貫十八卷

浙江吳玉
暉家藏本

國朝張敘撰敘有易貫已著錄是書首載詩說一卷
詩本旨一卷詩音表二卷後按經文次序爲之註
釋凡十四卷頗多與朱子異同如以關雎爲后妃
求賢之詩義本小序而遂謂此篇並下二篇皆后
妃自作又以駟篇爲美伯禽而非頌僖公引書經
費誓竊馬牛有常刑之語謂出師時丁寧馬牛如
此則平日之留心牧事可知其說皆不免於牽合
且各章訓釋已詳經文之下而又仿小序之體別
爲本旨一卷冠之於前於體例亦傷繁贅也

詩義記講四卷

〔清〕楊名時 夏宗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閻茂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義記講

四卷》提要

序

庚申之秋予陳情旋里過保陽館於蓮池書院因得識山長夏君覘其容聽其言論觀其立教之日程循循然莫不有規矩其諸詩之所謂敬慎威儀易之所謂果行育德者耶嗣命大兒嘉銓請業廼悉夏君舊遊於楊文定公之門由文定以上遡文貞先生詩易之學師弟間問辨多年相說相長義舉其大而旨探其微爰是筆之於書得詩易講授共若干卷其文集則文定公親筆以授夏君

者尤與經書要義相貫因并付梓以
志不忘而垂不朽予讀是書重有感
焉道之不明不行也異學之外莫甚
於俗學口耳相沿不專不固爲先生
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
問人師難矣經師亦罕習陋成風道
將安寄有如夏君之傳文定一如文
定之傳文貞也傳其經解實欲傳其
窮經之實用體道之深心也以尊師
者尊經是經師也以尊師者爲師是
人師也善人之多也天下之治也淵
源似續澤被無疆也予未之逮也心

竊嚮往之

乾隆癸亥夏四月博陵尹會一謹題

序

今上御極之元年吾師江陰 楊文定先生自滇中赴

召入觀以大宗伯總理成均明學術與教化奉

天子命薦留心經學堪佐教育者七人夏子起八鬱為選

首慈田與焉慈田與先生生同郡素服膺先生願未

及親炙至是始謁先生於南學而夏子起八則負行

笈間闕萬里侍先生於滇觀講授者八年蓋沐浴教

澤之深無如夏子先生即世夏子以國子師設教於

上谷書院乃鐫其所記詩易講授附以文集數種踴

慈田為序余惟先生之說經即先生之講學也昔者

吾夫子祖述憲章纂修刪定先王之道具在六經子

夏設教西河著有詩序而田何之易其淵源亦傳於

是蓋聖賢本經以為學即經以為教而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以來所為心法道法一以貫之者也厥後漢

儒訓詁之學興名物象數支離膠轕聖人之學不明

於是佛老詞章雜而亂之有宋諸大儒出道學復明

濂溪之太極圖易通伊川之傳易與春秋朱子之易

本義詩集傳等、疏、終其身日以經學繼往聖而

開後學者寔與夫子刪定贊修之功一脉相接也自

宋史不明先儒之意強以儒林道學分別於是心性

之學與治經之學判然別為二途而象山遂有六經

皆我注脚之說姚江亦云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差

作鄭康成將舉聖賢之經藉一掃而空之而擬拾鉅

釘尋行數墨者則又沒溺於名物象數支離膠轕中

不復知性天為何物逮至有明講學之壇至不可勝

數往往各拈一宗旨以提倡後學入主出奴紛紛聚

訟吾道中歧途百出遂使流俗弁鄙之徒束經籍而

不觀薄道學為不可以為氓氓焚焚不知何所底止

嗚乎其可危已吾師為安溪李文貞公入室弟子文

貞窮經著述累數十年吾師一一親傳其業舉所講

說而研精者能身體而力行之動靜語默出處進退

從容鎮定無適非經即無適非學無適非道初未嘗

樹一講壇拈一宗主入後世講學之習蓋先生於學

術世道所以除其門戶而防其流弊者其用心為至

深而湛深經術闇然為已上達天德以續聖賢一綫

之心傳固有獨得矣今觀先生之說易也曰乾畫一

實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天德誠而無妄而存誠以進德在乎敬以直內立誠以居業在乎義以方外乾坤渾然合體君子敬義夾持則下學上達又曰心體備坎離之德坎得乾而中實故曰孚曰誠離得坤而中虛故曰明曰敬夫先天以乾坤為體後天以坎離為用先生誠明之學不已舉易卦之全乎至於論詩則專主求賢為四始之義而鹿鳴五篇兼備五倫之道蓋自日用倫常以至紀綱政治天德王道咸統貫焉先生於春秋書禮固靡不究其旨歸蘊為心得而易與詩則因夏子之請業而流示焉蓋亦幸而得傳於世而夏子之尊所聞而行所知幾同於西河設教之意其功為不小矣慈田嘗謂易明天道極天下之至神至精至變也然而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豈非居安樂玩斯須不可離者乎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詩詠性情易為之原至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其愛惡相感情偽相攻直具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所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則又當得之語言文字之外夫子所以不輕許人以言詩而與易之變化同其消息

此其故誠不可為掇拾綴緝者道今乃得幸吾師約二書之精義發揮於行事因而約六經之精義發揮於二書以垂示來學豈非直接夫子刪定贊修之功而傳道學之統於百世者哉慈田幸列先生之門牆盟手而序之有厚幸焉

二泉受業秦慈田拜書



詩義記講序

余昔視學

畿甸癸未秋扈

蹕西巡自眞定郡城至獲鹿於馬上聞

安溪文貞先生說鹿鳴五篇之義前三篇首及周行望示訖於六轡周咨中則特敘其不遑顧養之情見忠孝之相終始勸忠不外教孝也常棣言兄弟天性之愛非友生可比而宜兄弟必

書序

先於化妻子卽易利女貞書重觀刑中庸造端夫婦之旨也伐木則言朋友相求在於開導引掖去卑暗而就高明不徒貴赴急難而資禦侮至於伯叔兄弟則牡荝乾候鼓舞歌嘏聯親姻之歡敦怡怡之好不以義掩恩新棄舊也蓋五倫之相爲維繫序不紊而道不偏如此余前此狃於舊聞未能究其指歸融其理趣乍聆茲義悵然憮然旋而油然勃然謂卽此五篇根柢性

情綱紀倫教感人至深移人至速聖者作之至

聖定焉而非先生不能知也然則詩學之精言

詩之善莫過先生矣因亟願聞全詩之說屢請

先生著爲成書以惠學者後先生由撫直入掌

綸扉未遑有作凡越十有六年丁酉之秋先生

歸省還

朝九月旣望乃屬稿作詩解名曰詩所戊戌正月

望而書成三月余于役過

書序

二

京師先生曰詩解已脫稿矣然大雅抑篇之解則

又係後月更加改定者先生卽世以五月二十

八日距此纔匝月耳當其未成及成而有一節

之未備若假之時日以待焉是此書之傳播人

間殆天之所留遺以振興詩學周公孔子之靈

實式憑之者也乙巳夏子起八來滇舉以相語

躍然興曰願受而讀之又四年己酉春余乃目

以詩所一編作講誦課程起八因記所講說并

存已所推論叅質者以俟再加研訂壬子春季
將歸乞書數語快端爰爲溯聞教之始暨書成
之年旣以志幸而尤深冀與同志殫厥心焉壬
子暮春楊名時題

此語云我輩信好文真全之解之國
其詞義精粹移移者之役使先生之解
不及古人我亦望事守師法如傷門戶
之學外余謂漢儒自守師說亦正以文
野之解勝于前人也作者以文之解勝過
前人又烏知其門戶之學耶如子鼓
人悲教人謙學字傳者可以福人提
己之是可有怨乎可謂謙乎以此釋
去尤如拾牙慧也江都進德記
講字學中以高郵王季中先生爲最
依仲附本無論星漢是宗皆無足觀
學者戒之

詩義記講目錄

卷一

總論六條

國風共五十三條

附論三條

卷二

小雅共六十三條

附論二條

卷三

大雅共四十七條

詩義記講目錄

附論一條

卷四

頌共二十八條

附論二條

讀詩所紀後一篇

係先生手記

詩義記講卷之一

楊文定先生講授 門人夏宗瀾記

龍爲霖

李允常

門人

田爾易

校編

後學

閻茂洛

校字

王文震

王雲鷲

談訥

總論

詩經大全卷首列小序。備載朱子駁辨之語。細看去。其失自見。亦有不可廢者。尚宜採取。蓋小序之傳。固非無自。雜以漢儒之增益附會。遂亂其真。如關雎篇小序云。后妃之德也。及憂在進賢。思賢才等句。義自深廣。但所謂無傷善詩義記講卷之一 總論

之心說得牽強。文貞先生仍用其說而去其疵病。於四始之義著矣。先生於詩只順文從字。於前解未安未盡處。爲之梳櫛。令一一有歸著。眉目既清。祇覺讀之愈有意味。願先儒傳經得朱夫子艾夷無翳於前。文貞先生溯厥源流。昭揭全體。使條理見而精義呈。用集大成於後聖人。刪定之心。於斯而得。以詩立教之用。於是而行。吾儕尋繹至論沐浴遺澤。得以興起陶淑。幸何如之。

古人既遠。不及親見其事。而轉相投述。其說又未可全信。說經者將何所據乎。亦惟就其編次之序。求其詞義之歸。無至於拂經誣聖。重滋流弊。縱未敢定其果爲當年實事。

而以心理之同。論世逆志。不中不遠。其講解自可繼先而傳後矣。朱子於易卜筮之說。自以爲天牖其衷。吾於文貞先生之說詩亦云。

今人說詩。尚有宗小序而駁朱傳者。以爲小序是古史。不可改易。特失于未之存爾。夫小序舛謬極多。無論不是古史。卽便是古史。我輩讀書。本求領會義理以養心。且可立教。要宗尚不可信之古史。何用。汲冢之書。豈無人說是古史者。其事又可信耶。卽如我輩信好文貞先生之解。亦因其詞義精粹穩當爾。設使先生之解不及前人。我亦豈事守師說。如漢儒門戶之學哉。

詩義記講卷之一 總論

二

宗瀾問四始之義。曰。皆在求賢。風始關雎。后妃求賢於宮中也。小雅始鹿鳴。文王求賢於朝廷也。大雅始文王周公推周家王業之成。由于文王得賢之盛。以勉成王也。頌始清廟。亦曰。顯相多士。肅離秉德。蓋既歸功於文王作人之化。又以見克享文王。亦惟此賢才也。周易六十四卦。凡用賢之卦。升鼎大有。獨繫元亨之占。而無戒辭。其爻辭元吉大吉。亨无不利。及享于帝。享于天子。享于西山。岐山諸占。大都尚賢進賢之爻。益初升。四大。有。三。上。鼎。上。可見尊賢之義。莫有先焉。序詩之旨。其卽繫易之旨與。○又四始皆咏文王事。周德之盛。莫盛於文王也。

聖人序詩。於最後必寓撥亂反治之思。如王風之末。大車之咏。毳衣。止中之懷留子。曹風下泉之念周京。小雅淮水之思淑人。大雅瞻卬召旻之式救爾後。不尚有舊。風雅頌皆終於幽。俱是此意。斯干無羊。序於西周小雅之終。所言室家。藉庶之事。亦非無意。

宗淵問幽雅後附東都諸俗。則以衰亂終。與各處序詩不一例。何也。幽雅終於幽。則義已具矣。

國風

宗淵

問周封建之國甚多。如何止有十五國。曰。足以見其槩矣。自周南召南王風。幽風外。中土有邶鄘衛鄭陳鄭東有齊魯。北有魏唐。西有秦風。教化之所及。政令賞罰之所行。莫先於此者。外如魯宋。則王朝所尊。不陳其詩。吳楚僻在蠻夷。採風不及。然觀二南江漢之俗。魯頌商頌所陳。略可想見矣。此十五國之風。季札觀詩時。自周南至鄭十四國。俱列其名。但云自鄘以下無譏焉。鄘之下。或止有曹或曹之外。尚有他國。未可知。又問齊魯。皆其時方伯。或巡狩而觀方岳。或述職而朝京師。率其所統之諸侯。以陳詩。故諸國之詩。悉歸其部分。與然又問存鄘曹何也。曰。當日周太師所定。或止鄘曹。或此外尚有他國。而夫子獨存鄘曹。俱未可知。若止有鄘曹。此二國之詩尚多。夫子刪詩。唯存其詞義甚美者。若原不止鄘曹。夫子獨存鄘曹。以見小國之槩。不必備存也。蓋王澤衰竭。小國之困尤甚。特存二國之詩。可以見世運之窮。而必變。人心之亂。極思治。且亦於春秋明王法定五霸功罪之義。有關著。

襄公二十九年。季札來聘。歌二南邶鄘衛王鄭齊後。即歌幽乃歌秦。乃及魏唐及陳。自鄘以下無譏。今詩齊後次魏唐。乃及秦。繼以陳鄘曹而終於幽。此夫子所次定者。已上通論

風

西周昭穆以降其盛不及成康之世而陵替要未甚也其得失之足為法戒視前後有間矣夫子刪詩於列國之風西周不過存十之一而東周乃居十之九蓋取其切近足為勸懲爾

或疑東遷以後輜軒不採魯何以有列國之詩蓋當時卿大夫朝聘往還或採之自我或傳之自人因以附於各國風詩之後故季札請觀兩備為歌之不以採風之典廢而風謠渺不相聞也已上論變風

周南

詩義記講

卷之一 國風

五

二南所以分周召之故與分陝無涉分陝是既得天下後事且周南召南中凡南國諸侯之詩難以東西分也二公采地皆在畿內自其采地以南所得之風故名曰周南召南其說是矣而其義要不盡出乎此當時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故得之國中及國之南者則係之周南其採之各國者則係之召南漢廣汝墳亦應是召公所採而以屬之周南者蓋內有關雎葛覃之化下有桃夭兔置之俗則王化自家而達於國矣故收入漢廣二詩明王化之及遠以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

關雎篇

下二章作文王未得后妃而求之誠既得而喜之至從宮人口中摹寫出來於不淫不傷之意俱有著焉若作宮人思后妃輾轉反側以琴瑟鐘鼓友之樂之於義覺未安貼恐未然人或疑文王十餘齡而娶后妃何以有寤寐反側之迫切曰至聖之相求唯恐失之自應如此此說自屬可存

或疑諸侯一娶九女何用更求嬪御然此周世之禮難以樂於商時且聖后之虛已求賢起化宮闈尤非可以尋常論也

卷耳篇

詩義記講

卷之一 國風

六

詩所推言文王受命惟中身而原其憂傷之情由於思父母按上篇歸寧父母乃后妃少年時事此篇相次或亦太姬當文王為世子時作如此說詩覺情緒之感發無窮

召南

二南之詩大都未得天下時所作然召南却有既得天下後詩緣召公弼亮最久直到康王時纔沒故畿內風謠如何彼穠矣之篇猶編入焉

標有梅篇

宗淵按既濟六二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文貞公易解曰婦人之行也未登車則理其輪既登車則蔽其茀曳輪

時不可而不行者也。喪葬則時雖可行。因禮不備而亦不行者也。夫喪葬而勿逐則於人之失禮當靜俟而不可往求也明矣。豈有貞女畏強暴之辱而謂夫家可不必備禮者乎。詩所與幽風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作一例看。於義為長。足以立教。曰。亂世或有不能備禮之事。然詩所之解終是義理正當。意思深厚。

小星篇

宗淵問三五在東。三五二字。諸家皆說是星之數目。爾來當依古詩以三五為月望時。蓋月至三五則出東方而極其明盛。於此而會有嘒然而明之小星。以喻夫人當盛年居元妃之位而賤妾皆得進御於君。見夫人之不妬。若后妃德化之盛也。首章但言小星。則未有名目。如妾媵進御之時尚無位號。下章遂言維參與鼎。則雖小星而已列於經星之內。如妾媵進御之後。恩禮有加。俾備內官之數。則元妃之善逮可知。如此詮解。可備一說否。曰。禮運三五而盈三五。本古所以紀晦望也。參昂則當仍大小之說。爾

野有死麕篇

末章不必作女子拒之之辭。蓋女子貞潔自守。其於非禮之犯。必嚴以拒之。而不可稍涉疑似之迹。豈有許其徐徐而來。但示以無感我犬。無驚我犬。而遂謂其不能相及者。

不幾於揖盜入室而後屏之乎。惟就旁人描寫女子貞潔之狀。以脫脫作脫然解。則得之矣。

此詩只疑信二字足盡一詩大意。詩人見白茅至潔而乃包既死之麕。則是潔者且與穢者相附著。故女子有懷春之情。而吉士誘之。懼女之或為所誘。未可知也。繼又見死鹿在野。而相近者惟此叢雜之模模若白茅。則束縛甚固。初未嘗包此穢獸。可見汗者自汗。而潔者自潔。乃信女子之貞潔如玉而無所玷汙也。下章正寫其貞潔。舒者和緩之容。脫脫者。清潔之致。脫脫如是。其無感脫驚危之累也明矣。我者。詩人設為女子之辭。非謂此即女子之言也。懷春詩所以為穢無子之類。立論固善。然謂當春而有感懷亦無礙。不必下定注脚。

何彼穠矣篇

齊侯之子有以為即齊襄公者。不可從。若果係此人。夫子必不存在二南內。有謂莊王以共姬妻齊桓。此齊侯之子。是指齊桓公者。但云齊侯之子。必是妻王姬時尚未為侯。恐平王仍依舊說作文王為是。

皇甫謐曰。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滕。今何得適齊侯之子。或以尊故。命同族為滕。推索甚好。

邶

邶鄘衛三國之詩多哀怨而邶爲尤甚如柏舟綠衣等篇雖賢者之言謂之非哀怨之深不可其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我思古人俾無說兮皆是窮而無復之之語二南之後繼之以此以著治亂之徵表性情之應也

柏舟篇

詩所並列毛傳仁人不遇朱傳婦人不得於其夫之說然玩易解漸二之辭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此配不夏者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此配不終者也及解谷風詩曰柏舟綠衣之風倡之自上也如此則全主朱傳矣閨門者風化之原夫婦之倫正則家齊國治而音和夫婦之道苦則害家凶國而音哀治亂之分全在此處此詩及綠衣等篇雖不必指定莊姜然可決其爲宮闈之詩也問既如此則小序之說似可不存矣曰九經先尊賢四始皆求賢此處爲變風之首卽以賢人不遇之詩開端亦與風始關雎之義相對照小序說自不可廢

北風篇

其虛其邪邪與餘同虛卽朔虛餘卽氣盈二者合而成閏古人歸餘於終凡有閏之年先將十二月排完而歸所餘一月於歲終爲閏月

邪字字典祇有餘邪二音所謂叶韻作徐字者但引朱傳

爲據他無所見

鄘

衛

諸國之風皆不能無弊而亡國之音則鄭衛所獨

芄蘭篇

宗淵疑此詩恐亦是衛女憂幼君不能當國之詩因前後兩篇皆衛女所作也

木瓜篇

序謂美齊桓封國而思厚報之與鄘風末篇於于大邦望大國之救事正相備朱傳謂男女贈答之詩鄭衛俗淫終篇見意此篇與鄭風溱洧一例看且與上篇有狐綏綏相次正亂國淫風之徵也二說俱可從問先儒駁桓公復國之說以爲齊能再造衛邦何得僅云木瓜之投衛未有以報何得比瓊瑤之重其說不攻自破今以爲可以並存何與曰衛人復國之後感桓之德以爲我當世世念之不忘雖齊投我以薄物我重報之亦不足言報也

王

黍離降爲國風之論未安分義至嚴當日之降誰爲降之如以爲出自夫子按夫子未刪詩七十餘年之前季札觀樂已有王風之目矣非由夫子也夫子作春秋正以天子

之號令不行。列國多僭。不得已脩魯史以明王法。其於賞罰之出於天子者。雖舉措不當。聖人必仍而不革。如滕侯爲天子所貶。則雖以命之先王者。必降而書子。曹伯未爲天子所絀。則雖以負芻弑逆之惡。其執其歸。皆爵而不名。誠重天子之命也。夫天子之命不敢違。敢貶天子哉。爲此說者。特泥於詩亡之說。而不得其故。故以爲黍離本應屬雅。而降而爲風。東遷之後。遂無二雅之詩也。審若是。則應曰雅亡。而不應槩曰詩亡。否則亦應曰詩降。而不應遽稱亡。今既曰詩。則不止於雅可知。既稱亡。則不止於降可知。蓋謂風雅皆亡也。詩之亡。不亡於東遷之初。而亡於平王。

詩義記講

卷之一 風

上

四十九年作春秋之日。蓋平王初年。臣民猶有念亂思治之心。猶有規諷刺譏之語。風雅二體具在。迨其末年。直言者受禍。而無辜者罹罪。大夫士庶。幾於灰心捫舌。於是風雅不作。而詩亡。然後歎王者之迹。一熄而不復興。而賞罰號令。必不能行於列國矣。此春秋所爲作也。東遷後之雅。節南山以下諸篇是也。師尹家父等。明是東遷之人。作都于向。向亦明係東都之邑。至國既卒斬。周宗既滅。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俱是亡國後語。其爲東遷之詩。無可疑者。但俱是四十九年以前之詩。王風黍離十篇。疑亦皆平王時詩。至作春秋時。併此等詩亦不作矣。問西周何以無風。

曰。小雅汚水以下。西周時西都諸俗也。綿蠻以下。西周時東都諸俗也。又問西周諸俗附于雅。東遷諸俗列於風。非降而何。曰。西周之初。有二南以爲風始。何彼穠矣篇。正是西周畿內之風。可見畿內非有雅而無風也。昭穆以後之詩。既未可盡列於二南。另立部分。則恐夷於列國。故附於小雅之後。至東遷之後。畿內之詩。周太師仍別存于風。文貞先生謂欲存風雅二體是也。西周之時。既有二南以爲風始。則其後之風。不妨附於雅。今欲存風之正體。正不必附於雅矣。風雅二體。聲調迥別。東周不以風附雅。乃其正也。豈以雅爲風乎。又時已東遷。亦不以夷於列國爲嫌矣。

詩義記講

卷之一 風

上

先生昔日詩亡之說。曰東遷以後。諸侯不朝覲。則燕饗之詩不作。而雅亡。翰軒不下逮。則諸俗之詩不陳。而風亡。雖有卿大夫諷規之詩。而非雅之正體。雖閭俗歌謠。各附於列國風詩之後。而非太史所採矣。立論甚正大。今不主此說者。以春秋之作。不在東遷之初。而在平王四十九年。則此四十餘年。猶不可謂之詩亡也。

君子陽陽篇

屋正脊木爲棟。棟後一架爲椳。椳前爲堂。椳後爲房。天子有左右兩房。卿大夫左爲房。右爲室。總在一進屋內。

揚之水篇

宗淵問不流束薪之義曰緣水流得太平緩了束薪之浮於水面者亦衝激不動以喻平王優柔懦弱號令不行有所徵發調遣列國皆不聽從但苦役畿內百姓故畿內之民作此詩而言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也彼其之子舊指戍役之室家說遠戍者未必有與室家同往之理彼其之子蓋列國不奉調遣者

鄭

宗淵按鄭聲淫之說前儒有謂非鄭詩淫乃鄭聲淫即細衣之好賢雞鳴之戒旦亦無改乎其聲之淫朱子駁

之以爲朱有詩不淫而聲淫者文貞公以朱子之言爲確論此固然矣顧以今時南北歌音及九宮曲調考之則屬於南者皆和緩屬於北者皆急疾按宮調者皆和緩按徵調羽調者皆急疾其哀樂之辨似不係所填之詞而反係所用之調所歌之音則詩不淫而聲淫之說又似難遽定其非竊意聲之貞淫起於調而調起於思如泣顏回之爲哀也賀新郎之爲樂也調爲之也然泣顏回賀新郎之調非無故而起必當日作詞之人弔英賢之早世於是乎有泣顏回之題美新婚之可樂於是乎有賀新郎之題及乎詞之既成而按節而歌見其果

哀果樂也則其題遂成調而後人之寫哀寫樂者率按調以填詞而哀樂遂因乎調而不可變調雖有一定之哀樂而詞仍因心之哀樂而成必無心哀而詞樂者以此推之凡用淫調者必由心之淫發爲淫詞始合其調也若細衣雞鳴等篇其詩既正其聲安得淫耶朱子之論確乎不可易也謹識之以俟

論定

齊

魏

國有桃篇

詩所云國有桃者不徒觀其花而已將以食其實也亂世之政多有其文而無其實視其文則是矣貴其實則非也是以詩人憂之此解極得詩意且此義深有關於治道至國有棘尚未詳說也今就先生之意推之按重東爲棘並東爲棘棘雖難長到長大後亦能結實人家植以爲蔭國實罪人則國之以棘易曰實于叢棘記桃可供饌觀棘可爲防扞而皆有實可食以喻禮樂不徒虛文法禁不徒威猛皆爲養人之具今則不然皆失其實者也如此推說義覺完備

唐

羔裘篇

居居究究之解朱傳以爲未詳詩所云居居慢也究究也極爲明切以字義察之意自可推後世貴介惡習驕慢苛察二者盡之而驕慢者多苛察苛察者每驕慢其病又相因蓋當日晉之卿大夫待故舊夙好鮮有恩禮故作此以刺諷之言乎之加人以驕慢苛察也且自我人而然矣我豈無他人可與乎亦因與子爲故交夙好不忍怒然爾觀此則在位衰薄之風詩人忠厚之意槩可見矣

秦

秦風首重車馬樹植擢任雄傑以武勇厲其民所以旣富且彊卒能蠶食六國也然任刑法而棄禮義寺人媚子朝夕近幸而伊人則在水一方三良且百身莫贖二帝三王之道至是掃地矣所謂其亡忽焉炯爲儀鑒者也

車鄰篇

桑楊漆栗作實事說好可見其重耕戰尚富彊之習至收攬結納脫略形迹英主開國規模可以類推發此以示人考鑒之方也問見君子必由寺人閹宦擅權之兆已見於此下篇媚子從侍見其比狎小人厥後宜其有趙高之禍一章三章但言鼓瑟鼓簧之樂而絕無親賢尚德之意且曰其耄其亡亟亟行樂若恐不及志在雄長一時而已

曰自霸習既開只見得富彊一層上面一層便看不見其所由來遠矣

兼葭篇

舊說以兼葭喻秦強以白露喻周弱言白露無如兼葭何此說未安白露已成霜了說不得弱兼葭遇霜不久枯折難說無如兼葭何蓋兼葭喻秉禮守道之君子白露喻嚴刑苛法之秦政也首章言兼葭蒼蒼言世亂而守道之君子不變其節也不曰白露爲霜兼葭蒼蒼而曰兼葭蒼蒼白露爲霜見君子雖秉後凋之節而肅殺之氣固已日甚一日兼葭無如白露何矣卒之蒼蒼者日就顛頓萎枯折指米而爲霜者終未晞未已此暴政之流禍遠也雖然正道豈可一日息而善類亦何嘗一日無哉逆其道以求之斯邈不可卽爾使順其道以求之不且宛然在哉末二句與首二句反覆相應世運之變天道人心之常盡於此矣未晞指日出言未已該冬深始春言

陳

宣姜淫亂而卽爲狄滅陳靈浮亂而卽爲楚滅不存以示戒不可

東門之池篇

玩漚麻漚管有力勤尚質之意姬而曰淑似非淫女之稱

文貞公以爲承上篇推類言之如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有姬姜無棄顙頤之義但曰彼美則似乎非我所有者朱
子說亦不可廢問詩每以求女喻求賢安知此非好賢
之詩乎觸類而通固讀詩之法也曰然

墓門篇

宗問墓門詩誰昔然矣意欲將誰字卽作本字解言
夫也所以知而不改者亦謂自昔已然不能復改爾夫人
誰則生來便惡者乎能自改悔無不可爲善者蓋使之自
醒悟也曰亦可備一說

防有鵲巢篇

詩義記詳

卷之一 國風

七

宗按印訓我字見其有綢繆之具而漏戶可固有補
苴之用而罅漏無虞我非材無可效者而乃爲人所倚
此其所以憂傷也立言可謂隱而顯約而達矣

澤陂篇

此詩未必非婦人思其君子之辭玩碩大且儼句似非相
從昵譌者故詩所兩存其說

鄘

素冠篇

庶見素冠因與上篇相次故謂當時習於奢侈思見朴素
之風按三百篇中無言及喪服者存此爲後禮忘親之

戒傳說所係自大曰然

匪風篇

此詩上二句朱傳一直讀下詩所將匪風匪車一頓便覺
意思警切情事畢見風者布於上者也以類政事車者行
於下者也以類人情風之和調則不至於震動車之安行
則不至於顛揭風而迅疾斯聲震發矣車而奔逐斯勢顛
揭矣今政之撓亂人之阡危不啻疾風奔車殆岌岌乎不
可以終日矣非以寧靜休息培扶調劑何以救之乎

曹

蟋蟀篇

詩義記詳

卷之一 國風

太

宗問此詩各章末句似有淺深之序處者久處息者暫
息說則偶一稅駕爾始尚憂及久遠終乃求一稅駕之地
而不可得則事孔亟矣如此解法似亦與引喻之意相合
曰推說得甚好

候人篇

易曰濡首濡尾皆有凶吝則不濡翼不濡味應屬美辭候
人賢而屈於賤役者也彼其之子無德而竊高位者也位
稱其德祿稱其功始無祿聲之辱覆餗之差猶之入水不
濡必水鳥能之鳥之章身也以翼而與物遇也以味不濡
翼不濡味正所謂稱服遂燁者也若彼其之子而享榮祿

是非水鳥而狎於水也。欲其不滿。豈可得哉。不稱承上赤芾。不遂起下斯饑。舊詩朝饑之子之赤紱也。侯人何戈。季女之斯饑也。兩兩比對。連絡迴環。章法入妙。

鵲鳩篇

桑可飼蠶。在桑喻人君所處之位。足以衣食萬民也。夫大實曰位。守位曰仁。德維善政。政在養民。為政者之心。纏綿固結。視臣民之衆。無有不均。故其用法無不齊一也。於人之善者。則榮以爵命。於惡者。則法無僭忒。於庶民之美惡。叢雜者。則化導整齊。使一歸於正。所謂其儀一兮者此也。率是道也。豈有斯饑致歎。赤芾見譏。與夫下泉而浸根蕭。詩義記辭。卷之一。風。元。之患哉。此蓋因時政之亂。而興思君子。故不勝追慕之意。溢於言外云。

下泉篇

稂莠梁喻不成材者。蕭艾屬。則非穀種矣。著用以筮。蓋巫覡者流也。世之亂也。純袴登朝。婦寺煽禍。至於信寵方技。皆其流弊也。夫稂莠盛者害嘉禾。小人任者棄君子。此賢者所以思周京之治也。末章言周京之治。正與上三章相反。作此詩者。其即侯人之倫乎。

幽

七月篇

秀萸之秀為麥秀。四月陽極盛而陰已生。麥秀最可以驗陰生之大者。

上入執宮功。應依朱傳後說。七月各章。皆先公後私。即六月食鬱及蕡。章亦是先奉老者。此詩具言幽民急公奉上。而後及其私家之事。以見其風俗之厚。而君上之所以致此。自見於言外。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其幽風之謂矣。

鵲鴉篇

鸛子之閑斯。鸛字依本字解。賣也。言管蔡從祿父為亂。不念文武之劬勞。如人家賣出之子。不知有生身父母。此最可憐閔者。此一字下得痛切。情事盡矣。

東山篇

此詩二章三章。皆軍士初到家景象。二章乃軍士之無妻者。故其歸也。滿目荒涼。三章乃軍士之有妻者。故其歸也。灑掃穹窒。末章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分應兩章之意。書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孔安國以為我不致辟。管蔡則無以告我先王。故遂東征以討罪人。且作鵲鴉之詩以貽王。及天變兆而金縢啟。於是王悟而迎周公。辟字作刑辟之辟解。蔡氏駁之以為流言既起。周公猶握兵柄。擅討三叔。是無王也。辟當作避。徂東非東征。謂避居畿東。

也。及成王悔悟而迎周公。始命東征。然後罪人斯得。蔡氏蓋因後世有強臣專擅。如桓溫之拜表。卽行者。故以此示臣道之防。然觀爾風所紀先後次序。未嘗有兩番徂東之事。伐柯之詩。次於東山破斧之後。是東征之後。王始迎公。非迎公之後。公始東征也。且當日管蔡挾祿父稱兵。懼公居中攝政。造爲不利孺子之言。以間公。公去然後無所忌。憚而得肆其志。如蔡氏說。不幾置身局外。中奸人之計。貽王室之憂乎。且呂召二公。在王左右。當此大變。豈得置之不問。直至迎公復國之後。始聲罪致討也。又管蔡既起逆謀。周公又已避位。東方遠。曩何以一無事事。坐待王之迎。

詩義記講

卷之一 國風

主

公復國而束手就戮。以是推之。孔氏之說爲長。所有待於推敵者。謂公處危疑之地。不應擅兵征伐耳。要之聖賢行事。光明磊落。公以叔父攝位。行天子事。當流言屬。理應致討。以靖君國之難。固不得諉其責於他人也。及乎禍患已除。然後靜聽君命。而無所容心焉。如是。則國家之計。臣子之心。兩無憾矣。詩所依孔氏之說。蓋定論云。

破斧篇

哀我人斯。作哀我四國之人。陷於不義。故不得已而征討。此說覺寬泛。不見與東山詩相爲酬答之意。後世戕民以逞者。往往不恤士卒。而藉口於除暴救民。正坐此病。必以

哀我人爲哀恤軍士。立言乃無弊。

伐柯篇

此詩作東人得見周公而作。殊未安。以其不類也。詩所解極精。常人卽曉得此詩爲成王迎周公而作。不過一直說下。言伐柯而有斧。則其則不遠矣。娶妻而有媒。則之子可觀矣。如此解則意專重上章。而於成王與周公深相孚契之致。尚未寫出。今解此詩以爲上章賴二公之助。下章美成王之明也。因二公在王左右。王所以卒能悔悟而迎周公。此如伐柯之有斧。娶妻之有媒也。然伐柯者斧。而執斧者人。則取成於心。非斧之所能爲。先客者媒。而契合者我。則中心篤好。亦非媒所能與。以此見成王悔悟之後。一讖得周公真面目。卽知之深而相得無間。摹寫形容。可謂淺近而深至矣。成王爲三代令主。克嗣文武大業者。以此。

詩義記講

卷之一 國風

主

詩義記講卷之一

詩義記講卷之二

小雅

西周小雅宣王之後未見有幽王詩緣幽王在位日淺且其淫蕩昏亂盡於大雅瞻卬召旻二詩又東都荅之華何草不黃等篇亦幽王詩亂亡之象已備見矣

西周以前變雅大臣之詩歸於大雅民勞板蕩抑桑柔瞻卬召旻皆大臣作也非出於大臣者則歸於小雅至東遷以後則雖大臣之詩亦列於小雅不復有大雅矣以上通論變雅汚水以下七篇其於西周時世略具唯鶴鳴之詩或爲規勸之詞或爲自警之語夫子以其爲知道之言獨存而不刪於此可見周家教澤之深學士大夫道術淵源所從來遠矣

汚水以下至無羊舊說謂俱宣王時詩恐當爲西周昭王以後懿孝夷厲間及宣王時謠俗之詩附於宣王小雅之後者汚水則憂亂之將及白駒則相勉以去亂皆朋友相勸戒之詩黃鳥我行其野二詩則俗薄民偷至於親戚不相顧先儒以爲中國而同於禽獸蠻擊者至此則禍亂已極而時事不可爲矣斯干之詩舊詩以爲即新宮之詩慶源輔氏駁之以爲此詩屬宣王之時然儀禮作於周公之世已有新宮之樂則新宮非斯干矣先儒又以爲周遭厲

王之亂宮室傾圯宣王因而新之遂作此詩按當時厲王流於彘有周召二公共和行政且距宣王之立止十四年

宮室何至傾圯爲此說者總緣有室家君王之句故指爲王者之居不知君王二字亦通用如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孫稱其祖曰王考室家君王者言有室有家生爲嚴君死爲王父能承家保姓之謂如檀弓所云歌哭聚者爾淵因言乃生女子一章亦不似帝王家口氣曰然淵又問斯干無羊二詩雖不是朝廷之詩然必是宣王時詩若是屬幽之時恐公卿間亦無此景象矣以其係於臣下及有司之事故列於風謠之末爾以上論西周詩義記講卷之二小雅

節南山以下諸詩可以決其爲東遷後作者蓋平王一柔暗主爾國之不振執政任事之臣與有責焉當時之賢者所以有憂傷警戒責備之辭若幽王之淫昏在臣下更無能爲力矣何用若是苦口責之

平王大概是中材但不能振作以至王迹陵夷夫子所以存平王之詩多于幽王者蓋後之人主若到幽王田地已是下愚不移萬萬無可挽回矣其詩本少即有亦不必盡存若平王則所處之時在可與可衰之際而所秉之質尚在可善可惡之間爲世主所恒有者聖人備列其詩使後之人主讀之知所恐懼脩省則凡中材皆可勉於爲善爾

不至有聽譏棄賢政權下逮之失矣此刪詩意也

宗

按詩所小雅篇題下有云節南山係東遷以後詩

幽雅則別自為部而附以東都畿內之詩此二編者亦始於朝端之制作而卒於畿內之謠俗謂按東遷以前成康以後有雅無風西都畿內之謠俗附於小雅則東都畿內之謠俗自應附於幽雅如破斧九戩諸詩附幽風之例無可疑者獨東遷以後已有王風以存風謠之體則節南山諸篇內不應再以風詩附入意節南山以下皆尊貴所作而王風則風謠也今詳考諸詩唯巷伯非尊者恭維非無位者或者以巷伯在禁近之地則雖詩義記講

卷之二 小雅

三

微者之詩而不得比於風謠而黍離之詩不過王人下士所作與。又按王風若不冠以黍離之詩尚顯不出東遷後王業頓衰景象周太師以此定為王風首篇而以下諸篇相次者一往皆有凌替不能復振神情蓋亦因其音節之變不可入於小雅故列為風爾自此慨歎頹廢至末年及桓莊間并此等詩亦不作矣故春秋作也以上論東遷後小雅

楚茨四詩皆周公所作前二篇述力田而祭先祖之事後二篇述力田而祭外神之事先內後外序應如此即如今之祭丁先於祭戊亦先內後外之義以此詩為幽雅其說

甚善朱子引用之周禮大司樂箠章有中春晝擊土鼓吹

爾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吹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之文周禮係周公所定七月詩載寒暑氣候極詳與逆暑迎寒之義合楚茨四詩詳於農事詩中明著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等語與祈年樂田畯之義合頌載及三詩胡考之寧胡考之休等語與蜡祭息老物蜡後養老之義合若不以楚茨四詩載及三詩為幽雅幽頌則周官之文既無著落而雅頌之次序亦不分明矣鄭康成謂幽風內取其辭義之近於祈年息老者為幽雅幽頌明是幽風如何謂之詩義記講

卷之二 小雅

四

雅頌名實素矣故知楚茨諸篇為幽雅載及諸篇為幽頌無疑所以屬之幽者周家以農事開基不啻失官統緒幾墜至公劉克篤前烈實王業所由起也所以次於風雅頌之後者反本復始之義天道人事之自然也所以附周公居東及東都朝會祭祀等詩於後者明農述祖以戒嗣王周公之志營洛定都以成前業周公之勲故以周公在東之事及東都之詩相附以示不忘周公之意且歸美焉論

雅

東都之詩附於幽雅亦若周公居東之詩之附幽風洛邑祭祀之詩之附幽頌也以先後考之瞻洛至車輦為成康

之時青蠅至魚藻厲王之時也采菽至隰桑宣王之時也
白華至何草不黃幽王之時也東遷以後之風則列於王
風矣幽王無西都諸俗之詩而東都諸俗之詩則存足以
相備白華詩爲申后居申時作申近東都故次於此

角弓以下四詩皆宣王時詩問疑角弓苑柳所云宣王
恐不到這田地曰宣王固是英主不曾專心在性命上著
工夫如殷高宗恭默思道本領便較深矣凡有性命之學
者決不好大喜功到後來決不懶塌墮頹詩所於苑柳等
篇所指宣王之病至爲深切以史傳所紀考證之一一皆
合宣王之時王事終而霸習將起夫子於宣王之詩美惡
詩義記講卷之二

五

互列取其中興之功而深著其急功利棄禮教之失所以
垂教後世之英主者至矣又問何以見非幽王時詩曰
此極易見幽王於父子夫婦都全不顧念何用更責其他
如苑柳所謂有鳥高飛云云者亦言人君好高之心無窮
幽王則好高二字亦說不著

宗問東都諸俗之詩附於國雅今觀縣蠻瓠葉二篇雖
是亂離貧饑景象猶有相恤之風尚禮之意比之西畿黃
鳥及我行其野二詩之不相顧念者異矣由厲王暴虐好
利西畿內之風遂至於此不久而淪於戎狄兆先見焉東
都與厲幽所居西畿之地相遠染於惡習未甚所以尚能

綿延數百年夫子於西京東都各存此二詩用以紀民俗
示觀省六曰此說甚佳以上論東都之詩

鹿鳴篇

鹿鳴之詩本宴會而作下列序四詩父子君臣兄弟朋友
之倫備矣先四牡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能孝則資
於事父以事君故皇華與四牡相次然兄弟者分形同氣
之人也兄弟不友則孝道不全而無以爲事君之本朋友
者德業相勸道義相規又所以易我盡倫常之義者也世
之衰也內行不脩而急於干祿同氣不恤而交遊結納之
風盛焉其於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先後輕重皆倒置矣
詩義記講卷之二

本

周公作詩於四牡則極道其念父母之天性而導之來告
於君以效孝者作忠王道之本務聖世之隆統也下篇乃
言臣受石命而盡職之事事君之道具此矣常棣一詩極
言兄弟之重首章以華鄂之相附與兄弟之同生而相依
引喻最切下四章歷言兄弟死喪相求患難相卹非朋友
可比而世人當安常處順乃有薄兄弟而厚友朋者是失
其本心而未之思也下二章正言和兄弟之道人幼小時
兄弟相依飲食必偕寢興與俱無頃刻離親愛至矣及乎
長大形睽情隔遂生乖異故人於兄弟當時具酒食以相
聚長幼咸在譙坐一堂則其和樂也豈有異於總角孩稚

在父母膝下時乎。此宜兄弟之實事也。下章乃推原宜兄弟之本。在於和妻子。蓋友于之愛。本於天性。而兄弟之好。往往不終者。由妻子間之也。我欲和兄弟。而我之妻子。懷淺狹鄙陋之衷。存爾我畛域之見。不與我同心合調。由此妻非入而詬誶開。我雖欲和兄弟。烏可得耶。故必使妻子之心。與我相合。如琴瑟之諧。而無異聲。然後兄弟之好。可以久而不變矣。若云妻子雖相好。而兄弟有不合。則妻子之好。必不久。不獨驗之薄俗。多未必然。且與利于寡妻。至于兄弟及造端夫婦之序。有未協者。可知此章本意。是言和兄弟。必先合妻子。為正解也。末章申說其旨。欲人深究詩義。記講。卷之二。小雅。七。

是也。鳥相呼以出幽谷。人亦相引以離蒙昧。忠告善道。使吾言易入。相與有成。而無凶終隙末之咎。所謂和平而神人可共。聖者也。首章言朋友之事。下二章則因燕朋友而復召親戚兄弟。以相飲食。蓋既不因兄弟而廢朋友之交。尤不至因朋友而忘兄弟之好。則於兄弟朋友各盡其道。而更有交相裨益之美矣。以上五篇。不特舉夫婦之倫。夫婦為人倫之首。風化之原。二南之詩。於夫婦之道。已備。小雅自家及國。故以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道。次第敷陳。而於友兄弟。則言宜夫婦之尤急。則夫婦之重。其義已舉矣。入學而宵雅肄三。不及常棣伐木者。蓋將有治國平天下之責。故欲其於入學之初。早識君臣之誼。取其大且切者也。惟孝者百行之原。故於言君臣之義。而提撕及之。此通論鹿鳴以下五篇之旨。

常棣篇

弔二叔之不咸。有二說。一曰夏商二代當叔季之世。不能篤友于敦睦之誼。故周公作此詩。詩所主此說。一曰管蔡二叔。不與周公同心。而陷于罪。周公傷之。而作此詩。先儒多用後說。以為若非管蔡既誅之後。何必說到死喪原隰。此論似是而非。詳見。有類者弁之詩。亦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薄俗兄弟相忌相爭。與之論道理。論情事。俱不能感。

動其心。唯說到死喪之際。忿爭之念。未有不釋然者。故每於兄弟會聚。輒及死喪。初非因管蔡之事也。問周公於管蔡之事。雖處之不得不然。要是人倫缺陷。周公作詩。小雅開端五篇。教人盡倫復性。不應以千古大變異事。定爲樂章。曩形歌詠。豈所以垂教文貞公。所以決其非管蔡誅後之詩。曰然。

伐木篇

諸父諸舅兄弟。若作親族中之朋友。於道理上未安穩。親族自是天倫。有當一例相待。未可太加分別處。所以通恩誼。教敦睦。此是上體父母祖考之心。培扶元氣風俗。所關詩義記講。卷之二。小雅。九。

不小。亦非是漫無分別。只是親族中如婚喪宴會之事。却不可遺去一人。緣與已同根共本。亂宴朋友時。豈可不及諸父兄弟。

末章諸我字。朱傳屬王者自述之辭。因可。卽以我字作兄弟自稱之辭。亦可。詩中我字。皆要活看。不可因有一我字。遂執定爲一人之言。如四牡詩。我心傷悲。戔戔字。固指使臣。然不必通篇皆順使臣口氣也。野有死麕詩。無感我悅。我字。固指女子。然不必卽屬女子口氣也。此詩以上章我字。貼設宴主人說。以下章我字。貼與宴兄弟說。迨我暇矣。諸氣與上寧適不來相因。

六月篇

平微三詩。極道室家離別。行役饑渴之情。所謂人情之至。四牡東山諸詩皆然。此文武周公之治也。宣王六月諸詩。則但鋪張揚厲其兵甲車馬之盛。與夫戰陣克捷之事。而無一語及其私情。未免專尚武功。而恤民之意微矣。讀此可以考世變焉。

車攻篇

諸家以爲東都之詩。詩所則謂田獵徂東。或是西畿之東。不必定是東都。甫草卽甫田之類。未可遂指爲鄭之圃內。蓋以若是東都之詩。則當與采芣等篇爲類。序於幽雅之詩義記講。卷之二。小雅。十。

後。不應與西畿之詩互見於此也。但玩篇中有搏獸于敖之語。敖是地名。左傳軍于敖。鄭之闕。地與東都相近。則指爲東都之詩者。亦不爲無據。意者當田獵旣旋之後。臣下乃紀述其事。獻詩稱美。因詩作於西都。遂與西都之詩相次。不必以不敘於東都詩後爲疑也。

斯干篇

斯干無羊二詩。先生俱不甚取。蓋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正月所以刺也。此二詩。一則曰乃占我夢。吉夢維何。一則曰牧人乃夢。大人占之。未免惑志於禱祥之說。古人未嘗無夢。如高宗夢帝賚良弼。孔子夢見周公之類。思之專則惑。

形於夢。若冀倖於福利。非明王所為。君子不道也。

節南山篇

南山向以爲終南山。然洛陽四塞之國。亦有南山。如信南山之南山。及南山崔崔。皆各隨其地所有之南山而指稱之爾。首二章便說國既卒斬。喪亂弘多。明係亡國以後之辭。又師尹家父。師尹卽尹氏卒於隱公之三年四月。而平王則前一月崩。則尹氏乃平王之執政家父於桓公八年聘魯。十五年至魯求車。距平王之崩已二十餘年。若說此詩作於幽王時。則至來聘求車之時。且七八十年。就令家父少壯登朝。亦應爲百歲之人。豈有天子公卿壽屆期頤。詩義記講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士

而馳驅於外者。推此則其爲平王時詩可知。有實其猗句。解說不一。有以實爲充滿者。有以猗爲旁倚之谷者。有以實爲草木者。有以實爲草木之實者。先生則以上章維石最嚴推之。謂實乃石字之誤。上章旣以石之嚴嚴。喻其勢之崇高。下章遂以石之偏倚。喻其心之不平。此與最切。猗亦解作倚。

春秋書尹氏卒。按尹氏卽尹吉甫之後。詩所稱師尹者也。看來周宣王中興。一時君臣雖賢。然宣王末年。有不藉千畝。殺諫臣諸失。尹吉甫亦有聽後妻殺賢子之過。至皇父之孔聖而不恤其民。威福自擅。更不足言矣。安能復古。又

何。文王世祿不世官。世卿最害政。尹氏世執政柄。遂貽周室之禍。

有說皇父卿士。是大師皇父之子孫。來聘求車之家父。是作誦家父之子孫者。按皇父家父。二人之字也。古人賜姓別族。以王父字爲氏。而後世通稱之。氏雖起於字。而稱字與稱氏。實不相混。大凡稱氏者。多著氏字在下。如孔氏顏氏。稱字者。多著父字在下。如林父。厥父。著氏字者。爲子孫之通稱。著父字者。則係稱本人。是皇父家父。非前後兩人也。

正月篇

詩義記講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士
首章提出說言二字。蓋禍亂之興。未有不自說言始者。說言所包者廣。如臣下諛其君上。是非倒置。毀譽不公。皆說言也。然其原則自汚水而已見。說言既興。未有不流禍於下民者。故曰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天天是桀。舒矣富人。哀此惻獨。言窮民之受禍慘也。

謂山蓋卑二句。舊解以爲謂之卑而實高。所謂說言也。詩所則謂山本卑而乃謂之岡陵。猶衰替之朝而侈言明盛也。此解取義爲長。然舊說口氣自順。至召彼故老以下。則詩所之說極精密。舊以召彼故老二句作兩開說。以爲或召彼耆舊之臣。或詢之占夢之官。故老及占夢之人。無不

自以爲聖者。今將兩句一直說下。言雖召彼故老而不議及國計民生之大。但詢以占夢而已。占夢符瑞讖緯之類也。如此解。與下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相應。烏之雌雄。喻人之善惡。正應首章瞻烏爰止二句。言周室既衰。士大夫紛紛四出。不念宗邦。而我將安所止乎。以烏之止于屋。喻人之止於邦也。蓋因其時。朝廷之上。賢奸不辨。邪正不分。人心無所適從。猶不知烏之雌雄。故烏亦徬徨而莫識所止爾。

謂山蓋卑二句。看來須依先生之說。方得文義貫串。蓋不知雌雄。其人之卑甚矣。兩具曰。聖豈非爲國爲陵之謂詩義記講。卷之十一。主。哉。若首二句依舊說。龍不住下文意思。

十月之交篇

此詩言皇父卿士。作都于向。向在河南懷慶府。與東都相近。去豐鎬之地千餘里。卿士爲六卿之長。掌握朝政。豈有食采於千餘里外者。以此推之。其爲東遷後甚明。此皇父卽宣王時之太師。皇父計東遷距宣王時十餘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皇父之爲太師也。見於常武征徐之詩。征徐在召虎經畧之後。爲中興之究竟者。宣王中年。皇父始受任。至平王東遷之初。猶爲卿士。因王室既遷。舊都淪沒。故作邑於東都近畿之地。若非東遷之後。皇父係南仲子孫。

以前豈無采地。而必待皇父時始作都。若非東遷之初。天子遷都時。凡從遷之卿大夫。卽應另建新邑。豈皇父以卿士之尊。獨後耶。所可疑者。十月之交三句。唐曆家推算以爲當在幽王六年。先生留心曆數。或經考定無訛也。因言唐曆推算日食。應在幽王時。然或平王時。十月辛卯。亦曾日食。更須推索。過乃允於心耳。

宗補。按通鑑幽王九年。立褒姒爲后。據唐曆推十月日食在幽王六年。此時褒姒尚未立。

小弁篇

末章君子無易由言。朱傳作追怨幽王之辭。詩所則歸於詩義記講。卷之十一。主。自咎。蓋臣子當君父之譴責。雖非已作。必有引咎責躬之事。自怨自艾之言。太子當日或因發言不謹。爲讒人所竊聽。從而媒孽中傷。以致被廢。故言此以警後人。欲其謹於出語。毋蹈我之覆轍也。如此解。則文義貫串。而意思亦深婉切至矣。無遜我梁四句。與邶風同。必古有是言。而當時習稱之。

宗補。按莫高匪山二句。言無有高而非山者。無有深而非泉者。以興無有禍害非起於言語者。故下云君子無易由言。一說。所謂高者非山也。所謂深者非泉也。惟讒人之構禍。極高深而莫測爾。此二解可存否。曰。亦俱可存。

巧言篇

此詩曲盡進讒及信讒情事。首呼天而訴之。末斥其人以儆之。二章三章則讒言之所以行也。四章則去讒之道。五章乃極道讒人之情狀也。亂如此。憮憮字。朱傳訓大。但下文昊天泰憮。似作大字解。未安。依傷心之說為長。二章憮始既涵。借差忒也。又與諧通。讒誣也。不信也。詩所照借本字解。大凡讒言之入也。須照察其情。不可姑且容隱。一容隱。則讒人無所忌憚。而恣行其術。已將入讒人彀中。而信之深矣。是亂之成於信。而始於涵也。怒者涵之反。祉者信之反。於讒人之言。不涵容而怒之。則讒人不敢逞其說。而

詩義記詳

五

亂沮矣。於讒人之言。不惟不信。而反於所讒之人。加以福祉。則讒人無所施其技。而亂已矣。祉字。只作福祉解。較直捷。下章君子屢盟。句。又是涵借信讒之根。人必已有疑心。而又恐人之疑我。於是乎有屢盟。所謂盟如設指天誓日之詞。下辨白要約之令。皆是止其止字。朱子未解。今解作旨字。從上甘字生出。至解奕奕寢廟章。直從本源上指出。消讒弭亂之道。義精詞粹。非知德造道之深。何以及此。有三復不厭。領畧不窮而已。上言屢盟。多疑為王心病。此承其意言之。洵臨下聽言之龜鑒也。君子齊敬。齊敬字在寢廟字推出。聖人通明。通明字在得易簡之道。通明故易。讒言之至。自

無遁情。如犬之獲兔。免矣。得上四句之解。則下四句不費辭說。看往榮柔木章。朱傳解似有未融。今以往榮柔木喻善柔之小人。實在上之人。從而培植保護之。故小人得以出入往來於君側。而行其讒譖。我皆可歷歷數之。其人亦能為蛇蛇之大言。以聳動入主。而又濟之以便佞之才。故其言之巧也。如簧之可聽。而不自以為恥。此章寫奸讒之主。及讒人伎倆。可謂盡矣。曰。講得明晰。又看得末章末二句之解。上句詩所最確。下句從朱傳亦得。言小人雖自謂得計。然愚積怨。叢謀汝者。將孔多矣。爾所結為奧援。引為黨與者。有幾人哉。言不足恃。以深惕之也。未知合否。

詩義記詳

末

曰。如此解。於語氣甚隱。看來此詩。自是平王時所作。蓋平王優柔不斷。始則聽讒而不察。終乃信讒而不疑。即此知其言之誣。而不能怒。即或知正人之被讒。而又不能引用正人。此所以卒為讒人所欺。如漢元帝受弘恭石顯之讒。陷蕭望之於死。後來雖洞燭其奸。至於涕泣不食。終不能真泰顯於理。纔博其免冠謝罪而已。若幽王之貪虐淫亂。又非止于聽讒言而為人所愚者。此病說他不著。

詩人託物比興。其物之美惡亦無一定。如莫黑匪鳥。則以鳥為不祥之物。鴉鳥爰止。則又不以為不祥。蓋飛鳥唯鳥

恒集於屋。故以比人之託於邦國也。抑詩在染柔木。以柔為善。蓋承上抑抑引下溫溫。則其柔也為柔嘉。巧言詩在染柔木。則以柔為不善者。通篇為刺聽諛而作。此章又是正寫諛人情狀處。則其言柔也。正與善柔相切。所謂巧言如簧。無拳無勇。皆柔之呈露處也。

何人斯篇

詩所解伊誰云從二人從行兩句。與朱傳異。朱傳以伊誰云從從字。解作隨字。言伊人所隨者誰乎。乃暴公也。如此則暴公是一人。從行者又是一人。下章二人從行。依朱傳是指暴公與其隨行之人。詩所伊誰云從從字。解作由字。言伊人何所從來。暴公從暴公也。如此則於首章已將暴公坐實。下章二人從行。不妨作已與暴公矣。二說並可從。第三章至第六章。詩所層次極精。其為驟風承聞聲不見說來。天下之物。但聞其聲。而不見其形者。獨風耳。故即風以託喻。言雖自北自南。有聲可擬。而形終不見。祇攪亂我之心曲而已。爾之安行章。即從所聞之聲而折辨之。當日暴公逃陳而不入見。必以有急行不及見為辭。故云爾以急行為辭乎。爾平日安行之時。猶不肯停頓。況今有亟行反遑暇脂車。則非亟行可知矣。爾還而入章。又就亟行窮詰之。言爾縱有亟行。不及見我而去。然回時猶可過我也。

爾還而入。則我心猶可平。還而又不入。則誠不可解矣。層層駁難。所以究極其情也。否難知也。否字作否惡之義。解或作匪難知解。亦可。

巷伯篇

楊園之道二句。朱傳云。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止。以與賤者之言。或有補君子也。此是直引起下數句之意。詩所解云。道者。斫伐之以通道也。畝。止者。關止為畝也。猗。倚也。將斫伐楊園者。自芟除一止始。是其勢倚此而起也。小人行謔。始於小者。及其大者。故顯凡百君子之教聽之。是即朱子謂始於微者。而後及於大臣之意。朱傳云。猗。訓加。謂其道自下而加於高。望之如倚於其上也。仍須作倚字解。為貼。詩所云。關止為畝。止是。高止。畝雖亦是高處。然已成畝。則平坦可行。所謂畝其止者。乃就傍楊園一高止上。芟除壅闢。使之平坦可行。以為除道之始也。楊園甚大。止阜特其間一處。字典引爾雅釋地云。如畝。畝。止。引詩傳畝。止。止名。於畝。止上加一畝字。似兼前二解之義。然既以畝為芟除之意。又以畝為一畝二畝之畝。義屬兩岐。更詳之。

宗淵問或以楊園二句。喻讒人之居君側。楊園者。下濕之地。以喻小人居於污下。實繁有徒。道喻其出入往來。猗。訓

倚畝北崇高之象。以喻居尊位者。言說人倚詩人君崇高之勢。方將肆為誣陷。凡百君子之所當戒心也。故下文云。云。卽我友敬矣。讓言其興之意。此說如何。曰。亦有意義。且記取。

蓼莪篇

餅盤疊心。若以餅比父母。疊比子未安。當依詩所子不成立。則貽親羞之說。不特大小之取類相合。且與匪我伊蒿。吳天罔極意。俱相照。群民無德之民。猶國君稱寡人也。

太東篇

詩中引用物類。皆借以切人事。非泛然鋪排湊數者。如此

詩義記講

卷之二 小雅

五

詩所稱天漢女牛啓明長庚天畢箕斗之類。極有深意。諸家之解。尚少眉目。詩人零零雜雜。說滿天星斗何用。且何以但舉天漢女牛啓明長庚天畢箕斗。而不及其他。須還他着落纔好。天漢亘天。而光明下燭。以喻人君。女以喻女工。牛以喻農夫。啓明長庚。乃先後出入於日者。以喻天子左右之大臣。畢好雨。至雨澤。喻朝廷之恩澤。箕主風。所以鼓動氣機。凡雨之降。必先有風。以動盪宣布之。斗又爲諸星之紀綱。所以調和元氣。以喻恩澤之降。必有號令之布。紀綱之運。此詩人引用意也。先生解此詩。得手全在首二句。盤殮雖儼然而滿。而必以棘七舉之。言取之有節而不

過。以喻天下之財力雖盛。而取之者不外惟正之供。此先王之制。所以蕩平正直。而爲君子所率循。小人亦咸瞻仰敬奉者。今不能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下文乃言其實。東方大小之國。杼軸皆空。則取之已盡。所以當履霜之時。而所履者惟高屨。則貧窶之甚可知。以不耐勞苦之貴介公子。而僕僕道路。則人不得休息可知。此所以使我心疚也。下二章申小東大東下半節意。言力役之不得其平。與如砥如矢者相反。下數章皆中小東大東上半節意。言賦稅之不得其節。亦與如砥如矢者相反。餽以酒而不以爲漿。餽以俾而不以爲食。斯所以有盡之民。財竭無窮之巨壑。詩義記講 卷之二 小雅 五 雖供者之力已竭。而求者之心未足。庶幾仰望天漢之昭明。或照見織女之勞苦。而織女雖勞。而不能成報功之文章。牽牛雖勞。而不合其纒綯之苦也。至此不得不以望天漢者。轉而望先後出入於日之二星。天漢指君。啓明庶幾能使至雨之畢。而施以下行也。然雨澤之降。雖畢主之。要必有南箕爲之振。漢北斗爲之斟酌。然後澤無不流。而施無不被。今也箕不簸揚。則號令不頒。斗不挹注。則紀綱已廢。雖有天畢亦豈能載施以行哉。此則絕望之辭也。翁閉其舌。所以不可簸揚。顛揭其柄。所以不可挹酒漿。反言以切時事。非箕真翁而斗真揭也。

啟明長庚乃金水二星先後出入於日者不論或金星或水星但先日而出者則謂之啟明但後日而入者則謂之長庚。抹曲也。易解云似畢而兩岐可見七與畢相似兩處同用有抹字皆指其形而言也。七襄朱子以爲未詳而引反駕二說又將駕字申釋蓋至駕字之義詩所解作經緯聯緝之義亦是就織字下注脚也。

四月篇

廢爲殘賊朱傳解作化芳蘭爲蕭艾意詩所解作盡見狀而文貞公之解則可以立教曰總是一樣如人性本善後來都被惡習汨沒盡喪本來豈不是戕賊殘害又曰卽此便是仁者遠反面。

詩義記講

卷之二十一

三

詩言嘉卉而推梅栗何也梅花發於最先而其果得木味之正栗木堅而不蠹凡廟主皆用栗書稱寬而栗禮稱溫潤而栗皆強立有主之義梅取其有合於仁也栗取其有合於義也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失其所以爲梅栗與梅栗相反矣詩人所以悲也。

宗淵

問此詩從四月說到冬月竊意四月者伏陰之始陰亂之所由生不言春者不見大和全盛之時也曰所論甚切時世又問末二章文貞公解云生亂世者不能如鳥之

飛魚之潛則庶幾山隰之間宋掇草木以終老乎然未能忘哀思故歌以告之是將上章作比體下章作賦體謂以爲上章既是比喻下章亦可作比喻言亂離之日或遠適他國如鶉鷩之翰飛戾天或輶匿深藏如鱸鮓之潛逃于淵既無不長往不顧矣予也身登仕籍而勢不能隱念切宗邦而誼無可去則非如魚鳥之可以飛潛但羈縻局束於此若苦卉微植之在山隰植於一處而不能遷移此所以不得已而作歌以告哀也如此解合否曰此亦直捷說詩正要如此不拘。

無將大車篇

詩義記講

卷之二十一

三

車塵與心昏冥冥者暗中之光與心耿離蔽也與昏之重首章祇自底分底字劉氏以爲當作痕痕與瘳同言病而昏也此解極與塵字相應詩所解次章云惟明故昏則亦主痕字解矣。

小明篇

其毒大苦言寒暑之毒頂戴離寒暑來憚我不暇頂我事孔庶來自貽伊戚頂政事愈覺來罪咎指已之有罪譴怒指君之加罪反覆則有分外之苛求非理之責備不常之喜怒無稽之譏謔矣憚字詩所依本字作畏字解比勞字之解尤警切。

夫子刪詩。每段結末。俱寓變可以正之意。淮水詩固如此。小明末二章。式穀景福等語。已說向好處去。詩所自廣之義甚切實。君子處憂患。必有反已自脩之實。乃無負玉成之至意。其式穀景福之辭。亦非冀倖希望。苟爲寬譬。誠之至者。格鬼神。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見得此一層。則所遇皆坦途。所歷皆進德之境矣。此解與小景小宛兩詩末章之解。俱到最上一層。爲已下學者自能知之。因問素位而行。行字似不可輕讀過。悉聽窮約困頓。俱有事做。古人有被讒被黜。而以詩酒自娛。放達自遣者。是沒歸著。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詩義記薄。卷之二小雅。重。

鼓鐘篇

先生解此詩云。聞樂聲之淫哀。而憂傷之。玩詩詞不見有淫哀意思在內。乃先生以已意斷之如此。蓋盛世之音和平。亂世之音則有淫與哀之失。此其所以聞而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也。淑入君子之樂音。正與當日之樂音相反。末

章乃指而言之。前三章先言懷後言德者。德者樂之本。而性情又德之本也。末一章先言欽。欽而後言同音不僭者。蓋和者不淫不傷之本。而敬又和之本也。所以儒者誦詩學樂。必從自治其性情起。治性情之道無他。誠與敬而已。允信也。卽誠也。欽欽敬也。誠者無不敬。敬而後能誠。原非有二。詩所猶字作尤字解。蓋以不同怡與淫對。不尤怡與傷對也。末章寫雅樂次第。歷歷分明。學者可讀其辭。而得古樂之槩。此篇王氏云。幽王鼓鐘。淮水之上。流連忘反。聞者傷之。先儒俱云。從未聞幽王不。淮朱子亦謂未敢信其必然。淮水在徐州境。與東明長。等處相去不遠。離朝歌不過數百里。漸染村風。東遷後。留餘習。其爲何等人。無可考也。同音頂瑟瑟笙磬。不僭。總頂章首。皆言鐘樂之紀綱也。皆皆者。囉緩之音。蓋流於淫者。代。響者急疾之音。蓋失之傷者。惟鼓鐘將將。尚不見有不好處。只是發端總語。然初聞其鏗鏘。要未見有敬靜之意。及細察之。又有淫與傷之病。與純和而無奪倫者。迥殊也。

楚茨篇

楚茨信南山。朱傳謂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甫田奉方社田祖之祭。大田爲農夫之辭。以頌美其

上詩所曰詩辭所稱上不及天子下不係卿大夫曰君曰君婦皆有國者名號曰曾孫對后稷而指公劉也信南山稱述禹功其時正在夏后之世公劉始開墾爲田非卿大夫食采之常土也所見豈不卓絕矣哉自此論一定而千古之疑義一旦發蒙周孔之詩教倬乎雲漢之爲章矣曾孫雖係子孫通稱然其始爲此語必切於世數而非泛辭此數詩屢稱曾孫因對后稷而指公劉如武王稱有道曾孫亦對太王而稱也但公劉子孫之能修其業者亦包在內爾二條通論楚

甫田篇

詩義記講 卷之十一 小雅 宗廟 問甫田次章前言以社以方是秋間報賽時了下文又有祈甘雨之文若謂祈報並言則應先祈而後報豈仲秋之月黍稷雖結實而未成熟收穫尚須甘雨之滋故當報賽之時又祈甘雨乎要之農夫當秋報之時即望來年之豐稔而預爲祈禱亦是常事不必執此以爲疑端未審是否曰幽風歷序一歲之事此詩首章言耘耔夏時事也次章言報言祈大槩秋間事或是穀將熟而未穫報賽祈禱並在一時亦有此事不必指定說又問看來此詩之作未必專爲祈年樂田畯而設乃是道幽公舊俗以見本朝耨事開基欲嗣王知重農勤民之意後因詩內有以祈

甘雨之句故祈年之祭用之有曾孫不怒田畯至喜等故樂田畯之樂亦用之爾未審然否曰於情事亦合甫田大田二詩俱可爲祈年之用楚茨信南山二詩俱言力田祭祖而受福祐恐祈年時只歌後二篇也

烝我髦士朱傳作進而勞之詩所作進而飲食之所以必進而飲食之者因其秀異而別其禮所以勸也謂食髦士者乃新穀此因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看出此時尚未有新穀所謂新者特藏貯未久之穀非謂本年之所收也介字有訓大者有訓助者有訓分辦兼介者此處當訓助蓋民既爲土自與齊民之沾塗腴者不同但求相助於南畝而已

詩義記講 卷之十一 小雅

又義有不可不正者如甫田末章乃求千斯倉以下數句言禾稼既多而求倉箱以處之願報農夫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尚覺未安今以求爲爲民祈求以介福萬壽爲神福君兩得之矣

瞻彼洛矣篇

此詩朱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詩所則以蓼蕭諸詩比例而定爲朝會樂歌極爲確當諸侯所作不應敘於天子所作之前君子萬年等語是歌工語氣如魚麗嘉魚之例王者因在東都朝會諸侯而作也南山有臺篇萬壽無期

萬壽無疆乃臣下美天子之詞。今以邦家之光等語爲賢臣之稱。緣一向用得熟了。習而不察。賢聖之君在上。邦家之根基。豈不堅固。光華豈不顯燦乎。

桑扈篇

桑扈駕鸞二詩。詩所挑剔洗發一番。乃覺眉目清明。精采透露。而立言之得體。意義之深厚條理之精密。美豈可以名言盡耶。

頌弁篇

玩爾酒爾餼等句。應是歌工之辭。詩所謂託爲兄弟親戚之辭。以薦華自喻。以松柏喻君。君子指設宴之主人。文義詩義記講。卷之十一。尤爲妥協。樂酒今夕二句。如今人宴會。酒酣之後。其實客以加爵相勸云。須多飲盡歡。勿虛主人之情。卽此意也。

車牽篇

小雅多宴享之詩。必不列房中之樂。車牽一篇。次於頌弁之後。以伐木次於常棣之例推之。以孔子好仁之言證之。而知其爲求賢之詩也。子夏曰。賢賢易色。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以求女喻求賢。於義至切。

魚藻篇

此詩當屬厲王之世。以在成康營洛。訪諸侯之後。宣王中興。朝會東都之前也。就王在在篇一句。微之知爲在東者。

遙禱之詞。武公在厲王時。已爲王朝卿士。故疑爲武公作。推論最有情理。

角弓篇

宗淵問角弓一詩。朱傳以爲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恐未盡。蓋角弓翻反。胥遠相病。是兄弟不相親睦之意。若安爵不讓。老馬爲駒。教猱升木等語。謂兄弟相讓以取爵位。似屬疎漏。詩所之解。以前三章刺親睦不行。次三章刺廉讓不與。皆有位倡導之下。兩章分應其意。衰世之弊盡此矣。今詳釋之。首章以角弓起興。與者角弓之爲物。張之則相向而來。弛之則相背而去。以與人於兄弟。親之則相好。遠之則相尤。故下云兄弟昏姻。無胥遠也。次章則言上行下效。究胥遠之流極。三章正言相親相遠之不同。申首章意。此三章所謂親睦不行。由有位倡之也。次三章首章言民之爭。次章言民之貪。教猱升木。人已善爭。而我復教之爭也。如塗塗附。人已好貪。而我復長其貪也。首章言爭而先言怨者。爭必至於怨也。次章言貪而先言爭者。貪必至於爭也。夫無良相怨。斯亡之漸也。然其怨也。由於不讓。老馬反爲駒。不讓之實也。然其不讓也。由於貪得。而推其禍本。則歸於在上者之教爭而長貪。此三章所謂廉讓不與。由有位導之也。前三章先言親睦不行之由。後言親睦不行

之禍。是順言之。後三章先言廉讓不與之禍。後言廉讓不與之由。是逆推之。末一章分應前意。而以雨雪見現為比者。漣漣盛貌。喻貪競者之勢。浮浮虛貌。喻澆薄者之習。曰者。君象。雪遇日則消化。以喻貪競澆薄之習。苟為君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與仁讓。則臣民自可息爭而言禮。革薄而歸仁。今者屢驕蠻髦之風方盛。豈非雨雪而不見現之象乎。我。是以憂也。前六章言由在上者。此直以日比君。義切而辭嚴矣。未知合否。曰。推得極細。

苑柳篇

宗淵問苑柳詩大槩與高鳥良弓之類。不必指定朝詩義記講。卷之二小雅。宋。

與不朝立論。朝王自是常禮。豈可以利害為趨避。所謂暱者。如鄧禹於光武深相結納之類。不可以朝王便謂之暱。蹈字文貞公之說甚確。大凡英武之主多猜刻。當其有事之時。求才若渴。用人無不盡其力。及乎功成事定。則向之所任。即今之所忌。思以奇禍中之。如越王之於范蠡。大夫種。漢高之於韓彭蕭張。始則舉國以聽之。終則有屬錢之賜。種。醢之禍。其謹慎者。猶不免廷尉之辱。必至於泛舟辟殺。而後庶幾焉。豈非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易予靖之。屢以凶矜之。驗乎。未知此論當否。曰。罪已責人。治道之純。難升降。全分於此。宣王已開後代教難派頭。推說亦可存之以

察世變也。

又問苑柳朱子以為茂木而可休息。謂意柳之為物。枝葉皆倒垂。雖茂盛而覆庇不廣。與召南棠陰。及後世所稱樾陰者異矣。故曰不尚息焉。不尚惕焉。言不可憩息也。可如此解否。曰。亦有意思。又曰。詩經有正說。有反說。如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皆作豈不顯乎。豈不時乎。解不尚息。不尚惕。亦當如此解。柳木茂盛。自可憩息。若喬木孤挺。無小枝旁幹。則不可休息爾。

都人士篇

此詩詩所之解盡矣。細直如髮如字。作其字解。或即作如詩義記講。卷之二小雅。宋。

字亦得。言如其髮之本然而不加飾也。

采芣篇

解采芣一詩。真足警醒。策學者。令人受無窮之益。芣。篇之解亦然。另闢一豁。然開明景象。即於目前情事得之。詩之為教。原如此也。

白華篇

宗淵問此詩詩所之解極深透。首二章比喻。字字有精義。其以背自喻者。背之為物。質素無華。而為女工之所有事。婦人往往以自況。如雖有絲麻。無棄菅蒯之類是也。其先言白華者。背之初必開。白華。以比已雖朴陋。而有端潔之

美與豔冶之質不同。開口即與褒姒對照。然菅之所以不
至散棄者。賴白茅以束之。如婦人之得以有終者。全賴爲
之夫者。與之合聚無間。今之子既遠而不我親。則如菅不
爲茅所束。亦終於廢棄而已矣。此章乃是被棄正而面下章
則推原其所以被棄。由於天步之艱難也。天步艱難。即從
上二句意轉下。上章既以菅自比以茅比君矣。此章遂言
菅雖賴茅之束。然菅茅全賴白雲之露以濡澤之。不然。則
白茅亦將枯戾。而不能有束菅之用。以與君后之合和以
召祥。實天運爲之。今天步艱難。非白雲醞和布澤之候。所
以使之子不圖而至於遠我也。人倫之際。莫之爲而爲者
詩義記講 卷之二 小雅 三

天也。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夫不能得之於
婦。堯舜則朱均爲之子。周公則管蔡爲之兄弟。孔氏三世
出妻。此皆不歸之於天不得。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其與也。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其亡也。如此推說合否。曰。甚爲明晰。
又問桑薪烘熅之解。朱傳以爲照物而不能烹飪。喻已
之不得其所。文貞公不主其說。如何。曰。桑薪有脂膏。光能
照遠。如陝西雲南用松片燃於鐵架中。搗之作燈。謂之松
明。多用以照物。蓋烹飪凡薪皆可用。而照物尤取其有脂
膏者。是用桑薪以照物。未可謂不得其所。又問熅係三
角野竈。三面發出火光。以爲遠照之用。其用亦大。且文氣

與上章一例。池流浸稻田。桑薪烘於熅。喻已宜受寵澤光
耀。而今我見廢。是澤他注而火移光。棄嘉穀而浸苞稂。置
良材而燎荆棘。所以使我勞心傷懷也。水與穀相滋。火與
薪相麗。於夫婦取喻亦至切。鼓鐘章言鼓鐘于宮。則聲聞
于外。以喻積誠於內者。必形於外。而有以動物。今我獨不
見察何哉。至此復有自省自咎之意。極道其輾轉思維。而
不得其由也。推說合否。曰。俱是扁石解詩所最精。字解原
具此義。非穿鑿附會。石本在地而卑。以爲扁。則極其尊矣。
今復履之。是卑者既尊。而復卑之也。以喻已爲下國之女。
本卑也。及入爲天子之后。則卑者尊矣。今又見擯棄。豈非
詩義記講 卷之二 小雅 三

取扁石而踐躡之乎。取譬亦酷肖矣。
白華之詩作。而西周之亡決矣。下皆幽王時東都諸俗之
詩也。

詩義記講卷之二

詩義記講卷之三

大雅

文王篇

此詩爲周公陳戒成王所作。後遂用爲朝會之樂歌。保治配命。莫大於上合天德。首述文王者。周家之德。莫盛於文王。王業之成。實由於此。蓋文王性與天合者也。首言其神於昭陟降。而致新命造周。三章穆穆二句。則台德於天之實也。故末章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天德不可見。師文王之穆穆敬止。乃所以法天道。不假於外求。惟反諸己而已。此自求多福之云。孟子累稱之。

詩義記講 卷之三 大雅

即大學脩身爲本之義。夫子所謂脩己以敬如斯而已者也。周興於文而殷喪於紂。勸戒之最切近者。文王與紂興亡之本。在於脩德失德。而其實事。則在於用賢棄賢。大易之義。天之所祐。無過於尚德尊賢者。順之興而逆之亡。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謂四始皆尊賢。其義大矣。

大明篇

末二章先生引樂記夫子答賓牟賈之語。以總千山立武王之事。解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以發揚蹈厲太公之志。解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當日肅將天討神情。令人如見。

彤篇

雖不殄厥愠一章。朱子以爲文王之時者。因太王避狄居岐。立國未久。如何便能使混夷竄伏。且文王尚事混夷。則太王時未竄伏可知矣。故即孟子所引。斷爲文王之時。但細推此篇。上文俱稱太王之事。若此章要說到文王時事。即應明提出文王。如下章所云。今既不提出文王。則蒙上文屬太王時可知。此章在疆理宣畝作室立廟建社厲兵之後。可見太王雖係初遷。而次第布置形勢已強。或者當時混夷來侵。太王曾敗之。嗣後遂退去。不敢再來攻劫。而太王立國。得以堅固。爲王業之基。故後人稱述如此。當日詩義記講 卷之三 大雅

太王新遷與混夷爲隣。混夷豈得不來侵犯。若混夷來侵。太王不能禦之。太王如何立得國定。且轉之子孫。可見混夷駭矣。應屬太王時矣。至文王事昆夷之說。原不相礙。蓋所謂駭者。乃奔也。退也。非滅也。或是困敗而遷徙。以避太王之鋒。或是戰敵時奔北。俱未可知。但其種類猶在。至文王時不廢往來交際。孟子明說以大事小。則其衰亦可見矣。至孟子引詩以此爲文王。說具詩所中。

棫樸篇

混夷駭矣之屬太王。觀皇矣詩串夷載路可見。芄芄棫樸二句。朱子以爲興體。鄭箋云。白桺相樸屬而生。

者。豫所以爲新。至祭上帝三辰。則聚積以燎之。如此解。則屬賦體詩所主。鄭說。或疑諸侯不應祭天。次章奉璋大抵是祭宗廟之禮。然按詩所生民篇。上帝居歆。注云。天子祭天。周制始定。古者或可通也。亦無庸多置疑議。以上章屬祭天。下章屬祭宗廟。兼舉尤備。總之人君以脩德用賢爲要。賢才衆。以之祭則受福。以之戰則克。而國之大事舉矣。此詩上三章。言文王之祀與戎。皆有賢才爲之輔佐。以見其得人之盛。雲漢章。推本文王賢才之衆。由於作人之化。末章。推本文王作人之化。由於君德之脩。王道之綱領。盡於此矣。

詩義記講

卷之五

五

宗廟 問奉璋之禮。曰。璋瓚是灌地降神所用。天地山川。其神卽在目前。不用降神。要之祭天地三辰四方。亦用黃琮。蒼璧圭璧圭璋之類。但不用之以灌爾。

宗廟 問

意欲將追琢其章一章。作文王造就人材說。以見作人之實。言當時之人材。皆追之琢之。以全其美質。而成令器。此勉勉之文。王裁成鼓舞於無已。故用此人材。以持大綱。司小紀。經理四方。而治無不舉矣。末句又收應左右趣之等語。此解未知是否。曰。承作人說亦貼切。夫子生平只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文王與夫子。其揆一也。又曰。追琢其章。依舊解就聖學說自好。蓋盛德作人。已包得住。

誨人不倦之意。綱紀四方。亦是文王能綱紀四方。

早麓篇

此詩只是說以德致福。自然而非勉強之意。而豈弟之實。則在作人。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施於作人。乃格天受福之本也。

爲飛戾天章。韓昌黎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之論。說得真切。形容得作字意思出。詩所引大易享西山享帝。莫大於作人。而以感通類應之旨發明之。幽明古今。只此一理貫徹。無復餘蘊矣。盡其道者。非文王周公孔子而誰與歸。

詩義記講

卷之五

四

思齊篇

此詩纏聯貫串。反覆迴環。身分俱到極頂。首章言文王母教內助之賢。是文王之有賴於母教內助也。惠於宗公。章正說文王之德。言文王秉母教以成德。而其德實能惠于宗公。賴內助以成德。而其德實能刑於寡妻。惟惠於宗公。則母教之賢益顯。惟刑于寡妻。則內助之德益光。謂文王無藉於母教內助不可。謂文王專賴於母教內助亦不可。設無母教內助。於聖人之德美。究未免有遺憾。文王恰值其盛。所爲備述而詳稱也。夫刑於寡妻。斯在宮而離離矣。惠于宗公。斯在廟而肅肅矣。離離所以刑寡妻也。肅肅所

以惠宗公也。自在宮而觀之。凡不顯之地。皆若或臨之矣。自在廟而推之。卽無有厭敦之時。而常恐有失矣。先儒以不顯頂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說無敦。頂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說言鬼神無形與聲是不顯也。文王則洋洋如在。而不敢忽。臣民戴德仰化。本無厭惡文王者。而文王猶深凜乎馭朽之防。不若直頂上文說尤融洽。此章是敬以直內。下章是義以方外。惟敬故和。合離離肅肅。見其敬之純一言。敬而至於不顯。亦臨無敦亦保。是聖人緝熙安止之敬言。義而至於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是聖人不識不知而順則之義也。不曰彌光彌顯。而曰不瑕者。蓋遇患難而增益。因詩義記講 卷之王大雅 五

謂與天行同健者也。

皇矣篇

天立厥配。句。當如詩所之解。蓋此處不必再說到賢妃之助。上篇是言文王之德。故推原其內助。此篇是言文王之

功。故推原其先烈。義各有屬。若於太王。稱其內助。下文王季。文王亦應重敘內助。且縣之詩。已於遷岐之始。並敘太姜矣。順帝之則。詩所云。奉天之法。命討無私。爲下文伐崇張本。下語警切。

詩人言王季。因心則友。當日太伯與仲偕遊。在王季有不立之勢。又不以讓國行。而以採藥往。在太王無廢長立少之跡。王季自應受之。至於叔齊所處。又與王季不同。因伯夷讓得明顯了。又叔齊尚有兄。自須避位。文王生有聖瑞。天命有歸。太伯仲雍知之。太王亦順天而行爾。

此詩每言帝謂。見得文王與天合德。真是呼吸相通。凡聖心之動。皆天命之。

下武篇

此詩有以以下字爲文字之誤者。殊未安。篇名本係下武。如何錯得。且卽以下字改作文字。則文武維周句。亦少意味。世有哲王句。又如何接得下。善乎詩所解曰。下武言上武也。蓋周家以弔伐得天下。似乎上武者然。故言武非我周所上。自太王王季。文王世。以脩德行仁爲務。今王一著戎衣之後。放牛歸馬。虎賁脫劍。全是偃武脩文之事。其德足與三后相配。正孝思之實也。

昭哉嗣服。句。詩所解與朱傳異。朱傳以昭訓明。以嗣訓繼。

以服訓先王之事。言能繼先王之志也。詩所謂光昭嗣服。言有以昭示子孫也。下昭茲來許。正承接此意而言。

文王有聲篇

文王以文德著篇內却言有此武功。武王以武功著篇內特舉其脩學興教之事。蓋文王之文。武王之武。夫人知之。卽諡可見。惟文則疑於不武。武則疑於不文。故舉人所未悉者言之。猶稷主農事。疑於不文。而周頌稱曰思文。契主教化。疑於不武。而商頌稱曰桓撥。皆表微之意。

說經各有分量。關乎天姿學問。一毫不可勉強。詩經得朱子一番闡發。已極平正。又經後來諸儒考證辨論。宜乎無遺義矣。自詩所一出。如日華雲爛。天章煥發。詩之面目乃現。精髓畢呈。周公孔子之所以立教者。昭然揭日月而行矣。語不煩費。而劃然中解。只似平常口頭言語。人人見得。人人會說者。及反覆味之。則從未經人見到。從未有入說出。二千年來。今日忽然開豁。如王后維翰一句。向只說四方以文王爲楨幹。今連下章解之云。四方攸同。自文王而天下歸心矣。然文王大邦維翰。以服事殷。至武王始革命而有天下。見得同一四方攸同也。文王以此而盡小心服事之誠。武王以此而行應天順人之舉。如此解說。便將文武身分德業。一筆描寫殆盡。此等筆墨。可謂平淡神奇。其

他解說何嘗不包在內。

生民篇

此詩有可疑。如姜嫄係高辛元妃。且舉行郊禘之禮。豈得云無人道。故詩所不主此解。然如詩所之解。因求子而幸御。因而得子。且易生而無災害。何以棄之。則前說又似不可廢。或者姜嫄雖諸侯之女。非正嫡。后妃當日郊禘。不過從后而出。因履大人迹而忽然有身。以爲不祥。故棄之乎。周官大司樂。先列祀先妣之樂。後列祀先祖之樂。妣在祖先。謂姜嫄也。此可爲禘姜嫄不及譽之證。

祭法有周人禘於郊禘之文。然禮記有出於周末之儒所作者。不可全信。周官作於周公。則可據之書也。禘祭之禮。大概至周後方有。若依祭法所云。是虞夏商周皆有禘祭。恐未然。

此詩不是祭祀之詩。祭祀之詩在周頌內。此乃是追溯受命之原。或受釐時。末章朱傳謂尊后稷配天之祭。詩所則與上章相承說下。上章說春禘。春禘。未說到置之俎豆。末章乃正言于豆于登。非兩事也。因屬祈年祈穀之祭。故云上帝居歆。至諸侯不得祭天之疑。詩所已辨之矣。其獨詳於春禘。歆之事者。緣稷係明農。教稼之玉嘉種。乃上帝所賜。登成之後。明德惟馨。帝用歆享。故獨詳之。

取祗以載。載係祭行道之神。后稷此祭。非特祭行道之神。可知。意古者祭天地百神。必祭其隨從之神。如時俗凡祀神者。必供下座。設五路神位。為隨從之神。后稷載祭。或猶是與。○按月令冬祭行。朱傳似即謂此祭。更詳之。

既醉篇

先儒解第六章永錫祚胤句。祚為福祿。胤為子孫。分兩項說。下一章頂胤字說。而以景命有僕言其祚。一章頂僕字說。僕即祚也。而以從以孫子言其胤。但是蟬聯。蓋五文法。詩所云。所謂胤之祚者。如何。將祚字歸入胤字內。一直說下。更覺直捷。

宗淵 按末章包得周南首尾。關雎葛覃卷耳樛木。女士之行也。而有振振公子之應。所謂從以孫子也。闕門為萬化之原。百福之本。詩人所以為善頌善禱也。

鳧鷖篇

此詩乃歌工之辭。故曰爾酒爾殽。爾既指主人。則福祿之來成來為來。下來崇。自應屬主人。文氣是如此。詩中燕享之篇。屬歌工語氣者甚多。小雅魚麗。南有嘉魚。皆是燕賓。

亦頌美主人。瞻彼洛矣之詩。朝會諸侯。因係歌工之辭。亦歸美天子。類弁燕兄弟亦然。蓋立言之體應爾也。問公尸安燕康樂。則主人蒙神佑而獲福祿。見公尸與神為一體也。此篇頌主人受福。正是歸美公尸處否。曰然。朱傳云。水會也。詩所云。水外之高者。臺。朱傳云。水流映中兩岸如門也。詩所云。水絕夾山如門者也。尤見層次分明。

假樂篇

詩所以威儀抑抑。章申令德。以之綱之紀。章申宜民人。首章次章。先言保右天申。正如中庸九經。先言效驗。而後及九經實事。

板篇

猶之未遠。詩所解作及今猶未遠也。意甚警動。然作謀之未遠。猶頂上文為猶不遠。自平穩。猶之未遠。與人尚乎由行。一樣語氣。之乎二字。押於句內。古人有此用法。

价人維藩。章諸家皆言是六者。是以懷德維寧。亦作一項。按价人大師藩垣等字。皆是實字。懷德維寧。皆是虛字。則不可平分六項矣。上以价人維藩四項平列。而以宗子維城另說。且獨提出無俾城壞一句。可見城是藩垣屏翰之

王不可五項平列矣。故詩所以宗子爲君。此卽西銘大君宗子之解。藩者籬也。此最在外。如陝西榆林卽樹榆以爲邊境。藩籬大德之。卽藩籬也。大師維垣。按字典釋垣字云。車牆可以爲援衛者。此與大師之義甚切。今京師沿邊各處俱有矮牆。歷代以來有之。缺則補築。腹內州縣村落中亦多築矮牆以禦盜。此卽垣之制也。屏是蔽外內之牆。當門中立者。大邦諸侯保內而禦外如之。大宗不限定是同姓。孟子所謂巨室卽是。翰與幹同。乃堅直之木。築牆時用之束板者。藩在城外。垣屏在城內外之間。翰則城之所由以成也。城全恃四者以爲扞蔽。楨幹而四者則依城以立。如价人大師大邦大宗莫不恃有宗子也。价人大師大邦大宗懷之以德則安。由宗子有維城之固也。無德則城壞。四者皆廢而無用。城亦不能獨全而傾危可畏矣。懷德維寧二句相連絡說。寧字指藩垣屏翰之寧也。懷德正是城不壞處。語意迴環。

蕩篇

詩中稱上帝多指君言。惟此詩首章上帝指君。第七章上

帝則指天。蓋借文王立言。既斥紂以切今王。則上帝卽是指天言之。若未入文王語氣。在臣下不敢直斥時王。故以上帝目之也。

抑篇

詩所抑詩之解。大概離絕筆時不遠。詩所成於正月半間。抑詩之解。又於成後重加更定。不及兩三月而過世矣。注中提出吉凶。福之本吉凶禍之幾兩句。是聖學頭腦。自古聖賢覺立教無不就吉。禍福上指示警醒。如大易洪範闡明天德人道。所謂許大之謨訓實所以定生人之命。其示人趨避所謂深遠之謀。猶臨時卜筮占決是爲辰告以立本。幾幾求之。則要領得而自強有覺之旨。可反身而自修自證矣。

此篇開口便說抑抑威儀。便包得住一生學問。蓋存誠謹幾皆驗於威儀。夫子示顏子克己之目。只在視聽言動四者。曾子告孟敬子亦不外出辭氣動容貌正顏色三項。可見聖賢一生吃緊用功及得力處皆在於威儀上。約束捉撕抑抑。無放佚縱肆之謂。恭敬常持。隨時省察。所謂存誠謹幾者。一以貫之矣。下所敬慎是也。不能抑抑則必自以爲智而終於愚。此乃世人通病。故下文云。庶人之愚。職此之病。而哲人之愚亦惟此之戾。痛切言之。如晨鐘警寐。所

無競章說出聖學之全體大用。蓋爲學止有存誠謹幾兩項。存誠工夫全在自強。易象開口便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誠者無息。自強則不息。而至於誠。此是第一要義。朱傳訓覺爲直大。是就德業旣成處說。覺字本訓知覺。警覺中庸所謂於獨知之地謹之。有覺正謹幾之事。討謨定命。所以使我自強者也。遠猶辰告。所以使我有覺者也。自強以存誠。則命自我立矣。有覺以謹幾。則動不失時矣。誠之存與不存。與之謹與不謹。必於威儀驗之。故曰敬慎威儀。敬所以存誠於威儀。慎所以謹幾於威儀也。維民之則。卽是四方四國訓而順之。此章字字有把握。皆傳心要訣。所當服膺勿失從事斯語。武公生西周之末。獨稱睿聖。讀此詩可以想見矣。

於寢興灑掃之近使皆足以爲民之章表然後戒車馬詰
戎兵以防猝而禦遠始合乎遠猶之道而得謹幾之法下
三章申慎之意覩爾友君子章申敬之意肆皇天弗尚章
言慎之意旣見寢興灑掃之所當先而車馬戎兵之在所
後矣然猶未明言寢興灑掃之卽以戒不虞也質爾人民
無易由言二章乃申言戒不虞之道卽在自寢興灑掃之
常推之。一一謹其度而一身之尤當謹者莫重於言卽於
敬戒巖中倍致其力蓋出話亦威儀中之一端而更不可
稍忽者質人民所以自驗其果足爲民之章表否也惠於
朋友庶民小子承質人民之意言之言慎而專重謹言高
詩事言言
卷之三
大雅
士
敬而極於不愧屋漏操之有要而約之無間洵聖學之樞
機性命之閫奧也宜聖門三復不置而稱引以示人乎至
此則修德之事備下五章皆致微戒丁寧之意
說此詩必兼諷王云者因大雅所列皆王朝大臣陳戒之
辭且其在於今等語明指厲王時事也

此詩未必是武公髦年所作亦旣抱子分明尚是強壯之時亦事旣髦亦謂轉眼便老云爾。

桑柔篇

靡國不泯。泯字雖訓滅。不必定是滅國。所謂泯泯棼棼。天
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只是昏亂之甚。意民靡有黎。蓋征伐

力役之事。皆壯者任之。至於調發頻仍而壯者皆燼矣。所以民靡有黎也。如此說亦直捷。拜字當作屏字解。

詩所謂後八章爲刺僚友者。至確。以章法不同。語氣亦異。故也。維彼愚人等辭。豈臣子所以施於君父者。

進退維谷句。朱傳就一人之身而言。詩所就受譖與譖人者言。傾陷善類而進用之小人。後來何嘗有得免者。如此

解說。足以儆譏。且與寧爲茶毒。時亦弋獲之意相貫。

宗瀾問雖曰匪予。既作爾歌。意欲另作一解。言汝雖非

議我。而我亦既作歌以相告矣。所謂匪予。即善言也可如

此說否。曰解說無礙於理者。只管存。

詩集記

主

雲漢篇

何求爲我。言求何者爲我召災處。方是反求罪己之意。不落表暴文飾。

烝民篇

有物有則。物即五行也。人之五性。具金木水火土之物象。五臟與五行相配。心爲五臟主。兼統五性之德。情之發。則取法於性者也。故曰有則。民秉執常道。莫不好此懿德之人。天之好視民之好。周家世有懿德。自下而昭假於天。是以天監而好之。篤生聖賢。以保佑天子也。次章言山甫之德。一章言山甫之職。四章言山甫之能盡職。而美其不失

其身。五章申言其賦政而式百辟之實。六章申言其修德

以保王躬之實。七章言出使之事。八章則既望其速歸。且

言未歸之時。山甫念切王躬。而憂衰闕。無日暫忘。我知其

心。而庶幾有以慰之也。大抵山甫之職。在內輔王躬。外式

四國。青齊負海。去王都絕遠。而淮徐諸國。實視爲重輕。城

齊之役。將重厥屏翰之寄。以爲經略淮徐之聲援。其事甚

大。故須山甫自行。然吉甫山甫所倦倦者。尤在於王躬是

保。蓋宣王英銳之姿。所恃以匡正補救者。惟一二賢臣。交

相竭力。少一人則缺一助。故山甫以是而永懷。而吉甫亦

以是而欲其速歸也。然山甫未歸。則衰職之關。實在吉甫。

詩義記

吉甫自度其力。尚能維持調護於數月之間。曰以慰其心。

則所以自任而急相待者。意備形於言下矣。蓋惟吉甫能

知山甫之心。則亦惟山甫知吉甫之有以慰其心也。此一

詩也。不特有以見山甫吉甫同心輔政之賢。而宣王之分

量亦出矣。

詩將舉山甫之職。必先備言其德。言盡職處。歸重於王躬

是保。而必推原其能保身。舉德以爲事君補闕之本。此三

代之治也。

德輪如毛。向解作輕而易舉。覺未安。詩所解得最渾確而

包舉。又將大事可舉一層。襯起德之微細者莫能舉。即中

庸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之意
得此一番挑剔文義愈明白透露矣

此詩言山甫之職說式是百辟賦政於外可見城齊之役
乃職分當爲之事有以徂齊爲宣王忌山甫而欲疎遠之
者誤也

瞻印篇

天何以刺章詩所之解極精女色者天之所以蕩王心而
益其疾善人者神所憑依而爲有國者之資助今天不以
災害警王躬而陰使哲婦蠹其中而不覺是不顯責而用
隱刺也神不祐善人而使之見忌於王是奪其資而去其
詩義記講 卷之三 大雅 七

助也夫舍介狄而予胥忌正刺與不富之實而若設爲詰
問之辭者以明天心不眷神明不享之徵故下章云天之
降罔也介狄與威儀不類不必另推一層蓋寇戎之興也
敵國外患爲小而閭門衽席之閒爲大褒姒便是介狄不
而而溺焉以至於威儀不類只一連說下此詩雖並斥婦
寺然語意側重在婦一邊寺亦因婦以竊弄威福者也

召旻篇

彼疏斯稗稗字詩所解作稗字稗字典訓作米之精者稗
則莠稗也先儒以疏爲米之粗者以稗爲米之精者粗以
喻小人精以喻君子其說固有所據但按正義米之率

十稗九鑿八侍御七則稗猶未爲甚精與疏止相去一間
以此喻君子小人之辨似未確當故詩所不主此說
職兄斯引兄字詩所解作况茲也况字與兄通故稱兄爲
况此詩因字可通用遂書况爲兄爾

詩義記講 卷之三 大雅 七

詩義記講卷之三

詩義記講卷之四

頌

周頌

清廟篇

清廟三詩皆是祭文王之詩而有前後次序首篇爲方祭次篇飲福受祚三篇送神辭義極是分明

清廟三詩雖爲祭文王而作然凡祭皆用之以升歌無他樂章也問清廟三詩其辭義所屬雖有始祭受釐送神之別而其歌之也似應皆在始祭之時曰按其升歌所用似當是此三詩若至閒歌後則無復升歌倡歎矣以鹿鳴之三文王之三創之當然也

詩義記講

卷之四

一

清廟三詩不協韻緣升歌此詩之時一人唱而三人歎則一句便成四句末一字聲音相同卽韻也已上通論清廟至維清三篇秉文之德總頂上二句說來言此肅雝之助祭者與濟濟之執事者皆能秉文王之德所以先舉此者緣文王一生精神命脉全在培育人材故能造周受命是諸賢皆文所憑依而眷注者以之助祭執事則文王之克享必矣故對越而如見文王焉奔走而如事文王焉二句現前指點又將思其居處思其笑語優乎如見愾乎如聞神情一齊寫出信乎非周公不能言也末二句歸到文王之德見其實

足以感人之深入人之至而誠敬之心自不容已詩所云非文王之德光顯於無窮而繼承於不替豈能無數於人心如此乎覺得意味深長

維天之命篇

上篇已提起文王之德此則正言之也不用鋪排揚厲而囊括全體天德不可名聖德亦無能名也下四句就受福時而言先言假者庶幾而不敢必之辭後言篤者欲不虛神惠而引於弗替也

駿惠我文王句上三字須略頓言大惠我者文王也

維清篇

詩義記講

卷之四

二

維清先儒以爲奏象舞之樂歌象文王用兵時制伐之樂此詩與舞爲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云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文王之樂南籥是文舞象籥當是武舞維清奏象舞則象籥之舞是武舞以竿擊人曰籥猶干舞也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象卽象舞也朱子謂詩中無象舞之意不用毛鄭等舊說而泛指爲祭文王之詩文貞先生則以清廟爲方祭之詩維天之命爲受福之詩維清爲祭畢送神之詩三詩皆祭於文王廟者或於太廟亦用之蓋文德之歌武功之舞周人崇之也至

而用之也。廣記曰：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以舞大武。又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恐非獨文王廟爲然也。於武詩云：朱傳云：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大武周公象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余謂此蓋與舞相應之詩，當在升歌下管之外。且羣祭皆用之，非如他樂章之各有所也。某按左傳所舉大武樂章，無維清在內。毛鄭諸先儒之說，以維清爲奏象舞樂歌，無可証佐，應以文貞先生之說爲定也。

按升歌之後乃閒歌，閒歌之後乃合樂。小雅升歌鹿鳴之三，大雅升歌文王之三，皆有明文。至升歌清廟，未有升歌清廟之三文。而受胙送神之詩，又似未應歌於始祭之時。若始祭歌清廟，至閒歌後受胙時，復升歌維天之命，至合樂後送神時，復升歌維清，又與作樂之先升歌次閒歌後合樂之序未符，應存之以俟考論。

宗淵問：如今之詩文歌曲，亦有將一篇大意，一事顛末，總敘於前者。清廟三詩舉祀事之始中終，遞奏於升歌之時，於體例似屬無乖。曰：且只就三詩文意讀之。先咏文德之無射於人心，繼咏文德之無間於天命，惠及無窮，後人當篤而不忘。終咏文之典則清明，緝續熙廣，足以永致成功，爲周禎祥。以此升歌發揚德業，振竦觀聽，其詞有義蘊之精融包舉，規模氣象之深廣含蓋，真徹幽明，亘古今無所

不到矣。

烈文篇

此詩得先生解說，始見真面目。周頌皆祭祀之樂章，自文武太王成康之廟，及享帝郊天祈穀禱雨報賽釋奠薦魚免喪告廟之類，莫不有詩。上祀先公，豈得獨無詩？求之於經，非此詩將誰屬乎？若以爲獻助祭之詩，周家許多大祭樂章尚未編列，豈得遂及獻助祭之詩？又其辭義多有不類者，於諸侯助祭，而稱以錫茲祉福，惠我無疆，殊屬太過。且封建各有定制，卽爲諸侯稱美，亦但言其長久弗替可也。而曰繼序其皇之，亦未免啓其侈肆之心。詩所之解，至確不可易也。

詩義記講

卷之四

四

天作篇

先儒疑何故獨頌太王文王，而不及他祖。詩所指出文王，祔於太王，始有著落。但文王祔祭時，古公尚未追王，未得便稱太王。意者祔祭時，本稱古公荒之，至追王後，以此詩列作樂章，始易爲太王與。若係大告武成之後，重建宗廟而作此詩，太王文王雖同爲穆，已各有廟，不應有獨合祭二王之事。豈文王沒後，未葬未祔，至克商之後，始行祔祭之禮，追王已先行與？觀載木主而行，及父死不葬之語，則文王未葬未祔之說，亦屬有據，然不可懸斷也。

宗瀾 按武成篇有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克成厥勳等語似初克紂而告諸侯之時已稱王矣曰據中庸則追王是周公爲之。

時邁篇

此篇若作巡守而柴望之詩以允王維后允王保之爲自己稱述功德固不可若作歌工口氣亦不宜於告祭天地時不自道誠款但託之臣下之言盛爲揚厲亦非昭事奉若之道武王未受命至成王始行巡守之禮詩所作成王將巡守而告廟之詩其曰允王維后允王保之皆指文武言先言我之巡守未敢必昊天之子我繼乃言文武實有君德爲天所眷故能履萬方治百神今我將明昭周德武序諸侯偃武修文求賢布列亦望文武有以保之爾蓋不敢自信其能盡天子之職惟承藉先烈而望其啓佑詞意深厚其爲教豈不遠哉

振鷺篇

此篇若作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覺于彼西雝句尚少著落說者蓋以周家以賓禮待二王之後故於我客戾止之語指爲二王後來助祭者要之賓與之士非客而何敘養竝重篇章相次本自秩然後世禮樂殘缺教化陵遲猶春秋釋奠丁祭學宮與戊祭社稷先後竝舉曾謂周家極盛

之時反無學校之詩乎且果係助祭之詩便應與載見有客相次不應與祈穀及報賽田事等篇竝列矣

載見篇

烈文詩諸家所以解作助祭諸侯者想緣此篇係諸侯助祭之詩有烈文辟公之語而誤也載見篇雖係諸侯助祭之詩而烈文辟公句亦係諸侯稱周家先公之語原無互異也

武篇

虞部樂有九成周武樂有六成文貞先生曰成樂舞之節段至舞入而樂將闌矣故以成言之某按大武之奏六成其節舞之樂章左傳云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其節舞之樂章左傳云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孔氏穎達曰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朱傳云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是武爲大武首章也左傳所引至其六止其二四五未著篇名推此當是每一章爲一成之節自六以下無詩章矣

酌篇

此篇乃祭文王之詩非祭武王之詩也當日洛邑既成惟立文武二廟故東都廟祭樂章先文後武而不及其他其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言文王有顯樂之師而能韜光

養晦此於事情極切。若武王則卽位四年便行弔伐之舉。遵養時晦之言。非所宜用矣。爾公允師。公字當依大公之解。

魯頌

閔宮篇

魯止有周公廟。雖五年一禘。亦止就周公廟祭文王。非另有文王廟也。左傳以周廟周公廟。分爲二廟。不是。先生春秋割記中。既斥其非矣。但既祀文王。便應有文王主。既無文王廟。不知主藏何處。意者魯祀文王。但設尸而未必立主與。

詩集卷之四

卷之四

宗廟 按周祀姜嫄。其事正與此相類。

魯唯禘祭得祭文王。至於姜嫄太王武王。皆不得祭。唯后稷得於所殷時祭之。閔宮詩歷舉姜嫄后稷太王文武。乃稱述祖德之辭。非以其得祭也。

后稷或者有廟。蓋郊既有壇。則壇旁應有廟。以藏后稷之主。到郊祭時。此郊係元日祈穀之祭。非冬至祭天之禮。迎於壇內配饗。

魯僖克淮徐。大抵在齊桓沒後。宋襄圖霸之時。蓋徐當齊桓主盟。能輔齊以拒楚。及桓公既沒。五子爭國。力不能庇徐。則徐勢必從楚。至淮夷則當桓公時。未嘗服從。雖桓公

末年嘗會諸侯以圖之。亦未見淮夷有輸服之狀。則桓公沒後。概可知矣。宋公當日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將以翦淮徐之黨與。淮徐此時有騷動之事。既騷動則勢將先及於魯。彼時魯猶強盛。故能戰而克之。魯人遂大其事。請史克作頌。而尚書載有費誓之文也。費誓可以斷其爲僖公時者。緣尚書編次。俱依時世先後。僖公在晉文侯之後。秦穆公之前。同屬東遷後人。今費誓恰在文侯之命之後。秦穆之前。則爲僖公時事可知。若說是伯禽所作。是將三百餘年前事。記於三百餘年後了。恐無此理。

詩集卷之四

卷之四

人

此詩屢言黃髮台背。眉壽無有害等語。雖是頌禱之辭。亦必中年以往。方可加以此等字面。故知克淮徐。未必在齊桓存日。僖公係齊桓之弟。齊桓存日。僖公少壯時也。又况桓公時。徐方輔齊滅舒。拒楚。豈有自相踐爭之事。

宗廟

按行父請周作頌。大約是僖公末年時事。行父

季友之孫。僖公歿後。五十九年始卒。即使行父壽極高。在僖公中年尚屬幼稚。未必便出使於周。意當僖公克淮夷之時。不曾請周作頌。直到末年。方臚列生平事蹟。請於天子爾。故史克之頌。有曰。三壽作朋。蓋當時成風。壽考。僖公聲美。亦是中年以上人矣。

又按費誓言淮夷徐戎並興。而誓中獨詳於征徐。魯頌

則獨詳於征淮。兩處互異。豈費誓果非僖公所作乎。其所
以序於後者。或因上諸篇係王朝之事。唯此篇與泰誓專
屬侯國之事。故不敢與諸篇相次。但列於簡末。若相附者。
如此則或以克淮夷為齊桓會淮之時。而未嘗與徐相征。
戰其曰。遂荒徐宅者。因徐能輔中國以攘夷。故為之經營。
安定其居。非以兵加之也。此說可存否。曰。當存之以俟論
定。

商頌

那篇

升歌之時。但用編磬。即玉以節歌。而在懸之庸鐘庸磬。不
奏。間歌之時。雖亦用編磬以節歌。而在懸之庸鐘庸磬。並
奏。庸鐘庸磬。雖與歌聲相應。大概只於起訖時奏之。非若
玉磬字字而節之也。

長發篇

率履不越二句。解作人之從其教而化之深為得解。
朱傳以受小球大球二章。為成湯為天子時事。詩所解作
成湯為方伯時事。以綴旒喻為人心繫屬。以駿厖喻為四
國雄長。上章言政治。下章言武功。極切。湯為諸侯數十年。
開基受命。大有事實。頌中豈可全不道及。故此二章。以為
屬方伯時較妥。觀下章方說到伐桀事可見。若說已為天

子。則綴旒駿厖之喻。尚覺未穩。

殷武篇

大概高宗將祧之時。特立百世不遷之廟以祀之。而作是
詩。若說是當始祧時。預定百世不遷之制。以此詩為祧祭
所作。按始祧不用立廟。詩中是斷是遷。寢成孔安等語。似
有未合。謂問周制天子諸侯。既祧之後。將入廟時。先將廟
中之主。遷到上一廟。再將廟屋修葺一番。然後新主入廟。
故春秋有新宮災之書。乃舊主既遷新主未入之稱也。穀梁有易檐改塗
之說。然則此詩所稱斷遷寢成。其即修葺改造之類乎。曰。
此說亦可通。但依此說。則仍是三昭三穆之廟。非即百世
不遷之廟。是始入廟之時。而非始祧祭之時。朱子始成而
祧之說。須善觀之。不可執滯。蓋廟成則非祧。祧則未有專
廟。而百世不遷之廟。益無所謂祧。朱子大概以祧字。作始
入廟而祭之通稱爾。

此詩依特立百世不遷之廟解為長。或當未祧之時。即特
立廟。亦不可知。但未祧而即立廟。則當另作神位。其神主
則仍在昭穆廟內。

讀詩所紀後

學者之於經義。必得其條理。而後可究指趣之歸。求致用之實。稽詩之爲教。見於虞書典樂教冑之文。周公制禮作樂。采文王之世。二南之詩。彼之管絃。爲房中之樂。令鄉黨邦國皆肄之。博采諸俗。以觀民設教。而列國之風具焉。燕饗會朝之詩。登諸二雅。以通上下之情。陳先王之德。郊廟樂歌。厥名曰頌。用以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此周公之舊也。世衰風降。美惡清雜。二雅則有中興及諷刺之詩。頌則侯國亦僣而有作。此則其變也。夫子刪詩正樂。曰。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是三百篇皆經手定。而秩然不可亂者。詩義記講 卷之四

今欲求其條理。合於聖訓。而儒先舊解。難盡據以爲定。緣部分所歸。解者多以意爲之說。遂至時世舛易。失其情實。終不能使人允協於心。更何由而領性情之真趣。資倫教之實益乎。文負先生作詩所一編。一一爲之疏解。發明其所以然。卓識明理。超軼無前。論定取舍。要歸至是。文詞易簡。昭融亦渾。乎化工無迹。嗚呼至矣。名時受而讀之。尋繹玩味。昭若發矇。心悅以解。於是而恍見當年刪定之心。與周公以詩立教之心。蓋周公以文王教者也。故四始皆首文王焉。自家達之朝廷邦國天下。以至通于神明。非文王之道無由也。文王之道。卽幽公所修后稷之道也。故風雅

頌皆究於幽焉。文王之道成之者。周公是以幽風之末。繫居東之詩。幽雅幽頌之後。繫東都之詩。管洛者周詩之後。繫之魯頌。猶斯志也。魯以侯國而後焉。作頌。夫子奚取乎。考駟駟泮水。所稱物阜人和。修文興學。政猶足紀。闕宮之稱作廟。上自姜嫄后稷。以及太王。文武受命。周公啓宇。莫不備載存之以終三百。誌不忘周。公云爾。抑文王之道。傳自成湯以承虞夏者也。湯之續禹。日躋聖敬。簡阿衡而式九圍。秉立王桓撥率履之烈也。猶文之紹湯。應勉緝熙。宏作人而新周命。本后稷思文配天之功也。唐虞之治。稷契成之。稷契之澤。文湯究之。以至於今。宋艾也。詩始文王而終商頌。述文湯而溯稷契。其旨不亦深乎。其義不亦廣乎。詩義記講 卷之四

詩義記講卷之四

詩理性情厥義微矣業之者佔畢雖勤顧鮮所師承究問
裨益庚申春吾

夏夫子自成均歸

宮保孫公延主講席等獲親炙焉吾夫子含英味道
體備當躬其教人也範身心於性命涵德器於文章提撕
警覺以昌明經學爲已任分班按日口授手披出詩義記
講一編相示乃

宮傳江陰楊文定公講論詩義而夫子逐條記錄者緬
維文定公受知

安溪李文貞相國以詩經魁南宮後復親聆詩教殫精研
思折中論定故吾夫子所記尤文定公生平之所得

力直之人士治詩者既十居六七復得夫子親切指示

益廣師傳用以上溯李文貞公說詩之旨同志者諷詠

尋繹由身心意知之微推之家國天下之大造端夫婦察

乎天地放之皆準如源斯達然則是編所垂豈僅詞章之

末口耳之粗已哉校刊畢役謹述數語以志幸且與同志

共相勸焉

門下晚學閻茂溶 謹啟

詩義記講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夏宗瀾撰宗瀾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卷首
標題江陰楊名時講授然觀名時之序則名時以
李光地詩所授宗瀾宗瀾讀而自記所見非名時
書也鄭風之首有名時批二段其不出名時審矣

詩經提要錄三十一卷首一卷

〔清〕徐鐸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提要》
錄三十一卷《提要》

以上原缺

四近其考核精確處誠不可磨但每論一事以實之勉強牽合滲漏百出大約多而後儒之附會亦不少故朱子辨子論詩因文求義不據拾一事不拘定者即闕之此則其心之虛而本領絕大

學安溪李文貞公奮起閩海所著詩經引衷於序說朱問傳之間以意逆志於周子剛詩之心莫不聚精滙神而得其要旨家說詩者之大成而吾師江陰楊七

又發明開闢暢所欲言俾三百篇之義盡燦若日星其津梁後學之功大矣竊嘗思之詩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聖人之道也道統之傳由堯舜至於孔子孔子得統於文王故詩四始皆首文王由文王邇之公劉則有豳風豳雅諸篇由公劉邇之后稷則有生民思文諸篇此周家道脉之源流也文王得統於湯故商頌居終由湯邇之契則有玄鳥長發諸篇此周家道脉之源流也顧周詩尊稷而必曰維禹甸之商詩尊契而必曰禹敷下土禹稷契親承統中之訓此又自堯舜以來道脉之源流也至商頌五篇宋大夫正考甫得之周太師而孔子正考甫之七世孫也不但作詩之周公統緒相承而刪詩之孔子亦溯源有自三百篇中上下千餘年流傳八九聖則詩經一書豈非通天徹地學者所當諷咏涵濡以成其德者哉余之治是經也既博綜儒先之說復參酌於小序集傳詩所三書不敢任意臆斷惟於衆說之中求其一是間有未安者亦竊附己意以質高明雖自知謬陋未得一當而指歸盡一開卷了然亦仰承先深柳公健菴公家訓或於讀詩者不無小補云

賜進士出身雲南督糧使者前翰林院編脩提督山東學政湖南正主考官鹽城徐鐸謹序

受業門人叅校姓氏

李本恂	昆明	黃桂雲	龍
遲祚永	昆明	馬顯	昆明
李淳	河陽	錢士雲	昆明
王超	昆明	李廷柏	建水
胡方晨	昆明	羅見龍	蒙自
邵一誠	建水	李因培	晉寧
謝宣	楚雄	李蘇學	昆明
蔡馨	晉寧	劉文瀾	羅次
樂安仁	楚雄	楊中選	尋甸
馬錦文	雲龍	楊卓揚	寧州
李鳳彩	建水	孫貽穀	河西
楊文揚	寧州	郭聯奎	河陽
張書發	浪穹	靳志高	江川
劉錯	永昌	鄭偉	昆明
張文晉	河西	杜東輅	昆明
楊永年	昆明	馬咸和	昆明
江天一	羅次	金涵	昆明
傅相	昆明	何紹濂	昆明
楊永芳	昆明	陳詔	楚雄
周於禮	嶧	李文家	江川
唐文灼	晉寧	楊曰試	江川

趙 璣	昆明	劉 鑒	永昌
濮 曜	臨昆明	汪 養	度永北
萬 祖	一普寧	呂 祖	望南寧
俱 兆	鳳建水	杜 念	曾唱峨
馬 致	和昆明	賓 寶	嚴羅米
梁 昇	昇昆明	艾 彭	年昆明
泰 昂	昂昆明	傅 子	宁昆明
金 洪	洪昆明	錢 汝	霖昆明
李 馨	馨通海	高 焯	焯建水
沈 恩	敬建水	李 素	素昆明
趙 亮	亮昆明	趙 震	翼普寧
司 凱	凱昆明	高 鳳	翥昆明
施 培	應昆明	施 遠	遠昆明
張 翰	燕昆明	司 端	端昆明
張 錫	祿昆明	王 肇	曾普寧
馮 躍	龍昆陽	楊 焯	焯安寧
段 之	樞普寧	李 晉	晉昆明
張 翼	翼昆陽	戴 鳳	書昆明
朱 顯	仁昆明	孫 訓	訓昆明
馬 淮	淮昆明	王 杓	杓普寧
蔡 韻	韻普寧	蔡 韻	韻普寧
濮 俱	俱昆明	楊 瞰	瞰昆明

楊 瞰	昆明	陳 亮	官安寧
葉 芳	桐普寧	朱 石	寶安寧
陳 亮	卿安寧	陳 亮	輔安寧
袁 文	佑永昌	袁 文	康永昌
陸 奎	奎永昌	袁 文	典永昌
陳 國	勅永昌	姜 恩	敬廣西
高 理	石屏		

詩經提要錄首卷

鹽城徐

釋今民纂述

男嘉穀大田校

同懷弟

魏威民泰訂

姪嘉穎新田校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釋按程子曰大序是孔作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朱子曰王肅沈重云大序是子

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今觀大序義蘊宏深非聖賢不能為此言其為孔子或子夏所作似無可疑至小序則楊文定公之說備矣

朱子集傳序

或有問於子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

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間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集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諸儒集說

孔氏類選曰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咏縱令土鼓蓬蒿必無文字雅頌之聲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名為詩者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為言志也詩緯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述己志而為詩所以持人之行故一名而三訓也

黃氏樵曰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啼哭童子之詠詠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鼗鼓以土簫以簫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詩之義

已備矣以上論作詩

王氏通曰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微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

歐陽氏修曰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鄭學之徒以遷為謬予考之遷說然也今詩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永錦尚綱文之著也此

鄭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小雅

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以上論詩

陸氏德明曰孔子刪錄周詩上兼商頌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或曰毛漢興傳者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為訓故以教號曰魯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

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

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公一云小毛公為河間獻

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後漢鄭眾賈逵傳毛詩

馬融作毛詩注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駁

王肅申鄭義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於學官平帝世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

詩鄭箋獨立國學

歐陽氏修曰梅堯臣周堯卿學長於毛氏詩○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唐傳然不合於經者亦不為少子欲志

鄭學之妄蓋毛氏疏略而不至者今之於經云

朱子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千百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

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劇侍讀名歐陽公名王丞相名安蘇
黃門名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已意有所發明以上論得
程子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詩有六體須
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風有風動之興
有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賦有賦序是也賦則賦陳
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
之言也如吁嗟乎騶虞之類是也以上論

歐陽氏修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
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
鄭齊魏唐秦陳檜曹此今詩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
鄭齊魏唐秦陳檜曹此今詩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
鄭齊魏唐秦陳檜曹此今詩之次第也以上論

鄭氏樵曰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
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為
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
米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是也蘇轍黃鳥止於邱隅不過
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休之夫子推而至於為人君
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為飛戾天魚躍於淵不過喻惡
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
觀詩如此尚可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於
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
論詩若此尚可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
不過不佞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為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宣王詩也夫子以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
甫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
人所米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言詩也以上論讀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繁解其意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
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蓋夫子慮後之不知詩也故序闡
睢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鄭氏樵曰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今觀其
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
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
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
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

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
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
者捨三家而從毛氏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
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
於世也以上論說

楊文定公名時詩經語錄各條

楊文定公曰詩經大全卷首列小序備載朱子駁辨之語細看去其失自見亦有不可廢者尚宜採取益小序之傳固非無自雜以漢儒之增益附會遂亂其真如閔賾篇小序云后妃之德也及憂在進賢思賢才等句意自深廣但所謂無傷害之心說得牽強文貞先生仍用其說而去其疵病於四始之義著矣先生於詩只順文從字於前解未安未盡處為之標櫛令一一有歸著眉目既清祇覺讀之愈有意味爾先儒傳經得朱夫子莫美無窮於前文貞先生溯厥源流昭揭全體使條理見而精義呈用集大成於後聖人刪定之心於斯而得以詩立教之用於是而行吾儕尋繹至論沐浴遺澤得以興起陶淑何幸如之

釋按小序首句義頓切近其下則外謬者甚多或首句

是子夏所作餘則毛萇衛宏而後多諸儒附會之詞與古人既遠不及親見其事而轉相授述其說又未可全信說經者將何所據乎亦惟就其篇次之序求其詞義之歸無至於拂經誣聖重滋流弊縱未敢定其果為當年實事而以心理之同論世逆志不中不逮其講自可維先而傳後矣朱子於易卜筮之說自以為天牖其衷吾於文貞先生之說詩亦云

今人說詩尚有宗小序而駁朱傳者以為小序是古史不可改易特夫子未之存爾夫小序外謬極多無論不是古

史即使是古史我輩讀書本求領會義理以養心且可立教要宗尚不可信之古史何用汲冢之書豈無人說是古史者其事又可信耶即如我輩信好文貞先生之解亦因其詞義精粹穩當爾設使先生之解不及前人我亦豈專守師說如漢儒門戶之學哉

釋按研經貴有心得不可蕩規執矩亦不在沿途守轍如文貞公宗法朱子於朱子之書未嘗不更有折衷文定公宗法文貞於文貞之說未嘗不他有發明益人心之靈無所不通吾心之理即五經六籍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渙其心之靈更求其心之安則精義出而經術明矣假如為朱子之徒者朱子是亦是朱子非亦非則

朱子且不樂收諸門牆內也先生此條其治經者之金丹與

或問四始之義曰皆在求賢風始闡雅后妃求賢於宮中也小雅始鹿鳴文王求賢於朝廷也大雅始文王周公推周家王業之成由於文王得賢之盛以勉成王也頌始清廟亦曰顯相多士肅雍秉德蓋既歸功於文王作人之化又以見克享文王亦惟此賢才也周易六十四卦凡用賢之卦卦辭獨繫元亨之占而無戒辭其爻辭元吉大吉亨無不利及享於帝享於天西山岐山諸占大都尚賢進賢之文蓋初升四大有三陽上隨上大畜上九諸爻之類可見尊賢之義莫有先焉序詩之旨其即繫易之旨與○又

四始皆味文王事周德之盛莫盛於文王也

聖人序詩於最後必寓撥亂反治之思如王風之末大車之咏豈非邶中之懷騁子曹風下泉之念周京小雅淮水之思邶人大雅瞻卬召旻之式穀爾後不尚有舊雅頌皆終於幽俱是此意斯于無羊序於西周小雅之終所言室家蕃庶之事亦非無意

或問幽雅後附東都謠俗則以衰亂終與各處序詩不一例何也曰雅終於幽則義已具矣

國風

朱子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閭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鄭氏樵曰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為三國之聲蓋采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之召南得之王城與幽者繫之王城與幽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蓋歌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為詩之時則東周也采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秦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閱其壤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乎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西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衛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王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武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幽風是也平王之

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秦離而為國風則幽風亦可降耶大抵詩有三百皆以聲別古人采詩之時隨其國而繫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亦分而為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熒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仍為唐也七月以後多為周公作今其詩乃皆為幽在盤庚時商以為殷故頌其殷武今其頌乃皆為商得於其地繫於其國云爾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絕夫子平時見魯大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此國風之別也李文貞公光地詩所曰宋傳之說盡矣或問周封建之國甚多如何止有十五國楊文定公曰足以見其概矣自周召南王風豳風外中土有邶鄘衛鄭陳鄘東有齊魯北有魏唐西有秦風教化之所及政令賞罰之所行莫先於此者外如魯宋則王制所尊不陳其詩吳楚僻在蠻夷採風不及然觀二南江漢之俗魯頌商頌所陳略可想見矣此十五國之風李紉觀詩時自周南至

鄘十四國俱列其名但云自鄘以下無譏焉鄘之下或止有曹或曹之外尚有他國未可知或又問齊晉衛皆其時方伯或巡狩而親方岳或述職而朝京師率其所統之諸侯以陳詩故諸國之詩悉歸其部分與然又問存鄘曹何也曰當日周太師所定或止鄘曹或此外尚有他國而夫子惟存鄘曹俱未可知若止有鄘曹則二國之詩尚多夫子刪詩惟存其詞義甚美者若原不止鄘曹夫子獨存鄘曹以見小國之概不必備存也蓋王澤衰竭小國之困尤甚特存二國之詩可以見世運之窮而必變人心之亂極思治且亦於春秋明王法定五霸功罪之義有闕者襄公二十九年季札來聘歌二南邶鄘衛王鄭齊後歌豳乃歌秦乃及魏唐及陳自鄘以下無幾今詩齊後次魏唐乃及秦繼以陳鄘曹而終於豳此夫子所次定者以上通西周昭穆以降其盛不及成康之世而陵替要未甚也其得失之足為法戒視前後有間矣夫子刪詩於列國之風西周不過存十之一而東周乃居十之九蓋取其切近足為勸懲爾或疑東遷以後輜軒不採魯何以有列國之詩蓋當時卿大夫朝聘往還或採之自我或傳之自人因以附於各國風詩之後故季札請觀而備為歌之不以採風之典廢而風謠渺不相聞也以上論

詩經提要錄卷之一

周南

朱子曰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寢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

卷一

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曾氏鞏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

之家入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珥璫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儀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閔睢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修身故國家天下治者也

李文貞公曰文王之時殷都以北漸染汚俗惟南國服從文王之化延及江沱漢沔汝墳之間聞風慕義形於謳歌文王以服事殷而黎庶歸心焉故孔子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也及武王受命周召二公分理內外兼顧采風之職於是追撫諠俗章盛德之感顯受命之符以示法於子孫以化成於天下協以聲律掌在太師召公為相既久頗用文武以後之詩附之要取其合乎二南之義者以無忘文王之教其後世則太師所采純駁兼收畿內者附之雅侯邦者還諸列國之部邶鄘以下是也夫南風溫和北風勁厲天地之氣殊焉殷周之際德教又偏故詩以南名遠紹大舜之音近表文王之化也其時紂之北鄙猶尚淫靡之俗多殺伐之聲亡國徵兆實惟先見二南之後次之以邶則南邶之義明興亡之機顯矣后妃之詩難與臣民相混周公以為不繫篇首則

無以知風之自而為教化天下之原易象所謂風自大出周公之志也

楊文定公曰二南所以分周召之故與分陝無涉分陝是既得天下後事且周南召南中凡南國諸侯之詩難以東西分也二公采地皆在畿內其自采地以南所得之風故名曰周南召南其說是矣而其義要不盡出乎此當時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故得之國中及國之南者則係之周南其株之各國者則係之召南漢唐汝墳亦是召公所株而以屬之周南者蓋內有閨雎葛覃之化下有桃夭芣苢之俗則王化自家而達於國矣故收入漢廣二詩明王化之及遠以見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序

閨雎離騷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閨雎三章

小序曰閨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閨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

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閨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害之心焉是閨雎之義也子貢傳文王之妃如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賦閨雎求淑女為太妃思賢媵以自輔更覺全詩之旨深遠多味蓋后妃情深得賢忘其身之為速也若曰茲淑女是君子之好逑吾何德以配君子云爾

朱子曰孔子曰閨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雉鳩擊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臣衡曰妃者匹之際補大序曰已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閨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逸齋曰為君子之好逑而能和鳴有別求左右之賢女而能先於助祭則心之所樂不至於淫矣思賢女之未得則反側忘寢思賢女之既得則友樂無厭則心之所求不至於傷矣大如不妬忌故有是心詩人識其心故

經 78—347

有是言序詩者明閨離之義既陳之於大序孔子職關
離之聲又記之於論語信詩之義與樂之聲未相通也
李文貞公曰一章離鳩擊而有別以與淑女之貞一幽
靜欲得之以為君子之善助嬪御以下皆以助君子者
也與公侯好仇同二章苻萊可薦鬼神以與淑女可供
祭祀求之不得而思思之不已寤寐不安勞心求賢所
謂求而不傷者也流者隨波上下而始求之也求者求
而得之也毫者得而擇之也琴瑟者堂上始奏工歌之
時也鍾鼓者堂下交作合樂之時也友者如琴瑟之同
調始合而和也樂者如鍾鼓之宣暢既合而歡也得賢
而不勝其喜豫之至所謂樂而不淫者也○文王后妃

所自作也古者朝有外職宮有內職外職曠而天工不
舉矣內職缺而陰教不修矣故天則備五行於四時而
月生焉王則齊家以治國而妃主焉嬪御以下皆所以
佐內理者如星之助月光也后妃無忌害之私極誠求
之切可以章文王刑于之化周之興也有自來已故闡
明者后妃求賢於內也鹿鳴者文王求賢於外也家者
國之本故風始而雅繼以至大雅之文王則曰齊濟多
士文王以寧頌之清廟則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鳴乎
觀於四始之義者而知急親賢之為務矣或曰詩風始
而雅繼樂初歌鹿鳴亂以闡明何也曰詩者化以漸而
遠故自內以及外樂樂其所自生故由後而返始蓋相

為首尾之義也

彙纂曰古者后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乃所以理陰德治內事章女教賓祭之事皆后夫人
供之而衆嬪御佐之非得淑女不足以稱其職后妃思
得淑女以自助而事君子未得而憂思之深如此設若
既得而和樂之淡如此此其所以為女德之至盛而足
以為風教之首也自毛鄭而後從此說者衆至朱子不
主后妃自作益因君子好逑之語以為非衆嬪御所可
當且專主一事其義為狹論固宏遠矣然亦未嘗以鄭
氏為非也今以朱傳為宗而仍附其說於章末俾後之
學者見自有關離詩以迄漢唐諸儒之論益如此

李氏鍾倫曰關雎一詩乃二南風化之本蓋治國平天
下本於修身正家此詩言后妃之德而文王之聖德自
見於言外惟文王后妃俱有聖德相助成化是以被及
南國而風行於天下或曰文王所以化天下者亦多端
何為獨言正家一事曰此其本也所謂刑於寡妻至於
兄弟以御于家邦者也

鍾按此詩小序以為求賢漢以後諸儒皆從之文貞
公亦主其說朱子以為宮人稱美后妃之詞彙纂兩
存其解但謂宮人親見文王憂喜而作則文王初戴
文定親迎原未嘗有求而不得之事何至有輟轉反
側之憂若將憂喜屬之宮人則后妃未至之先宮人

則后妃未至之先宮人尚未觀其聖德亦何至於憂而不寐哉惟序以淑女指嬪御亦覺未安蓋嬪御即賢不過君之侍妾而遂以好逑屬之過矣竊意此詩惟宋儒逸齋之說甚善仍當依朱子為宮人贊美后妃而作首章美后妃之德也二三章美后妃不妬忌而求賢女之助也詩中四淑女皆指后妃三左右方指嬪御后妃之德幽閒貞靜為文王之善匹而其心欲亟得賢女以勸內治故荇菜祭品也必得左右嬪御之賢承取以供祀事焉指一事舉其重者而言也未得而憂之深不至於傷既得而喜之至不至於溢蓋其情意婉轉音韻和平孔子所謂哀樂中節者此

也至后妃之德皆文王之德后妃求賢皆為文王求賢化起閨門正以見文王之德之盛而為三分有二之根本也或謂諸侯一娶九女何用更求嬪御殊不知娶九女媵四國原有未及笄而待年者即使人數已足而聖后求賢之心猶懷惓惓弗釋於懷矣昔楚莊王妃樊女云妾事君進九女賢於己者二人與己同等者七人欲王廣見博聞亦此義也總之小序后妃之德一語甚精而逸齋註解明確此詩遂有定論云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穫為絺為綌服之

無教

言告師氏言告歸薄汚我私薄游我衣害澣害石歸寧父母

葛覃三章

小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

朱子曰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辭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彙纂曰序云后妃之本毛鄭諸家皆以為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其解歸寧父母句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

耳朱子則謂此詩是治葛成而歸寧之作以既為后妃貴而勤儉乃見其德之厚其義較舊說為長又案載於禮經者止后夫人躬桑之文觀此詩則知凡百婦功無不躬親所以女教修明而足以化下也古者夫婦之禮甚謹婦之於夫夫之於婦有不自言而使人將命者所以嚴內外而禁狎昵也妻將嫁夫出居側室使人日再問之女子歸寧使師氏告於君子閨門之內儼若嚴賓所謂起教於微渺者其意深矣

李文貞公曰后妃所自作以訓嬪御者婦無公事休其驚織后妃之賢聖外政不敢干也故率嬪御以采葛成衣永既成矣服之之久愛惜而不忍棄雖告師氏將歸

寧於父母猶不敢求華鮮也去垢取潔而已勤儉於家
是后妃所以教也

李氏鍾儔曰按此詩所言不過女工衣服告師氏寧父
母女子分內之事所謂后妃之本如是而已然而化行
南國實基於此此可見化人之道自正其身而人自化
不待令之而後行又可見自盡其分則人亦各盡其分
不待乎指其事以為教而人始率從也夫道一而已喻
如示之以孝則自知悌示之以忠則自知友存乎標準
之地潔白無瑕而已矣所以道之所貴在本而不在末
也

傳按王業之本在稼穡后妃之本在女工此詩作於

締結既成之後而首章追叙初夏之時葉盛鳥鳴光
景如畫末章想到歸寧父母從容不迫意味深長婦
人之德以靜為主讀此可見后妃幽靜之至真所謂
情潔而文明矣

永永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

小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

朱子曰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

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美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
可考矣

彙纂曰此詩之序以為后妃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臣下之勤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而歸本於后妃之志
如此其說始於左氏自漢唐宋諸儒及朱子舊說俱從
之至撰集傳則斷以為后妃懷文王以婦人不預外事
也其論固正然詩人特詠其情如此耳非果預外事也
理亦可通

李文貞公曰后妃所自作也首章之我后妃自我也後
三章之我為文王我也言行役苦辛如此必有所懷念
而傷感盡姑酌酒以忘情而消憂乎卒乃如聞其歎息
之聲而設問其為何知其所懷傷而不能已者也
或問聖人雖有勞苦事豈至於動情乎曰聖人亦人耳
未有忘情者也但中節則聖矣况文王受命於中身安
知非為世子而奉役使以彼其孝豈能頃刻而忘思慕
哉

楊文定公曰詩所推言文王受命惟中身而原其憂傷
之情由於思父母按上篇歸寧父母乃后妃少年時事
此篇相次或亦太妃當文王為世子時作如此說詩覺
情緒之感發無窮

李氏鍾儔曰卷耳之詩傳以為亦后妃所自作也觀其
語意懷念之深至於雖永卷耳而心不在焉又欲陟高

固其僕馬而往從之卒於勢屈力窮僕煩馬罷且永懷
求傷而不能自己也則此詩以為美里之時所作其近
是與然溫厚含蓄初若不見為何事者蓋得乎情理之
中如此

鐸按朱子集傳云豈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美里拘幽
之日而作歟義本毛傳孫合河師云登高飲酒非夫
人所宜雖是託言終屬不類此詩定作於美里拘幽
之日當生死患難之際情詞迫切不能自禁末章云
何吁矣云何者不敢置詞稍有怨望即文王臣罪當
誅天王明聖之意唯有憂思嘆息而已蓋云何君臣
之義也吁矣夫婦之情也於詩意極有發明及玩文

貞公詩所謂首章我字后妃自我下三章我字代文
王而言雖聖人勞苦不憂安知非為世子時行役而
思父母楊文定公亦主其說覺義理更為精到矣至
首章乃千古閨思之祖唐詩最景城邊柳青青陌上
桑提籠忘採桑昨夜夢漁陽從此四語脫出蓋當哀
而哀有以得乎性情之正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木三章

小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

朱子曰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眾妾樂其德而
稱頌之○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
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問君子作后
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
恐太隔越了

景慕曰鄭箋云樂只君子猶樂是君子孔疏云所以樂
得君子者以內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
文王而此為福祿所安也歐陽修曰后妃不嫉妬下其
意以和眾妾眾妾得附之而竝進君子云樂只君子者
眾妾愛樂其君子之辭也韓愈呂祖謙嚴粲輩亦皆宗
其說以為君子指文王獨朱子以君子指后妃為切實
而引小君內子之文為證蓋體貼詩之本文以說詩故
其義為優爾

李文貞公曰景慕者繫也荒者繫而掩之也繫者掩而重
之也綏者安之於其始將者大之於其繼成者永之於
其終○舊說能逮下而眾妾稱頌之蓋樛木之曲而下
者逮下之意也

鐸按君子指后妃當從朱傳樂只謂其和平樂易正
與樛木下曲之意相合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三章

小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朱子曰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要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

○子孫振振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

張氏栻曰螽斯蝗蟲之類耳而乃取之以喻后妃疑若不倫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鴉鵂亦取其德之合也左

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陰陽和氣盈天地間而萬物生焉螽斯形之微僅寸餘耳而其滋數之多凡物皆不能及其子孫之類聚者大小不一與他類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有

小小依大之狀焉是雖微蟲實鍾太和之氣以成形以之擬后妃之德誰謂不倫也哉

劉氏瑾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此其多子之驗誠后妃之德所致也

李文貞公曰說詩羣生也螽斯羣飛也揖揖羣聚也振振振起也繩繩相繼也整整合和也○宮人美后妃之盛德而子孫衆多故周公作頌亦以則百斯男之慶歸之

鐸按后妃不妬忌故子孫衆多若螽斯若小序首句

之下以不妬忌屬螽斯則牽強不可通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子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其實之子子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子歸宜其家人

桃夭三章

小序曰桃夭后妃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孔氏穎達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周南之國無鰥獨之民焉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效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妬忌後言其所致也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

朱子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也

朱氏善曰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融於中者言宜以其教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倡於上之子則做應於下故子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馮氏復京曰朱朱傳宗鄭義以桃夭為婚姻之候今人

多用其說不知毛鄭二義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偏也
為毛說者以秋冬為期孔子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
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皆禮殺於此孫卿韓嬰皆曰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為鄭說者以二月為期夏小正曰
二月綏多士女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月令仲春祀
郊禘蓋玄鳥生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
焉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
時也凡此諸書皆二家證據未易評定得失然鄭本據
媒氏之文愚請即以周禮證之媒氏云仲春令會男女
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蓋時至仲春則
農桑已起冬期過晚故不禁奔者或無夫家則司而會
之若正為昏姻之時而復不禁奔者禮也哉據荀卿云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其意謂九月至二月皆可昏也此
近得其竇矣
補氏廣曰仲春之月天地之氣既如此其融和而草木
之花又如其穠盛先王於此時而今會男女以成昏
姻宜矣文王之化始於家故天下亦先有此應婦人之
賢莫大於宜家使一家之人相與和順而無一毫乖戾
之心始可謂之宜矣
蔣氏惇生曰文王之化正家之道莫盛於后妃妃之德
莫盛於不妬忌小序之言亦未為失
徐氏先啓曰詩人所見者嫁以時耳何以遽知其賢蓋

被化之深風俗素美閨門素飭可望而知其為宜家之
婦矣
彙纂曰文王之聖治莫先於正家后妃之淑德莫盛於
不妬忌由宮闈而達於閭閻風化之美有不知致而致
之者詩序主於后妃朱傳主於文王意各專重而道實
相成也
李文貞公曰文王太姒之化行乎中國故有賢女而詩
人美之
釋彙纂纂道實相成四字甚精蓋后妃之德化皆文
王之德化文貞公解此詩亦文王太姒並舉得其旨
矣
肅肅免置柞之丁丁趙武夫公侯于城
肅肅免置施于中達趙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趙武夫公侯腹心
免置三章
小序曰免置后妃之化也閨離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衆多也
子貢傳申培說文王舉閨天散宜生而詩人咏之墨子
曰文王舉閨天太願於置綱之中而西土服金履祥云
此事子貢置詩最合
朱子曰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免置之野人而其才之
可用猶如此故因其事以美之

朱氏善曰以武夫而才可以為干城德可以為好仇為
腹心是何人才之盛哉蓋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
聖人之國則其涵濡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
械櫜之咏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早麓之咏文王
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與固本之文王之
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
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難以免置之野人而其
才德之美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彙纂曰古者文武同稱兵民合一所以推干戈以屬人
而無意外之慮也六官之長即六軍之將鄉遂之民即
卒伍之士降至春秋之世霸國之用其民也猶曰民未

知義未安其教民未和禮未生其共故衆心成城緩急
足恃文王教化之行至於免置之野人而足為好仇足
為腹心所以以戰則克以綏則威而無敵於天下也

李文貞公曰文王作人之化下逮微賤皆有可用之材
焉此詩之作必也其登用之後而追述其初不特見人
材之盛蓋以美文王立賢之無方也頌曰保有厥士于
以四方書曰子有臣三千惟一心然則此詩之所咏者
信矣

釋案小序云免置后妃之化婦人不干外政若謂賢
才衆多皆本后妃之化則文王為寄生之君宜朱子
之駁之也蓋自闡睢至姦斯皆宮中之事自當專美

后妃然后妃之德莫非文王之德也桃夭國屬文王
之化然上有聖妃斯下有賢女亦文王與后妃共之
者也至免置則用賢之事當以文王為主豈得專美
后妃哉文貞公於桃夭則曰文王后妃之化於免置
則曰文王作人之化可謂斟酌盡善矣

采芣苢詩言采之采采芣苢言有之

采芣苢詩言採之采采芣苢言有之

采芣苢詩言採之采采芣苢言有之

芣苢三章

小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朱子曰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

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陸氏璣曰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齋

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

黃氏佐曰芣苢微物也而相與采之采物細事也而相
與賦之家室和平之樂固溢於采物之餘而廣大自得
之風自暢於行歌之外成周太和氣象不亦可想見哉
此亦文王家齊國治之效

鄧氏元錫曰芣苢芣苢之感也志和而音平

李文貞公曰初至則采之有者采而得之也振者左右
取之欲其得之多也將者連類收之欲其振之盡也結
者卷而懷之懼其將者之或失也禰者維而繫之懼其

結者之不同也。○舊說以為婦人之詩然無意義可尋
惟其來而收之曲盡一事之理者可為求善取益之喻
焉詩之次在於免置之後殆以文王求才之殷取才之
盡作者因米官以起興猶之關雎荇菜之意歟

釋案此詩之義仍以朱傳為優蓋太和元氣始於閨
門行於國中一時同輩相與之樂聲遊於光天化日
之中其氣象最為瀾大文貞公取善之說亦可備一
解小序首句極得樂有子三字未免太拘耳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藁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

小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

朱子曰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
窺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
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

何氏增曰秣馬秣駒謂親迎也言人欲娶此女必待行
其親迎之禮庶可耳寧可以非禮干之哉

李文貞公曰風化之行民知恥畏游女如此爵祿之家

可知猶免置之意也

徐氏與喬曰漢廣四語謂形容游女不可求非矣商率
風淫乃漢濱游女觀面有貞閑難犯之色米風者悠然
會心覺王者過化存神真有若漢廣之不泳江永之不
可方者反覆長歌所以謂之風也不然以漢廣江永形
游女何其不倫且游女既不可求而留連不置不幾為
後世高唐洛神乎毛公於四語皆不註而獨摘漢廣二
字云德廣所及也詩旨悠然

釋案秣馬秣駒何氏之解為正若謂致其殷勤之意
則是文王化及江漢之女子而不及江漢之男子矣
有是理乎漢廣四句家楊貢先生之確不可易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惻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賴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迺

汝墳三章

小序曰汝墳道化行也

朱子曰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
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共紂之役其家人見
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
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
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問其君子猶
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

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王氏安石曰前二章篇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篇於君臣之義

朱氏善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

李文貞公曰愁如調飢者慮其行役之憂虞王室如熒故也不我遐棄者幸其復歸而歡聚父母孔邇故也○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民之役於王事者不敢避其

勞苦惟能修方伯之職盡撫慰之道故其民既知尊王之義而又念父母之恩也

李氏鍾儔曰雖則如熒父母孔邇傳以為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此蓋役於王室而歸者而其家勞之曰雖則如熒但文王如父母之恩厚亦可以忘勞矣按此句語意與杜子美新安吏詩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最相類為兵雖苦而僕射郭子儀能恤士卒亦可無泣血之傷也但僕射之恩不過能均其勞逸恤其飢寒而鋒鏑之患不免不若文王之為父母能完其室家遂其生理恩厚尤大也

釋按子貢傳言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

墳王弼易註曰周室困復而有汝墳為此詩明據又竹書紀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汲冢周書曰殷內史摯見紂亂載圖法歸周即是杜之奔周奚止辛甲與摯哉君子父母即指文王解旨亦順今觀朱子李文貞公皆謂文王率叛事商汝旁婦人因其夫行役而思念之更足見文王之德之盛且出自婦人之口尤於風詩之體為近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

小序曰麟之趾闡雅之應也

朱子曰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嘆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齋身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陸氏璣曰麟色黃員蹄音中鍾呂行中規矩行必擇地詳而後處不羣居不信行不入陷阱不懼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李文貞公曰定額也額在趾之上角在額之上公子文王以下者也故以趾與之公姓同受姓之祖者故以額與之公族同遠祖者故以角與之其屬愈疏其系愈尊

也。○文王利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文王之仁至矣近自公子遠至公姓公族無不化而為仁厚者所謂至於兄弟也抑此詩也宜在喬木森斯之次而序以終篇先儒以為必有鄧敷之瑞焉為此詩者因其應推其本以為麟不在他其自一家之中而麟之全體具矣作者道其實序者大其事也

周南十一篇

朱子曰按此篇前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樛木蓀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皆所以著明文王脩身齊家之效也至於桃夭免置

采芣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致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致此而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要通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鄧氏元錫曰王業基於岐周王化起於閨門化行而南故首周南昔者文王慎明德輝雍以刑厥家后妃配之求賢善成孝敬美德義以明章坤順關雎葛覃卷耳作焉其言不出於閨門而其究以宣教補化順性命之理召天地之和豈非盛哉

李文貞公曰關雎葛覃卷耳后妃作也樛木蓀斯宮人作也桃夭免置采芣國人作也江漢汝墳侯國作也麟趾則推王者之瑞以終篇其詩之序以近而遠者周南也召南先儒以為皆得之侯國之詩然亦自為近遠焉鵲巢至朱頰比之關雎至蓀斯之義也甘棠至何彼穠矣比之桃夭至汝墳之義也騶虞則麟趾之義也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言君子以脩身刑於家者為急也夫不行於妻子而親戚畔之鄰州里行乎哉況其遠者乎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是孔氏之家法也

召南

朱子曰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鵲巢三章

小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

朱子曰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

卷之

侯而其家人美之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朱氏善曰周南召南合而言之則周南猶易之有乾召南猶易之有坤分而言之則國君能正心修身以刑其家是亦一乾道也夫人能專靜純一以配其君是亦一坤道也推而至於大夫妻亦然蓋陽健而陰順陽倡而陰和陽主其始主其成此天地之常經其理則通上下而無間其道則亘古今而不易能盡斯道者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而家道成矣
逸齋曰熟味詩人盈之之言可見夫人不好忌故能與妾媵相處如此以是知后妃夫人雖有他善皆以不好忌為本故周南桃夭昏姻以時序詩者明言后妃不好

忌所致召南小星知命貴賤序詩者明言夫人無妒忌之行皆推本之言也

李文貞公曰文王太妃之化南國效之其夫人皆能廣德仁下比於閨雎之志故詩人美之以為巢者鵲之巢也鳩且居而有之至於盈焉家者夫人之家也諸娣從之而將亦以為家矣修其車之盛則知從者之多漢書云陽以大生為功陰以不專為義內德既至夫然後內職修矣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初祁薄言還歸

采芣三章

小序曰采芣夫人不失職也

朱子曰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芣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李文貞公曰夫人采芣以供蠶事猶之葛覃之志曰宮曰公所謂公桑蠶室是也
李氏鐘儔曰采芣但為祭祀非蠶事也蓋春秋左氏傳曰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采匭簋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即指此蘋蘩二詩也不為蠶事明矣

釋小序以夫人祭祀為不失職朱子以儀先有米
紫為簪事之說故兩存之李文貞公則專主簪事但
首二章是祭是簪二說俱可通惟末章被之僅僅考
周禮從祭服副副以覆首若今之步搖也若桑服編
編列髮為之若今之紒也見王服次次即被也次第
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也

嚴氏燦曰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若云告
桑則當服編不當服被曹氏曰或在商時故與周禮
異然不可考矣今仍依朱子之說兩存之

嘒嘒草蟲趙趙阜餘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夷

草蟲三章

小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孔氏穎達曰草蟲鳴晚秋之時

朱氏諱坤曰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是深秋候米薇米
薇夏季候也秋暮而往春暮未運道里悠遠吉凶莫卜
是以用憂豈感物而興男女之思乎

朱氏善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

其君子也汝墳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
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
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為風之正也

王氏應麟曰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
米蘋蓋米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米蘋
而後草蟲

朱子曰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
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鄒氏泉曰諸侯大夫謂諸侯之大夫也時物之變則君
子行役之久可知未見而憂必既見而喜見其思出於
正而有貞靜專一之意故與卷耳詩一也

李文貞公曰感君子行役而作猶之卷耳之志

鍾集詩中雖不明言以禮自防然思出於正詞氣和
平非以禮自防者不能也序說亦自可存

子以米蘋南澗之濱子以米藻子彼行潦

子以盛之維筐及筥子以湘之維鋶及釜

子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米蘋三章

小序曰米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孔氏穎達曰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
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
溪沼沚之毛蘋藻蘩藻之葉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

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芣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皆取此篇之義

王氏安石曰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謂能循法度

朱子曰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輔氏廣曰首章言未祭之前采蘋藻之事次章言既得蘋藻而治以為蕤之事三章言祭時獻豆蕤之事少而能敬非質之美而敬之豫者不能非文王之化所從者遠易能如此哉采芣見其始終之敬采蘋見其少而能敬

彙纂曰采蘋序說大夫妻能循法度既稱大夫妻則非未嫁之女王肅云大夫妻助夫氏之祭朱子據其說以釋經是已但教成之祭始於毛傳鄭孔博引禮文以證之亦非無本故錄之以脩說詩者恭觀焉

李又貞公曰采芣所以共祭承也采蘋所以備祭品也故樂歌越草蟲而用此

解案祭承祭品之說分貼極精但左傳云蘋藻可薦鬼神則采芣指祭品說亦得故朱傳兩存之至毛鄭孔三家皆謂將嫁女者教成之祭似不如小序集傳之為安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甘棠三章

小序曰甘棠美召伯也

孔氏穎達曰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時事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於王詩人何得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為王官之伯故得美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總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為伯分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為正耳

韓氏嬰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

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蒹葭於野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

范氏處義曰南國之人思召伯而不可見見其木如見其人故愛之至也南國之人心如此其忠厚以秉文王之德故也

朱子曰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嚴氏粦曰武王分周召為二伯故詩稱召伯是作於武王之時也作詩雖在後明教前乎此矣二南皆文王詩

也

李文貞公曰思召公也所謂父母孔通者如此

厭泛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省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誰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無耳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行露三章

小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鄭氏康成曰媒妁之言不合六禮之來強委之

朱子曰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草其

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

汚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

劉氏瑾曰此詩貞女乃訟之初六強暴之男則訟之九

四也初六陰深不永於訟而九四以剛不中正應之貞

女自守非所以召訟而男子以強暴陵之然曰室家不

足則初六之辨明矣曰亦不女從則九四不克訟矣所

以能然者以有召伯為九五之大夫也然以此詩之貞

女猶周南漢唐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此班

半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訟是又被化有遠近作詩有

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

逸齋曰詳味此詩乃召伯至南國之初強暴之男尚有

此訟一經聽斷即自馴服不獨貞女得以自保強暴之男已有悛心矣誰謂文王之化專及女不及男子乎

李文貞公曰鄭箋朱傳之說備矣一說施橫暴於人者

必有家之人恃其富貴者也故曰女非有家何能速我訟乎然我寧困於獄耳女之室家不足為室家也獄且不避何有於訟哉其不女從決矣○如周南喬木之志

而至於成訟者

釋案小序謂召伯聽訟則向列女傳謂召南申女許

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

女終拒之而作此詩亦有考據然終以集傳詩所之

說為備

羔羊之皮素絨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草素絨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絨五紵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

小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

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孔氏穎達曰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

羔裘惟約袪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家居也

朱子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

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逸齋曰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

也然委蛇婉曲而動乃能遂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橫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橫為戒也

李文貞公曰委蛇者從容而有度惟有德之士能之始也見其退食之後如此維也見其自公而退之如此終也見其方退自公之時如此蓋雖私居而不失其儀雖大庭而不改其度也○美在位之能賢如周南之免置也

劉氏瑾曰此詩之言賢才循周南之有免置也蓋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

諸在野則趙趙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

徐氏與喬曰羔裘以素絛為組施於縫中以為美飾其界有絛有縫其別有統其聚有總首章言皮以有毛故稱皮次章言草毛去而草存也三章言縫草散而縫見也縫之突兀謂之統有界限謂之絛合二為一謂之總皆言五者皮小則合縫多而用絛煩只用五見其皮之大皮大則賤裘其儉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分明畫出朝廷無事光景猶唐詩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稱意也合觀茅苴想見二南朝野氣象

鐸案小序化文王二語最為明確朱子集傳因之其

首句鵲巢功致則失之偏末句德如羔羊則失之拘鵲巢夫人之德雖由文王后妃而來然謂在位之節儉正直本於鵲巢殊貴轉折不如化文王之政一語更為直截也蓋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是其節儉無然畔援無然散羨是其正直故在位之臣化其政者皆有節儉正直之行也至羔羊乃美大夫之服非以比大夫之德也或謂羔羊之德甚衆說周官者以為羣而不失其類說儀禮者以為羣而不黨何休說春秋以贊之不鳴殺之不嚙踰乳而受之死義生禮者董仲舒說春秋以為有角而不用類仁者贊之不鳴殺之不嚙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踰類知禮者其德如此故以此在位之臣殊不知此詩美在位蓋謂其若羔

羊之衆從容自得無欲故安無私故閑全在委蛇上看出若以羔羊之德比大夫之德則委蛇一句反不見精神矣至其所以委蛇者由朝廷無事也其所以無事者由文王德政所被也家楊貢先生解此詩極得可謂理趣盎然矣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違振振君子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違息振振君子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或違處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

殷其雷三章

小序曰殷其雷勸以義也

張子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朱子曰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

嚴氏燦曰召南大夫之妻感風雨將作而念其君子言殷然之雷聲在彼南山之南何為此時遠去此所乎蓋以公家之事而不敢違暇也所謂勸以義也遂稱振振信厚之君子歸哉歸哉冀其畢事來歸而不為決解知其未可以歸也從事獨賢而無怨惟信厚者能之

朱氏善曰何斯遠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違聞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至也往役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二南言振振者凡三奈斯之振振以威衆言也離趾之振振以仁厚言也殷其雷之振振以信厚言也自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威自聖化之漸濡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回各有所指也李文貞公曰念夫行役也雷聲殷然自遠而近陰陽將和也而君子不歸是以思之

鐸集詩中無勸以義之意從朱傳可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言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堅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梅三章

小序曰標梅男女及時也

黃氏震曰諸家皆以為女子之情戴岷隱云求我庶士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

朱子曰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

李文貞公曰標有梅未離乎本根也漸而稀少離乎本根矣求我庶士謂求我者之庶士也吉者納幣也今者擇吉也謂者告期也女子自言歸期將近傷離父母

之家如梅之離其根本也○詩意與朱傳七月篇殆及公子同歸者同舊說恐非情理之安俗化之盛矣且於標梅比類亦疏標與梅同謂本末也

或問既濟六二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文貞公易解曰婦人之行也未登車則理其輪既登車則蔽其茀也輪不可行不行者也喪茀則時難可行因禮不備而不可往求也明矣豈有貞女畏強暴之辱而謂夫家不可必備禮者乎詩所與幽風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作一例看於義為長足以立教楊文定公曰亂世或有不

釋案舊說非情理之安文貞公之解善矣黃氏之說亦通當並存之李生稊學問廣衆也文貞公納幣擇吉告期之說則尚指一人矣似於庶字未確余謂庶士不過謂平常士人耳如列侯諸侯皆指一人不必泥庶字之義也

嗚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嗚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綢實命不猶

小星二章

小序曰小星惠及下也

毛氏義曰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嚙四時更見

鄭氏康成曰衆無名之星隨心嚙在天猶諸妾隨夫人

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嚙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

孔氏穎達曰知三為心者心實三星公羊云心為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蓄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是嚙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曰柳為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

朱子曰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好忌以惠其下故衆妾美之如此

逸齋曰說者謂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嚙四時更見又謂衆星隨心嚙在天猶諸妾隨夫人進御於君或者又

曰諸侯一娶九女姪婦與媵而八詩人以三與五為八故以況之是又以三五為婦媵也殊不知嚙即柳也元命苞以柳為五星天文至星經以柳為八星後之明歷象者皆以元命苞為非以天文至星經為是又心以三月見於東嚙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三五在東乃一時所見耳嚙見於東方既不同時則五非嚙明矣或者又謂心之東見其次相連者亢氐房也心三星亢氐房各四星合而言之為十有五故曰三五竊意此詩出於賤妾之口安能窮究象數若此其詳但據所見或指以問人略說小大之名耳就使果知象數則心三星嚙八星參六星昴七星詩人取象必緣其類夫人一而已是為此豈其類邪况衆妾進御自有次序不隨夫人在禮夫人專夜衆妾不敢當夕初無相隨之義惟日月者夫婦之象是詩雖不及月要之月可以比夫人大辰可以比婦媵嚙然微明之小星乃衆妾也一章賤妾自謂視嚙然無名之小星或三或五見於東方如我衆妾肅肅然嚴整宵夜征行參暮在公家實由命之貴賤與夫人不同也二章亦賤妾自謂視嚙然小星之中維參與昴雖同見於西方而小大有異益參與昴連體謂之大辰昴即留也謂物成而繫留二者比小星為大益以喻婦媵也衆妾非敢望如婦媵是以肅肅然宵夜征行抱衾綢而往來實由命之貴賤與婦媵不相若也不敢斥夫

人而指婦媵則其知貴賤也審矣

劉氏理曰此為衆妾美夫人之詩則亦周南樛木翬斯之類也

李文貞公曰嗚明也與大雅有嗚其星者同月明則奪星之光今小星嗚然是有光也月朔從在西望時在東星隨月者也在東光當奪而不奪也參星大昂星微言大小皆有光也較之於月則皆謂之小星而星又自大媵不勢分掩其下則媵御皆有光矣上厚於德而思逮下下安於命而禮事上家道正矣○文王太姒之化行列國夫人皆能惠下也

釋案三五毛鄭孔三家皆以三為心五為嚮至宋儒

則以為星之數目然禮運三五而盈三五本古所以紀晦望又古詩以三五為月望時蓋月至三五則出東方而極其明於此猶有嗚然之小星正以見光之當奪而不奪也文貞之說為優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沔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有汜三章

小序曰江有汜美媵也

朱子曰是時汜水媵有待年於國而媵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媵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故媵見江水

之有汜而因以起興也○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沔之媵惠不及媵妾而媵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逸齋曰序詩者專以美媵為言蓋謂媵能無怨於先媵能悔過於後由無怨而致悔過此其所以美媵與

李文貞公曰江猶有決出之汜焉岐出之渚焉別流之汭焉喻有媵則有媵也決出而復入故以喻媵之棄已而悔此出而安流故以喻媵之安已而處別流而並行故以喻媵之與已來往而變嘯為歌也以收之也與近之也過相過也○序文王之時江沔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倍數過勞而無怨媵亦自悔也案小星及此兩篇與

周南樛木翬斯同義然性為安焉視勉行者則殊矣

釋案此詩文貞公之說極得但序中過勞無怨詩意只是無怨未見有勞朱子辨之是也詩雖美媵而媵能自悔則美媵亦在其中矣

野有死麕白毛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樛櫟野有死鹿白毛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虐也

野有死麕三章

小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朱子曰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穢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

美士以白毛包其死膚而誘懷春之女也

王氏安石曰野有死膚白毛包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

范氏處義曰野有死膚之惡無禮亦與行露之意同蓋始猶習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既被文王之化則難在商之末世強暴之人已知無禮之可惡以見難化者有悛心笑則此詩作於當時可知也

胡氏一桂曰莫動我之慨拒之使遠其身也莫驚我之大又拒之使遠其室也此可見其凜然不可犯矣

呂氏祖謙曰此詩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昏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也曰有

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至於其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

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

彙纂曰朱子雅正之辨謂三百篇聖人以無邪一言蔽之者然言詩之正者多而已然則何不於邪者而盡去之乎蓋以為泥其失無以彰其得也不指乎民心之流不足以顯民彝之貞也夫周南召南夫子以為不學猶正牆面而立則周南召南皆為正風固已然召南所載懷春之女有誘之者行露之女有逮訟獄者彼士彼化外之民乎然非是無以見幽女之貞而文王之化行也詩人借彼以形此而聖人錄之者其即所以為教也歟

李文貞公曰死獸穢者也白茅潔者也懷春者當春而出若故無子之類也檉檉葉集不與白茅相似者也束之固也如王堅且白也始言白茅之白死膚則恐懷春之女為士所誘也結言近死虎者檉檉耳白茅則純束而甚固懷春之女貞白如玉不為所誘決矣脫脫潔意接人則聖威之而動人至則守大當夜而號言其謹於出入之防慨不動而犬不驚詩鷄為狗吠兄嫂知之即此意也○美貞女之無沽穢也

楊文定公曰末章不必作女子拒之之辭蓋女子貞潔自守其於非禮之犯必嚴以拒之而不可稍涉疑似之迹豈有許其徐徐而來但示以無感我愧無驚我犬而遂謂其不能相及者不幾於揖益入室而後屏之手惟就旁人指為女子貞潔之狀以脫脫作脫然解則得之矣○此只信疑二字足盡一詩大意詩人見白茅至潔而乃已既死之膚則是潔者且與穢者相附著故女子有懷春之情而吉士誘之懼女之為或所誘未可知也雖又見死虎在野而相近者惟此葉檉之檉檉若白茅則束縛甚固初未嘗包此穢獸可見汙者自汙而潔者自潔乃信女子之貞潔如玉而無所沾汙也下章正風其貞潔舒者和緩之容脫脫者清潔之致脫脫如是其無感悅驚驚之累也明矣我者詩人設為女子之辭非謂此即女子之言也懷春詩所以為故無子之類立論

固善然謂當春而有感懷亦無礙不必下定注脚

鍾按懷春文貞公謂春而出若無子之類類字甚活原非指定板無子也至此詩之義毛鄭諸家雖可存並終以詩所為定論也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彼穠矣三章

小序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

朱子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散扶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

是作詩以美之○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未知孰是

劉氏瓊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為平王猶械櫜之稱為辟王之王有聲之稱為王后江漢之稱為文人初不拘於謚也又如尚訟稱湯為武王稱契為玄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為皇王韓夾稱厲王為汾王詩人之詞類如此○集傳疑齊侯為襄公則所謂齊侯之子益指桓公小白也又按齊襄公亦娶王姬春秋書王姬歸於齊者是也若以為此事則襄公是傳公子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為傳公

矣

彙纂曰此詩古序美王姬也鄭毛皆以為武王之女下嫁侯國能執婦道故詩人美之其傳舊矣至宋世學者以此詩稱平王齊侯遂有一二家指為東周之詩而朱子亦不能定於是更有為之說者曰莊王命魯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齊襄公周人傷之而作是詩實蹟而疑之集傳云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夫春秋以前王姬之下嫁者當不少矣然無文爾茲就或說以考莊公十有一年即莊王十四年以共姬妻齊桓公桓公名小白父傳公名祿父兄襄公名諸兒則桓公乃是弟詩何得云齊侯之子也且桓立三

年共姬歸齊言侯則先言侯子則非又考齊襄公於莊王四年亦娶王姬春秋莊公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於齊是紀魯莊公主王姬之嫁於齊襄公也若以為此事則襄公是傳公之子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為傳公而王姬嫁時襄公已為齊侯五年矣亦不應仍稱為齊侯之子也且襄公通夫人姜氏而醉殺魯桓公桓公為魯桓之子主昏嫁齊襄公春秋識其忘親滅理故一書再書又再書如此况齊風南山詩以確狄刺齊襄并刺桓公聖人錄之以示戒豈有二南為風化之本又入宋世之變風乎左傳載季札觀樂于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蓋以為王化之基也亦

安得有所謂刺詩則聖人論詩首重二南則以是詩為正風所以翼經而從聖他說可以存而弗論矣

李文貞公曰春秋書法天子逆后不曰逆女先正其為王后命出而分定也歸而後本其所生之女稱其下嫁也不言來逆者先日築王姬之館見其將有行也歸而後著其所適之國配諸侯則反是于是逆夫人也以女名之於其來逆也即言所來逆者是尊卑之體也此詩先言王姬之車是將有行矣然未知所適也次乃指言平王之孫下嫁於齊侯之子與春秋之法同也逆女之事則歸之卒章曰釣緡者是也至此乃言齊侯之子尚平王之孫正夫婦之序是與先日韓侯取妻而後云厥父之子有異矣○先儒以為平王者文王也猶武王又曰寧王之例然此當為武王之後成康時詩矣蓋召公壽考彌亮四世故召南之末不盡文武之詩也要以文王之化存焉耳

楊文定公曰齊侯之子有以為即齊襄公者不可從若果係此人夫子必不存在二南內有謂茲以其姬妻齊桓此齊侯之子是指齊桓公者但云齊侯之子必是妻王姬時尚未為侯恐平王仍依舊說作文王為是○皇甫謐曰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滕今何得通齊侯之子或以尊故命同族為滕推索甚好

釋集事王似當從舊說謂文王朱傳兩存之蓋因東

遷而後其風詩之善者亦附於二南故未敢定耳次

章先王姬後齊侯未成婚時君臣之義為重也三章

先齊侯後王姬既成婚後夫婦之倫為重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騶虞二章

小序曰騶虞之應也

朱子曰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騶虞矣○文

王之化始於閭閻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彙纂曰毛鄭以騶虞為獸名歐陽修以騶為馬御虞則山澤之官又引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偕也以證其說之有本于是後儒依以立義者不少朱子則從毛鄭之說以釋此詩為正解而別錄歐陽氏之論附於古序之後嘗考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皆以歌此四詩為節其

曰樂官脩也者為一發五紀喻得賢人多賢人多則官
脩非騎御虞人不乏官之謂又修謂毛詩未出之前說
者不聞以騎虞為獸嚴燦遂引爾雅不載騎虞為證然
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羑里散宜夫得騎虞獻
紂而顏師古注相如封禪書亦指引騎虞他見於經疏
經書者甚夥則不得謂無此獸名矣太公在毛萇前劉
安相如與毛同時在鄭康成前亦不得謂始自毛鄭矣
顧此猶說詩者之末也總之此詩見南國被文王之化
仁心及物春田之盛不忍多殺詩人歎美之曰是即所
謂騎虞亦猶周南之歎美公子是即所謂麟也蓋借物
為喻原非實有是獸若以為不斥言文王而美騎虞二

官則麟何以美文王况二詩同一風體朱子以一體解
之而別附虞官之說篇已第朱子謂一發五紀猶言中
必疊雙似非詩人之意且田獵之禮天子不合國諸侯
不侔羣若以盡物為心于禮為過而與嗟美文王澤及
草木昆蟲之意亦未符不若鄭孔以獸五紀矢惟一發
為仁心之至其意似更優耳

李文貞公曰毛傳云虞人養五紀以待公之發鄭箋君
射一發而養五紀者戰禽獸之命仁心之至按此即成
湯祝網取不用命之意也其時亦必因有騎虞之瑞而
推所以感之者故曰其仁如此此之謂騎虞矣與周南
吁嗟麟兮同意○周道之行恩及禽獸易所謂王用三

驅失前禽雅所謂大庖不盈者皆文王之流風也是以
四靈咸之而至賢者知其應非由外孔子曰鳳凰麒麟
皆在郊數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先王能體信以
達順此則順之實也其麟趾騎虞之義與

釋按翼驅也虞人驅五紀以待公之發一發只中一
豕不盡殺也鄭箋戰禽獸之命戰者如對敵然不用
命者殺之亦不盡殺意似此禽獸之多中必疊雙之
說為尤善也至首章虞字叶牙字次章虞字叶紅字
家畫堂先生曰于嗟乎騎虞只是歎美之詞與于嗟
麟兮一例三麟字既不叶趾角定三字兩虞字亦不
必叶紀職二字所見極是

召南十四篇

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
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
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妻
妾莫不誦吟誦誦所以化風天下

朱子曰愚按鸛鳴巢至來猶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
君大夫純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
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
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
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為之者
與惟何彼穠矣之詩為不可晚當關所疑耳○周南召

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為單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詩經提要錄卷之三

邶

鄭氏康成曰邶邶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之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孔氏穎達曰衛并邶鄘分為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

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小國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

張子曰周之興也商民後革及其衰也衛風先變

朱子曰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

楚邱朝歌故城今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
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邱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
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
其事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
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薛氏瑄曰國風至于邶小雅至于鴻鴈大雅至于民勞
皆泰極而否陰陽相根之理微矣

李文貞公曰殷之故都北鄙為邶南鄙東衛武王封康
叔于衛其後兼有邶鄘之地是以邶鄘之詩皆言衛事
衛為殷都習于亂世亡國之音而北鄙為甚周既革命
餘風未殄三國之詩大率皆夫婦之道乖與二南之化

反而其被之以邶音者則其哀傷慘感尤非所語于南
方之和也故成康而後列國之詩各歸所部不收入于
王風以為文王之化既遠政異俗殊貞淫不均也並存
樂官太師以時肄之魯脩周禮故季札得偏觀焉今觀
詩者多以東遷後事牽勉為據若此則西周之風存者
僅矣東遷之王不巡太師不采何得魯人收之與六代
歌舞並存哉故知邶鄘以下猶多西周時詩也東遷後
詩其國自附入之非太師所采樂官所肄者也今于列
國之詩非有證據明白者皆釋明文意知為何等之人
之作而已庶幾周初風謠不致寥無數簡蓄學者之大
疑焉

楊文定公曰邶鄘衛三國之詩多哀怨而邶為尤甚如
柏舟綠衣等篇雖賢者之言謂之非哀怨之深不可其
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我思古人俾無訖今皆是窮而
無復之之語二南之後繼之以此以著治亂之微表性
情之應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教
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
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

憂心悄悄惓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
有標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
奮飛

柏舟五章

小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朱子曰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列女傳曰此
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詞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
與下篇相類其莊姜之詩也歟

蔣氏惺生曰此篇小序朱傳極駁之然以仁人不遇小
人在側之義求之經文亦未為義害亦安敢必其非不

遇於君乎誠未敢輕議也孟子引詩憂心悄悄愠于羣
小意集註仍用序說朱子四書功夫尤為精密當從集
注為定

郝氏敬曰忠臣不得于君與賢女不得于夫情相似故
忠臣常託賢女自鳴怨而不怒不遇而不忍去序所以
目為仁人也

李文貞公曰茹納也鑒之于物無妍媸皆納焉我自不
能如是言其善惡分明不能忍為容受也。上章言見
之明此言守之堅心既不可動搖不可屈折矣即至言
貌容儀容少變以徇人而亦無可擇而棄取者。序以
為仁人不遇朱子摭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

楊文定公曰詩所並列列女傳仁人不遇朱傳婦人不
得于其夫之說然玩易解漸之二辭曰汎彼柏舟在汎
其汎此配不良者也汎彼柏舟在彼中何此配不終者
也及解谷風詩曰柏舟綠衣之風倡之自上也如此則
全主朱傳矣閨門風化之原夫婦之倫正則家齊國治
而音和夫婦之道乖則害家凶國而音哀治亂之分全
在此處此詩及綠衣等雖不必指定莊姜然可決其為
宮闈之詩也或問既如此則小序之說似可不存矣曰
九經先尊賢四始皆求賢此處為變風之首即以賢人
不遇之詩開端亦與風始閨離之義相對照小序說自
不可廢

彙纂曰朱子詩集傳序作于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四
書集注序作于淳熙十六年己酉二月是詩集傳先成
四書集注後定矣乃于孟子所引柏舟詩仍從序說為
仁人不遇可見朱子原無成見惟理是援而已嘗觀諸
詩記中朱子初說大抵從序義者居多此呂祖謙所見
者也是時朱子常以序說為不足信質之祖謙而祖謙
以為然及後集傳成而祖謙已不及見故朱子集中每
以為憾蓋至是而詩傳已兩易矣迨晚年而四書集注
成其于柏舟之義又已三易矣由此推之凡集傳與序
相持而原存疑義者後人仍可合先儒之論以參觀庶
無失乎朱子翼經之心心斯為得耳。小序以此詩為

仁人不遇韓嬰以為宣姜自誓而劉向列女傳曰衛宣
夫人者齊侯女也嫁衛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持三年
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夫人曰惟夫婦同
庖不聽衛人懇于齊兄弟皆欲與君女終不聽乃作此
詩朱子本向說改毛傳為婦人之詩而意其為莊姜以
下篇而推之然不敢指為宣姜與宣夫人者以宣姜見
然于昭伯左傳記載甚明而向所云宣夫人者豈有兩
衛宣耶故以詩之篇次考之則指莊姜為協也但向著
列女傳以為詩本婦人而所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
則引是詩之詞為證又解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愜也朱
子力闢小序而定此詩為婦人不得志于夫者所作及

注孟子引憂心悄悄恨于群小則曰本言衛之仁人見
怒于群小孟子以孔子之事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是又與諸集傳異矣諸儒因此辨論甚多總之君臣夫
婦其道無二婦人不得于夫仁人不遇于時而因物起
興發乎情止乎禮義要皆聖人之所取也朱子注詩與
注孟子各存一義故仍錄古說于末以備覽博云

解按此詩小序謂仁人不遇朱子駁之謂婦人不得
于其夫文貞文定兩存之今細玩邾氏之說謂忠臣
託賢女以自鳴則小序集傳之義未嘗不可合而為
一也况闕雖求賢為正風之首柏舟不用賢為變風
之首于詩意尤為切近次章章如字仍當依朱傳作序

字解蓋人情巨測難以揣度即指下羣小而言也兄
弟非羣小之比惟其依之所以往愬之然各散自保
誰能相卹遂愬云者觀下章心堅意肅毋乃怨甚過
于方正不合時宜難提之一小人即能害眾君子眾
小人斷不能容一君子至于受侮捫心奮飛不得似
有良禽擇木之意亦安于義之無可去也詩人之意
洵怨而不怒者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綵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綵兮綵兮妻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綠衣四章

小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也

孔氏穎達曰衣裏喻顯幽衣裳喻尊卑

朱子曰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詩

逸齊曰衛莊公娶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姜而無子

州吁之母嬖而上僭莊姜失位故賦是詩

李文貞公曰說與尤同怨也見賤者之貴不能無怨也

惟古人處此則無怨是以思而效之。過時而見棄是

可悲也無怨可能也自悲之意人情不免焉惟古人實

然有以自解是以思之而有以默契于心也。辭意與

柏舟同

李氏鍾儒曰憂心而不能已憂心而不能忘所謂發乎

情也此雖與常情不異亦是人倫之間理當如此不然

則是愈疏矣後二章我思古人俾無訛兮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一意而有淺深無訛自事上言求無過而已至

于實獲我心則中心安樂之又深于無訛矣。後二章

比前二章各自一意前二章情之當然可憂而憂之耳

後二章則思善其處之之道至于實獲我心而後已焉

方是學問之事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

如雨

燕燕于飛頤之頤之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

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燕燕四章

小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朱子曰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嬀人之子州吁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李文貞公曰首章猶見其羽次章但見其飛之勢三章

但聞其鳴之音去而愈遠也始則泣涕繼則佇立而不忍歸終則勞心而不能釋。其心誠實而淵深其行和順而修飾既去而猶相勉以思其先君非賢者其孰能之。蓋嫡媵相送之詩凡舊說歸之莊姜者今悉未敢指其實也

彙纂曰史記州吁襲殺桓公自立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詐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謀因殺州吁于濮據史以論詩則戴嬀之大歸正後曰石碏用陳以討賊之由也然則莊姜之越禮遠送而惻惻于戴嬀為之涕泣不置者當非僅尋常婦人女子離別之情其有他望也歟

李氏鍾僑曰戴嬀有夫歸之行夫人有于歸之送皆因夫人不見答于君而君寵州吁之所致也然戴嬀以先君之思最夫人則在已無怨恨之情而又能勉人以義可知之矣夫人聞其言而佩服之則其不以往事為憾介而誠于從義可知矣宮闈之中儼然士君子切磋之道其亦賢矣哉

解按以上三篇婉轉纏綿憂思哀怨屈子離騷諸篇皆脫胎于此李白所謂哀怨起騷人也至詩詞微而不露盡難明之景如在目前留不盡之意見于言外其六朝三唐之祖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寧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居月四章

小序曰日月莊姜傷已也

呂氏祖謙曰胡能有定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為私已也俾也可忘謂莊公思義之薄誠使我可忘

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致咎莊公徒自傷父母春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致稱述之矣亦不致咎莊公也

朱子曰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此詩前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于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也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莊公子莊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朱子曰恐或如此

輔氏廣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一章云寧我不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為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胡氏一桂曰此篇分明作于莊公之時胡能有定只是

說莊公心志曰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

李文貞公曰言其夫之性情反覆不能自定也前兩章言豈不我顧乎豈不亦我報乎但無定爾定後兩章則言惟其無定是亦雖或顧我而使我為可忘雖或報我而亦不足稱述也夫受恩于人則不忘于心不啻于口况人倫之大者乎至于可忘而不可述言若自絕而志則愈悲矣

釋按古處毛氏甚謂古故也王氏曰言不以古夫婦之道相處當依王氏胡能有定則詩所之說為善俾也可忘則集傳之解為長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譁浪笑教中心是悼
終風且飄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曠曠其陰厖厖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終風四章

小序曰終風莊姜傷已也

朱子曰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

李文貞公曰與前篇同意時或我顧則譁浪笑教耳時

或我報而莫往莫來之時多也寤言無思之時也願言有思之時也無思則不寤而已思則氣塞于外有如噎然噎填于中若有所懷至此而不復言其來顧之有無亦前篇可忘不述之意也

景纂曰此篇序以為莊姜遭州吁之暴毛鄭以後皆從至朱子集傳始變其說以為詳味詩辭有夫婦之情未見母子之意識可謂卑矣但四詩篇次朱子雖欲移日月終風于燕燕之前然止存其論而究未曾改置其位良以詩本刪定于孔子故不敢更易其經也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十三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五章

小序曰怨州吁也

朱子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殺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案州吁篡弑之賊此序當譏其勇而無

禮因為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于此蓋君臣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春秋其不作乎。案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父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王氏質曰衛伐鄭之役宋陳蔡皆從夏秋再舉不堪再連役也

李文貞公曰三章言師之無律士卒散亂四章契合也閭離也言當日執手成約生死離合不相忘棄以偕老為期錯文以諧聲也五章洵亦信也數息而言今果開矣恐其不能生還而所謂偕老之信將不信矣。從軍者之怨詩

十三

李氏鐘僑曰擊鼓其鏜傳以為刺州吁之詩也州吁身犯大惡篡取侯位曾未踰時軍役並興國有土功邑有築城又連兵以結怨諸侯軍士不堪其役而刺之其取亡也決矣是以石碯因國人之怨借陳桓之資討之如拾芥亦猶葉公子高開白公殺齊管高然後入而討之不需時而克也

鍾按爰居四句有心慵意懶之象描寫如畫後二章有死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之意其杜少陵垂老別諸作之祖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睨眈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

小序曰凱風美孝子也

孔氏穎達曰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
心不安耳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
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
母心也

朱子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
故七子作此詩。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
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李文貞文曰前二章言少受劬勞之思而長不能成立
也後二章乃微見其母之不安室者蓋必七子嘗有不
從之事幾諫之言致母怒不悅而加譴焉故曰寒泉猶
在浚之下以安流我乃激而不能與母相安乎孟子所
謂不可磯者必古說詩之訓義也又曰黃鳥猶能睨眈
其色好其音以悅人我乃不能婉容柔聲以慰親心乎
○母不安其室而子自責言既不能成身以悅親又不
能順親以盡孝

彙纂曰序曰凱風美孝子也又曰七子能盡其孝道以
慰其母心而成其志鄭康成解之曰母有嫁志孝子自
責以安母心母遂不嫁朱子則以為此詩乃孝子自責

之辭而不及其母之不嫁蓋據經文而言而不衍述其
事也然猶曰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則亦不盡廢
古說矣夫使當日孝子自責不能感動其母卒至嫁去
七子亦遂已焉是何足成其為孝也故附錄諸儒之從
古說者以補傳義之所不足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于飛四章

小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

朱子曰序所謂大夫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
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
婦人作國人之所為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
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于
外而自遺阻隔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
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
患與其善處而得全也

顧氏夢麟曰六帖云念其父處不常但得保全亦幸正
思之最深最切處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為本

朱氏公遷曰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所謂德行也思君
子之詩多矣而未有及于德行者此雄雉之所以為曠

也

李文貞公曰雄雉無雌者也言雄雉無雌雄之耦者則反泄泄而安飛矣人有夫婦之情不能無懷今之阻隔是自詒也不言雌之無雄而言之無雌乃立言之體。百爾君子猶言凡今之人也今人多不知德行故處之為難不伎不求則與之無害無爭而可以勉矣或曰不知德行故非伎則求言世俗多然故其君子之反是也。婦人念其君子行役之詩若與擊鼓相酬然者。李氏鐘儔曰雄雉三章皆極致其懷思冀望之情至第四章及持身處世之道此見婦人于其君子遜順如此雖正言亦不遑爾也蓋懷思之至而冀其在外之安非專為匡正而發

解按此詩無刺譏之意當從朱傳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淵濟盈有鳴雉鳴濟盈不如軌雉鳴求其牡

雖雉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友

匏有苦葉四章

小序曰匏有苦葉刺宣公也

朱子曰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

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朱氏善曰行者之涉水必度乎水勢之深淺而揭厲之男女之昏姻必審乎事理之可否而從違之彼不度可否而率意妄行者未有不陷于惡者也

李文貞公曰首章濟即禹貢之濟水也匏有葉則未可佩濟水深則未可涉君子量而後進如涉者之斟酌其淺深也次章言世俗之急進而求合也濡猶濡也濟水方盈則當滯其軌而不前矣雉之雌者俟雄之雄而求之可也今也濟盈而不知滯其軌雌雉鳴而先求其牡可謂犯時而失義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然可通釋

雄孤牝鶴之類是也傳箋說非是三章承求牡之意而言親迎之禮男下女也然猶必先時預事而不苟合如此易所謂漸女歸吉者况可自我而先求之乎四章承不濡軌之意而言始言徒涉當渡也繼言車涉當慎也今有舟焉似無疑于涉矣然而猶否者君子之行必以其類我友未至則猶不知涉也傳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正此詩之意也。賢人自重者刺時之詩所喻涉水者外度其時也所喻于牝牡男女者內度其身也時之不可則無可行之義矣然而進退之節尤必要之以禮焉夫義路也禮門也義不合而行則是水盈而不知滯其軌也禮不愒而就則是牝之求

壯女之不待禮而奔也易曰曳其輪无咎言其審于義而未濟是以无咎又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言其惡於無禮而猶未行也是以其終必得雖然禮義者持身之常而行止之決必以同道占之此亦大易得朋彖征之義也

鍾按此詩序云刺衛宣公集傳謂刺淫亂之詩詩所謂賢人自重者刺時之詩細玩詩意似文貞公之說為長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迺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

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淫以渭濁湜湜其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慤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費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滌既始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谷風六章

小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朱子曰起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宣姜有寵而夷姜繼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朱氏善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序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于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于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于新昏不以為潔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李之貞公曰首章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次章言荼苦矣以我比之則荼之甘猶如薺然言其苦之甚也行

道遲遲者眷然于其行也是以其心甚苦薄送我畿者契然于其解也是以其宴甚惟三章言淫固以渭相形而濁然當其止而為止也亦嘗湜湜然其清矣興已盛年固遭愛遇今乃以新昏而見棄故復為新昏戒逝矣逝也發魚躍也毋逝于我之梁毋躍于我之笱猶言無蹈我之覆轍也新昏雖宴安知其不如今蓋度其夫之不常而難信故又言苟非吾身之所經歷豈暇為後人憂哉四章言前言德音莫違後言既阻我德此章則其德之實也六章沈滄驕矜滿溢之貌言今日之驕盈者我勤勞之所詒也不念昔者我來息汝家之初乎謂之其時之窮困不能如今日也。婦人見棄之詩蓋柏舟

綠衣之風倡之自上故也

李氏鍾倫曰逝梁發荀似謂廢已成業之意蓋因已之未去時為夫家經營業次積有成勞恐新人舉而紛更之壞其已成之功心懷惋惜蓋雖既去而不敢忘故主猶所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忠厚之至也若謂恐其蹈已覆轍不憂故夫而憂新人似于情太濶疏矣蓋梁已逝荀已發則不可復用猶壞其成功之意也

鍾按逝梁二句當擗亭之說謂新人不得壞其已成之功更覺忠厚有意味且與下我後二字有照應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泥中

式微二章

小序曰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朱子語類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

朱氏公還曰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邱河廣作于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于衛者衛國之所錄為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彙纂曰毛萇以中露泥中為二邑當非無本但周時地理已屬荒遐難稽而後代都邑志所載或因經而附會其說不若宋儒以中露泥中作震濡陷溺解于詩意尤

為深長也

李氏鍾倫曰式微之詩臣不能為君求有力者而奔走焉直勸以歸以理度之必其君處于事勢之可以歸有所激焉而不反也若榮成伯之勸魯哀公云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子家霸之勸魯昭公云意如之事君不敢不改君姑止也及出在外而季孫意如來見子家子復勸云君以一乘入于魯師意如必與君歸疑此詩所值之事或與此類不然君已出矣曰歸何容易乎

鍾按集傳詩所皆從序說蓋詩詞類而易見也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以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瓊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克耳

旄邱四章

小序曰旄邱責衛伯也

朱子曰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于衛時物變矣故登旄邱之上見其葛之長大而節疎濶因託以起與曰旄邱之葛何其節之長濶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懷柔而不迫也。陳氏曰說者以此為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潁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逸齋曰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則是詩作于宣公之後穆公之前可知也

劉氏理曰以此詩為作于宣公之時固無可考但上篇黎臣有勸歸之辭則此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黎侯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為赤狄所滅故晉人數赤狄之罪立黎侯而還以此意之式微旋邱二詩雖未有以見其必作于衛穆時也

李氏樗曰衛無救患之志不惟不能睦乃四鄰以至唇亡齒寒而同亦不保矣其衛為狄所滅齊桓公以管仲之言救之觀木瓜之詩知衛人之德桓公者深觀此詩知黎人之怨衛為最切

葉纂曰旋邱篇毛鄭專主責衛說次章必有與責衛不行仁義必有以責衛不務功德總言實有戎車不肯迎我對章責衛諸臣然有尊盛之服而德不能稱也朱子則以與國訓與字以他故訓以字測其必有而緩來故三章疑其與與同心者而不來救災分患非一國所能獨任觀齊晉主盟凡役必合諸侯可見至于終不見恤乃知非無與國非有他故乃衛之君臣聚如充耳若罔聞知也曲折以顯其情而終乃直言以責之尤見忠厚之意

李文貞公曰首章諸侯相謂為伯叔言兄弟之國也次章與以皆言其或待國而與之俱也以如春秋某國以

某國之以三章甚節暑候也狐裘寒候也四序更易其久可知言非諸侯之車不東來與衛相助也衛初無與同約耳上章為疑辭此章解之而正其罪四章羈縻之人卑末而在人後易曰旅瑣瑣。舊說黎臣責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

李氏鍾儒曰以衛用師于黎朝歷其境而黎之君夕入矣乃使人之君臣久淹于久至于葛藟藟而莫之省恤也衰國之不足有為如此耶抑或當莊宣既亂與懿公之時與式微初失國也勢可以自歸故勸之旋邱久淹于外不能自入至故獨望責于鄰國之君臣焉

按伯叔出自黎臣之口仍當指衛臣說若直罪衛

君失忠厚之道矣至匪車不東來朱子謂黎侯車來東告詩所謂非諸侯之車不東來相助但黎已寓衛則無事車來東告矣當從文貞公之說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侯侯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賜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兮四章

小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

朱子曰賢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

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末章不得志于衰世之下國而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于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逸齋曰伶官之名起于黃帝之臣伶倫取崑崙之竹吹黃鐘之宮至周景王問無射于伶州鳩後世遂以名之衛國之賢有不志而仕于伶官者詩人惜之其曰皆可以承王事則非止一人當是其徒相招為此故雖其才可為王官有所不顧也。

朱氏善曰簡兮簡兮言其志之大也有力如虎言其才之武也執轡如組言其藝之精也赫如渥赭言其貌之充也皆自譽之辭也而不免仕于伶官則亦可辱之甚矣使遇西周之盛王豈使我有是哉靈王既不可得而見賤役亦不可得而辭于是而執篇于是而秉翟于是而錫爵于公庭玩其辭則惟然以為榮揣其意則歎然以為辱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安得言從之遊以馬我之憂乎此其思也深矣其意也達矣而世莫之知也噫此輕玩之心所由生也與。

李良貞公曰朱傳獨得詩意。

之謀

出宿于泂飲餞于福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膏牽連車言邁適征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出遊以馬我憂

泉水四章

小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

鄭氏康成曰婦大有出嫁之道遠于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孔氏穎達曰衛女思歸言我欲宿出飲餞以嚮衛國為親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豈為犯禮也哉而止也哉朱子曰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諸姑即所謂諸姬也。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聖人著之于經以示後世始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朱氏善曰禮緣人情而為之則父母其根本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曷為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于天理之公者有出于人欲之私者操

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食者惟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沒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誰為主乎聖人于此寧以義斷思不以恩掩義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

劉氏瑾曰夫人之嫁必有姊妹二人為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姊妹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為夫人作而以諸姬為姊妹又謂諸姬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輩行者乎

逸齋曰泉水乃衛女嫁于他國思歸之詩何以編之衛風竊謂衛女思歸作此以寄宗國衛女作之采詩者得

之衛地故繫之衛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禮也衛女能以禮自克故思歸而不得作此詩以見其志耳。諸姬非衛國之姬乃衛女所嫁之國姊妹之屬故聊與之謀歸衛之事也。夫人舉動必有出宿飲餞之禮曰涕曰瀟亦非衛國地名當是衛女所嫁之國有此地也衛女始謀國必有以父母終當遣大夫寧兄弟之禮告之者而衛女之意未能自己故出宿飲餞而行謂女子既嫁雖當遠父母兄弟我今謀歸止欲問父之姊妹與已之伯姊爾舍兄弟而言姑姊遠嫁也

栗纂曰諸姑伯姊鄭孔皆以為指在母家者而言考公

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姊妹從未載有姑姊從媵者集傳以諸姬為姊妹諸姑伯姊即指所謂諸姬者然無文可證朱子第據詩義而言之耳

李氏鐘僑曰泉水之詩雖揆之于義終不可往然亦必極其懷思反覆至于情之深勢之極終不可往而後已焉終不云禮當不往竟恣然不顧而無動于中也此所以為情性之中也與

按諸姬姊妹也諸姑伯姊在衛國者也姑姊無隨媵之例集傳即指諸姬殊覺未安泂瀟亦非衛地必衛女所嫁之國有此地耳二章即與謀之意言我欲歸寧自當行出宿飲餞之禮雖既嫁之女已遠其父

母兄弟父母沒義不歸寧兄弟然父母之姊妹與已之伯姊亦當存問似歸亦無害耳三章不暇有言揆之于禮疑而未敢遂也四章則直裁之以義而不歸矣而憂心則無時釋也蓋姑姊當從鄭孔之說而逸齋解最明確宜栗纂亦謂傳無明文可證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宴且食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已焉

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推我已焉
我天實為之為之何哉

北門三章

小序曰刺士不得志也

朱子曰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若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于饑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士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慰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于天所以為忠臣也

朱氏善曰投之以王事之重遺之以國事之難益之以家計之窘賢者之處此亦難而又家人之交隨則是不見知于妻子也祿食不足以自存則是外不見知于君

手

上也斯二者人之所為乎抑天之所為乎然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盡心竭力以為其所當為而無一毫忿悶之心所以為賢

李文貞公曰王事國事其柄在已而其貧如此可謂清矣知有王事國而不顧室家可謂忠矣歸之天命而安焉庶幾于仁者乎

李氏鍾倫曰北門之賢者有三善焉王事適我政事一裨益我權重而寵大矣然且一毫不取至于室而且貧一善也既窶且貧矣終不曰由我潔清而委之于天命二善也不怨不尤而固貞其操可能也怨且尤焉而操終不改不可能也此三善也

解按張子曰出自北門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如此

是賦而非北矣然北門背明向陰亦處亂世事暗若之比也三字數字韓詩作迫字解傳云敦厚也箋云敦投擲也今仍依朱子從箋說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至且

北風其皆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至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至且

北風三章

手

小序曰北風刺虐也

朱子曰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悲慘也故歌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王氏安石曰乘車非賤者也攜手同行賤者去也攜手同車則賤者去之矣言國人無貴賤皆憚其威虐莫不舍之而適他國也

別氏瑾曰詩中有同車之意語疑此為仕于衛者所作既亟且且三章言之豈果于忘君哉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義

李文貞公曰以歲之將盡與國運之將終也邪餘也傳

曰歸邪于終古法朔虛閏虧多歸之十二月十二月一歲之終餘分閏位又一閏之終也既五且言其時已迫也。外鳥皆陰氣所生感盛寒而暮至者。相招以去亂也

楊文定公曰其餘其邪邪與餘同虛即朔虛餘即氣盈二者合而成閏古人歸餘于終凡有閏之年先將十二月排完而歸所餘一月于歲終為閏月。邪字字與只。有餘邪二音所謂叶韻作徐字者但引朱傳為據他無所見

解按虛邪指歲終而言自有典故但對玉字言則虛字訓寬邪字訓徐更覺有味蓋邪字既音餘字亦寬

餘之意也

靜女其妹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嬈貼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憚女美

白牧歸美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靜女三章

小序曰靜女也刺時也衛女無道夫人無德

朱子曰此淫奔期會之詩也。朱子語類問淫奔之人

方相與狎昵又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為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俟人于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逸齋曰周南被文王太姒之化則雖將女有不可求衛

國君與夫人並為淫亂則雖靜女亦不自保正家而天

下定于此顯然效驗不可誣矣靜女既為刺時之時詩

詩序明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蓋謂衛之淫風實由君

與夫人之化女之靜者猶如此也三章所咏皆男女相

慕悅之事世之儒者以彤管為女史彊名為思古之詩

其說出于毛氏或又援左氏取彤管之言數闕之以待

知者此亦考之不精兩實無可疑者且毛氏閏古者后

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遂以此詩彤管為女史鄭氏因

謂彤管筆赤管也殊不知古以刀為筆未有用毫毛者

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于簡至秦漢氏

始以毫毛為筆故漢以來始有竹簡寫之說左氏所稱

取彤管焉亦止取其美物相贈之意非有取于女史也

竊謂古之女史謂之彤猶他史謂之青蓋皆用竹簡青

取殺青之義則女史加以彤色容有是理況女史惟后

夫人則有之何必以人間相贈之彤管遂為女史邪

朱氏公遷曰一章未見之時二章宵會之時三章既會

而歸之時

輔氏廣曰先生惟不泥靜女其妹一句又以女之為美

之女音汝以為指美而言然後此詩之意明白矣

李文貞公曰舊說牽合文氣皆窒室從朱傳為淫奔期

會之詩蓋自拘舟以下雖不可考其時世然其始也夫

棄其妻君不恤其臣而已至于北門北風而君臣之道窮靜女以後三篇而夫婦之倫亂

彙纂曰靜女詩毛鄭推本古序謂陳靜女之姜德以示法戒後人多從之朱子則本歐陽修之說斥為男女期會之詩蓋玩其詞祇是男女相為慕悅未見有陳古訓今之意也但彤管為女史所需以紀成法傳之自古朱子既主淫詩難得其解以為未詳何物蓋姑闕所疑耳

解按靜女當依朱子說謂愛之甚深但覺其間雅耳非真靜也彤管則逸齋辯之明矣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蓬蓬不鮮

新臺有泗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蓬蓬不珍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新臺三章

小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

朱子曰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故自娶之乃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

呂氏祖謙曰蓬蓬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蓬蓬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於此取義也

李文貞公曰不鮮鄙之之辭言若此類不少也不珍惡之之辭猶言胡不速死也。從舊說

徐氏與喬曰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躋衛宣之惡者也衛宣子伋壽皆致死惠公奔齊子懿公為狄滅平王有鞭屍之禍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淫亂之禍其報如此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二章

小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史記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弑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殺

亦獨何哉

朱子曰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慝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侍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為法於天下也

李文貞公曰從舊說

邶十九篇

劉氏瑾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然亂常敗政莫甚于此所以居變風之首錄於乎渡河野處已非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李文貞公曰邶詩凡十九篇据舊說皆衛事然繫之邶者當時列土詭譏各為聲調用其調以歌詠則入其國之部如漢初所謂清平越楚之類也庸以後倣此

詩經提要卷之四

邶

王氏應麟曰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邶城即邶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鬚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鬚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

小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

鄭氏康成曰共伯偃侯之世子兩髦之人謂共伯也禮

卷四

世子昧與而朝亦拂纓符總拂髦冠纓纓

朱子曰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

黃氏佐曰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之死靡他從一之謂也即柏舟有定在與在已而定正之死以死自誓非指共伯也

陳氏標曰衛之淫風流行而有共姜特立之節真可謂過人欽之橫流臭蹟此詩豈不可以感發人善心乎

通齋曰衛世子共伯之死史記以為其弟和以路襲政共伯自殺今詩序第云蚤死不言被篡之事和即武公倘有攻兄之惡衛人豈得以為賢謂之睿聖武公當以

經證史之誤序言父母欲奪而嫁之詩只言母也天只
蓋欲奪其志者母也亦猶鄭莊公不勝其母將仲子之
詩以為父母之言古人發言多如此曰奪曰誓曰絕皆
見其守義甚確之意

徐氏與喬曰古載籍婦女之事莫詳於詩矣事之大者莫
如節而考之詩惟共姜一人豈詩所載皆婦自言而以
節全者不自言歟即春秋所書金節亦唯絕叔姬何其
新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
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
也

牆有茨三章

小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朱子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
此以刺之○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閭中之言至不
可讀其污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矣盖自古淫
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
而不放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為惡知難閨門之言亦
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鐸按左傳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即

公子頑也宣姜齊女也齊人何為使人烝之殊不知
昭伯之惡宣姜之淫世所罕有亦為有烝之不可強
之後從以至於中菁之言不可道不可詳者哉左氏
之說未足據也至昭伯雖非君而宣姜君之母也惟
其非君故序不曰刺其君惟其為君之母故序曰刺
其上而不曰刺昭伯也淫風流行有不貽於此者哉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
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膚髡也玉之瑱也象之
揄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繡是絺也子之清揚揚且
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君子偕老三章

小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之詩也

朱子曰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
莊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
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我言不稱也

羅氏中行曰統緒如條上屬於衛者瑱以玉為之以絢
綉之而屬於統緒之當耳綉音篋展也

馮氏復京曰衛婦二物衛垂於當耳綉橫於頭上垂於
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此乃釋衛非釋特也

朱氏善曰當其奉宗廟之時其首飾之有副也其身章

之有翟也是非不盛也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先君而無愧否乎當其見賓客之時其禮服之有展也其裏服之有飾也又非不盛也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賓客而無愧乎夫入而奉宗廟出而見賓客非不尊且嚴也而曾無羞愧悔悟之萌則是人心之果亡而天理之果滅矣能無禍乎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殽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李文貞公曰惟首章見刺讎之意後二章則辭而意顯矣

按此詩自小序以後諸儒皆謂刺宣姜之詩但衛人刺宣姜如中壽不可道無良以為居宵是直刺並無婉言何獨於此詩誇其服飾之盛容貌之美而深贊其為邦之殽哉李抑亭謂此詩頌碩人似衛人為莊姜而作其子之不淑一句則指莊公而言也於詩意頗為切近吾亦以為謂然○劉履也編髮為之以覆首於事之首飾也衛符二物皆以玉為之衛出於常耳斜橫於頭上者也如斜飾之最盛者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也象服法度之嚴象鳥而畫之故謂之象也翟服祭服翟雉名彩畫為飾也瑱即以純懸瑱統織

如條屬於衡上懸之當耳者也持以象骨搔首固以為飾所以摘髮也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也此詩中服飾注疏及集傳考據多不盡一統者其畧於此

爰采唐矣沫之卿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東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

桑中三章

小序曰桑中刺奇也

朱子曰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劉氏異曰采唐麥藷者亦是欲通幽達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此也

李氏樛曰以姜弋庸皆著姓衛多淫佚之事蓋有由矣惟其公族既化則下化之矣

劉氏瑾曰孟姜孟弋庸亦託言貴族以指其私之人

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輔氏廣曰此詩分明是淫亂者所自作只為先儒以為聖人不應取等詩以著於經故斷以為刺奔而不復玩詩之辭以求其真是非先生孰能正之

李文貞公曰此類之詩序皆以為刺時也夫勸百諷一猶或非之豈有自比於亂而設淫辭也始終無微文深意之可思者而曰所以刺時必不然矣朱子與呂氏往復終不合者以此其記桑中篇辨論詳矣大抵自古學者以三百之刪為經聖子而又有思無邪之一言不意復有鄒邪混雜其間夫刪詩之蒐猶之春秋也春秋何嘗無亂賊之述哉若之有戒之矣況有善惡之相形福禍治亂之相應春秋成而懼詩三百而皆可以興者此矣無猶母也思無邪戒辭也言學詩者以辨邪正為急猶學春秋者以正名分為先也未聞有以商臣蔡般之在簡而云君父之可賊者則於聖人之存鄭衛也又疑蒙襲曰詩樂章也古人皆樂論詩荀况曰詩者中聲所止司馬遷曰三百篇夫子皆錄教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青溪唐諸儒祖述其說而不軌易至呂祖謙以為聖人正樂首放鄭聲豈有剛詩而反取淫詞桑中之詩刺惡昭章所謂思無邪也又史記載師曠所指濮上之音鄭康成以濮水之上地有桑間七國之音於此水出焉則則桑間乃紉樂非即桑中詩也詩說皆不可為無據然

朱子力闢其非以為夫子於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罷立其辭以為戒若謂桑中為刺惡者之辭則發人隱僻有傷溫厚謂出自淫奔者之口而我以無邪之思觀之其懲戒尤切而又云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我不敢必為說獨以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蓋千百載後欲於三百篇中求所為中聲合於韶武之音者何從而得之何如即其詞以考其實為足據集傳說本詩稱我之辭而斷為淫者所自言與古序雖異而與聖人垂戒後世之意一也

得按此詩當從朱傳而文貞公議論尤為精確且謂孟姜即指宣姜孟姜孟庸皆其姪婦更臨其所以思之

鵲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鵲之疆疆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鵲之奔奔二章

小序曰鵲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孔氏類達曰言鵲則鵲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疆疆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鵲鵲不如矣

朱子曰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惡公之古以刺之○范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者君子階老是也切言之者鵲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

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義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李文貞公曰自精有茲至此四篇相次推以舊說則桑中亦必宣姜之詩蓋前者醜奔猶寓中弄之事後則于桑宮而相會淇上而相送且顯然言之而無忌與魯文姜齊襄之事同也所謂宣姜即宣姜之庸或其姊妹耳所以國人極惡之而有鴉奔之作序詩者繼以楚宮若

曰衛之滅也宣姜其亦狄與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宮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于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昧北三千

定之方中三章

小序曰定之方中美術文公也

晉天文志營室二星一曰主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孔氏穎達曰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

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

劉氏瑾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在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室之候又因號為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達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春秋紀事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邱則詩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邱未城之先歟然詩言終焉允臧昧北三千則是詩蓋作于文

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朱子曰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揆度也樹八尺之果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果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邱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蒯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不求近功凡此類也二章本既醜也望景觀卜而吉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三章匪直也人言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源也其所畜之馬七尺而北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

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國君之富
教馬以對今言驂北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
君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春秋傳衛
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於葵澤而敗死焉
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虐於漕
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
諸侯以城楚邱而還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使方任能元年章車三十
乘季年乃三百乘

彙纂曰嘗讀康誥誥梓材三篇而歎武王之訓康叔
也開國承家道可謂至矣及後子孫不克祇先王懿訓

而敗德是間馴至政散民流鶴軒致滅文公仗齊桓之
力乃築楚邱史稱其輕賦于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
收衛民今觀定中一詩占天時審土宜蓋人力規模宏
遠經營具備而尤以農桑為立國之本戎馬為富強之
資巡行不急蕃育有方使康叔開國之模復見於攝遷
之後而詩人推本自葵澤中來見一心為萬事根本衛
業所由重興也及春秋之季孔子過衛殷然思所以富
之教之失孰非文公聚之所貽與

李文貞公曰一章宮牆也凡作室者先環其垣之址
故以營室中而興工既而構造堂室必定其南而西北
之位故測景以度之又樹木以為琴瑟之材蓋得為父

住之基也二章卒其定居之初升高以望地勢視景以
相陰陽觀象以察物殖間卜以知人事三章及春而雨
為野勸農之早可謂急於民事矣故非特人之生聚也
其存心之誠實而淵深畜馬尊息且至於三千矣公嘗
破亡之後操心慮患勞來生殖一時人物向於豐阜有
如此○

從舊說

徐氏與喬曰靈雨而有靈也杜詩所謂好雨時節也經
理之周計畫之遠中興氣象煥乎改觀

李氏鍾僑曰文公之都楚邱楚既卜云其吉矣再世至
成公被囚於晉復國之後乃與齊武子謀遷於帝邱卜

云三百年其後衛至秦末後諸國而亡不止三百年矣
夫楚邱既云吉矣乃再世遷帝邱既云三百年矣乃五
百年而後亡何其相刺謬哉嗚呼此可以知卜筮之理
矣夫卜楚邱之言者非必其地也以文公建國終能長
世而云吉也卜帝而云三百年者非定其年也以衛之
國祚當以遠而未艾也周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亦若
是而已矣豈可繆柱而為之強解哉抑國祚之靈長在
其君之德而已公劉之都邠數十世而後遷文公之都
楚邱再世而遷然原其初則皆向其陰陽度其高下極
山川之理協諸卜筮而協然後定都也公劉固以久都
為勝文公亦不以再遷為方非全恃地理也○國於天

地必有與立衛之亡天賢之也魯衛之阮正當齊桓伯棠之盛周公康叔之澤未應斬也若他時則遂亡矣而又有明作之君如文公者其規模氣象固足以開教百年而未止也魯之僭雖非文之匹然於前後數亦巨擊也非天之所故其孰能與於斯○魯雖遭慶父之亂人民傷殘未甚也故僖公立而遂定衛遭狄人之禍黎民僅存遺失故文公遺國之艱如此

按椅桐梓膝木之美者可以為器用祇言爰代琴瑟蓋舉其用之重可以脩禮樂者言之耳匪直也人朱子謂非獨此人所標其心者誠實而淵深遠齊謂衛人稱其居之德不可以常人論由朱子之說則匪直

字殊費周折由遠齊之說則直也二字亦欠分明惟李文貞公謂不獨人之生聚也卒其誠寔之心其高馬至三千之多則物類之蕃阜可知不但人字有著落匪直二字更有精神矣心誠而馬蕃與莊子所謂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同即魯頌思無邪斯焉為戒之意蓋心實則事勤心深則慮勤則俟遠則周其召陸陽之和而致富庶之盛而亦宜哉蝦蟇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隣于而崇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蝦蟇三章

小序曰蝦蟇止奔也

孔氏穎達曰作蝦蟇者言能止當時之淫奔衛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知禮法以淫奔者為恥其有淫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為齒列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張氏栻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讀桑中之詩無恥如此文公復國一以身率下于是無禮見惡於相鼠淫奔者不齒蝦蟇下所趨向繫於一人如此

朱子曰蝦蟇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蜺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矣○此刺淫奔之詩言蝦蟇在東而人不敬指以此淫奔之惡人不可道

況女子有行又當違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二章隣升也周禮十輝九曰隣注以為虹蓋然而見如自下升也三章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逸齊曰蝦蟇在東謂之止淫奔則衛人有厭亂者矣序詩者處以道化許之蓋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衛文公以道化其民雖與文王道化行相遠然教勸學春秋賢居有所不能宜乎化民有恥亦幾於惡無禮之氣象曰國人不齒則淫奔者少而厭亂者多亦可尚也○

爾雅曰虹蜺也釋者虹蜺出色鮮盛者雄雄曰虹蜺者為雌雌曰霓陰陽交會之氣也南子曰天二氣則虹氣不復於是成虹虹天地之淫氣也詩人以蜺雄蜺出故以喻淫奔然其出非早則暮早則朝陽射之故而暮則夕陽射之故在東其實皆淫氣暈日而成也詩人專取在東者為喻蓋東又為陽方而淫氣雙見又為可恥至不宜以手指之疾之甚也遂以禮晚之曰女子自有過人之道豈終在父母兄弟之家何為淫奔而犯禮也

李文貞公曰陰陽而和則雨虹見而雨止者不正之交能絕陰陽之和也是以暮則東而人莫敢指喻幽暗之事不可道也朝則在知而兩儀崇朝喻配合將不終也重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蓋必有背其父母素所約定之配而奔者故下章云然三章懷昏姻者奔所私也大無信者皆成約也夫婦天之所合者命也守信而行正者謂之知命故有配貧賤不負者亦安之矣漢書云人能宏道其如命何○刺奔者也

解按女子有行二句文貞之解最為明確逸齋所云亦可修一說耳
相鼠有皮人而儀無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相鼠三章

小序曰相鼠刺無禮也

方氏逢辰曰禮本天道故先王制禮還以承之道禮出於情故先王制禮還以順人之情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生死之道此其所以為急歟

呂氏祖謙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還善不力

嚴氏粲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污可惡之物

以惡人之無禮也

輔氏廣曰蜺蜺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見國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故作其辭意比他詩特為嚴厲然亦未嘗不止於禮義也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紉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卑之

子子于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于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于旄三章

小序曰干旄美好善也

鄭氏康成曰周禮孤卿建旂大夫建物首皆注旄馬時有建此旄來至沒之郊卿大夫好善也

程子曰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旂大夫建旂是也云

旄云旂云旌皆通言耳謂卿大夫建旂而來就沒之郊禮下賢者○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

○四馬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

蕪氏鞅曰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

朱子曰言備大夫乘此車馬見此旂旄以見賢者使其所見之賢者將何異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此上三

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卒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興起

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朱氏善曰大夫之乘車馬建旂旄而來者乃朝夕與居國議國政者也間沒之郊有賢人馬駕言通野而往從

之賢者以其所學而告之大大夫以其所聞入而告之居居便以其所聞而謀之卿大夫而施之政事則豈惟

一人賴之將舉國之人實賴之矣味有辭氣蓋與星言風駕之意相類亦與敬教勸學校方任能之意相表裏

風駕之意相類亦與敬教勸學校方任能之意相表裏

序以為文公時詩亦豈無所本與

李文貞公曰大夫能下士而詩人美之傳稱文公敬教勸學校方任能故自蠅螬至此人知康恥禮義樂善尊賢矣

李氏鍾曰干旄之大夫使傍觀者代為感激其禮意則身受者可知矣好賢而至於此則足以感其心而用力

與陽浮藻者異矣或曰衛國是時方亂安得有此大夫曰詩之篇什無次序此或其盛之詩與雖然使衛之季

世有此大夫亦無濟於事如石祁子賢大夫也不沐浴佩玉而又能去逆臣宗萬而不受可謂賢矣及狄人入

衛之時懿公與石祁子訣與寧莊子失使守竟何濟我

解按素絲良馬以程子之說為優干旄干旂干旌大夫建此旂幟以見賢也素絲良馬大夫得此禮物以

求賢也若云素絲即繫屬於旗上何以既既之而又組之祝之乎若云良馬即大夫駕車之馬則而服兩

騶四馬足矣何以忽而五之忽而六之乎蓋既之兩端相屬也組之兩端之上又加一端也祝之四端末

而為一也四馬贈賢即古者安車蒲輪之儀五之加一馬六之又加一馬也由郊而都而城去賢愈遠禮

物愈加皆殷勤無已之意也文公敬教勸學校方任能其居之徵求即其臣之所敬禮者歟或謂乃他國

至衛之賢若在本國文公何不權用殊不知大夫既

見之安知不薦而用之且畀之子之告之亦非徒託諸空言也必謂如季札聘鄭子產如晉告之如札告子產以禮禮子產告叔向以實況臺駘之事狗吳載駢駢驅歸言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陟彼阿邱言采其蓂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稱且狂

我行其野芄芃其來控于大邦誰固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馳四章

小序曰載馳許穆大夫作也

朱子曰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然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告其意耳○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蔡氏合二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於大邦誰固誰極之意與燕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居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嚴氏繫曰末章乃言其情若我自歸則將不憚勞苦以控告于大國而求其能救衛者諸國之中誰可因藉誰肯來至多方國之有所濟也赴難乞師卒非女子之事諷許人當為告急於方伯不當坐視其亡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為有理矣

許氏謀曰案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人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處於漕許穆夫人載馳是年戴公卒而文公立然則戴公之立與卒在一月之間耳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是年燕與麥之芃芃皆非其時特託意以言之如巷耳車馬之類不必以為實然也蓋夫人欲歸唁衛知於義不可而極其思託意賦此詩也

李文貞公曰卒章望于大邦可見東周無王權在方伯也其後桓公糾諸侯城楚邱而封之夫人之志遂矣序以衛之木瓜為美桓公無足據者惟此詩之存則桓公之美見焉事在文公遷之前而序於後者非本國之詩也

徐氏與儔曰總是托以寫其悲思迫切之意非實事也開口即說載馳載驅已奇無端更說大夫跋涉又奇陟彼阿邱又奇大畧與泉水章情緒同而泉水以委蛇勝此以英蕙勝○衛居臣淫亂國破家亡不知控告于方伯使既嫁之女扼腕自傷賦詩見志齊桓公懷狄

封之楚邱不出夫人控于大邦一語古序云許穆夫人
自作貴之也其知言乎宣公宣姜昭伯滅絕人理乃生
如壽如文公又如許穆夫人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信哉
李氏鍾儔曰夫人驅馬適衛也意非止於展歸唁之禮
而已也其曰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則用欲謀興復其意
遠矣然而國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義不可往則夫人
雖欲如纆紲之伏闕上書勢難動獲之哭秦廷其勢固
不能與此所以空抱宗國之悲不能不隨大夫而反也
然則夫人亦有救衛之意乎曰有使當時許國之甲兵
足以開戰疆場之外則許之於衛固昏姻之國也這一
將而救之乃睦鄰恤患之道爰待控于大邦而後行哉

惟許之國小力微不足以濟而夫人之於齊桓公又無
路自達其驅馬悠悠將空行無補是以事循禮而歸耳
非膠注之謂也

解按此詩仍以托言為是若實有事則不待君命驅
車速出夫人先不守禮矣何以問衛乎控于大邦真
有烈丈夫氣蔡罔字隱指許君至字隱指齊桓許雖
小不能救衛然係昏姻之國亦當為力請于方伯厥
後齊桓大合諸侯以城楚邱安知非夫人一持所致
哉

鄘國十篇

詩經提要錄卷之五

衛

王氏應麟曰地理志河內朝歌縣紂所都康叔所封更
名衛左傳祝佗曰分康叔封於之畧自武父以南及圃
田之北境封於殷墟呂氏曰衛自康叔受封至君角凡
四十世地理志成公後於帝邱今濮陽是也秦并天下
猶獨置衛君凡九百年最後絕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援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瑋會弁如星瑟兮
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援兮

卷五

瞻彼淇奧綠竹如簪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
綽兮綽兮重兮今善哉謔兮不為虛兮

淇奧三章

小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孔氏穎達曰武公如僖侯子○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

采玉琇瑋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

二以鳥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

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侯

伯瑤飾七子男瑤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魯外諸侯一

相於周自以魯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瑤飾七也

朱子曰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

學問自修之進益也。二章以竹之堅剛茂盛與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三章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廣寬虛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歲儼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父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實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承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朱子語類問淇奥一篇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服飾以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斐爾赫喧之詞三章但言寬綽威儀而已於此可見不矜持而自然中禮之意。○說得是善衛武公學問之功是不苟必竟向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朱氏善曰首章以竹之美盛與其德之進修卒章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就故讀詩者又當合二章而並觀之所以能有是鍛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由其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於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恭也。此所以為德之成也。果能是則其謂之康寧已亦可以

無愧矣。李之甫公曰骨節有條理故以喻講學之精也。玉石有品質故以喻修治之純也。○序美武公之德也。此可信為武公者以懿戒合之其言相表裏也。懿戒尤於謹言三致意焉。意公之初亦必有失而可悔者此詩卒章稱其戲謔而不為虐蓋謹言之效也。蒙纂曰史稱武公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佐用平成有勲王室又國語稱其老而容儼於朝受戒不怠然未詳其立德剛行之本也。讀淇奥之詩而見其省察克治之勤學問進脩之密極鍛鍊之精純底粹質於溫潤以致動皆中禮民不能忘幾於至善可謂盛矣。夫康叔紹周家保邦國治無二道也。朱德作則於前武公敬慎恪恭繼業於後從來開國承家保邦國治無二道也。李氏鍾儔曰二章美其充盛發越則暑切琢磨磨而不言非無工夫蓋其所詣已熟雖有切磋琢磨而不見其速也。既可不言工夫故但稱其服飾之盛以形容其光輝發越之意而斐爾赫喧與上章同也。至第三章則盛德之至矜持盡化併其光輝發越者亦不見其述矣。故但其寬綽善諷而已。所謂斐爾赫喧可暑而不言也。猶文章家語文之至者云絢爛之極乃歸平淡也。金錫圭璧充於內者也。乃切磋琢磨之成功寬綽戲謔著於外者也。乃斐爾赫喧之極致也。此詩之善言德待如此未

必衆處之所能及或武公所友教之臣下也歟

考樂在澗碩人之寬獨寤寐言永矢弗諼

考樂在何碩人之道獨寤寐歌永矢弗諼

考樂在陸碩人之軸獨寤寐宿永矢弗告

考樂三章

小序曰考樂刺莊公也使賢者退而窮處

朱子曰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

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朱氏善

曰賢者隱處於澗谷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有以自尊

而不慕乎人爵之貴有以自重而不拘乎外物之誘則

天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是故始而曰弗諼謂其心

之不忘乎此也繼而曰弗諼謂所願之不踰乎此也終

而曰弗告謂不以此樂告人非不以此告人也得于心

而難于言難言人亦必信也斯人也其東漢徐穉之流

也歟

李文貞公曰寬者言其度之安遠者言其行之美軸者

言其心之堅也弗諼者不易乎世弗過者無以尚之弗

告者不言而自得也○序說失之故朱子以爲美隱者

之詩也觀其辭意乃隱者所自作自謂碩人者簡兮之

例也

李氏鍾儒曰考樂猶云樂室也寬者言碩人之心也人

之所以不能隱處而待於外物以爲樂華者以其中之

追隘不自聊也有義理以養心則其中寬廣足於已無

待於外是以隱而不戚也言碩人之德一字焉盡之矣

下章所云遺軸疑皆指物而已遺何中之章也軸者車

也在陸則用車人苟心速高遠則所有之物皆形其出

豚此碩人之道碩人之軸猶云王孫之芳草居子之車

馬也若以遺軸同於寬而爲義似費解

按集傳謂小序刺莊公之說固失之至鄭氏果於

忘居之說猶爲害義蓋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

與其居初不相涉也詩所亦謂隱者所自作而序說

失之細玩詩意小序刺莊公之說固爲不確然謂賢

人自樂而絕無與於居亦未必然蓋隱者隱其德而

不見也有德之人豈不願見用於時韓文所謂利澤

及於人聲名昭於時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非

惡此而述之也顧易泰之時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

以同貞爲亨天地閉斯賢人隱雖無忘世之心但求

自得之趣觀夫山月窺人澗芳襲袂只可自怡悅不

堪持贈居在澗在何在陸即韓文之採於山釣於水

也留言寤歌寤寐即韓文之起居無時惟適之安也

至於勿諼勿過勿告所謂避世無悶即韓文之餘吾

生以徜徉者矣此大丈夫不得志於時之所爲也衛

當楚即未城之先淫昏數世北風之賡者去矣考盤

之碩人隱矣憂國爲國樂豈忘居口中雖無此言心

中未必無此意焉得謂賢人之隱非有國者之過哉
若云詩中未露則下篇碩人四章皆是贊美莊姜之
語亦未嘗露閔惜之意也說詩者其有會心乎。

考樂仍訓成室為確寔遺軸當從詩所抑亦辭亦可
條一說

碩人其頰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
之嬖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頰如蝸蟾齒如瓠犀蜂首蛾眉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教教說子農郊四牡有騶朱嬖嬖嬖第以朝大夫
風退無使居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瀼瀼鯉鱣發發葭揭揭庶姜
孽孽庶士有暵

碩人四章

小序曰碩人閔莊姜也

孔氏類達曰朱嬖言既以朱飾其嬖而四牡之馬鑣鑣
而盛也

朱子曰莊姜事見柳風絲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
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
類之貴以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數莊公之
昏惑也二章言其容貌之美三章言自齊來嫁車馬之
盛四章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

猶首章之意也。東宮太子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
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
妹曰嬖姊姊之夫曰私刑侯嬖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
言之也李文貞公曰春秋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
賦碩人今以其辭意觀之似其初來時宮中人之詩爾
未有刺譏閔惜之言難以強說也理人以莊姜之賢存
之刺譏閔惜之意自在言外也

黃氏種曰綠衣言嬖妾之不當僭而僭碩人言夫人之
宜見答而不見答此國人所以傷之也雖然古人之觀
詩以意逆志而不泥於章句之末則此詩雖爲美莊姜
而作未始不爲學者之戒也如衣錦褰衣皆言莊姜衣

服之盛而中庸則曰惡其文之著也推此以爲體獨之
學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約分特言莊姜容貌
之美而孔子則曰繪事後素子夏推之以爲禮之後詩
宜可於言語文字間而有得哉學者當以意悟之

嚴氏榮曰此語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姻
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
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

徐氏典喬曰誇美鋪張備極其致更不及莊公一語通
諷刺自在言外

鉅按莊姜之賢即燕燕日月終風之詩可以想見是
詩亦不及其賢也蓋詩中所言皆常情之所悅而莊

公獨反乎人情又何論於其賢哉故終篇雖無閨情之語而其意自在言外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邱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乘彼境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子嗟嗟兮無食桑葢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西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惟棄女也不與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隄則有津隄角之字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六章

小序曰氓刺時也

朱子曰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達後必以時

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王氏應麟曰震字記澧州臨河縣後閼城在南黃河北

阜也復閼堤在南三百步

劉氏理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務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臺壘者曾謂有淫人之法問而尚得無凶咎之言乎以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則請以蒙之六三告

之蓋使此氓而知勿用取行不順之戒此女而知不有躬元攸利之戒則必各求正應豈復至於相棄也哉

嚴氏繁曰述其怨而自解之辭淇則有岸隄則有津何汝心之無津岸不可知也即上章所謂罔極也我自彼

角之初與爾言笑信誓曾不思其反覆一至於此是始而不思之過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

朱氏善曰責之以良媒是欲解之人也而不知人之不吾與也要之以卜筮是欲詢之神也而不知神之不吾

告也及其見棄而歸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之醜吾行而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色衰而愛弛士之苟

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以苟也如此

韓氏廣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

其初之不正也嘗謂二詩皆出於衛之婦人其文辭次序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賢一否

如是之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

李文貞公曰觀首章知其合之不正也是以終離易曰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微夫以陽求陰以男下女正也以澤威雷非正也君子知其終微而不正者不

思其反也故其文曰女承筐無實士封羊無血然則其
送在女矣暇人存示男女苟合之戒

李氏鍾僑曰淇則有岸限則有洋喻凡物皆有限度不
可喻越而絕角年少之時惟欲之從言笑信誓更無準
則不知勢之將有反也

徐氏典喬曰詩文之妙多以客代主此殆有托而鳴者
耶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勿作棄婦詞看

鍾按千古小人總無結局此棄婦之詩實士君子之
明鑒也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可勿戒
哉○三章迭若此顏色之盛四章黃陂此顏色之衰
觀下文三歲為婦似顏色未必即衰意此婦人初嫁

之時其夫貧窶此婦人以遷去之賄經營正理至三
歲之間即見其效家事遂意不復如向者之貧故以
為言耳若止為婦三歲而見棄不得謂老使我怨也
泮岸嚴氏指男子說抑亭指婦人說覺抑亭之說更
精玩詩中數我字乃婦人自作序謂刺時非也

簪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儷

淇水終潏潏搖松身駕言出遊以慰我憂

竹竿四章

小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

朱子曰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

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
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逸齋曰竹竿衛女之思歸視泉水載馳其情為尤切泉
水之詩止為父母既終于禮不得歸寧非有他故載馳
之詩以宗國顛覆不得歸寧其情已切然未若適異國

而不見答利害迫於身故其情為尤切莊姜不見答亦
能自克竹竿之衛女其莊姜之徒與在異國而思衛列
之衛詩豈以是而寄宗國采詩者得之衛地與

李氏樗曰泉水載馳竹竿三詩皆是思歸衛國之詩泉
水以常時思歸非有故也載馳以衛國之滅而思歸竹

竿以不見答而思歸是自閨而思歸也然載馳之詩猶
言其力不能救之事竹竿則不言其不見答之事其志
厚可見矣

李又貞公曰與邯鄲詩同

徐氏典喬曰朱註思歸寧不得而作蓋以詩中未見不
答之意耳然直言不答則怨不激不露其情良苦末繫

一憂字何事乎釣然比夫婦相屬也身在他國遠思釣

淇淇雖有魚釣豈能及比夫婦不相離繫也泉源淇水

本同地或左或右比室家相遠也獨笑獨行無伴侶也

其義微婉三復可知

按其蘭之支童子佩絛雖則佩絛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

此蘭之葉童子佩絛雖則佩絛能不我甲容兮運兮垂帶悸兮

此蘭二章

小序曰此蘭刺惠公也

朱子曰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辨決也以象帶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圍體鄭氏曰省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索為之用以臨省右手食指持指無名指也

輔氏唐曰播有茨傳謂宣公卒惠公幼而杜預又謂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則小序以此詩屬之惠公亦可

李氏

許氏謙曰此蘭柔弱之草其枝葉不足以取以興童子無才智而居大人之位不足尚故雖服成人之佩而智不足以知我才不足以長我猶且不能自若而舒緩放肆焉帶悸然以自得蓋惟知處尊高之位侈然以自樂其身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故為人指絛如此

李元貞公曰此蘭柔弱者也而有枝有葉矣童子未應為成人之飾而佩絛佩絛矣雖然如此然其所能未有以見知於人未有以出於衆也徒脩飾其容自遂其責而已悸悸懼也此人不知悸懼而見者為之悸懼也

鍾按悸仍當從朱子說為舒緩放肆之意。朱極三省極猶放也凡射右手大指著決左臂加拾其右手

之食指持指無名指用朱索為索約三指利於放弦也。○東宋淵疑此詩恐亦是衛女憂衛居不能當國之詩因前後兩篇皆衛女所作也說亦可存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河廣二章

小序曰宋襄公母思宋也

孔氏穎達曰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此文公之時衛也在河南自衛過宋不渡河

朱子曰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宋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

李氏

祖為體母出於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與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教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夫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生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李文貞公曰從舊說

東宋曰鄭箋以為宋襄公即位其母思之而依是詩孔疏以為假有渡者之詞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朱子集傳從之定為襄公時詩嚴粲謂詩言河廣可杭則為宋

外姓譏笑曰宋襄公之爲太子也嘗靖立曰夷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芻在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託芻爲言思其母也則襄公之母子可謂慈孝而盡矣然母既不歸宋襄公終立又不可如衛季之皆能以禮自克所以爲可美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護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

小序曰伯兮刺時也

朱子曰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已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閨之故

朱氏行道曰索周禮選國之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車則執戈前驅者亦與指揮之選故稱邦桀為王非必王真在行以諸侯之命供王役即為王也執戈前驅亦只婦人亦只婦人想見其夫如此

李文貞公曰從舊說婦人自作非刺時也

有孤絰絰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孤絰絰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孤絰絰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小序曰有孤刺時也

朱子曰國亂民散喪其配耦有寡婦見嫁夫而欲嫁之
嚴氏絜曰有孤之詩桃夭標有梅之變也

李文貞公曰從舊說亦婦人自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琇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三章

小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

逸齊曰案春秋魯閔公二年書狄入衛僖公二年書城

楚邱而左氏傳乃曰及狄人戰於焚澤衛人敗績遂滅

衛又曰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且君死於衛曰滅以衛

之敗懿公死焉而宋桓公宵濟衛之遺民七百有三十

人蓋以其勝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於漕齊侯使公子

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漕歸公乘高祭服

五楮牛羊承錫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

十兩齊語亦曰衛人出處於漕齊桓公城楚邱以封之

與之繫焉三百則左氏謂之滅衛封衛未為過也春秋

尊中國故書之曰入不與夷狄之滅中國也春秋尊王

命故書之曰城不與諸侯之專封也昔者衛滅邢鄭晉

滅衛聖人皆存其詩且列國猶不許相吞况夷狄乎昔

者蔡邕之命亦曰無有封而不告且霸者犹不許擅命

况王者乎聖人有興滅國之志宜不與狄人之滅衛

也聖人有為東周之志宜不與齊桓之封衛也詩序既言

衛為狄所滅又曰齊桓公救而封之乃與左氏合意者

春秋立一王之法故嚴於取與左氏則並紀其實或考

亦出於聖人授經之意與聖人存其實於詩而嚴其辭

乎春秋豈為然哉

朱子曰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犹未

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豈亦男女相

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李文貞公曰序說無據且依朱傳

楊文定公曰序謂美齊桓公封國而思厚報之與鄭風木

蘭控於大邦望大國之救事正相脩朱傳謂男女贈答

之詩鄭衛俗淫終篇見意此篇與鄭風溱洧一例看且

與上篇有狐綏綏相次同亂國淫風之微也二說俱可

從

彙纂曰詩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

作是詩孔穎達解之曰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

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漢唐宋諸儒皆從序說

即朱子讀尊孟辨亦云詩錄木瓜春秋序讀之意亦以

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為盡可法則朱子亦嘗

用序說矣獨至注詩則以為美桓之說於經文無所據

而疑其為男女贈答之詩然四疑者亦未為必然之論

輔廣尊師說謂非美桓公但經文無男女之詞以為以

作尋常問遺解此與後之託為中培之說者相近然之
總之木瓜之詩言人當導道厚報故設為瓜瓞不等之
喻謂若有厚於此者報當何如此風人忠厚之情也毛
鄭指為美桓者述其所傳朱子改為贈答者據文論義
後儒獨於此詩祖毛鄭而與朱子相左者甚眾今從集
傳亦不廢箋義在諸詩者善觀而會通之可耳

李氏鍾僑曰木瓜之詩重意輕物卑己尊人臨然有緇
衣扶杜之急焉與搔首踟躕之氣象不侔恐非淫奔之
詩也

衛國十篇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

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啻耕耨故其人心急
情其人性情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
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朱氏公遷曰衛多君子於詩可見如淇奥之武公固非
諸所有而文公與衛亦卓卓可稱者其餘如鄘風之孝
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者干旄之賢大夫簡兮之賢
伶官考槃之隱君子豈不特然於變風時其疎則乘舟
之爭死者亦有可憫之一節又如賢婦人六婦則莊姜
共姜許穆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女也若燕燕之全淑
慎伯兮之守寡一雄雉之知德行谷風被棄而有德音
又在六婦人以外然則衛不特多君子亦可謂多賢婦

人矣

李文自公曰邶鄘衛三國毛鄭諸儒惟以其首一篇為
西國之詩餘皆東遷後事今惟其有證於經文及傳記
者則仍其舊耳三國皆衛事而互見且邶風獨多蓋自
殷之末世北鄙之音盛行以哀厲為美延至於周康叔
武公之化不能變也子路衛人學於聖門猶好其音故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吾之門其問強則曰北方之強與
而強者居之凡衛詩之欲摠發其哀怨者多託之邶聲
故有事同而互見音節不同故也東遷後詩非周太師
所采然而忘事歌謳民之性情不能自己又推案既崩
國以其俗自為淫靡所以東遷而後其風反多而皆蒙
周太師所名之鄘律以孟子之言則皆詩亡以後作矣

詩經提要錄卷之六

王

鄭氏樵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

朱子曰王謂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廢褒姒生白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近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朱子語類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

卷六

七

是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于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詞與風異

李文貞公曰周初之風是謂二南其詩自畿內達于侯國以為文武之世道一風同無間中外也其後采諸列國者歸其本部則有邶鄘以下之詩畿內所得者附之于雅則有小雅中諷咏之詩故成康以後畿內無風蓋俗既散不能比于二南之盛又不可別自為部與列國一故歸之雅也及乎既東則巡守不行而列國無詩平王初年周大師猶舉舊職故存風雅二體節南山以下作自卿大夫者曰雅黍離以下畿內民俗曰風其稱風而與西周別者以此至其晚歲則並此而無之東遷風

雅亦僅止于平王之世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先儒惑于亡詩義乃以雅為西以風為東而有降黍離于國風之說夫王號猶在誰則降之魯猶有頌夫子弗更也肯降雅而為風乎其義多所抵牾不能盡辨也楊文定公曰黍離降為國風之論未安公義至嚴當日之降誰為降之如以為出自夫子按夫子未刪詩七十年之前季札觀樂已有王風之目矣非由夫子也夫子作春秋正以天子之號今不行列國多借不得已修魯史以明王法其餘賞罰之出于天子者雖舉措不當理人必仍而不革如滕侯為天子所貶則雖以命之先王者必降而書子曹伯未為天子所絀則雖以負芻殺逆之惡其執其歸皆爵而不名誠天子之命也夫天子之命不敢違故取天子裁為此說者特泥于詩亡之說而不得其故故以為黍離本應屬雅而降為風東遷之後遂無二雅之詩也審如是則應曰雅亡而不應察曰詩亡否則亦應曰詩降而不應遽稱亡今既曰詩則不止于雅可知既稱亡則不止于降可知蓋謂風雅皆亡也詩之亡不亡于東遷之初而亡于平王四十九年作春秋之日蓋平王初年臣民猶有念亂思治之心猶有規諷刺譏之語風雅二體俱在迨其末年直言者受禍而無事者懼罪大夫士庶幾于灰心捫舌于是風雅不作而詩亡然後數王者之迹一熄而不復興而賞罰號

今必不能行于列國矣此春秋所為作也東遷後之雅節南山以下諸篇是也師尹家父等明是東遷之人作都于向亦明係東都之邑至國既卒新周宗既滅赫赫宗周寢如滅之俱是亡國後語其為東遷之詩魚可疑者但俱是四十九年以前之詩王風黍離十篇亦皆平王時詩至作春秋時併此詩亦不作矣。先生昔日詩亡之說曰東遷以後諸侯不朝覲則燕嚮之詩不作而雅亡輶軒不下逮則諛俗之詩不陳而風亡雖有卿大夫諷規之詩而非雅之正體雖閭俗歌謠各附于列國風詩之後而非太史所採矣立論甚正大今不主此說者以春秋之作不在東遷之初而在平王四十九年

則此四十餘年猶不可謂之詩亡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

小序曰黍離閔宗周也

朱子曰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元

城劉氏曰常人之情于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于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朱氏善曰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于豳太王創造之于岐山文王光大之于豐武王成就之于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為子孫者正當守之而不去今乃舉舊都棄之而即安于東行役之大夫既已見而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邪謂宜請于平王殫令諸侯整師

輯旅光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和鄭之掘突既皆王室之舊勳齊諸大公之故基魯承周公之遺烈衛甯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而王自棄之為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為言噫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

李文貞公曰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今按首句亦有興意周室播遷以其田畀秦人故曰彼黍之離離者如故而覆且自苗而穗自穗而實矣古者尊黍而稷次之于以見平王之不能復興而秦之漸強魄兆已見也

李氏鍾儔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有二種人一是忠愛短淺至此時已忘之一是後生晚出不知老人所思何事

舞按商之志也有黍秀漸漸之詠周之東也有行邁靡靡之歌一則興言黍稷一則感懷黍稷其景物皆可傷也一則彼彼童兮一則曰此何人哉其禍亂皆有由也蓋故國興亡之慨既不能以自已而臣子忠愛之心又不可以明言宜乎千載而下讀是詩者無不怆怆心動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君子于役二章

小序曰君子于役刺平也

朱子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

逸齋曰鑿牆而棲雞曰埘雞棲于桀曰桀下來牛羊之歸也下括牛羊之聚也佸會也詩人謂君子之行役何時可來歸何時可會合不知其期不日不月謂無日月可期也曾不如雞之棲于埘棲于桀不過日之夕而牛羊亦以此時而歸聚嘆行役者之不如也

謝氏枋得曰雨雲霏霏遠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

萋勞旋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言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本于推己及物之恕發而為序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乎哉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義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李文貞公曰婦人思君子行役之作

君子陽陽左執簫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教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

小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徠仕全身遠

害而已

毛氏萇曰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

朱子曰簫笙等管中金葉也蓋笙等皆以竹管植于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簫也故笙等皆謂之黃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等十六簧也。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于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朱氏公遷曰由東房入後堂然後就舞位言之序也如序則房為作樂之處教為舞之位其言亦有序矣

胡氏一桂曰朱子初解云君子知道不行為食而仕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相招為祿仕雖役于伶官之賦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于不量其力貪利以謀沒身者豈不賢哉

輔氏廣曰此序得之蓋古之樂官實掌教事如舜命蒧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師樂掌教子可見故賢者多隱于樂工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大師擊諸人猶知踰河蹈海以去亂不賢者能如是乎使賢者隱于樂工而以全身遠害為樂則時可知矣

李氏樸曰樂官之職豈君子所當為哉蓋以衰亂之世賢者多窮處草野及不得已而仕者皆居於下位此簡兮之詩之義也

李文貞公曰序說如却詩簡兮之意朱子以為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也

徐氏與番曰按春官磬師教緌樂燕樂之鐘磬注燕樂房中之樂陽陽之君子其磬師之流歟磬師鐘師皆中下士為之先王所簡而用也於論鐘鼓同此樂也周何以盛執箏由房同此樂也周何以衰論世者可以思矣

鍾據此篇詩意序說為長即簡兮詩人之意也若謂婦人喜其夫行役而歸之作則宗周之大夫行役方歸憂思未已何至執箏執翫招其妻以為樂哉觀朱

子初解則從序說至集傳亦存序說而曰疑亦前篇婦人所作可見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三章

小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

孔氏穎達曰周語云昨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呂

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詩人重章變文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

趙皆伯益之後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類也

朱子曰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殺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志親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伯故則方伯連師以討侯之師

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師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卿
邊之民共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
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
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哀憫微弱
而得罪于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
此也

逸齋曰浮楊之水淒緩無力故物之輕微如束薪亦不
能流喻平王威令不行不能用諸侯也楚輕于新蒲輕
于楚以喻王益微弱不特不能令大國亦不能令小國
矣申平王之母申后之家在陳鄭之南迫近于楚故戍
守之也克命姜氏為四伯掌四獄之祀于周有甫有申

有齊有許然則甫也許也與申同為姜氏亦平王之母
黨也彼其之子指諸侯而言謂當戍而不往者而獨用
我周人所以思之又思謂何月可以歸還也

李文貞公曰從舊說以首句之興觀之則彼其之子謂
王使列國之人與已更番者其令不行也

楊文定公曰水流得太平緩了東薪之浮于水面者亦
衝激不動以喻平王優柔懦弱號令不行有所征發調
遣列國皆不聽從但苦役畿內百姓故畿內之民作此
詩而言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也彼其之子指指戍役
之室家說遠戍者未必有與室家同往之理彼其之子
蓋列國不奉調遣者

李氏鍾僑曰揚之水知平王之不濟矣申為仇讎之國
義不當戍固不待言且以事勢言之時方東遷民生未
逆民情未定而乃勞師動衆遠戍于有餘里之國民怨
于內卒叛于外其不為幽王之續者幾希矣非晉鄭焉
依桓文繼踵周之為周未可知也

中谷有推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嘸其嘆矣嘸其嘆矣遇人
之艱難矣

中谷有推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嘒矣條其嘒矣遇人
之不淑矣

中谷有推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嘸其泣矣嘸其泣矣何嗟
及矣

中谷有推三章

小序曰中谷有推閔周也

朱子曰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覓物起興而自述其
悲嘆之辭也○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
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
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于離散矣伊尹
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王國與成廢功故讀詩者于
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惡因
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謝氏枋得曰凶年饑饉上而王徒朝有司徒荒政十二
以聚民下而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懋遷

化居以賑民必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矣此詩三章言物之嗟一節急一節民之怨恨者一節深一節始曰遇人之艱難憐其窮苦也終曰遇人之不淑憐其遭凶禍也終曰何嗟及矣夫婦既已離別雖怨嗟亦無及也夫婦人之大倫機杼而相棄人道之大變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矣

逸齋曰推益母也嗟燥也推生于中谷宜其耐旱今始而燥其生于乾土者中而燥其已長茂者卒而雖生于卑濕者亦燥矣其物性脆弱故無有得免者以喻夫婦已自衰弱故遭敵歲其始也則困害無以自存者此離

矣嗟其乾之喻也其中也則強壯可以自營者亦此離矣嗟其脩之喻也其卒也則雖粗有生理者亦此離矣嗟其濕之喻也

李文貞公曰朱傳盡之

有兔爰爰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

罹尚寐無吣

有兔爰爰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

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

凶尚寐無曉

兔爰三章

小序曰兔爰閔周也

孔氏穎達曰釋器云鳥羅謂之羅李廴曰鳥飛張網以羅之。釋器云罽謂之罽罽罽也罽謂之罽罽罽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免者也

朱子曰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難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之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度寐而不動以死耳

李文貞公曰罹者患也憂甚于罹凶甚于憂吣者寐而

起也覺寐初覺也聰寐聞聲而能覺者也。朱傳盡之徐氏與喬曰唐詩云安得中山千日酒酣然直到大平時即尚寐無吣之意

解按小序謂此詩為桓王失信周鄭交惡之雪邱中

篇為刺莊王不明至宋葛篇鄭康成亦謂桓王時詩

皆不可從蓋詩亡者亡于平王四十九年桓莊之世

風雅俱亡安得有詩哉夫西周未嘗無風東遷未嘗

無風雅周召幽西周之風也成康以後風詩之正者

或附入二南如何彼穰矣一章王姬齊侯亦不辨為

何王之世此西周有風之明證也雅自節南山而下

多東遷以後之詩如宋周既滅衰如滅之此東遷有

雅之明證也平王四十九年以前太史猶存風雅二體故王風皆平王時臣民念亂之作迨四十九年以後則思治之心俱仄刺譏之口已閉而風之詩皆亡矣若使桓莊之世尚有此數篇烏得曰詩亡乎此義甚有關係不敢不辨

絲絲葛葛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絲絲葛葛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絲絲葛葛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葛葛三章

小序曰葛葛王族刺平王也

朱子曰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

輔氏廣曰世治則人皆安土重遷各親其親者其本性然也世亂則人多流離失其所親親其所疎者夫豈性之所哉哉不得已也使民不得已而倒行逆施如此卒至于窮困而無所告焉則其責必有任之者矣

李文貞公曰古注說迂亦當以朱傳為正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三章

小序曰采葛懼讒也

鄭氏康成曰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

朱子曰采葛所以為締結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黃氏震曰古以采葛去君側故懼讒特采葛非人臣之事於君事情未通晦菴傳以為淫奔者託以行然亦意之詞至詩傳折衷載晦菴新說仍以采葛比聽讒愚按晉風采苓之詩亦以比聽讒則此說近人情而不反

古矣

李文貞公曰序以為懼讒者似濶朱傳以為淫奔之詩亦未有以見也

按采葛非人臣之事此民間之詩其為淫奔與否則不可得而定也

大車檻檻載衣如絮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噶噶載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殺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車三章

孔氏穎達曰春官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于禮當

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華路也。春官司服云子男之服自義冕而下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爵等出封謂出于封畿即得加命故得如子男之衣服。瑞玉頰色也永之赤苗謂之瑞玉色如之。

朱子曰婦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可以觀世變也。朱氏公遷曰此詩之言所謂小人革面民免而無恥者蓋政刑之效視德化不能及也故去二南為遠。輔氏廣曰漢唐之游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

野有死麕之女子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為二南之化也宜至于有淫奔之心必待有所畏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可知也。

李文貞公曰詩意文義皆以朱傳為得

邱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邱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邱中有李彼留子之彼留子之貽我珮玖

邱中有麻三章

小序曰邱中有麻思賢也

毛氏萇曰邱中境墉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

朱子曰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邱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李文貞公曰古注以為思賢大夫者可從蓋與大車相次則見周德雖衰猶有流風政在耳然以留子嗟為人姓名子國為其父之子為其子則未可信以文意讀之留者其人姓也嗟者歎辭也國者言其所治邑也之子則斥言其人也其人之治此邑必也能勸農桑教種植故去而邑人思之言今日邱中之有麻也嗟乎豈非彼留子哉何時復來施其教乎邱中之有麥者昔日留子之國也何時復來食此邑乎邱中之有李者亦由彼留子也詎我者李耳我視之則如佩玖矣始望其復來終則不忘其遺愛也

彙纂曰朱子以此詩為婦人望其所私者而不來疑邱中復有與私而留之者蓋有子嗟子國二人焉其說曰朱子始後儒間有疑之以為如此則夫子刪詩時何取于田野之淫人而錄之歟毛傳留大夫之氏子嗟子國為父子鄭康成曰著其世賢若然則賢大夫而隱君子也毛萇去古未遠其說當有所本惜衰周之季古籍云亡無得而考矣

按文貞公之說條矣

王國十篇

輔氏廣曰讀詩者可以怨則詩人固無忿懣過甚之詞

然予讀王風則見其怨詩尤為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李氏鍾儒曰王風一卷非感傷之作則苦役之篇也非憂亂之詩則淫奔之什也求雅正惟愉者無有焉惟大車以刑政著稱亦未及乎化民成俗之意也然已絕無而僅有矣操是遺也宜其速亡又安有東周五百餘年之祚哉非繼世之美則卿士之功不則諸侯夾輔之力也歟嘗觀宋史至于南渡高宗任用賊檜二十餘年萬事墮壞至金主亮入寇攻城掠野如入無人之境非重允文則宋不國矣其後傳世百有餘年蓋賴孝宗之力夫子列于國風者悲周之衰而衛彪吳所謂之所壞不可復支可不必城成周者其言雖非理亦有激而云爾

詩經提要卷之七

鄭

鄭氏康成曰初鄭桓公為出王大司徒甚得周祿與東土之人於問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賴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既鄭為大號叔特勢鄭仲特儉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以貪冒若以周難之故寄幣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昌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即蔽稱外依恃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足以中周桓公從之後三年出王為大武所執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漂洧焉

朱子曰鄭邑名今在河南鄭縣內武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大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之得號稱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武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

胡氏紹會曰鄭初封在圻內風所以次王且周之衰鄭之為也桓公時王室多故謀及史伯寄幣於號鄭之間以陰謀營成大國然新鄭即成皋滎陽虎牢之分巖險開天下故春秋戰爭之多者無如鄭

李之貞公曰孔子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然則雅鄭之別久矣漢儒以爲三百篇皆聖人所制定
 可以存爲訓戒之教故序於詩志歸之刺者之
 作然定有不可通者朱子之明辨矣當曰論雅以爲
 鄭聲則淫非詩也朱子答以未有詩不淫而聲淫者
 至哉斯言雖孔子復生何以易此然聲與詩亦有不可
 下辯者論其合則自志至於和聲一也故曰聞其樂
 而知其德未有本不乖離者也論其分則詩直述情事
 而樂被以音容故曰興於詩成於樂鄭詩可存也而鄭
 聲必放以爲迷情事者人能辨其非歸之音容則感
 焉者矣矣然則聖人何不並其詩而放之曰是於衆中
 論之矣况又有鷄鳴風雨東門之篇備出其間苟無其
 本無以知其善放鄭聲則猶之遠佞人也存鄭詩則猶
 之知佞人之情狀見而能辨辨而知惡者也
 分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繁
 分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繁
 分
 緇衣之篇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繁
 緇衣三章
 小序曰緇衣美武公也

孔氏穎達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左冠朝服緇帶素鞶
 是也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履緇衣退適治事之館
 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朝之政也○考工記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法云九室如今朝堂諸事治事之處謂天子宮
 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廡舍以治事也
 朱子曰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
 人愛之故作是詩○篇大也程子曰第有要安舒之義
 朕稱其德則安舒也
 黃氏鑒曰說者多以此詩爲鄭人所作謂周人之詩當
 在王風非也破斧伐柯九戢狼跋皆周大夫所作而附
 於此武公爲司徒善於其職周人善之而作耳周人
 愛武公欲其常爲卿士至其子莊公不克肖其德周人
 遂昇視公政而緇衣之意替矣
 李之貞公曰朱子謂序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
 於其職周人愛之而作也然如此則改衣適館授繁非
 國人所以施於卿士或同例之辭也
 李氏鍾嶸曰古說詩之四始皆有意義然則諸國之風
 其中間序次雖無所取但每之風首篇似有所擇然者
 如鄭風以緇衣爲首固美詩也其餘諸風似皆擇其佳
 者以爲首耳惟魏陳曹衛不然以其無廟堂好詩也故
 但以貴者之詩爲首或曰衛風淫靡故抑鄭二風以貞
 婦之詩爲首鄭風好色故以好賢之詩爲首○緇衣知

為好賢之作者以其性情愈到詞氣謙雅推此則木瓜之為佳詩明矣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三章

小序曰將仲子到莊公也

毛氏萇曰仲子祭仲也

鄭氏康成曰祭仲驪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無踰我里踰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無害我兄弟也既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謀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

李之貞公曰舊說仲子祭仲也而此詩為莊公之意為以為無侵我家事無殘我兄弟我非溺愛特上有父母諸兄下有人言不可不畏耳朱子不從而以為淫奔之辭今考國風之例多以關於君卿大夫者居前民俗居後民間淫奔之詩不應次此且朱子於後二篇既從序

說則此篇亦一時事也故始仍舊

彙纂曰此詩朱子取蕭田鄭樵之說定為淫奔玩其詩辭乃一簫落閒女子雖不能自遏其情而猶畏父母兄

弟國人之言不敢輕身以從人者也然考左傳載衛侯見囚於晉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以請衛侯子展賦將仲子兮而衛侯得歸使其為本國淫奔之詩當日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賦蒙蕭鄭伯賦緇衣皆寓意弘遠子展何取以同賦而獲見許於叔向耶今從集傳為正解而錄序說以附覽

解按此似詩當以序說為正解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野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于田三章

叔于田三章

小序曰叔于田到莊公也

朱子曰既下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

范氏處義曰自古小人為惡亦必行小惠善矯飾以要

民譽然後能惑衆為亂此詩與晉樛之水沃盥強國人

將叛而歸沃之意同皆一時惡俗為小人所欺至形之

歌諫孔子刪詩句取焉蓋以戒後之人君謹于其初無

使小人得志以成讎圖之勢此聖人錄詩之意也

李之貞公曰從舊說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而勝如舞叔在藪火烈其聲

揚暴虎獻于公將將叔無叔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而服上衮兩鴈雁行叔在藪火烈其揚叔

苦射忌又良御忌抑磐空忌抑從送忌

叔于田乘乘揚而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其車叔焉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柙忌抑逸弓忌

大叔于田三章

小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朱子曰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騶馬曰磐止馬曰控舍援曰縱獵騶曰送○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舊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既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

李之貞公曰從舊說

徐氏與喬曰看來叔無大志一馳馬試劍觀肥公子耳其徒作詩誇美者不過媚子卿客從遊戲者不然且

爲曲沃武公笑看持叔無紐戒其傷女及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淺深判然矣

解按與代肅曰叔于田下篇全是諷語如詩嘆之美豈莊公之意在言外戒其狃而傷女智者已見其端倪叔不悟耳然此篇與前篇一例前篇是誇美之詞則此篇未必有諷諷之意且暴虎馽馽公所則叔敢悖叛之逆未彰莊公傷害之意未露鄭人安得有此深識者預窺其端倪耶但極口誇美之中忽露傷女二字亦先幾之兆耳

清人在彭彭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子翺翔

清人在清介無塵二矛重喬河上子道遠

清人在軸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清人三章

小序曰清人刺文公也

孔氏頴達曰毛以爲左右中總謂一軍之事箋以左爲軍之左旋右爲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爲一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又擊刺之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爲之事爲軍之容好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

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朱子曰二矛首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爲矛飾也首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鄭文公患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以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胡氏曰人君極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接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默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權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笑之耶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李文貞公曰車制左右中軍之說箋疏詳之矣○從舊說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羔裘三章

小序曰羔裘刺朝也

嚴氏繁曰或謂捨羔裘專刺其居唐羔裘專刺其臣鄭

羔裘專刺其臣案此詩言豹飾止是臣下之服舍命不

渝及邦之司直豈今皆臣事也止當為刺在朝之臣稱

彼所以譏此也

程子曰三英者若素然五紵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

朱子曰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

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

辭然不知其所指各序以雙鳳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

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

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李父貞公曰當從朱傳為美其大夫之詩三英之義未

明恐所美者有三人也

朱氏鍾儔曰舍命不渝忠也孔武有力勇也邦之司直

直也羔此三者忠以存之勇以行之直以守之所以為

邦之彥

道大路兮揅執子之袂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道大路兮揅執子之手兮無我親兮不寔好也

道大路二章

小序曰道大路思君子也

朱子曰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擊其袂而留之

劉氏瑾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溱洧之間群女

出桑互觀其麗者因解請曰道大路兮覓子袂贈以芳

華辭其甚其情獲此為證者蓋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

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為男語女之詞猶此詩

為女語男之詞也

李文貞公曰箋說迂矣朱傳謂婦人見棄者近之然其

或各風之傳或祇之此皆不可知未有以證為淫婦也

景繁曰序思君子也茲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聖為

朱子初解云君子去其國人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

路而去也攬持其袂以留之曰子無忘我而不留故舊

不可遽絕也是亦當從序義矣後定為淫婦而其人

詞引宋玉賦有道大路兮揅子袂之句以為証劉瑾謂

宋玉去古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本旨辨之者曰小

序首句國史所題尤去古未遠也况道大路見非私淫

宋元明諸儒於此篇都從序說故舊存大意以便考

女曰鴛鴦士曰昧且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期期七免

與焉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難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難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難佩以報之

女曰鵲鳴三章

小序曰鵲鳴則不說德也

朱子曰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難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蠶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珣末應一玉兩端皆銳曰珩牙兩旁組半各應一玉長博而方曰珣其末各應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珣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珣而下繫於

兩珣行則銜牙觸珣而有聲也

朱氏善曰鵲鳴而興昧且而往言其時之有常也鵲翔而往鳬鴈而歸言其事之有常也七而取之於外宜而和之於內蓋欲各供其職也酒食以養其身琴瑟以和其志蓋欲同享其樂也來者致其來贈者送其往順以愛之好以親之皆來之之意問以遺之報以答之皆贈之意又見其重不在物而在乎德也前二章相戒以職分之當為後章相勉以德業之交修

韓氏廣曰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暇於安私相安於和樂而又能贊助君子以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

李支直公曰下兩句有韻以例首句不叶意能字誤來也古者能字又來音此則言人之相能也二音通讀因之轉寫誤耳○朱傳蓋之

有女同車願如舜華將期將期佩玉瓊瑤披美玉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願如舜英將期將期佩玉將將披美玉姜德音不忘

有女同車二章

小序曰有女同車則忽也

朱子曰舜校木也其花朝生暮落英猶華也○此疑於淫奔之詩

李文貞公曰序說既濶以為淫奔又恐不若是其顯揚飾飾也疑鄭俗游蕩在位家室有群出宴遊者而見之賦之或譏或悅蓋不可知也

彙纂曰詩序則忽也衍之者曰忽不昏於齊後以無大國之援而見逐故國人刺之其事見於春秋傳朱子以為忽之辭昏或為不正至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又云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其論可謂極正大矣然既以為未必為忽而作則將據何說以解之子其得以其在鄭風也曰疑亦淫奔之詩後儒謂詩曰同車則御輪之禮曰佩玉則有矩矱之節曰姜姜則本齊族之貴淫奔而越國有若是之盛儀盛飾昭彰耳目乎

不知朱子特辨序說因孟姜二女為齊女遂始刺忽之為傳命其曰沒奔並疑詞也詩固在人之善觀矣

詳按序謂刺鄭忽不昏於齊終以無大國之助而見逐然鄭忽辭昏之語未為不正而可刺也集傳謂疑亦沒奔之詩攬其疑字亦未嘗必指其為沒奔也惟詩所謂群出宴遊極合詩意曰同平曰孟姜則其為在位者可知矣曰朝朝則其為遊蕩可知矣曰齊華舜英曰美且都極贊女之顏色其即唐詩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絕不如之意歟

山有扶藹隱有荷華下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檉栝隱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藹二章

小序曰山有扶藹刺忽也

朱子曰淫女戲其所私者

李文貞公曰當從朱傳

彙纂曰此詩朱子初解曰所美非美謂齊考佐智考愚也呂祖謙取其說著之讀詩紀朱子亦曾與之後沒是篇為淫女戲其所私者而作而祖謙已不見見矣然後之儒者卒多祖序說而朱傳自孤行於元壞雖屬今甲所尊亦以其持論之正也雖然即就序說論之毛萇以詩之校童為斥昭公鄭康成以為喻昭公之所用非人孔穎達曰箋義為長校童之不亦昭公者昔人有定論

矣

詩兮詩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詩兮詩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詩兮二章

小序曰詩兮刺忽也

鄭氏康成曰叔伯群臣相謂也群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則和之言此者利其自專也

予貢傳謂公子爭立齊楚伐之臣忠思救其國相呼而作此詩

朱子曰此淫女之辭

羅氏賢曰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稿

葉風吹不能久矣豈可坐視以為無樂於已而不相與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其憂國之志無其倡不惡無和之者也

李文貞公曰以風為而木落喻時過而容衰欲及時倡和以相樂也○男女相悅之辭

彙纂曰此詩序以為君弱臣強不倡而和蓋指忽微弱孤危難將又夾叔伯群臣相謂也朱子以為亦此淫女之詞叔伯男子之字一則曰憂國之篇一則曰狹邪之作相去何啻霄壤然朱子以後諸儒卒從序說者多蓋以詩詞未見有男女之情事也大抵去聖久遠微意難窺而因經釋義朱傳可得其八九然漢儒以事證詩考

見當時得失雖間有傳會而其近理者要亦不可廢爾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繼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下與我食兮繼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二章

小序曰狡童刺忽也

鄭氏康成曰桓臣授命祭仲專也

孔氏穎達曰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桓臣也
授命謂專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詰
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
稱祭仲為公娶鄆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
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歸立突祭仲逐

十四

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忽之
使其甥廡糾殺之祭仲殺廡糾屬公奔蔡祭仲又迎昭
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政此當是忽復立時
事也

朱子曰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

嚴氏策曰忽不與賢人國事賢者憂之不欲斥忽而斥
其所用人之人也為告忽言之故指狡童為彼而稱忽
為子曰彼狡童之童少不更事恃寵寵而侮老成故不
與我言也彼狡童不足恤吾惟憂君之故恐為所誤至
於不能餐也○舊說既以狡童指忽又以子為指忽非
也彼以指忽之所用子以稱忽則語意抑揚分明矣彼

者薄之之辭子者親之之辭也○狡童或以為指忽或以
為指祭仲春秋書忽乃聖人筆削以示褒貶有序稱忽
亦國史所題經聖人之手忽以世子為鄭君其當時國
人作詩意不得日為狡童也若指祭仲則仲自莊公時
已為卿且為莊公取鄆曼而生昭公當昭即位仲已老
矣不應目為童也今考山有扶藪詩刺忽所美非美乃
見狂且狡童是所用之人非狂即狡此詩正指忽所用
之人耳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取日君為狡童子
李文貞公曰要以狡童目君悖理甚矣況辭意又不類
乎當從朱傳

十五

嚴氏曰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國事桓臣授命也
毛萇解狡童即斥忽程子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
以忽為君故也不以忽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是亦
箕子禾黍歎之遺意矣朱子謂忽不幸而失國况方利
其不能與賢人國事則猶在位也豈可君臣之分而以
狡童目之斯論有闕綱常名教者甚矣大足正千古傳
習之失但以為淫女見絕反言以戲之曰悅己者衆子
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與息也未至之義詩無其
文朱子門人疑詩謂彼謂子非指一人而言云不能餐
者為憂忽之辭云彼狡童者指當時授命之臣常以贊
謬譏席矣至嚴氏直斷曰彼以指忽所用之人子以稱
忽語意分明又儒先謂禮語候即位朱子年稱子如此

解則足顯詩人忠愛之心而不失君臣之分似當以嚴說為優矣

釋按以上二詩序謂刻忽傳謂淫奔之詞詩所從傳說彙纂兩存之愚謂此二詩以嚴氏之說為優夫刻忽之說固未確而叔兮伯兮分明是朋友兩篇中並未露有男女相悅相親之意也蓋桓臣弗獲同僚憂之嚴氏之論更善至謂桓臣非指祭仲則刺他人以祭仲年老不得以從童目之則又不然從童者指其人之惡非指其年之幼也祭仲連連二思獨行獨斷與危宗社故舊今詩意言風吹葉落懼強臣恣橫禍將及己亟呼伯叔謂宜同心協力扶危定傾也較童即指祭仲謂弗獲自用

十六

九事皆不謀於朋友也子字指君以憂君之故至於不能食息可謂忠矣此二詩之大意也總之鄭衛諸詩序說多以為刺時者謂既經聖人刪定不應復存淫亂之作也傳說多以為淫奔者謂淫聲當放淫詩不可刪未有不尋指男女之事為淫謂之淫太過亦謂之淫故曰妖淫即曰怨怨若以此二詩核之管絃則祭仲之為使國人之怨怨其聲之淫心矣從嚴氏之說與朱子詩淫聲之說說固自無碍也

子思思我褰裳涉澌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思思我褰裳涉澌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

小序曰褰裳思見正也

朱子曰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思然而思我則指褰裳而涉澌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諷之之辭

李士貞公曰當從朱傳

彙纂曰序褰裳思見正也孔穎達曰狂童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立其年九月突歸於鄭忽出奔衛桓十五年突出奔蔡忽復歸於鄭其年九月突入於櫟與忽多問忽微弱不能逐突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左傳鄭六卿弒鄭突子于郊皆賦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

十七

敢勸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蓋拜難起之有鄭而許已也是自有此詩皆不作沒風觀矣朱子初解亦云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不可緩也卒從序義後以刻忽之詩太多故定為淫女語其所私之詞况鄭風詩意輕佻律以男女調笑固亦相符也

釋按彙纂並存序傳而說詩所獨從朱傳今詳玩詩詞似當以文貞公為定論也

子之昌兮使我乎憂兮悔予不送兮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朱四章

小序曰平刺亂也

朱子曰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使手卷而婦人以有異志下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

李次貞公曰以齊詩著例之似為欲嫁其人不諧而後悔者

晏棻曰平刺亂也鄭孔以為鄭國衰亂各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者已而悔焉思復從之其失在女子也朱子則不作親迎觀以女所期之男子使卷後堂而女有異志不從既悔失此人而又言服歸既盛備堂無迎我者則其怨為更甚矣蓋先王之教化不行民間之風

俗日壞而鄭焉尤甚存此詩者重傷其淫亂也

東門之墀茹蕙在阪其室則通其人甚速

東門之東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東門之墀二章

小序曰刺亂也

朱子曰門之旁有墀墀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通人達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辭也

李次貞公曰從朱傳

風雨淒淒鷄鳴嗃嗃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憂

風雨三章

小序曰風雨思君子也

朱子曰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李次貞公曰淒淒風雨初至而寒涼也瀟瀟既至而有聲也如晦雨甚而晦冥也鷄初鳴則嗃嗃然相和再鳴則膠膠然相雜三鳴而將旦則接續以鳴而其聲不已矣夷如病初退瘳既愈喜則無病而且康樂也○序謂思君子者可從蓋以風雨鷄鳴而樂也鷄之知時或有東方微濛之景則感之而鳴然風雨晦冥且無星月之光而鷄鳴之節不改也鄭俗昏亂而猶有心知禮義獨

為言行而不失其操者是以同道者見而喜之

晏棻曰序鷄鳴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復其度焉所謂亂世者禮諸節諸疏及嚴整詩歸之說以鄭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怵於利害失其常德故人詩有思夫君子是在矣與忽更入更出之間也其詩見采於國史後鄭之賢大夫皆誦習之於燕享之會互賦以言志焉所以自兩漢六朝漢唐宋諸儒皆傳其說守而不易獨至朱子而直斷為詩詞程氏雖非贊思之意風雨晦冥為淫奔之時而宋元明諸儒率不宗其說且辨之曰淫詩未見有稱其人為君子者蓋風雨雜至而如晦喻世之昏亂鷄鳴在暗而思曙喻君子居亂而思治

君子不度其度則世道可挽故見之而心悅如疾之去其體焉以此觀詩古說亦可通也夫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采

挑兮達兮在城隅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於三章

小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

孔氏爾遠曰鄭國衰亂不脩學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

程子曰世亂學校不脩學者棄其賢者念之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

其所學而縱其音問遠爾棄絕於道乎○世治則序序

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

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

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雖

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

肆情廢情焉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

也故悲傷之而已

朱子曰此亦淫奔之詩

李文貞公曰序謂刺學校朱傳謂淫奔者詳詩意俱無顯證或亦朋友相思念之辭耳

彙纂曰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脩焉左傳

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鄉校

如何子產曰何為是鄭之有學校也舊矣鄭康成曰國

亂人棄學董范祖禹曰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此詩自

漢及唐宋元明諸儒皆主學校之說而集傳定為淫奔

之作他日朱子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

序說矣

鐸按此詩當從序說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

不信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

揚之水二章

小序曰閨無臣也

朱子曰淫者相謂也

嚴氏集曰忽非無臣也臣非忠良雖有之如無之揚之

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

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與微弱也忽能用忠臣良

士則轉弱為強矣

李文貞公曰此所興起與王風同而興王風興王全不

行於諸侯此興人言不能以閨殺己之交也○亦當為

朋友相要之辭故次青衿見棄世朋友之道薄焉

彙纂曰序揚之水閨無臣也漢唐宋諸儒之辭曰忽微

弱政令不行於臣下而親戚構或終寡友子之思又無
忠良之士與之同心將至亡滅故君子問之是此詩之
作在忽未遇高張猶之難之前也呂叔謙詩記載朱
子初解以爲親者惟二人亦不自保於諒間此忽之所
以亡是與序義同矣後改爲淫女相謂其所私之言而
於兄弟二字難解則曰兄弟各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
爲兄弟是也後儒疑之以增辭於女家曰恐不得嗣焉
兄弟者言有大故不可嫁娶特無中表兄弟之續非夫
婦而謂兄弟之稱然茲亦一解不必其論即就婚姻證
釋兄弟後儒謂與終鮮文義究有未協況揚之水三篇
皆與微弱一言平王一言晉昭此言鄭思詩同一例則
似仍從朱子初解之爲長矣

釋按詩所亦不主淫奔之說似當以彙纂爲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綯衣茹蕙聊可
我員

出東門闥有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綯衣茹蕙聊可
與娛

出其東門二章

小序曰出其東門閨亂也

朱子曰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爲此女雖美且衆
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已之室家雖貧而醜而聊可以
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

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蓋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
信哉

李文貞公曰嫁淫者之詩也天下之物有非分之所
得者苟思存焉雖不求之而已累其心矣思不存則與
已無與也豈獨女色一事哉

彙纂曰出其東門序曰閨亂也毛萇以爲兵革不息男
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故詩人問之歷代儒者雖沿
其說然然細玩經文詞意從容與于戈擾攘男奔女竄
景象朱子定爲鄭風淫亂而此人能不染汙俗安其室
家之貧陋以自止於禮義可謂得風人之正辭矣乃知
序言閨亂者是閨淫亂彼事鄭事以說詩於經無所當

也至經云如雲如茶者言治客誨淫風成習氣猶舉世
皆濁之意若實指爲出東門而見淫女之衆如此又則
以詞而害志矣

李氏鍾倫曰出其東門在他人亦常節也在鄭風則足
賢矣何也人之不爲不善者大則懼刑罰之加小則畏
讒議之及也鄭之淫風流行二者俱無畏焉而能以禮
禮自克是無所畏而不爲不善者也故足賢

野有蔓草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
願兮
野有蔓草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
偕臧

野有蔓草二章

小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朱子曰男女相遇於野田草路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

李父貞公曰男女相遇而荷合之詩

桑綰曰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蓋言思得君子以振其音澤庶幾邂逅而遇之其詩而見於左傳鄭季趙孟而子太叔賦此趙孟以爲受其惠鄭饒韓起而子產出又賦此宣子以爲孫子善哉吾有望矣一見於韓詩外傳孔子遭齊陳木子於郊傾盖而語顧子路來弔以贈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孔子乃賦此詩以曉之是皆取

字

士君子邂逅相遇焉義有義云者猶簡兮之稱彼美爾時未有謀師之說也至毛萇衍之曰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其謂澤不下流者因零露之文取反興以爲辭猶屬過言也逮朱子則言田野草露之間男女邂逅心許日成以荷合焉借賦因賦其事以起興是實有之矣蓋以鄭風而意之也然之觀詩而不勝其文則前說皆可旁通若執字句以求則經旨甚淺朱子所辭原屬不可易也歟

解按此詩似朱傳爲確桑綰於序傳不合者多不說然亦盡心之道也

漆與洧方渌渌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子士曰既且

且往觀子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漆與洧洧其清矣士與女飲其盈矣女曰觀子士曰既且且往觀子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漆洧二章

小序曰漆洧刺亂也

朱子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盍有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于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爲贈而結恩情之事也此

字

詩注考者自叙之辭

韓氏廣曰鄭風淫奔諸篇皆有所屬惟漆洧之詩則見其國俗淫蕩蓋無人不如此也故若其末以見鄭俗之不美焉

李父貞公曰男女相遇相戲之辭詩

徐氏與喬曰二章後八句只換一將字極妙後人詩用相將二字本此

解按同車篇有位素素之遊蕩也漆洧篇民間士女之遊蕩也上行下效最爲風俗之害後世江廣吳越之間爭相效法不爲怪亦猶何哉守土者當亟思挽回之○小序首一句刺亂或即指刺淫亂說其下

教語傳會者多不可深信

鄭國二十一篇

朱子曰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利讓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古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李之貞公曰鄭始封於宣王之世故其詩斷自桓武以下無可疑者或曰鄭詩之淫如此出於民俗可也而當

字

時卿大夫往往賦以見志何也曰淫聲不放則卿大夫之罪也賦以見志云者則古人多節取其漸而不必其本意雖聖賢引詩猶然也序所以致誤由此爾

彙纂曰衛風桑中篇序謂刺奔鄭風溱洧篇序謂刺亂呂祖謙於桑中篇中其說朱子於二詩俱改為誤奔者所自作聲祖謙之說辨之至詳且切矣然自而宋以迄元明諸儒卒多異議大約不出為婦臨之說而或又進曰放鄭聲者主聲不主詩子夏對文侯所謂宋鄭衛齊四音皆淫於色而宋本無詩或曰凡樂非雅者皆謂之鄭聲故漢志云鄭聲施於朝廷或曰待聲而待詩者三百篇則係之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

詩或曰利奔刺亂國史所應應是當時情事所以王應麟方四筆以為前筆未了公案而莫敢定也夫聖人編詩所以正樂非以說義入漢而齊魯韓毛以訓詁相高而聲音之道曰微然太樂氏辟某什尼三百篇替史例或能歌連東漢末雅樂即杜夔已老只記習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晉宣而鹿鳴又無傳是詩存而聲失蓋已久矣朱子止據理與詞以求詩誠為卓識祖謙祖述中聲之說可置勿論至蘇傳謂淫者自述古序謂聞者作利結於聖人係以垂戒之意相符在古序傳流既遠原不能盡廢而朱子案經詮解更為親切自足昭示後世矣

字

詩經提要錄卷之八

齊

朱子曰齊國本名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焉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太公望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今齊齊瀋瀋德豫等州是其地也嚴氏繁曰政令僅行於郊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為列國王室之微甚矣於是子齊始霸故王鄭之後失以齊也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越數頃志齊音微僻驕志甚淫於色而害德齊亦二而之變也

卷八

齊

鷓鴣鳴矣朝既盈矣匪鷓鴣則鳴蒼蜺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嘉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惜

雞鳴三章

小序曰雞鳴思賢妃也

朱子曰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晨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故今晨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蜺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悲悅故聞似者而以焉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長壽人叙其事而美之也

范氏祖禹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

動勝而休故以雞鳴為風興之節至於嘉飛薨薨則子獨以急於政事亦非為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早無事則晏其與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

李文貞公曰以物理驗之無有雞未鳴而蜺鳴者故一說謂非時雞鳴也且有蒼蜺之聲矣言侵曉也姑存其說○一說月字乃日字之誤言非特有曦光而日亦出矣○嘉飛即指蒼蜺之類○賢妃與其君相擊之詩○案案曰序雞鳴思賢妃也後之說詩者因以人實之曰哀公荒淫急情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蓋以史載哀公故紀侯之贈焉固所害不聞其有荒淫之事也故某傳只

卷九

作古之賢妃御於君所其告戒於君者如此而詩人叙其事以美之真得德房詩說亦云指古之賢妃是當以

朱傳允

子之還兮遭我子猗之問兮並驅從兩肩兮攝我謂我保

兮

子之茂兮遭我子猗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攝我謂我好

兮

子之昌兮遭我子猗之臨兮並驅從兩狼兮攝我謂我威

兮

還三章

小序曰還刺荒也

朱子曰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舉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韓氏廣曰古者四時各有田獵所以奉順天時發抒民氣而以習戎事備典禮也然田獵不以時或耽樂於此則先王必以爲戒今齊以游畋成俗互稱舉其便捷輕利以爲美則其心荒肆而失其是非之正矣

李文貞公曰相從田獵之詩

使我手於著手而充耳以素手而尚之以瓊華手而

使我於庭手而充耳以青手而尚之以瓊瑩手而

使我於堂手而充耳以黃手而尚之以瓊英手而

著三章

小序曰刺時也

朱子曰東萊呂氏曰魯禮塔姓婦家親迎既奠薦御輪而先歸侯於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塔門始見其侯已也庭即魯禮所謂塔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升階而後至堂此魯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李文貞公曰舊說刺時不親迎婦及塔門始見其侯已也詩中無刺意且禮莫厲而歸則侯於門焉知其非親迎乎或是俗廢魯禮而此人猶行之蓋美辭也

東方之日兮復媒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復媒者子在我園兮在我園兮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二章

小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

朱子曰此男女淫奔者所作

鄭氏忠純曰序以爲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自化也毛鄭遂以日月喻君臣於詩義何涉韓詩及歐陽氏皆以日月喻媒子顏色美盛猶爲近之神女賦云其媒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虧其光此喻意也

鍾氏曰此男女淫奔所作

李文貞公曰此詩似與著相答者即者相見所就之位

也發者導引而行之路也

鄧按以上二詩李文貞公之說爲長美婦見塔之侯已安知非御輪而歸者乎况迎親莫厲婦不見塔及至塔家方見其侯已亦何所據而以爲不親迎乎次篇即與著相答者婦由階而升堂云相見所就之位近矣又導引而行既由堂以入室且由室以之園也故上篇婦美塔之詞此篇婦美塔之語著庭堂園自外而內儀度從容所以可美至華堂笑媒婦塔誇耀則其侈泰華美麗之觀而無唐魏儉嗇之態亦可以窺見一斑矣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明顛倒未倒之類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園狂夫崔嵬不能展夜不眠則集

東方未明三章

小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朱子曰此詩人到其居無節制今不時

許氏說曰人君勤則國治惰則政昏固其理也未日出而視朝可以勤言乎而遽已興則何歟蓋天下之道中而止聖人制禮因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由于中也雖鳴視朝之早此詩視朝之早皆不能聖中人於齊桓存之豈無意哉君子讀詩以自警則於應事必求合於中使無可議則善矣

李父鍾儔曰折柳樊園狂夫崔嵬推此言之笑之為義

大矣哉既為之樊則人不致輕犯也如此先王之以禮防民也亦曰樊之而已矣夫義禮猶機人所難曉為之品章除賞哉然有界域為是以人望而知敬畏雖愚且悍者固未敢越禮而犯義也

南山崔嵬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萬履五兩冠絳纓止魯道有蕩齊子席止既曰席止曷又從止

蕤麻如之何衡從其詛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

曷又鞠止

折肱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

小序曰南山刺嚴公也

孔氏類傳曰嚴公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為一聊

曾氏群中曰嚴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嚴功嚴散嚴注云有號嚴黃履白履黑履散履所謂五兩也

朱子曰言南山有狐以此象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於魯矣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於齊傳曰

四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姜氏如齊中歸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漬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今齊侯于濮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誦之以告夏四月季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朱氏道行曰譏齊襄在懷從二字譏魯桓在鞠極二字通詩全以詰問法令其難以置對錄齊風帶見魯事合觀彼篇載驅騶騶諸章有深意焉讀者不可漫言魯有碩無風而不一致思也

李父鍾儔曰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於其妹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而田無勞而勞無思而思人勞心恒恒
婉兮嗟兮總角時今未幾見兮安而并兮

甫田三章

小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朱子曰言無田而田也田有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
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
而務大忽近而圖遠行後勞而無功也

三章言非獵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
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通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
以忽然而至其極若獵等而欲遠則反有所不達矣
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

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何
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万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
步欵一步著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著實
之功亦何益哉

李丈貞公曰此章恐亦衛詩風離騷垂帶之意然舊
說意理自通○刺時人之好大而獵等者

案纂曰此詩國史題焉刺襄公也毛萇解曰無禮義
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
道也朱子曰未見其為襄公之詩故泛指焉戒時人厭
小務大忽近圖遠者而作又毛萇謂興也朱子改作此
蓋以興言則無思遠是詩指則正求諸侯之說也若以

此言則無思遠人句亦比是矣諸儒竊謂不知所比何
事或欲以理言則厭小務大忽近圖遠與不婉變總角
皆說理矣何以為比且襄公無禮義而求諸侯霸業乎
以無成事具於春秋傳而此詩恰在南山淑筍之間是
與朱傳解各不同然風人作詩意在言外或有為謂或
泛言皆不可知集傳止從文以求其意義不欲過一詩
必據一事以實之自是朱子說經大本領處

李氏鍾鐸曰甫田之詩不知所指豈以齊俗誇大多忽
近而圖遠之人故言此以警之乎然其所謂勞心切切
與夫未幾見哭而并云者非經歷不能道也

虛令今其人美且仁

靈靈環其人美且鬯

虛靈得其人美且侶

虛令三章

小序曰虛令刺荒也

孔氏穎達曰大有田大夫守大哉國策云韓國虛天下之
駿大東郭遼海內之校免韓虛逐東郭侯為田父之所
獲其虛焉田大也

朱子曰此詩大意與還處同今令大領下環聲一環貴
一謂之重一環貴二謂之鐫

蘇氏轍曰時人以田獵相尚故聞其鐫環之聲而美之
曰此仁人也猶環曰精我謂我保分耳

師氏廣曰仁美其德也譽與德美其貌也

姚氏舜牧曰叔于田稱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是鄭習之不美虞虛令其人美且仁是齊俗之下美虞散化開國之習俗信然哉

齊氏耕中曰古者禽獸多或為人害故包犧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本以為人除害而已後世雖廣為四時之田意不異此而因以寄軍政焉皆所以修民事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魴魴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三章

小序曰敝笱刺文姜也

朱子曰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衆也○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柵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又會齊侯于穀

胡氏旦曰魴魴魚之可制者為其笱之微賤而不能制也文姜卒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制文姜勝仇而難制也

楊氏時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咎

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音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李父貞公曰譏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也易曰包有魚元咎不利賓又曰包元魚起凶能包之者是魚在笱中也不能包之者是魚出笱外也破笱而出敝可知矣母可制我乎允儒云豈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此易說所不利賓者而此詩所以咎其從者之多也若莊公能嚴約其從者之人夫人猶能乎勢必可止矣夫魚所謂跳梁云者以魚得水也雲盛而為雨而下而為水魚之踴躍奔馳不復可笱矣莊公不制其侍御之人其猶決水

以助之也故詩人譏焉

詳按詩所之說備矣或執胡旦楊時之說斷以為指桓公時事則此詩當在南山之蒨美想未唯

我驅薄薄葦葦朱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驅濟濟垂轡瀟瀟魯道有蕩齊子宜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鉶鉶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

小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朱子曰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嚴氏欽曰言有疾驅其車以竹箒為車之第蔽又有朱

色之皮革以乾車之前後者乃魯之道路蕩然平易而齊子又晏夕發於魯而未齊也其未何為耶不必言及齊公而襄公之惡自見矣舊說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而人云翟弗以初則婦人之事亦言其美今以四句並言文姜文意方貫

序文貞公曰魯禮義之國齊人猶知耻文姜之行曾魯人無辭乎曰此其所以為禮義之國與知諱尊者之惡故也出自齊人則直矣而吾黨之直者其於是也

齊按此篇亦莊公時詩則前篇非莊公時事可知

詩嗟嗟兮而長兮抑若揚兮美日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詩嗟嗟兮美日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

賜兮

詩嗟嗟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黃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詩嗟三章

小序曰詩嗟刺魯莊公也

朱子曰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枝葉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渴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按春秋莊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

則莊誠非齊侯之子矣○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

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可見○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

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若人神之主風

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

誠敬以事母厥刑以取下車焉僕從笑不俟命夫人侯

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未

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諷刺之意皆在言外嗟歎再三則莊

公所大闢者不言可見矣

序文貞公曰魯莊公時藝之美稱之者以為可以禦亂然而

不得焉齊臣衛文魯僖之稱賢也則曰秉心塞淵思無

邪而已矣此若道之大戒也

齊國十一篇

詩八章曰齊自太公十二世至襄公齊詩十一篇惟而

山淑勗載騷詩嗟四篇為襄公詩餘不可考

序文貞公曰齊桓晉文之事雖於天下而皆無詩焉或

者誇美之過而夫子刪之矣

者誇美之過而夫子刪之矣

者誇美之過而夫子刪之矣

者誇美之過而夫子刪之矣

者誇美之過而夫子刪之矣

者誇美之過而夫子刪之矣

者誇美之過而夫子刪之矣

者誇美之過而夫子刪之矣

者誇美之過而夫子刪之矣

詩經提要錄卷之九

魏

鄭氏康成曰昔齊桓於廬山南於河濱而築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當且褊急下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鄭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時魏之變風也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齊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皆有魏氏

朱子曰魏國名今齊而改都高而負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而北涉汾水其地阻隘而民貧儉儉蓋有聖賢之道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

卷九

取其地今河中有解州即其地也魏氏曰魏地入晉人吳其詩較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邯鄲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孫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曹氏辨曰畢萬卑公高之後也○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晉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其君儉勤故知其作詩在未并於晉以前也然序皆不著其時君無得而知之朱氏公遠曰魏詩為晉而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儉嗇極矣與勤儉實朴亦不同蓋以為晉詩不可也故蘇氏朱子之說皆有疑字

李文貞公曰魏者周同姓之國東遷後乃為晉魏則其詩多西周詩也魏氏乃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

晉而作猶邯鄲之於衛也此猶以其列唐風之前也持之序於鄭遠矣亦以為持詩皆為鄭作是魏氏之意謂西魯不應有風也二南既為文王之風邯鄲以下遂為東遷之風成康而後宣幽而前太師之所采者安在況衛武鄭桓秦仲之屬明在西周雖序亦有不能為之辭者乎朱子於國風之首曰二南所以用之閉門鄉黨邦國而化化天下十三國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此西京舊典如是豈未遷以後乎乎

服之

糾糾葛履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機之好人

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揄維是褊心是以蒿刺

葛履二章

小序曰葛履刺褊也

孔氏類達曰三月廟見謂無男姑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男姑則士會禮云贊明贊見婦才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未祭行亦未成婦也

朱子曰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魏地阻隘其俗儉嗇而補急故以為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襪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

縫裳之女所作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亦非
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促計較分毫之間而
謀利害之心始急矣為屢汾沮洳固有挑三諷四言意
更瑣碎之意

輔氏廣曰糾糾為履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儉者言之
則亦可用以履霜矣以興修務女手本亦可以縫裳然
自褊急者言之則亦可使之縫裳矣夫人之儉者必
褊急褊急而己則較計稍屑務者而不適宜謀利而
不顧禮將無所不至矣所以不但使女縫裳而又使之
治其要襍而遂服之也

李父貞公曰依朱傳

彼汾沮洳言采其蕞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珠璣乎公

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蕞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珠璣乎公

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蕞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珠璣乎公

族
汾沮洳三章

小序曰汾沮洳刺儉也

孔氏穎達曰公路與公行一也宣二年左傳云者成公
立乃官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趙盾以括

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耗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
以為庶子讓公族而為公行服處云耗車戎車之辟杜
預云公行之官是也

朱子曰公路者掌公之路車者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
公行即公路也○公族掌公之宗族者以卿大夫之
適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
美矣然其儉者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輔氏廣曰沮洳一方一曲皆言其小也褊急之俗吝嗇褊
急不中禮節故雖公族公行公族之官而或自采蕞采
采采蕞於汾水之側故因以起興言若而人者美則美
矣然其所為儉不中禮者為卑下之事殊不似夫貴人

也所謂美無度如美如玉者亦猶為屢不章之首所言
耳夫儉以能勤而不顧禮則尚可以得者無不為也采
蕞采蕞詩人特舉其一耳耳然則作此詩者蓋生乎其
時而不溺乎其習者也

李父貞公曰依朱傳

鍾按此詩刺貴者儉不中禮無刺君之意但貴者如
此則其君可知矣上行下效有自來也

國有統其實之報心之憂矣我歌且詠不知我者謂我士
也勝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

國有統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

也周極線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其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

小序曰園有桃利時也

朱子曰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報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勝且曰彼之所爲已足矣而予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愛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憂是者重嗤歎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將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錢氏天錫曰興意與前篇同亦興之義賦者也前云園

小無政只是安於偷苟固陋而不知經制之大振起之謀也

嚴氏萊曰陳國區區而衛門欲誘掠其君捨至微矣而思棄欲其君自強於政治與國有桃詩意同蓋國無不可爲患其君不能爲耳此孟子告滕文公之意也

李文貞公曰此詩文意未得盡之但爲何事興感則不可曉大抵詩意不可以詳尋者當觀其所起興國有桃者不獨觀其華而已將以食其實也亂世之政多有具文而無其實視其文則曰是矣責其實則非也是以詩人憂之與

楊文定公曰按重來爲冬並來爲秋秋雖難長到長大

後亦能結末人家植以爲藩園裏罪人則園之以錄易日
食子雲林北曰桃可供覽觀故可爲防杆而皆有實可
食以喻禮樂不徒虛文法禁不徒威猛皆爲養人之具
今則不然皆失其實者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弟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

陟岵三章

小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朱子曰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

張氏拭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爲汲功也

錢氏天錫曰夙夜必偕見離我同胞而與同儕爲侶也
補氏廣曰行旅之人登陟高處可以眺望則必有羣鄉
里親舊之心昔狄仁傑登太行山望白雲而思其親之
在下者是也○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
其念之言又想像其祝已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
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爲心亦可謂賢矣

曾氏輩曰先王之世之所以接下惟恐失其養父母之心其勞使臣之辭則惟至於成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入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父母則有北山之威搗羽之嘆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朱氏公選曰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之所以賦其賦者可見

李又貞公曰行役而念其父母與兄又知其念已而顧其謀身以求歸也

李氏鍾倫曰陟岵之所述蓋一子行役其餘父母兄弟一家之人皆在鄉里猶周初之制也然讀其詞已足使人悽神動魄魄震悼不能自止甚矣夫所謂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紀難民忘其死者非無道以致之也其後戰國兵爭使民無度蓋有一家之人俱在軍中者句踐之伐吳但擇其欲解者一人及有廢疾者不在列而已惟魏信陵君令父子俱在軍中父驛兄弟俱在軍中兄驛獨子無兄弟驛養於是人情感悅遂破強秦之兵蓋猶有三代之遺意焉若杜子美新安吏詩所謂云君忙昨夜下次選中男行則役及童子矣石壕吏詩所謂云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則役

及婦人矣嗚呼其將不得已而至於此也耶其亦無道以取之耶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遊兮

十畝之間二章

小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

朱子曰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解於農園故其辭如此

姚氏舜牧曰細玩魏之詩見魏之俗尚大抵以務農勝

君子不欲仕而樂就桑者之閑閑小人不欲居而甘就樂土之得所則其時其政蓋可知也

李又貞公曰依朱傳

李氏鍾倫曰十畝之間詩蕭然塵外所謂心遠地自偏也陶元亮田園之作其佳處正如是爾

坎坎伐檀兮寔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輪兮寔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輪兮寔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輪兮寔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輪兮寔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不素餐兮

伐檀三章

小序曰伐檀刺貪也

鄭氏康成曰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在位貪鄙無功而

受祿也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

呂氏祖謙曰坎坎伐檀實之河干悠然遺佚而不怨阮

窮而不閤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

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汝未嘗狩獵

能何為而來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

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

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朱子曰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陟

也今乃寔之河干則河水清淺而無所用雖徒自食其

力而不得美然其志則自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

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

事而數之以爲是眞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

其力不食其屬志蓋如此

李父貞公曰朱傳於賢者之志發之甚矣

蒙集曰朱子注此詩謂伐檀之人欲自食其力而不可

得則寧甘窮餓而不悔詩人因歎其爲不素餐之君子

美全就一人之屬志上說而以古序爲未得詩指固已

然考孟子之及公孫丑君子不耕而食之問也曰其君

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

孰大於是朱子注云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無功而食祿

謂之素餐則仍節取序說矣故錄鄭呂二說以存古義

之大畧云

李氏鍾陽曰傳云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屬

志蓋如此蓋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其隱遁時

且如此使其受人之爵祿任人之事其音尸位伴食自

同於雀鼠之偷太倉者哉或曰君子而得位則固不論

隱遁之君子第當如伐檀之所爲乎抑則有道乎曰有

孟子曰君子居是邦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格孟子之所云

亦別有道乎曰有程伊川先生嘗言今農夫祈寒暑雨

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

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

之無功澤及人而後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靈惟繼

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觀此則有德之士所以自處

者固亦綽有餘裕矣

鍾陽不緣不繇四語從伐檀者口中自己說出更覺

有味是謂爲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也故詩所

以爲能盡賢者之志即孟子不耕而食章注謂無

功食祿謂之素餐亦只解素餐二字之義未嘗節取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
樂土樂土樂土愛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
樂國樂國樂國是得戎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
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三章

小序曰碩鼠刺重斂也

朱子曰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嚴氏集曰碩鼠指聚斂之臣即伐檀序所言在位貪鄙
者也此輩承承其君以重斂於民故曰三歲貫女謂其

子

君任用此人而吾事之已三歲矣國史題其事於篇端
但曰刺重斂也耳其後說詩者乃以爲刺其君若大鼠
程子謂序有失詩之意者此類是也臣之奉行由君政
使然謂刺其君重斂可也便以碩鼠爲稱其君不可也
李父貞公曰直者其義苦得有所伸也

魏國七篇

嚴氏集曰魏唐無諷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朱氏公遠曰陟岵思親孝子也伐檀食力卑行者也國
有批有愛衆之心十畝之間有去亂之志則皆見幾者
也魏雖小國而有賢如此

李父貞公曰魏詩首兩篇刺辭也固有批履辭也至於

十畝伐檀而賢人返碩鼠而百姓畔之矣國雖欲存不
可得也

徐氏與修曰魏以勸儉立政宜其不傷財不害民國計
裕如此何則貪者屢也乃知魏政之儉非儉也貪也蓋
養財爲儉者則則焉貪雖顯猥鄙下同負販猶爲不足
則必謂民民盡而國亡矣序魏風以碩鼠終者魏所以
亡也亡于無禮之儉亡於貪也

詩經要錄卷之十

唐

孔氏穎達曰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於是封叔虞於唐

朱子曰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焉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封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嚴氏家曰晉之遷徙不一歷歷可考自叔虞始封於晉

卷十

三

陽其後三世至成侯自晉陽徙曲沃八世至穆侯自曲沃徙絳十世至昭侯自絳徙翼自昭公以曲沃封桓叔至其孫武公并晉又自曲沃徙絳

魏絳在堂歲年其美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

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翼翼

魏絳在堂歲年其進今我不樂日月其遠無已太康職思

其外好樂無荒良士翼翼

魏絳在堂歲年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懼無已太康職思

其愛好樂無荒良士翼翼

魏絳三章

小序曰魏絳刺晉僖公也

朱子曰唐俗勤儉故其民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古今魏絳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難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輔氏廣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太康職思其若此而不張久武不為也好樂無荒良士翼翼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卷十

三

劉氏瑾曰此詩必曰魏絳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於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太康則能不溺於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患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庸虞居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

李父貞公曰居者家中事也外者鄉里鄉黨事也憂者後事也翼翼然顧慮無懈然國之夫無後可以休休而安民矣○民俗相樂而相警之詩

山有樛櫨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共愉

山有栲櫟有榘子有芟內而酒而婦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究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陽有栗子有酒食何下日鼓瑟且以善樂且以永
日究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栲三章

小序曰山有栲利音昭公也

朱子曰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
栲櫟陽則有榘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暇不乘則一旦
究然以則死而他人取之以爲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
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憂也

輔氏廣曰以此詩爲答前篇之意而寬其憂則句句有

著落有意味此意蓋自先王發之然亦因天保爲報上
之詩故並既醉既樂諸篇皆得其正也

李又貞公曰此刺太儉者之詩然不知懸磬之深憂
矣

李氏鍾倫曰禮禮惕於其心也懸磬則見於其事矣休
休勞而得安也夫勞苦而至於安樂斯勸儉之成德矣
懸磬之樂樂以時也山有栲櫟憂而樂則固已有列矣
且其所係念者在於衣裳車馬之具鐘鼓飲酒之閒而
已耳所謂思其居思其外者意想所不到也其勸儉之
風則一而淺深之相去不啻疏疎之於美玉矣所可賢
者猶有達人之風與鄙吝之夫略不同耳

舜按小序謂懸磬爲利音德公山栲屬利音昭公詞
義齊強全無証據朱子辯之是也玩懸磬爲樂所當
樂憂所當憂焉然君子之言也若山栲則語意悲涼
竟似人徒有酒須當醉一酒何曾到九泉之地句未
免情隨詞變矣夫人生一日之內百年之閒隨時隨
地生趣盎然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曾點沂
水春風程子吟風弄月皆孟子所謂放壽不二脩身
以俟者若慮其將死而歎及時爲樂雖欲無荒不可
得已豈聖賢之中道哉然詩中他人二字即指子孫
也若今之享積以貽子孫而甘爲守錢虜者則正當
以此詩洗濯其俗腸矣

楊之水白石鑿鑿素衣素縠從子于沃龍見君子云何不
樂

楊之水白石皓皓素衣素縠從子于鵲既見君子云何不
其憂

楊之水白石皤皤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楊水之三章

小序曰楊之水利音昭公也

朱子曰音昭侯封其叔父成節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
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雖
弱而石嶧巖以此者哀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
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李氏曰古

者不執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
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公子陽生於
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
人也

嚴氏聚曰昭公諸詩皆以沃強為憂此詩末章之云是
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自桓叔
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
更六十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
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匡其情則此詩
不作可也亦既聲之於詩使采詩者聽之以諷其君矣
安在其為憂之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言

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事也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
昭公者至切切也

胡氏敬曰此託為國人從沃之辭刺昭公之失民也民
心貳而後敢人乘之段之叛鄭也國人先美之沃之叛
晉也國人先從之詩皆以為刺而聖人皆存之所以為
萬世長民者戒遠矣

彙纂曰集傳云國人將叛晉而歸沃故作此詩聞其命
而不敢以告人者民為之聽而微其事之成也蓋是時
晉衰沃盛民之歸公之不振而宋從桓叔與歐陽修蘇
轍之說同惟嚴氏詩解以為昭公時晉人之心尚未決
散樂從沃者沃之黨耳作詩設為國人相語之詞其曰

吾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正所以泄沃黨之謀而非叛晉者
之所自作也其說亦似近理故姑存之以備一解
李父貞公曰序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
人將叛而歸沃焉

叔聊之實蕃衍盛勿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叔聊且遂條且
叔聊之實蕃衍盛勿彼其之子碩大且篤叔聊且遂條且
叔聊二章

小序曰叔聊刺晉昭公也
朱子曰叔聊之蕃盛則宋之盛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
而無朋矣叔聊且遂條且數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
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嚴氏聚曰叔實蕃衍宋之盛升喻桓叔子孫衆多也彼
其碩大盛強無與倫比矣然方興未艾將不止於今日
之所觀故復數是叔新長之條益遠則實益蕃而桓叔
他日之子孫將日益多衆也桓叔日強昭公其危哉為
告昭公故稱桓叔為彼也

范氏處義曰以春秋左氏傳考之昭公封成師於曲沃
乃魯惠公之二十四年至魯莊公十六年曲沃伯為晉
侯蓋數七十年詩人於昭公之世已知沃之子孫將有
晉國非君子知微知彰不能為此言也沃之修其政多
歷耳所中間屢有篡奪之禍而昭公以表略不知所為
備至才失國而後已此可以為永鑒也

補氏廣曰棠揚之水淑聊二詩述當時民情景慕居而
樂挾叔也如此則其俗之淳甚矣聖人何取焉夫民因
常懷懷於有仁民之去就繫上之人如何耳故聖人錄
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可不強於自治也
李父貞公曰序君子見沃之盛強藩衍盛大特有香國
焉

網繆永新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今子今如
此良人何

網繆永新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邇迨子今子今如
此邇迨何

網繆永新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樂者子今子今如
此

解者何

網繆三章

小序曰網繆刺君亂也

朱子曰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
礼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辭曰方網繆以求新也而仰
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
此既又自謂曰子今子今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
而自慶之辭也

劉氏瑾曰心宿之象三星開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
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如此篇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
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淹地之兩位而心宿始見於地

之東方此詩男女既遇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通見心
宿也

李父貞公曰依朱傳

李氏經傳曰網繆之詩始則星在天繼則在隅終至在
戶夜終半夜叙舊傷別不能自休於此見人情之可悲
保聚之宜固也韓退之詩曰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
離未云久年苦多所經對食每不飽共言無倦龍連延
三十日晨坐連五更叙故舊之情也○樂者只指女子
而言不必定云女三為衆貧民娶婦又安得一妻二妾
乎

解按朱子謂男女有失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

是相新婦而言也李氏以為叙舊傷別則是逐鄉非

新婦美觀三章結句皆用如此何三字即以為其舊
如之何未為不妙也樂字只訓美字李氏傳曰國語
雖曰女三為衆而又曰樂美物也是言美女也此說
得之

有秋之杜其葉濟濟獨行踽踽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
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有秋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踽踽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
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秋杜二章

小序曰秋杜刺時也

朱子曰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言
狀然之杜其聲猶得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
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
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歎行路之人何不
聞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朱氏公遠曰由同父而同姓以親疎為次序也

姚氏舜牧曰杜杜凡三見一見於此傷己之無兄弟也
再見於後傷己之寡弱不足恃也三見於小雅傷征夫
在外而未歸也總足孤特無倚之意

李父貞公曰依朱傳

朱氏約杜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繼子之故

朱氏約聚自我人究竟豈無他人繼子之好

朱氏第二章

小序曰朱氏刺時也

朱子曰此詩不知所謂不教強解

范氏虞義曰昔之諸臣尸位素餐不問以民事言於上
者故朱氏刺之終篇皆責以不恤民之言作是詩者蓋
與在位之人有舊好是以斥其為民設官之意告之罷
其聽也

補氏廣曰先王但以居居究竟四字不可曉故以為不
敢強解此正得闕疑之意然曰朱氏約杜則是指其脚
大夫也明矣豈無他人繼子之故則其欲去而不去之

意亦可見矣近世諸儒皆援爾雅有居居究竟惡也之
訓故多從毛鄭之說然先生嘗謂爾雅乃是集諸佛列
姑以成書其間豈亦不能無誤者則居居究竟之訓亦
未可據也

李父貞公曰且從序說居居憐也究竟苛也箋云民之
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也

楊文定公曰居居究竟之解朱傳以為未詳詩所云居
居慢也究竟苛也杜為明切以字義察之意自可推後
世黃介悲習驕慢苛察二者兼之而驕慢者多苛察苛
察者每驕慢其病又相因是當日者之卿大夫待故舊
風好鮮有恩禮故作此以刺諷之言子之加人以驕慢

苛察也且自我人而然矣我豈無他人可與乎亦因與
子為政交風好不思忽然爾觀此則在位衰薄之風詩
人忠厚之意概可見矣

景集曰朱子以若居究竟之文正見爾雅朱故據以解
經故云此詩不知所謂然朱氏約杜不得不指為卿大
夫之服也詳釋居居究竟云者必非頌美之詞况爾雅
之為訓與於中古在毛鄭之前與其廢斯篇於不解且
姑從傳疏以求通似亦可矣

蕭蕭揚揚葉于苞相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
悠蒼天屬其有極

蕭蕭揚揚葉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

慈蒼天曷其有恤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梁父母何嘗慈慈蒼天曷其有常

鵠羽三章

小序曰鵠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是此詩言鵠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之棚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以供子職也慈慈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序愈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昭公七年遂父殺昭公而納桓叔不克者人

左

立桓公之子平是為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鮮立是為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為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是為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遂翼侯於汾隰夜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懿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輔氏廣曰王事靡盬者是勤王之事或是敵王之懷皆不可知使民久從征役父母飢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濟而得所也惟君子

為能通天下之志凡使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

徐氏鳳彩曰黍稷稻粱非成熟於一時者而今皆不得獲見從役非一日矣

劉氏瑾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李孝文直公曰從舊說

解按詩稱王事輔氏以為或勤王事或敵王懷皆不

左

可知然晉國大亂五世鄂侯六年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其子光小子侯四年王命虢叔立哀侯之弟懿虢公虢叔二次稱兵伐曲沃未有不率同晉人者而皆奉王命故詩人以為王事靡盬也此詩集傳詩所皆依序但序謂君子下從征役是指有位者而言也傳謂民從征役是指百姓而言也觀詩中藝黍稷穫皆是小民之事則朱子之說得之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樂兮

無衣二章

小序曰無衣美者武公也

朱子曰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蓋以其實
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
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乞請命者蓋以
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
與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
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僭
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
不可廢是以鑄封不加而請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
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序以史記為文詳
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
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
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
而不敢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亦是
德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
解食更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猶賊之尤
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美誨盜而非所以教也小序之
陋固多然其類例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
予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懲賊黨庶幾乎大序請正
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呂氏祖謙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
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三十二年
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

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
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
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為諸侯五失也以
此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
所由來者漸矣

嚴氏宗曰子者指天子之使言之言我非不能達此衣
之七章然不如子之賜我者為安且吉也曲沃自桓叔
以來屢得志矣晉人不暇每攻而去之故以請於天子
者為安言然曰我非無之難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武
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武公大夫之意耳
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
不容諒也彼其請命於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
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此正與唐藩鎮
執其主帥而代之以主遷葬節者無以異無衣之詩不
剛者所以著世變之寤也他日三家分晉王又移其命
武公者命三家矣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

楊氏守陳曰無衣序謂美晉武公朱夫子辨說至當矣
然辨猶開而說謂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
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至傳則直以
為武公之所自作者耳愚謂武公亂賊也若果其所自
作則亂賊之舌聖人未必錄之蓋詩人陰刺如辨之後
說云耳然傳說正大嚴厲足以錄千古之賊黨而止焉

世之人心鮮經垂訓之功莫大於此

李文貞公曰從舊說

李氏鍾倫曰周之諸侯皆武王成王時所封也文昭武穆則今之裔邦晉應韓武之甥也一例皆封於此知桐葉之戲其說不根難信也諸侯後封者惟孝王時之蔡宣王時之鄭二國而已耳照皆出自王朝付與國土未

有篡君竊國自據疆域然後請命如唐朝河北節度之

比也有之自周廢王以武公為晉君始矣其後威烈王

以魏斯輯發趙籍為諸侯而齊田和又因三晉以請命

亦得為諸侯雖作之偏子

有扶之杜生于道左復君子今噬肯適我中心好之為飲

食之

有扶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今噬肯來遊中心好之為飲

食之

有扶之杜二章

小序曰有扶之杜刺晉武公也
朱子曰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狀然之杜生于道左其陰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李文貞公曰依朱傳後四句或云君子既來喜而病其

無以飲食之也亦通

萬生蒙楚微夢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萬生蒙楚微夢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繁兮錦衾爛兮予亡美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萬生五章

小序曰萬生刺晉獻公也

朱子曰婦人以其夫以從從役而不歸故言萬生而蒙

于楚微生而夢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美

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于此乎曰夏日冬夜獨居憂思

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

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蘊氏曰

思之深而無異心此磨風之厚也

輔氏廣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磨風之厚也大

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者是

詩可以當之矣

李文貞公曰依朱傳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旂舍旂苟亦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芣采芣首陽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旂舍旂苟亦無

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含旂含旂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芣三章

小序曰采芣刺晉獻公也

朱子曰此刺聽諛之詩言子欲采芣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言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含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諛止矣

呂氏祖謙曰采芣采苦采芣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與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沒潤之譖虜受之惑不斬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聽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

毛氏以采芣為細事首陽為幽僻孔氏引而申之謂諛言之起由君教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遠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李父貞公曰刺聽諛者之詩

解按葛生小序謂刺晉獻公好攻戰采芣序謂晉獻公好聽諛孔氏類連引左傳晉伐驪戎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又伐東山鼻落氏滅下陽圍上陽又滅魏執虞公敗狄於采桑以為好攻戰之証范氏處義引驪姬之事以為好聽諛之証惟朱子謂獻公因喜攻戰而好諛倭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大抵漢儒論詩多據拾一事以實其說然必此等於此

詩確切不移方可憑信不得於影嚮之間作附會之詞也蓋晉自昭公而後好攻戰喜聽之諛之君亦多矣豈獨獻公為然哉

唐國十二篇

朱氏公遷曰憂深思遠唐風之厚扶杜好賢蓋亦知所崇尚者聽諛有刺征役有怨亦無責於夫風時惟武公之元惠大慈則國風中所無有也

李父貞公曰聽諛山極應是西周之詩美晉之舊俗所謂陶唐之遺民者如此揚之水以下則東遷以後之詩而舊俗亦稍變矣

秦

鄭氏康成曰秦者隴西谷名

孔氏穎達曰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杜預云秦亭在西戎所說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耳

朱子曰秦則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潯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務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

十一

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而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宣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魏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楊文定公曰秦風首重車馬樹植招任雄傑以武勇厲其民所以既富且強卒能兼食六國也然任刑法而秦禮義寺人媚子朝夕進幸而伊人則在水一方三良則百身莫贖二帝三王之道至是掃地矣所謂其亡忽焉烟為微鑒者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駒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隈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遊者其羞車鄰三章

小序曰車鄰美秦仲也

朱子曰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沈氏守正曰未見而傳謂之森嚴既見而略其名分與同中雄桀之士慷慨悲歌勉其及時以就功名即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之意也諸車鄰秦之規模定矣

李好文貞公曰阪隈非與蓋言種植之意也車馬既多種

二

植又盛秦人耕戰之業為之兆矣。舊說但謂美秦仲有車馬御御者未盡蓋美其接下之簡易和樂人得其懽心也始也由寺人以自通上下之分定矣終乃並坐而鼓瑟吹笙若其等夷然者故言未見如彼既見乃如此喜而望遇之辭也自古創業之君未有不畧去禮文上下交驩而足以濟者此亦秦所以成霸之本也

楊文定公曰桑楊漆栗作實事說好可見其重耕戰尚富強之習拔擢結納脫畧形迹英主開國規模可以類推發此以示人考鑒之方也

按齊桓晉文霸業赫濯一時而夫子不錄其詩者蓋霸業興則王業廢矣此宇宙一大關鍵也秦為附

庸之國其詩亦霸者氣象而始由岐封八里之地繼而並吞六國遂有天下則非據一國而稱霸者之奇比矣並坐鼓瑟雖不如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而上下相親意淡洽其規模亦自宏遠也惟此篇傳令者則曰寺人下篇從狩者則曰嬖子全無尊賢尚德之心而徒以狎比寺官為樂二世趙高之禍已萌蔡于此矣故書以秦蕪終見代周者秦也秦風以寺人之令始見亡秦者寺人也問國者之居心行政可不慎哉

駟孔阜六馬在手公之嬖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駟賦三章

小序曰駟賦美襄公也

朱子曰此亦前篇之意也。辰牡者冬獻後夏獻麋春獻鹿不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

徐氏鳳彩曰駟孔阜齊色又齊力秦以牧馬問國其後猶大蓄息歟

何氏士信曰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第二第三殺皆自左射之連於石則左當人居之左指禽獸之左牒而言

輔氏廣曰駟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嬖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

以同繼後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人奉翼大獸以待公之射禮儀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於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轡車驚馳載獵敬駘田犬而亦處之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叙其事而誇美之也

李文貞公曰御法所謂逐禽左者驅禽於左以便射者之手勢也。蓋襄公同繼而從獵者作此

小戎傳收五繫梁軻游環肩距陰制蓋綴文荷軻轂駕我

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而四牡孔阜

六轡在手其御是中騏驎是騁龍角之合蓋以般勸言念

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駟賦三章

朱子曰此亦前篇之意也。辰牡者冬獻後夏獻麋春獻鹿不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

徐氏鳳彩曰駟孔阜齊色又齊力秦以牧馬問國其後猶大蓄息歟

何氏士信曰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第二第三殺皆自左射之連於石則左當人居之左指禽獸之左牒而言

輔氏廣曰駟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嬖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

命以報君父之讐其所以不能自己者豈懷忿之心哉

乃人倫之正天理之廢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敵之強弱戰之勝負皆不暇有所顧而惟知仇讐之不可以不復此表公之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聖人有取乎此亦春秋大復讐而與討賊之意歟

輔氏廣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御大夫為將師之妻也蓋君子良人溫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

李文貞公曰一章正義云國人參兵車之善云我戎車既伐短其軼矣又五節束縛以歷錄此梁轉使有文車賈驂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軻

五

當服馬之外轡則有骨駟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鞞以白金輪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之茵薦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以駕我驂馬與馮馬車馬備具如是又問其君子曰我念君子之德行溫然如玉今乃遠在而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之軋我心中之委曲也

二章正義云此四牡是何等毛色與馬驂馬是其中謂為中服也駒馬驂馬是其驂謂為外驂也其車上攻戰之具則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其驂馬之內轡則鑒金以為轡係之於軻前○三章正義云倭薄金甲以被四馬三隅之矛以白金為其鏃繪面雜羽所飾之盾

其文章宛然而美其弓則有虎皮之飾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二弓於鞞之中以竹為閉置於弓限然後以繩約之○襄公承天子命以伐西戎君子從役而其室家思之先夸其國成軍容之盛而後及於離別之情與列國之勞苦哀怨者異矣豈其真有善人之教悅以先民哉亦以自強於刑政講武厲戎錄功卹死風聲所漸民習見以成俗其後卒兼六國盡用此道也

六

徐氏與喬曰舊氏云為國者豈可使其民有好戰之心哉程教稼穡周年八百襄穆車甲秦祚二世而朱子美其復仇此論甚正然秦之好戰性之也其虎視八州猶食六國豈君父之仇哉故舊氏之論深遠矣李氏鍾儔曰小戎為秦征西戎之詩按史記周厲王時西戎反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謀而戎不克死之宣王乃召秦仲子五人與兵七千伐而戎破之長子莊公立生三子長曰世父以國其族弟襄公而自將伐戎為戎所獲復逃歸及而周之亡襄公將兵故用戰甚力周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與約秦能攻逐西戎即有岐西之地及子文公始敗而戎之兵自有岐西之地岐以東獻之周觀此則秦之先世固忠於周者其後漸加嚴法又以人殉葬至孝公用南轅日加刻急始皇以威暴并天下遂沒其先世之美矣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三章

小序曰蒹葭刺襄公也

朱子曰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伊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呂氏祖謙曰此詩全篇皆此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

七

曰所謂此理蓋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耳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教十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

孝文貞公曰秦始皇立國則尚威嚴重刑殺如白露之為霜日出而猶未晞日高而猶未已也於是之時猶有用之遺賢守先王之道者如蒹葭之蒼然獨秉後彫之節然而非時所尚則避世自藏而已遺其道以求之不可得見也嗚呼其道以求之固未嘗不在焉然如霜露之勢日甚則所謂蒼蒼者亦將如皮大運何哉用之興也勸道箕子得典于殷之獻民及乎幽厲傷之老成廢棄故曰嗚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慕秦之立國與三代聖

王如陽春新寒之相反其後至於秦滅仁義德教蓋所由來者漸矣是以商鞅李斯得售其術而四皓而生華至漢世猶未敢出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則至其道至堅冰也然則茲詩之所見者遠矣序疑有所受然蒹葭白露之說則非爾

徐氏與喬曰仲興郭氏云周自文武至宣幽周于岐豐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平王東遷秦襄據有其地始以攻戰為事刑殺為威其民思昔太和景象不復可見東望河洛有游從宛在之思而秦人之法束縛其手足自立國之初已然矣序謂將無以國其國蓋周之興也詩歌蒹葭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問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肅辰也周禮廢而北二世撲滅之禍聖人刑定法戒昭然後儒墨空豈不誤乎

八

李氏鍾儔曰蒹葭思賢之詩也其人在水一方上下求之而終不可得非其迹遠也其心與雲水相接不可即而即也詩人言此者一以見賢人之高遠迹雖近而不可求一以見己之慕賢多方求之而不得已己之數問必盡其求之方而不敢輕抑也○在水一方未指其處也在水之涘在水之渚則固有定在矣且遡洄遡游庸所攸底以目前之人而繪畫之功工如方丈蓬萊每行將近則風輒引之而去所以寫高人之踪可謂善於

形容矣

榮集曰序兼刺哀公未能用周禮朱子以為其說近於鑒然集傳所謂彼人者仍不知其何所指也今反覆讀之曰伊人曰從之曰宛在恍若有高人逸士隱於水濱潛深伏隲可望不可即者則以是篇作懷人思賢詠觀可也

解按首二句李氏以為賦李氏鍾倫從之呂氏以為比孝文貞公從之夫秦法嚴苛無親賢好德之風故賢人隱而不出其說亦善但以葉葢比賢人以霜露比秦法又似太拘賢人在水一方葉葢乃水中所生之物秋霜乃訪求賢之時至於上下求之

而不得則賢人之避秦皆由秦專尚嚴刻之所致則以為賦而此意未嘗不抱括其中矣伊人呂氏以為指周禮却氏以為思周王之在河洛者朱子孝文貞公李氏鍾倫葉葢皆以為指賢人夫曰伊人曰宛在則當有其人可知呂氏之說似近於鑒者以為思周則所思者乃文武成康今之在河洛者非其君也蓋天地間則賢人隱秦法苛故伊人遊一泓秋水葉葢蒼涼望而難即近而實遠即詩所云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也賢人去而朝廷之上皆寺人帽子擅寵專權李斯趙高之禍宜其不旋踵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歸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

也哉

終南何有有配有望君子至止黻衣緝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

小序曰終南戒襄公也

毛氏萇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

孔氏穎達曰諸侯在國服麋裘不服狐白狐裘為

朝廷之服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諸侯受天子

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於後不復服之

朱子曰此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騶之意也○壽

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范氏處義曰有條有梅則材木可用有紀有堂則形勢

可居詩人謂岐豐之地其美如此而襄公以王命而得

之又受諸侯之顯服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謂其容貌之

盛足以稱人君之位也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謂其佩服

之美終身不可忘周之賜也

李氏貞公曰襄公始命受服其上下頌之之辭曰君子

至止則是遊南山也

解按詩中一味誇美全無戒勸之意壽考不忘仍做集傳為是范氏不忘周賜之說恐涉牽強也

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離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

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勝兮人日其自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懷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賄兮人百其旬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賦虎維此賦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懷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賄兮人百其旬

黃鳥三章

小序黃鳥哀三良也

朱子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秦民先王

選世猶胎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遭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惴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戎習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闇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子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

後如皇之葬後宮皆合從死工匠生開墓中尚何怪哉黃氏道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秦民故舉其重者

黃氏佐曰秦獻公元年始下令止從死者然自穆公以至康公其國俗既以殉殉為義國亦不立法禁也責穆公不察其非理無遺命以變其俗則可責穆公有遺命迫其從死則不可也惟孫太山止責康公而不及其他此為得其情者至朱子之論而是非始定

孝文貞公曰自首篇至此車鄰則其所以興也小戎則所以殛也兼葭則道所以廢儒士所以點也黃鳥則號

山之役所以兆也見札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故曰其或繼同者雖百世可知也

凱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駟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楝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

小序曰晨風刺康公也

朱子曰婦人以夫不在而言凱彼晨風則歸於鬱然之

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忡忡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賓序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劉氏理曰晉獻公滅虞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因作樂所賃游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麋食今當貴忘我為因問之乃其妻也

趙氏一元曰雍州無鄴衛浮靡之習故其民多淳厚之恩晨風之歌是也夫秦民輕生樂戰棄其室家而莫之顧寧保其無相忘乎吁視汝墳殷雷之風遠矣

孝文貞公曰序說迂迴朱傳以為婦人念其夫者似之

抑味首章起興之意則謂為鶴之投北林如雉者之依強國也意當日遊士有入秦取卿相者而家室諷之故百里大夫之妻亦曰今當貴忘我為也

晏蔡曰晨風詩毛鄭以後諸儒皆從序說刺康公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與驪與篇同類而觀之朱子則改為婦人念其君子之詞又引康序歌以證而秦風俗蓋康公棄賢同無從考其甯事而思婦獨居與賢士失所亦情之相似而理之可通者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

小序曰無衣刺用兵也

孔氏穎達曰康公以文七年立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於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

朱子曰秦俗強悍樂於戰鬪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權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蒹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秦人

之俗大抵尚氣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象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鄴衛驕情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振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質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賡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許氏謀曰先王之制民居於近郊者為比閭族黨州鄉居遠郊者則有鄰里閭閻縣遂使之相保相愛其在野

則八家同井使之友助扶持有事則會為卒伍而用之平居暇日情意之厚恩愛之接固已彼此交得惟心一旦同在戰陣而左提右挈協力戰可以揚威而制勝不幸而敗亦爭相為死此王者之兵所以無敵也秦蕞周也先王遺化猶有存者其曰同胞者相親之意也其曰同仇者相死之心也但秦不善周之導之以武事而不知以禮故致厚之風化為剛暴之氣而遂至于不可禁也

朱氏善曰與子同胞恩愛相結于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于有事之日也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讐之舉也

十五

陳氏鵬飛曰東公懷西戎救王室之難曰比列為諸侯故其民至是猶知王師之尊然復知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存乎人心者未泯諸文侯之命者歎乎王之無志其有以哉

謝氏材得曰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傳可以知天下無復讐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秦國何人所作千載而下開其風莫不興起况親炙其人乎

李文貞公曰晉文公定王室之後每會秦亦與焉故有王于興師之言序以為康公者蓋同次于黃鳥則魏公无矣然黃鳥作於君子此則軍中之言詩之次序往往

如此以晨風與此皆為康公在位之詩故又以下篇道陽為追作皆臆說也

桑綰曰序無衣刺用兵也不指某公鄭箋則指康公朱子初解曰東公振戎狄報君父之讐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命孤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極用兵而詩人刺之是以此詩為刺也集傳以為秦人平居相謂之辭則似美而非刺然引獲麟之言曰秦卒周地其民猶思周之盛時則作東遷以後詩觀矣然東遷後康公有令孤河間及滅庸之舉未聞有為王興師之事則序之以為刺或亦然也

解按此詩小序以為刺康公文貞斷為臆說是已朱

十六

子以為平居相謂之辭似有美而無刺今觀詞相親相恤尊王復仇未見有刺譏之意也但朱子亦不指為何公之詩謂其無確據耳按史記同宣王以兵七千與秦莊公使伐西戎金履祥通鑑前編亦以此詩屬之莊公謂其與王于興師之言相合但宣王之世中興之勢方張犬戎之禍未作與詩中復仇之義似未相合也或又謂無衣之詩乃吳入郢而楚臣申包胥乞師於秦伏於秦庭而哭七日夜不絕聲秦哀公乃許出師為之賦無衣其曰王于興師者指楚王蓋與國相尊重之詞秦哀公雄心壯志足以急鄰邦之難是以一舉而破吳存楚建百世之奇功夫同室猶

存楚雖借王秦人斷無王楚之理况吳楚相仇秦與
與平無仇也又同得曰與子同仇其為之賦無衣者
乃哀公激發軍士之意不得拘為之二字遂以此詩
為伐楚者所作也惟子貢傳申培說秦襄公以王命
伐我周人喜之而作義頌相近蓋小戎夫人尚有復
仇之心故無衣男子皆有急公之意其詩文在黃鳥
展風後者則文貞公謂黃鳥作於君子無衣作於軍
士詩之次序往往如此也深思博考大約從集傳之
為安耳

我送舅氏曰至謂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王佩

渭陽二章

小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

朱子曰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
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序
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
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
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夷齊其姊
生卓子驪姬譖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
獻公卒夷齊卓子繼立皆為夫人里克所殺秦穆納夷
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

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
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京
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也
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歎宮乎良
心也使知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歎可消
矣

嚴氏契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
母但言見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讀
之者但覺其味悠悠深長也瓊瑰玉佩雖贈之貴矣然
未足以舒我心之思也

李文貞公曰康公為世子送晉文公重耳送國之詩何

以存之也曰婚姻之國能存亡繼絕者穆公之善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

小序曰權輿刺康公也

朱子曰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
禮意衰微供億寢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數之
言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
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戎戎即位
嘗設後忘設為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
逸怠不去楚人將黜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

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懷合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蘇氏轍曰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其深廣至於康公而遇之薄矣食之無餘者故曰不承權歟與李父貞公曰穆公好賢而繼世者不能承其美權之於物輕重不更也繼之行路跡不改也不承權與猶言不遵軌度

彙纂曰是詩朱子初說仍依序指康公而言呂祖謙作詩詩記嘗引之矣及著集傳則泛言其君而不辨序說為非是至章末引楚元王事為證則猶是序意也故前儒從古義者錄之

秦國十篇
張子曰車鄰駟賦小戎諸詩武事備矣蓋其地與戎錯而秦仲以來武事最勝故能秦伯有天下者是詩也而使之不二世而失國者亦是詩也夫其嚴急之風與三代溫柔敦厚亦何遠哉

蘇氏天錫曰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晉繼周魯之後謂其知周之必為秦也即其剛詩亦然齊桓晉文更伯以來列國皆已不振唯秦獨殷殷乎始大故齊晉之後次以秦風周亡而秦繼夫子已早見其兆矣不然秦始僻

原缺

詩經提要錄卷十二

陳

孔氏穎達曰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姬武王所賜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明陳與劉祝其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

朱子曰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唐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肉武王時帝舜之胃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

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邱之側與黃帝堯之後其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歸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朱氏公遷曰陳檜曹皆小國故居變風之終又變風訖於陳靈陳有靈公之詩亦宜居變風之終但檜曹比陳為尤小且有恩治之詩故二國不可先陳而以陳列於其前也

子之湯兮宛邱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鼓宛邱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宛邱三章

小序曰宛邱刺幽公也

朱子曰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邱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矣李文貞公曰依朱傳陳之封國舊失故凡序說入東遷之君者猶不可信

彙纂曰序宛邱刺幽公也毛萇解之曰子指大夫經所陳乃大夫之事由君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事以刺之鄭康成則曰子曰斥幽公也是經序相符也孔穎達申其說曰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為大夫隱四年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

三

呼君曰子故易傳也朱子曰子指遊蕩之人也辨小序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惡諺故得遊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解經可謂慎矣然曰望人所瞻望也則仍以屈有尊者言也若閭巷細民鼓舞於宛邱何係輕重而國人作詩以刺之又致夫子錄是詩以冠陳風之首重為後世戒耶美上行則下效序與朱箋推其原則有所指朱子以為無其據則主泛言然其相因之理一也又集傳云大姒好桑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其說始於漢儒此則又推陳風清漸之由非謂宛邱之詩也東門之杻宛邱之杻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殺旦于遊越以嚴過視爾如我貽我桎梏

殺旦于遊越以嚴過視爾如我貽我桎梏

東門之杻三章

小序曰東門之杻疾亂也

朱子曰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嚴氏案曰陳都宛邱之側其東門宛邱之側乃國之交會其處又有杻相二種之木可以休息故陳大夫子仲

氏之女召婆娑遊遊於其下蓋以相誘說也遊蕩之俗以貴族猶為之何責於小民乎

黃氏樵曰嘗觀幽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隴其女桑至於八月載績則蘇事畢而麻事起矣今陳之風俗至於男女不紡績其麻市也婆娑此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五

焉者也

朱氏行道曰于遊之遊有忘反意以嚴而過謂男女成羣如雲如荼也如菽之翳男悅女也搔搔之奉女驅男男也至是直與漆浦象簡之謳勺樂之贈同風無復先王文教之遺矣

李文貞公曰依朱傳

解按宛邱之上者之遊蕩歌舞也東門在下者之遊蕩歌舞也觀東門之詩則宛邱非刺陳大夫明矣王安石謂東門之杻宛邱之應是已至此詩男女相趨不減贈芍采蘭蓋鄭即今之新鄭陳即今之陳州皆在河南饒內地界相接習俗移人其風土為之歟抑

上之倡導使然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鮒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三章

小序曰衡門詩僖公也

孔氏類逕曰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橫義同門惟橫木為之言其淺也○僖公幽公子

朱子曰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

許氏謙曰前一章有自足之意後兩章無外慕之心此雖賦體而實似比也

二十三

王氏柏曰陳風十篇止有衡門一詩為善其餘多男女會遇之作亞於鄭風矣

李文貞公曰依朱傳○人能常存衡門之心則無入而不自得

李氏鍾僑曰衡門之士晤言一室之內十畝之資混迹桑麻之間何其與人近也若夫在澗在阿矢志於不競

伐檀伐輶勵志於食力高風峻節不可攀躋其所自樹然也及夫秋水蒹葭迴洄從之而不得白華空谷繁雜

繫之而不能超然塵埃之外不可覓尋其聲光此非其道之殊第各從所好爾

東門之池可以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

小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

孔氏類逕曰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慙

惓是以姬姜為夫人美稱也

朱子曰此亦男女會遇之辭

張氏次仲曰淑女非妖麗之稱晤歌亦無戲浪笑傲之態池水沍麻以喻漸清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宛轉而

善入

三

李文貞公曰語意與前篇相類恐亦賢者之詩也於麻菅皆非物之貴者然沍之則亦可以蔽體矣有淑德之姬則亦可以與之相樂矣逸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傾軋蓋此意也

楊文定公曰玩沍麻沍管有力勤尚勞之意姬而曰淑似非淑女之稱文貞公以為求上篇推類言之如之雖

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傾軋之義但曰彼美則似乎非我所有者朱子說亦不可廢或問詩每以求

女喻求賢安知此非好賢之詩乎觸類而通因讀詩之法也曰然

栗暴曰東門之池古序以為刺時衍其說者以為疾時

之不然而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朱子改為男女聚會之詞而以漢詩例之然玩其詞氣却無棄押諱浪之意漢儒之說殆以是歟

解 按此詩文貞公之說善矣柔憲亦左漢儒得其意也

東門之楊其葉牋牋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舊舊

東門之楊二章

小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

朱子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用其所見以起興也

三五

顧氏起元曰此女負約而男作詩也其意其枝楊則其葉盛反興約昏為期而期夕不至也明星煌煌言所期不見但仰見明星之煌煌而已

李文貞公曰依朱傳楚辭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改路恐正用此詩

柔憲曰集傳此篇改序為男女期會而負約不至之詩然考朱子初解曰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牋牋昏以為期而明星煌煌矣蓋從序也今姑從之

解 按親迎之說殊無証據當依集傳不必兩存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者

然矣

墓門有梅有鴟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墓門二章

小序曰墓門刺陳佗也

朱子曰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長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時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范氏處義曰佗桓公之弟也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佗當桓疾病殺太子而已代之可謂不義陳由是亂國人至於分散所謂惡加於民也序詩者不以爲

三六

君直言陳佗蓋得春秋不稱爵書蔡人殺陳佗之旨與書衛州吁鄭忽同也

柔憲曰朱子初解曰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傳以至於此也又解末章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也訊之而不預顧至於顛倒然復思予則豈有及哉亦追咎之辭也與諸儒舊說相同及著集傳以東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破討見書於春秋序遂以此詩與之而不知其信然否也蓋亦未決之詞蓋序曰刺佗傳之國史陳有佗與衛有州吁鄭有叔段等采風者皆不得無詩況陳事既與他籍可考而此詩兼有古序可據則諸儒之從序說似不必致疑於

千載之下美

李元貞公曰棘惡木也有棘則斧必伐之人惡則通國必惡之而是人不能止也習與性成自昔而既然也梅美木也有鴟鵂為以鴟之故將惡及梅矣故我懼與是人交之及身也而歌以訊之訊而猶不予顧則必至於顛倒而後思予也此相警之詩其為朋友夫妻不可知也

李氏鍾僑曰墓門首章攻其惡也次章冀其悔也訊予不顧顛倒思予於疾惡之中寓忠厚之意為益朋有之道當然也言外若云訊之而能顧予言則可以不至於顛倒矣至於顛倒而後思予則夫也受其患而予獲知

言之名復何益乎此言外之意

解按集傳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詩所謂此相警之詩其為朋友夫妻皆不可知雖不主小序陳佗之說亦未嘗決其必非也彙纂最有發明

防有鵲巢印有旨老誰俯予美心為惕惕

中唐有覺印有旨鵲誰俯予美心為惕惕

防有鵲巢二章

小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鄭氏康成曰防之有鵲巢印之有美莒處勢自然喻宣

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

孔氏穎達曰經二章皆上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

句言已憂讒之事

程子曰倘謂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罔善也

朱子曰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

黃氏一正曰言中唐有覺人罕踐之故能成其美印有旨鵲人莫戕之故能成其文今予之所美者而人顧備張之使我心惕惕乎

李元貞公曰印我也莒即今為帚者鵲巢草如檇言防有鵲巢則我有旨莒為可以為巢之材中唐有覺則我有旨鵲為可以益覺之隙言己之有善而可用也倘張莊也誰其張莊予美者乎是以心憂懼也○此憂讒之

詩

彙纂曰防有鵲巢序曰憂讒賊也鄭康成曰所美謂宣公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一言下之誣罔以讒人一言奸之誣善以害人皆作詩者憂患之意朱子曰予美指所與私者而定此詩為男女有私憂或間之之詞然不知其所謂予美男者為男子為女子乎夫風詩之託興甚遠簡兮之彼美為懿王舊生之予美為君子詞可作男女夫婦讀意可作君親朋友觀即不泥為宣公而子之說為可思矣

夏氏宗淵曰按印訓我字見其有綢繆之具而牖戶可固有補苴之用而歸漏無虞我非材無可效者而乃為

人所侮此其所以憂傷也立言可謂隱而顯約而達矣

解按上二句當從詩所下二句當從程子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月出三章

小序曰月出刺好色也

鄭氏康成曰思而不見則憂

朱子曰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

朱氏善曰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習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也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沈氏守正曰此詩與澤陂朱子皆以為男女相悅之詞

今玩佼人蓋男思女之詞也

李丈貞公曰此與下篇恐皆靈公之詩也

徐氏與喬曰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

光正用此詩月出之語又云步裔裔兮瞻彼堂又云動

霧縠以徐步即舒窈窕之意

解按詩所以為靈公之詩亦無証據從朱傳可也

胡為乎桂林從夏而匪適桂林從夏而南

駕我乘馬說于林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林

桂林三章

小序曰桂林刺靈公也

宣公十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

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

廕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宣公十一年左傳楚為陳夏

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

微舒輟諸栗門

朱子曰靈公淫於夏微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

其民相與曰君胡為乎桂林乎曰從夏而南耳然則非適

桂林也特以從而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

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義行

父通焉洩治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子微舒所殺而

微舒復為楚莊王所殺誅

姚氏舜牧曰胡為桂林二句是問其行匪適桂林二句

是實其事駕我乘馬二句是道其往之無他乘我乘駒

二句是道其見之欲亟

徐氏與喬曰衛之亂至肅有求而有狄入衛之禍陳之

亂至桂林而有楚入陳之禍是之謂女戎○夏姬美好

無匹內扶技術老而復壯三為王后之為夫人公卿爭

之莫不迷惑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曰子靈之妻殺三

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而卿矣可無街乎

楊文定公曰宣姜淫亂而即為狄所滅陳靈淫亂而即

為楚滅不存以示戒不可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鳥涕泗
汚泥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鳥中心
惛惛

彼澤之陂有蒲與葦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鳥輶轉
伏枕

彼澤三章

小序曰彼澤刺時也

朱子曰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

王氏安石曰澤陂株林之應也

張氏彩曰有蘭雖之風則蕙為桃李之正而辨趾應之
有兒郎之俗則流為株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者也如
此夫

李文貞公曰序以為淫詩然或夫婦相念皆不可知也
楊文定公曰此詩未必非婦人思其君子之辭玩碩大
且儼句似非相識者故詩所兩存其說

陳國十篇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亦何
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義禮有所錯男女

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舉其正者
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
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歸之
煩急篇之重復亦何疑哉

檜

鄭氏康成曰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號孔氏穎達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號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為故鄭不言檜之風俗

呂氏祖謙曰檜風之變因在於陳遼之前然未必知其為夷厲之世也

十一

朱子曰檜國名高平火正祝融之墟在高平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滎波之間其居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荻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卬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嚴氏粲曰檜世次莫考詩不言何君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王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為檜君言不刺仲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

彙纂曰朱子集傳其於鄭也曰桓公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

新邑是為新鄭說與鄭康成合及叔檜世系則曰周襄

為桓公所滅而遷國焉又與鄭譜異考國語桓公為司徒問於伯史因伯史之對乃東寄擊與號鄘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韋昭注曰賈侍中云寄地猶寄止也事在幽王八年至十一年而桓公死幽王之難是桓公時特有滅檜之誅耳周室既東武公繼桓公為平王司徒遂得號檜之地而遷國焉則檜實滅於武公時桓公襲檜之說雖本韓非要當以國語為信至於蘓子由論國風次第曰檜詩不為鄭而卬鄘為衛魏為晉何也卬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所為作者衛晉也至於檜風檜之未亡而作史其譜檜曰世次微滅故其詩之世不可得

三

而推也朱子於魏風首引

蘓氏曰魏詩疑皆為晉而作猶卬鄘之於衛也則固然矣及檜風首引蘓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卬鄘之於衛也考蘓氏並無此說想屬朱子誤注或其門人附簡也經義不便前後相質故特為正之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黼黻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帶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三章

小序曰羔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孔氏穎達曰檜既小而迫於大國君好脩潔其衣服道

送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諒之而不從故去之作是羔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

黃氏棟曰觀羔裘一詩見臣子愛君之心未嘗一日忘雖去國矣而不敢無憂國之念君雖不用道矣而不敢言其君之過託其意於羔裘而寓其情於憂傷抑之君子不能奮飛孟子之三宿出盡皆此意也

朱子曰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述遊遊室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嚴氏欽曰狐裘有白有青有黃此詩不止何色鄭氏以

三

為黃以狐裘謂檜君以祭服而朝也燕氏以為狐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而朝其國之朝也二說不同狐青為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潔其衣服亦必不服狐黃當從燕氏以為狐白凡人憂勞戒懼則不假鮮其衣為思衣文王中服衛文大布之衣是也今檜君羔裘之色潤澤如以脂膏清之日出照之則有光曜其衣服之鮮如此其志慮凡近可見矣安其危而樂其亡我心傷悼之也

李文貞公曰檜之君臣但美其衣服而無政大夫傷之而作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悒悒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冠兮我心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庶見三章

小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鄭氏康成曰喪禮既祥祭而鵠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觀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戚之人形貌樂樂然腹脊也勞心者憂不得見李氏樛曰詩人既刺不能三年故君子思是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樂樂者今無此人此心所以悒悒而憂也○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傷悲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也

三

朱子曰祥冠祥則冠之禪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授琴而強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遏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至於禮故曰君子也問子夏哀未盡能自剗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所勉

李文貞公曰舊說傷時人不能三年之喪也然合上篇觀之恐是一類蓋素衣冠者羔裘狐裘之反也庶得見此人者而與之同歸傷俗之甚也棘人作者自謂其憂心孔棘爾

解按此詩文貞公以為對上篇而言羔裘狐裘奢侈之習也素冠素衣朴素之風也楊文定公亦從此說是以但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詩者所以道人使歸於性情之正也三百篇中從未有言及喪禮者特存此篇以見世衰禮廢為忘親者傲也一以見作詩者必其能行三年之人故思見此服之正情之哀者而與之同歸則世道雖衰而秉彝之良未嘗盡泯於人心也傳說之所係豈不大哉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三章

朱子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沈氏守正曰有生之樂人孰無之反漢草木之無知則不聊生甚矣與芳華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痛極之詞也

朱氏道行曰萋楚宜下淫故曰隰有其枝猗猗始出柔

嫩又大好而光澤子之得全於天者惟無知也予方苦己之有而安能不樂子之無哉檜民苦政煩賦重而作與王風兔爰尚寐無吽同意

邵氏忠肅曰詩發乎情如其情以為情者常也亦有反其情以為情者檜風之萋楚是也夫人懷五常之性為有生最靈誰則甘冥然無知者且有知知即有情怨聞以未有室家為苦不聞以無室為快也今檜之民至於不樂有知不樂有家不樂有室致羨乎萋楚之猗猗豈復近於人情乎此所為反其情以為情也蓋世治則室家相保由上所養世亂則室家相棄由上所殘是詩不知作于何時殆亡國之音乎

李文貞公曰依朱傳

徐氏與喬曰此詩更不必說自家若只羨萋楚之樂而意自深矣凡苦之可言者非其至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不兮
誰能享魚漚之釜鰲誰將而歸懷之好惡
匪風三章

小序曰匪風思周道也

朱子曰周室衰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俗而車偈而中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誰能享魚手有則

我願為之溉其金幣雖得而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且有而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輔氏廣曰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願瞻周道為之憂傷間有歸周之人則為之歎慕慰勉而不能自己如此熱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夫君臣之憂矣

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歎其衰微三章願復興見文武之德在人而人不能忘如此

呂氏呂謙曰匪風下泉思同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煩其德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瞻懷

宗周為獨功也

孝文貞公曰言非風也而有震動之聲非車也而有顛揚之勢斥政之亂而人不安也

楊文定公曰此詩上二句朱傳一直讀下詩所將匪風匪車一頓便覺意思警切情事畢見風者而於上者也以類政事車者行於下者也以類人情風之和調則不致於震動車之安行則不致於顛揚風而退疾斯聲震發更車而奔逐斯勢顛揚更今政之擾亂人之陷危不啻疾風奔車殆岌岌乎不可以終日矣非以寧靜休息培植調劑何以救之乎

彙纂曰朱子辨序說云周道但為通周之路此解其字

義也至詩之卒意是思文武之道不第為道路而言而義可合觀耳

鍾按匪風二句當從詩所亨魚四句當從集傳周道二字當從序說

檜四篇

錢氏天錫曰亂極則治而大亂之餘小國多疲於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哀思煩促故其思治為獨深全觀檜風僅四篇而蒸蕤苦適連之君素冠哀純孝之子其楚難不聊生之民時事如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歟變風之終檜曹序詩者蓋有深意

孝文貞公曰檜滅於東遷之初則其詩皆出於西周可

知矣蘓氏見邶鄘皆衛事而欲概之魏檜夫邶鄘入衛久矣縱為衛事而亦不必皆東遷以後事魏之入晉檜之入邶皆近耳奈何欲沒其初乎

李氏驥儒曰或謂檜滅於鄭檜詩皆諷鄭事如邶鄘之於衛者恐非然也邶鄘明載衛事且其詩與衛詩相似今檜詩與鄭風絕不類恐是檜未亡時當西周之衰也其曰願瞻周道中心怛兮願瞻周道中心兮今正言周室之衰所謂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少時也於此有西歸者乃是急公忠上之人是以懷之好音爾

詩經提要錄卷十四

曹

鄭氏康成曰昔堯嘗遊成湯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積畜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看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如作孔氏穎達曰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魯國陶丘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

言是濟而是曹地在濟北也

朱子曰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地弟振驪今之曹州即其地也范氏處義曰曹既弱小又不能用賢今所存詩皆言任小人在位無君子則國非其國矣此所謂次於檜也

蟋蟀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蟋蟀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蟋蟀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蟋蟀三章

小序曰蟋蟀刺昭公也

陸氏德明曰鄭譜云昭公好看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

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蟋蟀為昭公作也譜又云蟋蟀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未詳其正也

朱子曰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適遠慮者故以蟋蟀為比而刺之言蟋蟀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輔氏廣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蟋蟀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謝氏枋得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至情其慮深其思遠

若禍至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范氏處義曰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燕義曹之變風始於蟋蟀刺其衣服蟋蟀好看亦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政治序詩者以其道遠遊燕而知其必不能自強於政治蟋蟀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然不能自強猶愈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李文貞公曰人無遠憂者如蟋蟀然為其不知朝暮之事也今之國政如之則人人自危故言我心於何憂乎於我之所歸宿者爾掘閱者掘然而飛僅閱朝暮猶言突現也

或問此詩各章本句似有淺深之序處者又處息者暫
息說則偶一稅駕爾始尚夏及人遠終乃求一稅駕之
地而不可得則事孔亟矣如此解法似有亦與引喻之
意相合楊文定公曰推說得甚好

解按此詩或作於昭公時或作於共公時不可考矣
拙聞二字文貞公最為得解歸處歸息歸說一節深

一節則楊文定公之說善矣

彼美人兮何戈與戣彼其之子三百亦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遵其綈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候人四章

小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

孔氏穎達曰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

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此說自荷戈役謂作候人之役

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戈役俱是短兵役字從是故知

役屬是也○穀之言敵也繼赤黃之問也所謂敵也珩

珩玉之珩也黑謂之黜青謂之蔥同禮公候伯之卿三

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曾為伯爵大夫再命是

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言共

疏遠君子賢者之官不通候人是遠君子也又親近小

人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

許氏諫曰曹叔振鐸至其公十五世而有候人詩其言
與左氏傳合餘三詩莫其世

朱子曰希冕服之釋也一命繼赤黜珩再命赤芾黜珩

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此刺其君遠君

子而近小人之辭言彼候人而何戈與戣者宜也彼其

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禧勇焉

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蒼蔚朝濟言小人衆多

而氣峻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忘妾從人而反飢困言

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范氏處義曰內君子而外小人秦之象也內小人而外

君子否之象也候人之官遠在邊境所掌者何戈與戣

之役而使君子居之赤芾者卿士之服常在君側而使

小人居之是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故序以遠近言之曹

之為國視此可知矣

彙纂曰候人首章毛傳主賦蓋言賢者之官不通候人

而不賢者佩赤芾乃三百人所謂遠君子而近小人也

朱傳主興蓋言候人而何戈與戣與校固宜彼其之子而三

百赤芾何哉是專指近小人而言也至末章季女斯飢

始見遠君子之意在毛傳朱傳其解詩之大義相同而

首章有賦興與之各別然則直陳興則婉喻耳與作詩

者之旨皆無害也

孝文貞公曰一章毛傳云言賢者之官不通候人箋云

是謂遠君子也二章水鳥而在梁則能不濡其翼設他鳥居之必濡矣以興不稱其服者三章綈過也不遵其媒言不稱其所遇也翼所以文身者故以興服蒙亦希之服也味所以飲食者故以興綈起斯飢之意也四章草盛則大木少小人飽則君子飢季女喻其守貞而貞居也猶楚辭所云幼艾○序刺近小人也

解按此詩序謂指其公其說近似蓋三百亦帶正合於晉侯入曹之事也首章則毛傳為確蒼蔚二句言小人衆多朱傳自不可易或謂蒼蔚朝陽景色自佳似繪畫賢人深藏之所不應以此小人亦可備一說

陽鳩在桑其子七分叔人君子其儀一分其儀一分心如

結結分

陽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緜其帶伊緜其弁伊緜

陽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陽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陽鳩四章
小序曰陽鳩刺不壹也
朱子曰陽鳩鶉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團結而不散

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陽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成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故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成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蘇氏鞅曰陽鳩之哺其子平均如一君子之於人其均一亦如是也儀其見於外者有外為一而心不然者矣君子之一也非獨外為之其中亦信然也故曰其儀一分心如結分

李文貞公曰陽鳩飼子平均如一君子之於臣民亦如之儀謂法也執法之一者由其心之不二也故推本而言之二章桑鳩常在桑而其子之所處不一喻臣民之有賢否善惡此言梅者是美木也君於善人則當榮以爵命帶有緜為弁有緜為大夫士之服也三章棘惡木也君於惡人而加惠焉則其法僭忒矣法不僭忒故能使枉者直有以正是四國也墓門之詩亦以梅棘喻善惡四章榛木之叢生者猶國人之群雜也君之儀一而皆有以正之則其邦家有長久萬年者乎○此詩朱子以為不知所指序言刺不一緒意亦未明也今合前後篇而觀之候人則爵祿濫於在位而君子斯飢下泉

則青澤潤於稂蒿而黍苗枯槁政之不均可知矣蓋鴟
鵂之嗣子也且自上下暮自下上均一者其常也然子
之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則又不能使之均也君之於
臣民也進君子退小人惠良懲奸其施之不一也者正
所以為法之一混而施之而白一者猶不可也況倒而
置之如曹之為者哉

解按彙纂云鴟鵂篇序以為刺詩朱子以為美詩蓋
序主論世以曹之在位無足以當之故以為刺也朱
子以詩中未含刺意且曹之世次無考故以為美也
意左朱傳李文貞公則申明序說蓋緣候人下泉觀
之而知曹政不均雖不言刺而刺意在其中矣惟楊

文定公謂因時政之亂而思君子故不勝追慕之意
溢於言外則否極矣思秦亂極思治之意並指在內其
意更覺深長耳儀字集傳指威儀詩所指法度皆可通
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懷我寤嘆念彼周京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懷我寤嘆念彼京周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懷我寤嘆念彼京師

執此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邠伯勞之

下泉四章

小序下泉思治也

孔氏穎達曰傳二十四年左傳當辰稭畢原邠師文之

昭也

李氏樞曰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
有九伯也

李氏卒曰邠雖文王之子所封而邠伯則其後也故鄭
氏謂其為文王子而集傳則改為文王之後亦不知其
為何時人矣

朱子曰王宣陵夷而小國困蹙故以寒泉下流而苞蕭
見傷為比遂與其慨然以念周京也○言黍苗即芄芄
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邠伯以
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李文貞公曰前三章下泉泉之下流者易曰井冽寒泉

言澤之及於民也今也下泉冽矣而所侵者稂莠耳蕭
艾耳著蕭耳惠在小人則良善困苦王澤之竭故列國
無政以致於斯是以慨然而念宗周之盛時也正與候
人之篇相應朝有律位則青澤之不下矣矣末一章黍
苗者稂莠著之反也陰雨者下泉之類也以其諸候之
澤則曰下泉近而長遠者也以其王者之澤則曰陰雨
高而澤遍者也四國有王即京周之盛時也方伯賦其
政諸侯行其化豈有今日偏枯之事哉所以慨嘆而思
念者如此○國亂民困賢人傷之與檜卒章同意

解按稂莠著皆春生秋枯冬日寒泉未見其傷及此
種也詩所之說確當不易今從之

曹國四篇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興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陳氏傳良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刪詩繫檜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李文貞公曰以上國風之序除却鄘衛之次二南為其教之得失俗之貞淫效之治亂聲之和哀反對之義最明可以興為可以觀為餘則先王變次鄭畿內之國次齊晉秦之伯國次陳檜曹之小邦也其末又系以幽風者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始盛衰之極必維其初故風終幽風雅終幽雅頌終幽頌周詩三百而又以商頌終焉其義一而已矣

詩經提要錄卷十五

幽

朱子曰幽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焉后稷而封於邠邠及夏之衰棄後不務棄子不處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處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玄國於幽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陳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幽在今邠州三水縣

邠在今京兆府武安縣

范氏祖禹曰幽風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幽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金氏履祥曰篤公劉為召公所歆以備燕饗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七月為周公所陳以為曠工之誦使成王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為劉列於雅而幽七月自為風

朱氏公遠曰幽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結二南幽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與秦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

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

李元貞公曰成王初政周公以來為未知稼穡艱難推
今公劉舊俗述民間終年作苦謂之豳風焉王陳誦止
於七月一篇耳其後遺流言之變有東征之役則鴟鴞
東山絃作而其詩無所附麗周太師因綴之豳風以為
皆周公之作而其感賦勞歌則因風體也破斧以下以
周公居東之事而作詩者今出鴟鴞故亦以繫焉

李氏鍾倫曰國風列國之詩也而其為周詩者三焉二
南未得天下之初也原其所以興明王化始於閨門故
居先王風東遷以後也悲周之衰下同於列國故居中
豳風上古之俗也周公恐懼流言之詩附焉變而後正

五十一

周公之功望後人之勉而效焉故居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獻發二之日采芣無衣無褐
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
微行采芣采芣春日暵暵采芣芣女心陽陽路及公子
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猗
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揚為公子
裳

四月為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墮穫一之日于貉取

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其繢民功言私其鞶獻斯
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
曰為改歲入此詩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藿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
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且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九月擊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藿麥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

五十二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奈獻羔祭
韭九月肅霜十月淅場朋酒斯饗曰投羔羊鷄彼公堂稱
彼兕觥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

小序曰七月陳王業也

孔氏穎達曰此詩主意在於農之事則所陳者處為地陳
此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職言后稷者
以此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左綴冠之
王氏安石曰陰陽往來不窮而與之出入作息天地萬
物性命之理非特人事也

朱子曰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

風化之所由使轉瞬朝夕諷誦以教之前設言衣食之始後設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設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設之意首章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雙月言日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固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次章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于國中而貴戚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所嫁之女類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遂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三章為公子蒙吉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設無衣之意四章取秋釀以公子之來歌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于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設無褐之意五章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設禦寒之意六章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設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瓞宜茶以為常食少長之

義豐儉之節然也七章言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八章燕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盛伏蛰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細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之至于四月陽氣暈連陰氣將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衍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瘡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獎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兩尊曰朋聊飲酒禮兩尊委于房戶間是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早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也○周禮籥章中春孟擊土鼓敔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示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李文貞公曰此詩凡言月者夏正之月也凡言日者周正之日也凡言春者則夏之春也正可反時不可改其以周正為春如春秋所書者蓋假以頒正朔新一代之制若作詩書定禮樂垂法萬世則行夏之時周公孔子

之道一也自子以後言日陽也自午以後言月陰也義起於周易東北西南之位七日八月之文也惟己言月以推陰氣之始展吉春以著夏時之舊此章建中之月始肅則謀衣建寅之月始和則謀食蓋一篇之剛也故經此月而遂吹此詩以迎寒迎暑自二章以下三章皆中首章謀衣之事時候至秋而始變女工當春而豫興且述其時風俗之厚永桑之女得配公家者思慕父母以殆及歸期為傷悲召南迨其吉兮迨其今兮蓋舊俗如此也三章八月萑蒲迨去秋為曲薄之具也八月載績承今春成布帛之功也不曰為公子衣而曰裳者珠也四章秀秀也萑蒲夏實者也物至秋始成實四月盛陽而麥秋至草有實者蓋陰氣已萌故將言寒肅之候舉此為先而及下文通以月名之上言露積者衣之事也衣可以禦寒故八月績之九月授之而其叙候自七月始寒之輕者推之近也此言于路裘褐之事也裘褐所以禦盛寒故一之日二之日皆有車馬而其叙候自四月始寒之重者推之遠也五章有衣有裘可以禦冬此則言居處之俗以終卒歲之事不其氣候之漸其指物又與上章異者以候蟲之出伏與農畝之作息六章至卒章皆中首章謀食之事此章先以國者農事以歲為期國則月有種獲先其輕者後其重者亦前言衣裘之意也及獲稻為飯酒之用佐嘉蔬以養老

者也七章言農事之成急於公役又以餘力遠治私室以為來春寬然耕作之蓋前雖言宮室魚鼈寒向墮戶而損於風雨修葺去障者未之及也外有子路之役上有公旬之功私有乘屋之事然則雖入室處而亦無有寧居矣故唐風云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無以太康職思其憂八章燕民之勤其俗歸於忠愛故樂緯于緇以焉公子衣裘忠也室處棄屋而先入執功室忠也農事之成藏冰助祭其方濫場也殺羔稱觥祝君萬壽忠也非已誠愛於下何以致此口按周官中春吹豳詩以迎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以樂田畯國大蜡吹豳頌以息老物鄭謂豳詩即豳風此篇是已然又謂豳雅豳頌亦即此篇而分取其辭義之相近者則不可通也朱子疑楚茨諸篇為豳雅或楚茨篇為豳頌今考此詩星日風候時物皆為周迎寒暑義固昭矣雅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成禮秦正與祈年之文相應頌曰胡考之寧胡考之休又止蜡而老養之事朱子之說信矣獨豳雅之後尚有瞻浴以下篇什豳頌以後尚有酌桓春般般於燕說以豳風例之則鳩鳴以下之此也蓋鳩鳴以下之豳風是周公憂勞王室風勞錫感慨時也及作洛居周命公後公自任曰茲予其明農哉于是又有豳頌雅頌之篇楚作周札遂以三詩定為樂章用之田事雅止於楚茨四篇頌止于載芣

三篇備之七月也瞻彼洛矣四篇新邑成而朝會之詩酌四篇東都文武廟之詩皆公所作而附錄雅頌猶鷦鷯東山也此則周公既保受命雅樂既興頌聲已作時也雅頌并至未自盛世以及幽厲非盡周公時矣以其得之東都也後人因以繫之亦猶破斧以下之例也但雅頌逸其篇題或者夫子刪之與

楊文定曰上入執宮功應依朱傳後說七月各章皆先公後私即六月食鸞及奠章亦是先奉老者此詩且言幽民急公奉上而後及其私家之事以見其風俗之厚而君上之所以致此自見於言外未有仁而遠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其幽風之謂矣

李氏陸僑曰首章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以一之日二之日為卒歲夏正也五章云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十月以後將改歲周正也蓋冬至為天道之始立春為人事之初二者各自為首不可偏廢乃理之自然如後世雖建寅而未嘗不以冬至為時令之首蓋○篇中雜序民事雖有次序而極詳悉亦有相參互處今按朱子傳云首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乃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又云二章三章專言蠶績以終首章無衣之意四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無之意五章亦以終首章禦寒之意自六章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也按此所分

既洛極分明但四章因為義而反於獻新則獵之中為衣亦為食矣五章穹室墀戶養治屋在其內七章則詳言治屋之事也八章又帶歲冰行冰之法皆序次用意處傳解第六章云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爪壺莛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美豐儉之節然也今按祭祀則獻羔祭豢公堂則殺羊稱觥又不止於果酒嘉蔬矣前章言獵小者私之大則獻于公此飲食之儀節也續黃續朱為公子索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而所以自為但有衣以卒歲足矣此衣服之儀節也

釋按此詩朱子注解于前文貞公折衷於後可謂無美不備矣首章七月九月夏正也一之日二之日周

正也朱子謂周之先公已用此紀候後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孝氏鍾僑亦云疑而士民俗先有以建子為歲首者而周之先公因其舊不易其俗也竊謂不然周自公劉居豳歷夏及商務斂力農尊君親上烏有不奉正朔而以十一月為歲首者哉蓋此詩所陳者公劉之風化而實出自公之手周公作詩時周之正朔已定故頌正朔發號令則用周正制禮樂垂憲章則用夏正七月乃制禮樂之詩通篇皆用夏正其曰一之日二之日者月主陰日主陽故言日自十一日起然不順序月分而變文言一言二者亦寓周正于夏時之意但以為寓周正于夏時可也以為

肉之先公固西土民俗而早以建子為首不可也其
四章言四月秀萼之貞分以秀指麥萼指草指萼字
之上着一秀字則秀字常是萼字之秀仍以萼傳之
說為長也其七章言十月緇禾稼又言禾麻茲麥麻
茲麥先秋已熟不待十月始緇許人諷謂麥非緇于
十月蓋總言農事畢耳至詩言酒者二春酒介眉者
親之至也朋酒獻公堂尊之至也外此無所用酒何
風之儉也文王誥而土時有不祀而用酒者武王誥
妹土時有不養而用酒者商庚沉湎之風雖二聖挽
之而不足可不鑒哉

鴛鴦鴛鴦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思斯斯斯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隕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將茶予所藋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想翹予尾翹翹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鴛鴦四章

小序曰鴛鴦周公救亂也

金縢武王既喪魯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
名之曰鴛鴦王亦未敢誅公
朱子曰武王克商使弟管叔糾蔡叔及監于紂子武庚
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

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
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
此詩以貽王

劉氏瑾曰此詩歸罪于武庚而于三叔則有惻恤之意
蓋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于
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于書既曰管叔
及其群弟流言於國周公位冢宰群叔流言乃皆以公
義直書之者也

黃氏棟曰鴛鴦破群鳥之巢而食其子鳥復其巢呼而
告之曰我念子之勤營巢之勞其所積累雖微縷綿因
帶者非一日久而汝其毀我之成果子其意謂周公自左

搜聞基公劉篤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勸勞王家文武
經營內外之治武庚既還其戮于管蔡而復于欲並王
室而毀之也

彙纂曰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
下畔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
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望召公奭曰
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
王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
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
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乃為詩貽王
命之曰鴛鴦自史傳而外考之秦以上諸書並無周公

辟居東而成王有詔周公官屬之事且其時未營邑鄆何以示東都也孔安國在而漢武帝時尚書起家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班固云遺書載金縢諸篇多故古文說鄭康成在東漢末其說未審所出故漢唐諸儒皆不從之朱子傳詩初從古法及覆蔡沈書說殺條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於是蔡沈遂謂居東二年東征往返又是三年此又從鄭氏避之一說而衍之亦非有所本也總之朱子晚年復蔡之說義極正大然卒未嘗追改詩傳或尚未決今亦仍其舊注而不易云

李之貞公曰一章首三句言殷之亂人既陷管蔡又將危王室也管蔡既為所陷則亦化為鴟鴞如子之蕭於

李一

人者不復念其所生矣故思而悲憫之以終取既我子一句之意也二章以下三章皆以終無毀我室一句之意此叙其初營巢時急於補苴懼陰雨之卒至而下民或有侮予者三章又叙其方營巢時多所將取以為之材多所蓄積以為之修手攬下足繼以口衡勞瘁之至惟慮室家之未成耳四章手口既勞故羽毛為之散亂巢方落成高懸而果風雨漂搖之至羽毛沾濡則手口無所施矣此嘵嘵哀鳴所以不能自止也○管蔡誘於武庚而作流言周公居東成王之疑未釋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徐氏與喬曰序不言自明而曰敘亂何也是時成王幼

國家新造紂子未殄奄徐外畔公作詩悟王不知者以為自明而知者謂公救王室與天下也大哉序言非明杜稷之計諒聖人之深衷也者孰能作之○通篇託為他鳥思斥鴳鴞自序勤勞之語鴟鴞以呼殷頑我子以指管蔡我室以況王室蓋周室安危繫周公成王疑釋則公安而王室安疑未釋則公危而王室危故反覆言巢之難成而易毀以深悟王詩所以為救亂也

李氏鍾倫曰鴟鴞之詩傳以為周公居東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故作此詩以昭王今考之尚書不然朱子此傳蓋初本未及改也按尚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出居東

六三

二年之後乃知流言之所由於是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即此詩也其後成王感風雷之變乃悟而迎周公以歸是時管叔武庚尚存也成王既迎周公乃作大誥發兵以征武庚其事始末如此然則周公作詩之時武庚但潛通管叔內外流言而未耦曾耕兵以犯周也知唐詩吐蕃尚結欲入寇冠而憐李成馬燧澤城三人乃設計以離間之三且既逐然後舉兵而犯唐武庚之於周其計亦如此先通管叔而流言使居臣相疑武庚之意固欲先去周公而後舉兵叛也無如周公先時而避瑕陳未聞是以相持二年而不敢發直至成王悔悟迎公武庚情見勢屈不得已賄於一擲然後稱兵以叛如

漢之黜布為中大夫賁赫告其腹謀含皇舉事是以不旋踵而就擒也若云流言於國之時武庚即稱兵以叛則是類與周公為敵不利孺子者在武庚管叔不在周公則安尚何流言之能施哉決知不然也○今按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非便得罪人而誅之也蓋流言初發之時周公亦不知其所以自來但見其勢可畏且出避之及二年之後乃知為流言者武庚管叔也所謂罪人斯得也是時流言之所由惟周公在外知之而王與中朝之皆未之知是以為鴟鴞之詩以昭王但極言己之苦心勞力盡忠於王室美王思之而惜也亦不事鴟鴞為何人毀室為何事以未有實跡之可指待見王而

六三

後徐陳之爾○鴟鴞首章以今日事引起己之殷勤下三章即殷勤育子之事也二章言始事規模三章言為之之艱辛章言事之可危以諷動王心也○夫為室為家者先陰而而細繆息下民之予侮事有必至理所固然何其壯也及其既為之則手足並作拮据艱辛力盡精疲力竭未得成何其憊也一有聞之則毛羽飄零室家振動風雨將至計不知所出又何其危也以此知事難成而易敗功難得而易失惟周公大聖成王大賢是以能於桑土之功而風雨之患可弭吮吮之音可息也昔之人有甫而而廢運有身沒而變更惟韓魏公嘉祐八年治平三載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親見王荆舒經

之畫變新法萬然無舊迹之存詩云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魏公罷政居藩每遇變一大制更一舊法則泣血終日不食是亦音吮吮之意也

解按朱子謂周公東征二年得管叔武庚而誅之今觀其與蔡沈帖曰向答董叔重謂常從孔柱後思之不然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誅之今勝我之布辟蓋避位而出則不利孺子之言不難自明委任二公則國事有託成王左右不患無人且流言自東而來則變故必自東而起身處其衝亦可以審其幾而待其變也逸書二年王作師臨衛攻毀毀潰是時管叔居衛故武庚入管

六三

叔之國師攻衛衛師敗管叔自經卒武庚仍入於紂師還時周公仍居東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念先人鬻子之聞則管叔之死可傷思向日成業之難則今之漂搖尤可懼是管叔乃成王誅之周公不惟無親誅管蔡之事而且痛傷管叔之死故成王見此詩反似黨獲管叔其疑愈深特以時事方難未敢誅公同公履此危機故天以風雷感悟成王也竹書二年公人徐人及淮夷入於紂以叛大雷電以風王迎公於郊遂伐殷東征三年蓋指此役即孟子所謂伐奄滅國五十也是周公無親誅管之事而委帖之當從明矣至鬻字文負作賣字說語意頗費周折似集傳之

說為優今條錄諸說以俟後來者之折衷云

我徂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
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殯殯者蠲庶在桑野敦彼獨宿
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
於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燭燭宵行不可畏也
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鵲鳴于垤婦嘆
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庾于穀蠨蛸
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
其舊如之何

東山四章

小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

朱子曰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
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
序其情而閱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
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
思有愴恨之懷至于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
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於未發而歌詠以勞苦
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焉何如哉蓋古之勞詩如此其

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
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朱氏善曰聖人之所以能感人者以其已之心度人
之心而天下之人亦樂於効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
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途之遠歲月之久
風雨之凌犯飢渴之困頓裳衣之以久而垢敝室廬之
以久而荒廢家之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
言我自以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都天時之和
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悅適與景會舊有室家者
其既歸而相見固可樂而未有室家者其既歸而新昏尤
可樂此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

六十六

莫苦于歸而在途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憂莫喜
于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樂以天下
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是之謂歟

許氏議曰周公居東有二自流言之行公則避而居東
二年有風雷之變而迎公以歸然後作大誥東征三年
而歸此詩作于東征而歸之時也

李文貞公曰周公居東未必有避虜專征兩事且亂人
在東而避居於此非所安也攷之豳風教詩其序相次
若鴟鴞王既歸復有大役不應伐柯之親近反在東
山凱還之後書今滕復有大誥者述事記言自是兩體
不得相雜如秦誓牧誓醜以武成不得云矢牧之後步自周也

李氏鍾備曰東山周公既歸而勞軍士也我徂東山惻惻不歸言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行役之苦也四句為一章之大指故每章以為冠首章叙歸而在途也故言雖制裳衣而免行收猶宿車下方旅于次去家尚遠也二章漸近而思念家室也百虫野獸荒涼之狀如在目前悲之深而念之切也三章甫至家而相見相勞苦也公若票薪如過親織而于何如也四章既至家而昏姻以時也男有室女有家內無怨外無驍惟無事之時得為之爾

解按集傳謂東征即居東時事文貞公亦謂亂人在東居此恐非所安又以篇次言若公既歸復有東征

之事則伐柯三篇不應在東山之後夫居東不遇在

歲東觀成王出郊即迎歸可知其不遠也亂人在東正好坐鎮無可疑也迎歸而奉命東征蓋管叔雖死武庚滅奄徐同叛故東征三年始歸也伐柯三篇次東山破斧後者蓋東山周公自作破斧軍士答東山之詞故叙在在先伐柯三章東人所作故叙在後文貞公曾云叙詩大約先士大夫而後百姓似不必因篇次先後而疑東征三年不在迎歸之後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

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破斧三章

小序曰破斧美周公也

朱子曰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

朱氏善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

者矣

輔氏廣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李丈貞公曰周公東征撫恤軍士人志其勞故既歸而謳歌之謂初征之時一匡四國而其撫恤我也甚大既而四國已化而其撫恤我也甚善及四國既固今來歸矣而其撫恤我也又甚使之優游而安樂也序此於東山之後若以爲上下昌酬者然

揚文定公曰哀我人斯哀我四國之人陷于不義故不得已而征討此說寬寬不泛見與東山詩相為酬答之急後世戕民以逞者往往不恤士卒而陷口于除暴救

民正此病必以哀我人為哀單士立言乃無弊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蓬豆有踐

伐柯二章

小序曰伐柯美周公也

朱子曰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次章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遠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遠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是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意之辭也

李文貞公曰伐柯者必以斧取妻者必以媒與臣之

六十九

交其離也必有間之者其合也必有先之者然伐柯者斧而執斧者人也人能視所執之柯則可得所伐之柯矣取成于心非斧之所能為也取妻者男女相遇而相得則可陳蓬豆而成其合矣其權亦非媒所能操也屈原云湯禹儼而求合摯皋陶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又何必用夫行媒正此意也○成王之疑周公也雖有二公左右而未之釋然因信用二公所以卒知周公也當其未悟二公固無如何感于風雷之變而自知之則雖二公之力而定成王之明矣王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維朕小人其親迓賢者感而為此詩蓋亦因親迓之禮而取類焉

楊文定公曰此詩作東人得見周公而作殊未安以恭

類也詩所解極精常人即曉得此詩為成王迎周公而

作不道一直說下言伐柯而有斧則其則不遠矣娶妻

而有媒則之子可觀矣如此解則意專重上章而于成

王與周公深相孚契之致尚未寫出今解此詩以為幸

賴二公之助下章美成王之明也因二公在王左右王

所以卒能悔悟而迎周公此如伐柯之有斧娶妻之有

媒也然伐柯者斧而執斧者人則取成于心非斧之所

能為先容者媒而契合者我則中心篤好亦非媒所能

與以此見成王悔悟之後一識得周公真面目即知之

深而相得無間慕寫形容可謂淺近而深至矣成王為

七十

三代令主克嗣文武大業者以此

彙纂曰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

子初說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此王

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道則

吾得見周公而陳其蓬豆之列將有日矣蓋用序義也

後以此詩難曉而我觀之子一句與九罭之詩同二篇

又相屬故推求其意一為東人欲見周公始難而終易

而為是深善之詞然總作此看則與序所言刺朝廷之

不知皆非詩詞之所有者一也故並錄諸儒之從序說

者於右以俟考焉

李氏鍾倫曰自鴟鴞以下皆周公居東之詩鴟鴞初知

罪人而為詩昭王也故為首章東山將歸而勞軍士也
破斧軍士答詩也故次之伐柯東人初見周公而喜也
九戩周公將歸而東人送公也後跋東人味周公之德
也三篇皆東人之作故附於後

鐸按李楊二公之說精矣而朱傳亦不可廢李氏鍾
僑亦云伐柯東人初見周公而喜也故並存之

九戩之魚鱗鮒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鴻飛連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連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戩四章

小序曰九戩美周公也

朱子曰衮衣衮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

曰火五曰宗彙虎也皆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

曰黼九曰黻皆績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

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

東人喜見得之而言

朱氏若曰惟其信處宿於此也是以東方有此服衮衣

之人此固東土幸也然相位不可以久虛居德不可以

無輔人心天意不可以久弗則必有迎公以歸者而使

我心悲矣蓋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

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等

舉於公雖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李文貞公曰一章九戩細網乃有大魚興下邑而得周

公來臨喜見衮衣繡裳之盛二章三章渚陸非鴻所安

暫寄跡耳故以興公居東不遇信宿不以為當歸也燕所

言不定其所之如傳云何日之有○周公將歸而東人

思慕不能舍也或曰此與甘棠之愛同不入周南何也

曰二南者皆所以著文王之德召伯奉命施仁甘棠之

敬文王之化也東征之役大傷厥心而下得已焉豈得

與闕雖麟趾之篇相混哉

李氏鍾僑曰九戩首章追叙昔始見之時也二章三章

正叙今日歸期之事也四章則極敘其慕戀之意

狼狼跋其胡載實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跋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跋二章

小序曰狼跋美周公也

朱子曰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

美之言狼跋其胡則實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

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德隆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

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

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謙其大

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譏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

可見其愛公之深故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程

子曰周公之喪已也變變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范氏曰龍神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蓄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既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遜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亦焉凡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朱氏善曰物之果於形者其進退變遷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斯大事而不疑非道德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所能及也

李文貞公曰老狼顧下有胡進而躡其胡則為所害退而踰於尾則為所曳以其性貪故也周公聖者無所欲於天下雖有大美避而不居而況與人爭利哉是以雖遭變故舉止甚安全聞無玷惟其有以自信而人亦共信之故也。○周公勤勞王家其為武王請命通於神明可謂忠矣然非雷電以風金縢之書不發諸史亦不敢也鵲鳴之詩以警耳王非自辨也詩人自謂探頌庸者以此自古聖賢惟其歸潔之志與日月而爭光中孚之誠質鬼神而無愧至其外者雖格天之業豈以自存於

胸哉既不以功美自多故亦不以疑謗自沮知其無所與于性分而益脩其德以終身也東人懷其衷衷西人思其履暴所謂四體不言而喻者與

幽國七篇

程元問于文中子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詰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懼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充正危而充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幽遠矣哉。○蕭章敬幽詩以逆暑迎寒已

七言

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飲燕雅以樂田畯祭蜡則飲燕頌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別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允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則于理為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幽雅其說且于大田良報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詩經提要錄卷之十六

小雅

鄭氏康成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左稷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歷及千載
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
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
聲振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迷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
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
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
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
公成王之時詩也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大

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
顯善惡適正之次也

朱子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教也其篇太有大小之殊而
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
也正大雅會之樂受歷陳戒之辭故或歡欣和說以盡
屏下之情或恭敬肅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
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
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蘇氏試曰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
者也李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
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親見周道之

衰而不暗乎文武成康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
武餘烈歷數百年而不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
宗周也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君子不
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故通乎二子之說而雅之
道備矣

劉氏理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饗羣臣故其辭氣
歡欣和說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
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
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詞氣又皆恭
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
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

李文貞公曰風者室家之詩也雅者朝廷之詩也頌者
郊社宗廟之詩也始於室家行於朝廷達於郊社宗廟
故曰是端夫婦察乎天地也雅有大小以義別也通上
下之情聯親疏之權其事未遠於風是以為小雅也推
受命之系述祖宗之德其事已近於頌是以為大雅也
自鹿鳴至菁莪自文王至卷阿文武成康之世周名輔
政時之所作與風詩之二南同雅之正體故先儒謂之
正雅也厥後世宣王能抗王室故其詩獨多其從小雅者
采芑車攻吉日命將出師選徒講武義亞於采芑出車
也其從大雅者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敬天之
威遇災而懼既保南土遂成東方奄撫北國而終高淮

徐之後召伯先之天子繼之草正僭王之罪而立中興之基義亞於開闢荒岐作豐宅錫也小雅繼吉日者自鴻臚至無年或為宣王之時或有幽王之詩悉不可故要為小雅未遠於風故畿歌謠皆附於小雅矣節南山至鼓鍾東遷之詩也楚次以後所謂幽雅者也東遷之詩不得入於大雅故於小雅相附幽雅則又自為節而附之以東都之詩也此二編者亦始於朝端之製作而卒於畿內之謠俗其體與前雅皆相似是以同為小雅皆大雅則雖有屬幽之詩而不得謂之謠俗與節南山諸篇辭義相近而不得與于東遷蓋有周召諸公稱天述祖陳戒之道急存焉雖在周衰天命未改則以為美

亞於文王大明然也

楊文定公曰西周以前變雅大臣之詩歸大雅民勞板蕩抑桑柔瞻卬召旻皆大臣作也非出于大臣者則歸于小雅至東遷以後則雖大臣之詩亦列於小雅不復有大雅矣○節南山以下諸詩可以決其為東遷後作者蓋平王一柔昭主備國之不振執政任事之臣與有責焉當時之賢者所以有憂傷警戒責備之辭若幽王淫昏在臣下更無能為力矣何用若是苦口責之○東都之詩附於幽雅亦若周公居東之詩之附幽風洛邑祭祀之詩之附幽頌也以先後考之瞻洛至車華為成康之時青蠅至魚藻屬王之詩也采芣至隰桑宣王之

時也白華至何草不黃幽王之詩也東遷以後之風則列於王風矣幽王無西都謠俗之詩而東都謠俗之詩則存足以相備白華詩為中后居申時作申近東都故次於此○或問東都謠俗之詩附於幽雅今觀隰桑葉二篇雖是亂離貧寒景象猶有相恤之風尚禮之意比之西畿黃鳥及我行其野二詩之不相顧念者異矣由厲王暴虐好利西畿內之風遂至於此不久而淪于戎狄兆先見焉東都與厲幽所居西畿之地相遠染於惡習未甚所以尚能綿延數百年夫子於西京東都各存此二篇用以紀民俗示觀省云曰此說甚佳

夏氏宗淵曰按東遷以前成康以後有雅無風西都畿

內之謠俗自應附於幽雅如破斧孔戩諸詩附幽風之例無疑者獨東遷以後已有王風以存風謠之體則節南山諸篇內不應再以風詩附入意節南山以下皆貴所作而孟則風謠也今詳考諸詩唯巷伯非尊者秦離非無位者或者以巷伯在某近之地則雖微者之詩而不得比于風謠而秦離之詩不過王人下士所作與鹿鳴之什

朱子曰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

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忒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鹿鳴三章

小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孔氏穎達曰鄉射記曰古者旅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諸先王禮樂之道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諸先王之道也

蔣氏惺生曰首章言始作樂時幣帛以侑賓而所以娛賓之意在乎望嘉賓告我以大道二章言旅酬之禮既

行又欲其遨遊以盡懽然其所望于嘉賓者有不在言語之間而威儀動作可師可法其德可以厚人倫敦風俗儀軌百察也嘉賓有是德而設厚禮以饗之則燕非徒設矣三章言和樂且湛湛有過樂之義然嘉賓所以可娛樂者由其德可為師法也則雖過于樂而不至于淫矣故古人之燕雖極其歡欣和悅之情而尊賢貴德之意未始不流行乎其間也

朱子曰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聘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

厚如此無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為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則曰羣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賓束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

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劉氏瑾曰先王作此詩以燕饗賓客後乃推而用之於諸侯之燕禮又用於鄉大夫貢士之禮又用於學之教習蓋不專用之于天子也今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李文貞公曰鹿之為物也一鹿聲呼則羣鹿皆至以興賢者同聲相應邇時以食於朝也鼓瑟堂上樂也吹笙堂下樂也承筐所以酬賓侑賓也人之好我猶言倘有愛我之心也祈其示我以當行之大路因燕會而欲聞

聲者之善言也二章則聞其言觀其動作威儀而贊美之言為君子者所當則其言而仰其行也既燕而游邀未欲其速去也三章凡燕其初禮飲而已終乃無算爵而令賓解政首章者禮行而樂具賓之初筵也此則堂下之樂不作不以笙管亂其聲獨鼓瑟琴以盡賓主之歡使賓不徒享其儀而中心安樂焉蓋既有周行之示我尤願其好我於無窮所謂心乎愛矣豈不謂矣比之前兩章乞言憲德者而益深也○毛傳云燕羣嘉賓也案漢儒以小雅之首為文王詩者雖未必盡然然此篇者則必文王之詩以四皆首文王故也文王既作靈臺立辟雍以大興文教故多與賢臣燕飲講論于其中倘有鹿鹿仰有白鳥作者多因物以起興此乃振驚之篇是也斯時內有后妃聖德寤寐求賢文王之尊賢於外者又如此是以琴瑟鐘鼓之音朝寢相應而後聖以為樂而不淫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徐氏與喬曰按卷阿曰來將來歎以失其音即所謂德音孔昭也有焉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即所謂示我周行也鹿鳴卷阿皆君臣燕之詩而切磋相成之義如此然則何往而非學何事而非道游燕猶然况講學論政之時乎此宮雝廟肅聖學所以日新也

李氏鍾喬曰鹿鳴自首章至三章文愈殺而意愈隆首章相示以言二章但致其敬仰而已不在言也猶云目

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三章更不用贊揚但鼓琴酌酒以敬娛樂於賓得賓之心款而主人之願畢矣為逮下之至也與

解按序謂燕羣臣嘉賓羣臣指本國之臣嘉賓指別國之使然詩曰我有嘉賓則本國之臣亦謂之嘉賓矣師臣者王賓臣者帝曰周行欲其成君德也曰不忮欲其厚民風也曰則微欲其式羣僚也蓋君臣之際有禮有情禮所以定上下之規模情所以和上下之心志萬物各得其禮然後和故天地之氣感而太和馬至於風雨時寒暑正民物遂莫不由乎此也杜詩云聖人筐篚思實欲邦國活亦是此意後世強悍如秦而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猶足以并六國而居天下周易尚賢之美願不大哉

四牡駉駉周道倭倭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駉駉嘽嘽駉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騅飛飛載下集于苞樹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飛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騮載馳驅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毋來詗

四牡五章

小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朱子曰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

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以閱其勞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思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思而後義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宜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諭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于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同上章之文也○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為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蘇氏職曰雖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雖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相不若使臣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李文貞公曰首章言心傷悲懷離憂也次言不遑啓處則勞且瘁後言不遑將父母則尤情之切而不可弭忘者蓋曲體其私之至如此末言備心之懷歸者既然我足以作敬勞汝若有將母之事則來告我我當為汝寧其室家使無內念也獨言將母者父或能自通於君母

則不能也○序言勞使臣之來也詳味詩意乃使臣猶在行而遣勞之辭

野按是用作歌二句詩所之說更精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流載馳驅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駒六轡如流載馳驅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駒六轡如流載馳驅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駒六轡如流載馳驅驅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五章

小序曰皇華召遣使臣也

毛氏甚曰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咨事之難易為謀咨禮義所宜為度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扣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

朱子曰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

客于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容諷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范氏處義曰載馳驅而往不憚勞苦周備咨訪其事悉以告上報也謀也度也詢也說者謂變文以叶韻然諷有擊議之意諫有計畫之意度有體諒之意詢有究問之意既欲以告上故實詳寫其詳其實也

李文貞公曰諷訪問謀計諷也度審處也詢廣問也始而訪問以知之繼而計議以圖之終而審處以定之既詳且慎矣猶恐衆論有未周盡而復廣其詢問則庶乎

事無過失矣非常存靡及之心者不能如此也或疑既謂之周則有廣詢之意矣然周以事言所謂每事問者也詢以人言所謂詢謀僉同者也如濡溫柔也故以興諷如絲條理也故以興謀沃若和洽也故以興度既均齊調也故以興詢○序言君遣使臣也自鹿鳴至此三篇皆盛世君臣宴勞之所為作後人乃被之樂章而自鄉飲燕射皆周焉至於始入學者猶三肄之皆欲其早識君臣之義於初假樂而以詩教也凡詩本末皆如此今言詩盡為樂章而作此或施於頌則可而猶有不盡然者况風雅乎有虞之命夔者蓋之是言詩樂之宗也徐氏與喬曰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

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山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夫如是則千里之外可進而揭之于堂陞天下安得而壅蔽之李氏鍾喬曰我馬維駒運疊四章只一意左氏傳因為之說曰傳問于善為客客親為詢客禮為度客事為諷客難為謀此古人之隨文生義也凡左氏內外傳解經處多如此亦見古人讀書精細不肯畧觀大意故其訓詁纖悉如此○勞使臣言父母遣使臣不言父母各有宜也勞使臣言父母者憫其勞也遣使臣言職事者專其任也當遣之之時但使之專心於使事所應恤其父母之道君任之矣所以出使而無內顧之憂也

解按諷謀度詢左氏毛氏之說猶多費解范氏得之而詩所則尤為明晰也夫人君遣使臣但勗以公義而不及其私情何也奉此簡書即當忠于所事故後孝固可以作忠而教忠亦所以成孝本無二理昔葉公子高使于齊朝受命而夕飲冰憂思而內熱也蓋使臣有當自專者有不當自恃者大夫出疆其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至于風俗各殊人情互異苟無以悉其委曲其何以合乎機宜此廣客博訪所以為使臣第一義也故每懷靡及者心常恐其有違諷謀度詢者合與論以補其所不逮君之勗臣臣

盡賦何以加于此哉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難

兄弟閔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饋爾藎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其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豈其然乎

常棣八章

小序曰常棣燕兄弟也

左氏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威故封建親戚以蕃屏

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顯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

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

外侮杆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辟周召穆公亦云

孔氏穎達曰言周公閑僞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

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

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

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

恩疏召穆公為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

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召穆公重歌之耳故鄭答趙商云

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訓古所云誦古指此篇非造之也

范氏處義曰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兄弟

如此而今乃爾故作是詩蓋閔之也然則謂文武燕兄

弟于當時周公追詠其事於後于理亦可信

朱子曰此燕兄弟之樂歌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

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關閔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

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

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為文

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

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辯也○文武之際固有

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

為是詩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

蔡者周公之心也

東萊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

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親疎之分使

之及備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

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

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

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

也永歡則非不憂懼但視兄弟急難為有羞等耳詩人

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

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說文鄂作鄂

朱氏善曰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六章至八章復舉妻子以明兄弟之當厚薄于兄弟而厚於朋友者不知親疎之殺者也薄於兄弟而厚於妻子者不知尊卑之等者也故必厚於兄弟而後朋友之行愈篤尤必厚於兄弟而後妻帑之樂可久苟兄弟關闕于內則不惟朋友不得以盡其情而妻帑且不得以久其樂矣

李文貞公曰序以為周公所作其極情理之至信非聖人不能道然傳所謂弔二叔之不咸漢儒或指夏商之末其說近是序遂以管蔡之事當之反覆篇中言兄弟急難樂務發乎天性正與管蔡相反如謂說辭以哀之

則又無復勸戒之意故朱傳但以燕飲兄弟為說文王之德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由關雎以發麟趾之應故周公推以著訓者如此他日急難樂務之言不致于管蔡蓋大舜不知象殺己之心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楊文定曰弔二叔之不咸有二說一曰夏商二代當叔季之世不能篤友于教睦之誼故周公作此詩詩所主此說一日管蔡二叔不與周公同心而陷于罪周公傷之而作此詩先儒皆用後說以為若非管蔡既誅之後何必說到死喪原隰此論似是而非有類者并之詩亦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薄俗兄弟相忌相爭與之論道理論情事俱不能感動其心唯說到死喪之際忿爭之

念未有不釋然者故每于兄弟會聚輒及死喪初非因管蔡之事也或問周公于管蔡之事雖處之不肖不然要是人倫缺陷周公作詩小雅開端五篇教人盡倫復性不應以千古大變異事定為樂章屢形歌詠豈所以

盡教文貞公所以決其非管蔡誅後之詩曰然徐氏與喬曰鍾氏云讀末節見五倫相須之妙每有良朋二句不要說壞朋友良朋實有此時勢如所云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

李氏鍾倫曰人之良心常發見於悲難之時而放失於安樂之中此詩極言死喪急難時兄弟之相恤以警發人之真心與孟子舉孺子入井不受嗜蹴之食同意

按此燕兄弟之詩非弔二叔之不咸也管蔡流言人倫大變煌煌燕禮聖人何所取而著之於樂章哉且詩中朋友妻子皆是泛說與管蔡之事更不相涉此文貞文定兩公決其為非指管蔡也但周制禮作樂多成王時事則此詩之作未必不在管蔡既誅之後故當其釐定樂章懷懷兄弟情之所觸詞之所發經緯體惻寓以悲涼一篇之中死喪急難樂備拳拳乎反覆言之諄且切焉此亦發於不容已動於不及覺者矣故以為當弔二叔之不咸不可也以為必作于管蔡未誅之前而指二叔為夏商之季恐亦未為定論也備存諸說以待參考。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醴酒有燕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祭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醴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伐木三章

小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朱子曰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二章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醴酒者或以篚或以草涕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真氏德秀曰鹿鳴之詩以臣為賓伐木之詩以臣為友以臣為賓敬也至矣以臣為友敬益至矣玩伐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朱氏善曰伐木以燕朋友而篇中有諸父諸舅兄弟之辭何也曰人之所資乎朋友者以明道也以進德也貴之而為天子賤之而為庶人尊之而為父兄卑之而為

子弟親之而為同姓疎之而為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故以賤交貴而不為誦以貴交賤而不為誦以卑就尊而不為偕以尊就卑而不為貶內取之同姓不為昵外取之異姓不為泛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即吾友之所存也而可貴賤親疎之間哉

何氏楷曰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重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食禮無樂有飯有敎雖設酒而不飲燕禮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其樂無算也此詩言有肥牡肥羜是用太牢則同於饗言陳饋八簋籩豆有踐是有飯敎則同于食言有酒湑我無酒醑我是無算爵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於燕兼是三者而備之蓋禮之盛也唐氏順之曰以和名和則萬邦協和而永無拂逆之風終於和也以平致平則四方既平而永無傾危之患終於平也

李文貞公曰此蓋因燕朋友而及親戚之詩詩意與前篇實相首尾前篇言兄弟分形連氣死生安危憂樂共之非朋友可比也似乎朋友之義緩而不親者故復作為此篇言天倫所以立為朋友之意在乎德義相親學業相成雖生死患難之際未嘗不盡其心力焉然倫之出乎天叙者本意則不為此也世衰道微故有同氣而緩急相舍者覆賴朋友救助其流至於疎其所親而植

私死黨之風盛思義例置德業無聞于是先王肇修人紀之道猶然蓋矣是故平居家室之間飲食宴樂雖朋友不在可也若友朋好會則兄弟未嘗不存焉一則緣朋友之懷而念及親親者蓋篤一則資朋友之益而助于親親者益多此兩詩相為首尾之義也抑大倫有五夫婦其本也父子兄弟天屬之思也君臣朋友人合之義也父子則與君臣之分相較不以私思廢公義不以公義皆私思是鹿鳴四牡皇華之義也兄弟則與朋友之誼相較惜其忘本然之恩而以義相美也懼其廢當然之義而以恩相厚也是常棣代木之義也風首夫婦正其本也小雅間篇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正焉夫然故可以反始追遠而推于宗祖可以窮本極源而達于天地大雅與頌由此而興而五詩之繼以天保也為之兆矣子思書道自造端夫婦次及子臣弟友以終于鬼神其夫子序詩之志乎○蓋說諸父諸舅兄弟皆朋友也雖文意可通而理未周至蓋諸父昆弟無擇者也親愛之而已矣朋友則擇德焉今謂此無擇乎則非所以言朋友也謂有擇乎又非所以語親親也既謂之親又謂之友名實亂矣故不如仍其本稱以此篇之義與常棣相備者為善

徐氏與喬曰聖王之世道之以飲食娛之以鼓舞而風俗淳厚後世戒酒懲淫之令歲下而冀訟益滋漢宣帝

詔曰夫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或擅為苛禁使民不得具酒食相賀名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道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詩宣說亦引此詩云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必由此矣

楊文定公曰諸父諸舅兄弟若作親族中之朋友于道理上未安穩親族自是天倫有當一例相待未可太加分別所以通恩誼敦敦睦睦此是上體父母祖考之心培養元氣風俗所關不小亦非足漫無分別只是親族中如婚喪宴會之事却不可遺去一人緣與已同根共本爾宴朋友時豈可不及諸父兄弟○鹿鳴之詩本宴會而作下列序四詩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倫備矣先四牡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能孝則資於事父以事君故皇華與四牡相次然兄弟分形同氣之人也兄弟不交則孝道不全而無以為事君之本朋友應業相勸道義相親又所以助我盡倫常之義者也世之衰也內行不脩而急於干祿同氣不恤而交遊結納之風盛焉其於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先後輕重皆倒置矣周公作詩於四牡則極道其念父母之天性而導之來告於君以教孝者作忠王道之本務聖世之隆軌也下篇乃言臣受君命而盡職之事事君之道具此矣常棣一詩極言兄弟之重首章以華鄂之相附興兄弟之同生而

相依引喻最切下四章歷言兄弟死喪相策難相卹非朋友可比而世人當安常處順乃有薄兄弟而厚朋友者是失其本心而末之思也下二章正言和兄弟之道人幼小時兄弟相依飲食必偕寢興俱無頃刻離親愛至矣及乎長大形體情隔遂生乖異故人于兄弟當時具酒飲食以相聚長幼咸在燕坐一堂則其和樂也豈有異於醵角孩提在父母膝下時乎此宜兄弟之實事也下章乃推原宜兄弟之本在于和妻子蓋友于之受本于天性而兄弟之好性往不終者由妻子間之也我欲和兄弟而我之妻子懷遠缺鄙陋之求存爾我矜域之見不與我同心合調由此萋菲入而詭譎開我雖欲和兄弟烏可得耶故必使妻子之心與我相合如琴瑟之調而無異聲然後兄弟之好可以久而不變矣若云妻子雖相好而已弟有不合則妻子之好必不久不獨終之薄俗多未必然且與形于寡妻至于兄弟及造端夫婦之序有未愜者可知此章本章意言和兄弟必先合妻子為正解也末章中說其旨欲人深究而熟圖之使知斯言之不謬也大凡兄弟之不睦外則朋友間之內則妻子間之此後半欲人合妻子以為和兄弟之基前半欲人不以朋友而薄友于之誼三復自能悟悟也然朋友五倫之一在五德為信在五行為土土寄旺於四時信周流于四德無信則四德皆虛無土則百物不

生無朋友則所以處父子君臣兄弟者俱有未善矣特所賴于朋友者不在于急難樂極之際而在于明道立德之功世俗之交友初以死生患難相期許能始終不渝者以為賢矣不知若但以意氣風節論非論交取友之真也朋友之事在乎相呼相引出幽暗而進高明代水所言是也鳥相呼以出幽谷人亦相引以離蒙昧忠告善道務使吾言易入相與有成而無凶終隙末之咎所謂和平而神人可共聽者也首章言朋友之事下二章則因燕朋友而後召親戚兄弟以相飲食蓋既不因兄弟而廢朋友之交尤不至因朋友而忘兄弟之好則于兄弟朋友各盡其道而更有交相裨益之美矣以上五篇不特舉夫婦之倫夫婦為人倫之首風化之原二而之詩于夫婦之道已備小雅自家及國故以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道次第陳列而于朋友兄弟則言宜夫婦之尤急則夫婦之重其意已舉矣入學而習雅詩三不及常棣伐木者蓋將有治國平天下之責故欲其于入學之初早識君臣之誼取其大且切者也惟孝者百行之原故於言君臣之義而提撕及之首篇言君之求臣禮意備至下交之義致治之本也易之大義上求下下不求上上當尊賢下當自重也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辟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美不燕

天保定爾俾爾戢穀螫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日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保六章

小序曰天保下報上也

朱子曰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四章言宗廟之祭春日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太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擬主人之辭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以後所作也

劉氏瑾曰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於甸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選與祭之士○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

事所歌非同一時所燕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唯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惟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李文貞公曰首章言天之安定爾也亦甚固哉既使爾有專一淳厚之德以為受福之基故其使爾得親賢之多助也亦濟濟克生而衆盛焉以是知天之安定爾也自鹿鳴以下五篇皆君所以燕享親疏慰勞勸勉之所為作也誠心藹惻而訓辭深至可謂單厚矣親賢交勸其為益也多矣故下所以答其意如此次章載穀書善也躬至德之厚得人心之和善之至也是以動無不宜

而百祿之多遐福之永自天中之不為限量也三章比喻以申上意上感下應皆謂之興天所安定故上下莫不興起自其德之單厚根深基固而不可拔山阜岡陵之象也自其益之弘多茹納容受而不可窮川流增長之象也四章又言祖考享之而助其福也五章又言庶民化之而助其福也夫詒爾多福者神也然人者神所憑依則於庶民驗之盛世之民無驩虞者不識不知出入作息而已文觀之興皆季世也是雖若所助於君者然而淳氣之積其所以為爾德者大矣六章又比喻以申上意祖考祐之民風成焉是百世之基也故以為如月之上弦日之東升方昌而未艾如南山之無損無墜

歷久而長存如松柏之蒼翠未凋而孫枝已秀繼繼承承於不絕也是福之成也○註疏朱傳皆以為臣下答前五篇之意大哉然矣然五篇非一人一時之作就其後世用之以燕親疏亦未必一日之事此篇之作又未決為前者之人否也惟盛世之君臣勞勉頌規矢揚慶逢斯固事之必然藉非一時酬答而序詩者意則存焉不必據此以為疑端也

李氏鍾儔曰董子釋嘉樂之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然則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於天也推此則天之保定亦在宜于百姓而已矣劉子政釋雍之詩云有來雖難至止肅肅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合萬國之情心以

事其先祖也推此則神之貽多福亦在宜於百姓而已矣此詩既曰天保定爾君曰卜爾福壽以臨也福在於仁百姓而不敵曰百姓之福其君者尊卑之分也若夫得福之實在五章之云者矣○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克亦然此王道之極則也一者不強以所難知難能無煩擾之苦二者人人可能則道者多也群黎百姓偏為爾德言爾之德及於百姓而百姓效之則百姓之德皆爾之德也傳云助爾為德疑於語氣微隔一線或曰百姓之所能者日用飲食事也何可即以為爾德耶曰理無大小故也譬之共酌於何一杯一勺皆何之水

無有異也

解按單厚多益集傳皆指獲福而言詩所謂單厚指德之專一淳厚多益指親賢之多助不但於下截穀聲宜受祿一例且與上五章更有開合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

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六章

小序曰采薇遘戍也鄭氏康成曰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而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將成役樂而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道之杖杜勒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杖杜以休息之

孔氏類述曰此與出車五言獵狁惟一云而戎獵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獵狁故戒戎後以獵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勞苦還謂自役而反歸據獨家之辭出車序云勞還率狄杜序云勞還役但言還故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綴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綴束骨飾而頭者也然則弭者弓弣之名以象骨為之是弓之末弣也

陸氏璣曰魚獸之皮雖乾燥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

陳氏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

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

率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

利大矣

蘇氏轍曰采薇出車杜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為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獵狁

朱子曰此遣戍後之詩○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後而暮而還今年春莫行

明年夏代者至復番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而番戍者皆在疆圉

如今之防秋也末章皆極道其勞苦○范氏曰予於采

薇見先王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朱子曰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頃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處

曹氏粹中曰往時楊柳依依則與首章薇作之候同來時而雪霏霏則遲于三章陽止之候矣

范氏處義曰采薇序雖言文王之時大抵天保以上采薇以下文武之世皆歌此樂章宜為文武之詩

謝氏枋得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

觀

孝文貞公曰前三章皆言其春出而冬乃得歸也首章

言以獵狁之故而不得已于役次三章乃道其思家之情如此先公後私之義四章五章言師行戰則務後居

則心戒應首章獵狁之故末應次三章憂思之意徐氏與喬曰文王時西有昆夷北有獵狁以天子命命

將戍役以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

解按薇由作而柔而剛今年春也歲暮歲陽明年冬也遣戍有定期則人心安矣憫其勞苦而預道其歸

期則人心更安矣武王既有天下之後赫聲濯靈原無遣戍之事鄭氏以為文王為西伯時奉天子之命

禦戎伐獫狁自喻不可易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旆矣彼獫狁斯胡不節節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嘒嘒草蟲超超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忉忉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和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

出車六章

小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毛氏萇曰王假王也南仲文王之屬

鄭氏康成曰西伯以天子之命出征伐

孔氏穎達曰謂文王所遣代獫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于簡謂之簡書朱子曰此勞還率之詩○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合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發赫然

勦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威懼三

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獫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歐陽

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暉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

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許氏謙曰龜蛇曰旐鳥車曰旗及下交龍為旂皆周禮司常文

范氏處義曰詩所謂旐者玄武也所謂旗者朱雀也曹氏粹中曰南仲既襄獫狁則思歸矣繼得伐西戎之命不敢或違故曰思此簡書

李氏本曰草蟲鳴鄭氏以為晚秋之時蓋在六月出車之後雨雪載塗之前朔方城卑而西戎警急之時也此

時南仲家人感于時物之變方思其歸而忽有西戎之伐尚不得歸也

嚴氏榮曰言我昔自朔方而往伐西戎當黍稷方華六月時也今我自伐西戎歸而在道雪釋為塗泥春初時

也初謂止代獫狁期於歲莫可以畢事而歸固有西伐之命遂致還遲春初猶在道也簡書謂移師西伐之命

也○朱熹方道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之勞苦見深體

之心也出車杖杜當還歸之候而追述其已往之勞苦示不忘之意也

葉綦曰此詩曰天子曰王命毛鄭皆謂殷王至燕難以
天子謂紂王謂文王後人之追稱也朱子初說必章朱
微謂文王專征奉天子之命而伐獫狁此章勞還率亦
謂奉商王命而命南仲且於鹿鳴至魚麗從序說以為
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所制定也此章辨說
又曰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考文王為西伯
時有伐犬戎之事武文成王康王皆無伐獫狁而戎之
文至宣王時采芑詩有方叔而征則蠻兼言方叔曾有
征伐獫狁之功故蠻荆畏之然方叔而非南仲也况
文武之世燕勞之樂歌既是周公所定而武王成王康
王又無其事則所謂天子與王命者將屬之於何王乎

似不若仍從古序與初說之為安也

有秋之杜有晚其實王事靡盬繼則我日月陽止女心
傷止征夫遑止

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
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
瘡瘡征夫不遠

匪我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
近止征夫適止

杜杜四章

小序曰杜杜勞還役也

朱子曰此勞還役之詩○鄭氏曰遣將帥及成役同教
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與教異日殊尊卑也記曰
賜君子小人不問曰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
服同食一象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
也

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杜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
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
于上也

曹氏粹中曰始遣之也以楊柳依依之時而出行期以
雨霖霖霏之時而來歸今既十月期已至矣故其室家
思念之久而至於哀傷也

嚴氏紫曰婦以事舅姑為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
母孔迺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
父母蓋謂父母思之當早歸也汝墳則下之人明其義
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

李文貞公曰前篇言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蓋自恐行役
之或死於事而不返也故此其室家念之曰豈其有他
故而未嘗載以來乎心懷此憂疑是以因悠期未至而
恤轉多○鄭說似以三篇為一事首末者蓋因朱微出
朱子闕其時世是已宣王卿士以南仲為太祖則大抵
康王以前人也尋繹三篇辭意朱微似行者自作之詩

出車似僚友相勞之詩杜杜似室家相勞之詩皆後畢
功成還歸之時也夫佳兵不祥之器雖以先王之世師
以義勅役不喻期然而離別之思怨曠之憂皆人情所
不免親其事者不嫌於自言慰薦之者亦不逼以公義
而奪其私思文王四牡周公東山率由斯志至宣王諸
詩徒侈其盛威於中國者而此意微矣序此於天保之
後為訓不亦大乎舊說於此意不相符故今不改
孝氏鍾傷曰杜杜蓋託於征夫之室家思念征夫之詞
故首章二章但言征夫三章乃言憂我父母也

解按此三詩當從序說蓋武王成王康王時既未有
代鐵統之事而南仲又為康王以前之人則非宣王
時之南仲可知三篇為一事首末似無可疑也

南陔

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王氏應麟曰序經音義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
戒鄉飲酒燕禮賓辭而出秦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
以陔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案春官樂師鄭司
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能出以致陔為節
朱子曰此望詩也有聲無辭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
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素

詩經提要錄卷之十七

白華之什

朱子曰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什魚麗以足鹿
鳴什數而附望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
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小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朱子曰此序九無理蓋望詩也

華素

小序曰華素時和歲豐宜泰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氏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論詩雅

十七

頌各得其時俱在耳連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
則與象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象篇
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

陸氏德明曰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為樂章
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連戰國
及秦而亡于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
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

張子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
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
習

呂氏祖謙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簡詠歌鹿鳴之三

鹿鳴三篇既可與蕭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嚴氏案曰樂以人聲為主入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

朱子曰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瑟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

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劉氏瑾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圖者擊擊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辭也

邾氏敬曰夫聖人刪詩非刪禮也笙歌相間自有禮儀在何消以有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於心聲託於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為笙歌自為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即合有三百笙義獨南陔白華五六篇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為有聲無辭之微今案鄉射亦儀

禮也云奏獨虞夏而獨虞有辭亦云奏周禮有九夏

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案肆夏即時造樊遏為韶夏即執親渠為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即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吹此詩即七月

籥吹七月亦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鄉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即樂也未有有聲無辭之樂○謂

歌有辭可歌笙有腔譜無辭愚謂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腔譜所以詞辭也王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

無辭之樂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

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此序謂其辭亡者是也李文貞公曰舊說謂亡其辭朱子以為本無辭者據儀禮皆笙詩而云也由庚崇其由儀亦然案樂有升歌者

堂上之人聲也小雅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大雅則文王大明維清則清廟維天之類是也堂下則尊者以管有虞下管周禮大司樂亦下管是也卑者以笙鄉飲酒燕射笙入是也今攷周人所謂管象管新宮者亦無其辭朱子之說蓋其是此

徐氏與喬曰朱子云自南陔至華黍皆笙詩有聲無辭夾豳鄭氏云若笙詩有聲無詞宜曰笙詞不宜曰笙詩

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詩亦有聲無辭耶其謂斯干為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矣

解按序謂南陔白華華黍有其義而亡其辭先儒多從之亦甚明晰惟朱子謂有聲無辭而以曰笙曰奏而不言歌為據文貞公亦左其說但觀邶氏之說奏奏弱虞奏肆夏未嘗無詩反復辯論証據頗確况朱子亦笙詩故曰詩矣安消無辭此鄭氏之說頗不可易也似以從序說為安至辭既亡焉可強補其後東晉又以毛公之逸作補亡可不必矣

魚麗于鰓鰒魚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鰓鰒魚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鰓鰒魚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諧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六章

小序曰美萬物之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孔氏穎達曰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武

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可以告于神明極美之害可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范氏處義曰萬物盛多詩人特取於魚何也蓋魚之為物非人力所能及必陰陽和而後衆多故專魚者為豐年之兆今魚之麗于鰓者有鰓鰒焉有鰓鰒焉鰓鰒馬則他物之盛常損是矣君子之行禮持言有酒蓋酒以行禮故為酒為禮所以洽百禮

朱子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采芣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二者

蓋一時之詩而皆謂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黃氏佐曰或曰樽酒簋飯曰可用享而於葉克斯聖人取之魚麗之燕母乃過於侈乎夫養賢所以養天下也故聖王重之燕饗所以致其交也故賢士觀之儉豈其所先哉燕之於寢則稱之曰賓饗之於廟則躬為獻酬禮以食之樂以樂之實以時之猶汲汲然若有所不及也故魚麗則盡物以優賓於葉則薄物必與賓共彼述主人之謙詞此述主人之誠意非以論豐儉也

李文貞公曰此必薦魚宗廟之後燕飲之時其後遂通

用之

由庚

小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朱子曰此亦笙詩說見魚鹿

李氏善曰由從也庚道也言物得從陰陽道理而生也

南有嘉魚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之

翩翩者鴈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有嘉魚四章

小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朱子曰此亦燕樂通用之樂歌

李氏博曰嘉魚鄭氏意以為善魚是魚之美者案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嘉乃是魚名也

姚氏舜牧曰讀其詞似以有魚與有酒然其意實以嘉魚與嘉賓也觀下章甘瓠翩翩自見得

朱氏公遷曰主人卑禮而嘉賓樂之綢繆繆繆亦若此也此以相得之意為興

黃氏佐曰樛木與君子甘瓠與嘉賓綴之自我燕賓而而言繆繆殷勤以安其心也

徐氏鳳彩曰雖性專一今肯翩然而來則其情諧適而可以久矣興嘉賓燕而又燕獻酬交錯久而不厭其禮也

嚴氏紱曰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歌故曰樂與賢樂詩賢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弱虞者樂官備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皆以摛之樂歌為樂之也

李文貞公曰與魚鹿同為燕飲之詩

崇邱

小序曰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朱子曰說見魚鹿

李氏善曰言萬物生長于島邱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檉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保艾

圖後

南山有臺五章

朱子曰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劉氏瑾曰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斯萬年用斯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鄧氏元錫曰南山有臺本興賢樂後因為燕饗通用樂所頌禱亦各以其情而遷焉

朱氏道行曰徐氏曰魚鹿言品物之豐美故曰優賓嘉

魚言懷忻之交通故曰樂賓南山頌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詩各有一義三者備斯燕賓之道盡矣

李文貞公曰每章言南山北山所有興盛世之能育利也三章中上兩章之意所以能立邦家之基者作民父母故也所以能為邦家之先者德音不已故也四章五章又申首兩章萬壽之意然一曰德音是茂則所以為邦家之先者益盛一曰父爾後則所以為邦家之基者益固矣○此詩當為下頌上之辭蓋若所以答魚鹿嘉魚者如天保次於鹿鳴五篇之義

李氏鍾儒曰南山有臺首章二章只一意但邦家之基

言其本邦家之光言其用器有先後也三章自邦家而下及於民自壽考而衍為德音德音既至矣故四章不言德而言福只上句言眉壽下句言德音五章上句言壽下句又以德之出裕於無窮者言之蓋德音比壽已進一層保後比德音又進一層壽考只百年之身德音則聲名傳於不朽但德音雖傳於久遠仍在君子之身保艾爾後則邦家民物皆蒙其休其利益之所及尤大也大要此詩大意謂君子能治其邦家以澤及於民當享眉壽獲名福而功業垂於後裔爾每章通為層次文體與曹風鳴鶴篇大相似

解按此詩諸儒皆以為燕賓之樂歌但細玩語意如萬壽無疆民之父母及保艾爾後似非可施於嘉賓者李文貞公之說蓋其是歟
由儀

小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連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篇第之處

朱子曰說見魚鹿
解按由庚采芣由儀三篇序說未必盡確然謂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定論也詳見華泰

琴瑟蕭斯零露得兮既見君子我心焉兮燕笑語兮是以

有譽處兮

夢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夢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考

攸同
其福四章
小序曰夢蕭澤及四海也

朱子曰諸侯朝於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朱氏公遂曰露零於葉蕭天子之心為於諸侯皆天道

之下濟者而語又相應故為興

朱氏善曰心之翰寫鬱結之散於中也燕且笑語和樂之見於外也譽則善問之善於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己又兼內外而言之

李氏轉曰左氏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夢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宴語之不懷指第一章寵光之不宣指第二章令德之不知指第三章同福

之不受指第四章惟以寵光之不宣指二章則以寵為寵是也

李文貞公曰一章譽處有聲名也以其素有聲名故興

之為心笑語也下言德則譽之實二章不獨為心笑語

又且藉為光寵以其德之不失至於壽考而不能忘美其為於為善也三章兄弟謂羣諸侯也又見其和樂豈弟能與兄弟之國和合無間以此益知其德之壽考不忘也故曰令德壽考四章錫之車馬以榮之而又祝之也

李氏鍾僑曰夢蕭首章善相見也二章則美其德而祝其福三章則舉其德之實四章則極其福之大也○天子之燕諸侯獨舉宜兄弟一事何也周室象建兄弟以蕃屏周大親親之思也其來朝也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其得與者皆親戚昆弟也天子既仁其兄弟因使之

各仁其兄弟則親親之思及於四海矣本支百世文昭武穆周公之裔無一不被其澤者矣此所以為仁天下之至也燕主於慈惠故重親親其餘班朝蒞官用人行政則固有著矣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湛露四章

小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

上句人執大燭於庭間人為大燭於門外

朱子曰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春秋傳齊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曾子曰前而章言厭厭夜飲後而章言今德令儀雖迺三爵亦可謂不繼以達矣

黃氏棟曰莫不令德其與醉而不出是謂代德者與矣莫不令儀其與威儀暢暢屢舞僂僂者與矣上之所以純下者愈寬而下所以自純者愈嚴君有餘思臣有餘敬此所以為盛時也

鄭氏元錫曰蓼蕭之辭為而莊湛露之辭親而洽愛敬至矣愛敬為於辟公其究及於洞內其斯之謂歟

却氏敬曰前篇來朝此篇賜燕朝則禮嚴燕則情洽李文貞公曰湛露與澤也日晡然後露散以興醉然後

歸豐草者露所聚以興宗廟者思澤所出祀美而轉志以興受澤者當勉為善祠祠有實致離離然以興有實德德威儀容貌皆可觀也

李氏鍾倫曰蓼蕭始相見而燕也故其意莊湛露再燕而極備也故其情洽

詩經提要錄卷之十八

彤弓之什

彤弓召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悅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召兮受言案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肅之

彤弓三章
小序曰天子躬有珣諸侯也
鄭氏康成曰諸侯敬王所佩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

賜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

伐
孔氏頴達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於食燕

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新且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

盛也
范氏祖禹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

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

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

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矣
朱子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賜之以弓矢之樂歌也
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

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既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既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實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焉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于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既之者異矣屯膏各賞功臣解體至有卽利而不思予者則與一饗之者異矣○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報彤弓以明報功要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秉鬯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寇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凡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呂氏大略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必曰中心既之喜之好之者言是賜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酌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劉氏異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湛露燕以示慈惠彤弓饗以訓恭儉慈惠以布政則貴行緩故飲至夜而不為過所以致其厚而已恭儉以行禮則貴謹飭故饗在朝而不為速所以致其敬而已

胡氏一桂曰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彤弓以旌伐功而已未嘗謂既賜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
撫氏輒曰大飲賓曰饗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厚之也李父負公曰從舊說○天保以上親王朝也而以采薇出車杜絕之蓼蕭湛露親諸侯也而以彤弓繼之文武之道如循環然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
徐氏與喬曰飲酒之禮主獻賓賓酢主主既飲又酌賓謂之酌嚴氏曰酬酢是燕禮其饗禮為訓恭儉為盛而不飲無獻酬也言報功近是
薛按集傳引呂氏說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如漢袁帝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是也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如唐德宗於孝懷光昭宗於王行瑜是也有卽利而不思予者如項羽於人有功常封爵者卽利散忍不能予是也有拜表輒行者如晉桓溫北伐劉牢之討孫恩是也出自中心言其內之誠也設以鐘鼓言其禮之隆也饗以一朝言其施之速也燕以示慈惠飲其情之洽饗以示恭儉欲其禮之嚴酌之訓酬報爵設而不飲原不渾混於燕嚴氏之說善矣專征如四夷入寇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皆封賜文王弓矢使為西伯專征伐然觀其伐

密伐崇勸黎亦為安靖遠境非謂一切俱可專擅也
呂氏之說善矣兩形所以揚威武有文事兼有武
備此其為盛王之世哉

著著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著著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著著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著著者我四章

小序曰著著者我樂育材也

鄭氏康成曰樂育材者教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

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孔氏穎達曰言著著然茂盛者難萬也此篇所以為

茂盛者由生在阿中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

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什在彼學中阿君之

長育故使德盛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

儀見接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牡貝大貝

小貝不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

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

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結五貝為一朋也

朱子曰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輔氏廣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夫見賢而

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也樂且有儀則

愛敬之心而盡矣

胡氏紹曾曰既見者蓋以為下之見上朱子以為上之
見下

嚴氏策曰我篇雖微物美而可食故以喻人材言君子
能長育人材無微不至也既見此能育材之君子莫不

喜樂而有威儀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

黃氏震曰載沉載浮者言舟汎汎水中或上或下不定

之貌載氏云汎然不繫未有定止此說消之

限氏鵬德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著著

者義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

與

李文貞公曰有山陵則草木無不茂有水則舟楫無不

行有王者在上則人材之盛賢路之通亦猶是也○此

詩常為下頌上之辭蓋若所以答襄蕭三篇者

徐氏與喬曰先王育材五保氏掌教六範五禮六樂五

射五御六書九教教六儀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見之

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此樂且有儀之說也

棠棣曰著著者我詩朱子初說從序義作君子能長育

人材則天下喜樂為解後謂序詩意改為燕飲賓客之

詩無燕飲經亦無其文也攷文王建豳水之辟廱而詩

歎之曰於樂辟廱武王建鴈京之辟廱而詩詠之曰無

思不服成王繼治修明學校造士之法備詳王制育材

之盛蔑以加矣雖此詩未實指其事不能定其為何王而作然要是周公相成王時所制之樂歌也序主於青材自毛萇以下迄唐宋諸儒無異說朱子亦曾於他文引周序義則箋疏所詮釋者其論可並存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此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顓薄代玁狁以秦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軻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白旆

央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代玁狁至于

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社來歸自鴈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

膾鯉侯誰在笑張仲孝友

六月六章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鄭氏康成曰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孔氏穎達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毛惠上四章說

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遺吉甫行故三章甫言

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遺吉甫王不自行王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

朱子曰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

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

甚熾其害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於厲王而小雅

盡廢矣宣王中興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逸齊曰凡詩言月皆夏正如正月十月之交是也考此篇曰六月之序總言廢興之由文武成康自虎鳴

之興至於厲王者義之詩此周之所以興也至於厲王之世小雅盡廢此周之所以衰也所貴乎中興之主者

以其能興衰補弊以振宗祖之業也宣王承厲王之烈有撥亂之志文武之政安得而不興乎故六月之序因而備言也

曹氏祥中曰軍中上下同服赫韋左傳謂之均服此謂

之常服其義一也

嚴氏疑曰韋并服臨戰乃服未戰在道時載之於車也
朱氏善曰獵狁內侵不待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
不以為暴者知其遇之不在于君上蓋以為勞我者乃
所以安我也

劉氏瑾曰上言吉甫共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
吉甫飲至必及于孝友之友文事武備誠非兩途也北
伐可見其武崧高桑民詩可見其文

呂氏大臨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獵狁來侵從
而禦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雖之出境不窮追
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
黷武之意消矣

謝氏坊得曰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
四驥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修庸其大有頤五章曰戎
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信既信且閑西北平原廣野
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重

李文貞公曰首章言獵狁孔熾四章則正言其罪也二
三章言車馬之壯薄伐獵狁五章則正言其功也六章
乃言功成受恩於朝燕飲於家之事○獵狁內侵豈五
命尹吉甫伐之功成而歸其僚友作詩美焉

楊文定公曰朱微三詩極道室家離別行役飢渴之情
所謂人情之至四牡東山諸詩皆然此文武周公之治
也宣王六月諸詩則但補張揚厲其兵甲車馬之盛與

犬戰陣克捷之事而未及其私情未免尚武功而恤
民之意微矣讀此可以考世變焉

徐氏與喬曰此詩六章止匪茹四語定紀順之罪兩言
薄伐著問罪之功此外則維則信閑以治物軒輕以治
車于三十里以治士嚴翼共武以治身視後世露布諸
先幾則連地貫天侈戰功則風腥水赤者何若也○何
氏云首二語王燕下是吉甫自與諸友叙澗而私燕美
王燕不追壯卑而急膾非礼所載則私燕近是

李氏鍾儔曰前四章整備軍事反覆周詳至五章既出
師則安且閑如不欲戰惟能豫備於先時而整暇以當
事是以獵狁奔走出塞不敢當禦所謂不戰屈人之兵

也薄伐至太原而止者王者重民命不貪功而生事驅
之出境而已是以雖受其深入而不忿可以多獲而不
為惟所見者遠而所全者大也前此之整旅出師逐寇
皆吉甫之為也不言吉甫至成功而後言吉甫者國之
重臣不與他人為此故不言煩以兵事也美吉甫不專
引戰功而兼稱文武且大其詞曰萬邦為憲者吉甫非
一將之任其文足以經邦見於平日即今看戰勝克敵
義存乎安靖邦家觀示外國不止於一時之武畧而已
六章言吉甫燕喜既多受社不以克敵為功而以受社
為幸者吉甫重臣躬操甲冑縱無露露之侵廝與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執此獲醜盈千累百不足以贖猶楚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
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內簟第魚服
鉤膺鞶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
央央方叔率止約軛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有瑤蔥珩
軌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
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蘇氏輒曰其車三千以制壘強盛不得不爾耶○將乘
芑者于何取之其必于新田舊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

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方叔之治軍也陳其車馬而試其衆以捍敵之法又親以身率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是以美其車馬之飾而無厭也

輔氏厲曰師衆之所以捍禦夫敵者又練習也

鄧氏泉曰如五步六步之節六伐七伐之方無不練習是也

彭氏執中曰荀子云鴈衡養日和鸞之聲以養耳則錯尚八鸞皆以為耳目之權也

韓氏嬰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璫衡手璫珠以納其間

程子曰狂人擊狂者伐鼓擊鼓者方叔行師有鉦鼓為陳師鞠旅之節

王氏質曰方叔亦是與吉甫北伐之人六月不言者吉甫為帥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為帥併獵狁蠻荆之功結之於此詩也

王氏安石曰前三章詳序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畧而不言蓋以宿將董大象對人自服不俟戰而後屈也

朱氏善曰南征之詩言其車三千者三以車之多可見其民之衆以民之衆可見其國之盛而凡其勞來於傷利之餘還定於轉徙之後者其效益以著矣

陳氏鵬飛曰南征北伐二詩皆是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追采芑之辭雖六月以對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李文貞公曰荆蠻皆叛宣王命方叔征之亦係友美其成功也○據此為宣王之事而上推之采芑三篇為文武成康之世無疑矣

徐氏與喬曰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暇豫蓋吉甫承頽敗之後敵驕兵惰應變不測不敏至於軍聲已振方叔再出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獵狁非蠻荆之比也吉甫非方叔之比也獵狁之難王命吉甫為大將而方叔佐之及北伐功成第令方叔當荆蠻而來威之績裕如矣用得其當其興也宜哉

李氏鍾儒曰南仲之伐西戎也執訊獲醜方叔之征蠻荆也亦執訊獲醜而二詩之末句皆歸功於伐獵狁者計其事之難易以為功之大小也其曰征伐獵狁蠻荆者疑是方叔有伐獵狁之功別人間之震恐臨陣退走故詩云○宣王北伐獵狁南伐蠻荆東征淮夷登揚威武四海之內罔敢不庭然再世而亡周者乃近畿之犬戎與相好之中國也是以思之至也常出於所備之外唯修德者能祈天永命爾

鄧氏按六月前四章整頓軍旅不言吉甫者蓋吉甫為相其出師也若今之經略然又有方叔諸人佐之故不須親為整頓也采芑前三章言方叔皆身親督率

觀此篇整頓之善則北伐之能軍可知矣再此詩有謂不戰而制蠻自服者然曰陳帥鞠旅則未嘗不戰曰執訊獲醜則未嘗不擒制蠻因戰敗而執擒者多又備於北伐之威故舉國而降耳宣王北伐南征聲靈非不赫濯然有鋪張揚厲之勢而無哀敬邇民之心宣文武成康之舊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器器建旆設旄得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鉤會同有繹決拾既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騁不獨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閭無聲凡矣君子辰也大成

車攻八章

小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

鄭氏康成曰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

孔氏穎達曰下云博獵于放放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

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甫田釋地文也

朱子曰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宣既衰久廢其礼至於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

徒馬故詩人作此以美之○傳曰宗廟齊肅尚純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建於右腦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古升木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達於右腦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馬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獵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首章汎言狩往東都也次章指言狩往狩于圃田也三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四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五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六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七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八章總叙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

嚴氏欽曰此行以會同為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行狩者序事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備而從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

呂氏祖謙曰放山名晉師救鄭在救鄭之間士季設七

覆於教前則教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也

朱氏善曰諸侯來朝也其來也非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五等各以其爵而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

徐氏鳳彩曰天子將行狩獵則同軌畢至故田獵未行朝會之儀先舉

李氏博曰左氏曰夏啓有鈞臺之事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鄧宮之朝穆有

塗山之會此皆合諸侯之事也則知成王之蒐與諸侯共之亦猶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李文貞公曰四章言來朝之諸侯皆從獵非正行會同之禮也六章四章則是兼兩服而駉也而只云兩駉不倚者兩服居中易於控勒駉在外故有游環脅驅以制其出入不使偏倚七章不驚不盈須依朱傳蓋逐禽爭禽則喧譁而驚也八章鄭氏云晉人代鄭陳成子救之合於柳舒之上去殺七里殺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矣愚案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是易所謂失前禽也有聞無聲是易所謂邑人不戒也大成者言田獵之禮成也

楊文定公曰諸家以為東都之詩詩所則謂田獵但東

武是而畿之東不必定是東都甫草即園田之類未遂指為鄭之園田蓋以若是東都之詩則當與采芣等篇為類序於幽雅之後不應與西畿之詩互見於此也但玩篇中有擣穀於教之語教是地名左傳軍於教鄆之間地與東都相近則指為東都之詩者亦不為無據意者當田獵既旋之後臣下乃紀述其事故詩稱美田詩作于而都遂與而都之詩相次不必以不叙於東都詩後為疑也

李氏鍾鵠曰車攻二章三章既言狩田獵矣四章又言朝會諸侯何也曰此皆一時之事詩人即事之前後叙之耳蓋其時已進後狩獵而諸侯適至於是赤芾金舄

行朝會之禮會畢而後獵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車從其

魯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羗鹿麋麋漚漚之從天子

修彼中原其祁孔有儵儵俟俟或羣或友恣率左右以燕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毳燠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吉日四章

小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

孔氏類達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時用馬力則又用殺禮以禱之

朱子曰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罕馬健於是可以用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漆沮水名在函都畿內潁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言延津流入鄆坊至同州入河也○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優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黃氏一正曰外事以刑日內事以柔日內事如郊社宗廟冠昏外事如巡狩朝聘會盟治兵凡出郊皆是也劉氏理曰此言差焉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放地役則狩於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

嚴氏纂曰坊記云醴酒在室醢酒在堂醢味甜於餘齊與酒味殊饗為盛禮惟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

許氏類曰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日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醴醢猶體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

范氏處義曰詩人之美人君多舉一事終始言之以見其餘可知也田非重事也既謹日而祭馬祖又謹日以差我馬則必能致謹於國事矣因田而得禽非厚獲也猶為醢酒以御賓客則必能與之食天祿矣虞人既聚獸必於天子之所左右皆取禽共天子之燕則他日必能川命矣

蔣氏惺生曰車攻吉日雖皆田獵之詩車攻會諸侯於東都其禮大吉日專田獵不出而都畿內其事視車攻差小故二詩之辭其氣象大小詳略亦自不同

李文貞公曰禹貢云漆沮既從言二水從渭而東也則此當是漆沮入渭處○愚率左右當從傳箋為驅禽獸在左右以待天子射○此與上篇若為一時之事則田於漆沮非東都也但東者地自在偏東之東耳甫草猶言市田亦未必都之圃田也但非大義所關姑從舊說李氏鍾僑曰車攻之詩宣王通東都時既校獵習戰矣吉日之詩曰漆沮之從則宣王既還西都又復陳兵大獵於此凡中興之君其雄心未嘗一日忘也吉日首章脩獵也二章通獵所三章通獵場四章獲禽而燕郊恤慈率二句朱子謂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

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文貞公謂當從
箋傳為驅禽獸在左右以待天子之射但驅禽在左
右於率字文義未協蓋天子出獵虞人驅禽不得謂
之悉率也竊謂虞人驅禽當指上二句凡僦俟羣友
皆虞人所驅此二句則言從王者率衆共事下章則
天子射從王者皆射即前篇所稱射夫既同助我舉
柴也至車攻是東都田獵吉日而都田獵東都以
朝會為主因而選徒田獵諸侯畢從一以示親厚一
以揚威武也西都田獵則馬祖有祭擇日雖謹戮多
射善而歸重御賓蓋武備也而文事寓焉至文貞公
謂但東即而都之東甫草非即園田但博戮於數教

乃東都之地揚文定公之說自不可易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於人哀此
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

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雖彼愚人謂我

宣驕

鴻鴈三章

小序曰鴻鴈美宣王也

鄭氏康成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
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

范氏處義曰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鴻鴈隨陽往來美
有定處正萬民離散之喻也宣王勞者勞之來者來之
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豈人君自為
之哉必有使者將明命令宣德意而行之故萬民雖衆至
於捨寐無不謂其所然則鴻鴈之詩為使臣而作明矣
朱子曰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
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迨叙其始而言然今亦
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故此

韓氏廣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此民之流離者自相謂
曰是子之行病苦于草野之中爰及於人哀此鰥寡又
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憫之人而就此中又惟鰥寡之
之可哀也

鄭氏象曰一章追言在昔離散之苦二章述言今日還
集之樂末章言由勞以逸是以作詩以述其慶幸之意
感慨之情也前二章以鴻鴈引起之子故屬興末章言
鴻鴈而不言之子故屬比

沈氏守正曰詩作於安定之日痛定思痛其志則喜其
情則哀故劬勞凡三見之

胡氏一柱曰此詩諸家皆本序說指之子為使臣然三
章劬勞之義一章指使臣二章指民三章或指使臣或
指民皆未的當朱子集傳以之子為流民自相謂而如
勞皆此民說但或謂不見勞來安集之意愚謂一章有

取於鴻鴈羽翮之勞至言多及於人哀此鰥寡誰及之
誰哀之實由於上之人矣二章有取於鴻鴈澤中之集
而曰其究安宅以流民所止非其本土使可為樂室久
安之計誰實使之亦出於上之人矣三章有取於鴻鴈
之哀收以離散之餘雖有定居而生理未復故不能不
哀收赴訴然赴訴之於誰亦赴訴於上之人耳
徐氏光啓曰此詩之作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
也

李又貞公曰一章於人即鰥寡也言己所與偕者皆鰥
寡之人而相哀也二章雖則勤勞迨其初也百堵皆作
故安宅三章哀鳴興已作歌也傳曰沐浴膏澤而歌詠
勤苦不知者以為驕也

李氏鍾僑曰鴻鴈首章進叙昔日之苦也其曰爰及於
人哀此鰥寡詩人於憂衆人中尤獨憂鰥寡者文王發
政施仁先此等人以其憂則無所告慰其可哀尤甚也
故獨舉以為言二章喜今之汚所也其曰百堵皆作明
非一人一處獨汚其安以見所濟者博也三章言已勞
之歡情非汚已由於親歷其境不能自禁明己之情深
則見在上者之思大也

解按此詩三章皆流民自謂若云首章勤勞指使臣
則二三章亦謂指使臣得乎末章痛定思痛情不自
禁是周作歌由今日之安思昔日之苦惡人未見其

苦故謂宣驕苟非哲人何能憫己之勤勞而安集之
哉蓋慶幸之詞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嘒嘒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庭燎三章

小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鄭氏康成曰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
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維人之官凡
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
孔氏穎達曰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

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問要以物百枚并而繼束
之今則用松華竹灌以指膏也

朱子曰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
何哉夜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問其鸞聲矣

許氏謙曰此因王者勤於朝之詩而左右之臣設言以
述王之意也蓋王勤於政事及時視朝而號令嚴肅執
事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入朝者亦皆先時而至而
車服威儀莫不和整以俟總朝終篇未嘗言王之勤而
勤勞之惠自見於言外

唐氏汝諤曰三章一節繁一節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
愈繁端夫就所聞所見不遇懸度其時而據此心之汲

汲聖皇則儼然信以為然者若專為料想德度之詞即非勵精之旨

劉氏瑾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太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或果宣王詩也

李文貞公曰從舊說宣王之初側身勤政自六月至此并大雅諸篇觀之可知也雖不能躬文武之德抑可謂有志之主矣其後必武體而志衰故此自汙水以下幽雅自角弓以下雖未能必指為宣王事而考其世似之周人以為貪天禍者厥有由矣故曰武不可重

徐氏與喬曰王氏云此詩程子呂東萊皆謂嚴遏勸夫

無逸為周家法文王自朝至日中不遑暇食何過勤之哉意是時倦勤已兆故初諫未夾繼諫未艾進而諫向晨也宣王晏起太后脫簪珥待罪永巷殆其時歟李氏鍾儒曰履歷三章三問視朝有常期非以早起為貴但此詩問夜如何不安於寢足見惕厲之意耳雜書中有太后脫簪珥事亦以為宣王豈因後警戒而問夜不敢安歟抑此當其盛而後過及其衰歟抑後人因此詩而附益之與

解按此詩三章俱無箴意文貞公從序說而以為有志之主蓋因其不安寢而美之也

汙彼流水朝宗于海彼飛車載飛載馳嗟我兄弟邦人

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彼飛車載飛載馳嗟我兄弟不殯載起我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然彼飛車率彼中陵民之訛言率莫之懲我友敬矣誰言其與

汙水三章

小序曰汙水規宣王也

孔氏穎達曰規是匡諫之名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諫言俯起欲王治諸侯祭謂侯皆規王使為善也

朱子曰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車猶或有

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反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謝氏枋得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

謝氏廣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我起我行則憂思之深也

朱氏公遷曰自持以敬則小人不致近其能止謔必矣謔言之人即上章不殯者也始憂於人謂謔莫肯息卒反諸己謂敬當自持

李文貞公曰首章言水必朝宗于海以興在位者惟王

室是依也草必有止以興在位者必有安身之道也次
章言水未污所歸則其流湯湯草未污所止則載飛載
揚邦人諸友不以為念而念之者至於坐立不安憂不
自強矣末章又含流水而言飛草以其卒然而至中陵
必有彈射之有興亂世為執言者之象我友其可不敬
謹以防謔言之興乎

李氏鍾僑曰汚水之詩蓋詩人深計遠慮見於幾先嘆
友人之不知而相與警戒之義也首章惕以父母舉其
所重以為相警之端也二章極言己之憂心也三章乃
直指亂源也夫言心之聲也故於執言則其報是非變
白黑而多行固作可知矣而竟莫之懲焉則其無礼無

學賁賁相蒙上下相適可知矣安得不亂哉蔡虛齋先
生解孟子云邪說在政行之前者人之為不善必善者
為邪說胡塗了義理然後肆行而不忌其言可與此詩
相參是以智者見邪說之興而知亂之將至也我友敬
矣謔言其興語氣言我友盡敬之手謔言其興矣甚懼
而深憂之之詞也傳作我友能敬則謔言不興理則固
然但詩人語氣不能如此安穩也

解按憂亂當從朱子末二句是戒友之詞當從詩所
鵲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洲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
有樹檀其下維梓他山之石可以為鵲
鵲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于洲樂彼之園爰

有樹檀其下維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鵲鳴二章

小序曰鵲鳴詩宣王也

陸氏幾曰鵲常夜半鳴注南子亦云鵲知時旦鵲知夜
半

歸氏嬰曰九臯九折之澤

朱子曰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蓋納諫之辭
也蓋鵲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潛
在洲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
維梓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鵲言惜當
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

其庶幾乎○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磊
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
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操逆
使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
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濮氏一之曰澤曲曰泉是楚注

朱氏公遷曰近則聞于野遠則聞于天泛言之則可以
為鵲親切言之則可以攻玉教誨之意以漸而深

邵氏元錫曰鵲鳴納諫也辭不直指義託遠諷可興可
觀古納諫者之善誘如是乎

徐氏常吉曰鵲鳴一詩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急天下

之理

朱氏善曰知誠之不可掩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情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教恤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七不可不去其私欲之心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諫之辭也歟

李文貞公曰鵲鳴在豫聲必遠聞誠之不可掩也魚有

潛見迹之不必同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過者乎又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此詩之指蓋於聖言有合也園中樹檀而其下纓藉焉尊賢容衆之喻也石雖粗厲可以磨錯積逆自反之比也由前二者則中孚之必應同心之必合不得求之而自至矣由後二者則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待遠之而自化矣四者皆修身進德之要而形於論交取友待人接物之間者也○此詩李氏陸儒曰拙詩人之言此亦有本末內外之序焉首二句以存心言次二句以處事言後五句以用人言詩

人但言其理而所當然之事亦因以見何也知誠不可掩則存於心者必謹幾慎獨而不可使有不善之萌矣知理之無定在則應事接物之際必虛心觀理守經達權而不可執一隅之見矣愛而當知其惡則必公聽並觀而不可溺偏任之失哉抑教誨而不可遽用未成之材矣憎而當知其善則必隨才器使而不遺苴菲之擇情恕理求以別黑白之真矣此詩人言外意也

詩經提要錄卷之十九

析父之什

析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析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析父豈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析父三章

小序曰析父刺宣王也

周禮司右徒八十八人虎賁虎士八百人

鄭氏康成曰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

力之士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

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

十九

居乎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

孔氏穎達曰小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由宣王使

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有勇力而不當轉于憂惟守

衛者耳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

氏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注云

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柱桓也然則為王閑守乃是虎賁

之屬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

之徒亦為宿衛矣○小司徒職曰乃會萬民之卒伍而

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

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

出自六鄉也○古者析析畿同字得通用故此詩作析
尚書作析

朱子曰析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

曰圻父薄違是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

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

役故呼析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

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東萊呂氏曰越句戕伐吳

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

猶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

徂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閑

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

十九

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

以為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

辭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會天禍至於今未弭宣王

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

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

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語類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

侯三卿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五也五比為閭

閭即兩也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是夫八為兵矣至於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出兵車一

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

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自難曉以某親之鄉遂之民以衛王幾凡有征討止用邱甸之民

范氏處義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有文武成康之遺風至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說者謂至是始衰是詩為刺宣王首篇乃爪牙之士怨司馬軍政之不修致我於憂恤夫以宿衛之士而從征役使不得養其父母豈非王政之闕歟二相即周公召公謂之共和者是也朱氏善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而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為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取敗也宜哉

李氏鍾僑曰祈父首二章先從體國上論責其大義也三章乃言己之私不聽言其不能燭見下情也○祈父未必宣王之詩也萬一宣王之詩蓋周自昭穆以後有積衰之勢至宣王而內修紀綱外整軍旅南征北伐天下後衛莫不來庭故稱中興其後威已振而武不敢戰已勝而兵不休或有之此祈父之怨所由作也傳引厲宣幽平云者乃子晉有激之詞不足為據

景纂曰成周兵制藉鄉遂之衆以作六軍而邱甸之民亦出車乘甲士步卒然其為數少故統言之則六軍之

士出自六鄉也至虎賁司右簡勇士屬焉以左右王鄭康成所謂征行之事例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朱子集傳以為子者六軍自謂則當征行者又屬何人因按之曰鄉遂之民以衛王幾凡有征討止用邱甸之民此出朱子獨見考之周禮並無明文可證章俊卿謂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命師於諸侯小宰掌其戎其虎賁氏以牙璋發之畿兵不出也援是說以解是詩則子指六軍之士容或可通然與朱子征討止用邱甸之民之說亦不符也合而觀之當以箋疏之解為長矣故自漢唐北宋諸儒以及朱子以後若嚴粲許謙輩皆從之即朱子亦附其說以俟後世定論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適逐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遠徯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適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四章

小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毛氏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鄭氏康成曰利其不能留賢也

朱子曰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從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言此來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逆豫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為將或為相或為諸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獫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

劉氏理曰前漢書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呂氏大臨曰嘉客者賢客於斯亦將去也

蔣氏惺生曰賢者之用世豈不欲得君以行其道哉蓋必義有不可留者是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在朝同心同德之才惜其才而願其留故其辭如此非不知其志決而不可留也乃欲繫其馬以永朝夕非不知其潔已而輕富貴也乃欲其責來而爵以公侯及其已去而不可即其縫紼之情瞻戀之意不能已已所留之賢者

今不可考其才德聞望抑亦當時之俊又叙

李文貞公曰首二章皆將行而暫款之之辭也三章相與壯其行也言不必以下位為恨設使以爾為公侯則所苦有大焉者而逆豫不可期矣故有勸爾以優游遲留者不可不慎而勉決以適去可也四章朋友之好欲其難去而音問常通也○賢者將隱別於其友而其友贈之之辭古之人有相戒以勤者當其職則不得去而盡于義有相慰以逸者適其時則可以去而獲其心也君子於去處之間惟其宜而已矣

徐氏與僑曰生芻謂飼駒以生草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見待客之厚此以生芻見其人之淡泊各極其妙唐人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贅蓬一豆同此○鍾氏云此論出處之道甚深慎勉二字下得妙毋金玉二語與慎勉二字相呼應是古今極善招隱者○退心即遠心也考亭作遠我之心豈未讀陶詩耶咏秦風蒹葭白露章得退心之解矣

李氏鍾僑曰前三章祇見欲留之切而不得之苦心紛手亂亦不知所留者何人吾之欲作何事至於既去而在空谷矣決不復來矣於是事後神思稍定乃極贊之曰其人如玉既去而可相通者惟音書而已無金玉爾音非不敢望如商山四老鬚眉皓白從吾兒遊或如陶弘景山中宰相每事輒相咨也蓋賢者有蓋國家祿不

得使其身立廷陞但用其言亦裨益不少漢武之於董仲舒亦每以事就其家而問之○生芻一束與前整維亦相應可見賢者只隻身匹馬此外無長物也其人如玉及金玉爾音兩玉字亦相應玉其人而不可玉其音也君子之潔其身欲其無纖塵之污至於言出而可以覺世利物通情洽舊則不可以終秘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退心而字用一轉蓋謂賢者之去而不番本為高尚其志非於我有退心也苟既去之後為愛重己之音聲而不肯輕出則必至於與我莫往莫來而有退心矣故勸以毋金玉其音則已常得與賢者運往雖避其迹猶不避其心也

釋按此詩文貞公之說為確蓋賢人將去而其友贈之之辭貴然來思爾公爾侯若云爾采肯來則以爾為公侯今賢人尚在何不即以為公侯而必俟其再來乎蓋言為公侯則不得逸豫故優游不可不慎適思不可不決也夫士君子出而致主原欲有為豈貪逸豫豈畏勞瘁總因時不可番事不可為若以亂世而居高位將所謂我從事獨賢政事一俾蓋我者在此所不免則逸豫無期一語有包藏深意不能盡言者非誨其友為懶惰閒散人也故前二章因其去而暫留之曰逍遙則已為無事之身矣曰嘉客則非復后官之日矣三章以理欲其去之決四章以情望其音

之通蓋古人之為朋友謀者如此其諄且切也

黃鳥黃鳥無集於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於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於相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

小序曰黃鳥刺宣王也

朱子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於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

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東萊呂氏曰

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遷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范氏祖禹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

呂氏祖謙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范氏處義曰適異國之民而所至之邦人不能與之相善不能與之相知不能與之相安於是思歸故國復休

族人與諸兄諸父也國風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蒿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我行其野三章

小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朱子曰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郵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言爾之不思舊

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之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之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之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之以姻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之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之以恤以為從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從勸之或不率也于是才有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范氏處義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昏姻是詩卒

章有舊姻新特之說乃舊日之昏姻人情易以衰薄也

○黃鳥我行其野二詩之序皆不明言所刺然黃鳥言

此邦之人不我肯教故說者以為適異國而失其所者我行其野言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故說者以為從異國

之昏姻而不見恤者詩辭亦可見也

鄒氏泉曰趨富厭貧風之薄也其夫大厭故喜新情之

常也其夫小故不責彼而責此然傳所謂責人忠厚者則以其實以貧賤之故而棄之耳

朱氏公遷曰依惡木米惡萊困窮如此而昏姻不見收

郵薄已甚矣雖不怨焉而不免有棄絕之意也

嚴氏案曰周之盛時以睦姻任恤教道其民風俗醇厚

何如也至黃鳥我行其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習俗薄矣君子是以知宣王之後周道之衰也

李文貞公曰與黃鳥同意皆民不安居之驗也自虎鳴

以下至吉日大抵皆朝廷朝會燕勞師田之詩雅之正體也鴻鴈以下裸以諠俗矣蓋文武成康時畿內之詩

入于二南其後附於小雅西畿所得者在此東畿所得

者在於幽雅之終說具王風

李氏鍾儔曰上之於下也非能家至而日見之也牧民

之道尤在使之自相保而已周官司徒以本俗六安萬

民自美宮室族墳墓之外則睦兄弟睦師儒睦朋友同

衣服具大致如此而其條目則五家為此使之相保五

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教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是以強弱相扶貧富相恤無一物不得其所其平日也則居同樂行同和其有事也守則同固戰則同強此其所以教養並施兵農兼舉而為極盛之時也今如二詩所云則先王之澤微矣存此所以見在下之君子當以此維風俗在上之君子當以此施政教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閑閑栢之索索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彙斯飛君子攸濟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嘖嘖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

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

食是議無父母貽罹

斯干九章

小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

鄭氏康成曰考成也

孔氏穎達曰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人之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特營宮室宗廟為先故鄭以為亦修宗廟室是繼稱言室足以兼之○鄭以為宣王既於國門之左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

朱子曰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

報則報故思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必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尤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或曰夢之有吉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畫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廟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贊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

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積五飯畧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舊說厲王既淫於昆宮室圯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呂氏祖謙曰斯千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急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以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李氏栢曰維紹先王之制而築室於百堵言宣王之居處可謂安矣夫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宣王之時其考室也築室百堵又遣使招集流民而百堵皆作則斯民必有居處也若宣王者所謂與民同其憂樂也董氏道曰會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噉噉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做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嚴氏榮曰考室之時常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居室之慶美過於子孫之繁衍故願入此室處之後發於夢兆而開子孫之祥蓋設為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劉氏瑾曰周禮大卜為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人筮人占夢皆其官屬也○周禮春官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朱氏遠公曰六夢一曰正夢無感而自夢也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因驚悸思念而夢也四曰寤夢因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則又因喜懼而成夢也獻者獻聲臣之吉夢而歸美於王贈者祭於四方而達之以明迎新善而去故惡也

何氏楷曰此下二章皆未然事蓋因夢兆而預卜其將然也○室家者國與天下之通稱故瞻彼落矣所謂保其室室胡安國亦曰王者以京師為室天下為家是也

衆子為諸侯以君稱嫡長為天子以王稱言生子衆多他日者皆得服朱赤之芾以保有其室家而或為一國之君或為天下王也

輔氏廣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也

李文貞公曰舊以為宣王作室誦味詩意殆不然也蓋當時卿大夫有成室者而僚友落之猶有取焉以其妣祖之績兄弟之愛生男生女之義可謂善頌善禱云爾自汙水以下大抵非朝廷之詩也

李氏鍾僑曰斯千首言屋宅山川形勢之美即先及於兄弟者蓋庸俗之情多以兄弟不能和好故不久安其

居如後世所傳張公塾凡世同居亦以能相忍以全和好故居室以能和兄弟為主要也詩舉此以為首務第二章乃承先之事記所謂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也第三第四第五乃已身居室之事先總言次言堂次言室也後四章言嗣續之事必託之於夢者頌禱之意亦有和氣致祥之義焉

釋按此詩序以為宣王考室集傳謂難定其為宣王之詩詩所謂卿大夫有成室者而僚友落之說皆可通但首章從山水說出氣勢甚大而戶有西南乃尊貴者所居至室家君王若指諸侯指天子集傳甚忠蓋元子為天子友子為諸侯也如云君為家之嚴君

道理固好而王字則斷不能假借矣或謂此詩若指天子則首章何以先言兄弟末章酒食是議局而亦覺太小殊不知天子亦有兄弟也天子所生之子亦皆兄弟也猶字甚妙當訓敘字兄弟處我或有不列處我不要學他惟盡我之友愛而已至女子以順為正中饋乃其本務雖王姬下嫁而孝事公姑亦未有不從事於此者非必如田家婦女井臼親操也細玩詩意恐非卿大夫所能當縱非宣王之詩必為王者之詩況詩序去古未遠則宣王考室之說未必盡為無根之談也若即指此詩為新宮雖先儒多為此說而其實則未有明證耳

維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謂爾無牛九十其犗爾羊來思其角漙漙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訖爾牧來思何蓐何筥或負其維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雉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審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澤漆

無羊四章

小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鄭氏康成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

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孔氏穎達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犬豕鷄此詩唯言牛羊者馬則祭之所用者少

豕犬鷄則凡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三十維物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

朱子曰此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王氏曰漙漙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漙漙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

何氏楷曰物謂毛物與凡物四驥之物同

黃氏佐曰或降于阿三句自物之性而言何蓐何筥二句自人之順其情而言○用無不足如大可以祀郊社

小可以祀羣神內可以充君庖外可以享賓客皆是○
禮曰問庶人之富教畜以對國家何取於牧事哉蓋當
百物凋耗之餘而能致此富盛中興氣象此亦其一端
也序以為宣王考牧而作其信然歟

王氏安石曰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牛羊
下來者類也矜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
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強敝不蹇不崩言羊得其性
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
耗敗則牛可知矣

朱氏善曰鹿之以牝羣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
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呂氏祖謙曰以斯于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
孫昌厥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

朱氏公遠曰衆維魚旒維旒皆以少變多之象也夢中
變化之祥如此則天下富庶之兆可推牛羊衆多已為
可喜民人富庶又大可願而至可喜故廣其意以視之
李文貞公曰舊以為宣王考牧者於文義中亦無以見
恐亦牧者能於其職而人美之之辭

楊文定公曰斯于無羊二詩先生俱不甚取蓋召彼故
老詢之占夢正月所以刺也此二詩一則曰乃占我夢
吉夢維何一則曰牧人乃夢大人占之未免惑志於禱
祥之說古人未嘗無夢如高宗夢帝齋良弼孔子夢見

周公之類思之專則感形於夢若冀俾於福利非明王
所尚君子之道也

徐氏與僑曰宣王之牧正梁騫能訓鳥獸王使毛邱園
傳其術騫曰夫血氣之性順則喜逆則怒吾豈逆之使
怒哉亦不順之使喜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
肯不中也今吾心無順逆鳥獸之視吾猶其僭也故在
吾庭不思高林曠澤雌雄在前孽尾成羣教語可與此
章參看○此詩不惟言其富庶想見人物閒適休養氣
象然富庶從閒適休養中來當觀其言外之意

李氏鍾嶠曰無羊之詩極叙牛羊之盛言其用處曰爾
牲則具禮也末歸結於牧人之夢意在年豐人衆可見
利人之心無往而不寓

鐸按斯于無羊皆言占夢亦設言之未必有此實事
也但太卜占夢周禮實有此官高宗夢傅說孔子夢
周公古人實有此語蓋人精神所注畫則動而夜則
靜故覺之所習夢亦同趨和氣足以致祥朕光亦有
先見似非盡惑志於禱祥冀俾于福利也惟是理得
其真而夢近於幻後世詩人騷客下逮傳奇皆紛紛
然託於夢以抒懷則幻而不可為信矣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
戲談國既年新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

引多民言無嘉惜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故東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用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職仕

昊天不憐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遘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辛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寔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才矣既夷既憚如相時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詎爾心以畜萬邦

節南山十章

小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孔氏穎達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常昭以為平王時作此言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

朱子曰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孫氏曰為政者不平

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

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譏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四章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

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歎其君也五章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

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

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遘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

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末章家父

自言作為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屬威使人不得戲談而

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自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

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

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

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

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嚴氏聚曰禮言冢宰均邦國書言冢宰均四海大臣之事唯在均平公溥也此詩言幽王之亂由於師尹究師尹之惡在於不平而已下言秉國之均昊天不備式夷式已君子如夷既夷既憚昊天不平皆此意也

朱氏善曰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諉於命則可以轉禍而為福轉災而為祥轉凶而為吉轉亂而為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為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間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為

國者亦反求諸己而已

逸齋曰左氏傳載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或謂此詩古止名節如抑之類然傳所載孔子讀詩亦曰節南山

李文貞公曰一章民具瞻之而憂不敢言憂其惡而憚其威也國既新滅矣而不知以前禍為監乎蓋作於平王之初世而追序幽王也二章倚倚也實或恐石字之誤巖巖與其位之尊倚與其心之偏也言尹氏用心不平以召天災致民怨而曾不知懲創也嗟歎辭也三章言其任至重而不能稱末乃呼天懇之言天何不悲憫斯民使斯人在位以窮匱我衆乎四章言凡行政非身

平之則不親庶民亦不信也凡用人非諮詢者則不可任其賢否豈可以欺君子哉故戒之曰用平當以己身親之無任小人而為所殆官人則當合於衆論而勿私其親黨可也五章備常也言天道失常而降此窮凶天心不順而降此大異莫非人事之致而已君子為政果能事事躬至而親平之則民心庶幾稍息而怨怒遂所以回天者在此矣六章不自為政即所為不躬不親任用小入而信姻亞也八章方其作威之時使人視之如戈矛然可畏之甚也及其溺於小人而夷且憚則不啻如相轉然心之不平蓋至於此九章大臣肆惡則昊天為之不平天子為之不安矣猶不自懲而怨人之正已者親小人則疾君子其勢然也十章王詎有亂王政之人也式詎爾心猶望尹氏之能改化以善也口平王承先之亂不能自強於政而所任用世臣又皆親近邪惡怙勢作威之人災變屢生民心離叛此王業所以遂衰而周之不能復西也此家父即春秋桓公時來求車者所刺尹氏則春秋書其卒於隱公之世者是也舊以為刺幽王之詩則家父不應至桓公時猶存且首章云國既卒斬其為西周既滅明矣故肅昭以為平王時作者得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故序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也又諸言姓

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辭謚謂士為微臣不言姓名推此則太子之傳及士人諱大夫不言姓名亦為微也變風惟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惟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案正義此論亦可以證部分二雅之例微者所作盡入小雅為其未離乎風謠也公卿者入大雅以其有陳戒之遺意節南山以下五篇閭政者所作決非微者而在小雅故知為東遷之詩不編入大雅故也

楊文定公曰南山向以為終南山然洛陽四塞之國亦

有南山如信南山之南山及南山崔崔皆各隨其地所有之南山而指稱之爾有一章便說國及卒斬喪亂弘多明係亡國以後之辭又師尹家父師尹即尹氏卒於隱公之三年四月而平王則前一月崩則尹氏乃平王之執政家父於桓公八年聘魯十五年至魯求車距平王之崩已二十餘年若說此詩作於幽王時則至來求車之時且七八十年就令家父少壯登朝亦應為百歲之人豈有天子公卿壽屆期頤而馳驅於外者推此則其為平王時詩可知有實其詞句解說不一有以實為充滿者有以猗為畜依之谷者有以實為草木者有以實為草木為草木之實者先生則以上章維石巖巖推

之謂實乃石字之誤上章既以石之巖巖喻其勢之崇高下章遂以石之偏倚喻其心之不平倚亦解作依○春秋書尹氏卒按尹氏即尹甫吉之後詩所稱師尹者也看承周宣王中興一時君臣雖賢然宣王末年有故殺諫臣之失尹吉甫亦有聽後妻殺賢子之過至宣父之孔聖而不恤其民威福自擅更不足言矣安能復古又曰文王世祿不世官也卿最害政尹氏世執政柄遂貽周室之禍○有說皇父卿士是太師皇父之子孫求聘求車之家父是作誦家父之子孫者按皇父家父二人之字也古人賜姓別族以王父字為氏而從氏通稱之氏雖起於字而稱字與稱氏實不相混大凡稱氏者

父家父非前後兩人也

多者氏字在下如九氏類氏稱字者多者父字在下如家父著氏字者為子孫之通稱著父字者則係稱本人是皇父家父非前後兩人也
字氏鍾僑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躬弗任勿罔君子夫貪權嗜勢之謂小人彼又烏肯弗躬親哉曰此其得志之後也夫小人者當其未得也矯情飾行勵精一志惟在得權而已及其既得之也則引其私黨以列於廢位於是據要津者有人為之矣司察聽者有人為之矣職彈擊者有人為之矣而已得以極耳目之欲縱荒淫之樂僣然居之而不畏傾墮也前古如秦京嚴嵩情狀儼然詩人豈見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歟○詩人於尹

氏曰弗躬弗親弗問弗仕又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闌又曰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若責其不事事者其實尹氏雖躬親亦不濟事詩人怨言之耳○此作誦之家父與春秋桓十五年求車之家父若以為一人則魯桓公之世去幽王已七十餘年若以為官名則周無家父之官若以為族姓則不應彼此皆不著其名而只以姓為稱也豈此詩或作於東周之世歟然則謂東遷以後詩盡入於國風者亦有不盡然者歟

釋按有實其猗當從詩所實字是石字之誤倚字作倚字解謂其偏倚不平也弗躬弗親一章當從集傳蓋惟其任小人私姻亞所以弗躬弗親也已罷也用人有不當者則己之正與下無字緊接然必平其心而後能故曰式夷式已也若己字作已身說尹氏縱凡事身親亦濟得甚事語意似未圓也末章集傳謂指王詩所謂指尹氏亦當從詩所蓋王詛亂王政之人也若直指周王非人臣諫君之體况前章曰不懲其心此章曰式詛爾心兩心字緊對惟不懲其心所以不平若式詛其心自能改而為平矣至尹氏之不平實由其心之不平尹氏心之不平實由於王心之不平此言外意也若此詩作於平王之時更無可疑但平王失國實從幽王來尹氏又以世卿執政未必非幽王之貽害故孔氏以為平王時作而上刺幽

王詩所亦謂作於平王之初世而追斥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訖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

京京哀我小心痼以瘁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憂心愈念是以有悔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

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

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惜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訖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雄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

有脊脊今之人胡為虺蜴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机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

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

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

助予

無棄爾輔勇于爾弱屋顧爾僕不輸爾載終渝絕險會是

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

之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惓惓

仇仇彼有屋敷敷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祿舒矣富人哀此惻獨

正月十三章

小序曰正月利幽王也

朱子曰正月夏正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此詩亦大夫所作八章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之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妒譏誦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

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劉氏與曰鼠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癡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

范氏祖禹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

曹氏粹中曰霜者陰之凝也正月建己之月不宜有霜陽微而為陰所勝則霜為之降

輔氏廣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於天者甚矣訛言而孔將則亂之起於人者深矣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是皆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者也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而又自哀我之憂所以如是大者政緣其

小心畏慎是以出憂而至於病也

李氏本曰好言美言謂有時言人之善有時言人之惡變亂無常也以此為憂則與小人不合而有所忌矣故反見侮侮之者謂加以譏言也此章言己適當訛言之為害而不能避也

朱氏善曰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于誰之屋未見其所止之處也○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感而趨於衰常者有時而廢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

安知不為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不為他日之禍乎

逸齋曰謂山為卑今山脊之岡有大岡之陵可以證其妄矣而王皆不能辨之故訛言之甚顯者亦不知懲艾如此則亂將至而不知懼方且召故老問以占夢屬意於卜祝之事故老乃舊德老成之人知其不可與言亦不聞規諫則知幽王之朝莫有言其非者矣君臣皆自以為聖猶鳥之首尾毛色不異人無有辨其雌雄也占夢亦先王所廢然當上下違豫之時休祥將至則命大人占之為可矣當訛言與亂之時危懼不暇而人君忽其所可憂乃召彼故老訊以不急之細故是則可刺也

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為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黃氏佐曰無棄爾輔者喻王用賢者以輔國家也曰屢顧爾僕者喻王先未危而常求賢也曰不輸爾載終喻絕險曾是不意者喻王雖有危難亦可免也是能求賢於未危則可免患於既至賢可不求乎哉

嚴氏琴曰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於池沼非其所樂矣喻君子立於末世之朝亦非所樂也魚之深潛難云

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然易見無所逃於網罟之害

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然君子不專為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愁戚者唯恐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

許氏謙曰此詩大概刺小人用事訛偽相提攪亂是非已不得志而憂世之必亂也一章總言其大畧二章數已之遭亂三章憂國必為人所滅四章訛偽之勢甚一時足以勝天五章言如山之高早易見者訛言尚欲亂之而上下成俗不知其非六章憂身之無所容七章言用人不當八章言政事暴虐九章言不可無君子之輔十章承上輔佐而言當謹慎之意十一章禍亂之極無

所逃十二章言小人得志而連其舊親十三章亦言小人得位而良民受禍也

李文貞公曰五章以山之最卑者而曰周陵猶以衰替之朝而侈曰明盛此小人所造訛言以誣罔其君者誰能知而懲之哉所以有時亦召故老然不咨諏政事但問以占夢而已亂世不修人事而貪符瑞往往若斯如前篇築室牧畜皆使大人占之則風尚之未久矣至於時事得失莫不自為賢聖君子小人之是非孰能辨之不知為之雌雄故為亦傍徨而不知所愛止也七章阪田猶有特生之木何天不容有獨行之人而使危厄不安如是哉蓋朝廷之求我也惟恐其不得既而拘縶之固亦未嘗使我得盡其力也此所謂召彼故老訛之占夢者進退兩窮故以為天之拒我也八章心之憂亂愈深而政之暴虐日甚其意以為燎之方揚莫能滅之乎然赫赫之周衰如則既滅之矣此天之所以可畏而後世之師也據此言則為東遷之詩無疑九章承上章言衰如滅周正如天之清明而逢陰雨也我今長懷其終恐復為陰雨所窘所以憂心如結者此也逮天之未陰雨而求輔以自固可矣如車行而棄輔及覆墜而後欲其助也不亦晚乎○大夫憂平王政亂之詩蓋一時譏佞以訛言閉錮至心雖或竊慮君子而不行其言以收其用也是以周雖僅存而失於小邦去危亡無幾耳

此則平王之罪觀節南山以下至於鍾鼓可知矣

楊文定公曰謂山蓋早二句舊解以為謂之早而實高所謂訛言也詩所則謂山本早而乃謂之罔陵猶棄晉之朝而侈言明盛也此解取義為長然舊說口氣自順至召彼故老以下則詩所之說極精密舊以召彼故老二句作兩開說以為或召彼耆舊之臣或詢之占夢之官故老及占夢之人無不自以為聖者今將兩句一直說下言雖召彼故老而不議及國計民生之大但詢以占夢而已占夢符瑞纖繆之類也如此解與下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應為之雌雄喻人之善惡正應首章瞻烏爰止二句言周室既衰士大夫紛紛四出不念宗邦而

我將安所止乎以烏之止於屋喻人之止於邦也蓋因其時朝廷之上賢奸不辨邪正不分人心無所適從猶不知烏之雌雄故烏亦傍徨而莫識所止爾○謂山蓋早二句看來須依先王之說方得文義貫串蓋不知雌雄其人之早甚矣而具曰予聖豈非為罔陵之謂哉若首二句依舊說罷不住下文意思

徐氏與僑曰正月十三章縷綿綿繞繞感傷中林阪田載車沼魚上天下地寓言正意錯雜其間蓋忠愛盈懷旁引曲喻嗚咽淋漓不覺其言之長也節南山以下數篇如出一手已開離騷門徑矣

李氏鍾僑曰有皇上帝伊誰云惜天之於人也無

所不愛皆欲其為善而降之以福其為不善而自取其禍者乃其人之自棄耳於天何與故曰伊誰云惜明天心之博愛也此一句兼二意一見天心之公一見天心之仁○小雅諸詩大約前後不可考正月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則是西周既亡之詩矣十月之交又云艷妻煽方處則正當褒姒之時矣兩無正又云宗周既滅則又是西周亡後之詩矣後篇小弁則又正在幽王之時只可就本詩論之不可因其在前在後而生附會之說爾○執我仇仇言其禁制掣肘如拘執然所以我欲出力而不得所謂亦不我力也非特之堅固而恐其去之意

鐸按謂山蓋早二句集傳謂謂山蓋早而其實則罔陵指訛言也詩所謂以山之最早者而曰罔陵猶以衰替之朝而侈曰明盛亦指訛言也如詩所說則與下子聖意更有闕照從詩所可也召彼故老二句集傳說開謂故老占夢皆曰子聖無非唯諾盈廷而已詩所謂故老即是賢臣雖有時亦召賢臣乃不詢政事而但問占夢是不修人事而貪符瑞也如詩所說正與下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一意貫串至占夢事近於幻可憐夜半猶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即從此二語化出蓋古今之通病亦從詩所可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

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畢昇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棗子內史厥維趣馬圻維師氏艷妻嬭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微我墻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戢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重侯多藏不惑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龜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諶口訾訾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義我獨居憂民莫不遘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徵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十月之交八章

小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鄭氏康成曰當為刺厲王作註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且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衰如滅周此篇疾艷妻嬭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范氏處義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兩

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氏作傳違其第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衰如艷妻不能偕寵

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共事衰如以色居位謂之艷妻誰曰不可又謂

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按幽王八年以鄭桓公為司徒安知其前無番為司徒而四詩非厲王明矣竊嘗詳考之

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曆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萃崩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

南無正言宗周既滅指赫宗周衰如滅之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廷謂七子之徒若厲王監謗蓋

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廷之利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先王二人謂文武若

厲王先人則謂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鄭氏好立異何其疎耶

朱子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會朔之間也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

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

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獲而為朔朔後各前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

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
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
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乘而不
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
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
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妻婦棄其夫
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
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漢氏曰日食天變之大
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
正月十月純陰凝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
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
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掩之不可言
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兩三章
十月雷電山崩水溢亦異災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
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
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四章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源揭皆
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司徒
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
羞者也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子奪之法者也趣
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

之事者也美色曰艷艷妻即衆如也方處方居其所未
變後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盛
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
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
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
旋是否朱子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
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
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
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漫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
更覺日月是右轉了曰然○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
朱子曰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上者有
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
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
○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
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光為盛天積氣上
面動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地中不甚大四邊皆
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
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
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而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
正緊相合日便缺無光
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吳氏澄曰古來曆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

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今當以大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遲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幸也

彭氏執中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曹氏粹中曰鄭氏以十月之交而無正小曼小宛皆厲王之詩毛公作傳移其篇第而歐陽修換陳鵬飛皆以其說為非證據甚明當從本序

李氏樗曰唐書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生王之六年則是為幽王之詩無疑矣

年則是為幽王之詩無疑矣

李文貞公曰艷妻言其時自掌執以下皆競為淫樂耳非斥棄如也舊說以為幽王之詩果爾則棄如為亂本當如大雅瞻卬探本言之不應叙於諸臣之後且通篇責臣下之辭多決非幽王詩也○向在東都畿內是時周既東遷故皇父食采於此而作都也三事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屬也古者天子六卿諸侯以下皆備三卿司徒主眾司馬行法司空治事故周公雖定六典而以立政告王猶曰任人隼夫牧作三事也家宰體大宗伯道尊非天子不敢備司寇則古者與司馬一官也以後言三事者皆指此皇父天子之卿比外公侯故得具三有

事乃皆擇王朝之富者以自隨而不啻一舊人以供王事其驕且專如此蓋自宣王之末以平淮徐之功自矜故上下畏之莫敢指議所謂孔聖者也○荀三章言天變也次三章言人事也後二章述已憂也天災地變以日月為重小人在位以皇父為宗書言卿士維月師尹維日然則日月告凶皇父召之矣列卿傲之樂以怙憂凶德參會國能無衰乎惟畏威之君子甘於勞苦情見乎辭也

楊文定公曰此詩言皇父卿士作都子向向在河南懷慶府與東都相近去豐稿之地千餘里卿士謂六卿之長掌握朝政豈有食采於千餘里外者以此推之其為

東遷後甚明此皇父即宣王之太師皇父計東遷距宣王時十餘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皇父之為太師也見於常武征徐之時征徐在召虎經畧江漢之後為中興之究竟者宣王中年皇父始受任至平王東遷之初猶為卿士因王室既遷舊都淪沒故作邑於東都近畿之地若非東遷之後皇父係南仲子孫以前豈無采地而必待皇父時始作都若非東遷之初天子遷都時凡從遷之卿大夫即應另建新邑豈皇父以卿士之尊獨後耶所可疑者十月之交三句唐曆家推算以為當在出王六年先生番心歷數或經考定無訛也

徐氏與僑曰鄭氏謂此刺厲王以幽王司徒鄭伯友也

非番也為證遂謂艷妻厲王后也按史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八年以鄭伯夷為司徒安知八年以前司徒非番乎又按史言厲王好利用榮夷公為卿士及衛巫監諂二事未嘗言其色荒艷妻為厲王后何據且幽王於褒姒既后之矣姒雖有罪然宣姜淫亂鴆奔猶曰我以為君楚茨亦曰君婦豈有斥母后為艷妻者意皇父之徒女謁相煽妻黨縱橫權怙勢詩歷叙諸臣而結以一語所云婦方處其即皇父家伯諸臣之妻亦未必指褒姒歟

李氏鍾儔曰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在責人與反己之間耳皇父儻人之墻屋荒人之田畝非通之加也而目謂禮之當然責人無已詩人屢勉從事勞苦之役也而自謂命寔使之不敢自逸反己之盡也

鐸按此詩鄭氏謂刺厲王序謂刺幽王朱子及諸儒皆從之李文貞公謂平王時詩楊文定公從之夫鄭氏刺厲王之說原不足為據先儒駁之明矣至序以為刺幽王蓋謂艷妻即指褒姒而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從唐歷推算在幽王六年此其証據明確似無可疑矣文貞公以為平王時詩蓋因皇父卿士作都於向而乃東都之地焉有西都卿士千里之外作都於東都者耶又幽王尚在而為之臣者直斥其后為艷妻亦無此禮且東遷詎宣王時十餘年則皇父尚為

卿士因東遷而作都耳惟日食在幽王六年則有可疑然夏氏宗瀾謂平王十月辛卯亦曾日食更須推索過方允於心又通鑑幽王九年立褒姒為后據唐歷推十月日食在幽王六年此時褒姒尚未立文貞之說殆其是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和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賦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卻惜惜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謔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舒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於王都曰子未有室家崩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雨無正七章

小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詩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

去者二章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四章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怒不遑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遑使我督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六章韓氏曰人皆曰往往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歐陽公曰古之人于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所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此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

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二章皆本十句今邊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朱氏善曰自其廣大而言謂之昊天自其仁覆闔下而言謂之昊天之大也而飢饉以新伐則是不大其惠也天之仁覆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亡則是不溥其仁也○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今日正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東人皆去而已獨居東人皆遠而已獨勞雖有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事大夫

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有任其責者矣天變人離敗亡之兆可見庶幾王改而為善乃復出而為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劉氏瑾曰詩言宗周既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二章首言宗周既滅維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遠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遷於東遷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卿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象似滅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于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寔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黃氏佐曰人與己一心也不敢身不相畏也天與人一理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李文貞公曰首章言天降災于上也二章言人離散於下也正大夫者正卿也離居如皇父作都于向是也三事大夫卿之貳也莫肯夙夜如晉從皇父于向不守我王是也邦君諸侯集內五等之爵也朝夕者以時朝觀或朝見或夕見也其自遠於天子如此庶曰或者其為善於外乎然出視所為則不惟無能補救于王之不善

而反至於惡矣罪之之深也三章中首兩章之意也辟
言法言也若趙吉曜凶福善禍淫之類是也天既降喪
則有罪無罪混然同歸法言不可信矣曹植云崩城隕
霜臣始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皆無聊而怨天之辭
也卒乃返之人事是謂諸君子不能敬身以畏人畏天
故也不畏天而召天怒命之靡常固其所矣豈真辟言
之不信哉四章亦中首兩章之意也遂成也寇戎親起
而亂不退饑饉荐臻而歲不遂凡我親近之臣憂深而
至於瘁矣而凡百君子莫肯以告王者惟聽王之言則
順而答之遇有惜言則退而避之苟自遠害以為身圖
而已此所以至於離居而莫肯夙夜也然其不畏人是
天也不亦甚哉五六章前章所以責在位者至此兩
章又若代為自解之詞言非不欲為天子言也非不欲
為天子使也顧今所謂能言可使者自有其人其抱區
區之忠者則皆所謂不能言不可使者也將為其不能
言不可使者與則身受其瘁而罪且及之將為其能言
可使者與躬雖處休而朋友交謫笑而無適從故甘心
於莫肯用訊莫肯夙夜以自絕遠也七章卿大夫以下
既多離居或勸之移於王城則以新都未有室家為辭
然其憂思泣血語皆疾病所謂無家者非寔情也故語
之曰爾之出居於外非為爾作室哉總前六章之意而
終責以無君臣之義也○此詩直言周宗既滅則非出

王之世明甚且在生王時宜曰還不宜曰遷宜曰還不
宜曰出若食采者則在朝在邑皆有官舍未有室家之
對誰作爾室之難皆無辭理也故為平王時在位者相
責無疑
徐氏與僑曰鍾氏云請此使人不敢言明哲二字君子
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明哲二字若身在事中惟用
得一敬字耳除此則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身各
敬爾儀敬而聽之詩人屢言之也
李氏鍾僑曰兩無正之詩疑西周既亡未定東遷之時
也何以知之曰首章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
淪胥以鋪言昔時弄權亂政之人皆死於申侯犬戎之
難是伏其辜也今此無罪之人復死於饑饉是淪胥以
鋪矣言伏辜則是死於兵難非尋常淪胥者比非亡國
之患孰能使伏其辜乎二章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明
云既滅則是亡國之後方可詩人於其國家不可未滅
而云滅也然若既遷洛陽則有所止戾今云靡所止戾
則是戎方退而未定遷都之計也末章云謂爾遷于王
都曰子未有室家若既遷洛陽則周公舊建表裏山河
凡仕於朝者莫不欲入居都內攀附朝廷安有出居之
理蓋是西都新破戎雖退而恐復來人心危懼爭欲外
居以為逃避之計爾詩人所以刺其隱而譏之也據此
則此詩之作在於被戎之後未遷之前可知矣○云不

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四句恐不如蘇氏之說蓋此詩通篇皆責其朋友之詞今云枉道則怨及朋友則是時之朋友皆持直道者也豈此詩之旨哉蓋是時國勢搶攘人懷二心故詩人之意云若當私利已則非事君之道是得罪于天子也若盡忠為國則人怨其異已是怨及朋友矣此於語氣為順讀者當以此詩前後文及當時事勢參之

釋按此詩李文貞公疏解明確惟怨及朋友句則抑亭之說更精雨無正三字當從劉氏解序謂衆多如雨不可信也

詩經提要錄卷之二十

小旻之什

范氏處義曰說者謂小旻小苑小弁小明所以別小雅今大雅只有召旻大明二篇餘篇疑亡之然則小之字錄詩者為之

集傳蔣氏曰小旻小苑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并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曰通句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恐之耶

升

滄滄訛訛亦恐之衣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如彼縶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衆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

小旻六章

小序曰小曼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曰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從善而作是詩

姚氏舜牧曰議論曰謀由是見之施為曰猶故二字並存而專重于謀○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凡謀未有不先於定其志者志不先定而謀之鬼龜厭而不可告矣謀之盈庭而莫執其咎矣謀之回通端在此

曹氏粹中曰王者舉錯移陰陽動作闡盛衰一頓一嘆尚不可不謹而況於謀猶乎謀國之道正直是與古人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公聽並觀擇善而從之無敢不用其至彼小人者謀止其身而不及

國謀專於利而不顧義曰邪僻適不知何時而止也謀之臧者出於君子而不見從謀之不臧者出於小人乃反見用謀國如此亦甚病矣○滄滄然相和者黨同而無公是訛訛然相毀者伐異而無公非○謀之貴多斷之在獨凡謀于衆惟斷乃成今謀夫孔多而事不就者以其愚而無斷也

朱氏善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遠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劉氏璣曰洪範九疇其二為五事貌之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乂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思

之德庸而作聖其次序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邵氏元錫曰小曼刺謀失也夫古之謀者經大猷程先民聖者主之哲者謀者慮之肅者乂者斷之如是而將之以戒懼故全也今謀不及遠聽通言矣事通言矣合而滄滄不合而訛訛斯於謀必回通矣如是而聚譖以謀之是坐謀也匪行通謀也如是而盈庭以謀之是道謀也非室謀也即有肅謀即有哲乂且聖如流泉然淪於汙敗豈有救乎是謀之大惑也凡厥有謀皆以其戒暴虎馮河之心將之是篤敬之謀也

李文貞公曰一二章言上之聽謀者不明三四章言

下之為謀猶者不善也惟聽之者不明故謀之者不善蓋既以迎合為心則但計目前之休遠而不顧事後之成敗但取不忤於當世而不復追師於舊典矣身不任咎如不行而坐計程也事不師古如築室而謀之路也五六章懼善類之及於害也政之亂國之無人既若此矣然猶有聖賢之徒在焉異日有用之者則政與矣當此諛賊之世懼其如涉亂流而淪胥以盡也君子處此有憂世之心而不敢輕為犯患之事人知其避禍以全身耳不知其為國家計者遠也後世如東漢之末其君子可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矣身之既殞而國從之故郭泰有殄瘁之傷董卓曹操無顧忌之意易曰碩果

不食又曰拔茅茹以其彙自吉亨而夫子贊之曰民所載也志在居也嗚呼知此義者則知小宛小宛戰戰兢兢之心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道也○自節南山至此其憂時之辭至矣然與刺厲幽者言之輕重緩急殊科蓋平王同昏亂其暴虐威煽則未至如幽厲之烈也故數詩者責臣下之辭多惟推本則自王之不能自強而失道耳如處厲幽之世而所以責歸尹皇父百有位者如此其深恐非情理與事實也

李氏鍾倫曰固難靡止或聖或否此章之意與大雅蕩篇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會是美聽大命以傾語意相同韓退之云不善為斯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

袖間

宛彼鳴鵒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叔靡民采之螟蛉有子螟蛉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寐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溫人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小宛六章

小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此詩之辭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黃氏佐曰明發謂欲旦而未即旦欲寐而不能寐此正夜氣方清之際好惡未遂之時也有懷父母則所以相戒以求無辱之意自不能已矣

朱氏若曰中原有叔而靡民采之斯處民之有矣螟蛉

有子而螟蛉負之斯螟蛉之似矣吾兄弟豈可不思所以善其身思所以教其子乎善其身所以維吾親也教其子所以維吾身也物之在外也猶可求而有之况性善本吾心之所有乎物之不似也猶可負而化之况子之性亦吾之性乃其本似者乎為此詩者其於保身教子可謂兩得矣

李文貞公曰此詩之意朱傳獨得之後三章申前三章之意然言愈危而意愈懇其所處之時世可知其與物曰鳴鵒又曰脊令又曰桑扈始也志在高舉既而有動搖急難之象困窮失所之憂也君子遇險則修德順沛必於仁凡其孳孳斃而後已者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且屬于垣無逝我梁
無發我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小序曰小弁刺幽王也
朱子曰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幽王娶
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譖
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
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朱子語

踽踽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悲馬如擣假寐永嘆維憂

明怨其親却與舜怨暴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

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幸於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

語也

朱氏善曰子以父爲天父之不吾愛即天之不吾與也

何辜於天我罪伊何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而不見愛于父也

許氏謙曰總言怨慕之意篇內五心之憂笑一曰云如
之何其詞尚緩二曰疚如疚首則切於身矣三曰不遑

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率莫之知則無所告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涕泣也

李文貞公曰怨王聽諫如飲甘信誣不疑察如伐木者不顧其傾折薪者不顧其理含有罪者而親信之反以其子為他人也八章君子猶言凡君子非斥也王也山水之高深而人主之興難陰密之地而人適之當日太子必以漏言得罪故以戒他人勿蹈已之危轍意與邯鄲谷風同也○案此東遷以前詩也而序於此者平王親遭幽王之亂而無能改其德故節南山之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正月之詩曰終其永懷又舊陰雨十月之詩曰胡憯莫懲又曰艷妻嬖方處而無正之詩曰庶曰式戒覆出為怨皆傷其以亂繼亂目視幽王褒如注昏敗亡之禍而君臣上下恬然無鑒戒懲儆之心也母

子被諫廢棄憂傷如此而復甘受佞人使忠直罹殃巧言何人斯卷伯三詩皆是也故在王風曰有兔爰爰離千難當日以身為戒而曰恤我後者安在哉是故序詩者次疾諫之篇以此為首周不復興于此決矣谷風以下士民悲怨皆其效也

楊文定公曰末章君子無易由言朱傳作追怨幽王之辭詩所則歸於自咎蓋臣子當君父之譴責雖孽非已作必有引咎責躬之事自怨自艾之言太子當日或因發言不謹為諫人所竊聽從而媒孽中傷以致被廢故言此以警後人欲其謹於出語毋蹈我之覆轍也如此解則文義貫串而意思亦深婉切至矣無逝我深四句

與邯鄲風同必古有是言而當時習稱之

李氏鍾僑曰呂東萊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止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持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庸於垣之謂也愚按李泌之告德宗又有曰願陛下戒肅宗待建寧廢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亦即第七章君子不惠不舒寃之謂也蓋人性急則氣動而心昏是以信謠如酬酒惟惠則心和而能舒惟舒則氣平而能寃程子所謂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是也

解按七八章詩所之說最精無易由言蓋宜白自責

非李泌諫德宗還宮勿露之謂也至舜之怨親親也小弁之怨亦親親也然舜只怨己不怨親小弁既怨己亦怨親則小弁之仁亦只說得在仁一邊非謂其即能如舜也且只說得此詩在仁一邊非謂宜曰真能親親也

怨怨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憫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憫予慎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既誣亂之又生君子信謠君子如怨亂庶幾沮君子如祉亂庶幾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謠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印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付
度之維維寢廟遇犬鹿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
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奉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隳爾勇
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後我何

巧言六章

小序曰巧言刺厲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大夫傷于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

朱氏善曰寢廟之奕奕者惟君子為能作之以其法之
定也大猷之秩秩者惟聖人為能莫之以其德之盛也

以與他人之有心亦惟我為能度之以其鑒之明也我

兔之走疾矣而遇犬則其跡無所逃諄人之言巧矣而
遇明哲則其情無所遁亦何益之有哉

許氏熊曰大夫既被讒終篇未嘗有怨懟詆斥之語拳

拳專欲諷上之審聽而五章且以開諄人之迷不自憂
其身而惟憂天下之亂不怨怒其人而發其羞恥之心

此詩人之忠厚如此

李文貞公曰寢廟者嚴肅光明之地大猷者正大弘遠
之謀君子齊敬故能作寢廟聖人通明故能定大猷人
心如是未有諂佞至而不能察者也易曰德行恒易以
知險恒簡以知阻人之情偽微賤其為險阻多矣吾又

以險阻之心禦之非獨不能察見且將墮其欺罔之中

而與為化也故惟易簡者知險阻如太陽之無翳物明

視之無匿形也君子誠能去其疑心如寢廟之洞達法
大猷之深邃則一切幽暗曖昧之態淺近苛細之言如

見其肺肝然免難善于狡脫而遇犬則獲之矣今不能
然故曰維王之病也○序謂大夫傷于讒而作首呼天

而訴之末斥其人而悟之中間則歸過於王也

楊文定公曰此詩曲盡進諂及信諂情事首呼天而訴

之末斥其人以儆之二章三章則諷言之所以行也四

章則去讒之道五章乃極道諄人之情狀也亂如此悽
悽字未傳訓大但下文是天泰熈似作大字解未安依

傷心之說為長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
之云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不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是不

于天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攢
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並行違爾爾居堂者之來云何
其吁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伯氏吹簫仲氏吹篳及爾如賈諫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覲而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何人斯八章

小序曰何人斯蔡公刺暴公也

孔氏穎達曰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獲念生以溫為司寇則獲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獲在東都之內也春秋之世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

偏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皆畿內國名暴公為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二人從行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賈鄭云俱為王臣獲公亦為卿士矣

朱子曰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譖獲公故獲公作詩以絕之○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甗上平底似稱錫六孔竹曰篳長尺四寸圓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譖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于君不義于友所謂大故也故獲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

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己也忠其過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國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國不為己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態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劉氏瑾曰豫六三爻本義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

許氏謙曰左太冲魏都賦魏國先生盱衡而語注盱張目也肩士曰衡謂舉眉揚目也

李文貞公曰首章不斥暴公而疑其從者乃謂從暴公以來蓋婉辭也梁在邠風與前小弁篇對句而言則當為魚梁此對門言則當為門外之橋梁也文同而義異

次章二人已與暴公也誰為此禍疑之也不入咎我則有可疑之迹矣然追其初之相然可則不應有今日轉愈所謂將疑斯運否也○舊說獲公被暴公譖害之作首章既因從者而得其人矣次章念已禍害之由以其不入咎我而疑之又以昔者之交而未敢遽疑之以下四章則見其頻數往來而卒不相過然後知平昔交好果無孚信之誠心故一旦反覆傾危至於如此昔者之不如今也亦偽而已矣末二章乃見怨懟離絕之意楊文定公曰詩所解伊誰云從二人從行兩句與朱傳異朱傳以誰云從從字解作隨字言伊人所隨者誰乎乃暴公也如此則暴公是一人從行又是一人下章二

人從行休朱傳是指暴公與其隨行之人詩所伊誰云
從從字解作由字言伊人何所從來乎從暴處來也如
此則於首章已將暴公坐實下章二人從行不妨作已
與暴公矣二說並可從

徐氏與僑曰鍾氏云摸寫暴公百千閃爍逃避之狀着
着着龍只是一個內愁耳微詞緩調無可藏身真甚于
豺虎有北之投也○暴公是獲公故文故此詩猶以交
情責之不然入門還入等語為不情笑然彼何人斯數
數呼之若不知其姓名者其妙在此

釋按二人從行當從詩所上章既坐實暴公此章不
應又疑其從行也蓋極暴同為卿士王肅亦云二人

俱為王卿相隨而行即下所謂及爾如賓也其為親
風從聞其聲二句說下有聲無形惟飄風為然夫諧
人者必內慙故不樂見其人然形跡飄忽蓋不待君
子之視而已肺肝如見矣至獲暴二公為卿士係在
何王之世先儒俱未有指証惟世本云暴卒公作頃
獲成公作虎誣周古史考云古有頃虎尚矣周幽王
時二公特善其事朱子以為世本之紕繆誣周之傳
會則亦未足為據也又董氏通曰當幽王之世大臣
傷於諛如獲公小臣傷於諛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
得以免乎是亦指為幽王時人朱子謂於時無明文
可考亦未敢信其必然耳况獲國在東都畿內安知

非平王東遷而後獲公以畿內諸侯而為卿士乎是不
當強解矣

姜兮姜兮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哆兮成是南箕彼諧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提提幡幡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騷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騷人矜此勞人

彼諧人者誰適於謀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

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荷于畝邱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

卷伯七章

小序曰卷伯刺幽王也

朱子曰時有遺譏而被宮刑為卷伯者作此詩○南箕
四星二為躔二為舌其躔狹而舌廣則大張矣○卷是
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
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逮其所以自
傷悼小雅卷伯之倫其意亦謂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
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于王之左右親近
於王而日見之疑無間之可伺矣今已亦傷于譖則疏
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
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李氏本曰貝不可以為錦但其背有錯雜之文有似于錦遂以錦名以此謬言起于疑似亦以見文敘之意也

朱氏謀埠曰天文箕主口舌以喻謬者

何氏楷曰以此意求之取象南箕有簸揚其說之意

朱氏善曰妻妾以成貝錦喻謬人者能因細小而毓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謬人者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謬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徐氏常吉曰諧人之事豈可恃以為常君能聽爾之言亦能聽人之言君能以爾之言加罪于人亦能以人之

言加罪于爾且不以誠相與而惟以詐相傾則聽者之心固不能保其終不吾疑矣

劉氏瑾曰周禮天官寺人之官凡五人寺之言侍也侍王於路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蓋廢人也

逸齋曰寺人古以刑人為之巷宮內道伯長也疑當時呼寺人之長為巷伯故以名篇作是詩者必因謔而被宮刑後為巷伯故其諄復深惡謬人也孔子曰惡惡如巷伯亦言其所惡之甚人所同惡故也

李支貞公曰一二章妻妾而成貝錦者言其事之羅織以成章哆侈而成南箕者言其言之自巧嘗而大肆扶已甚之毒極陰詭之謀也三四章緝緝翩翩者往來文

致所以成是貝錦也投提幅幅者像巧張大所以成是南箕也其終也亦必見疑而自害待不知爾○或曰遺謬為巷伯或曰巷伯遺謬也

徐氏與僑曰視彼二字妙即俗所謂看他不過也禍福意且後一步

夏氏宗淵曰楊園二句喻謬人之居君側楊園者下濕之地以喻小人居於污下實繁有徒道喻其出入往來猗訓倚也邱崇高之象以喻居尊位者言謬人倚恃人君崇高之勢方將肆為誣陷凡百君子之所當戒心也故下文云云即我友我仇矣謬言其與之意

李氏體僑曰謂爾不信但謬之不售耳既其女遷則復有被謬之禍矣亦有淺深也上官桀索與有譖霍光者昭帝大怒曰大將軍忠臣敢有毀者坐之是謂爾不信之驗也李斯陷韓非終被趙高之虐楊炎傾劉晏旋被盧杞之譖是既其女遷之驗也○巧言與何人斯巷伯三篇皆憂謬之作也語氣緩急不同何哉巧言謬之屢而諧已行也何人斯始為謬也巷伯事之慘而情之傷也非必詩人情性之別或所處有不同耳

釋按楊園二句似夏氏之說為長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將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于懷猗安將樂棄予

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三章

小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之道絕焉孔氏穎達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類孫炎曰颶風從上下曰類朱子曰此朋友相怨之詩

李文貞公曰南有春風也以與友之相好時也類者如從天類下夏風也以與友之驕盈時也至於草木皆萎枯者秋風也以與友之離絕時也崔嵬者喻其勢位山之絕峻而風高者草木過之皆萎死人之志滿而勢盛者親黨交厚不復存矣草死猶可也木萎則甚矣小德不可忘也大德豈可忘乎

釋按谷風集傳訓東風若及類則是夏風草死木萎則是秋風而章首皆云谷風者蓋首章從風說到雨次章從春風說到夏風三章從春風說到秋風朋友相好如春風之和暖及其相棄不但如夏風之震蕩而且如秋風之肅殺矣至序以為刺幽王亦無可考據也

采芣者我匪我伊蒿采芣父母生我劬勞

采芣者我匪我伊蒿采芣父母生我劬勞

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富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采芣六章

小序曰采芣刺幽王也

朱子曰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晉王集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朱氏善曰此詩諸儒皆以為興至集傳正以為比而其

義始明凱風之子以棘自比棘固木之賤者也采芣之子以蒿自比蒿固草之賤者也凱風以己非美材故念母氏養我之劬勞則自責以期親之悔悟也采芣以己非美材而念父母生我之劬勞則父母已沒矣重自哀傷而已

劉氏瑾曰司馬昭為魏安東將軍與吳戰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王褒父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而斬之

李文貞公曰父母既沒而思念之詩傷其不能早有立以逮親年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末兩章之志也

楊文定公曰辟聲疊恥若以辟比父母疊比子未安當

依詩所子不成立則遺親羞之說不特大小之取類相合且與匪我休蒿昊天罔極意俱相貫鮮民無德之民猶國君稱寡人也

徐氏與僑曰子不能報父母猶我蒿不能報造物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李氏鍾僑曰葵莠首二章言父母之恩三章悼已之不得終養也四章極言父母之恩以足首二章之意五章六章再嘆已之不得終養以足三章之意○先王之以政養民者有三焉焉未及乎教也何則使民各遂其生一也衣食足而知禮義如孟子所謂菽粟如水火而民為有不仁者二也使天下之欲為孝教為悌教為忠且

信者皆得遂其願而無力不從心之嘆三也如此篇孝子之念其親如此而使有不終養之悲號天籲地亦可哀也已冉子之問夫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但曰富之而已而功用已非淺鮮矣

有饒嘉殮有採棘上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昧言顧之潛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饒能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刈沬泉無侵獲新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新是獲新尚可戴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絮絮衣服舟人之子熊羆

是棄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朝朝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

有光玼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晚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採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大東七章

小序曰大東刺亂也

朱子曰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諱大夫作此以言病○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然如隅也七襄未詳

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

歐陽氏修曰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

李文貞公曰首章蓋殮雖滿而已之挹取有度以興先王之遺取諸民者有節也其適甚平而直君子行之小人視焉今則不然是以瞻顧而悲傷也二章言東都大小國已疲於征歛勞役如此三章言勞苦之甚而無幾

其休息四章職勞不來而不得歸也五章言饋以酒而

不為萊遺以佩而不為長求索之無厭也故庶乎天漢
昭明知織女之勞於杵櫓晨莫之間七度經緯無時而
休耳曩者經緯之勞於織女之勞在雲漢之間故云六
章言織女雖勤而不能成報功之文章猶所謂不以其
長也牽牛雖勞而曾不念其服箱之苦猶所謂不以其
眾也農女憔悴如此故望啓明長庚之先後於其日者
使有採之天畢沛滂沱之賜而施下行耳蓋屬意於近
君之臣降其膏澤七章言雨澤將降必有箕風之振揚
簸動為之先必有北斗之斟酌調和為之節喻國家加
惠百姓必有號令之戒網紀之善也今也箕則閉其古
而號令之不聞斗則傾其柄而紀綱之已廢故雖有天

畢而施不行矣揭頌也大雅顧沛之揭是也北斗魁直
戎位故曰西柄箕舌不聞斗柄不傾反言之以切人事
耳○平王東遷不能修復舊政而仍屬幽之烈東人苦
之而作是詩中言西人者從王而遷者也

楊文定公曰詩中引用物類皆借以切人事非泛然鋪
排湊數者如此詩所稱天漢女牛啓明長庚天畢箕斗
之類極有深意諸家之解尚少眉目詩人寥寥難詳說
滿天星斗何用且何以但舉天漢女牛啓明長庚天畢
箕斗而不及其他須還他著落纔好天漢五天而光明
下燭以喻人君女以喻女工牛以喻農夫啓明長庚乃
先後出入於日者以喻天子左右之大臣畢好雨主雨

澤喻朝廷之恩澤箕主風所以鼓動氣機亢雨之降必
有風以動盪宣布之斗又為諸星之紀綱所以調和元
氣以喻恩澤之降必有號令之布紀綱之運此詩人引
用意也先生解此詩得手全在首二句蓋陰雖難然而
滿而必以棘乙舉之言取之有節而不過以喻天下之
財力雖微而取之者不外惟正之供此先生之制所以
蕩平正直而為君子所率循小人亦咸瞻仰敬奉者今
不能然是以頌之而出涕也下文乃言其實東方大小
之國行櫛皆空則取之已盡所以當覆霜之時而所履
者惟萬幾則貪窶之甚可知以不耐苦之貴介公子而
僕僕道路則人不得休息可知此所以使我心疚也下

二章申小東大東下字節意言力役之不得其平與如
砥如矢者相反下數章皆申小東大東上半節意言賦
稅之不得其節亦與如砥如矢者相反魏以酒而不以
為漿醕以佩而不以為長所謂以有盡之民財填無窮
之巨壑雖供者之力已罄而求者之心未足庶幾仰望
天漢之昭明或庶幾見織女之勞苦爾然織女雖勞而不
能成報功之文章牽牛雖勞而曾不念其服箱之苦也至
此不得不以望天漢者轉而望先後出入於日之二星
天漢昭明庶幾能使主雨之畢沛恩澤以下行也然雨澤
之降雖畢主之要必有南箕為之振蕩北斗為之斟酌
然後澤無不流而施無不被今也箕不簸揚則號令不

碩斗不提注則紀綱已廢雖有天畢亦豈能載施以行哉此則絕望之辭也禽閉其古所以不可獲揚穎揭其柄所以不可扼酒漿反言以切時事非真禽而手真揭也○七襄朱子以為未詳而引反駕二說又符駕字中釋蓋主駕字之義詩所解作經緯聯緯之義亦是就織字下注脚也

李氏鍾僑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則不獨奢侈之患而品服無章上下僭亂矣私人之子百條是試則又不獨服用之奢而官職冒濫下及隸圉矣史所謂爛羊頭間內侯爛羊胃野都尉者此語似之

釋按此詩文貞文定二公之說偏矣蓋平王東遷求

國諸侯苦於賦役而作也當時征求無厭簞食糗餌之餽之以食肉也杼柚其空餽之以絲帛也我以其酒餽之以酒漿也藉藉佩璲餽之以寶玉也籛揚指米穀而言也提酒漿即前之酒漿也公子行役賤者可知所謂憚人也不來故不得休息也輸者已困求者未已故求助於天然七襄不成章不能代我之杼柚也牽牛不暇箱不能代我之行役也南箕不籛揚不能代我脩米穀也北斗不提取不能代我脩酒漿也求天而不能助則周王之不監如天漢之無光也大臣之不言如啓明長庚及畢星之不降雨澤也此詩決其在東遷以後者蓋王室東遷供役更煩親皇父

作都壞人之屋荒人之田而黽勉從事者不敢告勞其他可知矣其詩中云西人之子蓋指西都之人從王東遷者如皇父亦西人也平王東遷小人用事正人作絕而賤者富貴舟人私人公然着熊羆列有位時事尚可言哉此大東詩人所以目擊心傷而深刺之也鄙意說此詩與諸儒小有參互亦謹志之以俟後來者之酌定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凄凄百卉俱腓亂離瘼矣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采使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鷄匪鳧翰飛戾天匪鱉匪鰭潛逃于淵
山有嶷嶷隰有杞栝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四月八章

小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亦遭亂自傷之詩

范氏祖禹曰言夏秋冬獨不言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李文貞公曰前四章自夏而秋自秋而冬氣候並異昔之具腓者今盡殘賊雖東梅之能寒者不免矣五章泉

水猶有清時興政事之不清也六章江漢能為國紀興政事之無紀也七章八章生亂世者不能如鳥之奮飛魚之深藏底幾山隰之間揀採草木以終老乎然未能忘來思故歌以告之○大夫遭亂之詩

楊文定公曰詩言嘉卉而推梅來何也梅花發於最先而其果得木味之正栗木堅而不蠹凡廟主皆用栗書稱寬而栗禮稱溫潤而栗皆強立有主之義梅取其有合於仁也栗取其有合於義也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夫其所以為梅栗與梅栗相反矣詩人所以悲也

李氏鍾儔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蓋衆亂之世貴罰無章雖有善人為形勢所驅趨利避害殘善為惡離騷所謂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是也詩人此時欲求同道之人漸漸難得矣

鐸按廢為殘賊朱傳作化芳蘭為蕭艾意詩所解作盡見殘賊善類無復可保全者二說皆可存也夏氏宗濶曰從四月說到冬月竊意四月者伏陰之始喻亂之所由生不言春者不見太和全盛之時也山有薇蕨二句朱傳作比詩所作賦竊以為上章既是比喻下章亦可作比喻言亂離之日或遠過他國如鷁鷥之翰飛戾天或陷匿澤薺如輶輔之潛逃於湖子身登仕藉勢不能隱諠無可去則非如魚鳥之可以

飛潛但竊棲局束于此若苦卉微植之在山隰植于一處而不能遷移此所以不得已而作歌以告來也
楊文定公嘉興之

詩經提要錄卷之二十一

北山之什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己于行或不

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

北山六章

小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曰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范氏處義曰大東言賦之不均此詩專言役之不均以見幽王之時賦役者皆不均平賦不均則以傷財而告病後不均則不得養其父母尤為可判也

朱氏公邁曰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蓋天子之大夫非一人也此則指夫執政者而言

李氏樛曰孔子曰公則說人主苟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為怨若有不均之心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有繁繁衣服者有葛屨履

需者北山之詩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己于行者則無一洋其平矣天下安洋而說服哉

鄧氏元錫曰北山刺不均也秉均者不均膳仕者衆而賢者獨勞瘁畏終讎焉蓋四牡皇華之意索其盡矣故雅之盛也上平其政載恤其私故士盡瘁而忘其勞雅之變也上不平其政不恤其私故士盡瘁而良其病也李文貞公曰大夫行役者之詩然王非能知其賢而勞之也即或知其賢而勞之亦直使為其難而藉此以疏遠之耳故燕燕思樂而出入風議者且將沮格而制其命蓋有驅馳憔悴而功無可成罪或不免者矣前三章不敢為怨君之辭若君之知己而任之者厚也後三章則露其意彼從容風議者即此之所以慘慘畏咎而懼憂我父母者與

李氏鍾儔曰北山首章言己之情也二章責任己者之不均三章忽作壯厲之語若甘於獨任其勞者此詩人之所以為賢也觀此則其平日竭力報國之心與今日引分自安之願具見於此矣以下乃就不均處詳言之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戕兮無將大車維塵難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無將大車三章

小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朱子曰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比也

輔氏廣曰人心憂則拘而定故在憂中耿耿然不能逸而出也

黃氏震曰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朱云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愚案序言悔將小人本不成文況詩亦初無悔用小人之意合以上二說詳之

李文貞公曰行役者作此以道憂憂之深矣

詳按此詩序說未安當從集傳蓋序以為將者謂君子以小人可以惟我驅使而將之也豈知既進則禦

時將角反受其害哉故徐氏引竹書幽王元年錫太

師尸氏皇父命其時老成多在朝也其後家父仲允

番繁蹶橋之徒朋比作奸不可為矣史又言號石父

巧佞善說幽王以為卿士時君子必有為所惑者竊

以其君子斷不肯進小人將以自便乎將以誤國乎

進小人以自便是已亦小人也進小人以誤國是已

為小人之尤者也安得謂之君子哉況家父仲允之

徒乃王自用之未必即為老成人所進也序說既不

合詩意徐氏引竹書史書更覺支離此詩亦不能定

其為何王之世而何必附會其說哉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訖野二月初吉載維

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
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
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瞻矜懷顧豈不懷歸

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

獲救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

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

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

景福

景福

小明五章

小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朱子曰大夫以二月西征至於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

而訴之

范氏處義曰己則悔仕又以勉同列蓋賢者雖不得志

不忘體國斯其所以為忠厚歟

輔氏廣曰共人即靖共爾位之僚友也僚友不一而足

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己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其所謂

罪罟譴怒急反慶者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

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

而相與共事我正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爾罪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網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反知者也不言思其室家而歎歸乃言思其僚友者善為詳也

謝氏枋得曰念彼共人所謂靖共爾位敬共朝夕者此君子人也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詩人勤勞於外又念斯人難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愛惜等類者不知果能免於禍否所以念之深愛之至既涕零如雨又瞻瞻懷顧也

黃氏佐曰人情與正直之士共處各能樹立若與四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故戒之一則曰正直是與二則曰好是正直不求人合當為神明所祐而福祿至矣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故其言如此

歐陽氏修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誌別爾了不闡詩義

李文貞公曰肯章言寒暑之毒苦耳二章則事孔庶而悼其不暇三章則事愈感而悔戚之自貽也此與四月北山同意皆盡瘁以仕而莫我有慘慘劬勞而猶畏告者也後二章朱傳以為戒僚友然作自厲之辭亦可蓋遇勞苦之事則謂君之所以玉成於我其懷安之心盡其靖共正直之道誠之至則通於神明矣而況于人乎上篇言無思百憂此其所以獨憂之術也○自四月至此詩意畧同蓋編詩者以類相從也

濟正從憂國之心出之

李氏鍾儔曰詩人之勞苦如此亦任使不均之所致也乃於僚友之處者不獨不生嫉妬而且勉之以靖共正直盡其忠告而無一毫嫌怨之私焉亦可謂公且賢矣抑詩人之言此也非獨為友亦謀國之忠也夫政事之得失在於中朝苟在位之君子不能靖共而正直是與則事且日非矣難如己等百輩勤勞於外庸有殺於熱毫乎此詩人所以忘彼我之私而相勉於為國忠之盡也簡相如引車避席將軍而結歡以輔趙國義與此同鮮按此詩前三章念共人後二章戒僚友一舉說下忘己之勞而但顧僚友之各供其職為僚友謀正為

國家謀可謂忘矣此集傳之意也詩所謂後二章為
自廣之意則前三章所念之共人似不必專指僚友
或念己之所當恭敬者如不違將父不違將母是以
由涕零而瞻顏由瞻顏而出宿也蓋人能自廣則必
能自盡供職事好善人存素位而行之心無怨天尤
人之意富貴福澤厚我之生也貧賤憂戚玉我於成
也誠能通神不但挽回人事而並欲旋轉造化所係
豈不大哉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鍾喑喑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鍾欽欽鼓鼗琴瑟琴瑟同音以雅以南以籌不僭

鼓鐘四章

小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
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
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連水軍入海○鼗
大鼓也周禮作皋云皋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蘓氏
曰始言湯湯永盛也中言潛潛永流也終言三洲水落
而洲見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蘓氏曰言幽王之不
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逸齋曰武謂古樂器有雅頌頌雅瑟雅篪雅頌

雅籥頌簫獨風無其器謂吹雅於簫可也今乃雅兼南
言之何哉竊嘗考之儀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芻蕘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說者謂金石絲竹而歌之既言合
歌則聲必周旋相應所謂不僭者如此故周官有欽
雅欽頌頌之說則國風雅頌皆可攝之管籥矣

李文貞公曰一章君子聞鼓鐘於淮水之上其心聲之
淫哀而憂傷之故思善人君子懷其誠信而不忘者蓋
性情者樂之本也二章總之無邪則聲不淫矣三章猶
尤也德之無尤則聲不傷矣四章則所謂淑人君子之
聲樂也欽欽敬也樂以禮為本惟敬則和也鼓鼗鼓琴
堂上樂也笙瑟同音堂下樂也雅者歌底鳴三終魚麗

三終望南陔三終白華三終之類是也南者合樂之時
北以閨雅三終鵲巢三終之類是也簫者樂終而舞左
手執簫右手秉翟以為文舞也蓋雅樂之次第如此而
其始終條理歌舞容容皆無奪倫而不僭忒非有淑人
君子之德誰能興之哉○東遷之後禮壞樂崩朝廷邦
國之間非復雅聲之舊其時淮水之上有鼓鐘為樂者
賢者聞而悲之故首三章皆憂思古之君子而卒章不
言則所思之君子如是如曹風之念京周末乃指其實
也

楊文定公曰先生解此詩云聞樂聲之淫哀而憂傷之
玩詩詞不見有淫哀意思在內乃先生以己意斷之如

禮儀既備鐘鼓既成孝孫徂位上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居婦廢徹不違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般既將莫怨其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楚茨六章

孔氏穎達曰魯靈以煮肉廩饗以炊米少牢云饗饗在門東南北上原饗之北○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司士羞庶羞于尸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遵則饌餼粉羞其豆則醢食醢食庶羞手膳承脫皆

有哉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

朱子曰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禮曰飴安尸蓋祀庶族人之子為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初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持求之於門內賓客之處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主祭之人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醢從○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進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復

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備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不遲以疾為敬亦不謂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組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于寢故于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于寢也○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

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運筆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自此篇主車宰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雙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朱子詩傳通說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騶雅反復讀之其詩氣與七月載芣芣采芣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祥未嘗不慘慘於此今以為騶風騶頌者是也而孟亦曰禮曰諸侯耕助

以供菜盛菜或不潔不散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

劉氏理曰特牲主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酢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爵于尊南至旅酬乃舉其爵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爵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其妻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奉肆夏鍾師注曰先擊鐘次擊鼓以奉時造也○儀禮

主人之組佐食徹之尸組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組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眾賓之組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散留歸賓組而不散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酢組豆遷及姑姊妹之組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婦以祝豆遷及姑姊妹之組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蔣氏惺生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詳詩典重禮儀盛備恐只是先王之事詩中言皇尸召婦使召壽考萬壽萬年等語王者言之則可施之公卿恐僭甫田卒章言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亦只是下祝上之詳農夫恐不宜施此語鼓鐘送尸乃奏肆夏此亦天子之禮樂春

秋時列國有行此禮乃東周以後諸侯得用非正也朱傳斷然以為公卿有田祿者之詩蓋以甫田歲取十千為一成之地為田九萬畝歲取萬畝之入即九一之法大田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亦九一之法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乃公卿采邑之地天子畿內六卿六遂用貢法十夫有溝與此制不同故朱傳之說如此今案舊說皆以為先王之詩朱傳引呂氏說言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依舊說與序說無異宜更詳之

朱氏善曰此章言由古人有墾闢之勞是以今日有收成之富由合康有收成之富是以宗廟有享祀之豐是以我君獲福祿之大蓋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於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

彙纂曰古者賓饗式上取或下就蓋禮尚優賓樂可斷章寓意其義寬若宗廟之祭禮主尊祖敬天樂以昭德象功因教踰越其義嚴如周禮鍾師掌金奏有曰肆夏天子之廟尸出入奏之而饗元侯並奏焉元侯相饗亦得用之所謂其義寬也至於廟祭魯得用天子禮樂者成王特以褒周公之德他國則不敢干然孔子猶病病之蓋若是其嚴也今楚茨五章鼓鐘送尸句集傳以為尸出入鼓鐘以奏肆夏此沿鄭箋然毛鄭以楚茨為思

古盛王重農奉祭故引大司樂之文集傳改為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則肆夏皆述天子之事於公卿奚取焉故正其說於此然觀章句下集傳引呂祖謙先生致力於民一段則朱子仍未盡廢舊說後之學者其善擇焉

李文貞公曰此鄉雅之首篇也鄉雅凡四篇所以祈年於田祖然至凌二篇乃有此意前二篇皆言內祭祀之事蓋先內後外序應如此頃所謂祭畢祖妣以洽百禮者也

李氏鍾儔曰楚茨首章親耕以共粢盛也二章始祭而求神也三章當祭而獻酬也四章祭持畢而飲福受祚

五章祭畢而送尸徹饌也六章既祭而燕親也○自昔何為我藝黍稷邇古先而言之蓋自后稷教稼公劉開基越千餘年敬祭重農如一日焉未之有改也昔之所為而今循之則重其典自昔為之至今不廢則永其傳○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是以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百事之始萬福之原也先黍稷而後牛羊者穀食為生民之本孝子之享其親必以此為重也是以未祭而先言黍稷既祭而後及牛羊○二章曰神保是享三章曰神保是格五章曰神保聿歸非言神保也言神也而曰神保者不敢正言神也恭之至也誠孝之極也何以知其非言神保而言神也曰三章云神保是格正當交錯獻

酬之際恍惚若神之來云爾若祇言神保則常未祭而妄以安之之時神保之來也久矣何待此時而後來格也哉故知是敬之至而不敢正言也○我孔熒矣式微莫愆非強有力也敬之盛而禮不覺其多焉爾人情於其所便尚云樂此不知疲况於君子之行禮乎志之即氣於斯可見子路因季氏祭禮太煩至于跛倚以臨祭改而省之曾明行事晏朝而遲夫子訝其知禮何也曰子路順時施宜夫子與其違權非其禮之大也○末章祭畢而燕諸父昆弟也蓋推祖考之思以逮于所同生也是以其樂以侑之脩般以將之與父兄燕而不逮于賤微無有違焉仁之至義之盡也所謂祿後祿者如此

抑小大稽首而致福于君者有二義為奉祭之誠而入心服也逮下之仁而眾心悅也無小無大而既醉既飽悅之至也親見其祭而信神之嗜飲食服之深矣○廟中境內之象也於楚茨之詩見仁孝之至焉見禮儀之脩焉見經理之周焉見終始之義焉見逮下之仁焉舉而指之天下無難矣○二章萬壽無疆三章萬壽攸酢且章章皆致尊於主祭之人疑為召公之詞而而未必卿大夫以下所得同也興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嘒嘒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蓋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

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禱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爪是剝是進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幣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南山六章

朱子曰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疆者為之大界也理

者定其溝塗也畝壟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

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三章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禱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

之於尸及賓客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散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四章言一井之田其

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家為廬舍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爪成剝削淹漬以為醢而獻皇祖

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五章敬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穀也取其鬯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

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

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

燔蕭合煙蕭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

祭求諸陰陽之義也○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所以祭祀燂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

也問祖先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底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

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氣求之

徐氏光啟曰疆理不是一定只在外為疆在內為理就一夫論則遂往為疆中間畝畝為理就十夫論則溝畛

為疆中間遂往又為理矣推而至於萬夫則一成之外

川路為疆中間溝道血塗遂往皆為理矣李文貞公曰劉為后稷之曾孫自此以下言曾孫者大

抵皆斥公劉而子孫之世修其業者以此崇之也大雅篇公劉之篇言度其隰原徹田為糧此章正指其事是

時常夏之世故推本於禹功南山是所謂乃陟南岡者非於南山也○興上篇意同上篇詳於祀事此篇詳於

田事李氏鍾僑曰信南山首章言疆理田畝二章祈甘雨三章言有秋以奉祭祀皆供菜盛之事四章則供菜蔬之

事五章則奉牲之事先穀次菜牲者重地產先其質也六章方歸結言祭祀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通

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興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

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

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

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市田四章

鄭氏康成曰井田之法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

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

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

孔氏穎達曰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

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昭二十九年傳曰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后土則社

朱子曰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

祖之祭○首章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

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耘除草也耔種

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而耨種於其中

苗葉以上稍耕耨草因耨其土以附苗根耨盡畝平則

根深而能風興旱也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

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曜其秀民之

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次章齊與梁同曲禮曰稷曰明

葉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

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礼所謂羅罍獻禽以祀祊是也

田祖先帝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礼喬章凡因祈

年於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三章曾

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礼外事曰曾孫某侯

某武王禘名山大川曰有進曾孫周王發是也○四章

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

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

王氏安石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有始也

祈甘雨所以介黍稷介黍稷所以穀士女樂歲則士女

多賴故也

范氏處義曰黍稷稻粱既無所不有農夫相慶於下謂

以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能助君以福至萬年之永

乃所以為報也

胡氏一桂曰集傳歸美於下之說善矣但農夫不當得

此重辭只恐是田祖報曾孫介福如曾孫之稼以下事

而萬壽無疆則其頌禱之辭也

唐氏順之曰首章言力農二章言奉祭三章申言力農

之意四章申言奉祭之意總之皆見其厚民耳

李文貞公曰一章有陳穀可以食饗人者自古有年故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穰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
我田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
有不斂穉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大田四章

朱子曰蕪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其來歲之
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括而始事
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
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此詩為農夫之辭以頌

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方房也謂乎甲始生而

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卑稂莠似苗皆害苗之草
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螻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

蟲也 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痘中放火火達極坑
且焚且壓蓋古之遺法如此○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

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幽雅
其詳見於幽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上之人

以我田既戒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
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

情所以相類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何氏指曰月令季冬令告民出五種所謂既種也

無卒也

李文貞公曰首章言農夫能預事及時以順曾孫之命

二三章人力既勤此兩章乃致禱祈之意四章前篇來
止勸耕之時也此來止觀穫之時也收穫之後又禮祀

四方以報以祈興來歲之利與前篇社方御田祖者相
首尾○終前篇之意○自楚茨至此四篇皆言幽公以

來舊俗如此蓋自后稷始興農事公劉克篤其烈故對
后稷以稱而曰曾孫也幽風雅頌所稱上不及天子下

不係卿大夫其曰君曰公曰公子曰君婦皆有國者名
雖而信南山篇所謂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則於天子及

卿大夫之事尤不相似而為諸侯之始辟土地者與大

雅公劉縣荒並與岐之文正相應也

楊文定公曰楚茨信南山朱傳謂公卿有田祿者力於
農事以奉宗廟之祭甫田奉方社田祖之祭大田為農

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詩所謂詩解所稱上不及天子下
不係卿大夫曰君曰君婦皆有國者名號曰曾孫對后

稷而指公劉也信南山稱述禹功其時正在夏后之世
公劉始開墾為田非卿大夫食采之常土也所見豈不

卓絕矣哉自此論一定而千古之疑義一旦發矇周孔
之詩教傳乎雲漢之為章矣○曾孫雖係子孫通稱然

其始為此語必切於世數而非泛辭此數語屢稱曾孫
因對后稷而指公劉如武王稱有道曾孫亦對大王而

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戒也

陳氏樸曰此章欲兩公田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忠厚若此其幽風之氣象乎

蒙纂曰周禮蕭華獻幽詩以逆暑迎寒祈年於田祖獻幽雅以樂田峻祭蜡則獻幽頌以息老物鄭康成箋幽詩以應幽籥分殆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為幽風十月複摘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為幽雅稱彼兕觥當奇無疆以上為幽頌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為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幽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幽頌故一篇之內偶有風雅頌也此漢唐相傳之說

而程子亦以為然也至宋而解詩者眾或謂既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或謂以七月全篇隨其音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大田甫田是幽之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芣良耜等篇是幽之頌朱子謂數說皆通而未敢必也聞當考之楚茨專言廟祭甫田有新甘雨之文似有合矣然周禮言吹幽竹擊土鼓而不言有琴瑟之樂也大田詞主報賽非以言祈至思文為配天臣工為戒田官噫嘻為成王後詩惟豐年載芣良耜止言農事可以通用然在周頌無文以證其為幽朱子既無定論則鄭箋引周禮以解幽詩似尚為近古況周禮出於西漢鄭氏一門具有師承其說或非

稱也但公劉子孫之能修其業者亦包在內爾○楚茨

四詩皆周公所作前二篇述力田而祭先祖之事後二篇後二篇述力田而祭外神之事先內後外序應如此即如今之祭丁先於祭戊亦先內後外之義以此詩為幽雅其所甚善朱子引用之周禮大司樂籥章有春擊土鼓吹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幽雅擊土鼓以樂田峻國祭蜡則吹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之文周禮係周公所定七月詩載寒暑氣候極詳與逆暑迎寒之義合楚茨四詩詳於農事詩中明著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等語與祈年樂田峻之義合頌載芣三詩胡考之休等語與蜡祭息老物蜡後

養老之義合若不以楚茨四詩載芣三詩為幽雅幽雅則周官之文既無著落而幽雅之次序亦不分明矣鄭康成謂幽風內取其辭義之近於祈年息老者為幽雅幽頌明是幽風如何謂之雅頌名實素矣故知楚茨諸篇為幽雅載芣諸篇為幽頌無疑所以屬之幽者周家以農事開基不啻失官統緒幾墜至公劉克篤前烈實王業所由起也所以次於風雅頌之後者反本復始之義天道人事之自然也所以附周公居東及東都朝會祭祀等詩於後者明農述祖以戒嗣王周公之志營洛定都以成前業周公之勤故以周公在東之事及東都之詩相附以示不忘周公之意且歸美焉

李氏鍾嶸曰楚茨至大田四詩皆農事之詩也所謂雅雅者也同自后稷公劉開基即以農事為本以至文武之世未之有改也楚茨答於農事詳於祭祀者推農務之本也國之大事莫先於祭故推本之以為力農之所由也信南山後半篇言祭祀上半篇詳言農事以祭祀之詳已見於楚茨故也甫田大田二詩不復及宗廟之祭而只詳言農事亦以其已詳於楚茨信南山故也甫田言祭三方社田祖皆農事中祈報之祭祀也大田言祭祀而只言四方舉一以祭也要之楚茨信南山因農而歸重於祭祀也甫田大田因祭祀而致力於農事也豈亦周公述此以示後王者與

鐸按楚茨四篇序以為刺山王思古昔既於詩意不類朱子疑其為燕雅而未敢定彙纂又疑鄭氏之說未必無據惟文貞公直決其為燕雅而揚文定公李抑亭又謂周公述此以示後王細玩詩詞字字確切真所謂天開日朗者矣

六師

序室

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

小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而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棘茅蒐所染色也韜韜也合韜為之同官所謂韜弁兵事之服也○韜容刀之韜今刀鞘也韜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

朱氏善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言其形勢之壯盛也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言其福祿之厚集也韜合有美以作六師言其人心之翕聚也形勢壯盛得乎地也福祥厚集得乎天也人心翕聚得乎人也周人高文其葬也必起於弱故周公成王曰詰爾戎兵畢公成康王曰張

望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云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則必於此乎朝會於此乎田獵修戎備於閑暇之時講武事於燕安之日據地利以合人心通國典以承天德使斯民知國勢之尊安王靈之赫奕且因福祿之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

鄭氏東曰此會諸侯而因講武事如車攻詩東都之行本為朝會而詩之作則為田獵此詩當如此例看東都之至本為朝會而作詩之意則重講武也

李氏貞公曰東都既成朝會諸侯因而講武事之詩也蓋自文武既沒周召輔政皆不敢忘武事故曰雖有司

之收夫克其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又曰張皇六師無
壞我高祖寡命首兩章皆言兵革服佩卒章則示天位
已安寓偃武修文之急矣

楊文定公曰此詩朱傳以為諸侯美天子之詩詩所則
以蓼莪諸詩比例而定為朝會樂歌極為確當諸侯所
作不應叙於天子所作之前君子萬年等語是歌工語
氣如與鹿嘉魚之例王者因在都東朝會諸侯而作也
南山有臺篇萬壽無期萬壽無疆乃臣下美天子之詞
今以邶家先等語為賢臣之稱緣一向用得熟了習而
不察賢聖之君在上邶家之根基豈不堅固光華豈不
顯燦乎

釋按此詩雖不能定其為何王之世然觀其雍和典
重其為盛世之詩無疑也貞文公所見確不可易矣
蒙蒙者華其華得今我觀之子我心寫今我心寫今是以
有譽處兮

蒙蒙者華其華其華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
是以有慶矣

蒙蒙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騂六轡沃若左之
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蒙蒙者華四章

小序曰蒙蒙者華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曉彼洛矣也

朱氏善曰朱子以為答曉彼洛矣則是天子會諸侯於
東都講武既畢而燕飲之詩也夫國君之才全德備觀
于朝廷而見其禮文之無不同觀于田獵而見其射御
之無不善則信乎其才之全矣即夫多儀之享而知有
事上之敬即夫趨事之敏而知其有事上之忠則信乎
其德之備矣蓋客觀則氣乃德之符其外之無可選擇
如此則其中之所存可知有于中者所以為外之本宜
於外者乃其中之似也

李元貞公曰一章與蓼蕭首章同得義亦同皆以物之
被露而潤興諸侯載澤之意二章亦蓼蕭為龍為光之
意美其德之容也三章亦蓼蕭修華和鸞之意四章又

蓼蕭其德不爽宜兄弟之德蓋美其行之無虧才之
有裕乃推原其由于實德之素是以行事悉似其本心
非可以致飾於外者也孟子言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
其原危正如此口朝會畢而見諸侯之詩首章聽其言
二章觀其行三章乃至于車馬驅馳之節亦無不中度
者故四章合而美之

李氏鍾倫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其見於外者如此所以能然者非強而致之也惟其有
之於內是以施之於外者似其內之所有無所不云
爾由此知酬酢萬變者不求之于內而但用力于外應
之迹必其宜而且不可得也詩人可謂知本矣

解按以上二詩序以為刺幽王何氏以為東遷以後之作細玩詩詞並無刺幽王之意況幽王之失多矣豈止不能辭命諸侯不能祿養功臣之後哉若作東遷以後之詩則平王已遷東都矣不尤又云君子至止也若云初遷時作則流離之際羣臣哀怨號令不行諸侯解體畿內之兵且以戍中戍許焉有為戎服作六師聲靈赫濯而致福祿如葵之碩哉蓋洛邑乃周公所營文武成康以遠不但如宣王之中興苟非幽厲末有不朝會諸侯于東都者不尤強定為何王之世之也前篇乃朝會之盛歟此篇乃朝會畢而見諸侯之詩若以前篇為諸侯美天子後篇為天子答諸侯叙諸侯之詩於天子所作之前亦覺未安文貞公之見解文定公之發明豈非空前絕後者哉

詩經提要錄卷之二十二

桑扈之什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咒飢其飢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桑扈四章

小序曰桑扈刺幽王也

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為一州州有伯

朱子曰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教傲通交際之問無

望

所傲慢則我燕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矣

劉氏瑾曰堯卿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

云不顯其先生民云不寧不康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

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並倣此不戢不難

不那之意

何氏楷曰君子謹守侯度位雖高而不驕情雖通而不

肆雖非有意於飲福萬福皆來就而象之易曰德言盛

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正謂此也

李文貞公曰羽輿為天子之羽翰也故曰受天之祜領

輿為諸侯之長率也故曰萬邦之屏嚴難言萬邦皆飲

戢而畏慎也屏承次章言翰冰首章言嚴難又冰次章

言受福又承首章言宋乃言今日之熱非以遊遊相交也相與求萬福爾○朝會既畢而燕諸侯之詩蓋元元侯受方伯之任者其在東郊則周公召陳畢公之倫是也

楊文定公曰桑扈鶯鶯二詩詩所挑剔洗發一番乃覺眉目清明精采透露而立言之得休危義之深厚條理之精審美豈可以名言盡耶

徐氏與喬曰何氏云酒能發人之剛過在抵觸故取兕觥為爵飲人顧此知酒雖旨思和柔其性情而交接不至于傲也

李氏鍾嶠曰不言王室之屏而言萬福邦之屏者天子

公天下以為心也設方伯連帥以統轄群侯者豈為一人固將使小國有所依大國有所統相安相保以奉天子也故任方伯之職者能為萬邦之屏則上之賴之也不特言矣○萬邦之屏恃之以安也百辟為憲奉之為法也先仁後義語火如此○不載不難受福不耶承上文之屏之翰百辟為憲而言君子能為萬國之屏翰而百辟皆以為法如此則萬方皆安戰無動搖萬事皆謹慎無過差而君子之受福豈不多乎哉難皆以其及於萬邦者而言方覺語氣寬大若以戒難就君子之身而言則詞氣促隘非相對之體矣

鐸按末章集傳教字解微字作驕微說詩所教字解

微字作遊遊說交字皆指交際而言細玩教字正與榮字對人飲酒則氣剛今曰思柔則有和平之氣而無驕慢之容故曰匪微也似集傳之說為長交字在目前而言為交際推而言之方伯連帥統率諸侯有邦交之道焉不以剛氣凌人但以謙抑自處大國相安小國相親則所云匪微者又不止在遠安之間而為屏翰戰萬邦蓋不在爵而專在德矣故彼交一句以此為贊即以此為戒其意至深遠也蓋王景象豈如序說為刺幽王而作哉

駕鸞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駕鸞在梁載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福

乘馬在庭推之錄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乘馬在庭推之錄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駕鸞四章

小序曰駕鸞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側載其左翼以相依於內野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小序穿鑿尤為無理
鄭氏廣曰駕鸞之詩乃下橋上之辭上之橋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橋上則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駕鸞是也若不致有擬議其德者故之至也

李文貞公曰一章駕鸞正焉也興天子下交元侯收為

匹配故曰畢之羅之二章鴛鴦之宿飲其左翼以相依
與天子侍毗元侯之篤三四章以人之養焉而賴其力
與天子加惠元侯而收其功○此為諸侯所以答天子
也葉蕭諸篇屬朝會燕享之詩也此四篇辭義皆以而篇
什不相從以首篇推之則皆為東都之作可知鹿鳴以
下天保答之魚麗以下南山有臺答之蓼蕭以下菁莪
答之瞻彼洛矣以下鴛鴦答之其義皆相似

鐸按詩所謂以首章推之則皆為東都之作可知蓋
朝會於東都而作非東遷以後之詩也至序說謂交
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而毛氏孔氏范氏附會作
解皆支離不可從矣

有頌者升賓維伊何爾酒既旨爾般既嘉豈伊異人兄弟
匪他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喪喪既見君子
庶幾說懌

有頌者升賓維何期爾酒既旨爾般既時豈異伊人兄弟
貝采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
庶幾有臧

有頌者升賓維在首爾酒既旨爾般既早豈伊異人兄弟
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既霽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
君子維宴

頌升三章

小序曰頌升諸公刺幽王也

孔氏穎達曰升者冠之大名稱升者多矣但爵升則士
之祭服章升則服以即戎冠升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
惟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

朱子曰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萬寄生也葉似當靈
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兔絲蔓連莖上黃赤如金
○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
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老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
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季氏本曰言甥舅者燕兄弟而併及甥舅也無幾相見
兄弟甥舅自相謂也蓋欲其盡今日而樂酒也
朱氏善曰推親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疎之

意也言萬蘿施於木上以比纏綿依附之意以雪之先
集維霰比老至之驗方其纏綿固欲相依以永久也既
而自知老之將至惟當樂酒以盡今夕之歡耳蓋君子
之于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
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真情之所不
能已也

陳氏際泰曰頌升猶常棣之志也

李文貞公曰一章賓維伊何設問此頌升者何人也故
下以兄弟匪他答之二章賓維何期設問期以何時來
也故下以兄弟貝采答之三章雨雪集則草木零綴松
柏不凋而萬蘿亦既枯矣然則相見之日能有幾哉記

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乎○當從朱傳為燕兄弟親戚之詩然縛其辭意蓋受燕者之作非燕者之作也故以為蕭自北而卒詒曰君子雖宴則年主人言爾為此詩者蓋所以勸親親如常棣之倫而託為兄弟親戚之意其曰喪死無日無幾相見猶然孔懷原隰之哀也

閒閑車之韋兮思嬖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未極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舉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滑兮解我觀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爾新宮以慰我心

車韋五章

小序曰車韋大夫刺幽王也

范氏處義曰是詩以哀如之妹故思得賢女為君子之配耳序詩者極言其事雖是詩所不及考之他詩所缺如師尹而下七子與姻婭皆無道遠進之實也如暴

公諸侯公寺人傷於讒與夫巧言青蠅之作皆諷巧敗國之實也如大車困役傷財如四月貧殘致禍如北山役使不均如楚茨飢饉流亡與夫矜寡不能自存之類皆德澤不加於民之實則序者之言初非溢惡而其禍皆始於衰如之妹妒則二南無妹妒致天下被其化而王道成亦非溢美矣

朱子曰此燕樂其新宮之詩○末章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焉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教之不足也後焉日有孳孳而後已

劉氏瑾曰此詩皆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未極而心如飢渴既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翰寫至於宴樂之也又歡為歡之無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證之闕惟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朱氏善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缺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李次貞公曰一章季女喻賢人也以其懷美深藏言之故曰季女也言周閔命車為思季女而往望其德音之來會不啻如渴如飢又復謙言我雖德美不足相配非汝之好友然亦願汝之聯且燕喜也二章鵲雖文明之

物也辰時也以其懷抱大美言之故曰碩女也山梁之
雉時哉時哉翔而後其者也碩女亦應時而來以德教
誨於我故既燕且樂而好之無射前之飢渴以望其德
音者至是始遂度三章謙言酒餼之不備如風所謂中
心好之易飲食之也又謙言無德以酬汝即前文無好
友之意也四章折薪喻求賢也鮮我觀爾言其相見之
非易而不偶五章高山仰止厥其德也景行行止儀其
行也既得賢而親之尊之故復序其間爾往見之初馬
驟車馳特為欲觀爾新昏以慰我心也孔子曰詩之好
仁如此○此篇蓋求賢之詩其以季女碩女新昏言之
皆比類也周公繫易凡言女言婦言姬婦者大赦取
義在君臣朋友之際楚人居原知之所作騷辭周游求
女皆歷訪賢人之喻也然則此詩之音夫子所謂好仁
者一言以蔽之矣類并及此乃常揀伐木之剛音意者
亦周公之作蓋明農以篤世業朝會以親諸侯而不咸
而睦同姓明俊民以睦後人者皆周公之志也
揚文定公曰小雅多宴享之詩必不列房中之樂車牽
一篇次於類并之後以伐木次於常揀之例推之以孔
子好仁之言證之而知其為求賢之詩也子夏曰賢賢
色易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以求女喻求賢於
義至切

釋按序謂刺幽王褒姒嫉妬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

子玩詩詞並無刺譏之意且褒姒之惡幽王實釀成
之縱使得賢女以為配如姜后之脫簪待罪而莊姜
正靜自守莊公狂蕩暴疾勢必斥而遠之又烏有所
謂好爾無射武歌且舞者哉蓋序於小雅後數十篇
皆謂刺幽王者概然然東遷後無雅故不得不指
幽王其詩之惡者則直以為刺其詩之善者亦謂思
古而刺今殊不知東遷以後平王四十九年以前未
嘗無雅識得此意義則不允曲為附會矣至某傳謂
無樂其新婚之詩而郝氏云雅詩皆君德時政新婚
之詩何自入焉且其列高山仰止朝廷之法言非房
中之艷曲也故李文貞公直斷為求賢之詩而引孔
子詩之好仁如此為証揚文定公從之已確不可易
矣但朱代善謂小雅鹿鳴以下燕羣臣兄弟朋友皆
有詩而夫婦飲焉夫妻子好合樂而妻無兄弟之
詩未嘗不及妻子然家道之睦多始於婦人方且以
私妻子遠兄弟為戒豈得謂端美妻子乎况兄弟朋
友皆有燕饗通用之樂歌則亦禮亦常有上下通用
之樂歌後樂新婚則為房中之曲似風不似雅婚禮
通用則皆為朝廷之政是雅不是風故類并燕兄弟
朋友即常揀伐木之意也此篇經緯篇曰季女曰
德音曰令德曰高山景行皆以德為主而不滯於色
是補鹿鳴以下所未及而為婚禮通用之樂歌其義

更大而遠矣文貞文定兩公若在常必有以教我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三章

小序曰青蠅刺幽王也

鄭氏康成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朱子曰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許氏謙曰營營者青蠅之聲也變白黑者青蠅之性也

見其飛之營營則知其爲變白黑矣聽小人之說則知其亂是非矣傳上言亂人聽下言變白黑急蓋如此

嚴氏粲曰讒言無有窮極豈特近者不安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其禍甚大矣

李文貞公曰疾讒之詩自此至魚藻皆當爲厲王時詩以寓進魚藻例之則此詩亦當爲東諸侯所作故曰交亂四國構我二人非微者之辭也

李氏鍾嶸曰青蠅喻變亂白黑也用人行政所恃者是

非明白而已讒人之言能使是非倒置聽者惑之以是

爲非以非爲是理既昧矣爭焉能治人焉能用此所以爲大亂之本也小雅憂亂之詩刺讒者十有其九聖人

存之椒人之知亂源也他日夫子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惡亦如此

解按此時當從詩所爲厲王時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筵豆有楚般接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醑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

獻而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簫舞笙鼓樂既和奏然行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王有赫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

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

肅肅含其生惠屢舞德懷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

威儀怳怳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運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都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矧受其福醉而不出

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威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忌匪言勿言匪由勿德由醉之言

俾出童毀三爵下議期故多又

賓之初筵五章

小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李賢後漢孔融傳注辨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鄭氏康成曰豆實道醴也邊實有桃梅之屬

孔氏頻達曰散是絕名此文散核與邊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散

朱子曰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大侯居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象侯赤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網中撻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逐繫網下也射禮選群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正謂之宋耦監史司正之屬燕礼鄉射恐有解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祭儀法也○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

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志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劉氏瑾曰大射儀有祭人賓鄉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鐘聲鼓鐃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礼明有樂正命遷樂於下之文其傳所引乃春秋大射鄉射礼文以明此鐘鼓既設之意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古人居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樂之樂謂宿設者先陳以為更整理之耳○凡侯有中者身有上下云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所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闊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最中一幅即

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共高一丈所謂身

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為舌據侯中之廣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為正鵠則正鵠當廣六尺此燕射之侯不設正鵠則於正鵠之處以白布其地而畫熊為的又於其側以丹色為質畫雲氣為飾自康侯以下其飾皆然○此言祭安禮樂之盛亦蒙上章初進之意然武公因酒過作詩宜於深自懲創若大禹患而絕之也今二章乃皆盛陳飲酒之禮者蓋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之於初進亦未有過也其於既醉則下無無過也公之自悔自戒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射祭礼之礼而後克於酒邪哉○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

虞氏蓋羞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之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畧可互相協備美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黃氏一正曰賓執手仇賓長加爵以獻尸也室人入又亦加爵以獻尸也仇挹於爵也酌注於爵也
梁氏益曰明堂位案始康王鄭氏注云崇高也康讀為亢又為高始亢所受室於上焉
范氏皮義曰序雖不言思古而詩前二章言飲酒終始

皆不失禮非治古之世不能也後三章言飲酒卒於亂
蓋以利也作詩之體固下一而是詩傳言酒之所以成
禮與所以生禍者尤為著明足以為萬世之戒武公之
賢即此可見

輔氏廣曰賓之初筵左右秩授言其坐次之有序也筵
豆有楚般核維旅言其陳列之整潔也酒既和旨飲酒
孔偕言其飲者之齊一也鐘鼓既設言其樂之備也鐘
鼓舉其大者舉醕逸言其進止之安徐也舉醕謂旅
醕時安徐則有序矣大侯既抗弓矢斯張言其射之有
節也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其善射者之多也發彼有
有的以新爾爾言其射之命中以爾爾爾言其射之有
節也

徐氏鳳彩曰首章言賓初即席未射而飲如此其恭
也及將射則遽堂上之強鼓於堂下以避射位而舉席
前之爵以行旅則足將射而飲又如此其從容也及弓
矢張象耦同各心競云我務中的祈爾以飲此將不曰
罰而曰祈言借以勸飲耳是方射而飲又如此其謙和
也

許氏謙曰一章言用射而飲二章言因祭而飲是言古
飲酒之禮也三章以下則今飲酒之失也三章言飲而
未醉則威儀中適醉而不止其喪威儀四章言飲
而不知止而戒其謹威儀五章言飲不可至醉而戒其謹
言

李文貞公曰一章朱傳此章言因射而飲者二章朱傳
此章言因祭而飲者愚謂射者飲而後射祭者祭而後
飲也各奏爾雅言子孫執事者各盡其誠也賓載手仇
飲賓也所謂獻酬交錯者也室人入又燕寢也所謂樂
具入奏者也康爵猶言福酒時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三章朱傳此章以下言元飲酒者五章上兩章言威儀
之失此章又特以失言為戒蓋醉之害莫大於失言也
○韓序謂衛武公飲酒悔過之作是也然難自歲而亦
以諷上與大雅抑同意以二雅之序故之兩詩皆當為
厲王之世則言武公作卿士在此時者近是其又言仕
於厲王者非也古史年代多不可信矣

徐氏與喬曰邶氏云王朝有雅列國有風使武公自悔
過當在衛風與淇澳同失序云刺時者武公為王卿士
不敢斥言刺王諷諫之義也

李氏鍾倫曰賓之初筵傳以其與抑戒相類斷為衛武
公之作是也但味其語意似刺他人之詞若自飲酒悔
過則應有刺責自己之言篇中無之其為刺他人之張
飲者無疑也○首二章一為射而飲一為祭而飲所以
明酒之設本為行禮乃至於失儀而生事尤不可之大
者

韓按韓序之說是矣然文貞公謂亦以諷上邶氏斷
為刺王李氏決其為刺他人則小序刺時之說亦不

誤也但武公未嘗為出王卿士以為刺幽王飲酒無度者非矣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鵠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華其尾王在在鵠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鵠有那其居

魚藻三章

小序曰魚藻刺幽王也

鄭氏康曰成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耶然安也

朱子曰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呂氏輯曰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加可謂

益安矣王而耶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此

所以豈樂飲酒也

黃氏震曰此詩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同因詩刺

序以為刺諸侯遂強以愁歡之辨釋之然今文之和樂

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溢一語云傷今之不然三味此詩

初無此意

李氏貞曰君民猶魚水也魚非水不樂君非民亦不

樂也豈樂飲酒則無酒荒之禍矣當是東諸侯遙禱

之辭故曰王在鵠未章以豈樂飲酒則不忘民而

可安居矣口此詩繼於賓筵而皆言飲酒之事豈亦衛

武公所作以佩王與為之詩惜言殷紂沈湎號咷之失

今武公於自假者斥言之而施於上者如此臣子之辭也

楊氏定公曰此詩當屬厲王之世以在成康營洛朝諸

侯之後靈王中興朝會東都之前也就王在在鵠一句

觀之知為在東者遙禱之辭武公在厲王時已為王朝

卿士故疑為武公作推論最有情理

釋按魚在藻以上三篇序以為刺幽王朱子則不定

為何王之世文貞公以為厲王之詩蓋以武公為厲

王卿士而次之也序說不確朱子辨之明矣青蛇賓

筵二詩以為在厲王時亦無疑義惟魚藻一篇有王

在在鵠之句乃東諸侯遙禱之詞至因繼於賓筵皆

言飲酒之事而疑亦為武公所作乃文貞公推想之

說非斷以為必出自武公也蓋前篇失儀喪禮備滿

諷刺之意此篇雍容和樂皆為頌禱之詞且若在厲

王之世則暴露防民將有遷流之禍又烏得謂有那

其居哉觀下章采芣篇詩所以為宣王時詩則此篇

似當依下篇亦為宣王時詩朱子謂前篇乃諸侯美

天子後篇乃天子答諸侯諸侯之詩原不得假於天

子之前則美為為答之說似亦未安蓋魚藻美天子

乃東諸侯遙禱與采芣非一日之作並非似諸侯之

詩於天子之上也至采芣一篇當以為美諸侯之詩

不當以為答諸侯之詩李仲亭云瞻彼洛矣四詩為

東都之作魚藻采菽則兩示之詩也但不可定為何王之世專主集傳其語意似更闕矣

采菽采菽筐之宮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帝沛極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得得鸞聲些些載駟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中之

維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緇緇維之樂只君子天子之樂只君子福祿

脫之優哉游哉亦戾是矣

采菽五章

小序曰采菽刺幽王也

鄭氏康成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燕四曰火五

曰宗彘皆畫以為繡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以為繡則衣之衣五章畫四章凡九也畫畫以雉

謂華燕也其衣三章畫四章凡七也畫畫虎雉謂宗彘也其衣三章畫二章凡五也繡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畫二章凡五也玄冕者衣無文畫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

洪氏益曰爾雅云振泉正出公羊傳云直出直猶正也

正出者涌出也自發源處涌而直上故曰正出

朱子曰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君子諸侯也路車全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

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衮冕九章已見九

段諸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燕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

自宗彘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

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黼裳而已○既今曰股邪幅偏也邪繼於足如今行膝所以束腰在股下也

李文貞公曰二章言折鸞駟則君子原有車馬及此

朝見赤芾邪幅則君子原有衣服紆綬也後也謂彼之

交於天子者素無怠緩此車馬章服皆昔時天子之所

予今有又此類命以中重其福祿者以其有樂只之德

故耳此兩章皆中首章之意未章言朝事畢而天子復

由諸侯與之揆度政事厚其禮意故以甘之葉繼而汎汎與諸侯之款由於天子而優游也前三章賜賚之帝後二章與之加厚者也○此詩與曉彼浴矣諸篇不相屬而相在厲王之後則此宣王朝諸侯之詩也四章曰亦見率從言諸侯來而其左右亦來也五章曰亦是矣矣言天子至而諸侯亦至也蓋亦朝會於東都者

徐氏與喬曰黼黻而聰惟天之教也先受而後嚴王之德也采菽之詩率馬象黼福祿申重既優渥矣未章以天子葵之一語寓予奪隆殺之意義而當時侯度之嚴

即于亦節那幅間微著其匡紆之節千載而下想見其
君臣之際若父子焉九服之遠若咫尺焉故曰不知天
道不可以懷諸侯

李氏鍾儔曰三章四章相映看乃見其義彼交匪紆其
敬謹如此故能成大功而威天子之邦也雖天子之邦
賴之以威而不矜不伐謹守臣節此皆作頌美之詞不
作戒詞乃善○優哉游哉亦是矣矣朝會之時能見優
游惟盛王祚之朝聘以時不令諸侯蒙犯霜露疲於奔
命一也貢獻有節不令諸侯愁於供億二也待之以禮
不令諸侯舍於謀人慘澹之不虐三也四方無金革之
聲飢饉之患太平豐樂上下均足四也

詳按天子葵之詩所謂諸侯與之揆度政事朱子
及諸儒皆以為天子揆度諸侯細玩之字乃指諸侯
言不指政事言蓋予之命之申之曉之皆指諸侯此
之字似不應獨指政事也葵之有二義其為人德行
若何政事若何事上若撓何下若何皆須察其內外
以定其高下此其一也或有所求而不得或有所欲
而不遂或心有餘而力不足或事未周而情可原皆
須探其隱微以諒其衷曲此其二也但此時所揆之
諸侯皆在母一遺說觀交彼匪紆則其心之敬也嚴
天子之邦則其功之偉也故下文繫接曰福祿之
至謂葵之一語寓予登殿之義此言外意耳是亦

最矣似常指諸侯而言詩所謂天子至東都而諸侯
亦至若未有考據

駢辭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無得遠矣
爾之遠矣民智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禍不讓至于已斯亡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饌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墜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興屬
雨雪濇濇見睨曰消莫肯下道武居妻驕
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蜚如蜚我侯用晏

角弓八章

小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孔氏頴達曰弓人以六材為弓幹角筋膠絲漆也○爾
雅八蟹在南故為南蟹蟹西夷之別名收誓曰及席蜀
先髮微盧彭濮人髮髦音義同

朱子曰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譏侮使宗族相怨之詩
○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束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
兄弟婚姻親疎遠近之意

王代質曰食量所餽酌量所取則不傷不量飢飽而食
不忖多寡而酌亦不顧其後也言有後患也

劉氏瑾曰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為先而其道則唯在
於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祿伐木

頗并行華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
治國平天下之介矣詩人所以於卒章深致其憂也
李文貞公曰首三章刺親睦之不行由有位倡之也民
之無良三章刺廉讓之不興由有位導之也七章甘於
在下而受棄者誰讓者也今之人皆欲居上而長驕人
者滿八章變態猶言胡越也不相親之意此兩章非應
前六章也○仁讓之化既遠士大夫薄競以先細民王
制不能教本屬俗賢者以為憂
徐氏與喬曰首章戒王無信讒言而遠骨肉二章言若
速之非獨王族離而民胥傲三四五章極言民傲之而
俗薄惡六章嘆俗薄惡本不待教而王又教之因嘆王
如教以微狀民豈反不做哉七八章言諄本易消如雪
見王曰昏且驕不能降心睦族如變狄之相殘徒深吾
憂耳
李氏鍾儀曰諛賊之生由於爭利蓋攻擊他人所以為
自己之階梯也惟利之圖則兄弟昏姻將有所不顧顧
矣然所以致此者由於上之人不能收其奸聽而信之
是以諛邪日滋而相怨無時已也
釋按詩所之說猶矣若依徐氏之說覺眉目更清變態
集傳謂無義禮而相殘賊詩所似胡越不相親惟其不
相不親所以相殘賊也惟其無禮義所以不相親也其
義一而已矣

有苑者柳不高息焉上帝其蹈無自曜焉俾予靖之後予
扭焉
有苑者柳不高惕焉上帝其蹈無自察焉俾予靖之後予
遘焉
有鳥高飛亦博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屬予靖之居以
凶矜
苑柳三章
小序曰苑柳刺幽王也
朱子曰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
李氏樛曰此詩但言諸侯不肯朝王則暴虐無親刑罰
不中其意自可見不必於詩中求之也
朱氏公遷曰姑則慮其反極欲以求於我姑則慮其過
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知禍於我也
姚氏舜牧曰朝覲會同禮也嘗聞一不朝則貶其爵二
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未聞來朝而反極
其欲以求之且求之過甚分如苑柳之所刺者春秋書
天王求居車亦此詩之指也
李文貞公曰蹈古注作悼朱子據荀卿作神然蹈義自
通蓋踐踏其下之意正對高飛博天所謂發揚蹈厲者
也○從舊說○自采菽至騶乘以前後致之高為宣王
之詩然如角弓苑柳則尊親懷柔之道亦既微矣合觀
大小二雅凡繫宣王事者大抵勵意武功為多其稱中

雖者以此其不久而亂使後人稱利屬宜與平亦以此也蓋英武之君志在功名則小人多藉此以自進而有受爵不諫之徒行其督責則羣下多苟焉以自速而有不敢親暱之意夫是以枝繁而本撥材盛而德乘勢強而心離文武周公之道於是衰矣

徐氏與喬曰雖然深抑豈不欲息其下喻本欲朝而威尊如帝不可親暱若暱而朝之是使予靖之後必極所欲而求于予○從來下之不供于上由上之過求于下

詩經提要錄卷之二十三

都人士之什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珵璫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旒我不見兮云何吁矣

都人士五章

小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孔氏穎達曰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人所法倣也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章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虔以為逸○常武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

朱子曰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詩以歎息之也○臺夫須也緇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貢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尸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姑尹氏姑魯周之昏姻舊姓也

范氏廣義曰此章言都人之為士者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訓言其服與言既相稱故萬民皆望其容服不生慢易而為法也

朱氏公遷曰綢直言其多而不曲局也或云如字當作其字

鄭氏元錫曰都人士慕舊都化也化自上始服其服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文以君子之辭有其辭實以君子之德民望而歸之非化成俗美孰能與於此今遷不可見矣慕之至也

李文貞公曰一章彼都指面都而言也容有法故不改言有則故成章行本於德故歸於合情中理無所虧欠二章言俗之儉素也以臺為笠以緇為緇綢而端正者乃其髮耳皆言首飾之不盛也如輿而通三章言俗之有禮法也充耳以珩舉一端而餘可知也尸吉二氏周之有家法者故女皆慕效之四五章言俗之尚寬徐而貴嚴重也短其帶卑其髻則行止為之便捷輕佚矣

鄭氏曰言非士致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非女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飾也旗揚起也○厲王之亂宣繼之人尚武健舊時風俗衣冠為之一變於時猶有及見前民典型者追感而懷思之蓋居東都人之作故曰周京為彼都也

楊文定公曰此詩詩所之解盡矣綢直如字作其字解或即作如字亦得言如其髮之本然而不加飾也

徐氏與喬曰鄭氏云邦畿首善貴族大家不競浮華四方則焉幽厲奢淫都人化之士女游治首飾服如後世高髻大袖是謂服妖詩所以歎彼都也帝王不易民而治文武之豈獨幽厲之豈獨豈異哉○尸氏世為周

室公卿姑氏后稷之元妃二姓世貴晉連王室家風不替人見都人士之女咸謂之尹姑氏之女言有禮法也李氏鍾儒曰都人士思西周而作也蓋是時周以東矣周之士皆目見西周之盛者城郭人民都非昔日所以慨然而歎也其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詩人之意蓋欲上之人發憤有為興復周室還於舊都也○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蓋詩人所見昔日周之故家鄉士番番黃髮有文材幹能經邦庇民者也有此等人經理於上是以歷三百餘年猶衛整麗士女觀都如一日也詩人之意知此等為邦本故著之首章

鍾按此詩後四章士女並言首章言士不言女何也

蓋次章士女之儉朴也三章士女之有禮也四章士女之寬徐而嚴重也民俗如此盛世氣象宛然在目矣首章孤莸貴者之服也客德之符也言心之聲也惟德存於中故貌言著於外民瞻仰之且則倣之此其所以儉而有禮也此等人在文武成康時則為周召望散在宣王時則為吉甫仲山皆德足以化民之人非泛泛都人士之比故專言士而不言女也昔日有此等人故足以整肅民風今日亦必有此等人然後可以挽回國運行歸於周文貞公謂指德行而言蓋指行字對上客字言字細玩仍當從朱子歸京之說歸周一句與下四我不見相對不見者不親西

與復周室還於舊都豈非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哉至序謂周人刺衣服無常則狹隘而不得大體者矣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六日不廢之子子行言觀其子之子子釣言綸之繩其釣紐何紐紡及緇維紡及緇薄言觀者采綠四章小序曰采綠刺怨曠也朱子曰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于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唐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廢過期而不見也燕氏輟曰王易得之萊終朝采之而不盈匊意不在所采也婦人夫不在無容飾故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也李文貞公曰此詩舊為婦人念君子之作無其味則已淺矣反覆辭意蓋刺人之欲有為而不敏於事者故言終朝所采無幾而或借言歸沐而不繼矣或期以五日采盡而至於六日猶不見其來矣特則弛其弓而不張釣則絕其繩而不下問所欲釣者則紛然也然薄言觀之而已未嘗一投竿施餌焉則亦所謂臨淵羨魚者耳雖未知所覓然其取譬則警人者至深切也

李氏陸僑曰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可以五六日計限者非遠役也然而婦人心期靜遠所樂者惟與之子出入於漁釣之間鼓針引綸足以自適雖五六日之暫離弗以為快也詩意蓋如此

碑按此詩舊說皆以為婦人之作惟詩所則以為利人之欲有為而不敏於事者於常解之中另闢一豁然開明景象楊文定所謂警醒醒後學真令人受益無窮矣但細玩詩意終似婦人語氣則舊說原未嘗不穩也雖婦人思君子似風體不似雅體然若於行役致民怨曠其咎在上詩人刺之未必非變雅一例矣故而存其說以俟後之酌定焉

茫茫秦苗陰雨膏之悠悠而行台伯勞之我任我華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肅肅謝功台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衆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秦苗五章

小序曰秦苗刺幽王也

朱子曰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何氏惜曰謝為荆徐要衝之地封申伯於此則足以鎮

撫而國宣王之心則安也觀崧高之詩一則曰南土是保再則曰戎有良翰則王心之所以寧可知不獨謂其足以篤厚元望克副親親賢賢之念已也

李文貞公曰首章言召伯能惠恤軍士所以人忘其勞二章三章則徒役之安歸也四章五章則王事之艱固也○宣王命召伯為申伯營謝功成而從役者作此詩也此與崧高為一事而分二雅彼則卿士賦於朝是此則從役作於行間且亦是在東將歸特耳

徐氏與喬曰王介甫何主子皆謂此詩兼美伐淮援烈烈征師一語按竹書宣王二年召穆公伐淮是年王伐徐歸錫公命明年錫申伯命則營謝在平淮後此節先言謝功必執以定其非亦未必然但古序不明言毛鄭未之及亦不必創耳

李氏鍾僑曰自周至申千里有餘新造城邑勞費不輕而召穆公領其役車牛徒旅井然有條民當大役而不知勞又能相度地利盡原隰水泉之宜不止於築雉堵造宮室而已所以為經務之大材也與○急公趨事因在下者之美亦由上之人有以遂其私願故能以上之心為心曰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官易得此於民哉及其衰也民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非即昔日任負車聲之場耶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陽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陽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陽桑四章

小序曰陽桑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陽桑有阿則其葉有雉矣
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辭意大槩與菁莪相類然所
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此亦非判詩疑與上篇
皆脫簡在此也

李文貞公曰遐不謂矣朱傳自為一說若據孝經之意
則為欲盡其言之義鄭氏亦以志焉能勿誦乎釋之○
朱傳云喜見君子之詩雖不知為何人之作然以所興
推之陽桑之葉垂陰於下蓋士大夫得見賢公卿之詩
也

李氏鍾儔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則有愛之至而急欲謂之意焉則有愛之甚而反不能
遽謂之意焉則有雖不謂而中心不能忘之意焉則又
有急欲謂而初不知其未嘗謂之意焉反覆曲折情之
至者詩人亦不有知其所以然也

鍾按以上二篇序以為刺幽王者非當從朱傳
白華詩今白華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池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想彼桑扈矧烘于堪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惓惓視我邁邁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白華八章

小序曰白華刺幽后也

朱子曰此亦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刺
幽王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
申后作此詩○蘇氏曰鷺鷥皆以魚爲食然鷺之於鷺

清濁則有閒矣今鷺在梁而鶴在林鷺則飽而鶴則飢
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鷺而棄鶴也

李文貞公曰白華成晉則白華為束草木之相依附者
如此然當其陰陽之和白雲英英則管茅皆沾濡潤澤

矣反是則茅枯灰雖有白華亦且萎絕今也天運艱難
異於白雲之候故使之子之不謀念而遠我以獨居也

○申后被黜於幽王之所作也當是居中時作故次在
此而曰之子之遠也此下皆當為幽王之詩
李氏鍾儔曰小弁之詩詞氣迫切白華比之則稍遠白
華言天步艱難小弁則不敢及夫婦父子之間尊卑之
分也然自昔以白華申后自作小弁則太子宜臼之傳

為之也理應如此是時周室方衰幽王有賢后而無賢
嗣如宋當汴京之末而漢之初無濟世之主而曹高白
孟相踵繼出亦其事也

解按此詩首章言己之端潔不應廢而廢也管閒白
茅可謂潔矣須有白茅以求之今君棄我是白茅不
求管也然君之所以棄我者皆由天步艱難猶字管
作九字蓋言時運不好於君何九耳彼管茅之上白
雲英英上騰而為雲即下散而為露以之雲被萬物
皆沐膏澤而我曾管茅之不如矣池邊稻田桑秧于
堪水火之潤炎於物也喻己當受恩澤光耀而今反
見棄是不沒稻田而沒苞稂不用美材而用荆棘矣

此所以傷懷而勞心也四章言積誠者必能動物而
己偏積誠而不得通自反愈切末愈深矣以下三
章乃言廢鳩立庶之事驚在梁喻棄似污寵也鶴在
林喻己之失位也七章承鶴在林而言謂己之失位
不能如鴛鴦之善匹也八章驚在梁而言謂妻之得
寵是猶以卑石而置高處也其惡棄似刺幽王有不
嫌于激切者矣坐井觀天集傳謂不得其所然系為有
脂之木蠟為三角寵原所以燭物喻明可照遠無不
得所之意從詩所可也而石詩所謂古者類書於戶
曰廟以石為之則石尊尊而後卑如己之已為后而
復失位李抑亭測義云卑人不可以為主棄似之卑

猶局然之石為人所踐踏今反得寵而遂我是以憂
傷而成病其說較穩從測義可也至此詩先儒皆以
為中后自作惟邵氏云周人代為中后之言以刺王
耳嘗疑中后能為白華之忠厚何不載父兄之逆謀
宜何能為小弁之親愛何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
知二詩為托刺故序不可易其議論亦自開發但宜
曰奔中書有明文中后歸中史無証據王廢申后或
后在離宮中如後世之賦長門亦未可定以未歸之
中后而責其不載父兄之逆謀過矣但申后賢德他
無所見是詩或出自己手或不出自己手亦未由考
定耳

錄鑿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錄鑿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錄鑿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錄鑿三章

小序曰錄鑿微臣刺亂也

朱子曰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焉為言以自比也
邵氏泉曰飲之食之欲其周恤乎己也教之誨之欲其
指示乎己也後車載之欲其振拔乎己也

邇氏故曰詩不敢直想而自託於鳥不敢辭勞而但告
哀於人黃鸝晚應節趨時人所喜悅故以鳥比志苦
而辭卑乃所以為溫柔敦厚之意也

韋氏甫曰周之盛世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日振
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宜有如鵲鸞詩人所思者乎可
以觀世變矣

徐氏光啟曰此詩比體與碩鼠采芣一例其初託言於
鳥下只直言己志而已

考文貞公曰世亂人之不安其所于時猶有能資助而
收恤之者故行者作此詩

李氏鍾儒曰鵲鸞黃鳥賤且勞者也所苦者半菽不飽

無其鳥詩也飲食之外即望教誨古之人之不自輕其
身也如此韓退之詩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先生
道文章綴緝實在余飲食教誨也

解按序謂大匠遺忘微賤朱子謂此詩未有刺大匠
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欣耳朱說較總文貞公謂實
有資助之者亦可通

幡幡鵲鸞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免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免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免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鵲鸞四章

小序曰鵲鸞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亦燕飲之詩

張氏彩曰一物而三舉之者以禮有獻酢醕故也酒三
行而殷惟一色首蓋以見其約矣

姚氏舜牧曰鵲鸞之采亨免首之燔炙可謂薄矣而情
因此連禮由此行君子不以為簡傳曰苟有明信潤漑
沼沚之毛可羞於王公此之謂也

徐氏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麋是也易聘之象傳曰大
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鵲鸞是也易損之象曰二簋
可用亨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意矣

李文貞公曰與前篇同意蓋有飲之食之者而感其禮

雖微薄之物而意則厚矣

碑按君子當指主人若集傳謂述主人之謙辭則是

主人自稱君子矣詩所謂感主人之禮極焉以上二

詩雖無刺譏之語然力不能行而望助於人禮意有
餘而物則甚薄其民之勞而且貧非盛世景象也故

先儒斷為幽王時詩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

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

出矣

有豕白蹄魚涉波度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

他矣

浙浙之石三章

小序曰浙浙之石下圖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鄒氏康成曰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

朱子曰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畢是漉魚底又網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

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

故月宿之則雨○張子曰承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

其足皆白象與波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

又逢大雨其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陸氏佃曰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涉水

波也

胡氏一桂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

如此

朱氏公遷曰一章則兵起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

懸軍入險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持戈執戟之勞有

雷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廢而憂患專也

李又貞公曰若於征役者之作

徐氏與喬曰其曰他者詩人隱語也申侯犬戎在西將

甘心焉豈不備而征東故三言東而未露一他字隱語

也

李氏鍾僑曰浙浙首二章經歷勞苦三章言又逢大雨其苦更甚也有衣白跣因涉波而數則前此之多雨可知矣今又見月離于畢是又將雨之驗也

碑按承波波先儒多謂將雨張子謂水患之多可知

朱子引之李抑亭亦謂白跣因涉水而致是雨已過

多而月又離畢其雨殆無已時矣更為明晰不違他

家揚貢先生謂隱含甘心而戎之意亦好

若之華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群羊墳首三星在甯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若之華三章

小序曰若之華大夫閔時也

朱子曰詩人自以身逢周世之衰如若附物而生雖榮

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三章言饑饉

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閔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

傷之而已

李氏樞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之興則屢豐年

者蓋人和則天地之和應焉幽王之時師旅起曾無

休息民既怨矣加以以師旅困之以饑饉亦其理然也

向氏楫曰言羊以見陸物言魚以見水物其去無羊魚

虞之世遠矣

李文貞公曰困於饑饉者之作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王何人不於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凡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役周道

何草不黃四章

小序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

朱子曰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李氏補曰何日不行以見其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

人不將以見其一國之中無人得免也

王氏賈曰草自黃而玄與蒼自華黃而葉青同為時節

之變

李文貞公曰亦苦於征役者之作

徐氏與喬曰怨悱悽惋詞窮意竭與大雅瞻卬召旻同

其迫促所以終二雅為亡國之音也何氏云幽王之世

行役不息之事無所考然小明大東諸詩政令繁興誅

求無藝其僕僕道途之象可想見詩即史也

李氏陸倕曰何草不黃自古以為幽王之詩理或有之

周之立國也未嘗不固根本天子六軍制度甚備宣王

用之以南征北伐天下響應焉豈有申與西戎為合蟻

聚踐蹂宗周如入無人之境則周之自弱為之也幽王

政事昏亂而勤兵遠出根本既虛敵人乘之所以亡也

唐德宗時朱滔李納輩擅命於外德宗盡示師之兵以

征之不為守國之計陸贄與極諫不從及朱泚為逆志

從中起無一卒之備是以狼狽奔奔此其明驗也徐揚

貢曰武人東征不遑他矣其曰他者詩人隱語也申侯

犬戎在西將甘心焉幽不備而征東故三東征而未露

一他字隱語也今按漸漸之詩語氣未必如徐所云然

其言當日事勢則得之矣

詩經提要錄卷之二十四

大雅

朱子曰說見小雅

熊氏未曰案小雅集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聲陳成之辭文王大明錄三篇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將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朝會之樂也皇矣追述大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錄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為郊祀之後受聲頌酢之詩早麗有玉瓚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聲之樂思齊追述大任大如大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為詳疑此入而然處之樂靈臺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按詩言文王之德

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幸以下四篇為受聲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為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教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黃氏佐曰左傳吳季札觀周樂至於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樂記師乙亦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又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詩與文王之德彰于闕睢麟趾之化今之以和敬成之以仁厚純亦不已猶於穆之神也武王傳及成康保利而已後王厲民宣幽

依違文王之德者則變大雅之美利作矣然歌樂以養成天子之德則惟正大雅為常奏之聲而大師道其德焉故經解論樂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所謂直己而陳德也禮義深長詞旨廣大其斯所以異諸小雅者歟

徐氏與喬曰自文王至恭阿是文武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民勞至桑采屈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宣王之變大雅瞻卂召旻幽王之變大雅○邶氏云古序文王以下諸詩不言作自何人呂氏春秋謂周公作味其辭旨精融純粹真周公作也小雅多言政事現諷主于扣大雅多言君德獨直主于敬故小雅近風大雅近頌

文王之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左右

聖賢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今文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周孫子高之孫子其鹿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黻冕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率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末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文王七章

小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孔氏穎達曰洛誥注云文王德亦崔武王備取白魚皆受命之符又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于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

朱子曰周公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成成王○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

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辭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

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崇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

其群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于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蒙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福

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高為監也七章又言當

以高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為天子諸侯

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

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於天而不言其所以

昭以章言其命開不已而不言其所以開至于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諫嘆之

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宜可以他求哉亦勉

於此而已矣○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有其二則已

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識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

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眾人之心而已矣眾人之心是非向背

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

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咸

皆謂此爾豈必亦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亦亦

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歐陽氏修曰周自上古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

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

蘇氏賦曰武王伐商師慶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君之命令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榮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由是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曰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自王乎

游氏辭曰君臣之分猶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尚質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桑野三篇稱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榮望然後

稱文考為文王則可知矣

輔氏廣曰暨暨雖訓強勉亦有繼續不已之意與四章緝熙二字相似

真氏德秀曰詩言緝熙者曰文王之詩於緝熙敬止以德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以學言也維清之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昊天有其疾敬德又內曰惟不敢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為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

李文貞公曰周公戒成王之詩而後世因以為朝會之樂章詩意欲其文王為法以商為監德之修廢固其本已其驗尤在於殷棄膚敏而使之駿奔周京文王育材

而克以植幹王室故自此至思齊多言文王得人之效作人造士之功以迄於成王卷阿之後而始變中間宣王脩之群賢為盛陵夷乎幽之殄瘁終焉

楊氏定公曰此詩為周公戒成王所作後遂用為朝會之樂歌保治配命莫大於上合天德首述文王者周家之德是盛於文王王業之成寔由於此蓋文王性與天合者也首章言其神於昭陟降而致新命造周四章穆穆二句則合德於天之寔也故末章言上天之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天德不可見師文王之穆穆敬止乃所以法天道不假於外求惟反諸己而已此自求多福之云孟子果稱之即大學修身為本之義夫子

所謂修己以敬如斯而已者也○周興於文王而殷喪於紂勸戒之最切近者文王與紂興亡之本在於修德失德而其實事則在於用賢棄賢大易之義天之所祐無過於尚德尊賢者順之興而逆之亡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謂四始皆尊賢其義大矣徐氏與喬曰西山真氏曰周至成王再世耳周公已憂命之不延每讀無逸爾躬語至今猶悚慄震懼况當日親言之親聽之乎此猶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後世且以為不祥之語而古君臣告戒不諱危此所以不危亡也歟李氏鍾倫曰或曰文王之於昭于天在帝左右亦以其理言耳豈真有是事耶曰吁子以事與理為二耶有是

理則有是事矣世間水流濕火就燥成命曰於緝熙單厥心二者以事言也

劉氏瑾曰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天之主宰而文王之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天地所在即文王所在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地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為文於穆不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即天地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

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故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曷其余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雲從龍風從虎非皆以類應耶推而極之聖人與天同德則其精神自然在帝左右乃理勢之必然復何疑哉朱子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節或問云今以事言者固以為先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其理也但其言之不脗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而盡耳此可以証在帝左右之旨矣或

曰聖人不語神今曰陟降在帝左右則言之鑿鑿若有接於目而有徵於事然者不亦泥之甚耶曰語固各有當也不語怪神者為初學之士未明於理而惑於其事者爾若此作詩之人繼文之德而默契天心其於文王之在帝左右固已確然明見其然是以著之於經垂為世教所以見至德之必動天天心之必可信而修德凝命之必可為其理大而事信足以有益於有國家者甚大豈與天泛言神異者同乎哉○穆穆文王二句結上生下乃一篇之綱領也文王之成聖德受天命其本皆由於敬後之欲法文王以保天命者非敬無由入也穆穆在外之氣象緝熙心體之光明也惟外深厚而內光

明所以為聖人敬德之至也人心肆則昏散則明然非繼續其功則鹵莽而無成此緝熙所以為敬功之要也緝熙其敬至於聖德完成則深遠而不測故以穆穆形容之猶云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也為文王之敬德難以一言而盡故累詞以狀之如此○法文王之事雖多端然語其要亦曰敬而已矣敬則天理之全體奉以周旋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理存乎此則用人行政由此而推之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配命之實宜有加於此哉○首言文王合天聖人之事也末言法文王以法天學者之事也通一理而已矣

鐸按此詩先儒之說甚繁文貞公以十數語該

之遊無遠義詩所為傳道之書信然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
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未嫁于周曰嬀于京乃及王季維德
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
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
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
武王保佑命爾變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
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
武王肆代大商會朝清明

大明八章

小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朱子曰此亦周公成王之詩○摯國名仲中女也任
摯國姓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
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還此入河也○倪磬也韓詩

作磬說文云倪磬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

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

天子之禮也○七章言武王代商之時討象會集如林

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

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之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

勉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

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

王之得已耳○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

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

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如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

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

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兩君相見之樂

說見上篇

李文貞公曰七章陳于商郊其勢興起矣然既無疑懼

之心亦無觀幸之意惟知畏上帝俟休命此所以為順

天應人變伐之師也女者武王自汝八章變伐順也肆

伐威也然昧與會師一戎衣而定非威之競寔順之

極也○文王大明維朱傳以為皆周公成王之詩然

惟文王成義獨顯此及後篇則陳王業之所以成推王

速之所自基蓋使不忘先世而思所守之重中間又及

乎列王之德配以至尚父之功四臣之助凡皆至德感

致受命之符也大舜之武有繼于山立者有發揚蹈厲

者夫子推明其意一以為武王之事一以為太公之志
蓋屹然而不動者正所以傳其無貳之心赫然而盛威
者乃所以象其鷹揚之烈信乎聞其樂知其德觀其舞
知其行也

楊文定公曰末二章先生引樂記夫子答賓牟賈之語
以總于山立武王之事解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以發揚
蹈厲太公之志解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當日肅將天討
神情令人如見

彙纂曰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天人相通之
故亦微矣哉前詩言文王之德合于天之命集于文
而終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利文王萬邦作孚以

見天人之合一此詩首二句即揭出天人感通之故以
為一篇綱領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逆天者天必亡之
也天監在下而命集于文王上帝式臨而保佑乎武王
順天者天必興之也使不挾四方使字說得威靈赫然
所謂危言以惕之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

徐氏與喬曰說苑云武王伐紂大風折旂風雷大雨水
平地卜龜燭散宜生疑為妖荀子亦云周伐商兵行紀
太歲三日而五災至霍叔懼武王冒五災犯三妖卒克
商擒紂於牧野其無疑貳爾心處全從敬來敬則明明
則斷而猶恐眾疑未解故警眾以一其志臨女二句警
眾之詞○沈萬鈞云詩咏周受命無倚于大明者自王

季而大任而文王而大姒而武王而尚父見夫婦之同
德焉見父子之同德焉見子孫之同德焉見婦姑之同
德焉見君臣之同德焉見天人之同德焉其此六同而
八百年之曆不卜而定

李氏鍾倫曰明明在下言人之所為是非善惡昭然不
昧也赫赫在上言天之賞善罰惡絲毫不爽赫然可畏
也俱善惡言使接下文天雖恍斯不易惟王語脉似
順○小心翼翼即敬也言小心者敬之至也聖人之心
私欲淨盡存心則無一息之或肆體道則無一時之稍
違晰理則無毫釐之差處事則無過不及之隙心之小
斯為至矣張子謂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粗即此意

也顏子不可窺測其曰未到聖人處猶是心粗足以發
明小心翼翼之旨矣心存天理即越對在天所謂昭事
上帝也事皆合理受天之祐所謂率懷多福也如是則
聖德成矣厥德不回也而方國無不來歸矣受命之基
已見於此○率懷多福泛言之無論大小下文以受方
國蓋受福之大者故於成德之後總言之○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與通篇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昭事上帝
天監在下有命自天等語一意聯貫總以見天理之必
可信天意之必佑周不重在臨時之決事而重在發明
此理

鐸按周家受命詩人推原於天蓋人者天地之心也

天者理而已矣人心之理即在天之理心之理無時而不存則天之命無時而不順天之理至善者也天之氣亦至善者也人能全天之善理即能保天之氣氣與氣相感故精神通而吉祥畢集焉若過絕天理則人心之氣不能與天之善氣相接而禍隨之此栽培傾覆之道不與毫釐董子所謂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明明赫赫李抑亭無善惡說尤與下難忱不易口氣昭合矣倪天之妹言大如之德如天譬如天為之兄而大如為之妹夫聖王為天之子則聖后當為天之女今不曰女而曰妹語甚奇聞然聖王與天合德可與天參則聖后與天合德亦可與天參者並立之謂也既與之並立即以為天之妹亦無不可矣故語雖奇而理實平也上帝臨女二句朱子謂軍眾勉武王之詞文貞公謂武王自信之詞家揚賁先生謂武王誓師之詞夫武王今無貳心不必軍眾之勉之也軍眾亦今無貳心不必武王之戒之也不若依文貞公之說為安蓋聖人之心雖有憂危決無疑懼紂惡既盈天命在我挽之不能辭之不得而其舉大事也全以一敬為主敬則能斷斷則能成今臨女無貳之心為應天順人之舉雖非得己有不敢不自信而自決者矣故孔子平居時則曰不惑不憂不懼我未能一及其厄於宋畏於匡又未嘗不援天以

自信其援天自信之心即武王上帝臨女之心也千古大聖人不有如一轍者哉
緜緜八姓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家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事來
晉宇
周原膺膺莖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宜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揀之陳陳度之毫毫築之登登削之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枹振矣行道兌矣混夷駸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緜九章
小序曰緜文王之興今由太王也

水經沮水出北地五路縣東過馮翊校棚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地入于渭

孔氏頴達曰春官董氏掌其燂契以待卜事注云燂燂置子燂在龜求燂燂即契所用灼龜也燂謂炬其火也楚荆也然則卜用龜以楚燂之木燒之於燂炬之火既然執之灼龜既契乃開出其兆也○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

朱子曰此亦周公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仇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嚴正也大王之

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以廢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馮在馮之同翔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勤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

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而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居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一章言在幽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昆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賈氏公彥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爲復言於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

爲坎謂之爲穴其形皆如陶窰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李氏公凱曰周家歷世不絕如八姓之生縣縣然延蔓自公劉遷幽在于沮漆之地傳至先公大王之初其民尚護穴而處未曾有室家之盛是其勢尚微也

朱氏公述曰厥初民自后稷始入此室處自幽公時已然此云爾者生民之詩是推始祖所自出餘詩首章是見民人所自來姜嫄生后稷建邦啟土之由也搜封於郊而不密窳去則有卽廢而周無民漆沮之幽又周之民始生之地也犬皇邈迺云已有宮室但穴處乃幽地所不能無謂之未有室家何怪哉詩意主言大王肇基王迹文王克成厥勲以見在幽而小遷岐而大耳

姚氏舜牧曰公劉遷豳時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
原此云周原莖茶如飴大抵風氣之美惡畧見於山川
而精蘊之祕藏可徵於生物知此理而地不難識矣
輔氏廣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王則
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大任文王太姒以及
武王之德歸則又追述大王大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
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
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

黃氏佐曰右三詩乃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所謂及文
王之三皆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後世因諸侯朝見燕
享必歌奏以致儆此大雅所以為大政也

李文貞公曰七章章門應門毛鄭與朱子之說互異鄭
謂諸侯有象應路三門天子加以庫雉今姑從之以大
王賢人無僭制之事如上章司空司徒亦以諸侯脩三
官之故直至武王誓師時未改也春秋列國往往僭逾
不足據為明證此言立朝置社之事案周制左宗廟右
社稷則廟社俱立于朝中而在庫門之內此先言作廟
後及門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廟之既成乃因之
而脩宮室之制也八章仍以大王之事言之為是孟子
引以為文王之事者猶上以憂心悄悄為孔子蓋斷章
之取且因思齊四章辭義相近也狄人之怒未殺而大
王之德愈彰未拔道通形勢足恃是以混夷奔竄而伏

息也九章乃言文王之事所謂彼作矣文王康之者也
德讓化於異邦而又內有四臣之助故王迹之基者至
此而王業運矣疏親也謂親為疏猶謂治為亂也疏附
先後以近臣言奔走禦侮以遠臣言口說見前篇周自
后稷勤于農事公劉修之大王復修之而又脩廟朝社
稷之制於播遷之餘所謂日不暇給而規模弘遠矣
楊文定公曰混夷馘矣之屬大王觀皇矣詩中夷載路
可見

徐氏與喬曰或問愷惇中何途有周原一席地曰舜封
棄子郟岐周在郟城西八十里其舊封也夏時不密失
官窳于戎狄公劉遷邠大王復遷岐不過復其故地耳

竹書武乙三年賜周公置父岐邑意其請復舊封而賜
之

李氏鍾僑曰周自公劉之時開土啟疆爰衆爰有已成
大國矣至大王之先仍復陶復陶穴何哉蓋公劉當夏
初大王當殷季相去七八百年中間或盛或衰至大王
之初年只如此也叙此益以見大王之創業功德甚大
始則陶復陶穴終乃木拔道通昆夷屏息衛文公元年
率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未足比也○虞尚質成文
王始得諸侯也疏附先後奔走禦侮文王得人以任衆
職也二者皆文王興邦之盛事故獨舉以為言大王開
基至文王而王業方成故以文王之事結之

鮮按陶復二句言在幽未有室室但公劉之詩稱于幽斯館館客舍也七月之詩稱謂彼公堂又云入此室處又云亟其來屋有公堂是幽公未始無家室也有室有屋是幽民未始無家室也但幽地苦寒風高土厚民居房屋者少居室穴者多不能如岐之皆居屋舍也在上者雖有室室然地既僻而規模亦隘不能如岐之宗廟宮室郭門正門巍然煥然也朱氏謂大王肇基王迹在幽而小遼岐而大是也臯應二門毛鄭朱子之說互異而文貞公從鄭說者蓋鄭箋謂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者春秋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哲是諸侯有臯門也明堂位云天子臯門天子應門是天子亦有臯應也惟天子之宮加以雉庫是雉門庫門惟天子有之乃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魯又有庫雉二門者鄭氏謂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墓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且魯既僭用天子之禮樂或並其門亦僭制之皆未可定不得因魯故而謂諸侯亦有庫雉也則大王之制臯應二門乃自為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鄭說可從也混夷駢矣二句朱子謂文王時事文貞公謂仍是大王時事觀下章提出文王此章未提出文王明是說的太王蓋

大王雖是初遼而規模潤大局勢已強號眾也喙息也安知非混夷來侵敗而竄去不敢復動耶至孟子謂文王事昆夷蓋以大事小宜字之而已在大王之時既已竄伏則當文王之世不嫌加恩也安得因孟子斷章取義以不損厥問為文王而遂以為非大王時事乎詩所之說善矣

范范棧模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戢髦士攸宜泮彼涇舟燕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棧模五章

小序曰棧模文王能官人也

孔氏類達曰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為薪則當積聚故知樵為積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足璋瓊也鄭特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瓊祭統云君執圭瓊裸尸大宗伯執璋瓊亞裸是也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

朱子曰此以詠歌文王之德○半珪曰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瓊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瓊左右奉之共判在內亦有趨向之意○雲漢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

天○此詩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子周公也

曹氏粹中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祭祀三章言戎事

嚴氏祭曰雲漢倬然明大為文章于天矣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者多矣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于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蓋人同此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強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李文貞公曰一章濟濟威儀之盛也左右趣之助祭者也鄭氏曰白接相樣屬而生者豫所為新至祭上帝三辰則聚集以燎之二章中左右趣之之事言助祭者莫非賢士三章渾舟行觀言文王涉澨有所征伐則衆徒奮櫓六軍輯和而不相失是文王能盡文武之用而得其和所謂祭則受福戰則克者蓋其道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專以兩事言之上篇所謂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者于是可見四章此下兩章皆歌咏文王之德文武得賢是作人之效也由其德之彰顯天下文明如雲漢在天有目者共睹也加以百年後崩教化澤久親自麟

趾賤至免置無非待文王而後興者五章上章言德之顯此則言德之脩有彤瑑之功故成金玉之質生安而不已於盛勉之勤故為綱紀而大成其作人之化○序謂文王能官人朱傳謂歌文王之德兼之而義倫矣徐氏與喬曰首章總言文王得人次章助祭得人三言行師得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舉重而言四五章推造就人材之本而言規模之廣大五言陶冶之精純而總歸我王之勉勉戒之勉勉作人之本也文王之暨暨思皇之本也思齊之無毀譽髦之本也蓋造就人才必非苟且作輟而可得者

李氏鍾倫曰戒樸傳云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今按首章統言文王為人所歸二章言俊賢之士歸之三章言介冑之士歸之乃其目也四章五章推本於文王四章言文王能作人造士所以文武之賢如此其盛五章言文王之綱紀天下細密周詳所以人心胥悅而無一人不歸也

解按首章是總言文王得人二章方說祭祀若從鄭說則文王時為諸侯未必祭上帝與三辰也追琢二句李抑亭夏宗潤俱謂跟上作人來亦自貼切然終不如詩所謂上章言德之顯此章言德之修語意尤完倫有歸宿也

瞻彼早麓榛桔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瑟彼玉瓊黃泥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楸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早麓六章

小序曰早麓受祖也

朱子曰此亦詠歌文王之德○玉瓊圭瓚也以圭爲柄
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也言瑟然之玉瓚必有
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具躬明寶器
不薦於聚味而黃流不注於瓦岳則知聖德必享於祿
而而福澤不降于淫人矣

嚴氏嶠曰毛氏以早爲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
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早山以實之詩人託興皆取其
在境內者何獨遽取漢中之早山乎闕其不知可也
邵氏泉曰此詩見文王之盛德上有以得天下有以得
人而幽有以格神張子所謂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
詩人之詠歌義兼之矣

李文貞公曰三章言豈弟之德莫大乎作人易言享于
西山享于帝則克享神明亦莫大于此者此蓋由其德
之感通類之嚮應易曰今天親上今地親下則各從其

類也韓子曰志同而氣合魚川味而鳥雲飛也蓋此章
之義矣○序言受祖朱傳謂歌文王之德亦兼之而義
始脩但祭祀皆然不專受祖又序以爲大王王季者徒
以主瓚一句不足據也

揚文定公曰此詩只是說以德致福自然而非勉強之
意而豈弟之實則在作人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施
於作人乃格天受福之今也爲飛戾天章韓昌黎志同
而氣合魚川味而鳥雲飛之論說得真切形容得作字
意思出詩所引大易享西山享帝莫大於作人而以感
通類應之旨發明之幽明古今只此一理貫徹無復餘
蘊矣盡其道者非文王周公孔子而誰與歸

李氏鍾倫曰早麓通篇皆誦禱之詞惟第三章爲飛戾
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舉此一事可見君子
之德之大莫過於作人也爲飛戾天機自然君子之
作人似之根於其心出乎其性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
無時無處而非作人之功也是以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也歟○中數章言福祿而首章言千祿豈弟以德求之
不虛微也末章言求福不回以德受之非倖致也斯其
爲善頌善禱也與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如劓微音則
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同時怨神往時惻惻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昭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譽髦斯士

思齊五章

小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朱子曰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今言之○案春秋傳

云管蔡邴霍魯衛毛聃卻蕢曹滕畢原豐邠文之昭也

并伯也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

見其多也

朱氏公遷曰聖人德盛如此天下涵咏於教化中大以

成大小以成小則所以譽髦之者至矣然不易到也必

久于其道而後化成彼乍作乍輟者其能與于斯乎

彙纂曰集傳于在宮言其和在廟言其教照詩義分

屬而平日論此章則專歸于教蓋緝熙敬止是文德之

全體和亦從敬中流出用分而體一也

李文貞公曰一章言文王上有聖母內有賢配○專以

內德言者九人修身其于顯明之地莫不齊來閨門稱

賢而放逸之心生矣文王之德之純故其性與天合而

母教內助之所成者實多探今而言之○二章又推本

文王之德言先世之德實文王有以順之也太姒之德

實文王有以刑之也○三章利于寡妻故雖雖在宮惠

于宗公故肅肅在廟雖雖在宮則暗室而未嘗褻慢不

顯亦昭也肅肅在廟則致敬而尚懼有失無射亦保也

○四章文王上有室之恭外有敵國之憂其疾也大矣

在常人處此宜亦有所警戒然而文王光大之德益以

無虧者蓋其性為安焉不待有所聞而後依於法有所

誠而後入于善也上章見文王之敬以直內也此章文

王之義以方外也雖于五倫之間有順有逆而處之如

一矣○五章德既脩矣而功業莫大於作人作人者亦

惟是上文無數之德有以成就而彰顯之爾德造成就

其材也譽髦彰顯其身也○歌文王之德者此篇為至

蓋求福不回之實也

鐸按以上數篇溯周家之世德而其最重者一曰妃

匹一曰工臣夫天生聖君必生聖后以配之妻道無

成雖無專美之美而正始之道實為風化之原由大

姜而反大任由大任而反大姒而又得邑姜所以紹

前美而昌厥後者自生民以來帝王之興世有賢助

未有如周家之盛者此固由于天之篤原而實數王

之德有以為法於閨門也故此篇着利于寡妻四字

以見聖人不專賴妃匹之助而妃匹之賢又實由聖

人有雖雖在宮之德以式刑之則王業之興仍以聖

人為主而後世為君者亦不得借口于遇之不善矣

至天生聖主必生賢臣人材衆多斯股肱良而庶事

康在文王則有疏附後先奔走禦侮在武王則曰子有亂臣十人唐虞之際於斯為盛雖曰天意而實文王作人之德有以致之也夫教世之效至於成人小子有德有造則胥天下而為君子矣所以然者聖人與天下之人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成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必使之俱入於聖賢之途然後聖人豈始滿聖人之心始快故大學言明德即言新民論語言時習即言朋來大易言洗心退藏於密即言吉凶與民同患仁智同出一原已物必須兼成作育人材而又得人材之助韓子謂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豈不信哉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愍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蕃其翳修之平之其濯其捫啓之辟之其揔其柅據之別之其廢其柅帝遷明德中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栢斯拔松栢斯茂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同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度載錫之光受祿無憂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此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社

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侮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哉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皇矣八章

小序曰皇矣美周也

朱子此詩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串夷即昆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昆夷脫夷者也○密密須氏也姑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徠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一章言天命文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呂氏祖謙曰不長夏以章雖難通然與不大聲以色

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此明德之實也

徐氏殿彩曰大王之時夫桀已遠而紂猶未生曰夏商者以見周之先公久矣屬天之眷也

朱氏善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大伯讓王季之日太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又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緒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大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大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

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嘆詠於王季也○畔者疎而離之援者親而附之也欲者欲之動乎中衷者心之慕乎外也

輔氏廣曰是致足附仁也是絕足怨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

李又貞公曰檇模之詩言文王祭祀則多士攸宜征伐則六師恐後故早號言其祭之受福也而繼以大任大如修文德者奉內教也皇矣言其戰之必克也而先以太王王季續武公者功重先烈也

楊文定公曰詩人言王季因心則友當日大伯與仲雍

逃在王季有不得不立之勢又不以讓國行而以採藥往在大王無廢長立少之迹王季自應受之至於叔齊所處又與王季不同因伯夷讓得明顯了又叔齊尚有兄自須遜位文王生有聖瑞天命有歸大伯仲雍知之大王亦順天而行爾○此詩每言帝謂見得文王與天合德真是呼吸相通凡聖心之動天皆命之

徐氏與喬曰古公傳季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說得明倫婉至而立言甚妙不露嫌疑形迹大要歸之天意開口便言上帝求民莫作一篇主意所謂民莫不獨主古公王季時言天豫知有紂之虐而欲傳文王以安之故不得不立王季况王季又賢帝者其山二章意最詳明古公亦承上帝求莫之意以立王季耳帝謂文王後四章詳言文王以終古公承天立季傳昌之意周之王業機緣決于此矣言止文王不及武王者似為古公諱翦高之迹獨於王季章以施于孫子一語暗帶之以當代言言當代難言之事無妙於此者始終意歸重文王上

彙纂曰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朱子於此序無異議但毛傳二國是殷夏四國是四方鄭箋則以二國謂殷紂及崇四國謂密阮徂共也至憎其武庫謂憎其為惡浸大此維與宅謂指文王則毛鄭辭同既以為指文王故二章之天立厥配謂

為大如三章之作邦作對謂天之興周國而生明君自
大伯王季時已然矣其說亦可通漢唐宋諸儒率從之
至朱子而謂此維與宅指大王蓋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已見於頌不得言文王故二國四國從毛義而首章二
章皆屬大王厥配亦屬大姜明自大王已膺天眷義尤
完備至情作增從程子之說于詩解更為五提集傳之
勝于傳箋多類此也

李氏鍾喬曰大王之在岐山惟以開山伐木為事可見
遷都之時勢甚搶攘得荒僻之土即後居之及其後國
勢寢大昆夷遠避其鋒此詩言中夷載路及柞械斯拔
松栢斯芟皆當大王之時可証詩是夷駮矣惟其咏

矣即大王事蓋大王遷岐創業之功已隆赫不可當矣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文王伐密之後既遷
都于程矣伐崇之後又遷於豈不數年之間三度用兵
兩次遷國而民不疲勞者財力殷盛一也部勒精明二
也人心悅豫三也所謂以民力為靈為沼蓋特其小者
爾

鍾按二國毛氏謂夏殷鄭氏謂紂與崇侯詩所謂商
奄鄭氏之說彙纂輯之甚明至奄為東方小國助紂
為惡紂以前不見經傳二國若指商奄則與宅當屬
文王不得屬大王矣且紂為天子奄為小國亦不得
並稱二國也集傳從毛說謂二國為夏商四國指四

方之諸侯蓋夏桀久已覆亡而大王當祖甲之時商
政漸衰不獲者言桀既失道於前商又將失道於後
故二國並稱也耆字集傳從毛氏作致字詩所訓愛
字蓋耆字即嗜字好也愛也天惟愛之故增大其規
模也厥配先儒多指大姜詩所獨謂立配天之聖人
此篇言文王之功故推原其先烈若于大王稱其內
助下王季文王亦應重叙內助且縣之詩已于遷岐
之始並叙大姜矣推論極精不長句呂氏謂不修大
變章合上句皆明德之寔文貞公謂聲色不形雖身
任方伯為諸夏之長專尚文德不兵事故聲色俱泯

若無所知識臨事而動則順天之法有所命討奉而
行之言此以起伐崇之事由呂氏說則不大一句謂
不露聲色不長一句謂不事更張不識二句謂不用
聰明指德之體用無條而言也由詩所說則不動聲
色不以兵車示知識而公命討指德之發用處而言
也二說可從而詩所命討無私即為下文伐崇本下
語尤為警切矣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
王在靈園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鵲鵲王在靈沼於物
魚躍

虞業維縱負鼓維鑄於論鼓鐘於樂辟廬
於論鼓鐘於樂辟廬豈鼓逢逢腰奏公

靈臺四章

小序曰靈臺民始附也

鄭氏康成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

朱子曰國之有堂所以望氣稷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靈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

之謂也○虞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板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穀業上懸鐘磬處以采色爲棠牙其狀樞樞然者也辟廬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却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廬○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廬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廬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却如壁以節觀者泮宮諸侯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廡說者以廡爲泮蓋即旋却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泮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

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蔡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廬之樂遂以辟廬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胥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廬古無此名其制蓋始于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今意

胡氏一柱曰段氏曰筍之上有業業之上有棠牙筍之兩端又有壁嬰鄭氏謂戴壁玉羽是也蓋筍處所以架鐘磬棠牙壁嬰所以飾筍虞夏后氏飾以龍無棠牙而

飾以棠牙而無壁嬰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有替所以言設業設虞棠牙樹羽也

朱氏善曰靈臺遊觀辟廬教育遊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涵育長養之有其業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園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殆將與者共之也

李文貞公曰靈臺之制所以迎日月望稷氣雲物以爲脩周官服禮焉相保章氏之所司也文王伐崇之後作邑於豐而立靈臺臺高可以望遠靈則以占候天道察知祲祥而取名爾孟子啓誘時君而以爲百姓之所謂非正訓也○三章辟廬學名也辟廬之廬壁也四面

聖水環之周圍如壁也文王既作靈臺又立辟雍乃肆
禮樂養老觀射之處古人立學以樂為主虞之典樂夏
殷之樂正周之大司樂皆學職也文王脩古制而肆樂
於其中虞業崇牙既設鐘鼓成脩鼓之考之無相奪論
故嘆美而言辟雍之可樂也○文王大明縣自文王而
上推於大王王季下及武王蓋統創述之全體故居大
雅之首而周之樂歌為最重棧櫓以下亦有祖妣功德
焉然大致皆為文王作也而終於此篇德之精微若思
齊皇矣至矣語其節目之大則敬天也作人也格于上
下德之大端也諸篇之指不離乎此而此篇之靈臺則
其昭事上帝對時而省厥之事也辟雍則其樂髦斯士

建官以有成之事也周自太王已脩廟朝之制此二者
實至文王始興不獨著其文武既脩禮樂明脩而首篇
所謂陟降左右忠皇濟濟者知文王之無一日而不勤
其心也

李氏鍾儔曰靈臺首章言作臺之初不勞民力二章言
王樂靈臺三章言靈臺既成因之以興樂設教聖人雖
遊燕之所無非陶世善俗之具所謂古之人無殺譽髦
斯士者豈不信哉

鍾按靈臺朱子從孟子謂因其成之速而民謂之詩
所以其占候天道故曰靈臺今鄭氏說夫占候天道
於靈字甚為貼切但周召與占候無涉何以亦謂之

靈似不如朱子從孟子之說為安至服虔謂天子曰
靈臺諸侯曰觀臺或周有天下之後遂以為天子之
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歟靈臺之後繼以辟雍者呂
東萊謂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遊宴之替御征行
之庭衛無所往而不與俊髦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
成則樂者因學士之所常肄也原非二事竊意文王
仰觀靈臺俯觀園沼未必不與多士俱游觀之後即
詣辟雍作樂設教鼓舞人材周民既目擊其盛事詩
人因譜之為樂歌厥後武王之錫京辟雍魯頌之鸞
斯芹藻莫非於樂辟雍之遺教也美哉文王德之盛
乎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求言配命成王之季
成王之季下土之式求言孝思孝思維則
昭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綏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下武六章

小序曰下武繼文也

朱子曰此章是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
下也○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
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通

實非有誤也

呂氏祖謙曰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領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遼齋曰下猶後也謂三后文德在光武王武功在後也梁纂曰集傳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但詩言世有哲王三后在天所謂三后者不得不指太王王季文王也文王既列於三后之中則下武作文武於詩意為複矣即朱子亦闕疑而未定也故先儒都從毛鄭之訓以詮經似亦可通

李文貞公曰下武言上文也武王雖以武顯然非所上

也其累世皆稽德行仁是務一戎之後假武脩文故曰下武世有哲王如三后者德當天心其神既已在天矣今王方受命而在京德美實與之配此詩不著謚號應是武王在時群臣頌美之辭也○三章言孝者百順之今則而武之則所以應一人者皆順德矣維其永言孝思故有以通矣神明施於四海而光昭其嗣服○自文王至魯阿多為成王時詩則不應有武王在位之作然作詩者意在述先德以陳戒則系於何王者可以援引為王誦之後世編詩但論世次故不以作者為先後也楊文定公曰此詩有以下字為文字之誤者殊未妥篇名本係下武如何錯得且即以下字改作文字則文武

組周句亦大意味世有哲王句又如何接得下善乎詩所解曰下武言上文也蓋周家以弔伐得天下似乎上武者然故言武非我周所上自太王王季文王世以脩德行仁為務今王一著戎衣之後放牛歸馬虎賁脫劍全是假武修文之事其德足與三后相配正孝思之實也○昭哉嗣服句詩所解與朱傳異朱傳以昭訓明以嗣訓繼以服訓先王之事言能繼先王之志詩所謂光昭嗣服言有以昭示子孫也下昭茲來許正承接此意而言

李氏鍾僑曰下武之詩首尾俱頌武王於王配于京句意義為得且全體文義亦皆可通然終不免於重疊參差之累竊以為此詩若徑作康王之世追崇武王之詩文義猶順且段段有層次不重複曰何也曰首章從武王說起言周室之興下至武王而後克商而有天下從此之後歷世皆有哲王即以武王論之太王王季文王三后之德合於天心而精神在中之左右武王之為天子也其德足以配之是武王因哲王也二章言王配於京不止明有聖德而已後世又傳武王之德以祈天永命其承言配命者成王之誠信以終始也是成王亦哲王也三章承二章之意言成王之孚信守文致治為下土之法武惟永念致孝于武王而動皆循法度而已此成王所以繼武王而均為哲王也四章指康王今日而

言言今娼茲之一人何以應先王之盛業哉惟以順德而已能求念先王而致其孝則嗣服之英光昭于天下矣所謂順德者即永言孝思是也此勉康王亦為哲王也五章六章則頌禱之詞言豈獨昭哉嗣服而已哉並可以昭茲後來之聖子神孫俱全之純維先王之所為如此則於萬斯年受天之福矣六章言受天之福則不獨邦甸侯衛臣服而已雖四方之遠莫不來賀如此則內而賢才之翼衛外而邦國之藩屏於萬斯年何不有以佐輔我邦家也哉又推廣言之也一篇之文義大畧如此但無証據闕之可也

詳按此詩文貞文定兩公推闡極為精妙而抑亭所

云則逐字逐句皆有歸宿尤為總洽但自文王至卷阿皆為成王時詩似不應有康王以後之詩雖出其

中即抑亭亦自謂無証據不敢臆斷抑亭為文貞公

族子當親炙時不知文貞公以為何如也
文王有聲遠駿有聲遠駿厥宇適觀厥成文王燕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燕哉
梁城伊瀝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燕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燕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燕哉
錫京辟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燕哉
考卜維王宅是錫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燕哉

豐水有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燕哉
文王有聲八章

小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

朱子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錫之事○豐即棠國之地在今鄆縣杜陵西南○錫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郇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錫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廬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廬文王之學錫京辟廬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何氏楷曰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爾慎然毫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與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漸及于東故曰自西自東自文王化已南行于江漢其後其後乃漸及于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詞立言之序也
劉氏瑾曰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則非不足於武也桓桓武王而錫京辟廬則非不足于文也所謂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也

李文貞公曰有安民之心有成治之故文王之聲所以駿也然舊說作君然恐當為美盛之意○四方攸同自文王而天下歸心焉然文王太王維翰以服事殷至武王始革命而居天下○文王四章先曰文王後曰王后武王四章先曰皇王後曰武王明文王乃追王而為王后者武王則先著其為皇王而後存其本稱自桀纣以下歆文王也自下武以下歆武王也各兼祖考不忘先也

楊文定公曰文王以文德著篇內却言有此武功武王以武功著篇內特舉其脩學興教之事蓋文王之文武王之武夫人知之即諡可見惟文則疑於不武武則疑於不文故舉人所未悉者言之猶援主農事疑於不文而周頌稱曰思文契主教化疑於不武而商頌稱曰桓撥皆表微之意○王后維翰一句向只說文王以四方為楨幹今連下章解之云四方攸同自文王而天下歸心矣然文王太王維翰以服事殷至武王始革命而有天下見得同一四方攸同也文王以此而盡小心服事之誠武王以此而行應天順人之舉如此解說更得文武身分德業一筆描寫始盡

鐸按序言繼伐者謂以伐商繼伐密伐崇之功也然而隘矣○以上十篇來子曰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

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矣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經提要錄卷之二十五

生民之什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地
武敏敬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種祀居然生子

誕寔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寔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寔之
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訢展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旆旆禾稷穰穰
麻麥嘒嘒瓜瓞唼唼

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帝厥豐年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

卷五

種實寔實發實秀實堅實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邛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秣維芑恒之秬秠是獲是畋恒之

稌芑是任是負以邛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禴或籩或醑釋之斐斐然之浮浮載

謀載惟取蕭祭脂取歟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生上帝居歆胡臭置之后

稷肇祀庶幾無咎以迄于今

生民八章

小序曰生民尊祖也

朱子曰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邛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

妃古者立郊稷蓋祭天子郊而以先稷配也變嫁言稷

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天子親往

后稷九嬪御乃稷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郊

祿之前也○姜嫄出祀郊稷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散

散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

有娠乃周公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

天故作此詩○五章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

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稷漸長也發盡發

也為始繼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秀

未也粟不舂也既收成見其實皆粟然不舂也即后

稷之母家也登其或藏或遠而遂以其地封后稷與六

章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稂二米者也稌赤粱也芑白

粱粟也○此詩未詳所用登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昨

之禮也故○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稷履帝德之迹而行

得事齊敬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

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姜嫄見

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而自動如孕則非鄭之臆說

矣○履巨迹事有此理亦如契之生詩中亦云玄鳥降

而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

以常理也論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

意會之可也

朱氏善曰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稌芑言

者自其種之嘉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秬秠可以供

鬱鬱康芑可以供粢盛故降之於民使得以備種之種焉而成爲而獲穫焉而任負以歸于是爲粢酒以降神爲粢盛以享神此自其始封時言之也

劉氏理曰曹氏曰生民之功本于姜嫄不可弗祀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蕤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此詩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爲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爲受釐之樂歌也

嚴氏桀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祭法云同人掃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宋武王

李父貞公曰后妃從天子祀高妣以祧祧無子故曰履

帝武敏者失之速歆者心之動介謂與同御者參止者其所居也就所介止之處而震動有月之甚早故曰載震載風○末章朱子以上章爲后稷之祀此爲尊后稷之祀蓋以諸侯不得祭天而有上帝居歆之文故以郊祀言之然恐天子祭天固制始定古或可通也○印盛于豆即蒙上章難以隔斷且言自后稷肇祀則無罪悔以迄于今亦似前後之非而祭宜並存其說爾○歌述后稷之事推受命之始也

楊文定公曰此詩有可疑如姜嫄係高辛元妃且舉行郊禘之禮豈得云無人道故詩所不主此辭然如詩所之辭因求子而幸御因而得子且易生而無災害何以

棄之則前說似又不可廢或者姜嫄雖諸侯之女非正嫡后妃當日郊禘不過從后而出因履大人迹而思無有身以爲不祥故棄之子○周官大司樂先列祀先妣之樂後列祀先祖之樂妣在祖先謂姜嫄也此可爲禘姜嫄不及豐之證○此詩不是祭祀之詩祭祀之詩在周頌內此乃是追溯受命之原末章朱傳謂尊后稷配天之祭詩所則與上章相承說下上章春榆蕤賾未說到置之祖豆末章乃正言于豆于登非兩事也因屬祈年祈穀之祭故云上帝居歆至諸侯不得祭天之疑詩所已辨之矣其獨詳于春榆蕤賾之事者緣稷係明農教稼之主嘉種乃上帝所賜登成之後明德維馨帝用

故事故獨詳之

李氏鍾嶸曰后稷粒我蒸民功德配天配傳國千年有天下而周人祀后稷之詩上通姜嫄不及高辛何也曰此古人敬慎之誠心也古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所以示一尊也高辛之嫡實惟閼唐后稷爲周之始祖周人述其功德以配天追所自出及於姜嫄而不及帝嚳所以示謙抑不敢軼越大宗之義也但傳又曰周人掃饗而郊稷則大禘之祭因及之但尊謙謙大宗之意於詩見之爾

釋姜嫄爲高辛世妃既爲世妃而曰無人道而生子似不可信此文貞公所以斷從毛氏之說也但如

毛氏說則弟謂后殺生而神靈可耳不尤邇有娠之初而言介止震夙以示異又何得因初生甚易而遽棄之哉故朱子從鄭氏之說楊文定公謂不可廢蓋天地絪縕萬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皆本於氣化此亦事之所或有者因其無人道而生子遂以為不祥而棄之耳至文定公謂同稱姜嫄不稱帝嚳引周官先妣後祖以為証據姜嫄焉后稷之母故先妣後祖然只祭姜嫄而不祭帝嚳者姜嫄非嫡后諸侯不祖天子不得下讓宗子也其曰稱嚳而郊後者蓋武王既為天子非諸侯之比則稱嚳乃是正理未有不稱其祖而稱其妣者故周官先姜嫄並非指明

禘祭我周世祀姜嫄或有別祭先妣後祖亦未可定况禘禮自周始制亦無考據虞夏及商報本追遠豈不念始祖所自生出載記雖未可盡信而謂四伐郊禘之說俱屬附會于義恐有未安也若末章祭祀即承上章而言因祈年祈穀故曰上帝居歆蓋后稷配天之本固在此章而后稷配天之祭則在周頌也烏得因上帝二字而遂以此詩為配天之詩乎文貞又定兩公皆推闡劉氏之說洵確不可易矣

敬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庭或較之几

鄭注設席較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醢醢以薦或

饋或炙黍載稷脾臠或飲或号

教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教弓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行葦四章

小序曰行葦忠厚也

禮記投壺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注以勝為賢高技藝也

儀禮鄉射禮若左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

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注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焉為也

孔氏題達曰摺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和弦而射也案大射禮插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朱子曰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慙慙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李氏摺曰非特肆筵又且加之以重席非特較又几且有緝御而侍之設席者即周官司几筵所謂設莞筵加

緹席設蒲筵加莞席是也緝御即周禮所謂更僕是也

主人歡賓賓酢主人洗爵奠爵則所以飲之者無不至也醢醢以薦或婦或炙嘉穀脾臠則所以食之者無不至也飲食之具既至而又思所以樂之凡此皆見親親之誠無不用其極也

彙纂曰三禮燕必有射故此章或主養老行射或主燕射而呂祖謙輩以王肅燕射之說為長朱子疑此為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因下章有曾孫繼主句又改既醉為行荅輩之篇既醉言祭則此篇不得不言祭耳但祭畢而燕射以為樂稽之三禮與文可考故朱子亦作疑辭而未定也○此詩漢唐來諸儒皆衍序說以為周家忠厚親睦九族養老乞言述於末章疏其義同言成

王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旁贊翼之如此導尊養老人故得壽考維吉以受景福朱子則專作老人自相引翼而得福者二說皆可通至序以行葦為人仁及草木則屬講師附益之辭殊失詩義朱子闕之洵不利矣李文貞公曰行葦之茂猶不使牛羊踐履况兄弟之親豈可以踐踰遠乎鄭氏曰少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二章辟筵者皆設席以坐之幾几者則有緝續御侍之人焉先行獻酢之禮洗爵飲者也奠而不飲者也不飲者為敬同禮爵服曰爵集前代也繼行為醢醢之禮然後燔肉炙肝加以脾臠既飲既食或鼓或歌和樂之至也三章既燕而而射以樂之且觀德焉先序其賢

多者為也既序其不侮敬者優也雖同姓亦曰賓故下曾孫曰主四章古者燕會其終有燕奠爵之禮所謂不醉無歸者蓋此時也酌以大斗祈其黃耇通言之也其黃耇台背則緝御之人引之翼之以其耆考為邦家之祿故更祝之以受大福是以此一燕也而親親尊賢敬老之事脩矣○燕同姓之詩也朱子傳以為祭畢者則列在大雅別於小雅之燕享云

李氏鍾儒曰燕禮專為兄弟親親也設筵席多緝御蓋獻酬備多品縱酣歌所以極致愛且重禮也射而貴多中尚賢也雖貴中而不以能傲不能示讓也射以歡而才能若焉孔讓行焉故無適而不存也酌大斗專言祈

黃耇敬老也不但為歡而並以介福伸其愛於無窮也

鐸按此燕兄弟之詩耆老即同姓之老者非憲老乞言又一事也文貞公之說善矣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即令終令終有攸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蓬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祚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豫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八章

小序曰既醉太平也

孔氏穎達曰以經言祭事從祭初至于祭末乃見十等倫理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謂之十倫也

朱子曰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亦享其飲食思慮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自四章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

輔氏廣曰既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酬飲食歡樂

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蓋德寓於物言德則可該之行葦末句云以介福者泛稱之之辭也此言介福景福者特指其君之辭也○介爾昭明欲其君大其明德也德極於光大則福亦極於盛大矣○昭明有融者欲其明德之極於盛也既言昭明又言高即昭明但言其明德而已言高則見其超然於事物之表言即則又見其中虛而表裏瑩徹也高即令終則又欲其高即之極於常久而又能考終命也然能善其始則斯能善其終今雖未有終既有其始此公尸所以嘉告之也所謂公尸之嘉告則四章以下皆是也○以賢女為妃又隨之而生賢子孫焉所謂天命之附屬者莫大於此觀周

家自太王太姜以來之事則可見矣

黃氏標曰尸有祝辭有報辭祝以孝告報以慈告公尸嘉告先儒以為奉牲以告之辭愚以為此非祝辭報辭也宗祝侍公尸之辭以告主人

劉氏璣曰特牲祝酌酒奠於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饌飲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尸酢酒仍奠其饌○上章言錫蕃而燕聲祚膚此章述尸告錫祚之事而必發之以其僕維何蓋錫以膚者必錫以祚得其祚者必得其膚反覆互言以見二者相因而兼備也

鄭氏泉曰上章言不特君子之敬而朋友之攝佐者又

敬是朋友之敬亦君子之敬也此章言不特君子之孝而嗣子之舉奠者又孝是孝子之孝亦君子之孝也李氏樞曰先儒以此詩脩五福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福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好德也高即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以某觀之非特五福也方且至於子孫孫孫延延似續而不絕豈特五福而已哉

李文貞公曰朱傳以為答行葦者精矣

楊文定公曰先儒解第六章末錫祚膚句祚為福祿膚為子孫分兩項說下一章頂膚字說而以景命有僕言其祚一章頂僕字說僕即祚也而以從以孫子言其膚是蟬聯交互文法詩所解祚膚以祚其子孫事說按云

肩之作者如何作字歸入肩字內一直說下更覺直捷
徐氏與喬曰舊說孝子主人之嗣子祭畢又有嗣子祭
奠於後其孝源源不竭神之錫爾以善永不替矣

李氏鍾僑曰頌君子之受福而本之於道豆靜嘉威儀
孔時因祭而燕也重孝也楚茨所謂既醉既飽小大稽
首神食嗜飲食便居壽考即此意也以孝而受福福之
大也○楚茨孔惠孔時言祭得其時也如所謂祭不欲
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得其時乃善也此威儀孔
時言當祭之時安備獻酬皆得其宜所謂既齊既饗既
匡既敎是也○此言孝子不遺永錫爾類言以孝傳之
子孫也左傳引以美類考叔張子西銘引以証育英才
則為推及於他人之意要之則一理也

釋按序謂太平蓋以四方寧靜無事四海皆以其職
來祭此其說之可從者也互因孟子斯章取義飽乎
仁義之言而謂人有士君子之行此其說之不可從
者也八章末二句夏氏宗淵謂包得周南首尾關聯
萬章卷耳摶木女士之行也而有振振公之應所謂
從以孫子也竊意此二句不止包括周南周自太姜
太任太如邑姜世有聖后篤生王季文王武王成王
又世有聖君閭閻為萬化之源百福之本即二語已
包括國家教世矣詩人所以為善美頌善禱欽

鳧鷖在涖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報既馨公尸燕飲

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報既嘉公尸燕飲
福祿來為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爾報既伊爾公尸燕
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涖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
福祿來崇

鳧鷖在壘公尸來止東東旨酒欣欣醕炙芬芬公尸燕飲
無有後報

鳧鷖五章

小序曰鳧鷖守成也

爾雅釋天祭名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夏曰復昨
朱子曰此祭之明日釋而廢尸之樂○古者宗廟之祭
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焉尸之人故有此
詩

徐氏常吉曰案楚茨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
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番而轉為次
日之燕也燕於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鄭氏泉曰宜者稱是燕也或云宜者憚其心也有恆所
欲之意焉訓助天休之至有扶持翼相之意

朱氏公遷曰朱成來為來下攸降來崇皆即今日言之
凡得安樂尊榮如此者是即所謂福也無有後報則自

今以往永永無阻而福常若此矣

梁纂曰鳧鷖之詩漢唐宋諸儒皆定為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固已但毛萇以為燕宗廟之尸鄭則以為首章之在淫喻燕祭宗廟之詩二章之在沙喻燕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之在渚喻燕祭天地之尸四章之在溪喻燕祭杜鰲山川之尸五章之在壺喻燕祭七祀之尸歐陽脩破之曰鳧鷖在淫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中水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溪在壺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斯論甚當是以來子亦不從鄭而從毛弟毛鄭適大序以詩中爾字指成王言朱子謂歌工指主人也然詩在大雅則亦言王者矣毛鄭又以成王誠敬燕尸為神所悅故祝之福祿朱子則以公尸燕飲而受其福祿蓋疑假樂是公尸之答鳧鷖則此篇不使重言王之受釐然通考詩之全義凡言祭者皆美主祭之誠敬而獲福無歸神既於公尸者且假樂全篇未露公尸見答之文故朱子寔疑而未敢定則毛鄭之指成王其說亦未可盡非矣

李文貞公曰祭之明日賓尸之詩

楊文定公曰此詩乃歌工之辭故曰爾酒爾報爾既指主人則福祿之來成來為來下朱紫自應屬主人文氣是如此詩中燕享之屬屬歌工語氣者甚多小雅魚麗南有嘉魚皆是燕賓亦是頌美主人瞻彼洛矣之詩朝

會諸侯因係歌工之辭亦歸美天子類并燕兄弟亦然蓋立言之體應爾也○梁朱傳云水會也詩所云水外之高者梁朱傳云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詩所云水絕夾山如門者也尤見屬分明

鐸按詩中爾字自指主人則福祿亦屬主人指公尸不得此章是賓尸而工歌祝嘏之詞下章是公尸答此章之詞自不嫌其重複也文貞謂神安則福祿亦成而安神宜則福祿亦為無不宜神處則福祿亦下而不去神宗則福祿亦未而不替和悅則福祿亦保無有後報神即指公尸第五句都從第二句看出極為精細其以鳧鷖與公尸者為尸必惡理忘机乃

與神近末章欣欣即引楚辭君欣欣兮樂康尤無微不至者矣小序之守成之說未確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千祿百祿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正受祿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辭于位民之攸暨

假樂四章

小序曰假樂嘉成王也

朱子曰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四章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惟欲其不解於位而為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皋陶虞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極挑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於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嚴氏案曰千祿自言求多福謂在我有以致之非天私於王也宜子孫之繁至於千億傳之無窮也

李文貞公曰一章有假樂之德故宜于民人得民人之和故享於天心既受祿矣又保佑之而使不失申重之而使益加二章乃保佑申重之實效三章又申言令德之實容貌則抑抑其謙和言語則秩秩其從順人無怨而樂之無惡而嘉之而又聽納虛受視同德者而順從之此所以受福無疆而為四方之綱也四章又申言宜民人之實其綱紀也先安及於有位之朋友能使百辟卿士皆忠愛於其君可謂宜人矣君臣不懈於位則民所由以安息也可謂宜民矣○朱傳謂公尸所以答鳧鷖也

楊文定公曰詩所以抑抑威儀章申令德以之綱之紀

章申宜民人首章次章先言保佑天申正如中庸九經先言效驗而後及九經實事

輝按無怨二句集傳謂君心無私怨怨詩所謂人無怨惡之者李抑亭謂能以順理使人無怨惡者行之於群衆德兆斯受福無疆語意尤為明晰亦宗詩所之說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稂稊種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于戈威揚爰方啓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宜而無求歎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王及程釋璆容力

篤公劉迺徙彼百泉瞻彼潯原廼陟南岡乃觀于京京師之

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詒詒

篤公劉于京斯依陰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承于烝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亦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斷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斂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黃皇潤邇其遐邇止旅廼密芮鞠之即

公劉八章

小序公劉召康公成王也

鄭氏康成曰公劉居豳既廣其地之東面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蒼觀相其陰陽寒燠所宜

流泉漫澗所及皆爲利民富國卽右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養今公劉遷于燕民始從之丁夫適蕩三軍之數單者無養卒也度其隙與原田之多少微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夕陽者幽之所處也度其廣輪幽之所處信寬大也

朱子曰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錄公劉之事以告之○二章言公劉至幽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劉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氏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欽三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而周而觀于京於是爲之居室於是處其寬敞於

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下于斯焉四章言公室既成而蕃之既以飲食勞其群臣而又爲之居爲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以誘其遺民卽其事也五章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面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于此蓋大矣六章又統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澗取材而爲舟以來往取屬取銀而成宮室既止居于此矣乃撫理其田野明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夫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卽而居之而幽地日以廣矣○召公名奭成王卽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

焉於是成王始蒞政而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爲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叙此

蕢氏職曰右稷始封卽傳於不密而失其官爵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右稷之業始居於幽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

彙纂曰其軍三單毛傳以爲三單相襲王肅述之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格也孔疏謂此言在道時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章重爲軍以脩禦之然此詩二章已言至幽不應三章方說在道既至幽之日無所用兵三單相襲復何禦哉則

疏家已覺傳義未安矣至鄭康成擬大國三單之制則宋儒皆從之惟朱子以爲三單未詳然亦聞以鄭說爲非且總注云軍定軍賦與稅法既依鄭以稅法爲卽用周之徹法則軍賦之定合周禮矣從耶故存鄭義於正說不克闕而勿論也

逸齋曰周召輔成王可謂同心以安天下者也始周公遭變陳七月之詩言公劉之治幽及成王將蒞政召公又述周公七月之意作是詩以獻焉二詩皆民事也然七月只陳幽俗農桑之事足以知王業之艱難且其詩爲遭變而作而成王猶未卽政不當有雅故繫之幽國風是詩所獻乃公劉厚民遷都之事周之王業固是而

興而成王又將蒞政矣故其詩列之大雅見周家以集事開國非政之小故也

李之貞曰欲述公劉之事按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克承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故后稷始封有邰公劉遷豳太王遷岐文王伐崇作邑於豐皆周家受命之所由也太王王季文王之事自文王至有聲脩矣然後及於后稷公劉焉然又更越行第四篇者九歌詠祖德之詩不時陳戒亦受釐之所歌也公劉不在七廟之中則時祭所不及而行第四篇乃祭畢受釐之事考其篇次固宜在此矣

李氏鍾儔曰公劉首章言公劉方遠時事公劉遷國與太王事勢不同太王迫於狄人所謂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公劉之時國勢方安直以山川狹隘不足立國故擇洧水而居止焉以爲難就垂休之計場圃積倉皆在國時事將啟行而難獲軍器莫不脩具則平日之規畫可知矣○四章言公劉始定都於京師之事脩厥儀設几筵以承爲有以艸爲構而相與飲食之所以合衆心而定約束也君之宗之是時邑居未造制度未脩而先立之居長者一衆志使不渙散專號令以息紛爭也古者人民上統於君下統於宗是以民志團結而不可解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收以地得民二曰長以

貴得民收謂方伯連帥之職長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爲此詩所謂君之也五曰宗以族得民宗謂一姓有大宗小宗此詩所詩宗之也○摠而言之蓋都得其地而民定邑得其制而居安立之君宗而事治軍用三軍而力穡田用徹法而財足度其夕陽而土闢取厲取鍛而器充是以歸附日衆而寔盛寔昌也抑公劉一人而天文地理禮樂制度田賦兵法物曲人官莫不脩悉所以爲開創首出之人也歟

解按此詩某傳言之甚詳惟取厲二句謂成宮室似未安蓋于亦斯依已成宮室矣不待此時速取厲厥也文貞公謂用爲新創且資軍械田器是以三章

從鄭箋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濯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濯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洞酌三章

小序曰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孔氏穎達曰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

朱子曰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蘇氏轍曰言物無不可用也

輔氏廣曰每章上三句有連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強教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之父母也○攸歸焉民所歸往攸墜焉民所安息皆所以終首率父母之義也

徐氏鳳彩曰可以濯漑則無物不濯又不止一濯而已李父貞公曰舊說為召康公戒成王之詩所言詩意各別今攷之乃謂盛世之無棄物王道存乎器使一行滌之水也上者可以沃酒食次者濯濯下者可以滌器

物人材亦猶是也在乎豈弟君子兼收而並用之故其上者教養成就真父母之道矣次者因材拂拭亦人心之歸所也下者脩用代置亦人類之所依也

釋按輔氏之說善矣詩所尤猶詳晰周列耳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

苗矣

爾土宇收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

矣

爾受命長矣弗祿而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

常矣

有焉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爾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于止萬萬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天萬萬王多吉士維君子命媚于康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黃華離離

離離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

遂歌

卷阿十章

小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毛氏其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

鄭氏康成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居體以待賢者

王氏安石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居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下居體則

風無自而雷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彌者充而成之使謂聞之謂也

呂氏祖謙曰此章其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居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

賢因以虛中居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

賢因以虛中居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

賢因以虛中居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

賢因以虛中居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

賢因以虛中居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

賢因以虛中居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

賢因以虛中居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

賢因以虛中居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

賢因以虛中居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

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朱子曰此詩舊說亦召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此章總叙以發端也○五章馮謂可爲依者翼謂可爲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惡祥爲寔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曰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朱氏蓋曰太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廣類則得其所是誠可樂也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盛可保其常不衰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

慮之於極盛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矢音也

姚氏舜牧曰天保三傳爾是天所賦畀此三傳爾是人所注望皆忠臣望君之辭

顧氏起元曰爲則有師道意爲綱有居道意

愛纂曰卷阿首章毛以爲與鄭王以爲比朱子以爲賦呂以三說相須其義始備然詩言貴弟君子毛鄭俱作賢人者故比與可通朱子作成王看則比與無所取故疑召公從王游於卷阿之上而爲賦也毛鄭之於此章詩意似紆曲不若朱傳爲直捷矣○傳爾彌爾性毛鄭以爲終女之性命朱子從之作奇爲上謀宋元諸儒以

性之義庶未可以命該之故從德性上詮解者多君其理亦通

孝文貞公曰一章舊說以爲比喻朱子言從王游歌者得文義之安二章伴與優游蒙上游歌而言其有太平無事之樂也彌爾性言德之淵塞也頌歌成王以爲夙夜基命宥宮具有得於斯子爵終也欲其似先公之令終性者命之報也三章暇章版圖也由今日晏安而推念及于所守之重必彌性以爲天地山川社稷之主人者神之依也四章受命長言自文武受天之命至爾而已久也受命久福祿安則必思所以帝之故由所守之重而永念及於天祿之終德者福之本也五章馮忠信可任者翼能敬者孝有今行者德有道術者得此四者以爲導引輔翼則四方以爲副矣六章願爾者誠信在中而著于外易曰有孚願若見也印印尊嚴而可仰也如圭如璋德之純粹也與馮翼者游則有願願印印之令望矣與孝德者如則有如圭如璋之令聞矣前言言福性德之本也此兩章則言親賢德之助也七章鳳凰應有德者至此賢人也其初集也如賢之始至故謂之士始至則使之而其忠愛形于上矣八章其高飛也如賢之升用故謂之人升用則命之而其忠澤下於民矣九章鳳凰非梧桐不棲賢士非明君不附有養養之盛則有離離啗啗之應矣彌爾性而爲翼者

德從之亦猶是也十章車馬既集蓋將而將歸矣故云陳詩不能多也聊以繼王之歌而已與首章相作應作者之體也○舊說召康公成王蓋因晏游而廢歌也自文王大明以下皆成王在位周召之徒納誨之所為作多稱揚祖德之詩亦有述文武在時臣下頌美篇焉惟行葦四篇似為成王作者然亦緣於宗廟之事故以洞酌卷內終為其事於陳戒也

李氏鍾倫曰飄風自南取于南風者南風長養萬物喻人主施恩德於下猶帝舜歌南風之薰之意也來遊來歌以矢其音者歌以抒性情聖賢之君臣性情所發無非為政為民君歌而臣和亦猶虞廷虞歌之遺意也○

鶴鶴王多吉士鶴鶴王多吉人與前所謂有為有翼者畧不同前言以引以翼輔弼之臣也成君之德故在顯印圭璋之前此言惟君子使命任職之臣也成君之事故在四方為細之後○召公告王頌祝之詞多規戒之意少何也曰此老臣告幼君之體也召公于周三朝元老不必如新進草茅之士盡言極諫然後為忠告也番番黃髮道隆望尊但日擊而道存使人之意也消良音伊川先生當元祐之時坐而進講師道甚尊而文淵公以四朝舊相年九十二在哲宗之前侍立終日禮湛蓋恭其亦合於卷阿之遺意也欬

鐸按豈弟君子當指成王有謂指大臣而言者將洞

酌篇豈弟君子亦謂指大臣可乎彌爾性性字毛鄭訓性命朱子從之亦指壽考說然性字該括甚廣當指德性而言成王此時尚幼不必亟亟說到壽考况四章首句說受命長四句又曰彌爾性語意豈不重複蓋性者心之理也彌字王氏謂充之使無間極好文貞公引風夜基命宥密更精繼續之使無間斷即所謂緝熙于光明也即所謂於緝熙敬止也為翼為德集傳詩所之說皆可從但詩所謂為為可任翼為能敬與為翼者游則有顯顯印印之令望與孝德者游則有如圭如璋之令聞兩章詞意尤為聯貫矣君子之車四句有謂周召新營洛邑欲王馳驅諸東都

者與上數章不比附故朱子以為當用以求賢然前於為翼孝德着一有字吉士吉人着一多字皆屬已舉之賢或此章又欲求未舉之賢乎總不若詩所謂車馬既集游而將歸語意輕便且與下不多句接得有趣味也總之此章皆召康公導養君德之意豈弟德之樂易也彌爾德之顯密也顯印璋璜德之由內而達外也為翼孝德吉士吉人德之類賢以補助也曰引翼曰傳天未嘗不指大臣而非謂豈弟君子即大臣也至於風飄鳳翔阿卷回高萬無太和之氣流溢于君唱臣和之中及其車馬安閑詩成反響尤堪倦乎古有盡而意無窮也唐虞虞歌之盛莫以加於

此哉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
無良武遏寇虐懼不畏明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詭隨以謹
將猷武遏寇虐無侮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
國極武遏寇虐無侮作惠教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汙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
醜厲武遏寇虐無侮正猷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
維縶武遏寇虐無侮正反玉欲玉女是用大諫

民勞五章

小序曰民勞召康公刺厲王也

范氏處義曰召穆公即召虎也康公十年六世孫康公
當成王時陳三詩以自獻其言類臬陶賡歌不志警戒
宜商孫穆公有乃祖風烈厲王之世雖不見信用屢陳
規諫傳記所載謂厲王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穆公曰民
不堪命王怒使人監謗穆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三
既不能聽其後奔奔太子靜匿穆公之家國人困之穆
公乃以其子代之既脫太子遂與同公行政謂之共和
晚事宣王立江漢之功穆公之賢其始終不異如此觀
是詩所陳如綏四方先於惠中國如無縱詭隨所以遏

寇虐卒欲王之德如玉之無瑕玷自以為諫爭莫大於
此爰君憂國之言不以厲王之不能用而少辭非賢者
能之乎

朱子曰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
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
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惟無
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
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
通而王室定矣穆公召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
世孫也

輔氏廣曰同列之君子相戒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不
敢肆而寇虐無忌憚之人亦且消沮退縮而無所容如
是然後遠者自然得其安近者亦自然順習而無所乖
忤而王室定矣○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之辭觀
下篇可見以自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
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顧氏黎曰詭隨之人終必召亂是為醜厲也又戒其同
列之用事云汝雖小子而所用是事甚大豈可從佞諛
而縱詭隨乎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詩小子踰踰皆戒責
同寮故稱小子耳
沈氏萬鈞曰卷阿主於用賢民勞主於綏下皆治亂維
繫所以撥亂致治則同也

李文貞公曰朱傳以為厲王之世同列相規戒之詩也大抵政之亂也君謀於相相謀於所親近之人謀者非他悅其說隨而已矣夫隨不可也隨而出於說非無良而何哉其初亦曰是何為能也我取其將順焉是以繼之也及其久也至於悔懼以亂政無極而作惡猶始終繼之也則以其善於繼終而不能自克也寇虐之興實由於此

李氏鍾倫曰民勞之詩序以為召穆公刺王厲之詩而朱子以為同列相戒之詩今味其語意朱子之說良然也但恐當為共和行政之時大臣相與警戒之語以此意求之無一語不相合者竊意其或然也此詩每章作

五段看而句為一事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言厲王之時民亦勞苦矣今新君既立而吾儕輔翼之以行善政庶幾可小康乎今日之急務何如亦在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也昔日虐政之行天下咸被其惠而中國之凋敝尤甚今當先惠中國以及四方則閭閻之氣少獲安二在無縱說隨以謹無良也蓋吾儕擁立新王政自己出心有說隨之人所附吾輩之意旨以暗行其私者此皆無良之人也必明察而遠之則邪僻之路塞而正直之道伸矣三在於式遏寇虐不悞明也當時虐焰方興牧民之吏皆虎而冠是所謂寇虐也此等殘暴之人其為惡皆章張膽明目不畏人見所謂悞不悞明也今當遏

絕而懲創之則暴政息而惠愛行矣柔遠能通以定我王此二句總結上文而歸重於定王位也以上文數者為本而施之遠邇事事求其當於人心遠邇咸歸則我王安定而不控矣蓋是時厲王以暴虐為國人所惡今立其子宣王年少未親國事常恐國人之心不附而王位不安也故結言定我王以為要務焉

鐸按此詩序謂刺厲王然觀詩辭如以定王國以為王休戎雖小子王欲五女等語與刺王不合宜朱子斷以為同列相戒之詩而文貞公亦從之也至抑乎謂似宣王時大臣相戒之詩意見亦好然未有考據其謂前三章戒同列之辭後二章乃告王之語老臣

語質故曰小子王字讀斷曰王我等欲女為善政不得不亟諫未免牽強不如從詩所之為安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靡盬不實於亶猶之未逮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謏謏老夫灌灌小子騶騶匪我言耄爾用憂謏多將煽煽不可救藥

天之方憐無為考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原則

莫明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歸民如蟻如魚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歸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板八章

小序曰凡伯刺厲王也

鄭氏康成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膚也入為王卿士

孔氏穎達曰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

蓋盤內之國

胡氏一桂曰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誘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耶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

朱子曰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末章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憂也憤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知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是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嚴氏家曰朱子以此詩為切責其祭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

姚氏舜牧曰上篇先致責詞而以是用大誅終此篇畧提責詞而以是用大誅始各一體

李支貞公曰七章介人大德之人也師民衆也宗子君也大德之人其望及遠故維藩民者邦本固則安故

維垣大邦國之扞蔽故維屏大宗國之損幹故維翰此四者皆為城而設而居則城也懷之以德則四者皆安

而城亦安矣德之昏亂是不懷也藩垣屏翰之使傾城能無壞乎當此時也才然獨立於上豈不可畏也哉○

八章上言天之難也難也憂也憤也皆其怒而變為者也所謂忠患池泄譴譴今此者豈非戲豫馳驅者乎結

第二章至第五章之意天之光明照察日鑒在茲凡人出入游息無適而不與之候者敬則得之休明而有以

答其心不敬則德之昏亂而有以會之鑒結第六章之意惟能敬則德足以懷人而話也然為謀也遠矣又結

結通篇之意○序以為凡伯刺厲王傳謂與民勞相類皆同列相戒之辭也周之遺獻淵源於文王周公之傳

故其言之精微切至如此焉此詩者其知道乎

楊文定公曰介人維藩章請成皆言是六者是以懷德維寧亦作一項按介人大師藩垣等字皆與實字懷德

維寧皆是虛字則不可平分六項矣上以介人維藩四
項平列而以宗子維城另說且獨提出無俾城壞一句
可見城是藩垣屏翰之主不可五項平列矣故詩所以
宗字爲君此即西銘大宗子之淵藩者顯也此最在外
如陝西榆林即樹榆以爲邊境藩籬大德之人即藩籬
也大師維垣按字與輝垣字云平牆可以爲據衛者此
與大大師之義甚切今宗師沿邊各處俱有矮牆歷代
以來有之欲則補築膜內州縣村巷中亦多築矮牆以
禦盜此即垣之制也屏是蔽外內之牆當門中立者大
邦諸侯保內而障外如之大宗不限定是同姓孟子所
謂巨室即是翰與幹同乃豎立之木築牆時用之末板
者藩在城外垣屏在城內外之間翰則城之所由以成
也城全恃四者以爲屏蔽翰幹而四者則依城以立如
介人大師大邦大宗莫不恃有序子也介人大師大邦
大宗懷之以德則安由序子有維城之固也無德則城
壞四皆廢而無用城亦不能獨全而傾危可畏矣懷德
維寧二句相連絡說寧字指藩垣屏翰之寧也懷德正
是城不壞處語意迴環
李氏鍾倫曰板之首章出語不然而猶不遠是兩件事
而謀篇爲重故下文只云補之未遠是用大諫通篇惟
二章辭之輯矣四句承出語不然而之意以下皆不詳之
不遠

解按此詩大旨詩所與某傳同其註辭字句間有不
同處如猶之未遠詩所訓及今猶未遠似某傳承上
文而猶不遠言更覺平穩也我言維服某傳服字訓
事字言皆今日之急事詩所謂服猶猶寐思服之服
蓋言其當深思正與下勿以爲笑緊接似更明快也
我亂蕩資集傳謂蕩猶滅也資與此同詩所謂蕩無
資蕩賴也所謂派亡無依者尤爲切實至序子指君
說口氣方順文定公推開詩所之說無餘蘊矣此篇
與前篇皆成同列之詩觀詩中及爾同寮句可見而
此詩責之益深玩其語氣益信其非宣王時詩矣

詩經提要錄卷之二十六

蕩之什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丞民其命匪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休于中國飲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誨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懲爾止

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憂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維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木實先摧殷鑒不遠在夏伯之世

蕩八章

小序曰蕩名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朱子曰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

以取禍此之謂也○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范氏處義曰是詩意其作於厲王監謗益嚴之時故所陳八章皆不放斥厲王首章則假上帝之蕩蕩以為言後七章則皆假王之歎商以寓意明乎此則所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乃序詩者發明言外之意也○不義從式所謂縱淫佚于非義也曰既懲爾止所謂用燕喪威儀也曰靡晦則無時不醉矣曰俾晝作夜則不知晝暮矣所謂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者胥失矣歎無亂得乎

朱氏善曰此章正意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文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及要其終而觀之則文武成康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雪可也蓋文王性之者也厲王自暴自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也故與之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之義行則絕之而不為然則非天命之多辟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底於多辟也非天命之匪謏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為是匪謏也非天命之多辟非天命之匪謏則其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為怨天之辭而非天之實有

是也 屬王之患貪暴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格克之人曾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曾是在服謂以之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格克也即所謂治德也而以爲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於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爲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得而不歸於天矣

嚴氏祭曰汝當秉持善道乃用彊禦作怨之人非善類也此人問之則以流言對非忠言也小人为盜賊之行是寇攘不在外而在內也人心相疑則詛祝相要無有屈枉窮究之時忠信之家也

三

謝氏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黎老播棄格人圖敢吉紂所以亡也在位國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李文貞公曰舊說刺厲王也二三四章引用也邪擯棄忠直所謂其命多辟者五章推其固有悛心之故以堪于酒而德益昏也六七八章乃言大命之將至天之匪謀祚將不終

楊文定公曰詩中稱上帝多指君言惟此詩首章上帝

指君第七章上章則指天蓋借文王立言既斥紂以切今王則上帝自是指天言之若未入文王語氣在臣下不敢直斥時王故以上帝目之也

李氏鍾儔曰歛怨以爲德猶云專於歛怨以爲事云爾德字只作泛字說韓退之所謂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是也無背無側無陪無御非果無也用非其人雖有而如無也鄭之樂工謂宋朝無人與此同意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欲言殷以後事却翻言殷以前事最婉而切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唐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四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訂莫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千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無曰不顯莫子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則可射思
辟爾為患俾滅仲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
為則授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
言緡之繄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得
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揣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
其耳借云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
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雪借曰未知亦事既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
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回遘其德俾民大棘

抑十二章

小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朱子曰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七
章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
常若自肖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
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於
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常之
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不可得而側者不顯
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脩之於
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

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傲於
國曰自御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
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寧
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
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失之誦以
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韋昭曰懿讀為抑既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
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
為刺厲王者誤矣

逸齋曰衛武之事當以經為信史傳異同不足證也如

鄒柏舟之詩謂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而史記乃
謂為弟武公襲政自殺且其父登候既卒因葬父見攻
則不可謂之蚤死矣就使其伯果以襲政自殺妻既不
能報仇又不歸之父母則不可謂之知義矣今共伯死
而妻不忍去人以為義則必無襲政之事也是詩刺厲
王亦以自警國語乃謂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警說
者謂懿即抑也且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始即位至幽
王時始入為卿賓之初還所謂武公既入是也然則厲
王之世武公特衛之公子耳學者求其說而不得遂疑
是詩為刺幽王舍經而信傳理所不究而言之武公為
公子則作是詩以刺厲王至老猶誦之以自警何為不

可哉故去其襲攻之說則經其奧美武公之德為可信
去其作慙之說則經抑亦以自警為可信經聖人所刪
史記國語其事雜出諸家學者不可不知所去取哉况抑
之名篇以抑抑威儀為主不當慙也

嚴氏案曰抑詩多自警之意所言脩身治國平天下之
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首章言威儀之常謹威儀云者
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顏色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
禮孟子所謂盛德蓋有諸中形諸外也不度不射乃
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時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尹氏所
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也

朱氏善曰謨之訂猶之遠自綱領上說所以立一代之

規模者也命之定告之辰自號令上說所以為一時之
政事者也此戒其加於人者不可不審諸己也敬慎者
戒慎之存乎中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能敬能慎則容
止必可觀進退必可度而斯民無不畏而愛之則而衆
之勉其修於己者必有以示於人也○夙興夜寐修身
之事也洒掃庭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
則身修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為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
身也固不可以不修弓矢戎兵所以禦患也尤不可以
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
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於大而不忽
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同事有長變之不

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為訂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
也歟

陳氏標曰上以出詔威儀對言下專以言語言蓋容貌
辭氣皆德之符其不可不謹一也故此詩于威儀凡六
言之而于言語亦三致意焉前章之命告此章之言玷
下章之無易由言是也

徐氏常言曰入言于朝有以順百辟卿士之心出言于
國有以恆庶民小子之望則垂之為子孫之明徵傳之
為萬民之定保護言之效何如

劉氏瑾曰不遇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過人教于將
萌即中庸之內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
不誠矣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
即中庸之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能戒懼則心無不
正矣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也蓋由武公本亦聖賢
之徒宜其所言亦合乎聖賢之道也

輔氏廣曰武公三以溫柔為言無不柔嘉也輯柔爾顏
也至此又明言溫柔為進德之基蓋人純溫柔則便是
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
消盡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柔
則可以進學

李文貞公曰此詩言修德之事甚備而皆要之以威儀

蓋自靜有所動有所檢皆於威儀驗之也抑抑者謙卑之意靡哲不愚言自以為哲者無有不愚也能以抑抑為心則必無自賢聖之事矣愚而自用固其疾也哲人蹈之豈非戾乎二章莫強于人自強則四方法而效之矣德行必覺者而能修有覺則四國順而從之矣訂謀遠猶謂古聖賢之大訓深謀也定命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命於是有動作禮威儀之則以定命者是也辰告者以時告誠慮其亡且失也聖賢大訓所以定生人之命蓋言凶禍福之本也惟自強則命自我立矣其深謀每豫時而警告蓋言凶禍福之幾也惟有覺則動無失時矣二者皆發見於威儀之間能莊敬則日

九

強能謹幾則先覺敬慎威儀而民則之所謂順且訓焉者此也三章警不能自強也其在于今斥厲王時事言也迷亂於政顛覆於德惟酒之耽不競甚矣汝欲從之耽樂豈不念世繼之重乎無亦求先王之明法如所謂訂謨者而敬守之乎四章警不能自覺者也皇天弗尚亦斥厲王時事言也天之所棄則危亡及之汝豈可與之胥淪以亡乎夫危亡之幾敵國外患非所憂也亦謹之威儀而已矣不特班朝治官也夙夜之間庭除之近寢興洒掃之細皆足以為民之章表然後修其車馬戎兵以防猝而服遠此則思止保存之道古之為遠猶者其知此矣五六章承慎之意而言質人民以謹侯度所

謂本諸身徵諸庶民也戒不虞者必先於言行之間而言尤行之先也謹之於身則瑕玷者不可補矣加之於人又無有不餽報者自朋友以至庶民小子莫不順而施之則其特朋友之孚信哉其施于小子也而子孫繩繩有以化於家也其施于庶民也而萬民靡不秉有以喻於國也其必質爾人民者以此七章表敬之意而言友於君子之時和柔其類而不遠其過失可以勉而為也必也視其在幽室之中能庶幾不愧于屋漏否乎人多飾於民而懈於暗以為莫己見也然神之來也無時無處猶不可準擬以致恭也況可怠慢而不敬乎此中庸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自強不息之至修德之

十

極功也八章上言脩德之事備矣此下皆致其微戒丁寧以盡首章之意淑慎則不僭不愆則不賊人之則之如投桃報之相應所謂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也無知而曰予知猶童者自謂角也此為人之所欺罔潰亂者愚之甚矣首章云靡哲不愚此之謂也九章桑木謂桑也桑柔則緝絲之所出溫恭則盛德之所基然惟哲人則信而順之耳愚人則反以此言為僭差而各懷其心首章云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此之謂也十章言戒之微戒切且至矣汝既抱子而猶未知乎惟虛以受人不自盈滿則知之早者成之易矣申前章彼童而角之意十一章言天道昭明民生於憂勤而死於逸豫奈何夢夢

其言兢兢其聽反以教汝者為雪乎豈汝既覺而猶未之知乎中前章謂我懼之意十二章止者前人之所行所謂訂謨也遠猶也先王之明刑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以厲王時事言也取譬不遠昊天不戒猶前篇殷鑒不遠之意也因邪僻其德而使民大危急如此可不戒乎○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之詩朱傳據國語以為自警之作今案篇中呼小子者皆以自警以為斥王失之然章之首末則順以時事言是兩說常兼用也且上繼板蕩下屬桑桑以類相次故序說不可廢

楊文定公曰此篇開口便說抑抑威儀便包得住一生學問蓋存誠謹幾皆驗於威儀夫子示顏子克己之目

只在視聽言動四字曾子告孟敬子亦不外出辭氣動容貌正顏色三項可見聖賢一生吃緊用功及得力處皆在於威儀上約束提撕抑抑無放佚縱肆之謂恭敬常持隨時省察所謂存誠謹幾者一以貫之矣下所謂敬慎是也不能抑抑則必自以為哲而終愚此乃世人通病故下文云庶人之愚職此之病而哲人之愚亦惟此之戾痛切言之知晨鐘警寐所以啓入德之門示受益之方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皆不外于此○無競章說出聖學之全體大用益為學止有存誠謹幾兩項存誠工夫全在自強易象開口便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誠者無息自強則不息而至於誠此是第一要義

朱傳訓覺為直大是就德某既成處說覺字木訓知覺警覺中庸所謂於獨知之地謹之有覺正謹幾之事訂謨定命所以使我自強者也遠猶辰告所以使我有覺者也自強以存誠則命自我立矣有覺以謹幾則動不失時矣誠之存與不存幾之謹與不謹必於威儀驗之故曰敬慎威儀敬所以存誠於威儀慎所以謹幾於威儀也維民之則即是四方四國訓而順之此章字字有把握皆傳心要訣所當服膺無失從事斯語武公生西周之末獨補脣聖蹟此詩可以想見矣

其在于今章斥不能自強者以勉於敬也肆皇天弗尚章斥不能有覺者以自勉於慎也其曰湛湛從曰淪胥

以亡則以時事為鑒而恐已之與亂同事也明刑訂謨也克共即敬之意風興夜寐以下皆言謹幾之事大為天之所棄而危亡將及其見幾而慮禍者亦惟戎作蠻方之事懼而車馬甲兵之是脩爾須知是猶非其本也必也先脩之於寢興洒掃之近使皆足以為民之章表然後戒車馬結戎兵以防猝而禦遠始合乎遠猶之道而得謹幾之法下二章中慎之意視爾友君子章中敬之意肆皇天弗尚章言慎之意既見寢興洒掃之所當先而車馬戎兵之所在沒矣然猶未明言寢興洒掃之即戒不虞也實爾人氏無易由言二章乃申言戒不虞之道即在自寢興洒掃之常推之一一謹其度而一

身之尤當謹者莫重於言即於敬威儀中倍致其力蓋出話亦威儀中之一端而更不可稍忽者質人所以自驗其果足為民之章表否也惠于朋友庶民小子承人民之意言之言慎而專重謹言言敬而極於不愧屋漏操之有要而約之無間洵聖學之樞性命之關奧也宜聖門三復不置而稱引以示人乎至此則脩德之事備下五章皆至敬戒丁寧之意說此詩必兼誦王云者因大祖所列皆王朝大臣陳戒之辭且其在于今等語明指厲王時事也○此詩未必是武公髦年所作亦既抱子分明尚是強壯之時亦事既髦亦謂轉眼便老云爾鐸按此詩乃聖學傳心宗旨全以存誠謹幾為主曰敬

十三

曰慎曰溫恭曰夙興夜寐皆言存謹之事而其最切要者則在不愧屋漏數語存誠謹幾則由中達外而威儀皆定命之符言語皆心德之葆帟之政事則訂謀定命遠猶辰告是也施之家國則惠及朋友庶民小子是也重之浚世則子孫繩繩民靡不承是也由乎中以應乎外而制於外又所以養其中必檢點威儀慎擇言語則身心交治而聖學全矣至此詩先儒解說甚詳而文貞公集其大成又得文定公推闡發明遂無餘蘊研經者何幸如之
菀彼桑柔其下候旬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我不殄

四牡騤騤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殄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愆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艱瘠孔棘我圍

為謀為茲亂況斯剝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遘風亦孔之愆民有肅心薈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實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其醉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營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城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烝烝其鹿朋友已潛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惡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茶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我恃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燕時亦戈獲既之陰女
反予來棘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曰適職競
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譽雖曰匪予既作
爾歌

桑柔十六章

小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孔氏頴達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

十五

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
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為
卿士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同
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篇知字良
夫也

朱子曰舊說此為芮伯刺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
之詩則其說是也 蕢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
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
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
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
而已○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迴風之人喁而不能

息雖有欲迫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
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
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
好言雖勞而無患也○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
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謂所謂貪
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范氏處曰詩人見桑之柔者苑然茂盛其底下維均一
且將采既盡則下之託其庇者病矣周德之衰厲王無
以庇其民所以不絕心之憂於呼天而訴之謂昊天非
不悼然而明寧能不憐我乎

十六

輔氏廣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但無所往則無以
避患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非有所指言也蓋言凡為
君子則其心自無所爭耳然不知誰實為此厲階而使
至今為病乎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

何氏楷曰言柄政之君子實為國家之所繫維其所以
執持其心者當以無所爭競為主用養和平之福誰為
與兵構怨之謀以階之厲使從後之民飄泊靡定至今
如梗乎

錢氏天錫曰說一序字見爵之高下與賢之大小其序
若天定不可以一己之私心與也照下文宜猶考慎之
意

羅氏中行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襲王王出奔彘召
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劉氏瑾曰此詩果作於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
得以退叙其事而刺之也

朱氏善曰上章言稼穡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以晉
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日降此燕賊稼穡卒瘁則中國
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中國自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
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厲王之惡極矣而一
言以蔽之曰貪曰暴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
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則其用暴虐之證也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為寇則其用

聚斂之證也貪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財暴人用則必
至於竭人之財財竭而怨怒之聲作民力竭而謗讟
之患起而後國隨以亡則君子之憂將何時而息哉
李文貞公曰舊說以為刺厲王也今繹其文意首四章
言世亂而生民困苦流散無歸次四章言正不能悔禍
用人使賢人遁去甘於飢餓自賢聖而不恤民所謂厲
階也中間述播徒謹荒之苦皆以時事言未必作者之
自歷也後八章為僚友而譏非斥在上者其章句亦別
意與前八章各為一事感輒而皆一人之作一時之言
故采詩者聯而屬之一則為其所感同二則見國之亂
上下交謫也○自民勞至此知為厲王之詩者以文武

成康之後周道漸衰然至厲王始大亂且下屬宣王之
事甚明也

楊文定公曰靡國不泯泯字雖訓滅不必定是滅國所
謂泯泯禁禁天惟與我民矣大泯亂只是昏亂之甚意
民靡有黎蓋征伐力役之事皆在者任之至於調糈頻
仍而壯者皆燼矣所以民靡有黎也如此說亦直捷詳
字當作屏字解○詩所謂後八章為刺僚友者至確以
章法不同語氣亦異故也維彼愚人等解豈臣子所以
施於君父者

李氏鍾僑曰桑柔前數章極言亂離之況至如彼朔風
亦孔之偃綃有操持者皆荷鋤而去雜之於桑麻稼穡
之間恬然樂之而不顧然後知勢之極時之否而不可
以有為矣此指隱居之賢人言非同僚也下章朋友以
諧不胥以穀乃同朝共事族近旅退之人也

鐸按此詩當道詩所前八章為一段所以刺其上也
後八章為一段所以譏其下也而前八章又分兩段
首四章言世亂民困至於流散也次四章言棄賢自
聖至於覆亡也倉況堪分填字訓塞字言惻愴惑亂
填塞於胸臆也靡國不泯言無國不焚亂也民靡有
黎黎黑首謂壯者也征役煩則壯者先盡文定之說
是也蔑資亦言無所資借即指下天不我養也君子
實維二句言古之君子實與國家相維繫而居心無

爭誰生厲階二句言一人倡亂至今不靜抑亭謂宋
因王呂而成風明至德萼而變調亦可鑒也憂心章
言播遷無定處非不念土宇而所親多昏亂即我之
疆圉亦孔棘謂天下無邦也所謂世亂民困而流散
也為謀四句言能謀能忘則亂由茲稍減能憂則能
卹而憂卹全在用賢故誨爾序爵也俊氣咄不通也
推而去之曰葬民雖有敬事朝廷之心皆推卻自云
不逮而去也立王自指厲王當共和行政之際王已
流竄故云未必在共和之後也上章言好稼穡此言
稼穡亦病無生理矣慎者其相能序爵者也自獨俾
減不用賢者也士窮民散奔走紛紛非狂而何所謂

十九

棄賢自聖而覆亡也自瞻彼中林以下皆責僉友之
詞征以中垢言所行者皆在垢污之中也據言四句
謂聽我之言則姑應之而已誦我之言則如醉者之
笑侮皆由王所用非良善反使我遭此悖戾也陰女
二句陰密也之往也言我以密告於女而反以我為
來相恐動也罔極章言民之所以罔極者由在位之
人有薄德而善為反覆又於害民之事為之如恐不
克則民之怨皆在位者好立爭所致也未章戾定也
民之不定由上有盜臣為之寇諒薄也我薄言其不
可已反背而見署也見署則以予言為非雖曰非與
而我既作歌以告爾罔不能為之諱猶望其或自改

也以上三章皆所謂覆俾我悖者其為責僚及之詞
無可疑矣此詩先儒言之甚詳因頭緒太多故順叙
一二以便觀者一目了然也

俾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
饉靡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英我德

早既大甚蠱隆蟲蟲不殄禋祀自列祖宮上下尊瘳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震如雷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
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二十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雪如愠如焚我心憚暑憂心
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遐

早既大甚罔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旱懼不知其故祈年孔
風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
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昊天云如何里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
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雲漢八章

小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孔氏穎達曰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

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典瑞云
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祿圭有璫以祀王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言
圭璧為其總稱○莫謂置之於地瘞謂理之於土皆禮
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
又與羣公相配故之是百辟卿士也○月令法云百辟
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后稷之類

朱子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我
而懼則自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
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 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雲也
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 歲凶年

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曹氏粹中曰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史遷曰
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為漢梓慎曰漢
水祥也漢實水之祥而雨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
於漢故望雲漢而占之也

朱氏善曰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惻怛不能自
己之誠所以消裁禍福之本也○讀是詩見宣王有事
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
之處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臨隆
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與之業皆

自雲漢以念之烈而基之也

嚴氏粲曰人君以臣為友相與綱紀四方者今羣臣以
救旱之急於常務之可緩者不暇整之故云散無友紀
也

張氏耒曰不誠意於人事而誠之於祭祀不勉之於吾
身而推之於臣僕何也蓋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
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
不善則本末大小無不治矣此所謂側身修行之主
也

呂氏祖謙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
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者是功哉

逸齋曰仍周之世臣也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即其後
也宣王承厲王之暴雪如火之烈有撥亂之志而功未
立遇哉而自懼而患未弭也側身脩行而未成欲銷去
之而未能天下何以適喜其王化復行哉曰為天下君
者以有民也厲王暴虐不恤其民豈能行王者之化哉
宣王興起他雖未及施為首以百姓為憂可謂知本也
故天下已深喜之謂其能復行王化也昔春秋之時宋
大水魯侯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屢拜
命之尊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連曰是宜
為君有恤民之心夫烈國之君子出其言善君子謂其
可以為君然則宣王因旱而憂百姓王化復行何疑之

有

李文貞公曰舊說美宣王之時今尋其文意似王所自作雖有王曰之語正如漢武所謂皇謂河公者不嫌於自稱也

揚文定公曰何求為我言求何者為我台災處方是反求罪己之意不落表暴文飾

李氏鍾僑曰雲漢之詩憂民恤時有怨尤之思焉而不敢遂也有倦怠之萌焉而不敢不勉也亦知所恐懼矣然終始自責在於犧牲圭璧之既陳祈年方社之敬恭而已無一語及政何也豈自揣未足當天心而不敢云亦所以為恭也歟抑此詩仍叔代作固有所不敢盡其

詞歟

鐸按謂此詩為宣王自作固好但仍叔美宣王代王作此詩亦自懇切且小序去古未遠未必無所考據也耗斂二句謂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受其患也靡了遺民已盡也不我遺已亦與之同盡也于摧謂珍其祀也無友紀者羣臣朋友分散奔走以救旱無復有統紀也云何如里里者所以安處也如帝都亦謂帝里言喪亂如此如何安處也至家楊貢先生謂通篇皆王憂旱之詞然歸咎之意多自責之意少與成湯之六事自責遠矣夫宣王中興不滅處固多而此詩憂旱則實從愛民之心流出觀敬恭神明何求

為我等語亦未嘗不反已自責也仍叔之美之也宜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審四方于宜

暨暨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日王命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假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駒鈞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爾居莫如南王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言邁王饒于郇申伯還南謝於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邁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同邦咸喜式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操此萬邦聞于四國言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八章

小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孔氏穎達曰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堯之時有姜氏者掌四岳之祭周

則有甫申齊許皆姜氏之苗裔也

朱子曰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蔽而宜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傳御申伯家

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郿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錢子郿也

黃氏樵曰達國封侯褒德賞功帝王之常典何詩人以是為宣王美也自文武成康之紀綱文章蕩壞於厲王之手鬱蕭湛露彤弓廢熄而不用封建褒賞之政不行久矣宣王中興舉而用之蓋申伯有德宣王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也

李氏樵曰言崧高之山其大極矣在穆王之時則生甫侯在宣王之時則生申伯是二人者皆為周屋之屏翰

四國則皆賴之為藩衛四方又賴之以宣布恩澤魏氏了翁曰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

范氏處義曰申伯始以申國之賢諸侯入為卿士既佐王有功王遂使繼其前日之事改大其邑俾邑於謝以為南國之式則方伯連帥之任也其營謝邑也特命名虎以卜築之後召伯既告成則申伯之宅定矣於是申伯得以成此南邦之功而世守之也

朱氏善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傳御土田徹而國制定私人遷而家道成則王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

呂氏祖謙曰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於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也

朱氏公遷曰上言徹土田是井其田以授民人此言徹土疆則取井田什一之賦以為餼糧而供一時之用耳姚氏舜牧曰王饗王命王錫王遺王餞見天子眷注殷勤之意又數稱申伯見詩人丁寧鄭重之詞總之中伯之德足以承天子寵命之隆故在錫之者非濫與美之者非濫受其作詩以送之者非濫美也

胡氏一桂曰崧高以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遇述召伯營

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迷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逸齋曰宣王中興之功其大者外則建國親侯內則任賢使能故尹吉甫作崧高烝民二詩鋪張其事建國多矣莫重於申伯蓋亦是南邦方伯之任也任賢多矣莫重於山甫蓋補衮之闕宰相之任也申伯入謝在先故崧高作於前山甫組齊在後故烝民實次之然則是詩生甫及申謂生山甫及申伯也說者泥唐虞之時姜氏掌四嶽之祀之說以為神祐其子孫在周有齊許申甫皆其後也遂以甫為穆王之甫候申為宣王之申伯夫遠取穆王之臣以配申伯已非人情而謂神專祐掌祀

者之子孫抑又近証其失蓋自以崧高維嶽為四嶽耳且方申伯之賢而併言四嶽誠為迂闊近世儒者有援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說者曰吳嶽也漢地理志右扶風汧吳山在西古亦名汧山鎬京宗周在雍州之境吉甫占風而發詠指吳嶽而為詩謂高而大者西州之嶽山故能降而生賢其說誠足以破學者之疑而以甫為甫候則不能為說亦考之不精耳且詩人吟詠或兼言姓名或止言其字或言國而不及名或言名而不及姓如黃鳥子車奄息之類子車氏也奄息名也此兼言姓名也如燕燕仲氏任之類仲戴媯之字也此止言其字也如何人斯維暴之云之類暴國

也而不及名如江漢虎拜稽首之類虎名也而不及姓今吉甫於申伯言其國於山甫言其字皆有義例近舍山甫而遠取甫候理不可信況二詩作於一時崧高以申及甫為嶽之降神烝民以山甫為天之所生其義既一而所謂維申及甫組同之翰其事亦同安得遠取甫候哉所謂在周有齊許申甫後自為四姓如王風楊之水戍申戍甫許是也何與於宣王之中興哉意吉甫作崧高之時烝民之詩已萌其旨次故於首章併及中興之大臣後世文人多用此體如本朝蘇文忠軾作富韓公弼銘詩先言篤生策公謂冠準也繼以堂堂韓公與策相望蓋二人之功同在北方而冠準以景德元年盟

契丹富弼實生是歲故軾謂天命則然人以為知言此其尤著者

李文貞公曰甫候為穆王作刑者於今無矣而并言之以其皆善姓之後太主嶽之祀者往近王舅者言往而使南土之人近王舅也若曰往保南土王舅是近云爾

徐氏與喬曰甫甫候朱註即穆王時作呂刑者呂氏云中甫皆宣王時賢候嚴氏云甫即仲山甫○郝氏云中甫以元舅襲封未幾率犬戎弑幽王而滅宗周匪冠婚一反手間可不畏哉邵氏云中伯揀萬邦而聞四國豈以元舅而反掩其德後人逆節亦非梟獍房之寵而以造

端咎崧高過矣何氏云竹書宣七年錫申伯命四十一
年王師敗于申則申人送命已在宣王之世

李氏鍾儔曰始則王命申伯邑于謝命召伯定申伯之
宅兩事並命於是正遣召伯先行疆其土田理其賦稅
築其城邑即成而報命于王矣然後王賜申伯以車馬
以麗其行及將行又賜以車馬重之以介圭以隆其事
及行而又出郊以餞行之而又命召伯以謝邑之賦稅
供其資糧以厚之然後申伯乃徐驅入謝而國人皆喜
而迎之也其叙次始末如此

鐸按甫申先儒皆謂甫即作呂刑之甫侯集傳詩所
皆從之惟逸齋補傳力辨其非謂甫即仲山甫家揚

三

貢先生亦錄嚴氏語由甫侯之說蓋謂姜氏主四嶽
之祀故甫侯申伯皆賢哲代生遠邇淵源似有來歷
由山甫之說則申甫現為宣王重臣而崧高生民又
二詩並列且皆出自吉甫一人之口較前說似為切
近也今並存之以待後之採擇者往近王曷詩所解
得極精近字非助語辭也至申伯為周世姻錫圭未
幾犬戎難作然以內修外攘之宣王不能逆出王之
禍則以柔惠且直之申伯又烏能預料子孫之變乎
封謝自屬宣王之美事不得因後而咎前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
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
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是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
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業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

人亦有言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以圖之維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
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齊式遄其歸吉甫作通穆如
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烝民八章

小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孔氏穎達曰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
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
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樊在東都之畿內也

朱子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
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于是則蓋自百骸九竅

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

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民之德感格於下故保佑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東萊呂氏曰桑嘉維則不遇其則也遇其則思為弱不得謂之桑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桑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讚而惜之

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問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強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桑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助之蓋愛之者事其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故無待於人之助而

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關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唯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曾氏曰賦政於外維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之知作通而告以過歸所以安其心也

陳氏櫟曰天之生人氣以成刑理以賦焉氣之成刑者物也理之成刑者則也自性之確然有定也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然有常者言謂之彛自行其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好以情言也惟其有此則是以秉此彛惟其性秉此彛是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此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言賦受精微之理三百篇第一義也

逸齋曰或以冢為指王者非也上既言王躬是保何為又言補王之闕失九戔曰是以有衣衣兮指周公也韓奕曰衣衣赤舄指韓侯也詩人嘗以冢指大臣未嘗以冢指王者况言冢而加以職亦非王者之稱謂也李文貞公曰宣王命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詩送之

其稱道德美視崧高獨曲至仲山甫之賢可知矣詩之
發首為夫子所歎蓋性命之精微也

徐氏與喬曰郝氏云尹作詩脩獻納非僚友私情也時
厲王流于流穢內諸侯已不知有天子齊遠而區區之
城且以上請豈非宜王復興之烈哉刪詩存豳民春秋
之旨也如解作送行非闕王政何登于雅○林氏云是
時北有獫狁南有荆楚東有徐戎故式是南邦以申伯
城彼東方以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為謀悉矣而犬戎
西發夫四隅防其三而交出千不備之方況一不為備
乎○張氏云大臣遠從間疎之漸識微如吉甫安得不
深致意哉

楊文定公曰有物則物即五行也人之五性其金木水
火土之物象五臟與五行相配心為五臟主兼統五性
之德情之義則取法於性者也故曰有則民秉執常道
莫不好此懿德之人天之好視民之好周家世有懿德
自下而昭假於天是以天監而好之篤生聖賢以保佑
天子也次章言山甫之德三章言山甫之職四章言山
甫之能盡職而美其不失其身五章申言其賦政而式
百辟之實六章申言其脩德以保王躬之實七章言其
出使之事八章則既望其速歸且言未歸之時山甫念
切王躬而憂寢闕無日曾忘我知其心而庶幾有以慰
之也大抵山甫之職在內輔王躬外式四國青齊負海

去都絕遠而淮徐諸國實視為重輕城齊之役將重厥
肩輸之寄以為經略淮徐之聲援其事甚大故須山甫
自行然言山甫所倦倦者尤在於王躬是保蓋宣王英
銳之姿所持以匡正補救者惟一二賢臣交相竭力少
一人則缺一助故山甫未歸則家職之責在吉甫吉甫
自度其力尚能維持調護於數月之間曰以慰其心則
所以自任而急相待者意備形於書下矣蓋惟吉甫能
知山甫之心則亦惟山甫知吉甫之有以慰其心也此
一辭也不特有以見山甫吉甫同心輔政之賢而宣王
之分量亦出矣○詩將舉山甫之職必先備言其德言
盡職處歸重於王躬是保而必推原其能保身舉德以

為事君補闕之本此三代之治也德輔如毛向解作輕
而易舉覺未安詩所解得最渾確而包舉又將大事可
舉一層襯起德之微細者莫能即舉中席天下國家可
均爵祿可辭白又可歸中庸不可能之意得此一番挑
剔文意愈明白透露矣○此詩言山甫之職說式是百
辟賦政于外可見城齊之役乃職分當為之事有以徂
齊為宣王忌山甫而歎味遠之者誤也

李氏鍾僑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指今日出使之事
而言仲山甫以朝中碩德奉使城齊自可因此省方觀
政知列國之善敗以佐國家之治不止一築城之任而
已矣○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仲山甫成德之後心性

中和無少偏倚故能如此人但知不畏強禦氣配道義不撓於物非容易可到其實不侮鰥寡正未易言非滿腔子惻隱而又細心度物者不能也應事接物之間稍動於忿憤而輕重少失其平鰥寡之人已無容身之地矣故知此二語是應物極則處人不可不時時三思也

仲山甫之城齊與召穆公之城謝事體不同召穆公折衝禦侮之臣也職於外事而申乃南方重鎮控禦荆蠻故遣重臣一行經營委悉不以為過今城齊小役也非有疆場禦侮之急而所遣之人乃仲山甫家職之方殷奈何煩之於外但云城彼東方豈伊異人不能任乎宣王之勤遠略於茲見矣故此詩卒章有式遄其歸之

句○仲山甫永懷者禁遠之臣也所謂處江湖之遠則思其君也杜子美解開詩云顧慙思私被詔許歸蓬萊拜辭詣闕下休惕久出離之諫諍姿恐君有違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即此意也吉甫作詩以慰其心盡良朋之意可謂愷悌君子者矣

鐸按此詩曾與任氏啟運論及之任云此詩非美宣王正為宣王踈遠仲山甫而作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是仲山甫只應左王在右不當遠出也曰不畏疆禦是仲山甫嘗獲罪於人矣曰家職有闕是仲山甫嘗力諫於君矣曰愛莫助之是尹吉甫亦不能力挽矣曰式遄其

歸是祝其不久滯於外也曰以慰其心是欲其勿深以為憂也李仰亭亦言城齊小役仲山甫家職方殷奈何煩之於外家揚貢先生亦引張氏說謂大臣遠役間踈之漸細玩詩意覺數說尚偏仲山甫總領諸侯賦政於外則城齊之役乃職分所常然非不應出而出也況當日淮夷徐戎以齊為屏障仲山甫以重臣為之經略可因此省觀方政所謂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行大有關係不得謂之小役也不畏疆禦其言德之剛可以濟柔非謂其得罪於人也家職有關遠齊之說未德仍當從朱傳補之闕蓋格其非心補其闕失乃宰相之職分非謂其得罪於君也愛莫助之指德而言德之精微存

乎修德者之一心原不待人之助況未至於是不不能助非謂王踈遠大臣力不能挽也式遄其歸者城齊固是要務而宰相之職以輔養君德為重在仲山甫念切王躬固欲遄歸且仲山甫遠出則在王左右者以尹吉甫一人惟恐有輔養不到之虞故尤望其遄歸非慮其久滯於外而祝其速還也以慰其心文貞公謂身在行役心於王室故未能遄歸之時則永懷而不忘既速其歸期又寬其懷思蓋仲山甫之德謂不可離王左右而已亦勉勉乎庶幾助之以相待也義甚精豈慰其勿以見踈為憂乎總之此詩集傳詩所言之甚確又得楊文定公之推闡查如日月之經天雖有他說弗敢從

矣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
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度共爾位朕命不易餘不庭方
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
韓侯淑旂緼章第錯衡立兌赤舄鈎膺錫鞶鞶淺轅
降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饒之清酒百壹其餼維何忽驚
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簞豆有且
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蹏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蹏之里百兩
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顯之
爛其盈門

蹏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
澤訐紡鋏甫南應鹿嘯嘯有熊有羆有猶有虎度即令居
韓姑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是百蠻王錫韓侯其
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寶壙寶壘寶駟寶籍獻其貊
皮赤豹黃羆

韓奕六章
小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鄭氏康成曰梁山與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

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韓姬姓之國也
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
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
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
乎

朱子曰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
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
者放此○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
人以目王焉猶言宮郊公黎公也○韓初封時召公為

司空王命以其眾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
秋諸侯城邢城楚郊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

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
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蔣氏惇生曰言地利出於前聖之功既加錫命而使之
盡繼述之道侯爵出於時王之制又加申戒而使之勤

方伯之職蓋王者分封班爵正欽其世守封疆以藩屏
王室故不惟使剛君以祖宗之心為心繼承舊緒而無
愧於往昔尤欲諸侯以天子之心為心勤修乃職而無
負於君也

黃氏一正曰介圭乃其先祖為州牧所受者入勤執之
修玉輯瑞之制也
朱氏公遷曰韓為侯爵不當服衮但孔氏疏無衣引周

禮巾車注謂王子母弟出封者雖為侯伯而車服皆如上公以九為節也然又為特止於其身後世子孫則各服其服是不可曉者豈周禮至此已變其舊而然歟○嚴氏槩曰解頤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謂之共叔其皆汾王之類乎

輔氏廣曰此章言韓侯親禮即畢而遂就王國親迎以歸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由是推之則蹇父者厲王之婿又周之賢卿士也此言韓姑家世之貴韓侯迎止于蹇父之里蹇父時為卿士其里必在京師也此言親迎之得禮也百兩御之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言韓

侯車馬與衛之光顯也諸娣從之祈祈雲如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言韓姑娣姪之盛儀容之美亦有以當韓侯之心也

呂氏祖謙曰春秋之時城刑城楚邱城綠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逸齋曰大英宣王詩五篇外而方伯內而宰相如崧高烝民則既言之矣韓奕錫命韓侯則為崧高之類蓋亦連國親侯之事也江漢命召虎平淮夷則為烝民之類蓋亦類任賢使能之事也四詩皆出尹吉甫一手故其序如此常武一詩乃召穆公於既平淮夷之後慮宣王

但於一勝窮兵不已故因以為戒雖均為美詩而常武深矣○梁山在古韓國之地禹貢言壺口治梁及岐蓋壺口在冀州言禹之治水自壺口始由梁山以及岐山也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蓋邠在梁山之東岐在梁山之西言太王去邠過梁山以及岐山也韓非六國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傳所謂邠晉應韓也後為晉所滅則梁山又在晉矣故爾雅曰梁山晉望也案九域志同州韓城縣古韓國也梁山在焉左氏傳言晉梁山崩是也○交龍為祈綏大綏也謂注旄於竿首為貴賤之章表故曰綏章此言祈之美也簞第者漆華以為車之藩蔽錯衡者錯置文采於車之衡此章言車之

美也玄衮者以玄白為衣而畫以袞龍赤為者赤色之履為此言衣用上公之制也鈞膺者馬之膺以金為鈞而加以纓金路之鈞樊纓是也鑣錫者馬之頸飾以金在肩之上玉路之錫樊纓是也此言兼用金玉二路之飾也鞞鞞者鞞革也鞞鞞中也謂以去毛之皮施于軾之中央也淺轂者淺虎皮淺毛也轂覆軾禮記作鞞謂以有毛之皮覆蓋於軾上也鞞革者以革之僅為轡首也金厄以金為小環纏轡之止此言車馬之飾無不備者案巾車五路之制金路無錫有鈞今日鈞膺既用金路之飾又曰鑣錫是兼玉路之飾也可謂異禮矣然用以賜人臣故不嫌於厚若王者服御則不可舉其制也

遷豆有且者謂既有而多言飲饌之遷豆其盛如此而諸侯之在京師而末去者來與飲饌皆燕樂也親禮補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

李文貞公曰有俾其道大路也山經禹甸而道通也來受命而王命之續其祖考命副位也能共爾位則朕命不改易矣又能正不庭之方以佐汝辟則勳庸愈著矣執封以入覲而王錫以車馬衣服淑旂綏章旂飾也簞第錯衡車飾也元衮赤舄服飾也鈎膺鏤錫馬飾也鞞淺幟車軼飾也幃革金危馬轡飾也○厥父周之卿士故下章言厲國不到為言使也○韓之先祖當長是百蠻矣故令副祖業而益以追貺之戎國凡北國皆長

之使之皆有城垣溝池田畝版籍而納其貢獻焉所謂續祖考而幹不庭方者其意蓋在於此○韓侯初立來朝受命而歸詩人送之意即顯父之所為也與徐氏與喬曰郝氏云天子有道諸侯秉禮親喪畢入覲歸而後議婚道揆法守昭然可見

李氏鍾儒曰韓侯北方之鎮也是時宣王輯綏四方使召穆公城謝以居申伯而作南鎮使仲山甫城齊以厚東鎮惟韓侯本居北國威服衆邦其城則昔日燕師所完堅牢又遠四隅方鎮其足以寬朝宇之憂者惟韓侯矣故因其來朝申以寵命厚其實賜遣之歸國使率其舊職焉○以先祖受命同時百蠻言韓侯之先能撫綏

南蠻先王命之鎮於北方以輯寧北裔是以王今錫韓侯為追貺等國之方伯以治之也非百蠻即追貺也蠻在南而貺在北未嘗通用

釋按此詩謂為尹吉甫所作實無確據詩所疑即為父所作似矣說者謂宣王南東北俱設重鎮而四方未設故禍不旋踵殊不知西方王自居之何用設重鎮哉且申伯即所設之南方重鎮也而已為亂首在德不在力豈不信哉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許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拒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失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六章

小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孔氏穎達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魯傳伐淮夷應在淮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言告成于王是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知非召公親告之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既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人告也○春官鬱人掌知鬱鬯以實鬯而陳之則鬯當在鬯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桓鬯一鬯者常祭之時乃在鬯未祭則在鬯賜時未祭故曰盛之

朱子曰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末章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

勒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制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邠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款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蘇氏轍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徇江而下也

曹氏粹中曰宣王厲志恢復始則北伐獫狁次則南征蠻荆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者悉討定之矣故召虎於是以經營四方之武功告於王也

朱氏善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召公者實文武之碩幹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為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為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耻也汝能聞敏汝功則我固常錫汝以祉福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真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李氏樗曰宣王之命召虎乃曰來旬來宣是不以武功為事矣召公告宣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其臣不以蹟武為事矣君臣相勉如此其視皋陶之賡歌不相遠矣

陳氏鵬飛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揚州在淮南

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許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淮南則徐土非所接之地矣

嚴氏粲曰周興西北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

於宣王大雅之末也

李文貞公曰三章言自淮以南皆命啓開而疆理之非以病民非為嚴急歎其皆來享來王而以王國為標準爾蓋召虎未歸而即江漢之許命之○末章落成之謂考此言考者告成功於祖也始受命于祖廟而猶天子萬年繼乃為考祭於祖廟而猶天子萬壽本祖德而大君恩也末又祝君之嗣其令聞而敷其之德蓋願王不究武而且自卑功伐厚莫至焉○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疆理南國詩人美之然玩其辭令似穆公所自作者徐氏與喬曰江漢浮浮只四字口頭俚語元氣淋漓杜詩乾坤日夜浮氣象亦大亦厚然覺得費力且落文士

氣何如江漢浮浮四字若孟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合十字不敵四字○當時戴澤之內淮夷聲勢相倚豈無人哉急之則力聚緩之則勢携淮夷來求淮夷之外不苛求也此用兵要著○竹書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二師一時並發蓋夷在淮南北勢相倚角若召穆先平淮南則還師北伐何必王親自征若王既北定徐戎則淮南膽破穆公此行如發蒙耳何必張大其功故伐淮伐徐兩詩者之知其必並發也夫我單行彼合而角我我分道並出彼不知所應此行師之畧也且平淮當在采芑後則蠻未平疆理不得至南海以南海之北正荆蠻國也一平淮而疆理南海則南海內無不服之國

也

李氏鍾儒曰二章既克淮夷而告成功也穆公但平淮夷而曰四方既平者既平淮夷則懷服者歸心反側者震恐是以四方既也曰王國庶定者四方既平則外無蠢動之虞內無兵革之擾所謂定王國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所以見用兵之由非利其土地貨財以息爭而已無爭則心寧示大公之道也或曰常武之詩極叙師徒之盛克獲之功鋪張揚厲不遺餘力而江漢只畧叙始末餘俱不叙何也曰常武宣王自將故詩中極言威武所以歸美於上宣揚武烈江漢召穆公奉命出征人臣之職也故始叙出兵後言成事而已不叙戰功不

敢與上並也曰采芑亦方叔出征也局為揚厲若彼曰方叔南征北伐專制開外廟筭之畧自有所歸召穆公平淮與宣王分道並出故江漢叙戰功時畧至常武始盛言之事不同也抑江漢之篇亦出穆公之自作與○三章既平淮而疆理南土也東南之國離王畿時遠自周之衰不賓久矣召伯難以平淮而反側未安餘孽未殄恐久仍生患是以宣王乘平淮之威謀臣猛將之畧令穆公番兵疆理區其田畝定其賦稅威聲所被迄於南海遲久而後班師所以輯新附而杜後患也其意遠矣近世有將帥出征其同僚語之曰不患不勝但患班師早耳其人忽畧此言事畢即歸後果紛紛再亂乃嘆

服其言正與此詩互相發也是時王與召穆公分道並
出王伐淮北召伯伐淮南淮北之師六軍齊奮徐方龍
服徒揚厲威武明天兵若風雷耳所克獲不甚多穆公
之兵南出浮江漢而下直搗其巢淮夷既平東南之國
莫不響震是以疆理土地至於南海幾千餘里莫敢喙
息此昭穆以來將帥所不能征王靈所不能及觀後文
云召公是似則此行之功烈可見矣告于文人承上
章文武受命自召祖命承上章召公是似上明其意此
實其事也

鐸按此詩首言江漢浮浮似師由水道又曰既出我
車似師由陸路蓋自周而南先陸行後水行錯綜言

之耳逸齋言江漢乃因所見以起興喻王師如江漢
之流因下篇有如江如漢之語故也殊不知下篇代
淮北則如江如漢自屬喻言此篇伐淮南則武夫滔
滔自屬順流而下且以地勢而言則揚鎮一帶皆屬
淮夷車不能行之處必須濟以舟師更顯而易見者
矣章首言武夫篇末言文德蓋揆文奮武者經國者
方也而偃武修文者寧人之心也詩中疆理句宣莫
非文事則召虎為將帥實為經界召公是似自召祖
命召作公考信乎可以紹休康公矣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
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
此徐土不留不廢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
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虢虎鋪敦淮漬仍執
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
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
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常武六章

小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孔氏穎達曰無常武之字美其有常德以立此武功征
伐之事故名為常武○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為
一人或皇氏父子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朱子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
為太祖兼太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

戎車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
之必言南仲太祖者補其世功以美大之也○二章言

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刑
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

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

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辭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及復其解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其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李氏樗曰常者有常德也武者立武事也常德者本也立武者末也能盡其本則其心在於愛民有愛民之心則見於征伐無非愛民也

陳氏鵬飛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太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太師皇父周冢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知周公以冢宰兼太師也

聖

曹氏粹中曰此詩所叙先伐淮夷次征徐國蓋先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用兵之法當然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

黃氏佐曰江漢是揚州之夷故順江漢而下此章是伐淮北之夷故順淮浦而下

王氏安石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蓋江漢武夫之事此則王者之事也○此章但言徐方則知宣王之兵及淮而未及徐方而徐方已震驚也此以見先聲也次則言征淮言征徐末章則言徐方之服其次序皆可考也

嚴氏粲曰言王師之行赫赫然威嚴業業然震動者是

尊嚴之天子也王乃舒徐而安行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進兵不急人自畏威徐方之人皆絡繹騷動矣奮揚威武以震動驚懼於徐方如雷之聲如霆之迅擊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而驚懼矣必震驚之者使懼而服也

朱氏善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敬戒以見軍律之嚴允塞以見王道之大服而來來而同終而曰不田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於是班師振旅而歸其即輯干戈而橐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因以戒其武功之不可殫也

平

錢氏天錫曰此詩作於成功後專美天子自將故曰王命曰王武曰王旅曰王猶以明王道之服遠原不在於其成無非歸功天子而已

逸齋曰赫赫明明大宣王命將之光顯也宣王所命之卿士論其世則以南仲為大祖官則大師字則皇父也皇父既為文王時名臣南仲之後宣王復命為將可謂光顯矣至幽王時猶為卿士十月之交所謂皇父卿士是也皇父在宣王時雖已為三公未有顯過故詩人美之至幽王不自為政皇父乃專權竊命為一時羣小之宗詩人刺之不一而足何一人之身先知後愚由上之人御得其道與失其道之異也豈不為後世之永監哉皇父為將既能整治六軍以修戎政又能敬其事戒其

徒使不為侵暴以惠此南國之人可謂有將之才不亦乃祖矣豈非宣王善御以致之歟

李文貞公曰皇父為卿士而兼大師蓋周之三公往往六卿攝之自周召既如此也皇父以南仲為太祖亦如召虎以召公為祖畿內公卿視外公侯故皆得立太祖之廟敬者重其事也戒者厚其備也惠則其興師之本心也茲其兵之三要與○皇父大司馬職也休父小司馬職也天子行則具六軍故二司馬皆從三事與小雅十月雨無正同師行必先固其根本今不留處而三事就緒言治內之素豫也○宣王親征徐國成功而歸詩人美之二雅言宣王南征北伐之事多矣未有自將者

蓋徐自穆王以來負遠僻號在西京時罪浮吳楚非偏師之所能服也抑斯舉也繼於召虎經畧江漢之後徐為疆大必也號召淮南諸夷為之黨援是以先定南邦翦其枝葉然後執言聲罪六師移之殆山甫吉甫輩所共圖議故山甫城齊令其與魯合勢以扼北轅而休父行受策尸中與次第於此可見

徐氏與喬曰率彼省此者徐北淮南其勢相倚淮者徐之出沒之地也常伏匿以為亂藪者也王師自西北直搗不為東南壅蔽之計彼將歷淮浮海而天戈亦有所難指故命將時定計於率彼省此徐夷勢不得越淮南而下其來同也宜哉此王猷所以允塞也

李氏鍾儔曰是役也宣王自將六軍畢出以大師皇父為將軍以程伯休父為副將兵聲所到如雷如霆威亦殫矣蓋王有威天下之心為以有此行也如唐太宗既遣李靖侯君集等滅突厥高昌而後自耀武於高麗泰王符堅既遣王猛滅燕而復親馳六晝夜至軍以張其勢皆雄心不息之故也○宣王初即位獵狁內侵使尹吉甫伐而勝之自是之後親詣東都以會諸侯因獵大閱以簡車徒兵強士厲是以南征北伐則遣方叔浮江平淮則命召虎而又自將以示威武兵之所如蠻荆來威徐方既同可為盛矣然而卒伍之中祈父致怨閭閻之俗黃鳥興嗟竊意其治外之功多而厚本之意少整

旅詰戎之政雖脩而正德厚生之事未完也歟又當是時內則吉甫山甫外則召虎方叔諸賢外用繁然可觀及幽王之繼世寂無聞焉豈其在位日久春秋既高名臣文武既就凋謝而不復救求哲人以裨爾後嗣歟抑天之生才盛衰有時如齊桓之沒管鮑賓厭之後累無繼者乃事勢之常歟然而召虎所云惟今之人不尚有舊豈其隱於巖穴而不出抑列於庶位而莫之聽用歟或曰禹啓之澤非不厚也大康尸位后羿與篡幽王之速亡則非宣王之過也然二雅所歎中興之業輝映今古若如國語所載則缺政多矣論世者酌而評之可也鐸按常武作於召穆公其命名之意謂有常德然後可

以立武功即承上篇失文德洽此四國之意故詩所謂
江漢篇亦名穆公所作也皇父即作都於向者宣王
時為大師至平王東遷時尚在非兩人也逸齋補傳大
有發明但以十月之交為曲王時詩則誤耳不啻不處
二句言王將遠行而內事皆以就緒三事即三公也若
謂兵不火留三農不害則當在王曰還歸之後不應在
命將出師之初也王舒保作言王舒徐而安行跟上嚴
字來惟其嚴肅所以舒徐師行日三十里匪紹不急匪
遊不綏好整以暇而徐方自然震動此所以為王者之
師也四章師既至而克捷遂屯其地以待輸服五章言
師有節制而軍容甚盛即承上王師之所而言也六章

平王

王猶允塞蓋以敬戒仁惠而興師則其謀猶信誠實矣
師無淹留而還之速所以終首章惠此南國之意也宜
王中興內修外攘武功甚盛由獵狁而戎荆楚淮夷而
徐戎分緩急也命吉甫南仲方叔召虎而終之以自將
分輕重也夫兩階干羽七旬而有苗格以德不以力也
威武不足恃常德所當脩詩人固有深意哉以上二篇
繫於大雅者常武乃天子親征江漢亦同時之事故耳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堪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
其瘵蟲賊蟲疾靡有夷屆罪罟不叔靡有夷瘵人有土田
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叔之彼宜
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衆為鵠婦有長舌維厲
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婦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
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
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優矣天之降罔維其
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常沸檻象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鞫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瞻卬七章

孟

小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鄭氏康成曰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
王使凡伯來聘賈物而有三暗之刺者小人所宜知
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
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

孔氏穎達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為卿故板
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
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凡伯
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為一人矣

朱子曰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逸齋曰凡伯為板之時以刺厲王有曰老夫灌又曰匪

我言毫已非少壯矣今歷年既久又刺幽王大壞則非板之凡伯明凡為周同姓之國豈非入為卿士歟瞻卬召昊二詩蓋板之子若孫也厲王大壞始病者也幸遇宣王之良醫幽王大壞再病者也平王乃庸醫耳周室殆不可為矣

費氏粹中曰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幽王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

朱善曰哲夫成城言其智謀之可以立國也哲夫傾城則其智辨徒足以亡人之國而已然言之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又非特婦人而已也雖奄寺亦然蓋有孽妾以蠱惑於內必有奄寺以煽亂於外其可以莫之察乎

錢氏天錫曰詩中雖並言婦寺當以嬖廢姦為主蓋女謁盛收寺人親婦寺近則正人疎此定勢也故詩人憂人之云亡亦欲其用正人以義克羣之天而已

鄧氏元錫曰瞻卬曰無黍皇祖式救爾後召旻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變雅終而汲汲乎天人治亂之思是救之道也

李文貞公曰五章責之緩而不顯曰刺與之資而有所賴曰當介狄大害也言天何以緩其禍而益其疾乎神何以奪其資而去其賴乎使王舍婦寺之大害而維掖正之是忌乎胥衆辭言胥忌則非特一人而已夫女色在國家為不祥不幸有之可弔者也今則不弔不祥且

淫溺焉而至于威儀不類可謂舍爾介狄矣雖有正人胥忌而遠之賢人既亡而邦國能存者未之有也○衆似亂政周家將亡賢人憂之而作正興大雅之首任似剛微多士植周者相首尾也

楊文定公曰天何以刺章詩所之解極精女色者天之所以蕩王心而益其疾善人者神所憑依而為有國者之資助今天不以災害警王躬而陰使哲婦露其中而不覺是不顯責而用隱刺也神不祐善人而使之見忌於王是奪其資而去其助也夫舍介狄而予胥忌王刺與不害之實而若設為詰問之辭者以明天心不眷神明不享之徵故下章云天之降罔也介狄與威儀不類

不必另推一層蓋姦戎之興也敵國外患為小而閨門衽席之間為大壞姦便是介狄不弔而溺焉以至於威儀不類只一連說下此詩雖並斥婦寺然語意側重在婦一連寺亦因婦以竊弄威福者也

徐氏與喬曰脫其罪何獨非寧失不經之意乎而刺之何也曰不經獄也今非疑獄蓋入其賄而脫之令怨家搶地呼天之慘抑不得伸此與反叔無罪何異

釋按鞠人四句言婦寺之人其心多伎害多變貳所以能窮究人之陰私也惟能窮故能譖譖字從寵字來譖為虛詞故其終不得不背其惡豈曰不極乎胡為乎仍為惡而不止也此逸齋之說頗為直截若集

傳謂其惡已極而反曰何足為惡詩所謂豈不已極而王胡肯以為惡皆覺未安也天何以刺四句當從詩所而定公之推闡更精介狄大害也謂婦寺之大害不問而惟予善類之是忌也王氏質謂夷狄不問誤矣

昊天疾威天馬降喪瘠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極靡共潰潰回遘實蹟夷我邦率隼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莫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此彼疏斯釋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頽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召旻七章

小序曰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朱子曰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

幽王之時蹙國蓋天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九章粟米之法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糲米一斛治而成稗則是九斗矣○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是以別小旻也

廖氏剛曰治民者必得明哲之師慈惠之長與天肅又正直之人然後民以安而國平今皆反此則非特不足以靖夷我邦也小大內外昏而不明極而肆害靡共而慢侮潰潰而泯亂回遘而雅曲是能相率以為亂而已幽王何恃而不大壞也

陳氏標曰前詩望其改過而無秦皇祖此詩望其改圖

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犬戎禍哉

陳氏傳良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三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幽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劉氏瑾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李文貞公曰一章言民生之大困也居圉者所居之疆域二章推亂原於小人也小人在位是蟲賊內訌也極者剝喪之意昏故潰亂極故回雅此等之人皆實當治

平邦國之任者也三章推亂原於王窮也象象慢也訛訛也象象訛訛者則不知其疵玷就兢業業者則長不安於位而且貶黜四章中首章之意言民生之困瘁流離如歲旱之草枯槁無色又如棲樹之葉飄零無依五章中二章三章之意疏粗也肆美肆也小人之害國如肆之害稼兄作況茲也彼肆之粗何其不棄運乎由茲之引而用之爾六章頌涯也哉咎責也池竭而不知其自涯泉竭而不知其自中以今日之害之濤也與泉池之竭何異小人墮塞上澤是其涯也王者不能濟其德心是其中也害之弘大由茲之弘之而亦不知咎責其窮也又中二章三章之意七章如瞻印卒章之意猶

李九

望其用舊人救亂敗○與瞻印同但彼則斥婦寺此則通言臣工爾

鐸按此詩文貞公之說極精雅與朱傳小有異同而大旨則一也序說周天下無如召公之臣未確

詩經提要錄卷之二十七

鄭氏康成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

孔氏穎達曰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錯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此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礼樂新定其誅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衆宏勲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

范氏處義曰王褒曰昔周公誅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國語亦以時邁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則頌作於周公無疑

四七

李

也蓋太平然後頌聲作周公之前不可謂太平不應有頌明堂位謂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然則周頌三十一篇其皆出於周公之手歟

朱子曰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逸齋曰頌專於美功德以告神明而周頌有助祭謀廟進戒求助之詩似若非為告神明而作者意者詩樂章也凡詩皆可歌以為樂如美其助祭是以助祭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謀廟是以謀廟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進

戎是以進戒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求助之事告之神明也由是言之則頌者用於天地宗廟詎敢有虛義哉惟魯頌多祈禱之辭若與商周不相似然說者以是為功德之優劣固已近之然自墳典以來文字之變質者日以華醇者日以醜魯頌作於周之既衰宜不可與商周並觀也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以為善禱後世文人獻頌時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

李文貞公曰頌者祭祀之樂歌也自天地以及宗廟百神無非祭者然天地至大不可以形容也故放祀明堂惟言配者之功德而已餘則自宗廟之祭而類及之而以助祭之詩附焉其篇先以文王者以聖德受命四始

卷二

皆文王也終以武者大武周舞也樂歌不同而舞惟一故諸祭祀之用舞者必以此詩相應是周樂之亂章也成王四詩非常祭詩也前二篇免喪告廟後二篇其自儆者先儒謂後世因用為喪畢祭告之樂章或者然與載芟以下常別為曲頌說具曲風

徐氏與喬曰頌者容也宗廟之樂歌古文頌與容通王者成功美盛德之詞容以告於神明其詞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急誦之不甚切響其言甚永而音漸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唱三歎有餘音者此也頌皆樂歌訪落敬之等篇不為祭祀作而皆絃誦以告於廟故同謂之頌

周頌清廟之什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清廟一章

小序曰清廟祀文王也

朱子曰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笳絃亂人聲故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歎也

李氏樛曰周公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廟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

呂氏祖謙曰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雖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李文貞公曰顯相助祭者多士執事者是二者皆能秉

持文王之德故對越其在天之神如見文王焉駿奔走
其在廟之主如事文王焉非文王之德光顯於其靈而
繼承於不替安能無敬於人心如此乎○此方祭之詩
楊文定公曰清廟三詩皆是祭文王之詩而有前後次
序首篇為方祭次篇飲福受胙三篇送神辭義極是分
明○清廟三詩雖為祭文王而作然凡祭皆用之以升
歌無他樂章也 清廟三詩不協韻綠升歌此詩之時
一人唱而三人歎則一句便成四句末一字聲音相同
即謂人也秉文之德總項上二句說來言此肅雖之助
祭者與濟濟之執事皆能秉文之德所以先舉此者綠
文王一生精神命脉全在培育人材故能造周受命是

諸賢皆文所憑依而著注者以之助祭執事則文王之
克享必矣故對越而如見文王焉奔走而如是文王焉
二句現在點又將思其居處思其笑說使乎如聞慨乎
如見神情一齊寫出信乎非周公不能言也末二句歸
到文王之德見其實足以感人之深入人之至而誠敬
之心自不容已詩所云非文王之德光顯於無窮而繼
承於不替安能無敬於人心如此乎覺渾意味深長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
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一章

小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朱子曰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
一不雜與天地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
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
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鄒氏泉曰此詩總見文德合天之盛而後王之自勉於
已致望於後者蓋於法祖之中而得法天之道矣

李文貞公曰假以溢我朱子從傳作何以恤我駿惠我
者大惠愛於我也首四句言文王性與天合後四句言
其遺澤在後其何以恤我乎我則當收受之庶幾其恤

之辭也既而言文王之大惠愛於我也我曾孫當篤厚
之深感其惠之辭也○此祭而受福之詩

楊文定公曰上篇已提文王之德此則正言之也不用
鋪排揚厲而采括全體天德不可名聖德亦無能名也
下四句就受福時而言先言假者庶幾而不敢必之辭
後言篤者款不虛神惠而引於弗替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造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一章

小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孔氏穎達曰文王之樂象箏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
是文舞象箏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箏

之舞故鄭注云製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

朱子曰此亦祭文王之詩

嚴氏案曰此詩言清緝熙者備舉文王之德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則以貽後人王業雖未成而禮祀之禮已肇始於此遂至於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

何氏楷曰象箭而歌維清賈氏謂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始近之若舞齋則歌二南鼓鍾之詩所謂以樂以南是也武舞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舞則左執籥右秉翟故知象箭之舞原係武舞康成之解非無據而云然也黃氏樵曰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故生民所謂肇祀者言祭天之禮而歸功於后稷此詩所謂肇祀者言祀帝之禮而歸功於文王知所謂太王肇基王迹皆推本之論也

彙纂曰維清序奏象舞也朱子謂詩中無象舞之意故泛指為祭文王之詩然頌之為辭簡嚴取於形容功德或無事鋪叙制樂之由如清廟之詩亦未及營洛邑而朝諸侯以祭也至先儒以象為文王之舞者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象文王之樂也孔穎達曰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則可知堂下奏象舞而堂上歌維清蓋自古矣故錄諸儒從序說者於右

李文貞公曰典者祀典也虞書曰直哉維清天雅曰於緝熙敬止故清而緝熙者文王之祀典如是今祀文王者能自始祭以迄成事則勿替其典者實受其福矣○此祭畢而送神之詩三詩皆祭于文王廟者其後或於太廟亦用之蓋文德之歆武功之舞周人崇之也至而用之也廣祀曰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以舞大武又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恐非獨文王廟為然也

楊文定公曰維清先儒以為奏象舞之樂歌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樂名言奏大武耳文王之樂南籥是文舞象箭當是武

舞維清奏象舞則象箭之舞是武舞以竿擊人曰箭猶于舞也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即象舞也朱子謂詩中無象舞之意不用毛鄭等舊說而泛指為祭文王之詩文貞先生則以清廟為方祭之詩維天之命為受福之詩維清為祭畢送神之詩三詩皆祭於文王廟者或於太廟亦用之蓋文德之歆武功之舞周人崇之也至而用之也廣祀曰升歌清廟而管象以舞大武又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恐非獨文王廟為然也於武詩云朱傳云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大武周公象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余謂此蓋與舞相應之詩當在升歌下管之外且群祭皆用之非如他樂章之各

有其所也按左傳所舉大武樂章無維清在內毛鄭諸
先儒之說以維清為秦象舞樂歌無可証佐應以文貞
先生之說為定也○按升歌之後乃間歌間歌之後乃
合樂小雅升歌鹿鳴之三大雅升歌文王之三皆有明
文至升歌清廟未有升歌清廟之三明文而受作送神
之詩又似未應歌於始祭之時若始既歌清廟至間歌
後受作時復升歌維天之命至合樂後送神時復升歌
維清又與作樂之先升歌次間歌後合樂之序未符應
存之以俟考倫○起八云如今之詩文歌曲亦有將一
篇大意一事顛末總叙於前者清廟三詩舉祀事之始
中終通奏於升歌之時於休例似屬無乖也余謂且只

就三詩文意讀之先咏文德之無射於人心繼咏文德
之無間於天命惠及無窮後人當篤而不忘終咏文之
典則清明緝績熙廣足以永致成功為周禎祥以此升
歌猗揚德業振陳規稷其詞旨義蘊之精融包舉規模
氣象之深廣渾蓋真徹幽明亘古今無所不到矣

解按以上三章朱子以為皆祭文王之詩語最穩當
蓋分之為三章合之實為一章也小序謂清廟祀文
王是已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謂當成王之世天下
太平祭告文王亦是也惟維清章則曰秦象舞文王
之樂南籥是文舞象箭是武舞武王大武之樂亦是
象武王之事不言象者恐其同於象舞故但言大武

一耳維清一詩並未露象舞之意無可証據故集傳與
詩所皆不從序說也詩所謂首章是方祭次章是祭
而受福三章是祭畢送神夫升歌清廟雖不似文王
之三鹿鳴之三明指出三字若始祭升歌清廟間歌
後又升歌維天之命送神時又升歌維清分為三段
與樂奏之次序不合且三章皆頌文王之德始祭升
歌一時並及未為不可以不必分為三截也反覆推
想不如依朱子皆祭文王之說為安耳秉文之德統
顯相多士言尤為完備無射於人文王之德也天命
不已四句言其德之實也假字似不必作何字解溫
字似不必作卹字解卹亭謂假大也溫字乃德澤沾

溉之義言文王與天同德其溢我者甚大我當承受
之大順我文王之道而後之人又從而溢厚之即承
上叔字而言也維清二句又承曾孫篤之說下與天
同德者文王之純也由純德而發見於禮樂法度者
文王之典也清明而繼續之守其典即所以行其德
其篤之實在此其叔之實亦在此肇禋二句乃主祭
祀說耳蓋祀神之道在明德不在黍稷以儀形文王
之德祭純亦不已之文則精神通而來格來享矣此
三詩諸儒及朱子文貞文定兩公之說多有參差吾
輩研經但求其心之安而已不敢苟為異同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維王其崇之念此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利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文一章

小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朱子曰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歟

歐陽氏修曰錫茲祉福毛以為文王錫之鄭以為天錫之據序言成王新即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為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為是

彙纂曰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穎達解之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也謂周公攝七年致政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集傳以為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

祭

諸侯之樂歌不專屬成王祭言諸侯助祭錫茲祉福又以念茲戎功為助祭錫福之大功其歸美諸侯者至矣先儒以為福祉錫自文王武王戎功為益津諸侯與前王共定天下之大功夫辟公助祭誠敬以格神而降福似只可美類相之肅雖而祭主受酢必歸之祖考在天之佑所以先儒以為文王武王之錫而諸侯助成之其義為更完矣至助祭錫福諸侯不可為無功然當洛邑初成之年與祭之諸侯大抵皆與前王定天下者也則戎功為念其開國底定之勳意似宏博耳故附群儒之說以俟考焉至末章即於廟中歎美前王以感發諸侯疏義與集傳本一揆也

給大袷皆用之也

之十

楊文定公曰此詩得先生解說始見其面目周頌皆祭祀之樂章自文武太王成康之廟及享帝郊天祈穀禱雨報賽釋奠薦羞免喪告廟之類莫不有詩上祀先公豈得獨無詩求之於經非此詩將誰屬乎若以為獻助祭之詩則周家許多大祭樂章尚未編列豈得遂及獻助祭之詩又其辭義多有不類者於諸侯助祭而稱以錫茲祉福惠我無疆殊屬大過且封建各有定制即為諸侯稱美亦但言其長以弗替可也而言繼序其皇之亦未免啓其修肆之心詩所之辭至確不可易也

鐸按此詩當從詩所更無疑義雖鄭氏毛氏歐陽氏

逸齋亦皆以錫福出自文武不主諸侯說然均不能定其為禘祭文貞公所以集經解之大成也

天作高山大王蒞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一章

小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朱子曰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太王始至之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黃氏種曰遷岐之役詩人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而此詩又曰天作高山太王蒞之夫太王

字

之遷非得已也而詩人必以天言之其意似以為岐可興周而天因使太王之都岐也然其一篇之意則在於太王之蒞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天也太王遷岐從之者如歸市文王微柔懿恭以保明不遑假食以和民人心愈故而天命愈不可易成王以為積於前者如此其至繼於後者其敢有忽心哉曰子孫保之歸其功於前人勉其郊於後世是豈獨歸於天而已乎朱氏公遷曰詩意首尾主岐山言之故知為祀太王之詩也

李氏樛曰天保曰禘祀燕嘗于公先王乃四時之祭也四時之祭及於先公天保之詩先言公而後言王者先

後之序也此言王者蓋王迹之所自起故序先言先王也

彙纂曰天作之詩序以為祀王先公孔氏穎達曰謂四時之祭也詩之所陳只有太王文王而時祭則有先王先公故序并及之朱子只以為祭太王詩而不及文王者意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頌其父與祭其間非所安也揆之於理固為甚正然詩中有太王與文王則亦難斷其為不祭文王矣且舍時禘之外惟有大禘以此詩擬之亦非其倫今觀經文獨歸重太王文王者殆以太王遷岐為王業之基文王治岐為王業之盛光前裕後二君為大既以天作名篇播諸廟樂美有專屬無取偏楊祖烈耳詩意或然也况從古序則增詩中所無之先公從集傳則又編連詩中所有之文王而粵稽秦漢以上簡篇殘缺無文可證則序說猶為近古故姑存之李文貞公曰禮入廟以昭穆相祔此文王祔祭於太王之詩

楊文定公曰先儒疑何故獨頌太王文王而不及他祖詩所指出文王祔於太王始有著落但文王祔祭時古公尚未追王未得便稱太王意者祔祭時本稱古公蒞之至追王後以此詩列於樂章始易為太王與若係大告武成之後重建宗廟而作此詩太王文王雖同為穆已各有廟不應有獨合祭二王之事豈文王沒後未蒞

未祔至克商之後始行祔祭之禮追王已克行與觀載
木主而行及父死不葬之語則文王未葬未祔之說亦
屬有據然不可懸斷也

李氏鍾僑曰天作高山太王慈之二句言太王之功彼
作矣文王康之二句言文能安寧天下正以明太王之
成功也彼但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歸到太王上
此詩大意與大雅綿累同言文王者所以昭太王之成
功太王創業之大能開聖人以輯寧天下也○此詩文
勢與下武相似下武首二句言武王此詩首二句言太
王中二句言文王後數句下武結言武王此詩結言太
王其篇法皆相似太抵頌揚功德必歸重於文王頌前
王之功以文王為歸宿美後王之德以文王為開基而
大雅頌之首篇皆文王之詩凡以此也夫○序以此為
通祀先王先公之詩今按詩中只美太王之功而不及
其餘周家先世皆有功烈安德累而不叙還從朱子為
祭太王之詩為是

鐸按此詩當從朱傳序謂祀先王先公指大裕也孔
氏改為時給上篇大畧此篇時給文義亦順但時給
合祭羣廟之主而肅美太王文王遺漏多矣故詩所
不從孔氏而謂文王祔祭於太王之詩於肅美二王
似有著落然文王祔祭時古公尚未追王似不得遽
稱太王雖文定公極力推闡終亦疑而未信也總不

如集傳專祀太王之說為無弊蓋首二句說太王次
二句說文王者岐山大業盛於文王有文王之康乃
以成太王慈治之功故末二句仍提到太王謂子孫
當常保岐山之業其肅祀太王似無疑義告以為兼
祀文王則文王由岐遷豐子孫保之不得肅稱岐山
矣抑亭辨論甚詳其紫陽之功臣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
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

小序曰昊天有成命即祀天地也

朱子曰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
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王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
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永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
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
而保其所受之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
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
祀成王之詩無疑矣○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
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
為成王之詩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康字者例
皆勛為之說以附已意其迂滯解理不成文理甚不難
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
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拘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

歐陽氏修曰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為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頌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執競曰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耳然則執競當是昭王以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皆以為武王由其以頌皆為成王時作耳以為成王康王豈不簡且直而於詩文理易通知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文理亦不完而難通學者何苦從其迂曲而難通者哉

濮氏一之曰朱文公米歐公時世論以序之非而獨

表章國語斷其無可疑今觀基命定命之語意與洛誥合其為頌成王審矣何必委曲謂文武王業乎

彙纂曰昊天有成命詩自古序以至漢唐諸儒皆以為郊祀天地之樂歌文武受天命成其為王業其詩作在周公成王之世宋諸儒亦遵其說惟歐陽修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執競之成康噫嘻之成王謂成王誦康王釗也朱子初亦從毛鄭之說後定集傳援國語從歐說以為祭成王之詩蓋依經為解辭無紆曲當為正說矣然從儒遵之者固眾而暨議以中序說者亦不少其意謂周公制禮作樂頌之用於郊廟為大孔子刪詩雅頌得所既以頌為周公所作不應有康昭以後之詩若康

昭之詩次於我將時邁及思文大武之前似非得所且禮記大典文公何得無詩一疑也國語叔向引詩朱子作成王誦解亦可然國語載穆叔聘晉樂及鹿鳴而後拜晉侯使人問焉對曰先樂金秦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故不敢拜呂叔玉云樊遇執競也朱子取呂說載於集傳若從國語叔向之告以昊天章為康王之詩則國語穆叔之對稱執競為先王饗元侯所用又不可為昭王以後詩矣二疑也然要皆未識朱子虛公之心爾頌首集傳云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則即鄭箋據周禮以餘詩之說也又云或有成王以後之詩夫據經文以解詩而猶曰或曰疑者朱子何嘗蔑視古昔

哉宋黃震曰古注晦菴凡二說在學者詳之是矣

李文貞公曰命天命也德者命之基敬者德之聚夙夜之間極其嚴敬是謂基天命於深密之中易言洗心退藏於密是也繼續光明而盡其心謂勤於學也王自作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先明此詩所頌即述王意也肆其請之美其治功也○此成王祔祭于文王之詩

李氏鍾僑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明言文武有前成王不敢康以下皆言成王之德又有國語叔向贊美畢靖公之言以此為道成王之德確有明証序以此為合祀天地之詩蓋偶不見國語之文而為之說云耳不可

更以為據也。還從朱子為祀成王之詩為是。○或曰：既曰：基命宥密，則功修於隱矣。曰：緝熙則又無間斷之弊矣。敬而無失，尚何不足而又曰：單厥心，何哉？學則以下自明，而誠者非如聖人之純全也。雖曰：不息其敬，尚恐念慮之差，虞事之誤，惟盡心以體察，然後無失此，所以為不敢康之全功也。

鐸按：此詩亦當從朱傳。若謂成王祔祭於文王，則二后受之，不應兼及武王矣。序說固不可從。詩所亦存之以俟考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武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將一章

小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朱子曰：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於帝，而人成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郊，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犧，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悉，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饗於郊，亦以尊饗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也。

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武，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地，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謂物成於帝，人成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待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然者，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我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德之祖配之。

逸齋曰：明堂王者之堂也。其制好於黃帝之合宮，有虞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高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以為聽政之所耳。祀文王於此，則周公為之也。周公制作禮樂，以為周之王業，始於后稷，成於成王，王思所以報之，既於郊祀以后稷配天矣，文王獨可遺哉？於是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焉。此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公遷曰：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饗在左，而神在右矣。輔氏廣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則儀武刑文王者，蓋至

而安靜四方者蓋久此其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姚氏舜牧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王之心也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則存文王之心矣存文王之心則可常保上帝降鑒之心此是頌者之本旨

何氏楷曰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泰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天王配帝而祀於明堂此義類也

李文貞公曰始則庶幾于天之右之而不敢必也然而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我能儀武刑文王之德則錫福之王文可信其右享之矣文王享幾天亦享乎而猶不敢恃也夙夜以畏其威時時保守其所以命我者而已聖人之事天也如此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詩

鐸按此詩與孝經西銘相為表裏蓋推孝親之道以孝於天而存心敬位則又所以孝事之本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萬物成於帝人成於父其在成周郊祀后稷以配天故思文之詩所以孝於祖也尊天以尊稷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故我將之詩所以孝於父也親帝以親文也首曰我將我事言其禮之周也

曰維羊維牛言其物之備也曰維天其右之若不敢必者蓋誠敬之心刑而為期望之意下文畏天二字其精神已異露於此矣次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文王之心無日不以四方為念而所以安靖之者其典且在也法文王之典以安民則天下之民安而文王之心亦安德於此隆即福於此積故繼之曰伊嘏文王既右饗之作述之相傳即精誠之所聚文王之右饗可必而天之右饗亦無不可必者矣然昭事之本不外乎敬畏之心故末章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詩我字凡三見最為鄭重蓋天地之命脉全萃於人君之一身其負荷也重則其祇承

也不得不嚴此畏字之根也畏則敬敬則誠誠則孝而其實在於法祖而已祖考所存者天之心我即以祖考之心為心祖考所行者天之事我即以祖考之事為事夙夜之間無敢戲豫馳驅所以保文王降鑒之意在此所以保上天眷顧之隆亦在此矣夫人之生也由吾身而上有父母由父母而上有祖宗由祖宗而上由天地本孝是父母之心以孝於祖宗本孝事祖宗之心以孝於天地此一理之積也而孝於父母孝者必愛兄弟孝於祖宗者必愛族姓者於天地者必孝愛民物此一氣之通也故孝經言通于神明迺而上之也言光於四海推而廣之也而脩身慎行

宗廟致敬則畏天之旨也而銘言乾父坤母邇而上之也言民胞物與推而廣之也而繼志述事無忝匪懈則畏天之大旨也此詩言右饗言日靖而終之以畏天則孝經兩銘之大旨包括於此矣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戰干戈載櫜弓矢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

小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周禮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祗夏騶夏

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王出入秦王夏尸出入秦肆夏牲出入秦昭夏四方賓客來秦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酢而出秦陔夏公出入秦騶夏呂叔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邁也夏大也言邁於大位謂王位也繁多也過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

朱子曰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歟也○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載戰于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王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過納夏一名渠即周礼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過執競也渠思文也

黃氏一正曰右者尊於諸侯之上序者次於帝王之統明其實為天所子也

輔氏廣曰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治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懷武修文者是也雖詰爾武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此也

黃氏樵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此

武序在此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戰象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博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之以保之乎

逸齋曰左氏傳謂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則以此詩為作於武王時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戰于戈則此詩乃周公所作也傳記異同當以經為據書周官篇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成周十二年一巡守之制也武王克商天下未寧而前周未暇及巡守之事左氏傳所載豈見武王有創載于戈之事遂誤引此詩邪以書為據則為成王巡守明矣

李文貞公曰時邁巡守於邦國也王謂文武也始言我
巡守於邦國昊天其子之乎亦未敢必之辭也既而曰
天寶右序有周是以震之而人莫不震懼柔之而神
莫不踴順信乎王之作元后而為天之所子矣今我將
明昭有周之德而偃武修文式序諸侯之位而求賢布
列信乎亦未王之有以保我使之無負於天之所子也
蓋歸功前王告行而祈之之意○此巡守而告於廟之
詩春秋傳以為武王時作然考之書成王巡候甸六服
彖德定為方岳黜陟之制則或成王之詩凡傳所謂武
王作詩多不確也

楊文定公曰此篇若作巡守而柴望之詩以允王繼后

允王保之為自己補述功德固不可若作歆工口氣亦
不宜于告祭天地時不自道誠歎但託之臣下之言盛
為揚厲亦非昭事奉若之道武王未命至成王始行巡
守之禮詩所作成王將巡守而告廟之詩其曰允王繼
后允王保之皆指文武言先言我之巡守未敢必昊天
之子我繼乃言文武實有君德為天所眷故能服萬方
洽百神今我將明昭周德式序諸侯偃武修文求賢布
列亦望文武有以保之爾蓋不敢自信其能盡天子之
職惟冀藉先列而望其啓佑詞意深厚其為教豈不遠
哉

鐸按武王得天下未及巡守四方雖有康成柴望之

文亦不過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耳未
嘗至五嶽下也成王巡候甸六服彖德書有明文再
鄭氏於巡守下添出封禪二字史記云成王封泰山
禪社首武王時未嘗行封禪禮其詩為成王時周公
所作似無可疑矣允王繼后允王保之若作武王自
補於昭事口氣不合詩所作王字指文武謂成王將
出巡而告廟歸美文武楊文定公推闡極細故備錄
之以俟參考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
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嗶嗶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成儀及及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執競一章

小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朱子曰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此昭王以後之詩
國語說見前篇○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
具於昊天有成命之篇竊以以周之奄有四方自成
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
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蚤而別為
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為周有天下之意
耳

黃氏佐曰成之不顯如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風
夜基命宥密風夜敬止等皆是康之不顯如日就月未

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教忌天威等皆是人皆曰守成之主德未必顯繼體之君命非出於天故詩人特言成康有不顯之得亦上帝之所君也

鄭氏泉曰全詩上二節是頌三后功德之盛下二節言今日奉祭獲福之隆

朱氏公遷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復祭武世室而配以康成歟彙纂曰朱子初注執競詩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於呂祖謙讀詩記中則亦毛萇之說也後從歐陽修之說而定集傳始開毛鄭然呂叔玉指執競為樊遏章昭以遇

為詔戛而朱子不辨其非且仍采其說蓋以傳之自古無以證其必不然故附舊說以資傳覽云

李文貞公曰此康王祔祭于武王之詩言成康者猶前祔祭成王而稱二后蓋祔祖則亦告考文武功德相等成康功德亦相等也惟武王始受天命其入廟之典當殊故惟武王祔王季無詩

李氏鍾儒曰執競疑只為祭成康之詩其先言武王以武王有定天下之勲故也周之德莫盛於文武故詩中多及之如頌成王之德亦首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皆此例也觀此詩首四句以武王成康並提其下只言成康可見○成康以厚德安天下圖圖空處四十餘年

忠厚之至也而執競之詩人獨誦斤斤其明斤斤明之察也夫人不明則不能揆度事理別白功罪將至於是非混淆賞罰乖錯雖有人心仁聞而民不彼其澤矣夫子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知以成仁也以此知成康惟明之至也抑此乃詩人微顯闡幽之至論與夫子言夷齊不念舊惡孟子言抑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同理○鍾鼓嗶嗶以下皆言祭祀之事○或曰國語云金秦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若如今說執競為祭成康之詩則執競之詩作於昭穆之世安德與時邁思文周初之作同為樂章一時並用耶曰詩之為樂章不必盡定於周公之時後王增益容或有之但前人所用後人不敢改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即如執競乃頌成康之德思文以美后稷之功與享元侯何與文王大明綿皆以頌周先王之功德與兩君相見何與此蓋周天王偶用之後遂為一定之典移之他用便為非理此等武子穆叔所以持之甚堅也大抵周之禮樂刑政變於成康以後者甚多六籍中具載之宣王之詩登之二雅穆王之形著在尚書聖人未嘗刪也春秋左氏傳凡歷世周天子所行者皆為舊典不必成康以前也

解按康王祔武王之說未有証據且祔者祔於祖也

昊天章不應稱二后此章不應並及成王若謂祔祖亦告考則天作篇文王祔於太王何以獨不告考乎仍當從朱傳祭武王成王康王為安雖合祭三王無此定例朱氏公遷謂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度幾近之矣至郝民敬謂周之禮樂定自周公康王以後昭穆之年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即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殊不知祭成王康王不能無詩周至宣王大小二雅炳炳琅琅即厲幽平之世詩人忠厚悲惻亦多佳什豈昭穆之時獨無人能作詩篇播諸樂章者乎况康王時召公猶在也郝說雖本儒先不可從矣

思文后後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文一章

小序曰思文后後配天也

朱子曰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篇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范氏處義曰此後稷配天之樂章國語第言時邁思文二詩為周公之作若以孔子之言參之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出於周公則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皆一時之事周公既作思文二詩作於周公何疑之有○周公論后稷之養民特取於來牟者何哉是二物者種於稼穡之後熟於稼穡之先能補斯民之艱食者莫急於此是以聖人重之曰此出於天命也

王氏應麟曰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而二家所據乃億度愚按劉向封事引貽我嘉麥鄭君曰麥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為非○毛傳牟麥也鄭箋赤烏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為

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參考當從古注

邠氏泉曰思文載成輔相開物成務正經天緯地之文也

嚴氏粲曰中者民心所自有特因后稷有以養之而勿喪耳民之中即后稷之中故曰莫匪爾極康衢所詠爾極洪範所謂汝極天保所謂爾德君子所謂惟爾之中其意一也

李氏樗曰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至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

彙纂曰立我烝民鄭箋立當作粒與尚書益稷篇烝民乃粒義同朱子集傳從之當矣毛傳極訓中孔疏以為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為存立衆民也後儒多有主是說者蓋謂立我烝民立當如字時烝民阻飢教化不得施無以立人之道后稷播種民人率育而陳常時夏是立我烝民皆后稷之功也義亦可通

李文貞公曰稼穡有成而教興焉故曰陳常于時夏業語贊其有文德者此也孔子曰后稷之為天下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后稷周之太祖七廟之尊也既為宗廟之尊又為社稷之主四時既有常祀矣此則又於冬至元日之大祭推而配天焉

鐸按立字仍當作粒字解

詩經提要錄卷之二十八

臣工之什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瑩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來牟將受耿明明昭上帝迭用康年命我衆人痔乃錢鍾奄觀鉅艾

臣工一章

小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遠於廟也

朱子曰此戒農官之詩○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徐氏鳳彩曰戒農官而統飭臣工者國之重務在農臣下皆有兼責也修政簡器因地利順天時皆成法

也我周自有邵肇基其法講求最久王固有以賜爾臣工矣成法雖定而土宜歲時不齊當咨茹而後行此所敬也

錢氏天錫曰錢以其土用於耕鋤以去草用於耘鉅以獲禾用於穀

胡氏紹曾曰先王深知生民之仁起於菽粟故農事寧者天下之政周官一書三致意焉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趣其耕耨耨其種種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恤懸其法式行其秩叙又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毗如興士焉或誅或賞或興或廢及其朝巡度則始於土地之開闢則始於田野之荒故當時風之七月臣戒其君頌

三里又少半里也

何氏楷曰三百步爲一里

朱子曰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辭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爲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爲耦今合一川之衆爲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藪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陳氏淳曰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爲

溝洫一大授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而賦其一

徐氏鳳彩曰上章言奄觀鯨鯨艾此章專言耕謹始也大田言雨我公田而此章專言私惠下也

朱氏公遷曰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於頌蓋頌體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戒農官歟逸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詩春夏皆歌之也說者謂龍見而雩當在孟夏疑月令錯置於仲夏非也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謂龍見之後乃可雩耳龍見於孟夏雩於仲夏於理可通不必疑也棠纂曰此爲春夏祈穀於上帝之詩古序傳之歷代諸

之臣工君戒其臣舉不外此也

郝氏敬曰戒農官何與於頌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於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統緒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於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棠纂曰序義以諸侯來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教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也朱子初亦從序後改爲戒農官之詩蓋以經文止言農事耳後之儒者以爲戒農官當列於雅何次於頌今既次於頌則序說不可偏廢矣其論亦近理也若夫詮解經文總屬重農之意箋疏集傳原未兩歧耳

李文貞公曰此既祈穀於上帝配以后稷因而致祭農官之詩下篇同元日祈穀去暮春不逮故曰維莫之春意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一章

小序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鄭氏康成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

孔氏穎達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

儒遵之爲說是亦頌中一大禮所在也朱子初說信之而著爲傳失後改爲亦戒農官之詩未審何據是以後之窮經者有疑焉且注中爲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夫天子戒勸農止及國中之鄉遂猶未及乎畿內似毛義之推廣於天下所該者遠矣况私而不言公以爲讓富於民意亦可存也

李文貞公曰古者雩祭謂其吁嗟以祭爲民請命故不勝其禱祈之哀此兩詩以嗟嗟噫噫發辭者以此兩詩之所用同然彼成王之詩此康王之詩也

解按頌歌於廟多受釐陳戒之辭臣工噫嘻若專爲戒農官而作則不應列於頌矣序謂噫嘻篇爲春夏

祈穀是已但謂臣工爲諸侯助祭而違於廟則非也詩中並無遣侯之意無從附會故文貞公皆斷爲因祈穀而戒農官臣工爲成王時詩噫嘻爲康王時詩洵確不可易矣但謂敬爾在公爲致祭於農官亦無証據竊意因祈穀而戒農官之尊者保介農官之卑者故介臣工則欲治其新舍瘠其錢饋兼及細目也終三十里十千維耦似乎止言鄉遂但祈穀原在近郊朱氏謂即其地以戒農官則舉鄉遂而都鄙亦包括其中矣至彙纂謂等疏集傳均屬重農並無兩岐則詩詞顯而易見耳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

無敵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鷺一章

小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朱子曰客爲二王之後夏之後杞高之後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牖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先儒多謂辟廱在西郊故曰西廡

王氏安石曰西廡蓋辟廱也辟廱有水鷺所集也曹氏粹中曰鷺之爲物羽毛潔白而容止舒閑其譬則脩潔之君子也振者矜持脩飾之意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則有潔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

李文貞公曰振鷺與其脩潔雖辟廱也大學在西郊故

曰西雝我客指賓興之賢士也在彼學者也不厭故曰無惡在此教者也不倦故曰無敵以永終譽期其以令譽終也大雅思齊古之人無敵譽髦斯士○釋奠于太學之詩也

楊文定公曰此篇若作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覺于彼而雖句尚少著落說者蓋以周家以賓禮待二王之後故於我客戾止之語指爲二王後來助祭者要之賓興之士非客而何教養並重篇章相次本自秩然後世禮樂殘缺教化陵遲備春秋釋奠丁祭學宮與戊祭社稷先後並舉曾謂周家極盛之時反無學校之詩乎且果係助祭之詩便應與載見有客相次不應與祈穀及報

齊田事等篇並列矣

李氏鍾倫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教詩傳兩解一云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陳氏云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與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尚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後說雖巧今按詩之作本為褒美賓客若云彼心服於我則非重客之意矣又下云以永終譽亦謂客之終有譽於本國之人無惡朝廷之人無教其美乃專在客也遂從前說為是

解按此詩序謂美二王之後而朱子從之文貞公謂釋奠大學而揚文定公從之但序謂美二王之後因詩

中我家二字耳不知于朝曰君臣于燕曰賓客嘉賓嘉客乃燕饗臣下之通稱不獨二王之後也且周家建學與賢釋奠行禮為得無詩西雖二字詞意顯然無可疑也況叔字訓群聚正喻賓興之多士舉字指聲與正合斯士之舉髦文定尊信文貞宜阿所好哉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唐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年一章

小序曰豐年秋冬報也

朱子曰此秋冬報齊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范氏處義曰說者謂噫嘻祈於春夏豐年報於秋冬是一體之詩析曰上帝而報不言上帝省文耳竊嘗致之祀典上帝則有祈而無報尊之而不敢瀆也社稷則有祈而有報矣豐年之詩或以為秋嘗冬蒸則用於宗廟或以為季秋大饗則用於明堂或以為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則用於群祀既無所攷證必居一於此矣唯序不言上帝未敢必以為省文要之為報祭之樂章也郭氏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秬是也

李氏栢曰穡方氏謂雍冀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

黃氏佐曰田祖神農也郊特之先農是也先農后稷也郊特牲之司耜是也方社則甫田以社以方是也

東萊曰豐序以為秋冬報也箋以秋冬報為嘗烝王季石以豐年屬天地之功故以此詩為祭上帝陳祥道引豐年詩以證禮訓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呂祖謙謂以祈為郊則季秋大饗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為報歟曹粹中謂秋冬大饗及四方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同歌是詩漢唐宋諸儒之說大約如是集傳定為報齊田事之樂歌蓋指田祖先農方社之屬然詳觀言黍稌之多倉廩之實而得為此酒醴以饗祖考洽群神祀事無茲而百禮咸備皆上帝之賜故曰降福孔皆

也考祀典秋冬太報上自天地以至方蜡靡祀不舉祀則有樂幸故序不明斥所祭為何神也朱子從序說為報大指相符特未舉其全耳至箋以秋冬為烝膏蓋據祖妣以為說孔穎達曲達其義矣理亦可通也

李文貞公曰百禮指凡先農田祖社方之祭也古有事於報賽者必先家祭而後行之故楚茨信南山皆言祭祀先祖之事甫田大田乃及方社田祖是皆自祖妣以洽百禮之證也○報賽曰事之詩李氏鍾僑曰臣工戒農官故泛言豐年公之也公之所以同其樂於民也豐年報賽於神故專言祭祀私之也私之所以歸其思於神也如言后稷之功生民則言其報祀之敬思文則言其率育之仁義各有取焉耳

按此詩集傳與序說初無兩義彙纂言之甚悉祖妣二字詩所發明最精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既脩乃奏簫管脩樂喤喤厥聲肅雍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有瞽一章

小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鄭氏康成曰樂官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

孔氏穎達曰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太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太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植者為虛橫者為柶大板謂之業所以飾此柶而為崇牙刻之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刑卷然可以縣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為文畫繪為翬以望樹翬於柶之角明堂位所謂夏氏之龍纂虛殷之崇牙周之望鬯以見飾之彌多也

范氏處義曰成王至是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以為皆祖之德也故於樂之始作歌是詩合乎祖而告之合者洽也夫禮有郊有禘有祫有時天子兼用之諸侯有祫無禘有時無郊周之禘太祖則見於雖故有瞽之合乎祖為祫明矣鄭氏謂禘大於時小於祫王肅馬融謂祫小於禘以頌考之有瞽止言祖而雖言太祖則禘大於祫可知也

朱子曰序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首兩句總序其事也○業虛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鞀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鞀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極鼓周縣鼓執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音耳還自擊磬石磬也祝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鉦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用亦作攷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鉦鐃刻以木長尺

標之以止樂者也蕭編小竹管為之如篳篥而吹之者也

王氏志長曰樂聲歌始俗薦之於祖以告成事非祭祀之時所奏故蕭中群序樂工之位樂器之設既備乃奏至厥成而終焉蓋凡樂初成必薦之祖考而後譜之樂官登之郊廟也

李文貞公曰藝用以絃歌於堂上者也設樂縣設鼓鞀祝圉之屬於下以奏蕭管所謂下管者也蕭雖和鳴蓋然而言人聲八音相應無不和諧也先祖曉之賓客至焉如虞書所謂祖考來格虞賓在位者成樂舞之節既至舞入而樂將闋矣故以成言之虞有九成周有六成

序以為作樂而合乎祖之詩

徐氏與僞曰此言合樂而唯有七音應田應鼓執華也磬石也祝國木也乃奏金也蕭竹也管篥也和鳴琴瑟也然也獨不及土何也陳暢云八音以土為主故虞其位無不在也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八音皆虛土猶大衍之數虛其一無害其為五十也然詩書不言土易之比坎離獨言土是又備五事以思為主也詩書舉七音以見土推用以見禮易舉正以見七音明體以該用也

景福

得一章

小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朱子曰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逸齋曰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說者謂此時魚潔美周禮庖人冬行鱉羽膳膏醢說者謂魚水潤而性定至季冬魚始肥美此季冬薦魚之實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說者謂此時美物周禮人春薦王鮪說者謂王鮪鮪之大者此春獻鮪之實也季冬食魚皆可薦以其肥美也季春所獻惟鮪而已以其始來也一詩二周與春夏祈秋冬報同也

王氏安石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

范氏處義曰魚喜潛故取者必求之深

李文貞公曰序以為季冬薦魚季春薦鮪于寢廟之詩自振驚至此不能比於郊廟之祭而皆列在祀典何以樂歌故類次於此

徐氏與僞曰王氏云王之仁物也鳥獸魚鼈不中殺者不粥於市禁麇卵與毒矢射者夏不取魚豈公夏獵于泗淵以其非時里克諫之蓋一歲三時而五取魚為甚春獵祭魚然後庖人入澤梁一也季春薦鮪于寢廟二也鼈人秋獻鼈魚三也十月除用事木葉脫得取魚四也潛詩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漁同五也潛之為言明是天寒魚深藏自毛氏以穆訓潛而耶景統述

謂積柴水中令魚依止因而取之宰宰之智豈聖也所以訓哉

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廟壯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第一章

小序曰雖禘太祖也

孔氏頴達曰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雖雖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爲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各得其宜

朱子曰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未失也○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爲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爲徹也○祭法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嘗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長事致新祀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爲禘嘗於后稷之廟矣

而其詩之詞無及於舉稷者若以爲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祖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范氏處義曰周以后稷爲太祖祭廢曰周人禘嘗此曰禘太祖何也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嘗也以其祖配之則后稷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禘行於宗廟嘗既無廟故舉其配而言之

李氏樛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呂書稱惟爾元孫畢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

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彙纂曰宗廟之祭主者爲尊故薦大牲者歸於天子以對祖考而贊助之者諸侯兩載於周禮詳於禮器及祭義甚備鄭康成孔穎達輩皆援是以詮詩而集傳作助祭之諸侯薦之未審所本所以後儒多遵其說蓋其義爲長云

李文貞公曰武王祭於文王之廟徹而歌此詩後世遂用以爲祭徹之樂周禮所謂歌徹者此也
李氏鍾僑曰宣哲維人自其成於己者而言氣質清明

義理昭著則能盡人道矣文武維后自其及於物者而言文以經邦武以戢暴則盡君之道矣所謂假哉皇考也由是能受福於天以克昌厥後所謂綏予孝子也

鮮按序謂禘太祖但詩中既無神意他處又無証據不如從集傳武王祭文王之爲安也有來從彼國而來至止則已到廟中初來主於和在廟主於敬惟敬而後能和惟和益以生敬也薦廣壯自當以天子爲主天子親薦大牲而群臣助之也未章既安以壽又賜以福是皇考綏之介之實皇考燕天而天綏之介之也右字仍當訓尊字言天錫福壽於我則我得常以天子之禮樂尊崇烈考與文母矣詩所謂孝子不

以孝爲幸而幸其多仲一日之墓於父母無存沒一

也則不但常尊之而又常親之其義更爲深切矣

載見辟王曰未厥章龍旂陽和鈴央條華有鶴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於純嘏

載見一章

小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朱子曰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

東向及其祔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祔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邵氏采曰此就其未祭之先言之厥章乃天子所制諸侯所守凡典禮法度皆是但中間因革損益或有不同故來朝時稟而行之以爲循守之規耳蓋其車服有重王事昭君賜之意

劉氏瑾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爲昭三世爲穆連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

王廟次當昭也

彙纂曰載見之詩序謂始見乎武王之廟也毛萇因載有始義故訓爲始朱子以載亦作語辭故以毛解爲恐未必然然後儒終未敢以毛訓爲不然而多從之者何歟蓋以成王新即政率是百辟見於昭廟以隆孝享一以顯著定之大烈彌光一以彰萬國之數心如一有丕承王業畏懷天下氣象故曰始也若泛言諸侯助祭則烈祖有功德之廟多矣何獨詣武王一廟而作此歌乎又未章箋疏以爲天子諸侯均受多福今集傳以爲多福緝績於成王義亦稍別然考之朱子初解原從序說而序辨於毛詁亦無決辭故並存之

李文貞公曰諸侯助祭之所作蓋我王時詩也太師編入之而祭祀亦用焉其用當與雖同故以相次

楊文定公曰烈文詩諸家所以解作助祭諸侯者想緣此篇係諸侯助祭之詩有烈文辟公之語而誤也載見篇係諸侯助祭之詩而烈文辟公句亦係諸侯稱周家先公之語原無互異也

徐氏與僑曰何氏云竹書成王四年春始朝于廟是詩之作當在此時蓋色喪始朝廟也

李氏鍾僑曰周之典章定於文武矣而諸侯來朝曰未厥章者尊嗣君也又事有隨時損益須求法度而遵守之又五方風氣政體不一求上之隨宜而定其法

碑按載字序訓始字原自不錯蓋成王初立政故諸

侯來朝者先見於王而王乃率之以見昭考也但以爲專祭武王之廟則未必然四時之祭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先公先王皆在焉孔氏穎達亦謂正月來朝即助春祀之祭何時來朝即助何時之祭於義爲完備而前章烈公辟公及此章烈文辟公皆稱周之先公與詩所甚爲脗合矣龍旂曰句當從集傳爲諸侯來朝之車馬若謂諸侯見天子之車馬似不必如此誇張且皇都盛美天子當陽百官踰濟朝儀肅穆何事不可稱道而專及車馬耶以介二句咸願爲天子求眉壽而使其永言保之故又言多祐之先公宜綏

以多福使其緝績光明於純嘏蓋爲天子祝釐之詞似言先公不言先王者論世次則先公尊於先王也文貞文定說自不可易解經者似不必存將移兩可之見矣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校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有客一章

小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孔氏穎達曰萋萋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慎貌○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爲選擇明

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

朱子曰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

何氏楷曰白虎通云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廟周也案朝周實爲助祭振驚之言而雖有替之言先祖皆助祭事也或謂微子始封必受命於周之祖廟於是朝周謬矣明堂位云殷人白馬黑首案此亦脩先王禮物中之一事

范氏處義曰微子之命曰作賓於王家故謂之有客也朱氏公遷曰有客一詩既足以見微子之賢尤足以見周家之厚

李文貞公曰始言其來而車馬徒從如此繼言天子歎

而晉之之祖意終言晉之不得追而送之安而慰之蓋天既降大威於商矣今微子能承其祀是以福降而威平也○微子助祭祖廟而王遣之詩其義與雖載見爲類故以相次

解按姜且言其威儀之盛美也敦琢言其隨從之整飭也淫威二句詩所解得極精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遇劉耆定爾功

武一章

小序曰武奏大武也

朱子曰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

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公之舞歌此以奏之禮曰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誣而其說誤也

朱氏公遜曰天作頌太王而下及文王武頌武王而上及文王蓋大王之功非文王無以底其成武王之功非文王無以肇其始此可見文王功德爲最盛也

李氏栻曰案禮記總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言大武之舞其始則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闕既而又使行列皆

坐以見其爲止戈之武也大武之舞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其類一也

何氏楷曰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也且夫武始而北出而威而威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台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云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

逸齋曰耆老也記武王九十三而終說者謂在克商六年之後則克商之年武王已八十七矣武王既已耆年而後定克商之功以文王用文德開先武王不忍遽變故緩之

李文貞公曰言武王莫競之功實自文王文德開之武

王蓋嗣文王之志其勝殷也以除殘去殺而已是以至於老而始定其功中庸所謂未受命者明其無取天下之心也○朱傳云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大武周公象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愚謂此詩所以序於後者以此與舞相應之詩當在升歌下官之外且群祭皆用之非如他樂章之各有其所也餘見清廟三終之下楊文定公曰虞韶樂有九成周武樂有六成文貞先生曰成樂舞之節段至舞入而樂將闕矣故以成言之某按大武之奏六成其節武之樂章左傳云其卒章曰昔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徂求定其六曰緘萬邦屢豐年孔氏穎達曰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終章之句

也朱傳云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是武爲大武首
章也左傳所引至其六止其二四五未著篇名推此當
是每一章爲一成之節自六以下無詩章矣

李氏鍾儔曰於皇武王二句先言武烈之大詩以武爲
主也允文文王二句推本於文王嗣武受之以下言武
承文以成大功○言武必本於文者文王聖德最盛周
家受命皆由文王又以見武王雖因武成功而實承文
王之文德非以威力勝者比也○武王之勝殷無他事
惟以止殺而已以此成功乃所以紹文之實也

解按皆字訓老字覺得更有着落更有意味方是承
文止殺之實

詩經提要錄卷之二十九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
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維序思不
忘

閔予小子一章

小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朱子曰成王色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匡衡
曰堯舜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
就文王之業崇大化之本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
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

廿九

羹也楚辭云三公招謏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
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皇王
燕拊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
序而不忘耳○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
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黃氏佐曰成王朝廟之時有紹述先王之心故其言如
此小子對先王而言也遭家不造者蓋周室方新而天
下之向慕猶淺高祚爰章而人心之感慨未灰觀書大
誥多方可見矣方言遭家不造嬛嬛在疚而遂歎及武
王之孝益知有今日之可哀則知有皇考之可法其成
家繼業之心切矣○自己之有之曰棄自相傳言之則曰

序繼序即是就文武之業也

劉氏瑾曰此篇及訪落教之小莖四詩詞意相表裏如云遭家不造率時昭考未堪家多難乃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爲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又疑其後爲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也

黃氏樞曰當武王之後王業已成天命已固而詩有懷然若慮危難之解蓋天下之治常生於戒謹恐懼而天下之亂常基於泰然自滿故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無虞而戒無難而畏此其能保治於無窮也大誥亦曰予惟小子若陟淵水又曰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又曰矧今降戾於周邦皆若此詩之意則成王之心亦可見矣

李文貞公曰言皇考終身能孝故思念皇祖而如見其陟降於庭者今予小子可不夙夜而敬承其意乎因歎息而言繼文武之序不可一日而忘孝教也○朱傳云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落一章

小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鄭氏康成曰成王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群臣謀始即政之事也

朱子曰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群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輔氏廣曰延訪群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相資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歎武王之道甚遠而恐在我有所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識夫武王之道矣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強以就

之猶恐其力量不足意思不能接續或至於判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以爲予乃幼冲小子未能任國家之多難此蓋指武王之事而言則亦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庶幾賴武王之休以保安明顯我之身而已

陳氏樞曰武王之道若悠遠而難繼而武王之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者其迹未遠則近而可繼成王紹武王之上下陟降於家庭者也如此者豈不由於前詩之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哉惟其能敬以思繼武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紹武王於家庭也

李文貞公曰落者成就止宿之意言問我於何所成就止宿乎惟率循昭考之道然其道甚遠行者莫能至也將以為能就之矣繼猶覺其判決而不合也況新經大難之後豈復堪家之多難乎所賴者昭考在天之靈繼續而上下於庭陟降於家有以保護而開明之顧命誕保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成王之保明其身者如此○與前篇同

徐氏與喬曰何氏云迄周書成王即政因嘗麥以語群臣而求助作嘗麥竹書亦載成王四年夏初嘗麥詩之作在此時也

李氏鍾僑曰於乎悠哉二句以道體言猶論語言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也將予就之二句自用力之後言猶論語言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繼猶繼時之言方其用力就之若將可得無如天理難明而易昧人心難收而易放不久而判渙去之矣言道體不能接續也

解按落字仍當從朱傳作始字解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敬之一章

小序曰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

朱子曰首一段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次一段乃

自為答之之言也

黃氏樸曰成王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群臣之志故群臣亦進其敬之之戒以答成王之休自維予小子以下又成王答群臣之辭也

何氏楫曰案說文事乃士人之本訓其以士為人品之稱者則謂其人足任事故亦以士名之

朱氏公遷曰聰與不聰係於學不聰則窒於物而不能敬必日新又新緝熙不已然後可以漸去其窒而馴至於光明光明即是聰則無不敬也但工夫至此最為難明非群臣補助而示以顯德行則光明不可至蓋以爾昭昭使我昭昭乃可期於有成也

朱氏善曰敬者戒懼慎獨之事所以誠身也明者學問講習之事所以明善也群臣以敬而進戒欲成王之誠之也成王以明而自勉謂必先有以明之而後可以誠之也既有以致其明之功復有以致其誠之力則聖賢之事業可以馴致矣

唐氏汝諤曰成王作事步步確實上章之率昭考則欲求之家庭此章之敬天命則欲求之顯德行誠意懇惻不為空言如此

李文貞公曰首言天之聰明威敬之不可懈繼言聰以成敬學之不可輟卒乃歸功於周公召公諸人輔導啓沃之勤也仔肩肩也身所賴以執持者也不曰股肱

而曰仔肩尊之之辭○成王自傲之詩也以類附於朝廟詩後意後世於成王廟亦歌之耳下篇同

李氏鍾僑曰敬之敬之至日監在茲成王迷群臣之進戒也維予小子至示我顯德行成王答之之詞也夫學之道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者俱不可偏廢群臣進戒以敬爲言者舉其約也進修之道在人自爲惟相惕以敬而已成王自言以學爲言者舉其顯也心之精微難於操執惟以學自勵而已然二者互相發也能敬則進學求助自不容己矣由源以及流也知學則常收其心而不放矣制外以養中也○聰敬止於敬加聰字學以致知爲先也就將緝熙則致知敬學之事也佛

時仔肩二句求助之意二句自具體道之事也佛仔肩者恐負荷之中有力弱而退阻志倦而休敬者則弼而輔之示我顯德行有所不知則示以當行之路言顯者兼二意一者顯然其用之道二者顯明以告我也

解按此詩言學甚精學在致知力行知致所以明善也力行所以誠身也而皆敬爲主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必聰而後能敬知止而後有定也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不致知則不能敬不敬則亦不能致知敬貫知行不徒用之於涵養也緝熙則光明光明則聰聰則敬而德行全矣成王學知利行者而其功夫切實如此豈非周召諸公之導引有素哉

予其懲而茲後患莫予荇蜂自求辛螫九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蓂

小苾一章

小序曰小苾嗣王求助也

朱子曰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荇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爲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群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蘇氏曰小苾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邵氏泉曰此詩乃管蔡既誅周公已歸之後而作維鳥以上詳其當患之事以下示其求助之意荇蜂是輕任

之過允桃蟲是輕信之過此詩見成王虛心求助之意至親隱諱之情

朱氏公遷曰問予小子之思念文武訪落之專法武王敬之勉於學問以敬天小苾懲其往事以謹患皆有皇

皇不及之意焉蓋一時之詩也

范氏處義曰問予小子以下四篇序皆稱嗣王真一體之詩蓋既朝於廟則謀於廟既謀之則臣乃進戒既戒之則君乃求助其次序如此

李文貞公曰荇同謂驅之也桃蟲鷦也蜂之集於人也欲撲而去之則致螫焉鷦鷯小鳥能化爲鷦以喻小人者疑之則因疑而生機毒信之則因信而成權勢夫惟

明足以察之不惡而嚴則二者之患亡矣成王之初管
蔡流言必有左右者表裏其間既已感悔故察見情偽
而深懲之言自今以始豈復堪家之多難而又重其苦
乎所謂慈後患者也

徐氏與喬曰郝氏云此詩裁自周公而哀死之意微慮
患之計深不若棠隸鷓鴣之悲惋者彼公自言此爲王
言也鍾氏云創巨痛深傷弓之鳴

李氏鍾氏曰小慈惕既往而慎將來也莫予弄蜂自求
辛螫引咎自責肇允彼桃蟲拚飛惟鳥言小之可畏也
皆指管蔡之事夫防患之道莫要於此二者矣不責人
而責己則其源清不驚大而忽小則其防密以邪人之

況言而引爲己責則無事而不謹之於己矣以細微之
事而憂其致大則大者可知矣此所以後患終慈而成
太平之功也○閔予小子以下數篇有次第焉閔予小
子致孝也訪落法先也敬之進學也小慈敬事也其先
後如此成王寅畏小心之主也昊天有成命爲成王之
詩無疑矣蓋惟予小子夙夜敬止即所謂不敢康也紹
庭上下陟降厥家即所謂夙夜基命宥密也日就月將
學有緝熙於光明即所謂於緝熙單厥心也懲而慈後
患即所謂肆其靖之也此則其始學之功彼則其成德
之郊也有始有卒斯希聖之學也已

鐸按閔予小子至小慈四詩皆成王即政後所作若

未即政則不得有朝廟之事廟事之謀矣四詩皆出
周公之手周公攝政一年居東二年東征三年歸而
制禮作樂其居東東征時輔政者太公召公成王十
三歲嗣位及周公制禮作樂時年已二十矣烏有不
即政之理況召公太公輔政其即政又顯而易見者
序說固不足據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
侯旅侯疆侯以有嗇其醴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
其苗緜緜其穗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秣爲酒爲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秘其香邦家之光有極其馨胡考
之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芟一章

小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朱子曰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主家長
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疆民之有餘力而
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予任甿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
所謂間民轉輸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
右者也○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驛
驛苗生貌連出土也厭受氣足也○以燕享賓客則邦
家之所以光也以供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此詩
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范氏處義曰月令天子躬耕帝籍在孟春擇元日命民社在仲春此詩之序言舊田而祈社稷皆歌此詩如春夏祈穀同歌噫嘻之類歟或曰王爲群姓立社曰泰社自爲立社曰王社意以爲仲春命民社乃泰社也王社之社或行於籍田之時未可知也○說文云飫食之香有飫言其饌也楚辭曰黃桂酒兮椒漿有椒言其酒也大享以養聖賢故爲邦家之光酌大斗以祈黃耆故致胡考之寧

劉氏瑾曰朱子初解嘗從鄭箋以耘爲除根株蓋除草木之根株也今此傳改爲去苗間草無以下文之次序觀之恐此句未遑說耘苗也曹氏以爲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莠株不盡者則復耘之也嚴氏策曰夫耕婦鋤驟然相愛見治世之氣象焉○莠耘應皆除草也莠與株並言是新闢爲田先除其土上之草木也既耕而言耘是反土之後除其土中之草木根株也既苗而言應是除苗間之草也

王氏安石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應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爲善恐傷苗也何氏楷曰積說文云聚也掘公劉篇以積與倉對言朱子以爲露積是也獲言在野積言在場萬億及婦言在康自有次第

胡氏一桂曰酒三酒醴五齊祭祀則酒正供之祭有十

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

彙纂曰此詩序以爲因籍田而祈社稷孔穎達解之曰王者籍田以勸農又祈社稷序本其所由以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似已朱子疑詩無祈田之意故云未詳所用然猶謂辭意與豐年似其用應亦不殊是以爲報而非祈也案豐年之詩曰降福孔皆故序主秋冬報而朱子亦主於報其意相符矣然豐詩言報祀而神降福而此詩無其文則似不可言報況噫嘻詩序以爲祈穀只言農夫盡力於耕而不言福此詩但言農事之勤所獲之多可脩百禮之用未嘗言祭報而獲福也則非報之樂章明矣若以類諸曲之七月雅之大田則當次於風雅今次於頌爲王者之樂章明矣况集傳原無定指而序在毛萇以前與詩並出於漢則且從古說爲是

李文貞公曰說見豐年然彼所謂百禮者先農田祖之類此則大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其名轉多○蜡後則有養老之禮故此并言之壽考者國之瑞故曰邦家之光寧者養而安之也○振古如茲言自后稷以來如此也即曲雅自昔何爲自古有年之意○此下三章所謂曲頌也周禮國大蜡擊土鼓而吹之者然惟此三章耳朱子并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言之恐非蓋后稷配天之辭非所施於蜡祭而臣噫嘻皆有時王名號非道曲舊俗

七月楚次等之例也

李氏鍾僑曰載芟首四句言開田侯主侯伯至有依其
士言田中之人有略其耜四句言始播種驛驛其達四
句言苗長載穫濟濟三句言收穫爲酒爲醴至朔考之
寧言用以祭享養老匪且有且三句結而贊之○載芟
言匪今振古如茲良報言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與楚茨
之自昔何爲甫田之自古有年語意相似此所以爲幽
雅幽頌也蓋自公劉開幽以來至周受命有天下其風
俗經千年而不改此立國之基業至深且厚故風雅頌
各隨所用而歌之以爲後代法也

鍾按此詩序說終覺未安序首謂耕籍夫耕籍乃天

子躬耕三公九卿以次而耕庶人則終畝而已安得
有主伯亞旅疆以思媚有依之紛紜者哉說者謂詩
中並無報意然細玩詩詞亦無祈意蓋由耕而播由
播而達由達而苗由苗庶其穫之也衆其積之也多
皆是實事似非祈年預祝之詞也况報賽之意詩中
已明言之烝畀祖妣凡報神者必先祀祖妣也以洽
百禮文貞公所謂合萬物而索饗之其名轉多也况
蜡祭之後又有燕賓養老之儀較之豐年章更說得
詳晰烏得謂之祈而非報哉若云不次於風雅而次
於頌則王者之樂章然周禮國大蜡擊土鼓而吹之
者即此三章所謂幽頌原不繫於天子也文貞公不

從序說而依朱傳似不必更生異議矣

受畀良耜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
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鉤斯趙以蔣茶蓼麥朽止
黍稷茂止穫之極極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
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秣其角以似以續
續古之人

良耜一章

小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

朱子曰茶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
人猶謂蓼爲辣茶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茶毒也○
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人
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黃牛黑唇曰特抹曲貌續
謂續先祖以奉祭祀○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
良耜等篇即所謂幽頌者其詳見於幽風及大田篇之
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顧氏夢麟曰前篇餉耕在播種之前此餉耕在播種之
後

劉氏瑾曰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其田續古之人
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

鄒氏泉曰此節總上七節意正舉報賽之典以答神之
休也祭祀祭田祖方社之屬蓋社牲從其方色此用黃
牛黑唇之特舉一以例其餘也以似二句言先祖於農

事之成常行報賽之典故我今日之舉亦以似續古之人而脩常典於不墜庶其精神之貺而永賴神之休耳

李文貞公曰上篇言酒醴故此言牲所續古之人者續其先祖妣洽百禮之祭也○與載芣同

徐氏與秀曰百室共族有祭酺合醴之歡曹氏曰百室在六鄉為族在六遂為鄒鄒長超其耕耨其戒令悉同同時收穫所以示親睦均有無也

絲衣其絰載弁休休自室徂基白羊徂牛鼎俎及鼎祀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一章

小序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詩也

孔氏穎達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子夏作序惟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詩以人為尸後人以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矢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高子者不知何人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詳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耳朱子曰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克也乃舉爵霽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

儀不誼諱不急傲故能得壽考之福呂氏祖謙曰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

劉氏瑾曰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九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矣

李文貞公曰蜡祭擊土鼓吹豳頌以息老物於是國亦養老焉此則養老之詩也萬物助天以成歲功至此為其老而勞故息之人則萬物之貴期願耄耋邦家之光也是以特於祭畢養之而述其執事之恭者如此

李氏鍾僑曰絲衣之詩若以爲繹而賓尸之樂不應篇中不及公尸一字如鳧鷖之言公尸明白可驗也絲衣

爵弁乃祭者之服若泛言助祭之人於義無取疑此詩即是頌主人之詞鼎俎及鼎以上言其祭時禮儀卒度祀觥其觶以下言其燕飲不愆于儀也朱子但云祭而飲酒之詩

鐸按此詩祀觥以上言祭祀也祀觥以下祭畢而養老也所謂蜡祭吹豳頌以息老物是也天子祭祀小宗伯視籩豆濯祭之日逆齊者饗告時告脩於王今詩言絲衣爵弁之士告濯具告充告潔則非天子之祭可知豳頌不繫於天子此詩又其明證矣故朱傳泛言祭而所謂祭畢養老於豳頌尤為昭合繹尸之說似未足為據也

於饗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酌一章

小序曰酌告成大武也

朱子曰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饗之師不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爾○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賡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梁氏益曰禮記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疏曰武王至商

郊傳止宿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李文貞公曰此東都文王廟之詩案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然則東都惟有文武廟明矣東都之雅附於幽故東都之頌附於幽頌其義一也或曰歸之雅頌正篇不可乎曰因周公營各而有廟會祭享之詩故後人不忍忘其志猶之居東之詩附幽風者云爾及其後也東都畿內歌謠悉次於幽雅以逮屬幽蓋以其類繁之者非周公之舊矣

楊文定公曰此篇乃祭文王之詩非祭武王之詩也當日各邑既成惟立文武二廟故東都廟祭樂章先文後

武而不其他其曰於饗王師遵養時晦者言文王有顯饗之師而能韜光養晦此於事情極切若武王則即位四年便行弔伐之舉遵養晦之言非所宜用矣爾公允師公字當依太公之解

鐸按此詩當從詩所養晦純熙皆指文王言介如介以景福之介天命維新是純熙大介也公者文王居心行事大公無我也東都有文王武王廟此章祭文王下章祭武王而皆附於幽頌者亦猶居東之詩之附於幽風也楊文定公之推闡精矣

緩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桓一章

小序曰桓講武類禡也

孔氏穎達曰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

朱子曰緩安也桓桓武紀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於天也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證則其

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范氏處義曰成王謂我今日所以能撫綏萬邦屢獲豐年足以見上天之命我有可謂匪懈矣何以得此哉蓋由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保有熊羆虎賁之士使三千人惟一心故能用四方諸侯之力以定我周家之王業也於是遂歎美武王既有以昭格于天可謂能盡皇王之道代商而有天下也

李文貞公曰綏萬邦而屢豐年可見天命之匪懈也由桓桓之武王保有文王之多士而用之於四方安定厥家使其家之先王皆克配上帝而於昭于天王今又問

一位於其間矣是以陟降左右而天命爲之不懈也○

祭武王廟之詩

徐氏與魯曰眉山蘇氏云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王介甫云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年則其爲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天命匪懈者武王匪懈故天命亦匪懈也士熊羆之士能保而後能有之天子以天下爲家必四方而後家厥家

解按此詩當依朱傳綏邦屢豐指武王而言也於昭二句言武有以昭格于天故代商而有天下也講武類禡詩中無此意不知序說何所據也

文王既勤我應受之數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

繹思

齊一章

小序曰齊大封於廟也

孔氏穎達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惟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尚書武成篇說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皆武王大封之事

范氏處義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見於武成將師之士使爲諸侯見於樂記則大封於廟之實也然以頌聲未作故其詩闕焉至成王制作遂歌其事於武王之廟序

詩者發明詩人以齊名篇之意謂所以錫予善人乃於論語周有大齊善人是富言合

朱子曰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齊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爲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

輔氏廣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爲武王之思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

耳非己之恩也以是往而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

李文貞公曰武王克商而大賚之所作後於武王廟歌之

李氏鍾儵曰此封功臣而命之之詞也言文王以如天之仁而受天命是既勸止也我今承繼其統是應受之也今汝等各受封國將敷布是道於天下豈可不繹念文王之所為乎繹之之事何如我往而君國子民也惟求百姓之安定而已是即我周忠厚立國其命如此也又中魯之曰於豈可不思念之哉

詳按集傳於敷時繹思之下補出以養有功四字正

與序說大封於廟意脗合抑亭則謂此封功臣而命之詞更覺得字字皆有着落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般一章

小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鄭氏康成曰般樂也

孔氏穎達曰岳實有五而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岳之匹河是四瀆之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

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眾川所歸祭之可知

蘇氏轍曰般遊也

曹氏粹中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父父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般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岳所謂盤旋也

朱子曰高山泛言山耳隨則其狹而長者為高也嶽則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為暴也哀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方嶽之下以

答其意耳

李文貞公曰周謂新邑也皆蒙舊號稱周言大哉周也陟其高山而望之則見隨山喬嶽信乎有似於翕聚其河者謂山川之相環也形勢之壯也且其地居土之中朝貢之便普天之下莫不聚而歸向之焉謂都會之雄也是誠天之所以命周者故欲作周居於洛邑而後去焉○武王國般遊而望三塗嶽鄙顧瞻河洛之間有定都之志故作此詩其後成王與周公成之而武王廟樂亦以此詩歌焉

李氏鍾儵曰般之大旨與時邁之上半篇同時邁結歸於告川故後言懷柔百神般結歸於朝諸侯故後言哀

時之對各有當也。○上篇時周之命言建侯樹屏無非所以安百姓是之命也。此時周之命言德威遠播天下莫敢不來服是周之命也。○自酌以下四篇各有次序酌言武王以武功定天下也。桓言既得天下而得人任賢以保天下也。齊則封建之命般則巡守之作也。

鐸按般字鄭氏訓樂燕氏訓遊曹氏訓旋遊旋意相似而詩所亦謂因般遊而望三塗嶽鄙則鄭氏之說非也。至此詩先儒皆謂因巡守而祭告而朝會於詩意甚切。合惟詩所謂武王因般遊望河嶽有定都於洛之志與前三章同為東都之詩故附於幽頌之末。覺得更有趣味。蓋武王時未嘗巡守若云成王之詩則與前數章又不比附。兩存其說俟高明。

詩經提要錄卷之三十

魯頌

朱子曰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于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閔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偕之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絕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序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皇與表襲慶府今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沂州今沂州俱屬兗州府密州今諸城縣屬青州府海州今寧海州屬登州府拉隸山東

范氏處義曰魯頌之作曰頌僖公非告神明也曰居常

千亦此意也。○駟駟腹鈴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駟馬白跨曰駟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驪曰黃。倉白雜毛曰騊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駟青黑曰駟青驪驪曰駟色有深淺班駟如魚鱗今之連錢駟也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雜。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驪也彤白雜毛曰駟豪駟曰驪毫在駟而白也。二曰白曰魚似魚目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性情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爲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爲不過乎此

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于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爲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蘓氏曰昔之爲詩者未必如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云爾

姚氏舜牧曰思無疆不專牧馬一節凡公之君國子民盡人與物無不極其思慮而圖謀之達真有無疆域之可限者即馬一節觀之而皆馴良可御若隨所思而臧焉斯可見其畧矣

李文貞公曰頌僖公牧事之有成也言牧馬而推及於思者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則無一之可成也然而貴畜荒禽則又失之故言思之無疆無期無數而卒以無邪

可謂善言思矣可謂知立功立事之本矣

李氏鍾僖曰駟詩稱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善與衛詩美騊壯三千莊子稱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飯牛而牛肥相類人之立心與牧事全不相干而古人屢言之者必實驗其然也此理至微推此則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可識矣

鐸按孔氏頌達謂首章言良馬次言戎馬三言田馬四言駟馬良馬朝祀所乘戎馬兵車所駕田馬田獵所用駟馬官役所使故臧言德才言力作言疾徂言壯也此詩先儒解說更無異義而文貞公精神之運數語尤爲懇到耳

有駟有駟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駟有駟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駟有駟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

有駟三章

小序曰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朱子曰此燕飲而頌禱之辭也

逸齊曰僖公君臣有道雖不可考然由上篇言之則魯之君臣皆可寬洪一班也夫以魯僖公之爲君而能牧

於垌野不使妨農此盡君道之一也季孫行父之爲臣一頌詩請命而不敢妄作此盡臣道之一也各舉其可以知其君臣矣

輔氏廣曰駢彼乘黃恐是指乘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爲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貽孫子爲後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也曹氏粹中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

姚氏舜牧曰詩本燕飲而章內都者風夜在公句首章更著在公明明句見君臣之所先圖在國家之幾務政有餘暇然燕以樂耳

鄭氏元錫曰有駢有小雅慈惠之心焉上下交則和而安

李文貞公曰頌僖公燕飲群臣之詩

徐氏與喬曰朱註燕飲而頌禱之詞不著其世疑僖公不足以當此也何氏云僖公大飲烝也禮十月農事畢諸侯與群臣飲酒于太學曰大飲烝

鐸按以上二篇言畜牧之盛燕飲之樂而前篇之末章曰思無邪此篇之末章曰君子有穀穀善也無邪則善矣善則無邪矣蓋君臣之祭全以閑邪主善爲本閑邪非端爲牧畜主善不徒在燕飲然而精神之所感召和氣之所流通有御風塞淵之心有小雅慈

惠之意牧畜蕃然燕飲歡然太平有道之象如在目前雖僖公未必如頌所稱述而詩人真可謂善頌善禱矣

思樂泮水薄言采其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猗猗鸞聲嘖嘖無小魚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言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踳踳其馬踳踳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言采其菲魯侯戾止在泮飲酒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猷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異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

弁弓其棘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數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鶚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八章

小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朱子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

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辭也○蒨萑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萑菜者也○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

蘇氏轍曰此詩言既作泮宮遣將出兵以克淮夷閔宮言公子奚斯作新廟今考於春秋其事皆不載世有以是疑二詩之妄者予嘗辯之泮宮魯之學也閔宮魯之廟也自魯先君而有之矣僖公因其舊而修之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少也

自僖公至於孔子八世事之小者容有失之其大者未有不錄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

李氏榕曰菁莪以栽培人才豐木有莖以芑喻人才此詩言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其芑皆是言僖公能育人才也國人無長無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漢明帝開辟廡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宮而從之者多宜矣○教人而至於有所怒是非所謂樂育人材也惟其匪怒伊教此其所以爲善育人材歟以國人之從公子邁其倍觀之如此僖公至泮水又且和顏色其樂教人又如此上下各盡其樂則泮水中風化之盛可知矣○古者建學

校養人材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爲虛設也鄭之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則是校之建其有補於風化多矣○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於治獄之官左傳寧封戌與公子圍爭囚是也

輔氏廣曰此章言在泮飲酒則是泮宮燕飲矣自此而下皆頌禱之辭首祈其壽考次祈其功業亦可謂善頌善禱矣長道謂長久之道也其曰群醜雖曰群衆便已含淮夷在其中

范氏處義曰此章專頌僖公之德爲下四章服淮夷張本也雖曰頌之亦有規意蓋謂非有德不足以服人也

黃氏佐曰敬德欲存養省察無間也敬儀敬動容周旋

中禮也文武兼資所以昭假乎烈祖所謂靡有不孝也自求伊祐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嚴氏繁曰詩人因其修泮宮可以爲獻功之地而頌禱之耳自此以下皆然非有實事也

朱氏善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見於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爲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人頌禱其君必至於巡徂東南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劉氏瑾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爲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

而僖之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鄆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爲頌禱之詞也

王氏應麟曰春秋時急攻戰而緩教化其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他無聞焉鄭有子矜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學校而已

李文貞公曰頌僖公作泮宮以興學也前三章述其方作泮宮而親視學之事後四章述其既作泮宮而征服淮夷之事第四章乃承上意起下章所謂允文允武是也古者文武之事皆於學故師之出也受成其反也釋奠告凱奏凱焉公克淮夷適當泮成之後故詩人述其

事以美其志抑是征也春秋所不書然以此篇及下篇考之則魯人夸大其事非恒役不書之例明矣意者無王命而自行之且考詩意非公在行也故亦例以恒役所謂爲賢者諱者與

徐氏與喬曰黃石齋云禮養老子太學所以教孝自養老之禮廢子弟易其父兄庶姓慢其長上在泮飲酒行養老之禮也永錫難老蓋養老而致其祝願之意

李氏鍾儀曰泮水前三章言魯侯至泮宮也首章言始至二章言至而笑語三章言坐久而飲酒也四章五章頌魯之德以下皆言服淮夷之事○矯矯虎臣在泮獻猷淑問如阜陶在泮獻囚蓋僖公好文常在泮公趨處

時獻俘而至者值僖公在泮即於此處獻猷獻囚未必古人獻俘皆於學宮也記稱釋奠于學以凱後告蓋昔之人或因此詩而立之說云爾

詳按此詩當從集傳蓋飲於泮宮而頌禱之意非定有此事也載色二句乃教人者之要道教人以敬爲本尤以和爲用所謂敬敷五教在寬也所謂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也錫京辟雖因教人而四方胥服魯侯泮水因教人而淮夷卒獲雖曰祝願而兩階干羽七旬有苗服因在文不在武亦大可見矣永錫難老在學行養老之禮也亦祝願之意穆穆章曰敬明敬慎敬德之聚也載色載笑是和敬而後和此脩身之

要即教人之本也列國兵爭古禮蕩廢而鸞旂芹藻蕩然見于宗邦東周可爲宜吾子不忘情于定哀之世哉

閔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姬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穰穰黍稷有下國仰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繼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繼大王之緒致天之庥于牧之野無二無虞上帝臨女教商之旅克成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仲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西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槁衡白牡騂剛犧尊將毛魚載羹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縵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唐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龜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士庶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繻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奕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閔宮九章

小序曰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朱子曰僖公脩寢廟詩人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辭而

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於僖公耳。翦商蓋有翦商之漸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心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群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頌之如此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章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

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萬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謂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與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風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此頌僖公也令妻命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殺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爲僖公無疑也。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

則爲僖公脩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脩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嚴氏榮曰新廟或以爲閔公廟或以爲姜嫄廟皆不可知或以爲新作之或以爲修舊而新之然春秋不書則知其非大工役修舊之說得之

朱氏公遷曰此或謂姜嫄廟或謂閔公廟又或以爲僖公廟但曰姜嫄廟則不當及太王以下曰閔公廟則不當及周公皇祖以上曰僖公廟則詩正爲公祝頌之僖固未薨也朱子初說以爲魯之群廟似矣而周公皇祖以上又有帝與稷則又可疑故但以僖公所脩之廟也

然因祭羣公而推本所自來則爲之羣廟然矣○下國持卽言下土則以天下言稷止封卽而教民稼穡則徧乎天下也身親稼穡而能繼大禹之功此章專言后稷鄒氏泉曰賓賓言下之盤基固也枚枚言上之結構密也○龍旂四句是廟祭而致敬也皇皇三句是郊祭而致敬也是饗二句郊祭獲福也周公二句廟祭獲福也先言廟祭者時脩廟也郊祭獲福連言之者蒙上文也范氏處義曰上章言周之有國始於卽此章言周之王業始於岐也翦商者武王也而曰賓維大王何也蓋得乎卽民而可爲天子大王自幽遷岐有仁人之稱從之者始歸市則周之得民自岐始也

許氏謙曰賓始翦商謂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蓋古公遷岐吳越春秋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則德化及於民其勢固不可遏也但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時後高宗立傳說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也祀次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書稱祖甲不易惟王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遷岐至文王之生已九十餘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則古公始終正居商命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耶故傳止曰蓋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自此而漸大真得詩人之旨矣

劉氏瑾曰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爲皇祖此

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此指羣公

何氏楷曰李云魯侯封於曲阜其時戎夏錯處與徐淮實壤接世爲封境憂故伯禽至不避三年之喪衽兵革以開東郊之難後之子若孫世仰其功故爲臣子者亦以此致君之祝

輔氏廣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於山斷而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爲榑者猶歸然而大則其爲梁爲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脩之廟大矣又言其教發屬功董其工役之人而曰此賓美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有以順萬民之望也

朱氏倬曰詩人之論自源徂流故雖頌魯僖而上及乎后稷太王文武周公之事明其源本之所自出也因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而以后稷配之然非禮矣魯人據其實而頌之夫子因其舊而存之豈非春秋擬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之義歟

胡氏一桂曰竊謂閼宮是依倣殷武而作特殷武簡而嚴閼宮張而夸故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閼宮卒章文意畧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爲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爲頌禘之辭也

李文貞公曰將美僖公而叙自姜嫄后稷及太王文武

之事因魯得祭及之故也故遂言祭祀后帝后稷以至周公皇祖○壽胥與試者髮黃背白壽之驗也惟壽者將一一而試驗之此下四章皆頌公有武功而能復周公之宇所謂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者也○令妻壽母似不應並請既自祝其母又使其妻爲母壽也頌僖公能新寢廟以承祀前四章叙魯得用王禮以祭祀之由次四章叙僖公有武功以脩周公之緒而卒章則是詩所以作也以此詩合泮水觀之僖公蓋用兵於淮徐而服之者書賈誓淮夷徐戎並興自當爲僖公之事故與泰誓相次書序乃謂魯公伯禽所作豈有虞夏殷周之編悉用時世先後而魯公在平王前三百年乃反越亂如

此其錯說無疑矣

楊文定公曰魯止有周公廟雖五年一掃亦只就周公廟祭文王非另有文王廟也左傳以周廟周公廟分爲二廟不是先生春秋劄記中既斥其非矣但祀文王更應有文王主既無文王廟不知主誠何處意者魯祀文王但設尸而未必立主與○魯唯禘祭文王至於姜嫄太王文武王皆不得祭惟后稷得於祈穀時祭之閼宮詩歷舉姜嫄后稷太王文武乃稱述祖德之辭非以其得祭也○后稷或者有廟蓋郊既有壇旁應有廟以藏后稷之主到郊祭時迎於壇內饗○魯僖克淮徐大抵在齊桓沒後宋襄圖霸之時蓋徐當齊桓主盟能輔齊以拒楚及桓公既沒五子爭國力不能庇徐則徐勢必從楚至淮夷則當桓公時未嘗服從雖桓公末年嘗會諸侯以圖之亦未見淮夷有輸服之狀則桓公沒後概可知矣宋公當日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將以萌淮徐之黨與淮徐此時有騷動之事既騷動則勢將先及於魯彼時魯猶強盛故戰而克之魯人遂大其事請史克作頌而尚書載有賈誓之文也賈誓可以斷其爲僖公時者緣尚書編次俱依時世先後僖公在晉文侯之後秦穆公之前同屬東遷後人今賈誓恰在文侯之命之後秦誓之前則爲僖公時事可知若說是伯禽所作是將三百餘年前事記於三百餘年後了恐無此理○此詩屢

言黃髮台背眉壽無有言等語雖是頌禱之辭亦必中年以往方可加以此等字面故知克淮徐未必在齊桓存日又况桓公時徐方輔齊滅舒拒楚豈有自相戰爭之事○或問費誓言淮夷徐戎並興而誓中獨詳於征徐魯頌則獨詳於征淮兩處互異豈費誓果非僖公所作者乎其所以序於後者或因上諸篇係王朝之事唯此篇與秦誓專屬侯國之事故不敢與諸篇相次但列於簡末若相附者如此則或以克淮夷爲齊桓會淮之時而未嘗與徐相征戰其曰遂荒徐宅者因徐能輔中國以攘夷故爲之經營安定其居非以兵加之也此說可存否曰當存之以俟論定

徐氏與喬曰朱誅三壽三卿也永與作朋保魯如罔陵何氏云僖公時三家未立王伯厚云晉姜肱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蓋古語恐非三卿王平仲云三壽篇中自言之矣天錫公純嘏魯侯燕語令妻壽母是也

李氏鍾儔曰或曰太王實始翦商起於閔宮之詩也遂爲古今疑案何也曰此無可疑不過後人夸大前人之詞耳此語之意不過云太王肇基王迹云耳非謂太王翦商之心也是時岐周之地未及殷邦數十分之一自此之後周家高三世入臣於高鳥有此時即有翦商之意不待辨也即如此詩後文云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不過僖公曾從齊桓公伐楚爾伐楚既係桓公之事

又當時不曾交兵安有荆舒是懲之事又云至於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時雖服淮夷未必他蠻邦皆來服也蓋魯之哀久矣詩人見僖公能發憤修政臣下將順其君之美不覺頌揚之太過耳如此等皆將求其事以實之耶翦商之云亦此類而已矣又如末章與殷武末章數句相類朱子亦以爲疑竊以爲作詩者相沿襲處極多即如此詩所謂無疆無害彌月不遲則用生民之詩所謂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則用大明之詩即其云魯邦是常者亦用曰商是常句法也其末章同於殷武者蓋作詩者用殷武之文耳何疑○三壽作朋當從王平仲之說云下文所謂魯侯燕語令妻壽母是也成風

般美與公爲三壽

鐸按太王遷岐人心歸之故曰肇基王迹翦商者乃周家翦商之本非太王有翦商之心此不辨而自明者矣三壽作朋或謂三卿或謂成風僖公及聲姜也三卿之說既無確據至成風乃僖公之母聲姜乃僖公之妻亦不便曰作朋也蓋三壽謂上中下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魯人頌僖公與三壽之人作朋猶曰與神仙爲侶耳壽胥與試跟上黃髮台背言試驗也髮白而復黃背有鮎魚之文皆有壽者之證驗也曰胥與試謂皆可驗也至文貞公就時世而論謂費誓爲僖公所作蓋以三百年前之事不應序

在三百年之後然書至文侯之命以前皆王朝之事
費誓秦誓皆侯國之書故列於後似不得以此爲佐
證也故文定公曰存之以俟倫定耳

詩經提要錄卷之三十一

商頌

孔氏穎達曰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
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
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
主發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是從契至湯爲十四世
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
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公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
子緄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
惠公釐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
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

本云宋湣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孔父父生正考甫
○以周共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

朱子曰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
啓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
及豫州盟猪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
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
祀其先生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
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高都亳宋都商卽皆在今應
天府亳州界○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
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

追述往事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尚質不應商
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
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與古非宋人所能作

許氏謙曰太甲受伊尹之訓反善修德諸侯咸歸是爲
太宗至太戊伊陟爲相殷復興是爲中宗武丁舉傳說
爲相殷道復興是爲高宗所謂三宗也陸氏明德曰宋
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

逸齊曰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而太史公謂
宋襄公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
契湯宗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本之韓氏今存五篇皆
言湯孫及武丁孫子無一辭及宋則知太史公信韓氏

之爲妄矣魯頌爲僖公而作所言皆美僖公獨闕宮畧
推美姜姬后稷與太王文武遂及周公魯公豈有爲襄
公作頌而不及宋可乎說者謂其辭古奧不類周世之
文而國語閭馬父之言亦與今序合誠至論也或者乃
謂周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周惠王時魯僖公之元年
始有楚軌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氏宋
襄公之說殊不知荆自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至禹
貢分別山川則荆及衡陽爲荆州乃在南即荆楚也荆
岐既旌至於荆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荆非荆州之荆也
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耳既自古有荆孰謂
周封熊繹始有荆哉然以荆爲荆楚自商頌始孰謂周

惠王時始有楚哉商頌聖人存之爲一經之終與書秦
誓同信傳而不信經非所敢聞也

李文貞公曰商頌殷之舊樂歌也微子承殷之祀脩其
禮物後嗣不能世守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
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又亡
其七故商頌者殷人之作其辭於三百最古者也編次
在此先魯後宋之義又三百皆周詩故魯頌附於周頌
而以異代之樂終焉

猗與那與置我執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
思成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磐聲於赫湯孫
穆穆厥聲肅肅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

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格願予燕寧湯孫之將
那一章

小序曰那祀成湯也

朱子曰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絲蕩其聲樂三閔然
後出迎牲即此是也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鄭
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
之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
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
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
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燕氏曰其所見
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上文言執鼓

管簫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

蔣氏惇生曰樂之作自黃帝時已有之夔之樂神人以和祭祀有樂虞夏時皆然但頌之名始於商耳

范氏處義曰謂祖考所以安我者使我遂其孝思而成其祀事

陳氏暘曰言執鼓繼之以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何也蓋執鼓待奏之然後聞其聲管聲與執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爲管聲而已此細天不踰倫相奪倫之意

也。○商樂以磬爲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簫爲主故言簫韶九成。○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執鼓管簫則祝敔笙簫之類舉矣

朱氏公遷曰八音之中鼓尤難諧今者作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相諧如此湯孫之樂可謂甚矣。○羣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望祀山川五獻祭先公七獻大享先王九獻

劉氏瑾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裸於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裸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爲朝踐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盞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綴齊亞獻六獻

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醴尸所謂朝獻也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綴齊以亞醴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爲賓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

逸齊曰竊讀商頌知古人之簡朴見之文辭者未易以章句文義求也如那之詩方歎其樂之盛多而止及於執鼓遂言威格中間方論執鼓管磬之音遽歎湯孫之美於後復論鼓舞嘉賓而以杰崇終焉學者要當如讀盤誥不必以文義相屬議其大旨可也那之大旨在祭祀作樂能感格神人耳特歎辭那多也首歎商之樂何其盛多邪然置我之執與鼓奏鼓之聲簡簡然大而不繁已足以衍樂我烈祖成湯則樂何以盛多爲哉湯孫

謂主祀之時王何以奏威格之效謂祖考所以安我者使我遂其孝思而成其祀事此與夔之論樂以憂擊鳴球搏拊琴瑟爲祖考來格之意同謂聲音之威格不以盛多爲貴也次言鼓聲淵淵而深管聲嘒嘒而細與堂上之玉磬相依而皆和平足以顯湯孫之美名此與舜之命夔八音克諧無相奪之意同謂非其人不能致樂之和也次言大鐘大鼓數然而盛于羽之舞奕然而大而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亦豈不悅懌此與夔之論樂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之意同也謂樂之威格先祖考而及在位之人也卒言祀事非今日創爲之也自古先民莫

不溫恭於朝夕而執事則恪敬也謂早居則朝夕溫然可即而不忘於恭故於執祀事之時則愈恪而敬也祖考其尚顧予之烝嘗哉乃湯孫之所將奉庶幾其必饗也

陳氏際泰曰商人尊鬼而尚聲聲者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懼其禱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矣

李文貞公曰特那盛多之意未迎牲而先奏樂以安神高人之禮也○既牲而祭也管堂下之樂也不言聲歌然曰依我磬聲則樂之矣蓋虞書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誅說者謂鳴球爲堂上玉磬聲清越以節歌者也

鄭氏及朱子於此磬聲亦云堂下之樂與堂上相依八音人聲和也穆穆厥聲者敬靜之意○朱傳云上文言執鼓管簫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此則九獻之後文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愚謂鐘有頌鐘有笙鐘磬亦有頌磬有聲磬庸即頌也與歌聲相應者也此庸字亦當包鐘磬然乃在縣者與上玉磬別也虞書云笙鏞以間此直言鏞以人聲爲重也以虞周之樂推之庸鼓有數當爲間歌萬舞有數當爲合樂蓋未至間歌則笙鏞未舉未至合樂則萬舞未陳而上管聲磬聲之相依者則

渾升歌下管而言之實則兩段也○有作謂制禮者也恭於容而敬於事以承祭祀作者之意也○末二句庶幾神享之意○此祭湯廟之樂因言湯孫故說者謂爲大甲然恐亦通稱耳後篇同

楊文定公曰升歌之時但用編磬以節歌而在懸之庸鐘庸磬不奏間歌之時雖亦用編磬以節歌而在懸之庸鐘庸磬並奏庸鐘庸磬雖與歌聲相應大概只於起詠時奏之非若玉磬字字而節之也

李氏鍾儔曰思成之義者蓋祭之前七日戒三日齋至將祭之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無所不用其思也至當祭之日則如見其所祭之人而思

成矣○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者磬在堂上簫鼓之聲在堂下應律合節不相奪倫所謂和平也周人尚臭故云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殷人尚聲故以磬之和平相依應穆穆清靜感格于神明之交也

鐸按思成句范氏解得直截遶齋亦主其說然大旨則與集傳詩所無異耳

嗟嗟然祖有秩斯祐巾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齊我思成亦有和美既戒既平酸假魚言時靡有事綴我脣壽黃耆無疆約軌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一章

小序曰烈祖祀中宗也

朱子曰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脩其祭祀如下所云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羹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約軼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鶴見載見篇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違篇重出又以中宗高之賢居不欲遺之耳

何氏楷曰清者清潔之義酤說文云一宿酒也徐鍇云

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鷄鳴酒也酒只用一宿而成者亦見商人尚質處

王氏志長曰無言非止不諠諠之謂靡爭非止職不文侵之謂蓋湛然寅恭封越一念不起所謂心無爲以守至正也警起一念便是爭矣

歐陽氏脩曰既載清酤我思成謂以清酒裸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醴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臣無諠諠又不文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礼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耆之福也

朱氏善曰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

劉氏瑾曰采芑作八鸞瓊瑤烝民韓奕作八鸞駟駟此詩作鶴鶴載見曰儔草有鶴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

李氏樛曰王者祭祀四海皆來助祭然後爲祭之大清廟之詩言肅雖顯相雖之詩言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皆以諸侯來助祭之盛事也惟其諸侯各以其職來祭故自天降之以康寧使之享豐年穰穰之福也

彙纂曰商有三宗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礼祖有功而宗有德廟皆不毀中宗高宗頌皆有樂章而太宗無有蓋商詩散亡其初未必無詩中宗高宗幸而存焉爾此烈祖之詩鄭康成以爲祀中宗而經文烈祖則指湯歐陽脩以序言祀中宗則烈祖即指中宗

如丙以甲爲祖此古今之常也二辭雖微不同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故鄭序說而爲祀成湯之樂然毛鄭寧先言之矣毛以祭中宗而引湯善爲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歸功於湯鄭以爲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亦是湯孫故得言湯孫其說皆可通然則將何去取乎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商頌得於周太師十二篇而今只存五篇中有祀中宗之詩而古序或傳之有自其亦庶乎可徵者歟故存其說以脩經解之一義

李文貞公曰首章言席祖之福祐以及今日○次章言祭時之敬如此而祈其福之降於身也三章言助祭之

盛如此又祈其福之及於天下也○與前篇同但篇多祝釐之辭蓋祭畢受福而送神之詩如周頌雖之比

李氏鍾僑曰嗟嗟烈祖四句欲言祭故先言錫福既載

清酏八句正言祭祀清酏既載和羹既成脩其物也奏

假無言時靡有爭盡其誠也內外畢盡斯神享其祭而

錫之眉壽黃耆之休矣約輒錯徹三句言助祭諸侯之

盛我受命溥將至降福無疆又推本今之假享於神者

以天降豐年故有以孝享而邀福佑也未句結之○有

秩斯祐句所色者廣蓋烈祖有神聖之德安生民之功

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中錫後人於無窮及爾斯所

句乃指今王○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下句之義正以發

明上句在廟方祭之時豈有爭競之事着此語者所以

明當祭之時上下一於恭敬肅然無聲由主祭者至誠

之所致爾○言助祭之盛者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

祖也言豐年者得天心之眷佑民安物阜以事其先祖

也繼統揚業至於是祭之至順之極也然能輯柔萬邦

與感格天意以及於民物亦可見於言外矣

鐸按序謂祀中宗之詩朱子謂祀成湯之詩當以未

傳為主殷有三宗太甲太宗太戊中宗武丁高宗既

稱宗矣何以又稱烈祖即云中宗高宗有中興之功

義所當祭其太甲為太宗獨不當有祭祀樂章乎若

云殘缺何以中宗高宗之詩獨不殘缺且細玩此詩

並無一語及太戊時事而曰烈祖曰湯孫其為祀成

湯固無疑義矣文貞公亦謂與前篇同重其然乎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

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騶是承邦畿千里維

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

命咸宜百禄是何

玄鳥一章

小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孔氏穎達曰鄭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下能垂法後世

故經述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因

禘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禘以總之毛無破字之理未必

以此為禘或與殷武同為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

耳

朱子曰玄鳥祀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

簡狄祈於郊禰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

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此亦祭祀祖廟之樂而追

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輔氏廣曰上古天人感應聖哲踵生故高頌周雅皆言

契稷初生其瑞應之異乃如此此言始祖之生及成湯

之有天下皆有天命而非人力之與故能使四方諸侯

無不受命○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祈

析然衆多高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歐陽氏脩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

范氏處義曰武丁孫子蓋指主祭之君

梁氏益曰左昭四年楚子令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靈王曰夏啓有鈞臺之事商湯有景宅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河南鞏縣西南有亭或言宅即偃師湯會諸侯如此

逸齋曰是詩明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且爲告神明之詩理與虛誕諸儒以其近怪多疑其非嘗於生民之篇

論之詳矣後世以春分玄鳥至祈於郊禘正以簡狄有配卯之異故歆慕之若當時只用玄鳥至之日祀郊禘安得謂帝立子生商而契何以謂之玄王也且高辛氏之世庶事村畧安有時節祀享如後世之詳苟無配卯之異亦何必用玄鳥至之日祀郊禘邪竊意簡狄之祈子亦若姜嫄之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耳諸儒於姜嫄簡狄之事皆曰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祀於郊禘是不知後世取玄鳥之祥爲故事而謂高辛氏亦然未之敢信也彙纂曰自古聖帝王之生受命而有天下實由天意不必侈言符瑞凡心之所願人之所從時之所會有不期然而然孰非天哉如詩言稷契之生皆因帝嚳之郊禘

而致是已毛萇以爲郊禘之詩適配以春分而至遂北其祥謂之降者若自天來者然此據理以言詩也鄭康成以爲城簡取吞隨卵因孕生契從殷本紀及諸緯侯之文此據事以言詩也朱子以古有是說不敢定其爲必無蓋就詩以言詩爾總之毛鄭之說雖微有不同而未嘗不歸於天故曰聖帝明王之生皆天也○此章毛鄭以爲祀高宗之詩從序說也朱子解爲祀宗廟之詩則是有意斷之爾既泛言祀宗廟則武丁非詩意所重而武王靡不勝句當指主祭之時王言然後儒以時王入廟祭其祖宗而盛稱己之威德爲四海所歸命於理未安故從序立說而指武王爲武丁者居多以見高宗

有中興之功故時王特祭而表著之揆之詩意亦可通也

李文貞公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猶書言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中正域四方之事也商之先后謂繼湯者也皆能保天命不危殆以至于今○武王湯也武丁能繼緒是於武王之事無不克勝也故龍旂十乘以承祭祀而無愧色焉○此當爲時禘太廟之詩殷人祖契而宗湯故序自始封受命而亦及於羣廟功德其詩蓋作於武丁之時也

李氏鍾儁曰玄鳥前半叙祖功宗德自始生商以迄於武丁後半叙封域之廣民物之附自邦畿及於四海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武契之始生有玄鳥之瑞如金天之即位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之類耳史記吞卯之云蓋傳聞之說或因生民之詩有履武之事而附會為之說云耳非經傳之明文不可為據也○觀武丁孫子之文則此詩或武丁後一二代作也乘武丁之餘威海內咸服是以龍旂十乘大糖是承其云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賢聖之君六七作皆在其內武丁最近故只云武丁孫子也

解按玄鳥之說與履武同若玄鳥至之日天子率后妃祀郊禋因而生稷生契則稷無可棄之理契亦無可紀之瑞矣故於生民篇已詳悉言之至此詩序謂

祀高宗因有武丁孫子一句既是祀高宗則主祭者乃高宗之子若孫下云武王靡不勝高宗子若孫未見有如此賢王也且以子孫祀祖宗而直斥其名曰武丁恐於禮更有未安矣蓋武丁孫子即指武丁也武王湯也武丁於湯之事無不克勝既道其實而出自工歌之口亦不嫌於誇大也若一篇之中由契而湯由湯而先后由先后而武丁歷叙諸王文貞公斷為時裕大廟之詩而作於武丁之時確乎不可易矣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遠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教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綽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道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厯何天之能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愬不踣百禄是總

武王載旂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孽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長發七章

小序曰長發大禘也

鄭氏康成曰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高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編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戡然整齊

朱子曰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而幅員廣大之時有城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於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

於此。○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歟？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爲法於九州也。○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桀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常次伐，顧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序以此爲大禘之祭，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於生王，爾祖其從與享，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此宜爲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逸齋曰：以契爲主，王以志主，鳥之祥，猶后稷之名，以棄也。古人質朴，故有此稱。謂桓撥謂有武斷，可以撥亂也。惟其有桓撥之才，是以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通達，雖無所不通達，而能率循所行，不越於理也。遂以是而視民，民無不發而應之，此其所以能敷教也歟。

朱氏善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寔定於有娥生商之日。必言有娥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娥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邠又周人之所自出也。○舜之命契也，百姓不親者，欲其治之，而使親五品不遜者，欲其治之，而使遜。是即撥亂以爲治也，非有武德而何達者。

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率履不越自己之躬行者，言之所以爲敷教之本也。遂視既發自民之丕應者，言之是，即受大國，小國是達之寔也。主王以桓撥肇造於前，相土以烈烈繼承於後，則必其當方伯之任，掌征伐之權，故諸侯畏之，截然整齊，是亦天命之所不逮也。○爲下國駿虎者，譬之於馬，馬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亦必以武德也。既能任天下之重，則有以何天下之寵矣。敷政優優，奉上章聖，敬言敷奏其勇，則又以爲下章征伐，張本也。前章言天降不遘，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寔立之，以爲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於卿士，是月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寔賜之，以爲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

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爲之君，而又有尹以爲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王氏質曰：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人，左氏謂閼伯居高邱，相土因之，是最盛者也。

朱氏公遷曰：既當此時，而得天人會合之机，又有此敬以致天人交與之妙，二者皆非一日之積，宜受天命而立人極也。此見成湯起爲天子之故。

劉氏故曰有震且業者常有震恐危業之事即仲虺云
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
不懼於非辜者此也

陳氏標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湯武德之
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
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即舜命之以敬敷五教
之心歟

彙纂曰長發大禘也鄭康成曰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夫郊之名祭天古
矣然考之此詩曰契曰相土曰湯曰伊尹則與郊祭之
制未協故王肅以爲宗廟之祭也案殷制夏祭亦名禘

然夏禘時祭也不及群廟之主無因而言相土若以爲
五年殷禘鄭康成於禘祫志推之以爲禘祭各就其廟
經述商所由興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
言故朱子以此宜爲祫祭之詩然以經無明文可考未
定厥義今錄諸儒之說近於禘祫者俾後有所徵焉
李文貞公曰首言商發祥於契乃及禹敷下土疆理方
外大國之事將起下章聲教遠達之意而不敢沒所自
也魯頌叙后稷之功必曰繼禹之緒而雅述公劉世業
亦必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次言契主文教而曰桓
撥猶稷司播種而曰思文皆表微之辭也率履不越尊
其教也其教達於小大之國莫不尊而循之不但身之

循之更觀其心亦既感發興起以應之比及其孫相土
又有烈烈之功雖至海外其聲教戡然如一也○三言
齊言積滿也天固眷命於商然積累至湯則已齊矣而
湯之生也適應其期聖敬之德日升以昭假於天運久
而不懈其心一惟上帝是敬是以上帝遂命以法式於
九圍也○四五兩章方是言湯爲方伯天下歸之下章
乃言章夏之事綴旒以旗喻言爲四國繫屬也故舉德
政駿厖以爲喻言其爲四國雄長也故舉威武○六七
兩章脩言湯與伊尹伐暴救民之功中葉夏之季氏也
○與前篇同然彼時祫而此其大祫與蓋大祫兼毀廟
之主中及相土是先公咸在也又盤庚曰茲予大享於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惟大祫爲大享中及阿衡是元
功在焉故朱傳亦疑爲大祫也那與烈祖居前者以受
命之主先猶周頌清廟維天維清也然後次以時祫大
祫之樂章猶周頌烈文也然商謂契立王周於后稷惟
武成言先王而詩未嘗稱王也蓋子孫不敢位號其遠
祖以爲恭茲乃周公之志與

楊文定公曰率履不越二句解作人之從其教而化之
深爲得解○朱傳以受小球大球二章爲成湯爲天子
時事詩所解作成湯爲方伯時事以綴旒喻爲人心繫
屬以駿厖喻爲四國雄長上章言政治下章言武功極
切湯爲諸侯數十年開基受命大有事定頌中豈可全

下道及故此二章以為屬方伯時較妥現下章方列伐
然事可見若說已為天子則縱旒駸駸之勢尚覺未穩
李氏鍾僑曰玄王桓撥大小國皆歸焉可謂威武之至
矣原其所以乃在於率履不越無跬步尺寸之苟小心
之至也所以能桓撥者以此所謂德威惟畏也○聖教
日躋湯所以脩於內也為下國縱旒為下國駸駸湯所
以施於外也外之所施由內而出惟能教則天理昭著
是以知明處當而統緒俱化剛柔得中矣亦惟能教則
所行合宜是以浩然之氣配乎道義而教養其勇不震
不驚矣○昔在中葉有震且業似指湯之中身言蓋夏
臺之事也書云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象之有
批是其証也况此章專歸重於阿衡言湯之中葉專遭
危懼得阿衡之佐佑然後得其安也盤庚云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臣下之配享廟庭者不止
一人此詩言阿衡特舉其大者爾

鐸按序謂此詩為大禘諸儒雖極力撙拾極力附會
而終屬牽強不如從集傳詩所之為要蓋上篇時裕
此篇大禘也契未為天子故鄭氏謂禘封於商為小
國舜益之土地為大國但如此說則詩所謂建者止
是建於本國未嘗通於天下與下文相土之施及海
外不相比附矣蓋達通也指教而言也契教五教通
於天下其孫相土以方伯而專征伐威武聲教直達

海外故契雖未嘗為天子而小國大國實通天下而
言之也率履不越在契身上說固好但不如解作民
之率教與上文達字下文發字尤為直截耳小球二
章是湯為方伯時事武王二章是湯與伊尹伐暴之
事詩所言之詳矣蓋湯之精神命脉全在一敬字而
統緒則柔震動難竦之俱泯則又聖教日躋之實也
以此而假上帝式九圍總百祿伐暴救民求賢輔國
皆于敬之一字基之朱子謂不邇不殖制事制心從
諫改過皆收歸一敬字內豈不信哉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果入其阻哀荆之族有截其所湯孫
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緒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下國封建厥
福

高邑異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
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九九是斷是遠方斯是虔松栢有挺旅楹
有閑寢成孔安

殷武六章

小序曰殷武祀高宗也

朱子曰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哉然齊以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史記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子祖庚立嘉武丁之德立其廟爲高宗

嚴氏絜曰解頤新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鄒遂疑高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衷公時作商頌之說殊不思禹貢荆及衡陽爲荊州乃在南即荆楚也荆岐既旌至於荆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耳孰謂周始有荆楚哉

朱氏公遷曰高宗伐鬼方朱子以爲荆楚蓋荆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爾驗諸屈原九歌可見也。○畏天在於畏民公賞罰勤政事畏民以盡畏天之實如此則得天而得民矣。○此章乃高宗所以中興之故凡荆楚之來庭諸侯之畏服功業之顯著福祚之久長皆不僭濫急遽以致之耳苟不務此而唯威力之是尚則民畏即天顯見其可畏而已。○一章稱伐楚之功二章述戒楚之詞三章言諸侯來服四章本中興之

五章極言中興之盛六章則言今日作廟以祭如此劉氏瑾曰高宗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於帝乙之世乎。○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祔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祔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生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閼宮爲頌僖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爲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閼宮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張

子曰商頌之詞粹

逸書曰周宣王中興先南征北伐然後考室詩人亦以乃安斯寢美之然宣王之詩列於變小雅而高宗之詩乃列之頌豈以宣王中興有不克終之愧故不得爲正雅而高宗中興之功有始有卒故與周頌並隆聖人刪詩寓褒貶於雅頌且以是爲一經之終其旨深矣是詩六章皆賦而頌之也

李文貞公曰朱傳云此蓋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愚謂玄鳥之篇有武丁孫子之語則及下長發二詩皆當爲高宗時作蓋或從前遠遠之辭有所未備也高宗思道好學兼有文

德武功尤留心祭祀之事故書稱嘉靖殷邦其沒也爲宗而世祭焉頌終殷武以爲高之賢君於此究矣

楊文定公曰大概高宗將祔之時特立百世不遷之廟以祀之而作是詩若說是當始祔時預定百世不遷之制以此詩爲祔祭所作按始祔不用立廟詩中是斷是遷寢成孔安等語似有未合或問周制天子諸侯既祔之後將入廟時先將廟中之主遷到上一廟再將廟屋修葺一番然後新主入廟故春秋有新宮災之書穀梁有易櫓改塗之說然則此詩所稱斷遷寢成其即修葺改造之類乎曰此說亦可通但依此說則仍是三昭三穆之廟非即百世不遷之廟是始入廟之時而非始祔祭之時朱子始成而祔之說須善觀之不可執滯蓋廟成則非祔祔則未有專廟而百世不遷之廟益無所謂祔朱子大概以祔字作始入廟而祭之通稱爾。此詩依特立百世不遷之廟解爲長或當未祔之時即特立廟亦不可知但未祔而即立廟則當另作神位其神主則仍在昭穆廟內

徐氏與喬曰季彭山云此必高宗伐楚有功克繡成湯之緒于湯受命之毫立廟以祀之故推原湯之所以受命而稱南岳稱景山皆北毫也蓋盤庚沒而殷衰楚叛其患常在淮北毫之建廟其慰北人之思乎

鐸按此詩新作之廟乃百世不遷之廟也考祔於昭

穆之廟謂之祔祭於百世不遷之廟則不得謂之祔初祔於廟謂之新宮修而葺之易櫓改塗而已無需乎升景山斷松柏有榑有閑而曰寢成也曰寢成則其爲新立之廟可知新立之廟百世不遷不得謂之祔乃朱子既以爲百世不遷之廟而又曰始祔而祭之詩何也楊文定公云朱子大概以祔字爲始入廟之通稱竊意祔字仍當指昭穆之廟而言蓋高宗新祔於六廟而百世不遷之廟適成故於其始祔六廟之時而特祭於百世不遷之廟也或謂七世親盡方立世室則高宗立廟當在帝乙之世夫親盡立廟之說無有確據周家文武世室亦未必立於夷厲之後

況帝乙之

同道衰微又

乎故文定公謂未祔即立廟亦不可

丁子祖庚立嘉武丁之德立其廟

於祖庚之時而非於帝乙之時又其明證

貢先生引季氏說謂高宗伐楚有功於湯

另立廟祀之以慰淮北人之思說亦可通文

頌終殷武明高宗爲高之賢君其功烈信偉

2072377

S
Z121.5
16



ZW 21181888513899

詩經提要錄三十一卷

兩江總督
孫述本

國朝徐鐸撰錄有易經提要錄已著錄是書以朱子

集傳爲宗而亦參取小序大旨多本李光地詩所

揚名時詩經劄記二書蓋鐸爲名時之門人名時

則光地之門人也